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四冊目次

三略直解三卷 （明）劉寅撰 明萬曆刻武經七書直解本	〇〇一
何博士備論一卷 （宋）何去非撰 明穴硯齋鈔本	〇二七
守城錄不分卷 （宋）陳規撰 清乾隆四十年孔繼涵家鈔本	〇六〇
管子補註二十四卷 （明）劉績撰 明刻本	〇八三
農桑輯要七卷 （元）司農司撰 元後至元五年刻明修本	三三五
農書三十六卷 （元）王禎撰 明刻本	四四九

三略直解三卷

（明）劉寅撰

明萬曆刻武經七書直解本

三略直解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寅撰。寅始末未詳。自題前辛亥科進士。考太學進士題名、洪武辛亥有劉寅，崞縣人，蓋即其人。張綸林泉隨筆稱太原劉寅作六書直解，謹據經史，辨析舛謬。然劉寅所註者凡六書，此其一種也。三略一書，漢志不著於錄。張商英僞作素書，託盜者得之張良冢中，而以稱三略出黃石公者爲誤。寅辨其雜取子書中語，更換字樣聯屬之，詆商英言涉虛無。其說當矣。然必以三略爲眞出太公，至黃石公始授張良，於書中越王句踐投醪飲士一事無以爲解，則指爲黃石公所附益。又遁其說以爲句踐以前或別有投醪之事，今不可考。則其誣與商英等矣。眞德秀西山集有是書序，亦以爲雖非太公作，而當爲子房之所受。則寅說亦有所自來。其大旨出於黃老，務在沈幾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寅之所註，亦頗能發明此意。又能參校諸本，註其異同，較他家所刻亦特爲詳贍。中有闕字無可考補，今亦姑仍之焉。

三畧直解卷之上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三者上中下三卷也略者謀畧也世以為黃石公書授張子房於圯橋者也按漢書藝文志云張良漢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並不言有三畧者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共五十三家而三畧亦不載焉史稱張良少匿下邳與父老遇於圯橋出書一編曰讀此則為王者師遂去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通鑑剛目亦

曰張良與沛公遇於留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用之常用其策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不去正義曰七録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唐李靖亦云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然則三畧本太二書而黃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為黃石公書也宋張商英又云素書乃黃石公所授子房者也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傳之者誤耳素書者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枕中獲之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又倘取書中數語

以證子房之事且曰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褒度等雖號為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知其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今觀素書原始章首論道德仁義仁禮本三畧下卷中文因而推廣之耳下文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代之功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及能有其

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舍已以教人者逆正已以化人者順皆三畧全文而少變之耳其後五章亦是雜取古書中語而更換字樣聯屬之非秦漢以前古書况商英之言多涉虛無觀其曰雖有雖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又曰老子言其体故云道德仁義禮不可無一焉此其深於斯道者之言也素書果出於子房塚中而隋唐以來名儒碩士何故無一言及之恐是後人依倣而為

之者所以宋先正程朱輩俱不暇論也今亦未敢必以為然姑明其大槩係於三畧直解下以俟知者焉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夫為主將之法務延攬英雄之心厚賞祿其有功之人通上下之志於衆故與衆人同為美事靡有不成者與衆人同作惡事靡有不傾者治國安家得賢智之人而用之也亡國破家失賢

智之人而不用也故含氣有生之類皆願得遂其所志或曰好惡皆去聲未知是否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

讖者驗也言將來之驗也其書有曰柔者能制其剛弱者能制其強夫柔者非柔懦而不立也示之柔以制其剛也弱者非怯弱而不振也示之弱以制其強也如漢文帝以柔而制趙佗孫臏以弱而制龐涓之類是也柔者德也謂柔嘉維則為德若柔而過中又非德也剛者賊也謂剛愎不仁為賊若剛而得中又非賊也弱而有德者衆人之所助援故古人有濟弱扶傾者所以弱者人多助也若弱而無德誰肯助之強而不仁者衆人之所攻擊古人有禁暴救亂者所以強者人多攻也若強而仁孰肯攻之今本柔能制下皆欠剛柔能制四字悉依舊本增之

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柔有所設不妄設也剛有所施不妄施也弱有所用不妄用也強有所加不妄加也兼此剛柔

強弱四者制其宜而行之上文言剛者賊也強者人之所攻戒人之過於剛與強也此言剛有所施強有所加勉人剛強而適其宜也始如處女柔有所設也後如脫兎剛有所施也令軍藏寵弱有所用也萬弩齊發強有所加也但要制其宜而行之耳今本強有下無所字亦依舊本正之

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

師
大凡天下之事端倪本末未曾顯見人莫得而
知也天地之神明即所謂二氣之良能也天之
道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矣地之道
生而長長而収収而藏藏而復生矣興亡盛衰
榮枯代謝是與物推移者也故為將者或奇或
正變動無常因敵之強弱虛實而轉化焉不為
事先謂不先人而首事也人動而我輙隨而應
之故能誅制無疆而扶成天威康正乎八極寧
定乎九夷如此謀者真可為帝王之師此子房

所以佐漢高撼秦項定四海為帝王者師也八
極者四方四維之盡處也九夷者畎夷于夷方
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是也
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故曰人人莫不貪求其強少有能持其機微者
若能持守幾微則知足知止乃能明哲而保其
生也此子房所以不擇齊三萬户而願封於留
全身遠害而托以從赤松子遊而去也
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居
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胷臆而敵國服

聖人存之方寸以應酬事機舒而放之則弥滿
乎四海卷而収之則不盈乎一杯即中庸集註
所謂放之則弥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也今
本皆作坯字誤也居之不用室宅守之不用城
郭言道体在乎心是以心居之以一守之所以
不用屋宇與城郭也心在胷臆而為身之主妙
衆理而宰萬物故曰藏之胸臆而天下服此子
房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也
軍識曰能柔能剛其國弥光能弱能強其國弥彰
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軍識有曰為主將者能柔能剛則其國愈益光
顯如文王囚於羑里之庫其臣南宮适散宜生
求美女善馬獻紂而出之是能柔也伐崇伐密
一怒而安天下是能剛也如日月之照臨光於
四方顯於西土其國豈不光乎為主將者能弱
能強則其國愈益彰明如齊威王使孫臏田忌
救趙臏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三萬竈是能弱也侯至馬陵萬弩
齊發是能強也進敗魏軍虜太子申威震海内
其國豈不彰乎若為主將者純用柔純用弱則

其國必然衰削如韓魏或獻地或請朝求媾
秦以幸一日之安是純柔純弱也卒致宗社傾
危其國豈不削乎為主將者純用剛純用強則
其國必然喪亡如項羽破彰邯殺子嬰圍漢王
於滎陽敗漢兵於渭水後至陰陵不肯渡江而
東是純剛純強也八千兵散至以自刎其國豈
不亡乎今本純柔純弱下皆無其國必削四字
亦依舊本增之

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

夫治國之道倚恃賢士與衆民听信賢人之言
如自己之腹心役使衆民如自己之四肢則其之
策無遺失也

所適如肢体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

凡有所往如四肢與身体相隨從骨節相救護
此天道之自然其巧無間隙也

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

軍國之要道審察衆心而施設百務百務者言
事務之多也今本作施肯務亦依舊本正之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

危殆者則扶而安之畏懼者則喻而歡之叛去
者則致而還之冤抑者則宥而原之

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

來訴者則審而察之卑微者則尊而貴之強梁
者則禁而抑之敵我者則殘而滅之

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

性貪者則豐而富之願欲者則順而使之有畏
者隱之使勿出有謀者近之使籌畫

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横者挫之

讒佞者則傾而覆之敵毀辱我者則令人復之
有不當復者姑忍之以伺其便耳反逆者則廢
滅其身與家上言叛者還之是謀背本國而往
他國者若能還之古人猶赦之也此言反者廢
之是反逆不道謀危社稷者故當廢而滅之也
暴横者則挫其威使不復横也

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

志盈滿者則減損之欲歸順者則招來之已服
從者則全活之願降附者則解脫之

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

得堅固之處則守之得險阨之處則塞之得難
危之處則屯之得城池則割以與人得土地則
裂以封人得財貨則散以濟人
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
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携之
敵人將動吾則伺其便敵人相持地近吾當脩
其備敵人勢力盛強吾當以卑下驕之敵人之
力閑佚吾當遠而去之敵人之勢憑陵吾當待
其衰敵人之氣剛暴吾當安其衆或曰綏當作
需亦待之也敵人狂悖吾以義服之敵人親睦

吾與携待之
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
吾順人心而舉事則能挫敵之威吾因敵虛實
之勢而出奇則能破其衆聞放浪之言則過論
之恐惑衆也招延賢士當張四網而羅取之欲
致其用也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
得人財則當散勿以爲已有取人之所居勿安
於所守拔人之城當以速勿用久敵已立君而
主社稷勿用攻而取如存人已立法章爲王不

拒然欲取之而不能後至於敗是也
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爲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已
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
○此節疑有闕文誤字或曰爲國政者在自已
有成功者在衆士何以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
之職已爲天子之位使天下之城自保守令天
下之士自處置言在上不能任賢守城而權出
於衆也未知是否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世之人君能以尊祖之禮祀其祖少有能以撫

下之道字其下者以尊祖之禮祀其祖是爲親
也以撫下之禮字其下是爲君也
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匱其財罕徭
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
下下者務耕田蚕桑不侵奪其耕作之時月輕
薄賦歛不匱竭其日用之財貨罕少徭役不使
令民力之勞困如此則國富足而家娛樂然後
選用賢士以司牧之蕭何曰養民以致賢人胡
民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
之攸也臣之事君以行養民之術也故世主無

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觀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續業之興不亦宜哉三略先言養民之法而後云選士亦此義然

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夫所謂士者英雄是也故曰網羅其英雄而用之則敵國窮困言國無英雄爲之謀畫經營則百職皆廢而困窮矣信哉乎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之義

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英雄者國家之幹藪庶民者國家之根本得其幹藪收其根本則政化行而人無怨幹恐當兩旁木以制板者左傳僖公十年有曰禮者國之幹也又木之正出者爲幹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

夫用兵之要道在崇其禮節而重其祿秩禮節崇則有智之士至如燕昭師事郭隗而致樂毅之至是也祿秩重則有義之士輕易其死如公子光以專諸之子爲卿而得專諸之死是也故以祿養賢者不愛惜其財賞賚有功者不踰過其時則下之力并而所敵之國削而敗

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夫任用人才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賢士自來接之以禮勵之以義則義士爲我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

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

夫爲將帥者必與士卒同飲滋味而共憂安危然後士卒感激奮發而敵乃可加因字未詳或曰當作降言吾兵有全勝則敵有全降者未知是否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人饋獻簞醪者簞竹器醪之可感酒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是時三軍皆竭

一簞之酒不足飲之故使投之河與士卒同流
而共飲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能及
已而將不獨飲也按此是勾踐事豈黃石公引
之而增廣其說歟或踐之前別有以酒投諸河
而飲三軍者歟

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
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
蓋是謂將禮

軍讖有曰軍井鑿而未通將不先言渴以求飲
軍幕施而未完將不先言倦以求息軍竈設而

未炊將不先言飢以求食冬雖寒而不敢服裘
蓋欲與士卒同其寒也夏雖熱而不敢操扇蓋
欲與士卒共其熱也雨雖濕而不敢張蓋蓋欲
與士卒共其濕也是謂為將之禮

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
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
取萬

與之同其安與之同其危故其衆人之心可合
而不可離衆人之力可用而不可疲蓋以其恩
惠素蓄而謀計素合也故古人有言蓄恩惠而
不倦怠以吾一而取人之萬也非謂一人而下
取萬人蓋此一人之恩蓄之不倦而萬人自歸
之也

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
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
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
境

軍讖有曰將帥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之嚴也戰
國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之明也士卒之所以輕
戰者用將之命也故將無還反之令罰欲必而

賞欲信也如天之春夏秋冬不失其期如地之
生長收藏不失其時乃可以使人士卒聽用將
命乃可以越人之境

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
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以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
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
將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夫總統三軍握持其勢者大將之權也制我之
勝以敗敵者衆人之力也故自亂之將不可使
保護三軍乖錯之衆不可使攻伐敵人以亂將

以拒衆攻城則不可拔圍邑則不可廢二者既無功則士卒之力皆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於上衆特於下以之而守則不固以之而戰則奔北此謂之老兵春秋傳以師曲為老是也

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

兵老則將之威令不行於下將無威令則士卒輕上之刑而不畏懼士卒既輕刑則軍必失行伍而不整軍既失伍則士卒必逃亡者多士卒既逃亡則敵人必乘利而動敵人既乘利則吾軍必至於喪敗

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

軍讖有曰良將之統御三軍也以恕己之心而治人推己及物為恕是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所以推惠施恩而士力日新也戰鬬如風發之迅疾攻擊如河決之猛烈故其衆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人而不可勝我也將能以身先人故其為天下之雄焉

軍讖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軍讖有曰行軍以賞為之表以罰為之裏賞罰嚴明則將之威令行於官任人得其道則士卒服所任用者皆賢而有德則敵畏

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軍讖有曰賢者所往其前無人可敵如樂毅之往齊齊誰能與之敵哉故士可以禮下之而不可以驕將可樂之而不可使憂如燕昭之於樂毅能下而樂之此齊所以敗而燕所以勝也至燕惠王則驕而憂之此毅所以去而燕所以敗也為謀可深而不可疑謀疑則事不成矣

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

待士而驕則在下之人下順士民之望也故驕其士則下之人亦不順矣將而使之憂則內外不相信君治內將治外故將有憂心則內外不相信矣若憂其讒佞之譖已也主將之謀疑

而不定則敵國必奮而勝我矣以此攻伐敵人
則自致其亂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夫將者國家之司命也將能制勝於敵則國家
自然定矣
軍讖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
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
軍權
軍讖有曰將要能清清則不可干以私要能淨
靜則不可欺以詐要能平平則處心均而人自

服要能整整則能率下而士不亂要能受諫受
諫則衆善進而無遺謀要能納人納人則衆賢
集而無遺才要能採言人之言有是有非是者
採而聽之無稽者則不聽也要能知敵國之風
俗敵國風俗各有所尚知其所尚則隨其俗而
為之備要能圖山川之形勢山川形勢各有遠
近險易之不同圖其形勢則知地利而易為戰
守之機要能表白其險難之處險難之處能表
白之則無應變之失要能制三軍之權三軍之
權將之所以御下威敵者也苟能制之則三軍

服威士卒用命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廊廟之語興衰之
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故曰仁賢之智畧聖明之謀慮及負薪之言廊
廟之語前代興衰之事將所宜聞也將能思士
如渴之欲飲則策無不從焉
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
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
夫將者拒絕諫諍則英雄皆離散矣人之籌策

不能聽從則知謀之士皆叛去矣善者當賞惡
者當罰善惡不分而當同視之則功臣皆倦怠
而不為用矣專任私智則下皆歸咎於上矣自
伐其善則下之人必有成功矣所信讒言則士
衆皆離心矣貪取財貨則姦邪之人不可禁矣
有內顧之心則士卒皆好淫矣
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
有四則禍及國
已上八事之中將或有一事則衆心不服矣有
二事則軍無法式矣有三事則下奔北矣有四

事則禍及於國矣若八事俱全則身死家殘國
亦破滅其任將者可不愼歟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
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
有此三者則計不奪
軍讖有曰將之謀計欲秘密而不泄士衆之心
欲專一而不散攻擊敵人欲疾速而不遲將之
謀密則姦宄之心閉而不得張矣閉音鱉閉也
今本作閉非書皆押韻故下云士衆專一則軍
心固結攻敵疾速則防備之具不及施設行軍

而有此三者則計不爲人所奪矣
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
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將之計謀泄則軍無威勢矣外人得以闚覘吾
內則禍患不可得而制矣財貨入營則衆姦皆
會聚矣爲將而有此三者則軍必敗亡矣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
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
將無遠慮則智謀之士亦去矣將無才勇則士
卒亦有畏恐之心矣將妄亂而動則軍亦不持

重矣將遷移忿怒則一軍皆懼矣
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
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軍讖有曰慮也勇也將之所宜重者動也怒也
將之所宜用者言慮與勇不可無而動不可妄
怒不可遷也此四者爲將之明誡不可不察也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軍讖有曰軍中無財則士卒不來軍中無賞則
士卒不往上言財入營則衆姦會乃爲將貪求
私取之財也此言軍無財士不來乃爲國積聚

公用之財也
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軍讖有曰釣者香餌之下必有死魚國家重賞
之下必有勇夫
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
所死則所求者至
故禮者士之所願歸賞者士之所輕死招其士
之所歸示其士之所死則所求者皆至矣
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
不倦則士爭死

故以禮待人而後有悔者士不肯止矣舊本作徃止用韻令從之以賞與人而後有悔者士不為之使矣禮與賞用之不倦則士爭為之死矣

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

軍識有曰故將興師之國務先隆盛其恩誅欲攻取之國務先撫養其民以寡以而勝衆者恩使之也以怯弱而勝強者民助之也

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故良將之養士如養自己之身而不可少改易也能養士如此故能使三軍如一人之心則其勝可全得也

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

軍識有曰用兵之要道必先審察敵人之情視其倉庫之有無度其糧食之多少卜其勢力之強弱察其天時地利之得失伺其敵人之空隙

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故國家無軍旅之難而輸運糧食者知其內亡也民有菜色者知其國之貧窮也千里饋送糧食者則士有飢餓之色樵蘇後炊爨而食師無隔宿之飽采薪曰樵刈草曰蘇

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夫運糧千里則國無一年之食運糧二百里則國無二年之食運糧三百里則國無三年之食上既云千里恐百字皆千字之誤也無糧食是國內空虛國內空虛則民亦貧餒民既貧餒則上下不相親敵人或攻之於外民貧而盜之於內是謂必潰之國也

軍識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

軍識有曰上行暴虐則下之人皆急迫苛刻賦於民者重斂於民者數刑罰之用無有窮極則民相殘相賊是謂將亡之國此一節言煩刑重斂之禍

軍識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

子014-013

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軍讖有曰內務貪求外似廉潔詐為虛譽以取
美名盜竊公室以為私恩致令上下皆昏暗而
耳目如無所見聞務飾躬而正顏以獲取國之
高官重爵是謂起盜之端也此一節言姦詐欺
姦之禍
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
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
軍讖有曰羣吏相為朋黨各進其所親愛之人
招延舉薦者皆姦邪矯枉之徒抑止挫辱者皆
仁德賢能之士背棄公道樹立私恩雖在同位
亦相訕謗是謂生亂之源也此一節言群小朋
黨之禍
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
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
言是謂亂根
軍讖有曰強大之宗相聚為姦雖無官爵位而自
尊大擅立威勢而人無不震懼依附朋姦知葛
藟之相連繫葛藟皆草名蔓生者也穢猶小惠
樹立私恩擴奪有位之權侵侮在下之民使國
內之人諠譁不止為大臣者蔽而不言是謂生
亂之根也此一節言強宗擅權之禍
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
以危其君是謂國姦
軍讖有曰世世躡襲作為姦惡侵欺盜竊於官
邑之官或進或退求取便利於己委曲弄其文
法以危殆在上之君是謂一國之姦人也此一
節言世族姦欺之禍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
延及君子國受其害
軍讖有曰為吏者多為民者少尊卑相若言人
無尊卑也強弱相虜言以強陵弱也在上者莫
適禁止禦防之禍延及於君子而國家亦受其
害矣此一節言法令不行之禍
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
國受其害
軍讖有曰善其善不能進而用之惡其惡不能
退而遠之賢者隱蔽不用不肖者任之在位而
國亦受其害矣此一節言不能進善退惡之禍
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

上不忍廢國受其敗
軍讖有曰根本弱而枝葉強大黨比周偏居於勢要之地卑賤之人得以欺陵尊貴之人久而益大為上者不忍廢之而國亦受其敗矣此一節言本弱末強之禍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
軍讖有曰諛佞之臣在上一軍之人皆訟彼乃

牽引威勢自許其能動作則違於衆無進無退言不知進退而苟合取容於上專任自己之智一舉一措夸伐功能誹謗盛德之士誣述有功之人庸功也禮曰保庸安有功也又曰勞也一說癃妄称述庸下之人謂盛德之士反誹謗之庸下之人反称述之所謂無善無惡皆欲與己合也稽留行事謂臨事不謹也命令不通謂廢格君命也造作苛刻之政變亂古道改易常法為君者好用諛佞之人必受禍害殃咎也此一節言佞臣用事之禍

軍讖曰姦雄相称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軍讖有曰姦雄之人互相称譽障蔽人主之明毀譽相並而與壅塞人主之聰毀者讒人之短譽者称人之美此姦雄之人善者反毀之不善者反譽之所以壅塞人主之聰明使不能分別善惡而用舍之也人主既不能分別善惡故姦雄各阿比其所私令人主失其忠臣而不見用也此一節言姦雄蔽主之禍

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任

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故人主能審察異言乃能覩其事之將萌者矣人主能聘用儒士賢才姦雄者皆遠遁而不敢出矣人主能用故舊耆德之士則萬事皆得其理矣人主能聘用巖穴隱逸則士乃得其實矣得其實言非徒取其名也人主謀及負薪微賤之人則功業可述矣人主下不失衆人之心則德澤洋溢於四海矣上文凡十引軍讖言不能用賢之禍故末以此六事結之蓋欲人主行此六

事而戒被十禍也其丁寧之意深矣

三略直解卷中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

夫上古之世三皇為君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之人無所歸功三皇者伏羲神農軒轅也此時風氣方開大朴未散其民易治故人君無用多言而化自行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

帝者躰天之道法地之理有言有令施於兆民而致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而教化行乎四海百姓亦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其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盡美而無害帝五帝以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也言令讓功之事載在典籍皆可考焉言出於口者也令施於竹帛者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王者制人以道道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道制者制為禮節等級使上下不亂如此四
能降人之心服人之志又設立規矩法度以係
衰世使四海諸侯皆来會同而王職不廢也矩
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衆見曰會殷見曰同
雖甲兵備具而無闘戰之患為君者無疑於臣
為臣者無疑於君國家人主皆安定而臣告老
致仕以義而退亦能盡美而無害王三王夏禹
商湯周之文武也君臣無所相疑如禹之於伯
益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周召太公同心一德

豈有所疑哉
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
賞虧則士不用命
霸者制士用權道結士用信實使士用賞賜若
上之信衰則士亦疏上之賞虧則士亦不肯用
命霸若以太公之時論之即夏昆吾商大彭豕
常之類為是若以黃石公之時言之則齊桓晉
文之類為是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軍勢論兵家之形勢也其書有曰凡出軍行師

為將者在自專其任若進若退而君自內御之
則功勲難得而成矣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
好行其志貪者邀趍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
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勢有曰為主將者當使有智謀之士使有勇
敢之士使貪財之人使愚昧之人有智謀之士
喜樂建立其功有勇敢之士好愛行其所志貪
財之人專務邀趍貨利愚昧之人進戰不顧其
死能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行軍之微權也微權

權之微妙者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
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
軍勢有曰無使辯給之士談說敵國之美為其
惑亂於衆無使仁者主掌財用為其多惠施而
親附於下
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軍勢有曰禁止巫祝之人不得與吏士卜問軍
中之吉凶亦恐其惑衆也
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

者不為闇主謀

軍勢有曰使有義之士當以禮不以財故有義之士不為不仁者效死言不仁者不能使人以禮雖有財義士亦不為之死有智之士不為昏闇之主謀言闇主不能使人以禮雖有財智士亦不與之謀也

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

人主治國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下皆離叛臨民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人主之權行道而有

威以臨之無德無威則無以治國而君臨兆民得於心謂之德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德以附之矣

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

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奉人君臣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勢衰弱夫人臣之威當行於敵國施於士衆則國勢盛強若威多震主則身反顛蹶矣

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

故聖王御世觀望氣化之盛衰量度人事之得失而為之法制故諸侯之國二師二師二軍也方伯之國三師三師三軍也天子之國六師六師六軍也此師字與六師移之之義同非五旅為師萬二千五百人耳世亂是無聖王在上則叛逆之人生王澤竭是御世之道衰則諸侯盟誓以相征伐

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

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德與之同勢與之敵無得以相傾乃延攬英雄之心與士衆同好同惡然後加之以權變之術故非籌策無以決嫌而定疑如薛公之策英布于謚之策肖繆是也非譎奇無以破姦而息寇譎奇謂謀之譎詐奇異若如陳平六出奇計之類是也非陰祕之計無以成就事功陰計謂謀之祕密者機事不密則害成故陰計可以成功也

聖人體大賢人法地智者師古
上古聖人体天而行天道無為而成化聖人無為而成治賢人法地而行地道有為方成生長之功賢人亦有為方成安民之治若春不種地何以生夏不耘地何以長是以必待有為而成功也賢人非聖人比也安能以無為而成治哉智者師古而行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詩曰古訓是式故師古而行惟智者能之
是故三畧為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

之咎
是故三畧一書為衰世而作也上畧一卷陳說禮賞之事辨別姦雄之人著顯成敗之迹中畧一卷差別德行審察權變下畧一卷數陳道德審察安危明辨賊害賢士之殃咎按此節以下至中卷末疑是黄石公推演之言學者詳之
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
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用人擒取敵所上畧設禮賞所以能任賢也著成敗所以能擒敵也人主深曉中畧則能御治將帥統屬士衆中畧差德行審權變所以能御將統衆也人主深曉下畧則能明辨盛衰之根源審察治國之綱紀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所以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也
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
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而保身中畧審權變人臣知權變之道所以能全功保身也不言上畧中畧者但論人臣全功保身之事也

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
夫高鳥之死則良弓藏之於府庫敵國既破滅則謀臣皆亡去亡者非喪亡其身也謂人君奪其威廢其權不令揔兵柄也此下又言人主保全功臣之道
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
封之於朝使極人臣之位以彰顯其功與之中州善國使納貢賦以富其家錫之美女珍玩以

娛悦其心此漢光武宋太祖保全功臣之術非
上古聖帝明王所以保全功之道
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
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
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
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倉卒以離之權威一與而
不可倉卒以移之還師罷軍之日存亡之階梯
也故弱之以位不使執大權奪之以國不使居
要地此謂霸者之謀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雜
也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此漢高所以僞遊雲夢
擒楚王信奪其國而降封為淮陰侯也論者以
為漢雜霸道於此亦可見矣
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存守社稷搜羅英雄者乃中畧之權勢也故權
勢之主秘密而不肯泄焉

三畧直解卷下

下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
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
之福
夫人能扶持天下衆人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
能除去天下衆人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
天下衆人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虫則聖人歸之
賢人所歸則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故德澤及於人民則賢人來歸之德澤及於昆
虫則聖人來歸之賢人之所歸則其國盛强聖
人之所歸則六合和同六合天地四方也
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
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
人君求賢當以德致聖當以道德不盛則賢不
至道不隆則聖不歸人君欲求賢致聖而不脩
道德亦安能致之来哉賢人若去則國家衰微
聖人若去則國家乖舛微者危殆之階梯乖者
亡滅之徵兆如穆生去而楚危微子去而殷亡

是也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
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
賢人之為國政降人以体聖人之為國政降人
以心以体降人可以謀其始以心降人可以保
其終降吾之体以下人當以禮降吾之心以下
人當用樂
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
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
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

其和
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之類也金鐘也石磬也
絲琴瑟也竹簫管也盖謂人樂居其家謂人樂
會其族謂人樂守其業謂人樂處其都邑謂人
樂奉其政令謂人樂聞其道德如此君主斯人
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本然之和也
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
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故有德之君以樂樂天下之人即孟子所謂與
人樂樂之義無德之君以樂樂自己之一身即

孟子所謂獨樂樂之義以樂樂人者其國祚久
而長以樂樂身者其國祚不久而亡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
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
舍近而圖遠其遠者則勞而無功如秦越韓魏
而攻齊是也舍遠而圖謀其近者則佚而有終
如范雎說秦遠交而近攻是也佚政則國多忠
藎之臣勞政則下多怨懟之民
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
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

必敗
故曰務廣求土地者必荒而不能治務廣施德
惠者必強而無敵能有自己之當有者則國安
貪人之有而強取之者則國殘如東胡貪冒頓
千里馬閼氏智伯貪趙蔡皋狼之地皆為所滅
是也殘賊之政使子孫累世受患造作過其制
度雖成而後必敗如秦造阿房過制二世而亡
是也素書引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二
句以足第五章之義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

順者治之要

含己之身以敎人者其事逆正己之身以化人者其理順逆者乃亂之招順者乃治之要正己化人即董子所謂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之義已身不正而欲化民其可得乎素書引此二句於末章而增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四句以廣其義耳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体不可無一焉

道德仁義禮五者稟於天而具於心其体則一也然大用之流行則各有異耳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踐行者也德者行道而有所得也仁者愛之理親親仁民愛物皆人之所親但有厚薄之不同也義者處物而得其宜也禮者節文度數人之所体而行之〻五者不可無一焉然仁義禮智德也道散之萬事德備於一心分而言之各有体有用統而論之其稟皆出於天而体則歸於一也素書引此一節而推廣其意以成文耳

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故早興夜寐不失其節皆禮之制也討賊虐之人報君父之讎皆義之決也惻怛隱痛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既有得於己又有得於人乃德之路也得己者得之於心也得人者得人心之歸也使人均平如一而不失其所乃道之化也道之化謂政教化人之道也此亦以其大用之流行者言之若論其体則微妙而難見耳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

出於君下於臣名曰命施之於竹帛名曰令百官奉而行之布於四海名曰政

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

命王言也王言有所失則施於竹帛之令亦不能行令既不行則百官奉行之政亦不能立政既不立則三綱五常之道亦不能通道既不通

則邪臣困窮而勝邪臣既勝則人主威權亦傷
矣
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
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
千里迎賢其路甚遠招賢不肖之人其路甚近
言賢者難求而不肖易致也是以明君舍不肖
之在近而迎賢者於千里之遠故能全功尚人
而在下者務盡其力
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
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

廢一善而退之則衆善皆衰賞一惡而進之則
衆惡皆歸若善者得其為善之福惡者受其為
惡之誅則國家安寧而衆善皆至
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
衆人皆疑則無安定之國衆人皆惑則無平治
之民衆疑皆定衆惑皆迴國家乃可安也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
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一令既逆則百令皆失一惡既施則百惡遂結
故國家之善令施於順服之民惡令施於凶

之民則君令行而下無所怨善令如飲射讀法
之類惡令如鞭朴械繫之類
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
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
使怨者治怨人是謂逆天之理使讎者治讎人
其禍遂不可救如秦二世使趙高治李斯之獄
是也治民要使之平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
均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故治民必欲使之
平均也致民之均平當靖其心而無纖毫私欲
之滓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寧

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主不能致其治
干犯在上者反尊之以爵貪殘卑鄙者反富之
以祿雖有聖主在上不能致天下之治
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
干犯在上者以刑誅之貪殘卑鄙者以法拘之
則教化行而衆惡皆消矣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
脅
士之志行清白者不可以爵祿得如齊之魯仲
連漢之嚴光周黨是也士之有節義者不可以

戮刑脇如樂毅之於王蠋白公之於直僚是也
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
故明君欲求賢士必觀視其所以致之之術欲致清白之士當脩其禮欲致節義之士當脩其道然後賢士可致之來而名可保於後也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
夫聖人君子明乎盛衰之源通乎成敗之端審乎治亂之機知乎去就之節聖人神明不測之說君子才德出衆之稱源如水之源國家將盛將衰必有本源端者端倪也國家將成將敗必有端倪之先見者也機者國家將治將亂必有發動之機節限量也士之去就必有節不可妄為之也四者惟聖人君子能明之通之審之知之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是也曰源曰端曰機非至誠前知其孰能之素書引此語更為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其說益深矣
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
雖窮不處亡國之爵位雖貧不食亂國之祿即孔子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也
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
潛名者不古名者也潛名抱道之士時至而動則能極人臣之位君之德與己相合則能成絕代之功故其道隆高而名譽播揚於後世如伊尹傅說躬耕版築潛名抱道及遇成湯高宗德與己合功成名遂後世無比素書引此語改為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也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此蓋有益於功名矣
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
聖王之用兵非喜而好之也將以誅暴君討亂臣也
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長江大河之水而灌溉爝火臨不測之淵而擠欲墜之人其克必矣

所以□□恬淡而不進者惡傷人物也夫兵者不
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聖王所以優游恬淡不肯剛勇而進者重傷害
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專主殺伐天道好生
故惡之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是亦天道也天道
春生夏長物盛而極故秋冬嚴霜瀌雪亦用收
斂殺伐之耳

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
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

夫人在道中若魚在水中魚得水而能生失水
而必死喻人不可無道有道則存無道則亡故
君子常常戒懼而不敢失道此即中庸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之義

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
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
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

豪傑之人秉持百官之職國之威勢乃衰弱而
不振矣殺生之權在豪傑國之威勢乃竭盡矣
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豪傑低首而不敢擅
恃勢國祚乃可長久殺生之權在人君國家乃
可安寧農工商賈謂之四民四民之用空虛國
家乃無儲積矣四民之用豐足國家乃安而且
樂矣

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
亂傳世

賢臣在內用事則邪臣皆屏之於外邪臣在內
用事則賢臣皆致於死地如宋哲宗元祐間用
賢臣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等則邪臣章惇安
燾呂惠卿王中正等屏之於外紹聖間用邪臣
楊畏章惇蔡卞呂惠卿張商英等則謫貶正臣
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光等一十
餘人竄呂大防劉摯梁燾皆致之死地而欲盡
敘元祐諸賢內外之職失宜則禍亂傳世豈有
安寧乎此宋所以釀成靖康之亂而金人之禍
無已也

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
處上下失序

大臣有疑主之心則衆姦皆集聚矣大臣當君
之尊則上下乃昏惑矣人君當臣之處則上下

失序矣臣當君尊是下侵上權也君當臣處是上行下職也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

傷害賢者殃禍及於三世蒙蔽賢者自身受其患害嫉妬賢者其名譽不能保全薦進賢者福澤流於子孫傷賢如弘恭石顯之殺蕭望之武三思之殺五王侯覽之殺陳蕃李膺蔽賢如臧文仲之下展禽嫉賢如龐涓之刖孫臏進賢如宋三司使李士衡保任才吏數百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綬鄧公後皆至宰相是也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利一人而害百人則民去城郭而不守矣利一人而害萬人則國中思欲散亂矣去一人而利百人則人人思慕恩澤矣去一人而利萬人國政不致於危亂矣

何博士備論一卷

（宋）何去非撰

明穴硯齋鈔本

何博士備論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廷試、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蘇軾薦、換承奉郎、五年出為徐州教授。軾又奏進所撰備論、薦為館職、不果行。是編即軾奏進之本。軾狀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蓋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厲、風發泉涌。去蘇氏父子為近。蘇洵作六國論、咎六國之賂秦。蘇轍作六國論、咎四國之不救。去非所論、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軾屢稱之。卷首惟載軾薦狀二篇、所以誌是書之緣起也。卷末有明歸有光跋、深譏是論之謬、且以元符政和之敗、歸禍本於去非。夫北宋之弊、由於用兵、而致弊之由、則起於狃習晏安、廢弛武備、驕不可用之兵而戰之。故一試而敗、再試而亡。南渡以後、卒積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潰亂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轉咎去非之談兵、明代通儒所見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歟。

丁丑仲秋湖賈以閩中所刻書數
種求售此何博士備論其一也
書爲浦城祝氏留香室開雕
首載四庫提要末有祖之望
跋謂鈔自翰林院所藏四庫
副本取對此本大段相同字句
間有異耳餘書亦皆閩中人著
述開雕於嘉慶辛未以道遠
不通交易賈人偶得認爲奇
貨未之收也聊記于此 復翁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
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
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
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
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
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
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
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典魏不宜欲望
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
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奉
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鹿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
為報國恭惟
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堂漢之光粲飾萬物而
臣寸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
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早
歲推譴得奉策闕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
廷中極論用兵利害
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遷
為博士臣揆
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
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
未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
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
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
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
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
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隨狀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
覽如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取羅遂于風曉
士類亦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策足為
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何博士備論

六國論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并六國有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為工於弊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擊故也秦之為國二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控其雄特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膂背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備秦耶秦誠巧於攻闘則亦何能數蹈六國使之騁首而斃而事秦哉又嘗得以一二而盡之也其不知慮此是所以早朝而暮覆者皆其自相屠覆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弊而終為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為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卒至於地盡而國為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擊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擊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吞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均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強有并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忽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間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賂秦唯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實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也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為蔽於我委重國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禦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先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而歸休兵則四國之來救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亟屠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乃居虛實之變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棄穰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各更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韓魏之郊抑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摩而拾之固不輕出而以服背支敵矣夫秦蘇張儀雖異為術生於揣摩辨說之巧人習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為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若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憲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嗟乎

使關東之國裂而為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
關東之地合而為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郊則
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背而遂并燕趙楚
能因其背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為國
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開其權而離其交終於一二而
覆轍之悲夫

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
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
天下交附相與而事秦之後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
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
及天下擯抉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
侯蓋將郤之也圖拒以郤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
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
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狃
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宜其君世謀詐亦以得
吾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
崩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
其知揭竿叛之山東嚴扼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
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以保也不知慮此
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逐
而為鄉日當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
天下豪傑爭而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從由者
百萬眾處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猶皆山林保起之
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
章邯之徒不知因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寒大
險渡漳鄴洛左馳右驚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
而沛公之眾揭袖而不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守
天下之勢足以覆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
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
其民被二世之毒未卒其勇於公闘與於衛上之風
解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扼也以攻則不足以守
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俾於戲下矣章邯三擊
而二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逐蹤以搏敵而坐關固
守為救敗之師則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靡也
或曰孔閭之反實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社
成皋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皋者數十並遂至於敗
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
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
亦疏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鋭於亡秦
且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與
可叛之衆而天下之民無志於勝負則入國之起非
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
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
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
術也昔者曹鈕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
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夫言之譏於後
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

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王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漢論

王天下者其道有三有以得德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以之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得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為何道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道又皆而已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氏其亦不幸遇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殊矣以其能得言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王之於力嘗獨矣以其不知有力之所

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盡於一時乎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為道蓋有賴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喑噁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悍猝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使俯首東嚮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道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背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 其暴卒衆而還之二三降虜皮懷區區之故是而甚禁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為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唯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為具之為者可勝罪武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帝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為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謂也漢高帝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智也此所謂負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其西還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

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休於安漢一旦拒關與納東兵以也其衆集之鋒銳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臨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懽心奚杭而王關中挺佑其衆徐為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播獲漢中遷因巴歸之士并三秦定齊收信越以與項王親角者數歲使乃得之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之東出使與韓彭田默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土尚可得庶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者也

晁錯論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狂患於未兆弭禍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

臣也國安矣舉而措之危世治矣汩而爵之亂者非
愚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
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鼂錯亶忠於
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
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人之一言可不得愚乎彼錯
者為申商之學挾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
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以之人主之術數也固以
智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
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功見以輕動而不
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
後世之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乎雲之愚錯
也非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

七國未發之禍而啟趣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
矣抑而驕驕而反其理亦然而來之而使無驕御之
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邪而錯之策曰削之不削皆
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
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
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
民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
皆其削郡之民也使七國百萬之師西嚮而闚危關
中乃曰禍小者眞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
為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庸雖非有高材絶器挾
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
今一旦猶佯相視而起皆英實迫之欲并以為求帝

之皆耳當孝文之世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
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
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
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
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
夫驕悍之精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於空
國而獨計不反循者濞豈得已亂有錯之難趣其後
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二郡且南面而撫其國
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齊
皆以暗陰微過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
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景帝襲
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

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其庶以弱其勢則濞亦
何事乎白首稱兵並所非理而是趙諸齊不安南面
之樂而甘為濞役也吳王反庸也固天人之所共棄
未有不至於敗滅者亦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使其
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誅哉方濞之
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
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
方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
而強凡距太山而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
則漢衛其膺承擣其　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
取梁為功者關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雖陽阻
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興敖倉之粟今

不疾接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馳入梁楚之郊以壓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序以先據雒陽為功者立竒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柔數也幸其當時無以變舉而止施之以數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雒此所以速敗也所謂變舉而止施者統師卷甲以趣雒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震矣知取梁而不知取雒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雒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統師據雒而重兵攻梁梁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人舉梁早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歷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兵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卒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兵長驅遙壓陽城之北反斃不進而楊實入矣嗚呼孰謂鼂錯非其愚者哉

漢武帝論上

兵有所必用雖虞舜文王之不欲用當舉之有所不必用雖黃帝秦皇之不厭用當戢之古之人君有忌戰而忽兵其嚴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敵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歷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而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亡於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來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間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虜也蓋庶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在焉罹於七國之變故其民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為漢之勢亦是以趨於衰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二世涵育之豐知夫天下之勢將就於弱而不振所當矯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偪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跳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嘗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屈意其辭焉之惜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凡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寵宗女以固其惟處逸乘未返而胡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達於甘泉雍都其後乍親乍絕益為寇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恬靜猶未能親駕而臨之者再乃至乎輟飯拊髀而思頗牧之良將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猶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為後患也可勝備哉見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

而昌詠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
數單于捧奪竄遁漢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
四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於宣元成哀之世單
于頓顙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凡內諸侯雖曰勞
師傷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
被胡患其戍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乎
甚矣咻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
然者而猥曰文景為是應偷愛民而武帝瀆於兵師
祈祀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痛乎使孝武不
溺於文成五利之盃以重執天下擄虜之從止於衛
霍之既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
矣

十二

李陵論

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
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
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
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恥於
屬人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
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
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蹴出沒千
里非中國步兵之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
安待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擐甲負糧
徒步深入冒勞塵憊為赴敵之客見陵輕委其身以
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

統師而下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
地以與虜角而責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
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
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
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
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鬭萬里安得不為其所擒
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
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
期也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
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
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衆付信而行大喪其師
而後秦君大[illegible]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翦非

三

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荊
而擒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
使遂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
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
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
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
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
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
使奮勵氣勢虎騖鷙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
漢武皆委其所任二人者終偕歷而不齊身辱名敗
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為前將

單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為前將軍今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志得所遇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獨摧挫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爲之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重之匈奴倖倖於武勝及其以敗聞徒從前憤其世其死敗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固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曹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以勳名自終蓋勇壯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曹復之所以為將無以亞於陵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足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軀不然則復也亦猶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幾希矣

李廣論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下之正義之主在國為法制在軍為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臣理軍而廢紀律者取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之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特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為將單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小大之戰也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衛霍之出斬虜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敗衄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節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動輒辭嘗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捐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卒不可一日撤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墮而不化以戰則勇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曲頓舍營嚴管攝一切弛略以使其私而專為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為之死敵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

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者
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
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提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
申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為之赴戰遂一
衆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群盜百人之聚其所將
皆其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
視遂以其兵起為漢王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
豈復所謂素拊循之師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
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徒長
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為禍蓋莫大於此
者亦已昧矣

霍去病論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
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自凡
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授之也天下
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
恭信厚寬良之君子有所不能知謂其巧也而姦慝
欺詐不竊之小人常有以獨辨由是觀之凡材智之
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
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
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歷威
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
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
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信

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
此足知其為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
學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
必出於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
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無得
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一
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
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
以古之善為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緣
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
於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以之死而我以
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

之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
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
略之如何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於繡也皇甫
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
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
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
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
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illegible]兵少而勢分
者敗黥布所以殺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
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
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
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

軍學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踰嶺備我之出其不意然
後攻賊之所不意李光弼精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
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勝而書之所能
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乎祖其緒
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許矣而藺相如謂徒
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於其論兵雖父奢無以難
之然奢不以為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
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
非吾心之能逆定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為書者
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
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
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
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
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
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
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
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惑矣

劉伯升論

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禍
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附
麗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為天下笑者何
也恃氣而易人矜眾而忽禍卒然而發於心意之所
不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篡漢也而劉氏宗屬誅廢錮
放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屏竄不自得為傭婿苟生而
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絕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
莽雖莽亦深憚之方其起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
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眾
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丘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
不數月而眾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
宗以統人心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與其
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弱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
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眾更
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
而其死也愚夫且知及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
平林之兵跡故群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不足
卻大敵而擁眾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歸宗
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眾而屬之驕弱之吏始則
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雖分於人
而又則事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呂后
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王陵力爭而陳
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遂諸呂也不知
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伯升所拒更
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
心固未嘗忌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
知發而為人發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
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
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發而誅之
使宋義不先發則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為附

或是以德之而未忍圖之耶抑若蜀先主之於劉璋
李密之於翟讓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
爲蜀先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
密始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王之
已而微有間言密即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振使
伯升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兵誓師
以戕新市平林之驕而然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
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永其
大事者常不忍於圖人而終爲人之所圖者以其相
伺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連兵決戰不及伯升
而寧諱王計乃其過之蓋伯升似項羽而世祖類高
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

祖馳詣更始追也引過深自咎謝不爲戚傷是以更
始愧而任之奉至推王以定河北其勢成矣乃徐以
其位號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長定安使其遂形情
狀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漢光武論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
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
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
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千八之謝玄是也大率
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
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
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

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
所令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
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翕之恃吾有以覆其
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
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
千之弱者易能也使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
各効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
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
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
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
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
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

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
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
形名既飾節制素明威當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
趙括之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
衆也王翦之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
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
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
睢水爲之不流此將適其分而韓信之所長也曹公
之於兵也巧論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自首於兵
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
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
邑百萬之衆以圍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皆几上

用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敎之以求生之念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土偶也是以勝雖然是役也人共稱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惟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稱怪之而不知光武固見勇怯有乃所謂能事而皆以長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自惜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敵小而怯怯而或戒而厲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大決而奮於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之其自惜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取衆也固又且於多而無難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自惜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用其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自惜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有世祖者為難及也

魏論上

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智雖屈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號天下始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通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逆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鬭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規曹公疑不復振而大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孤萬之旅北推袁紹而定燕冀合三州之衆東擒呂布而收齊兗誅袁術于淮左得皇無歸之以奔走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為無敵而以袁呂為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共賊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悉役之也故嘗視敵甚輕為無以虞於其東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亦失於自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以征袁紹在所必伺然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十駒沛也至於烏桓之役

則其惟獻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與始於此時也夫
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傑橫大河之
北奄四州之士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
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
苟歲月之命則未訖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
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伺其後獨
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
從事於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
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遲舉荊州
之衆卷甲而求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
還而大可之向非復魏有矣然且操之數為此舉而
茂後弱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
渡徐州之後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兵
萬里後皆寇警而前討袁虜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
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魏耳嗟乎
人唯智之難能苟能獲子難能之智加當慮而慎用
之則與所不爾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
異曹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
人無求祖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論下

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為書
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為書曹公雖為而
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
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二篇天下之學

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為
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
誦之者未必皆能辨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
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為兵固不戾乎武之
所欲言者是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
言有所未能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
者然後能斬陳餘遂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
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寫其妙固有待乎
韓曹之寄也論衆圍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請
以詰人人亦徒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與前之變
計不獨用于試而亦自用於其軍也甚至之所恃者
將將之所恃者氣以摩勝之將持必勝之氣以臨三
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常吞而勝
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
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為之敗可也而
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令
而戰未為失道之敗也然而韓信為此者以至寡而
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
所以安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
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
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
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成
之是以喜耳袁紹遣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
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

切後臼乃令解鞍縱馬待馬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畏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偽喜偽安視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而獨以詐敵而又以懼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濟其平日之智勇寬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拔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資機警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儔也然卒老于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謀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于已者必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能及夫曹公

殘刻少恩光報賊賊之怨其有之矣至若謀夫寒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察負之也蓋嘗自說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指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于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多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謀將皆非其敵老於數窮中原以基大業皆自公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為烈與漢異也

司馬仲達論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嘗至於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嘗至於甚懼者何也君非有忌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略之足以或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符堅之與王猛是也至於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矣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為已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為已用此其相期於始者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往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懼者此所以為人豪以成大取魏之窗也人之挾數任術

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為耆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識之又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而文若且之以正其情已而文若出於宮而不能救其誅仲達亦為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之經營天下求其大業也身帥四出征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為能而求使之達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嚮不捷雖曹公有所不逮焉觀文則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今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

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為不見夫二人者决勝負於此舉也亮之偽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安其弊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未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君徒示武於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衆者則武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决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歲不待其可戰之機乃倖然輕用其衆為忿懥之師安足為仲達也吾之未何號為善戰又武關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未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倖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詐而少决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鄉以饑退今千里負糧徇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饑蜀道阻而不伏疑其偽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與於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詭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為曉機者道也

鄧艾論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齊常主於固夫以大為是而求賤之不知所以賤者於今為非以人為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賤與矯者適足以為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因建詣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擇所以為臣與師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與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挾扛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賤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為縱寇也鄧艾之代蜀也

也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秉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大然其心氣闊略以為閫外之任當制底當乃大專拜假王欲擅王劉禪留而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擧永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保進而永諭之不知所以矯葛者於今為召禍也是皆不永適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侍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為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進而利而忌爾後患者也艾當以是勝敵矣而卒賈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若鍾會以十萬之衆而趦趄閫姜維以墉折之師憊於奔命雖拒拒而終非堅敵

也艾為之帥不務以全業處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兵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緣崖木援險而下太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氊自裹輪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悻迫即時來降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為以肉喂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為僥倖之衆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上數也是從也非艾無以取勝於危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撓竊於其外必有以應

聽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為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僥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觀其為兵期于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顛躓撓藏之動亦至制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難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吳論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人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衆士合奇集智以更賴其不逮使無失乎事

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後戮者皆是也昔朱自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姿而因時乘變以資所欲挾持堅數於史勇校挾特起於區區之丁郡會以誅卓雖亦獨捍而進之惜乎三失入機而功業不就卒卒以敗敵遂殞其身由與謀夫衆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徒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傳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糧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舊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皋而定輩各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以於羈旅之中以

為巳首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浮震懼乃遣腹心請堅和使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而使堅陽合而陰之差其宗親為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為使得各據土擁兵以夭其勢徐四起而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如此乃怒辱其使皆之誅卓此之情慨遂殘汴各陽劫遷天子而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持久則何至於附人而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

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席猾世資以從天下其驕豪不武非託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俯從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擊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然其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遽矣策業壯武術略過於其父又有周瑜魯肅之儔以輔其起惜乎堅之不善其也使其不得奮於中原以統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為形足之資使之不死當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備以擾之故也以劉備之閒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數千餘渡江轉鬬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甯撰容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唯雄強務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為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為雖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合肥而西不過夷陵未嘗大衆輕發以求徼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為謀當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蜀論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邑蜀此所

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舍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舍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能力憊盡服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也巳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巳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安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扼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於窮困蹶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荊取蓋而自為資孔明豈以中州為不足起而以區區荊蓋之一隅足以有為邪亦以魏制中原吳據江左天下人未為吳魏者荊蓋而已舍備取此則無所

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爭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難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全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先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以兵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聽其後為之鎮撫則安動從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羽之勇使與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襲羽而盡奪其荊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荊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死而吐俳細於中州則亦不知所以執為笑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衆之仁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疲此孔明所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為國嚴僻而固非闚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思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人與魏其為大小強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釁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亡得自仰猜以盡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真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為仁義之師強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師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忘其量以待之也善為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至出於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強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精兵趨道以為奇亮每拒之而延浮以憤惋孔明之出若六蓋嘗一兩其分兵箕谷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屢於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誤於動衆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為武之師而惡夫出奇乎以喪敗其衆者可屢為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戰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句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強於其所短是以能齊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令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陸機論

伸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踈遠之身而將人之兵

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
屬於人善為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得
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得得於君而為其將故
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古之
人有行之者孫武之於吳王闔閭田穰苴之於齊景
公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
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將其心而占
之其意已在斗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
猶知夫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豈嘗知枹鼓之約
束而嚴將軍之令哉卒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
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將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
於不用也吳王果不以二姬之死而知非武之善兵
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
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霸穰苴晏公以田
穰苴之為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
其軍穰苴豈直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賈哉其意固
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
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忌於賈也始借其死以探齊君
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於否也景公果附其
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入卻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
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躬勞其軍至於細柳之亞
夫雖天子之詔而屈於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
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實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
將君臣之分而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

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
帝以為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故七
國之反絕其軍遂能困拒梁之詔而平關東之
後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徇眾立威之遺曾不知
其為術之微非特王斗徇眾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
所以相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幾眼而以數
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為將
之術也料以亡國行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所持
於執兵所奉徒恃乎傲物犯怨於眾司馬穎強肆不
君舉犯順之歸師豈足為託身之主哉機以悲懷之
府一朝死未群士都督其軍統眾數十萬黃鉞以乘
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陸夫所任夫而機內無術以
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屬我者之
事乃方擬然自擬營將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于其
令而辱之者愚棠而機不以為戮而舍之以是而
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敢其瞑哉故鹿苑之潰
死者如積眾毀因之遂致其誅為天下笑曾不知才
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　其所知一技足舉雖則韜
略隨之乃歸禍於三代之將豈不謬歟或曰機雖將
世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其素所嘗者遂喪其師此
王衍房琯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孰乎長
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
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患其儒也使儒而知
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

而已何足道哉

晉論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有以力取而後得之
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有取而後得之者
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
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享
天下者亦觀夫所取之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
之所以取秦晉之取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觀晉
以所取事之迹晉與魏以所取漢之權是晉之取魏
者魏賊人也晉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及汲而永斜
魏之權操之是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晉之去漢而在
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歸之乃自謂所當然

者故晉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得漢而於所以取
魏之道最為無名蓋亦猶夫王莽之篡漢也雖然晉
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昔者秦
為無道天下之民惟恐秦不亡也是以豪傑相與起
而誅秦秦亡而業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也東漢自
董卓之亂天下痛其禍漢之深相與建議轉兵起而
誅卓者凡以為漢也卓既誅矣而曹操二袁乃始連
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永代漢曹操先得挾漢之策以
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猶有負於漢
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雖然微曹操
則漢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必竊取之也操
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其嘗亡天下矣而操收

之目魏猶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
也是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巳韜藏揭蓄於操
之也操嘗悟之而不自決也以授之於丕而丕嗇弱
加全諸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亡乃稍駸以立其威
權以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威權之功者蓋東
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擒王陵而內誅曹爽且非有存
其既亡猶其既絕之人動若魏之於漢也蓋其知夫
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及永嘉其迹而竊收
其權更四世而圖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帷然無虛
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為無名
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
外攻土於陵夷而不可勝嘆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

公族之恩雖既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
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入頑宗室假之制兵
專閫之權一旦入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
而戎狄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釋武人徙戎羌
使落而錯居之以扞蜀冠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
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
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邪

晉論下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
可窺之形而發於遲者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
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
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

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日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
數百歲之淩踐閱更三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自
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天非無
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
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覩其所隱而逆窺之是
以於其未發莫覩其胎朕之形以其為禍至於不
可勝救之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思其猾夏
而亂華未嘗不預驅攘而擯外之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蠻夷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大儀物盛
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來服而說其向服也則內徙
而親之其弊啓於東之季宦於世祖而盛於孝武
或空其國而藉徼塞之衆或稱其兵而為寇敵之計
夫既去其悔而又從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
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忽非若
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安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
日不覩其胎朕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擊匈
奴之威今五單于內爭昭納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許
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
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去之也今
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嫉諫黠自是胡人亦浸
而向顧矣亦甚挽其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
之王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
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八郡雲中定襄鴈門
之七郡西河之地鞠為屠陸加挑叛甚猶置三輔

魏武從入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禦蜀寇而匈奴
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牽中原
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
黨姚弋仲羌也而居扶風苻洪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
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迫華美而
其勢足以得與閒嘗覬之志使一興時而發也是
以元海一倡而并起之胡羌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
復在上而為戰國者幾一百年所謂發於屋而為焱
于堂也雖非積之內徙而馭使也亦由分制服之疏
而其始未嘗不處之而思逆閑其原夫中國豺狗而
賤使之也是以劉猛發難而反於晉事雖不可而刈
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據而上其間非無明
智之主見以察究微漸為下猶後世之慮且皆安其
內附武帝用其力以從其不能協合而役後人雖有
大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自厭
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論撫天下同無檃
平夷伏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
料焉因其懷疑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
名號而序匈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被作與
引軌去而復出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
外之限後雖有猾因無至于發於肘腋之間而救不
可勝言之禍矣雖然亦非明智英果之主為子孫後
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使晉
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

邦雖鄒欽抗強以戰者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不為
皆方抱虎而寐爾嗟乎為天下者無悖其為乎日
人福而然所隱之禍也哉

苻堅論上

夷狄尚席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為是
役也屑於義順則犯者於奇智則詘悖於其所興者
六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
悖於其興者三者不然親人再舉之退敗而求前其
欲於天命未改之晋一也忘其虎虜之醜猶欲永榮夏
綫而干逆天命二也游於解卑中我以獨而忘其為
社稷之亂三也二者庸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
勢重不分而趨一道皆尾相失無他焉犢一也驕其

宏剛齋叢寫

盛強足以必勝棄其人軍易敗我遂二也此兵家之
浮慮也吳王劫六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因根伯之
言乃舉乃於兵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桃山県
昆陽戰二萬之衆而南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於
行卒以不齊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自反虜敗亡隨
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
然以難之然獨畏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
邑恥不生縛其敵而遑徒過昆陽者以入敗者以其
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
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
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人
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之者也蓋衆而患

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坦將同出於衆強之名而
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
以為固而抗衡其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衆
也然而其亡於前而陳窮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
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敗昆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
道六陳之敗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
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皆困
於我兵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眾而前後千里
其為行陣者二十五萬而身向壽春野寄自恃其衆
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
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
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蹂踐患在其為百萬之

宏剛齋叢寫

卒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發並至分履其境輕騎
降卒專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主客之勢殊
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
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
夫堅之於敗朔也固所謂錢中之錚錚者矣非主此
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辨也蓋兵有衆寡勢有
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
黥布反攻楚楚為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
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
萬自將而通成都使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
相距者二十里光分將攻之漢向與戰此恃少而合
之患也然而在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

奇而奇常在於分散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會之為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於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古兵陣之分也以陣而又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雖以合變而身為其敵併以其身為敵而王不自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人衆之舉而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苻堅也哉

又 苻堅論下

荊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衰為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為形勢非關天下者之所先重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起而據之自其為孫氏之吳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奄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自非中州天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荊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雖之大衆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肥一戰而潰惟其後世孱氏驕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弔民之師則雖江淮之阻亦無足以恃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飛賦

於五王而不以為虞是以晉武之得孫皓隋文之得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強未有遂能并集天下於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垂訓其子孫使必歸於晉而苻融惓惓致戒於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統四海為恥而銳於東南之并違忠智之言狃姦佞之計一衆而大喪其師遂斃國之逆亡其國不旋矣夫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奮發虜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於燕代吞滅涼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必晉難欲以什任事主兵失德而堅乃嘯叙[illegible]之

其廷臣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餘欲以其禍中之長乘其興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為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而犢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姚羌共起而奪之身為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命特天大壹之智者多罹中人以禍使之挩起而不以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亦屯於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驚走君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

委於策策深悉之時豫章王繚宗民高家保於江東
策語勳曰上繚吾之族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
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鋭襲
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燕秦
而復燕祀於既亡也天與人而敵乃棄其甘言而從
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生口智者之慮亡雖
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豎於蚤之
言也慮其所以為利而不慮其所以為害一失其機
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察也可
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明而合陵自用雖景略之尚
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宋武帝論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
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
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為物不可以期
待不能以巧致者也然而會逆忽卧微及其去之
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為蚤起後機而發於機為
失慮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也而權不移制天下之
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
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
未嘗違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
嘗厭之而怠於必應嗚呼人術知此然後可與濟天
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句踐厚於會稽之栖迄其返
國希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
民求會於吳其臣逢同大夫種皆為之謀止之以為
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
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徒黄池之會遂
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群胡四
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度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
祀而群胡自相搏噬擾興滅百年之久至於符堅
并吞略盡乃空國大舉而闚江南逮及淝水百萬之
敗反未及國而慕容氐羌之裔並起而乘之垂以陵
東而沖亂關右丕坐困鄴城求救根援既而垂以
幽冀之民姓死始盡其黨背叛退保中山堅連相持
其勢俱竭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
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遣師擣虛而
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慕氏一軍西趨咸陽而
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墮緒撫士民以殄餘
虜則武帝之勳業一朝可授而大恥刷矣晉人拒機
而不知發乃方出師魯東以懸其既來而尺土不復
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
特之姿撥秩而起平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荊襄滅
南燕於二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而執姚
泓而威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懼服矣北方之冦
獨關東之拓跋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
不敢南指而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情厚
去於一朝相與流涕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
長安十一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二秦悅附

之民皆兵既附而留撫之自江以北之唐下巴蜀之東舉荊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燕趙魏從事於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定矣然其虜不服援異千里之秦虜之亂猶之兄引兵還渭兵復顧慮大定秦氏之望其一舉足而掠運踴躍以取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畢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為當將而翹翹為兄埤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晉雖百戰凡所以定宋之基業皆在于江左既也往日討燕之役塞瘍未虛而不復夫建鄴今之建之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為歷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捐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於滑然然失其機所恃轉軌以經略江左者凡六十年今之而師皆徒破成敗皆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為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眾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疑胡逆為不討之讎者由自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忽大志卑而失機宋武蓋之矣

揚素論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踣智足以毅勇勇足以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揚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智者鄙之謂其特偏將耳非所謂謀將也其惑溺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誣人且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業為多附作陳主而江湖海岱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閫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從戎專征其所推陷者不可勝計逆室虜廷而青西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有者豈焉然亦主矣而猶不以謀將許之特曰猛而已夫自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者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前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復立尺寸之功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勇稱而弼乃以入字自處而目見三人者皆不如素其材亦且為不知量而務以其私吉動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善謀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年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卻者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獨之所以得目之為猛也嗟乎素非有恩於士也以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右李靖其為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靖豈以素為不足受哉以為殺一而百舍則舍者可期於勝也殺一而百講則情者可期於敗也舍而克敵與夫情而為敵所克則見殺者乃所以生之與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為將者能審于

此則無惡乎其爲患也雖然在素之術所足以致勝
未足以制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句踐之
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
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
主有不免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
之素厚之至也吾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
親持戰也止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其傍武騎臨於
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鬬皆力而未決也
不及定之而奮士皆殊死突冒其敵之陣而出其背
已所嚮者無不摧服猶之二人之相搏也將鈞而力
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

受助者莫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
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畀敵之壁壘以
遣之其又足以陷敵與至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
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駭者亦何得而議矣

唐論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
勢待權而固有見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
日就傾移而天下莫能安矣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
可一日使之去也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已者猶可以
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
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
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
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之也於是乎
始於府置將於衛撥關而臨邊之處又於府則有
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衛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爲
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虜吐渾平高昌
滅焉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
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
主專制拔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
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
此況以順乎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乎內難遂纂
大統可謂難矣及其祖於承平屢安之久府衛之制
一切廢壞盡撤其權以假邊將於是山虎強藩轄制
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十人既漁陽之變一起天下

大宗徒驅市人以嬰其鋒使微肅宗君臣衷駕馭
豪武奮不顧身與之決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
王室然其所賴以伐天下者皆爲方鎮矣天下之權
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于代宗僅虜殘孽乃瓜裂河
朔以賜寇黨遂相爲背腹世襲不禁浸淫至於大曆
正元之間兩河方鎮日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推
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喣嫗不暇以苟旦暮之無事
而陵夷益甚雖內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持
天下之變致涇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
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
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
能振厲威武然期於不敢排斥誅討而大立之於是矣

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蹙誅李師道緇青五世之叛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矣然其至於后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與勢偏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憲武者僅能自立不為之累屈而已況且非憲武者乎嗟夫後之為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為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郭崇韜論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勳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據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剖血未乾皆相視誅夷蓋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禍遂其於功臣不能無罪光武率義徒以去平虜盜返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為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得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不然者雖聖智不能處而歷之高皇以寬仁大度鼓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為無道天下豪材疾足爭起而號呼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提百戰百勝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臨何不能綫頸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爽約不會微張良之畫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故能成大業於須臾之決故也雖然天業就矣而三人者又適天下之所共畏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目彼特見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執而卧乎故疑似身之禁一發而大禍集矣必其勢必至於殄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扶杖而起凡所舉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奠不忘欲盈足惟恐持保之不獲為光武者獨何憚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大勢理有所也主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仗大義扶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覆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為韓彭者李嗣源為鄧吏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猜忌其過崇韜常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

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據不自安而有觀
慚非敢觖望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宗
韜以忠見疎頭疾且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
伍蜀之兵莊宗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業雖已舉
蜀旋奏才上而以謂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威
強而不知業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數下之變嗣
源以一旅之眾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速入關
易若反掌且向有犄且寇伺闕隙乃空國之師勤於
遠役用已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
者則大禍之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國也
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眾回東歸之士擁繼岌徹
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
源有韓彭之通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略故
也崇韜有寇鄧之勳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
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於得權而見禍之構莫重
於制兵崇韜請定蜀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猶抱薪
救火者何異也

五代論

唐以陵夷衰弱凌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
相據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祖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
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
必至之理如梁祖起於宛朐群盜之黨已而挾脅命
之唐微弱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雄雖然及
其衰暮而河分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奪而志衰之
失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為莊宗之
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敵强也後唐武皇假乎僻之
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里奄踐汾晉及其子莊宗以
壯威霸業遂覆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
定强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敗之不及反踵而天
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
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强臣驕兵以乘其失攻其
亂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狄主之威乘虛而起君父
處虜假其兵力以取天下易若反掌一嗣主虜
辭易而入人驕功怙勢輕視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
之欲乃反背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言嗣其
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
戎虜猖獗之餘主室無所歸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
慨然挾狹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
歸往亦皆俯首聽從於漢然一旦妻兒而强臣巨室
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圖之使倖於一
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王於巨周之太祖世
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
下而自立者然除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
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自安得
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于周其興亡得喪世
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
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關兵前權
處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冊天命者不肖者也然明

字之於叟于鄴丁晉征之甲偶然并門被二主者乃
代推悖逆兄女忠賊垂顧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
爲分之日者何也有強臣驕將以制其命唯垂乎此
始皆其身之孫將無以自致之也入以功說天下者
常有強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將臣非故強也恃
動富之權而無主分強將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動而
本至於驕哉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之計之
不集而二三虞大臣之武強戰士之武驕故常井事而
至台之使其振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
安強衆而置之中以爲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救亂
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時共迫日肯功于將而肯
戰于士韋功之亟則凡所以賜將未嘗不加其武至于
強青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武至於驕
是以天下略定強臣併驕兵而睨睨驕兵挾強臣而
且望一旦相與起而施之反撫其身傍望孫之而入
事且去則雖有平昔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
之莊宗未有所以大夫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
於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嘉慶乙亥夏日楊甫從

士禮居借觀并鈔錄一本

道光庚寅五月上澣吉飯程月庵句寶以見借

何博士備論四卷載直齋書錄解題別集
類此本偶行諸郡故家通一十六篇不分卷
未知全否因其爲六研齋舊藏珍之先是
收得六研齋鈔諸書均不知爲誰何
并所鈔時代先後唯陸游南唐書爲
虞山錢遵王藏書則在遵王先矣他
爲宋人說部各種抱得於松江故家
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
家是亦古物所世之存廟中故家之玩
披羅共十餘冊借紙張大小未能一律
裝潢者仍其舊可耳乙亥春仲漫筆

錯誤也是周藏十二日又見何去小備分合刊後可中有一平

博士雅好談兵設援古證今獨書人之不幸矣
文忠所表推爲不逮所惜其所遇不敷遠矣
千載之下猶足令人慨慕讀其論周亞夫
識好爲大言欺世者流手腕手無忘之倪衛若
是也備論載陳伯玉書錄解題於四庫更舊本
虛情旨之不傳矣李而一芙川張君所藏和上
虛弟是明時抄錄者今存耳敘者抄見於本
天祿及是本前曾錄皆和奇虛淵人每生安藹
和楊抄本多然新本亦間有之後人亦得是原書
而自爲根據偶得古本，只校遂去了一大快事
道光十有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錢天樹識

何博士備論今晉府將進王序例言一帙今歸庫
子晏從子雲五見一冊抄多鄧為德之篇者多將
西晉宮勘刻重校一過此本後有校正六段村
同此字句間有少異校出刻刻可尋者多矣
美書戲林李字及奇偏下中央先生以判書林
也一段文至五十餘字石同此恐出自鍾注則潤
于四庫體例宜此段以翻諸本盡奪鳥其首
故互相指斥雖修備倘將此本自為文以前
日又尚之例其文且合本館書記此書難有新

新吳以抄自呈可珍常語研齋究未詳請
讀氏耳道光年五冬者平翔舉推定可
漣書

十年前見此段所述之餘姚張宗本寧山詩與此略異
好宗德藏本有陸宗陸樹聲所記可證傅沅叔先生
於宋所藏書從此本遂寫繕為未寫本戊辰二月得書
付裝池今後展閱一過回首前塵真如昨隔記此以傳
後之年重覽者話書緣也某文譽造

何博士備論一帙據通行本
還攷皕宋樓藏書志著錄一本
黃蕘圃跋與此同此書久壞闕不應
更有第二本疑存齋所藏為
照此本追錄耳質之
高明幸以教我
時攷未見覽
杜人傅增湘叩跋
鄭訶毋宿樓本

守城録不分卷

（宋）陳規撰

清乾隆四十年孔繼涵家鈔本

守城錄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荆湖諸郡、所在盜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羣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為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即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瀏陽湯璹所作。璹、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為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為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璹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即乾道所頒之本。璹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為帙。不知何人始併為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宇內淪胥。規獨能支拄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為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圖、而不足為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編為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蘄保殘疆。然至元師南下、直破臨安、復為東京之續。卒未聞有一人登陴以抗敵者、豈非本根先撥、雖有守禦之術、亦無所用歟。伏讀

睿題、闡晰精微、抉汴梁喪敗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訓。然後知保邦謨命、自有常經。區區輸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務矣。謹錄存是帙、以不沒規一事之長。並恭

錄

宸翰、弁於簡端、俾天下萬世知

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守城錄

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為虜破規竊念都城之大壕塹深濶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金人衆我厄運一時强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為敵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陪守禦之士以効綿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令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泗嗟乎治亂强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師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倫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為中國勢弱夷狄方强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强弱在人

一

為我之計勝彼則强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夷狄之强用之則有强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强者復弱弱者復强强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兵不多蓋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抵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僅為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並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詣抵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抵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粮兵多則退處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

二

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為盃京城之
難其源在太原之失利也
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
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為守禦之
策者僉言以謂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
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
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
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謂城大而守愈易分
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
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

三

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
伏其城接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救
遂為金人所得或謂攻城之具規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
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
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
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
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
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
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

制賊有須用衆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
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致遠上等二
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
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則下
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
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
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
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
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
以重三四斤泥圓為之泥圓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

四

無窮放去中人必死傷不中砲為物擊破不致反資賊
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火砲及石金人攻城用火砲
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摧毀賊人攻械火砲與小砲齊
用縱賊在外伐大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
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為砲欲攻
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
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若守
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
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
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頭

墻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
長一丈濶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容裏稀洞子外容廡
以大麻繩横編如荆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
頭墻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
石縱火数多未易能損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只
以如此禦捍則砲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無疑也賊以
雲梯對楼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楼羧勝者固甚
善也又恐人在重楼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
守具亦備對楼雲梯至每以衡木倒仆死者無數此亦
奇策然持衡木與對楼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

五

金人填壕橋成運對楼過濠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
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又以强弩千餘助之城
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楼使登城
每對楼載兵八十人一對楼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
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墻次
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楼登城每一對楼果能載兵
八十人楼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
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楼
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楼高須及五丈乘
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

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
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况對楼填平壕上惟
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横行守人備禦不過止
備對楼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
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羧全勝者術亦多矣不
思則弗得也　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
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
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墻
裏鵲臺上靠墻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過槍
刀向上高出女頭墻五六尺賊至女頭墻上必為排叉

六

木隔住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
刺擊不下者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楼五座盛矢石來城上
以竿衡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楼太多而草
盛火熾木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楼子三座對楼既倒在
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
路可以置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楼止燒了賊
人對楼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賊燒鬧
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楼骨格欲於舊
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

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閣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敵合權代女頭墻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植直深埋排叉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賊必罷攻退兵當時守禦之人於此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

七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砲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為轍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略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撞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梢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梢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為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墻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篦籬唯可以遮隔弓弩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篦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八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裏面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城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為深濶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開門使人人得入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根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若填壕止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根上新城上人直下臨城何物不可施用正賊死城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入則豈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

為備則賊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
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
湯何不可犯之理復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
以億兆之數亦安能盡若今爲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
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
重壕既備然後招致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
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開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
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
生路而為賊閉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

九

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
城內運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碍城上
覘望賊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
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復
既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賊在外
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創開城門出填
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
入城而賊必死耳晉王[illegible]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
眷末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
疲之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
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
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門
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
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
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用
大砲摧擊城外有壕虜人用洞子填壘壕高數丈而虜
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
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之
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有須

十

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
可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
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牆裏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
架爲棚可令守禦人備風雨屋在牆裏比牆低下則砲
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
無礙宜為實橋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
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落陷阱何謂陷
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

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通道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脚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於路一如大城上女頭墻墻裏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壍攻破羊馬墻至城脚下則賊與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而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城雖甚低小其捍禦堅守之劾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拔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墻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內出入又羊馬墻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塼石難過墻外反害墻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守城機要

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褋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豈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兩年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迨及一紀有餘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金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敵樓費用極多以

以禦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鏃若禦寇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墻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墻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墻只於城門前十步內橫築高厚墻一堵亦設鵲臺高二丈墻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突入墻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並為墻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城門既多且門猶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為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竇填壕作路以為突門大抵守城常為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為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為三重却後一門如

常制皆舊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用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為栅施於護門墻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疑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為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卻苟為敵所逼逐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專備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黃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機械自不可用干戈板以為出兵使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為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為隄備苟不改更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為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角添一砲則城上南北

數十步人不能立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出縮向裏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為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墻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个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个女頭上立狗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笓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鑿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尺闊五尺鵲臺再築墻高六尺厚

二五

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个眼濶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徑又尺）相離三尺又置一个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置一个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墻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槍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墻即是常用笓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更於鵲臺上靠墻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墻五尺橫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墻上更至墻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刃刺之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濶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準備須用氊皮掛搭然能遮隔大砲一為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墻裏造瓦厦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厦屋靠墻立高大排叉木用麄繩橫編若笆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為害

二六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推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濶大濶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濶不過二丈而已

一羊馬墻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侔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為意然捍禦寇攘為利甚溥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

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墻高八尺一云高及一
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杈三尺每一丈留空眼
一个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墻裏作伏兵
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
則大城上拋轂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轉長鎗大凡攻
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墻下使其攻破羊馬墻亦難
為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
守者可於羊馬墻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
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小砲可施凡攻
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討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墻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
七
布安排人兵易於點檢兼防奸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者、
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討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
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不無畏怯須是先為隄備當
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墻與大城兩城相副即是一
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即是
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
與壕水一重難攻如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
計羊馬墻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

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秖於裏壕垠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
險墻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
大城則有裏壕阻隔更使能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
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
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下叉木名為鹿
角大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
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風用火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
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軍城池若非京都會府、
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
六
營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宮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
外之患無不革盡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
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墻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
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擊欲以搬運土木甎
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穿掘今既
有羊馬墻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飛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搯蝨龜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墻既有人守，自可兩邊橫施器刃，又城别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飛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

一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墻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甎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幔道於城内靠城脚，急開裏壕，壕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籤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幔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其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墻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墻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全惡者在後。城内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墻裏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繩貫編如笆相似，向裏用斜柱撑撐，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飛車、幔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用砲之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立一人專照料，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小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太砲施小砲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梢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楺木、檀木，皆一生芮長成大支節者，置溝渠内淹浸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宮乾，用總木上下自根至梢撚如弧盤折弓，相杖取晷無撥煮，然後用麻索生皮相附聚扎，以防陰明綫熳日晴則皮翌束綫陰雨則素製及綫若此繁扎，可保無失。

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

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黄泥為團、每个乾重五斤、輕重
一般、則打物有準、團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
為敵人復放入城、蔑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胸
臆、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拆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内務要安静、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内驚
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内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遇
有人遍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
策應人、不得輙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輙下城、遇當防閑
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絶不虞、
△王在黨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郡賊王在、黨忠、閻僅、薛廣
等攻陷隨州、守城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虜、遂犯
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
信陽郡、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
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夥閻僅千餘人在祭子市
置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
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權縣事夏翟、各以所部弓手
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
馬立、廣冕、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光、應城
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

三二

竹流三縣巡檢寨土軍楊聚凡八人、徑領衆入應山縣、
掩殺郡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夥中、王在寨
去府百餘里、規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
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
民兵、及士曹張顔悦、因賊至驚死、司録士曹局務官安
陸縣丞簿尉皆緣故搬家逃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
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
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
規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驍勇、刷差軍兵、句抽保甲、隄
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資
監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四
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緯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
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
馬步五千餘人、著顔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來
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性德出
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峻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
相射、中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
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規
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福、賊暫退、是晚
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

三三

陸掾尉董昭、兵馬都監趙令戣、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爇之。賊又用松栢長木及大竹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𢃇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擡鵝車洞子樓座、用牛皮并氈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門空處先以撞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鉤鉤去洞子上皮氈、墜大石及磚石推擊、及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闊、用綿被并氈皮包裹、煙火箭礮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壓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濶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并行數人、如城之幔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砲大列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笓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棚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

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城上人看覰賊近遠、向看詳、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鬥敵、及四散燒劫、畧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黨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夥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機宜劇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首至城下、開說大義、等許將設賊意猶鮮、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忠人馬仍用洞子火櫃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是夜三更、賊乘暗忽四邊倚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磚石剌打下、及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又用長鉤鉤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笓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又用磚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鬥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規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集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黨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逐、除斬獲生

擒外、逼入湞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旂六十三面、鼓四十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三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九十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其措置于後

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

一從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築敵及分認地頭譏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遍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二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勝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借雷知

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有尖狹、有不及一尺、濶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鍬钁直剷向下三尺、以代乳頭、下城鐙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棚、閑安笓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仗、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周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薄怯、損壞、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鐵皮釘裹、上開門頂空眼、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仗、又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廒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濶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閑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

一城上以千字文為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為一甲、十甲為一隊、互相統制、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戶、置鎗結甲、上城守禦、

一遣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
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警急、即提兵東應、西
則西應、向攻圍二十餘日、每有警急、但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實夜
倫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
以築其表、高及率丈度不可以緣登、則又併力以築其
裏、逐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
矛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謁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濶一丈六尺、
底濶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塹
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上濶三丈、底濶一丈八尺、深一丈
五尺、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
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荊門軍、荊南府、郢復州、遂寇德
安府、以偽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
本府以方議招、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全時發喊、
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
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殺死賊兵
三百餘人、賊拽屍以去、沉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
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乘

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
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
在府北、累遣至城下應援掩擊、不下二十五日拔寨南
去、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角牛、領衆至本
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
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
逐州官員、盡皆勸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一
千餘匹、是日晷來臨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
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
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擊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
鎗擁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
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奪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
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
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
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裹、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
高三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
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
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
座、洞子一百餘个、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

楼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数。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濶
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衆外攩夯向城、被城上人用弓
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攩夯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
棄下退去。其對楼約高四丈、濶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
縛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大重、推拽難行、兼被城上
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前進。其餘遮箭幕
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逶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
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内放砲多打殺定。
砲人、其賊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数日、皆不能傷城上
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鬪殺傷賊数多。賊

二九

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
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
其人言、恁也不出來、共喒厮殺、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
安官來也、喒只待要苦犒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恁受
招安了、與恁犒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領
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
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
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讀示宗元帥書、目并劉子言
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苦犒設并出券、
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

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
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盛、被城上人施用弓弩箭鑿砲石甎石射打死損賊人数多、又出兵衒殺入壕斧死者五十餘人、又於壕内夯處到賊屍、於公衙身復到借補使臣文帖四道、及被虜人回稱楊進被箭着頭、又被甎砲打着竅制外累日後起來真在邊將官不來扶致斬之、文聽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却到這裏折却許多、及折了强將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受招安孔
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数萬人、
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黄州麻城縣作
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黄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
裝束、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

三十

圍黄州城、及肆掠黄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
府應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門地分嚴行隄
備、其賊遂遞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
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
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
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
七日領全軍数萬至府城下、四外占闊擺布、搭立砲設
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
致近、當夜遁走、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
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

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
遁去復回占隨州十一月初一日彥舟又自隨州領人
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
處守禦人施放弓弩箭擊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
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荊南府正月二十
七日攻城當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董平寇德
安三萬人即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
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四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
走有不及者悉為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
卅二
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
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
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護行
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
脫其家并官屬皆沒于賊平差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
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粮草并收充處
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
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数合賊大敗走殺賊
千餘人鉦鼓旂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循道平夺走往
西京界為鄉村把隘人所殺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壽號不忙自黃州領衆
数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
月有朝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荊湖
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本守臣陳規令馮乞行招
安令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
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
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携数隊入城聽撫諭
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聽
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粮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
卅三
四十里環河鎮劄忽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
换色衣號偽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
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弓弩砲石開敵至巳時退復於箭
砲不及處擺布圍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弩砲石不歇
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
走
曹成李雄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
本府衆数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隨郢州界駐劄三龍河
時早禾始熟盡被芟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輟隄備七

月三十日、賊衆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弩
箭鑿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鬪敵、賊不能破、已時方
退、八月十四日成衆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
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栢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
里外立小寨、困閉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
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劫撥小寨、奪糧入城、晝夜
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實多、本府兵極少、其勢
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當成等、諭以禍福
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
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為賊、止為鄉中不可居止、遂前
來尋有糧喫用、却蒙朝廷放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
乞元來官資、潮洗招安之民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
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後還三龍河大寨、
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困本府、扶截掩殺之故、十
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
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
渡江前去、

卅三

桑仲下邢尚孫群賊寇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尚統領等
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
毀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
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
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
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
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
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
復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
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曾解甲
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續
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適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
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湞河地名紫湞、就周圍積水為壕、
創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
二千餘人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邊、即分
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
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口、愍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
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州信陽
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曬軍閱
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湞河客船載
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捱夯雲梯五十座、向前水
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

卅四

向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為一紋、用大竹紋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壁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適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刼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虜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紋、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撐拽攻西壁、勢兇猛、適激勵人兵、西門放出

戰船十五隻於壕內、及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渰溺無數、盡奪所紋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七十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擲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擲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向所、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擲旂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競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刼寨、即時諸寨擲旂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人可數、纔見城內稍似擺拽、即擲旂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相應、把斷出入之路、闔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鬧敵、終是兵火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靈明為辭、誣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擲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塼石

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衙兵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擲取牛皮絕索、及於大洪山取竹、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山稍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裝閘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个、長約二丈、濶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栢木大椽客牌牛皮漫之、而與雨遮、用木椽并厚氈簾、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癡車脚、其狀如兩閭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椽紋成狗

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塼石填塞壕數日開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氈毯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覘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壕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覘即時令人於城上照賊填壕處相對用大木豎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棚中又於城上兩邊面安頭墻各用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公城殺人及防戰棚上下人自不盡死禦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

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个又以大楊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鎗二十餘條撞鎗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照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縵板及打折排叉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

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
百下方始打動、上益火有摧壞、其當面極籠䉲籠一齊
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别無牛皮
作籠、并簾東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
後不用、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塼石填壕、並
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
即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
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上傅城、城上人併射
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
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塼石并土

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
存無幾、兼近城腳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身兵
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向前來、并布袋摞下、急走回去、
其搬運填壕并定魂找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
前後死損甚多、其賊漸闕火闕糧食、襄鄧隨郢四郡界
內人民田種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徧、並無
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些裝着、餘人並藍縷、惟指
望打城後爲飽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
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鄧
隨郢州鎮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憲公文、稱朝廷已

差李横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又將譚憲元文字付李横
照驗、横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着
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
八日賊衆遂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
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及要路上各布
伏兵準備捕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
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擡雲梯三十餘座、後
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並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
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即
於城上戰棚腳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
滚下大石於城外、腳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
柱天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
火鎗撞鎗鉤鐮之次、其天橋腳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
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柱得、一辰時以上却
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
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實處、致陷住天
橋東南前腳、前來不得、却向後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
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賊人
用命鬭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鑿、城裏砲石併下、移時
方始殺退賊兵、尋於城上推下火牛柴草、破羊馬城內

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腳下焚之、其天橋上併中隔
內賊兵方始慌忙走之下、一齊退却、并遶城四外賊兵、
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塼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
反向外高阜處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大
敗、當夜遁去、
契勘 其賊初來之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
里驅虜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稻穀、搬材木、置
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并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
齊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其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
為甚多、然所造攻具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用人
力可敵、兇焰、實為可畏、加之城內人飢餓、雖草木皮葉
食之几盡、守禦六十五晝夜、橫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
遣人請議事、規在城上見之、橫曰、願得粟二百斛而去、
左右請勿與、規曰、我糧無幾、橫來請、是覘我虛實、不與
即謂糧之攻益力、去愈緩、與之則遁有日矣、即送與之、
明日橫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鬭益急、
糧不繼、諸將請椎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猝
未解矣、乃盡取酒務麴蘗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
犒軍、橫又遣人來諭、願得府之財妓而後罷攻、諸將曰、
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

四二

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
妓首以遺之、孝感縣令辨遹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絕
不通、規命乘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不敢睥睨
橫以天橋鵝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遁、規
歎曰、使橫更七日不解、麴蘗亦盡矣
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
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閑暇、
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
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
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
卒以破虜、璹訪尋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
年璹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
窮、十萬百萬、雖不逮卻、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
宰、紬繹此書、思過半矣

四三

卷八千三百三十九第九頁起至二十八頁止

乙未十月廿八日借同沈坤泉許抄校

管子補註二十四卷

（明）劉績撰

明刻本

管子補註二十四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劉績撰。績有三禮圖、已著錄。管子舊註、所爲疎略。故宋張嵲跋其後曰、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肴作偫、況作兄、辭作㵄、此類甚衆。大臣載召忽語曰、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註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㵄命不渝。註乃以爲恩澤之命、不可偏舉。黃震日鈔亦曰管子註繆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勢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役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乃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勢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役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闕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云云。其抉摘皆中理。績本之以作是註、故於舊解頗有匡正、皆附於原註之後、以續按別之。雖其循文詮解、於訓詁亦罕所考訂。而推求意義、務求明愜、較原註所得則已多矣。案明有兩劉績。一爲山陰人、字孟熙。千頃堂書目載此書於績名下、註江夏人。則爲字用熙者無疑。坊刻或題曰宋劉績、誤也。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蘆泉劉績補注

經言一

牧民第一

（國頌、四維、四順、士經、六親五法）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言食者[illegible]）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地辟舉，盡闢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上能盡禮度則所結固也）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鬼神山川有尊卑之序）敬宗廟，恭祖舊。（謂奉承先祖之舊業）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文巧不禁也。能明此法者則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illegible]）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illegible]）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續按：維，網之綱，所以張之者。此四者所以立國，故曰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illegible]）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佚樂人，人必為之憂勞。下三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illegible]）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illegible]續按：予，謂使樂富貴存安生育之；取，謂取其死難也。[illegible]）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
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
開必[illegible]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
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
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
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
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續按長及疑之
衍語失之各盡其才能所長不限量之則各得所欲不爭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
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
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
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必可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
其民也從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
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
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
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
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疏非之踈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
同此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
也以家為家也一親以鄉為鄉也二親以國為國也二親以
天下為天下也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
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踈遠者必不聽下同此毋曰不同鄉遠者不
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
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如天地日月之無
紘也○續按鄉大於家言以為家者為鄉則鄉必不咨等而上之皆然致才有大小有治亦隨天小也甚
治天下者不拘於同家同鄉同國而如天地日月無私然後能合天下也量御民之轡在
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之從皆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
先行人必行之其後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也先業得之也○續按指所貴君嗜之則臣食
之○續按指所先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
續按指好是毋蔽汝惡毋異汝度汝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
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為見不隱也○
續按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於室在外言於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與所藏異
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
地多財不足以有眾言城郭兵甲恃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眾其固守應敵有眾要

在有適者也雖有適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與解頗不類然可以一一互可錯綜此註多舛當從形勢解自明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經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王者而祈祭無羊以祭故曰祈羊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天德平盛行位下至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從而無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行也○續按受辭謂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如名之運謂名聲徹於四方也上無事而民

自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抱持也蜀祠器也人君但抱祠器以身率導雖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德化感人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故成文王之化飛蓬之問不在所賓飛蓬之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問明主不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燕雀小集之事非大人所宜知故行道不顧之也犧牷圭璧不足以享鬼神鬼神不享在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立功能可謂有素有素則實幣何所為乎不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中其鵠造父之馭貴其疾與武落在其中而不在於斲削也○續按三子之技貴其得以其微思不在遠近也天下之不致而自致所以斷削之非也者必有所以致之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遠者以無為懷近者以無事而親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夜行喻陰行其德之事故行之者獨有其德也不在於小害之首言不有小成其大無德之人不有小德而有不成其美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小澤有大失之人也有言高山雖大有其大也隈不限小也成山不肖也不限深曲也有言高山雖大行高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言任賢為國者如知此之禍訾讆惡害大也此之臣有大言行之者無懷邪譕臣者可與遠舉○續按譕謂無可與圖遠之人也遠舉謂遠事者遠勤臣道者可與致道也○續按顧憂謂慮後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速得之人雖速而禍在近……

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者也舉用長材眾皆見之故曰遠見○續按舉長則
所見不止一方一時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眾必比之美人
之懷定限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限行道德勿有疲厭者須安定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
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續按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小謹者不大立
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升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食之人憂嫌致疾故不能
肥體○續按訾切擇食而多惡疾•移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
也言無可棄勤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堅岸三級人之所大
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崇高墜崖
而能飲喻智者遠禍而能息也○續按解作發蟒右宗同諭使人器之不求備也伐矜好專者事之指謂
自用則小之娶經文不慮有故曰此二字疑衍不行其野不遠其馬馬有識遠之悵
不遠馬而自得塗育未蛀其棄間其所經○續按喻養民於無事時能予而無取者天
地之配也天地塗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報天地也○續按言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
養人也一息倦者不及倦息之人解怠淹滯故多不及無廉者疑神神者
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迹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
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諸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
稱以待○續按言人解情者不能及時變事故曰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能立
要之神則解情不及亦從而能矣賢至也者曙戒勿怠後稀逢殃每懈而戒所以

戒此日之事以待也曙戒戒勿為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襲內
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
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整則
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
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無人必哀之也有莫生之則
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至則彼
意不來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本一但用
之不同其事逆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
求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
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
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
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惟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
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內彼我忘是非故無
夫性之使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續按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持滿者與
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
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
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
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

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屋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諭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過由他人雖小而報怨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遠乎者自遠親近無分二故）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相攻故有患迩）（親造怨也○續按曰親天遠出於歎曰人事於理）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有動物則有知而無識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無私則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

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譎之性多猜也言烏鳥雖相得多猜動）（書後依解作烏集之交○續按當依解作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有見與）（不忘而恃之也不與親而與也○續按當依解作見哀之交）見哀之役幾於不結（使而哀之雖有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續按當依解作見愛之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見德然而不忘故彼不怨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則能四方歸之不見）獨王之國

勞而多禍（續按王謂無四隣之援也○續按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天有雲氣而不）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言不可復言者錯中君有不忠言者）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行不可再行者則君有非則自觀也○續按注有非則親君舜自觀行）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長則所稟命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則無所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雖萬乘其實用不備於千乘如此者權必自輕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

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珍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之，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所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閑其非為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征斂。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不肯。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

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宝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六

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遊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待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

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貪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言所以耽其蠱惑，此之不為婦言人事，婦人之性陰險，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

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閒伺閒也，有所得而欺誑也）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

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桑），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從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貴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教人以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木材析說指件，文曰一使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餘定歟百年子孫亦有朝之而祭說者，文曰百從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言王者數也）。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以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經言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本謂治亂也）有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固謂）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事謂）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

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

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能譙能敬而無犯命無事可復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所上賢[illegible]）使能不兼官（才用然後使無得以其勞級 ○續按上謂尊上進用也）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取籍於太府也○續按入藉[illegible]入者其憲於太府也下文云不合籍[illegible]）憲籍分于君前（○續按分謂散於五鄉之師也）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衆[illegible]）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於君）然后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已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續按侈猶增之）不足曰虧令（[illegible]）罪死不赦首憲既布（[illegible]）然后可以布憲（[illegible]）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續按敬同儆戒也）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

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穫司空之事也○續按秎扶問切亦穫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辯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續按此有缺文疑字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續按鬈音權記云燕則鬈首註分髮爲鬌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絻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若寢廢官兵其說見用而得行則武術必廢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行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泥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曾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賈佞以奉奇異而君習位華賢以求濁而居新謂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足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始行令始雖於心故不足見終見功成事尊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好惡形於心以從期於此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于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本順天道所以先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

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 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賣）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廢於農家不可正政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益（損）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小大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正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續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續按此釋爵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不得過當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續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宿有一定乘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器之制也）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九而當一（□續按鎌刈器纆捆縛索）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續按此一節言土地中論不可食者而除）[illegible]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二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所以乘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續按此一節言邑事器之制）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三等其下者曰季）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斛（一本作升）一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illegible]）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脩

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經正也（○續按此節言所制將建定賦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十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illegible]）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按言地高則雖潦不大[illegible]）故曰[illegible]

[illegible]

二分以其極低易澇可以比於澤也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不事以為君之臣也皆以高其[illegible]）（不定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其○續按此言官賈官工[illegible]）

（理公田以盡地利也）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illegible]）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illegible]）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

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樂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之○續按此篇言均地主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準本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無辟為下三數之綱領之也

農工商不知何說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辟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禁其過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謂辟則自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續按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舍息也故曰

今日不為明日亡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續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續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卷第一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房玄齡注

劉績補注

七法第六 [illegible]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強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強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強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本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象者有所當也，以類比之；法者必有所倣擬，不徒出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當以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漸謂物順教而風靡，久服習教命之。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言必計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止之，則無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驅眾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驅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illegible]）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illegible]）威傷則重在下，（[illegible]）法傷則貨（[illegible]）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illegible]）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illegible]）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illegible]）而重民散，（[illegible]）輕民（[illegible]）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illegible]）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illegible]）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illegible]）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於上。（[illegible]）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illegible]）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illegible]）不爲（[illegible]）其法，故曰法愛於人。（[illegible]）不爲重（[illegible]）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illegible]）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illegible]）故曰：治人如治水潦，（[illegible]）養人如養六畜，（[illegible]）用人如用草木。（[illegible]）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illegible]）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illegible]）愛賞

者無貪心（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士知其不可要功要功之本）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於聚財則…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習…）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不知其…）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不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不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

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謂借而具利者也必計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已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不可加兵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結

謂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

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illegible]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日量蓄積齊勇士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賢謀得其人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爲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爲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故莫敢爲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若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雷電之威故上下不齊水旱之功

者野不收耕不穫也[illegible]故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士耳目所以知敵之情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雕俗奇說[illegible]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須而[illegible]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一編若此註多非皆依後版法解自明）

經言七　一

凡將立事（立事之經）正彼天植（植謂順天道以令行其正）風雨無違（風雨道不違則遠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其遠近之別以多少賞之行賞有輕重合宜成可謝之以也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正君可以有國也故）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故衆之所忿必危置其身雖欲圖之不能也）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舉所美者不能保其有終故必觀其所終也）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凡人有罪則必窮極故知其窮所以廢之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之行則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人有功則富之祿之以勸其有功）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之以休美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有教之名者也）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士必勇也如禄而與之則民向風所以從化）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士必先其身而後得人）審用財慎施報（必先審財不能用其財而自爲有功之士而既旦暮任其事則能成其事故）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

費（用財不當則爲人費其財費多嗇也）用力苦則勞民（所以勞之者）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爲已叛）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去其正直之法度罪不免赦有過終殺）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謂困苦也有怠倦勤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以法當植固而不可動也執法之身危則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邪不爲善則不敢不正也倚邪作奇邪僞而恐化之人也）法天合德（天之德無有私）象地無親（能正其出令化邪歸於正者真法也）參於日月（日月之私無也）佐於四時（春以賞夏以刑秋以殺冬以藏）悅在施有（將以悅衆於下在施有之所令有所施在爲施之說）衆在廢私（衆字之有正上名非也後有餘象衆）召遠在修近（修近者則遠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閉）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長）安高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管子卷第二

管子卷第三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房玄齡注

劉績補注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始如無官者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歆候氣聽声以時知吉凶也因夜虛之時知守其安靜以瑞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服故吉凶之驗不爽五和時節土主生五土氣和則故五而居布順時致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服黃味甘聽宮故也然土王四季而正位在中凡也土均則本旺用土之物也治和氣治土和氣用五數五土數故飲於黃后之井井中央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虎豹之屬也藏溫濡謂藏其溫濡者品物之所在皆之所以知之也行毆養謂養穀之屬毆而養之者苗之所以行故坦氣修通坦平也土氣平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其形自生先備生理之但常則通至命也無安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所以尊賢授德者故匡其賢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行此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明章霸定生處死謹修伍則眾生者安之死者葬之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謂有材能者爵之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謂終所付財之人明法審數

立常備能則治常謂常法也才能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求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也作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此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致盟要不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至二會則諸侯皆至其所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人佚栗十倍而栗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務輕而金得九倍以息事也六舉而絜知事變變異也七舉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帝王之事成形九本摶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以下謂九本所在於他篇但此書其目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弱必從強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傰署傰謂諸數也既已精練散之使備署著其名以司凡數財署財者署殺僇以聚財

（反曰藏莫不從，其財故曰救眾以服財也）勸勉以遷眾，使二分具本（從二之本則財對，財著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對財，著知求財，備警知遂眾）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藏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中國，皆[illegible]）。（仲方則圓，五而其土位居中，謂中國也）

春行冬政肅（肅，寒冬之氣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來陽故雷），行夏政閹（春陽氣既盛，夏又陽，故閹也。閹，雨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此自已下陰陽之數，行不及之，天氣下且宜經之，春者發于時而興，民敗俗，此當為農收，無得而詳）。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焉閭之以待能者）。十二清明，發禁。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之事同也）。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居則順時，故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以木之物也），聽角聲，治燥氣（春多風而燥，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南方朱雀之火，故曰羽獸。用南方之火）。藏不忍（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行敺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以合於外）。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強國所以禁之，弱國所以然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國動必從，弱國靜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舉發當以禮，時必得其宜也）。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

至（鄭國如此，則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無位之居，基漸存）。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夏行春政風（春多風，其宿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炎重，則所致雨水寒雹），行秋政水（秋多霖雨，宿事）。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故七舉時節，順時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王（?）服赤味苦，用火之物也，按諸本（?）），聽羽聲（羽北方聲，不聽此方而聽羽者，所以[illegible]），治陽氣（陽盛也。此續句非本），用七數（七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西方曰白虎，毛獸之用西方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在（?）於發舒者，薄藏也，純薄者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生理，自然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秋行夏政葉（陽氣盛，故生葉），行春政華（少陽之氣乘之，故更生華），行冬政耗（陰盛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

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按別本註用金之物也。）治溼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溼。）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也。）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也，用此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嚴恭，故所藏者恭也。）行摶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以勁銳持擊，所以順殺氣也，故曰）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內外異，故須閒之也。）脩鄉閭之什伍，（秋氣方至，可以出征伐，故脩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故皆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帝秋刑既令周備奏行，兵可繳設用當伐發作客。）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冬行秋政霧，（秋氣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蒙益，陰故當也。）行春政烝泄。（少陽象陰，故蒸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羽。○按本註用水之物也。）用六數，（六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居人當好生惡殺，故於報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下恐也。）行薄純，（冬約朴素，故行省薄純。）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靜動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易，並令無差，故又曰固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怯也，生既須養，則物可怯，故曰解固。）審取與以總之。（凡所養過時，故審取數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故令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毋有一日之師役。（令也，若非玄帝有令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二日尚不可，況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脩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草木養息，然後入山林藪澤採伐也。）五會諸侯令曰：脩春秋冬夏之常祭，（常所祭，常所食。冬有時物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鄰三公四輔也，所以助行。）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亂教者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時果，無易樹，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焉，其則尚之於天子玄官，聽三公之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

財物國之所有為幣（禮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等也。○下鑛按諸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數）命即下文是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謂嫡長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謂所受更變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國大失則為置廷鎮，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之官練習士卒則可以勝）。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時遇偶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發）。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變安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原（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無象勝之本（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若勝）。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本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綸經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實士忠則義死之不節名章功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意則士樂為用）。交物因方則器械備（交貿之物因方所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利而致所以備所能之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在深遠聽之）。視於新故能見未形（事所起所視者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深濬者於未始之事思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發動昌盛故俱而輸寶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立皆用謀謀能有實故堅不可衰）。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教施行則不顧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博而一行純固則能敵之）。慎號

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洪頤煊云……疑作……更之……）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南方本圖
中方本圖　北方本圖　南方副圖
中方副圖　北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經言九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賦事（○續按前作十二始節賦事無前第二字）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脩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

審章則其攻不待（愼號令審旗章則攻者先登並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意亦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敵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愼十號（兵既數動必為十號）明審九章（九章事此有數在他篇）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

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鈦（其時尚寒主春人不犯刑則於劓而交……○續按……）器成不守（器既成則不能用圍中也）經不知（經用兵之法也）教習不著（我教之數習敵不能著猶明者）發不意（出其所不意敵）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由守防要路也）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脩不

管子卷三　十

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施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怨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物之氣更）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一之）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至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一戰而號令一發按之解兵）（法此託非）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金象之刑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紹繼斷絕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脅盾之象物之閉藏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使仰棄死飾而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授才投官四內分族）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禁罰人君紂桀之類）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人從也）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九會之後天子加命謂為侯伯而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謂國君盟會可因諸侯天下）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神地祇使合和之氣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有一定之計則無危難也）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執）

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
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
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
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
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
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
厚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

貫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
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君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續按前作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五
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
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儒行歐養坦氣脩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
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

死謹賢脩伍則兵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
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
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
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攷
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
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
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為用
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
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
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
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續按此句舊缺）治亂之本三
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
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傰署凡數財
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遷眾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
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
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次聚十一中榆大收十二

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
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
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孝行搏純坦氣脩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敎行於鈔動靜不記行
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
解固畜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
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
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
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

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
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
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七
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
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
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
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
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

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
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
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
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
將必明其正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
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
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
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
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
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閒
知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
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圖實勝定盛衰勝舉機
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
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

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闚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数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内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数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内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

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五輔第十 一以輔國家也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古未嘗聞 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 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 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以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 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 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戰苟得之利也 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言貴用之飲食 於是財用足，好耕農財用是故 而飲食薪菜饒。當貴用則薪菜饒乃積 惡飲食故飲食薪菜饒 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乃縱捨 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凶而官府亂，兇故人兇 小人用事 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飲食菜薪乏。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 下愈覆鷙而不聽從，前覆而不舍故疑下也下何上舉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禦下下引上以覆上俱不得故不和同也 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

拄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

所以六興者何？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宅）脩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人利之事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貯也積聚也）修道途，便關市，（置關市者）慎將宿，（將送迎賓館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所以生財也輸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水之所盛者決之令通也）潰泥滯，（泥滯為水之所泥者潰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有所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罷疲露羸）資乏絕，（貧者有以資之）此謂振其窮。（上之五者所以振民之窮者）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能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撙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儉也既細又儉則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和協輯睦，以備寇戎。（輯和）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謂背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所也）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弒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

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矣。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動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知權謂三度然後)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眾，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諂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

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君悅方丈陳前，則役農用而不免於飢，故農勞）。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偏為之，故天下寒也）。是故博帶梨（梨猶割也，博帶以割部也），大袂列（列，以役大袂也），文繡染（染文繡為色也），刻鏤削（刻鏤為削也），雕琢采（雕琢不為采也）。關幾而不征（關幾而不征也），市鄽而不稅（市鄽置物處但知其數不稅也）。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無用之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失也）。

管子卷第三

管子卷第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劉績補注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皆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大賢之德長（第三舉目）。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准繩（第八舉目）。讂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其處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下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續按第十一舉目當在此）。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擋則擊（桴鼓槌也，擿丁歷反，擋丁郎反，□續按第十二舉目當在此）。天地萬物之橐，宙

合有彙天地舉日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
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
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致財任力夫五音不同聲而能
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宗師能調之皆有度雖各有書
別君盡能成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皆君出令奉
之攻身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
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臣守之而無妄也職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
不任職必多得宜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奪其欲與民異欲
言其欲所散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一等士獨與是
愛與一母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内來賓矣臣任力同其
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
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淫溢流則乱敗
臣離味則百姓不養故臣離味不養百姓也百姓不養則衆
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
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溺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
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准必壞險而後以為平也鉤入
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相之制舉也言制

以本賢之法用爵也悖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本在直成畫故則
無所失雖鷄狗各有所長皆能盡也所不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
也桀紂以乱亡湯武以治昌湯武之用人亦桀紂之用人
桀紂之以亡乱之故也湯武以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
與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舉人也多
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軸者方器
用規者成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要大也不寬其入小
也不塞寬容也大小也
随大小而用也猶造化之寃也
手自法可得生也思而善心善心可夫焉有不適善以思
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以僊思為善故
言所何不善也則故論教者取辟焉天清
湯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
所謂是而無非非
而無是不是非有
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
是既信之有非則不可
而不戒不可識故必有所謂其非隱伏其意在不

侍告彼也不可執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物物進待物每不吝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物思得盡也失也減盡也淵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淵盡發言既均施以思於善亦德盡善君教不備成頓究忍發故曰減淵大成巨大也功成大獲必周於德之周密不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備之得也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又當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德之節言德既周時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言呈續律謹下篇獨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

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志清世時亂方放未可明故口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凊冬不就溫以及寒暑之菑賢人下世亂世益明不能曲與世合也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豈賢人之死不能何業之可得也更何以無所避諱蓋夫強言以為僇而功澤不加何益戮死也沙刺之僇矣何功業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因此進而加其嚴酷臣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其身亦傷生也其為不

利彌甚不遇害則君嚴酷益甚也世不退害生不利彌甚益其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版牘也不舍端雖不倦息其版牘所以侯亂世清明侯其賢者終不復息修業功不舍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乎哲乎庸能乃哲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一本作淩轢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

不依其樂不致其度在遂禮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其量則致遜者所以滿不明爵尊即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以其名之好惡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人有名者未必有實有實者未必名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取一焉所以存其一者從出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而安故無憂毒而無怨此言止怨速濟沒法也以行毒者法所以止其濟之法不行毒者怨所以止其心之怨而設法不用也怨者害其知賢之言所以設怨而無言凡怨在心不可言之也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以世其恨也欲言者口之所以為之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

泄蓄櫓既謀工事方殆僞之潮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斷貧雖不盡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齊而臥若晦若明而視明時以成之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聽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稀以審思慮有所不曉依賢以問之可用也敖其為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以仁良其事既明其善利害之理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傲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丁但以聖人在上

賢人在下匡勤而規誡常自執法以改邪為明

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與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

以威其區區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堤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以喻大人之義權而直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北亦意南集山谷而曲行權亦循是也苟得合義之大數不以反經小違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千里之路必有旁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萬家之居必有高下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言常道之變之宜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論試其理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按別本未衡言耳目十

[illegible]欲知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

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

目之順視日既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

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

既博故事無過差乃得中可制禮作業易先吉政叩績按易政所謂平易近民也政易民利

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衆吉之叩績按告當作吉對下吉去字聽不慎

叩績按此不慎二字衍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繆視不察不明

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惛繆過以

惛則憂憂則所以伎苛叩績按伎[illegible]伎苛所以險政政

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

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遁其奈言上之敗常

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

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遁其樂

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好音声下乃

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

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飛

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處盛已以賢自許以為雄矜許也故盛

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

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

淵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遁其奈而遠其憂高

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

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內直諸事皆可謀之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言天不

一時春秋夏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

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

猶有不一況於人之名著事業以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矣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

于物而旁通于道放開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天地知不可專一官是也故云不居

主一物功用無方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

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

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鶩一說之人知此者可以察一是攻一事知此者堅可以示一

一曲之說者足以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傳為之

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舉言而得之理言知

言之不可兼舉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足以知一事不兼衆事

故每事皆立名而為此說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說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

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見也辰序各

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序天時不一，辰序言其星辰直隱夜出常。）（是非以宜為法也，於次序）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瀷之流溢也。）（可言瀷介目力二者）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泉瀷而後溢，而其所瀷不隨也。）（盡至溪谷小既不滿之流也。）（池溪瀷而常得隨至而）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言人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其詳不可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

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為鼓椎也），擿擋則擊（擿擋擊鼓，否易）。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天地否泰，應德而至者也。夫天地之否泰，皆鳴而鳴者也。），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大則大和，唱小則小和，故曰和，樂而不差）。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天地應響為否泰也，應德為善，否泰惡則響惡，惡聲則惡響來，善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譬猶影響，惡聲則惡響來，善聲則善響來），故君子繩

繩乎慎其所先（君子知善惡之必報，故繩繩而戒慎之，先己以善先天地，而後天地報之也。）天地，萬物之橐也（善在先，善應在後，如天地之橐物，故曰天地之橐也。地行善報，有天地之中也）。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以先天地，故言宙合有橐天地也。），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裹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言包絡天地以為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上入天地下包絡，其上而無間，猶不可得其名，乃以山字記之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宙合包絡天地，故散之至無外、無內也），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其義不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之要，宙合之道，則此一典之品，其不可傳者，不能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功以時，不可當者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至也，故宙合之義不至也，言宙合不窮，名之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其言見樞以發口而主者也。）（樞機，喜怒所見，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曜，故曰道之在天者也。）

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

解也先生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生不約束不結

紐約束則鮮（有約束故可背而解）結紐則絕（有結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

在約束結紐（心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疎）不列地

（列地則人有向背）以為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改也改謂分別）而可

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使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為之

也（先生有為必得天時不失地利）上 餘目不明餘耳不聽（[illegible]）

（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聽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

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

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

管子卷四　十五

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乎

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

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

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

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

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

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

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

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

不為用（坦坦謂平平非有勉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

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

莫得其門（一本作沌沌乎博圜豚豚乎莫得而門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

乎若有所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

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

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

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

（焉令既順欲後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

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

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

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

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

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

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

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

以一陽兩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勿乎能穩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殘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雖尚賢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生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節有常故先王不滿也

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歆

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卷第四

管子卷第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房　玄齡　註
劉　績　補註

八觀第十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愨愿禁罰因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並為愨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閉出非之門又塞淫之塗成罪之迹不捷固如此則自然後盡欲歸罪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

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也）閉貨之門也（桑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時貨謂穀帛畜產也）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氓民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之計）不可使用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一本作方）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

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好貨，臣好利，則務農功者寡。）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亡一，故謂小凶也。）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以相救，但遺苞苴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十人而一從，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無事，是十分之三從師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稼既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之行人有損瘦瘠者也。）什三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有三，二年不解，而不遇凶年，猶不能自給，若并遇凶，則民必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

（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及君生焉雖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雖非者見為）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也）守里毋士舍（士謂里射每里當置舍使射者焉）時毋會同（時所里每謂當有會同所以結忠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者官以當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參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下上祿行賞）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謂從衆下故不務盡力也）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下論志行才能使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役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於敵國矣（人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於敵矣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害疏遠而不行於

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怠於戰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當則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而滅君之宗廟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亡之國也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一本作公道），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強（見敵之國不畏以為強也），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強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猶坐也，自然成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人奉公而行，不敢議，則不相與為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故不為苟賊之事。偷，苟也）。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之爵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三者謂法制、刑殺、爵祿也。小人之分，不得擅其用，如此，自斯之外，雖不勉強，莫不從理矣）。

連

君壹置其儀（儀謂表儀於官府也），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聞，學也）。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上之制，故親道其所聞，與遂其私欲）。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用私之人分立一法，上與官分其半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經，常也。以其所作非正，則正其人）。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臣為之，是專擅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不能如聖王）。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贅，聚也。今大臣為之聚斂下人以附己，故曰贅也。射人心者，謂以所欲中人之心而使歸己也。則人臣為之作威福，則本非君之所在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以趨欲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蠹人之賊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交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貴公以樹私恩，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各受寄也，聚徒威群蓄[illegible]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當之，君事到去之也。○[illegible]則法王官既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自附非其人，故其人為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illegible]簡孝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避虛事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illegible]交人恃之以為己之分也。舉人則以為己勞，為舉國賢，恃之以為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得仕，與共分祿也。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illegible]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illegible]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illegible]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illegible]聖王之禁也。擬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illegible]

[illegible]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illegible]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illegible]壹士以為亡資，脩田以為亡本，[illegible]則生之養私不死，[illegible]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illegible]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illegible]時言大事以動上，[illegible]遠交以踰

辟假辭以臨朝者（退交回邪以惑屬寡虛假為顧成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傳疑）隱行辟倚（倚所依也自隱其行以避人）行怪之隱辟皆邪不正也。側入迎遠（謂身而入迎枉也而迎逆）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辟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學以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眾（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其委以致眾）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身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身靜故人多求之）聖王之禁也。行僻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者惡而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令務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誠）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之養民以）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功以動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脩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辟之事也）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外言六

重令第十五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五者死必不赦此令教）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威成私則令而喜不得自宜私者）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可君繫於以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上下危殆也令出而畱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畱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罪人之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民繫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illegible]令也二者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此皆上開其隙則下得緣隙而成姦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事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業為生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稺驕也人有飢色[illegible]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稺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上以毋分役相稺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亡人皆當效死今反以毋分役相稺故謂之逆

管子卷五 十四

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諂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稺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捨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撓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illegible]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也毋上拂之事拂逆也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也毋踰等之服禮度也謹於鄉里之行悌信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令也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故也便辟得進毋

管子卷五 十五

功虛惡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奸邪執人）臣下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抱（不人一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必奪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尚制兆象有乎）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近者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

威有與兩立（立下亦有威者）兵有與分爭（諸侯出征伐者有）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者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則以）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反於上）盛則衰（月中則昃月盈則虧）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諸侯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天驕外急於內此天之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不離三器其攻即勝於二雖自有其國亦自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自毀三器不能勝攻此三者雖自有天下而亡之）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

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三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戚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骨肉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謂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illegible]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擅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劉　績補註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下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脩令者未審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脩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illegible]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得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illegible]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必成其怨可而不為殆[illegible]足而不施殆[illegible]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illegible]人主孤而毋內

則人臣黨而成群（群臣朋黨小人為友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察之）過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小赦則懼而偷不赦者非）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而慶矣）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皆恩惠不罪其過而不伐）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姦生於赦也以待赦）故曰邪莫如蚤禁之（毋使邪萌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善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求聚則難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多出）令多者其行寡（令二則煩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損翻）禁而不止則刑罰侮（莫知所禁而何非禁）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尊其令而非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

明君在上位民無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自恃為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而不作奇怪則無雜俗有常禮）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錯儀謂變易其制令）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私議分爭而不誅則自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而向其服易風俗而猶存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自為易國之成俗者言其不可畜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

輕息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者廣轉致危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而人偷惰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勝其福也］故赦者奔馬之委轡［必致蹶伏也］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痤疾可療也礦石能已疾者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詩］而王不難矣［胥相也］

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召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也］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游閑之日］財無砥滯［砥滯猶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誅］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為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

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

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謗（〔續按當依下作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無常經國無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國人有旨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甚也夫專用人者己以法其不待法甚昔危勞之其次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至此極則其可家者不欲為非善者懼而從令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續按言愛人不足用民之至能用民者及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遂為之用常無辭害上者蓋以法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擬而斧鉞不上因（不以惡有私寵受以軒冕有所許假不上有

私感安以斧鉞有所赦殘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情遁避也〔續按轉猶變轉怪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道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然后而有利然）人主失令而（後可以及物令居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自失令之故也）

失令則奪下所敬塞也已斂而劃已劃而裁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知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猶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所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同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升事尚在堂上耳而君達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入而不出此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肖為蔽於上其事遂蔽絕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滅絕侵壅由非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

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所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二者中正之不足者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中非正則傷國一也過與不及皆不中也故勇而不義傷兵勇不及於義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仁不及於法故傷正也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軍以義勝失義故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辯言而非實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倍古續按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字同故此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乃集書者稱述異聞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不

（審故曰象自得師者去）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須其通備德成不審其湿非即從而貴之並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言則軒見害故急於司命）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以富人亦可貧人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人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富貴貧賤生殺）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此人臣事君者以六者亦望於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講（君臣所以相合皆設謀操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六者是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閒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

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

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物而）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矜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封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須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謂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成而乃卑古）（則是事無貲若遇有道之時[illegible]）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脩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取義而利度）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而不能已受之）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明之君以公誠於賢以一其民人心）忠臣直進

以諭其能(忠臣以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為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臣管氏有所指也)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illegible]按李斟理)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一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稱其位)以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事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授能於有能[illegible]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其用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此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宜不廢又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illegible]無以集[illegible]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有世事)(士之家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猶專也)(也居之所專為在於因家治民務積是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illegible]道正之士[illegible])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智者即道正之士[illegible]之敵國知我[illegible])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為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illegible]誅為[illegible]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枉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一者謂質未分，至一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貴則一也。兵所謀必得，用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則未至於道，故未備於德。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之節，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且死所費者多，既貧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兵而已四禍則危為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謂大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因號令所發[illegible] 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備利器。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有計數得則明。治眾有數，自治之下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勝可知。明理而勝敵，勝敵所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宗廟定則遂男女，男女安遂則官四分，既定且實，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眾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賦斂不節。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屢侵，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賞罰不明則人無生，故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從業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尚，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言用長短

管子二卷六　十四

十五

所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烏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駕韟韜也謂其章布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宮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直情守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彼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變可否之宜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illegible]

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匿匿竭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又利故不匱之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敵乃為己用凌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深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寶以寶玉也必進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寶與衆俱入非獨也故不匱止下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寶王所以神禦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取其至盡而不可名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至[illegible]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習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十言其數已下言民不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國大勝謂[illegible]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以服人[illegible]

（不能勝所以）破大勝強一之至也（能破大勝強也）亂之不以變（計亂以變也）乘之不以詭（以乘詭詐不勝）勝之不以詐（不勝以詐）一之實也（凡皆此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號謂號令）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本原）眾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此皆我守凡彼不能知也其用眾寡若時雨之漸故若至若飄風之兵至丹利而適者其工致器也）利適器之至也（宜能撓敵）用敵教之盡也（士卒命而適用）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敵既不能用故窮）不能致器者困（以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則可以必勝（遠用兵及敵之用心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則敵國不知所備故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危之則士自修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若搏景無所執也）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不觀無計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善用兵者無形）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若亡若後而乃先今以若成也故其士之去之遠矣）

管子卷第六

管子卷第七

唐司空房玄齡註

劉績補註

大匡第十八（匡以大國君）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以為賤之傳也）賤臣知棄矣（可績按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不以小白為賢）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得立是君有意棄我不出保任子死亡也君若有疑者當保子以疾辭）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以召忽言必免之）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辭難事）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子未可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可績按此言三人如鼎足俱事一公子則齊猶能立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就事糺故知所）

小白必不能立爲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公子謂諸兒子糺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則是齊更無所用諸小白必得立矣紐叔二公子非亂小白也已以向言定齊必此二人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率遂子容人破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濟次在小白猶小中而定社稷非子而誰子爲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爭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糺今而奪爲我當致又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別本註雖許我齊國之政共受治令而立子糺不濟以死社之是生之又○續撰兄故兄字言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忠臣不生兄定齊社稷一同之政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于召忽見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

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附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后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於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

（既尽礼而諸慮又長故免于危已）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侍君而從君于爭故曰二）
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礼命（無尽）
（言絹不忠諫哀公通夫妹故曰失親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
國之怨（恃其多力扫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然（禍敗之理属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忿魯桓則遂成其禍）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忌容之然）
（昏愚之生於不義其類故曰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也又得如）
（由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
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礼

管子卷七　四

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
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
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
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
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
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
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

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
人伐（以納）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
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人殺公子糾（劫謂以兵臨魯之）
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
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
乃告公其故圖（故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傅小白將立之謀）公曰然
則可得乎鮑叔曰君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
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
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

管子卷七　五

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乎鮑叔對曰不
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
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
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無二心也則能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
也（言管仲親糾後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
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

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自先反恐註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誅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与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君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托言以說于齊君与齊同怒如此猶言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聞齊君

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也（及猶待也既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得禦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須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者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矣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明年襄公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智召忽

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言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則不乱今糾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隨召小白則不与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言是智不行不得言）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其及無智獨能圖我。續按及謂所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也友不能相交令則黨手弱故乃可圖。續按指召）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

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三子之入國十乘後令之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老臣故相從中心实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也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其從於鮑叔而吉

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二十乘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糺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糺。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糺、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糺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爵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

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作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于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因病當先賦与之蘇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而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別本註言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

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續按左傳作蔡姬蕩舟事亦不同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伐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脩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脩兵則用斂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亂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

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不義故義士不歸也 安得無危鮑叔曰
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
之征侈之 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斂 公乃遂用以勇授祿 士有勇則授之祿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
如管仲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鮑叔曰未也國
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 因政微為則亂未至亂可待
君自及也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
者 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 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
而刎頸者不絕 裚謂裂刎斷之也 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
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 貪人自殘非未
能自為害也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
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 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至
故可患也 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 貪人自相殘傷吾何能惜之 公
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 謂國相近也
於是其救宋也疾 疾謂先諸侯至 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
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
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
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

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什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萬 同甲謂完堅齊等 車五千乘謂管仲曰
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
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 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
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
兵 欲以齊國服諸侯而數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 內失吾眾 謂數搖動則失眾
而散 諸侯設備 數見侵伐故設備 吾人設詐 力不足則以詐之 國欲
無危得已乎 積設言天下兵多齊一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未作
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
界而為之關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無復侵魯
謂魯請從服于齊侯其求比於齊之關內 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
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
已 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 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
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
忌怨也諸侯數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君魯弱於君諸
侯又加貪於君 若果弱魯君又以貪名加君 後有事小國彌堅大
國設備 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 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果
與之遇莊公自懷劍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何 胡

曹劌之為人也（劌音抹，一作沫，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揕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已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戮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

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脩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也，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也）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將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詐則不信於民。夫

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然（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若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也）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邑）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

於虛（虛地名，詩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遠矣，不當封也）今君逃封亡國，國盡若何（亡國之事盡於封，國其君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實，安得有其名（既有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子有其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致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事訖已，行上）管

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請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礼），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以大國言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謂列士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於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謂自齊西之國，與此文相變，土亦國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危且以利相傳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謂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故所樂者有初而不能久也；使游於衛者，巧詐而樂動，使之游，令歸於齊，則不能久而其情可知）；魯邑之教，好迹而訓於禮（謂魯好進退，於禮既訓，以學飾禮，故始作公子開方游於人國），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根，謂多積根，小臣作公子開而知礼好恭）。

（而辭，謂使游於魯，疑一人根乃礼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小臣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小侯畏輕，故服；大侯以所以附二國，大侯游三），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致者，使卒先戍緣陵，故緣陵有狄難，故狄之），戰於後，故敗狄（戰於後，故敗狄，其甲與貨），其甲與貨，小侯受之（謂財與狄所得車甲）。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大侯近齊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也）。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也），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自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救齊伐狄，敬天命）。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罰者以告齊齊當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謂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於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

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邑後以封管仲也）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其竭至言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師未至而吳人聞之而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謂於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

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言齊之諸侯皆請齊徵發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以兵有所征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施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增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為旱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

國子為李（李獄官也使授李理國）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事脩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還之有司當令一人與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以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可續給一宿之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自至國八契則二百里之郊地也）五六百里此國之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費義數而不當）

欽（平秦君欽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
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情）三大夫既已選舉
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於君
（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得卒年終）
（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吾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
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
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則淫泆）之
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遺情務挾最華句照上要不事下交謂以貴者人繞）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謂俠友居下也照交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土）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
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
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
遠老治危（危險也傾）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
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州里稱之用此人者吏進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賞有過不罰吏不能進則為廉）
（已放不違廉違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用之其人善則）
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可續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吏奉善者（後有善者而奉不必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

然也君吏以賞罰相與已不孝則廉考其意而罰
之至於人不務其賢而吏奉者赦有善過賞罰其
者以其出於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
稱見也
（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
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者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上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
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者偽）
（者非以卒解易是則以直清易祿也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房玄齡註

劉績補註

中匡第十九　内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後之。（後白也，以賓客之費太素，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賢，常以供賓之義為急，乃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說者，出必為之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為貨。（破木成器，則貴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器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令出一盾；戟，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軍事而以私論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治[illegible]是於外之不義可以惡也）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力能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中父者，尊老有德之称，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叙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illegible]而又柴蓋之，欲以新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

食仲父寡人自以為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若）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中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將）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

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萃（謂三王失道非一朝一夕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夫斷事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心長）（謂思慮遠也長德謂思施廣也）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illegible]）

（[illegible]）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苛（謂不苛）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謂菀濁謂積蓄不絜清者也困滯謂廢氣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行行而進下期來而與而人以此自得名教世也）此為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以行事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大夫）魯君之謀臣也彼知吾

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
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戮以徇羣臣也）魯君
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才故授以國政）
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
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
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
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
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

管子八卷　五

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
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
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
在狄在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國
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之而授其屍　績按授一作殺）魯君曰諾
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殺以徇齊也）殺之
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之願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
僇魯也（戮之以誅羣臣）君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古…想）
（吾戕）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上云績按一作非弊邑之所情也）使臣不能受

命（一作敢）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
（柙押檻也）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
（言多所容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因相公
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
魯以戰（戰能）使魯敗（與魯師戰齊克魯敗也）功足以得天與
失天其人事一也（魯為大天至於人事一也）（管仲本因是其功也故小白今能得天於魯而…）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因管仲以予
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事無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

管子二卷八　六

勞其君（必勞管仲以成其功）願（願以顯其君也）以顯其功衆（本敗魯勤而以顯其君定齊之功衆如此）必予之（與之言其鮑叔知齊之無他必為眾所許與故勤管仲使其君驕則國必歸管仲之功）有德（有德也）力死（假令管仲但一力死）
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時之事本可加況不謀之功何取善如齊之是而言生全齊將得功猶可加也　今績按言常人為君恒得仲者生則得魯之功無力以死為加焉者功猶可責也）
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功前賢德以為君謂使恒公思前之智能及此　按貳君即鮑叔之智）
（本一於安）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知必不失也）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除其凶邪之氣）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一本作詘號○續按[illegible]）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公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死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出感恩不朽凡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獘（游車獘然後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可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續按迹齊語作績）合群國（○續按國語作寶）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設其人有道者為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比綴書之前後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旄謂頭項之人或不能從其教者以漸糞除也）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糞其顛而除之○續按[illegible]）

（[illegible]）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矣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續按此言士之鄉）市立三鄉（○續按此言商之鄉）工立三族（○續按此言工之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illegible]）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illegible]）文政聽鄉（○續按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illegible]）

為鄉鄉有鄉師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復一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聽鄉邑則三鄉下鄉為連連有帥十連七守但國語以連為縣耳後云五鄉以崇也遠五屬以屬武則國語正政政收政皆政聽之也）各保而聽（各鄉各屬自保之聽）毋有淫泆者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閒燕則士慮謀議盡）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市井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萃州之共群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暮從事於此（旦暮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異事也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謂田器也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註皆非續按當作權節其用是也）比耒耜耞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以小於耜耒柄人犂之以）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去其槁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覆種也均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稽也刈鎌也耨鉏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稅脫也脫其衣以就功便事而首費）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列之）首戴苧蒲（苧莎也蒲以為笠）身服襏襫（襏襫謂蓑也任苦著者也續按音）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朴質而野不為姦慝）其秀材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秀才之人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有司見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戚近之）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續按計制疑作斷器）斷器尚完利（器貴於完利斲為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賢能相高知事之事）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視效）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續按輅一作路）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續按時齊語作賈）相陳以知賈（相與陳說知物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美惡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業而不移也）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舊則民不偷惰）（續按政齊語作征旅字誤）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續按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續按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

脩公族家脩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以事相連以祿相及則人習相親也）故舊罪脩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使而可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舉財不貴長工不費）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勞上之則民勸而知之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眾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續按嚴齊語作業）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予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於田獵故曰政有所寓）

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五鄉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則知耐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故作正字）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以相見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

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國五鄉一每歲報政於君）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合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校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受之官而役之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續按作慎）端愨以待時使（以慈善待時待可用之明而使之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言當有事驗）廼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功驗召而與坐更省相其質体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其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相也○續按齋語作可之而投之鼓之以閨家之患而不疾則洵乃疲之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鄉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附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士既畢二大夫如前退脩於鄉總花朝爰不言鄉退而修連○續按即齊一連為鄉連退而修里○續按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續按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續按即前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於德義有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家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九罷士息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士出妻所謂士也固極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忠故逐於外也女三出嫁入於舂穀二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脩政則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服政

於吾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續按齊語作縣下同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續按前作率下同卒退而脩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定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君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續按齊語作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有謂從坐者分其罪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二月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續按正直爲惡之正言罪五刑本無所坐罪抑訟以春秋者爲之正先已三禁之不從於獄不直則入束矢以禁其證齊語作索訟者二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戈劒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鉏類也鋸欘钁類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所以諫正君者）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官也）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以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續按齊作季友）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察動之令得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攻之（以攻止也○續按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則政乃攻字誤）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柰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覜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續按齊語作棠潛）使海於有蔽（或謂水實敎令泄於海使有蔽盡也）渠弭於有陼（復敎之穿渠陼亘於川流）網山於有牢（因敎之成之必立）

（以山以爲網紀爲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續按齊語作漆）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網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蔽渠弥於有陼網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至南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續按齊語作紀酅）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同淫○續按）亂不服於

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之半也），存魯蔡陵（蔡陵，魯邑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以為宋鄭之固，又據宋鄭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方地，謂方城之地。守方城之後，即所謂方城者也。亦作方續，按地乃城），望汶山（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貢為事於周室，即所謂苞茅絲者也），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故歸胙於齊），荊州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西河門），方舟設泭（方，並也。續按泭作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卑耳之貉、秦夏，皆國名。續按拘作豹），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功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載書，謂要盟之書載於策也），以誓要于上下薦神（神謂上下之神也。又以其社稷之神為誓），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會甲於壘不解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服，矢衣也。無弓無矢，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文武，祭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君命臣無下拜，是君不君也；臣承命而不拜，是臣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䑐、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國號也），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仲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其祭享不歆），守龜不兆（國之守龜以卜，不兆，言不告吉凶也），握粟而筮者屢中（握粟以卜，筮短龜長，是者不告而短者告），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鳳皇之文，先德義而後日昌，乃可以日明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山海經載云：乘黃，狐身。）（故祥兆出若漢之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曰：出見客。天下咸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

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國絶無後（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滛（滛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滛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以

散亡故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匹（謂在官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續按義形作縷帛鹿皮報則縷乃纓字誤齊語作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个註謂奉籍所以籍王之事也縷纂以纓織不用幕緜取易供也纂織文也个枚也亦不甚通）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攟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攟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

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與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續按齊語作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征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續按齊語作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續按勸齊語作權）教之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女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所謂乘車之會朔服齊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事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禮）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

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大國不長戚事如臣僕也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於緒天下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

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優游不斷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言可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忕忕習也言多苛習猶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結人之交可謂大臣作傳於教而又巧於辭下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皆作辭給者細也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直執俗周便游則又得其歡心上工人作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

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君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房玄齡註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劉績補註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閒，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其言，寡人有所歸鄉。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

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擅專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是發政者也凡欲發書也其而令定也因解宜而令文也有吏之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使稅者百一鍾下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設不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記其名籍而已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

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摩也自專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諾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榬振也所以縣鍾磬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鍾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出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已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彊者…是分於殊令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

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其雄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雎汴也東山之西水不得東流水深滅埦埦以觸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愛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逆也若不報善之是逆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止

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堤無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水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緯百代而與鄭還者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遷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其教化移風俗

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匡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兼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則戮其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豐其國者謂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國者王也）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群物之所不違若彼德乎我共彼道乎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險危亂上而王[illegible]之常也非暴[illegible]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為霸王）

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冥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在而國小弱必事鄰因以為安故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因鄰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積勞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乎（我有征伐之事大勝不多襲遂之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也）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不當舉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國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

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以求前四事故[illegible]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此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經[illegible]以以有天下之衆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

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延用天下之財於我與以威罰更可以明威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illegible]）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illegible]）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讒懲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因天下所敵亡之則明王之伐而亡[illegible]處）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

之會也（謂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謂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忠多時咸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燭失事微不）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說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故壽也）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舉重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獨斷可以自當而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事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水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illegible]）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illegible]）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illegible]有桀紂之暴則湯武之功[illegible]）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

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利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未小則難崩也）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者為先之有關中河內也有歸）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眾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強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盡如此故為天下所戴也）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為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數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亡能救天下之功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己獨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不）國非其國也（牢固謂御之備也守）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政大故從其職）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故大政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則亂故復弱也）眾而不理者復寡（眾而不理則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

重而陵節者復輕(重而陵節則復輕也)，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三守謂明、賢、耕。既失一，是謂而非)，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滿而功狀也)，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少故)，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強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強國眾，先舉者為所因，故危)；強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嘗為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未讓賢)，賢不齒，擇眾(雖新為美無優劣齒，又非是眾而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天下之利而無得位之字也)。是以王之形大也(未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令發心合)，施爵祿用地道(爭地而道)，舉大事用天心(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伐其太過也)。四

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土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兵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師伐之以其兵)，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以德綏之)，文武具滿德也(文武以數，其功德可滿)。

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節謂節制合入安其法)，其失之也以離強(離強勢)。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言東夷攻東夷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帝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為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與不得)。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則為大亂)。人眾而不親，非其人也(人眾不親，無以為人)。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而欲求富)，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欲王，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不與，故孤)。夫上夾而下苴(上夾下苴，為上下所苞)，國小

而都大者危（凡二者皆有敗亡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兩者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兩聽之）堯舜之人君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致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所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強重有盛國之盈盛盡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進而息故因其衰勢之勢大者小之強者弱之重者輕之）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謂時衆國衆多同國雖強可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強國少則必戰合衆小以攻強大長中如此者可以圖王）強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至今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也）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伐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貴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吾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此亦然）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大全）夫舉國而失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倒錯）謀易而禍反（謀易敗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理也）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強）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赦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

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其威權能動移所惡而實少爲人所歸附如此則強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其強在後世者王而已不能王也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此破一國不能令其強在鄰國者亡而已不能王也後世知王者得王之也而者得亡之也

問第二十四謂爲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有所問之事必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所帥其士所爲者皆人所戴知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刑當其罪則易交也所以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今不遺故老則君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今謂因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幸因難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

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芳臣成政自小始爲政以小先小後微而書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之死事有數謂死王事之子孫也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稍有之所以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謂其妻餘廩給其餘食廩米粟之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知其材之所堪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數知其賢愚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究而有常科當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故知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

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言都邑有常斷今指其事而不行當將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事人爲有知其數當有所賑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四方爲事者也問有知其不當棄之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主營以致養有所設也宦者謂其久不能自存所養之數欲有所養除也良家全活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食者有所稍息也圈問而食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當有所收恤而從昆弟以求養者幾何家以貧從昆弟以求養者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者邑

今入餘幾何人謂收入其親養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理其吏忠此事當惡何事不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貸於大夫貰者有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幾人乃疑自行文書身任士自輔以家臣自代分其勢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卿游餘蓋要若事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

幾何人群臣自有俸祿乃在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也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士業乃事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教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金錢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鐵銀山決瀆可決而已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所害者何物也曰績撥扮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紡績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能作直開口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拍軶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急難使者以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財能利軍居處則可脩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什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可征者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

人大夫疏器疏謂疏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車上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張者衣夾鋏鋏兩刃也夾鋏殺也衣鉤弦之造以鉤挽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強者其厲何若其淬用細何厲可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脩務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所貯庫而為備者也謂其所經日月可起用若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有防嚴可之以重狀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以

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大職務兵在而日施而來之以為
行伍常慎而所令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
帶舉之統閱當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時陝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若皆
者皆舉之知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蒭草之類者出入
其牽之以數也
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
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必察知之
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必須處藏雨不致敗
閭故有藏處當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
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全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直既後曰前後嘗曰于曰有先後

十二

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禍也合於時義紀
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
數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勤且選人者其問以何事問執官
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凡官之在其位者問其年數執事所官位及
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之生
利者也何物也謂封事以表之事可以益人者所以足益何問知之
脩牆閉絕通道阨闗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
也牆閉所以有門閭以絕通道有所阨塞窮深防溝為地守者所以塞絕
防戍守也口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言制地之時君為此故言曰決也以為下
德故為首曰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臣之禮也父子之親覆載高下地
上之親承父也子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四極之官府謂四下之地非己國也
強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自此四極而謂
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具取國之地而取之地故曰山不登天不入每材具而市者天地之
具也天地之材市不可得而交易故得於市而交易之而得之也而萬人之所和
而利也市和國人各得其利正是道也言市之道理正合民荒
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故使盡地理荒之人無苛自得其然但齋一
國而保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若自

以交既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亂普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也
隧也謂陬隧之謂出入國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
也征於市明道以重告之當重明之道路而告之入之萬
勿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謂征行於市商車勿征於市者也所
車勿索徒負勿入徒負貨令入其關
人以來遠人十六道同身外事
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其身皆有其真偽之外事
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視其色是非是其事稽其德
以觀其外既知其德以觀其外
以須是正其事以察其德也以觀其外以知其名以觀其外則無

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

蓋非同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嘉人所以不惑凡此掌行

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遵人

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

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外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

曰行又令守法之官曰行邊部與閼塞度必明失經常其速行之時必明其制度

其得失於經賞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

管子卷第十

唐司空房玄齡注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房玄齡註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劉績補註

戒第二十六戒附以陳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有附游

銷軸之轉我射石丶續按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

辯朝附之懼也但以之為景公景子未知盤提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

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放司馬正令之言先王之游公夫達其意故問管仲管

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原察也農事不修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為西成

尚有不定者耑油之而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成功亡

費糧食必亡山若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

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其謂

注可室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

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

而富者生也生全則万方歸湊生及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

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方其以尊其生

（禁以尊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道而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illegible]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為事為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illegible]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者。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備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無令邪行違言），靜然定生，聖也（知動靜則生聖）。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君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君而道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者而不致政，貪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利之謂）。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有道德之為物，有名[illegible]）。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可驕之者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不動不疾（德必異故不疾而），物而不相告而知（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為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萬物化，云運動不已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下，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為物莫不得也。情得是也。一本作万）。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交寡而親多）。寡交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illegible]）。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illegible]）。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倚於其身，心異行奇，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交之慶）。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不言），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也，既[illegible]）。桓公明日弋在廡，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遠弓脫釬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illegible]）。桓公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昔制地之時君以為世／言故言曰法如以為）故曰地德為首
君臣之禮（也有高下尊卑之禮也）父子之親（覆高地下／下地）
上承父子之也　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
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自官府已下非地則也）
無所容居　具取之地（凡此皆國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材
具也（求天下之材不於山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材具）而萬人之所和
而利也（和潤安易也万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工合意之理）民荒
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故理荒人無苛實一但使民盡地之職自然齊一）
而保因也　各主異位毋使絕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昔）

管子卷一

以下其任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此則九軍之親也／文關舉發其德如
關者諸侯之陬
隧也（之謂道隔隔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財而入之）萬人之道行
也（謂出入因）明道以重告之（吉時道路之令再重而吉之）征於關者
勿征於市（征於關行商也）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以市征坐賈）虛
車勿索（既索羅車其煩優）徒負勿入（往既關征勿令入其）以來
人（以關來遠人如此可）十六道同身外事（凡有十六道此令從令）
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真偽當聽其名）
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名又須是非）
以觀其外則無（又須足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吏得）
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吏抑而不通事紀七日者則囚）
囚（績接出疑士字嚴）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
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
過無罪（有善則予其賞有過則賞過能亦不罪也。不續予其罰蓋以他罔按縣吏進諸侯士）
不違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分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
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始之允當無有可行如此者舉善之）
上　從政治為次（謂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為
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

管子卷十一　五一

又教之知道不耕告發難有起而訟者其不察不為發敢此又其次也　勸國家得之
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及多發起訟驕行此
二人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
則衆從深　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交有少長則尊禮絕）為上舉
全以三為上　得二為次（得三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兄）
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貴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
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
孝義　凡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
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

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急刑焉如此而又近色[謂好色]而遠有德[諫賢]雖鴻鵠之有羽翼濟大水之有邑也其將若君何[不驛羽翼盛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行變譯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蹵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矣人患飢則上薄斂而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不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於因之法令章矣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拔別而用之也]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如君能如此則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臣言必君用之乃成教故君之教也]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刑者無即刑之必三宥而後斷罪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而已矣]關幾而不征市正而不布

管子卷十　六

[布謂錢也即不必分稅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祭魚然後入梁澤祭獸然後入山林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多萬以為成封可用煮成者也其處既多驥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者而已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楚城名為附其下以得其附也]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取其種布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子諸婦內官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乘盍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及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嬪宮之中未嘗出與人相持而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

管子卷十　七

更容不審耶言中國所識婦織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識言此者既據於人事不當訪以事既蓋託不知以毋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思其不審之事以續捋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識區衰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竟者或布不審致諸之道邪皆註非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也合聖人之言也慇今君行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

管子卷十　八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甚太也言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人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賢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也且朋之為人也居處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

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賢行[illegible]其大而且易親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下設而知政所謂於寄有所不知故合於天地之無不容民故所大仁小其有乎也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問已乎[illegible]惜而問也未止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所短絕之擇然人必遇其所令吾所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屈其直也以賓胥無之為人也好

管子卷十　九

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寧戚善於農殖貪於積衆不化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不能尚默凡此四子皆務其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將隨己早亡不得文理齊政故哀朋也以先知其然夷吾所以對重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伏楚豈為齊用而死乎也君必歸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無時不爭為臣而齊能有之

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師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illegible]救則不可救此二國彼不臣則構怨矣[illegible]亂自此始也[illegible]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若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物矣[illegible]國家也[illegible]不當使必須去之也[illegible]

嚙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嚙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所願在[illegible]君必去之[illegible]其意必得齊國[illegible]所望也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四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illegible]濫車之水其水深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illegible]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illegible]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illegible]必盡知之[illegible]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藏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illegible]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先宿定也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illegible]

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隨其所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上教令使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參連之所遍歷）偏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之出自參於死患也）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

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者去亡必外依他鄰國）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群臣朋黨則狗其私欲篡常是生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

亂矣（無刑禁邪故國必亂）故凡用之兵計三驚當一至（謂驚）三至當一軍（師至三則可當一軍）三軍當一戰（三軍之可成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則十年之蓄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戰費頗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窮力竭財殫士者必攻之師未攻先已自拔凡此者非善計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小征謂暴國大臣謂匡正天下）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者也）

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眾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甲者俴單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雖眾人同與短兵不能應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器也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戰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其器既成一出國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體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者當先爭而為天下事聖人賢士不為

愛尊爵有至人則加之以尊爵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者則加之以官也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由前行多修故死後多名其前行多修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修故甲子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五百里侯國之衆有與衆而古者已諸侯閒知千里之外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謂一堵之牆或十人之聚主者尤可以不徧知故閒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下

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散金以閒候之也或散金以聰明察之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言不用溝壘但以耳目明察則所識遠兵不呼儌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儌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偏之衆等也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守固所以攻堅之名乘瑕則神瑕謂虛隙之處乘虛攻之故若神既驗也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以攻其堅故堅者能令瑕屠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鐵言其利也則刃游閒也刃游於骨閒故不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天道行則兵者從不足

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反天道人事荒亂之政故以十人可破百人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器不足備而不行故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知先觀敵而後以爭者城池完則彼亦有備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以不先知故可去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續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能道

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非其道而未必為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以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君在家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於官外則為越職也）若言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

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不道也人心有疑而君不能正故其不令為多家而不通）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表謂以木為揮有困告示也既使峯於表又令此）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是以飾官下化者明君也（之是不言也故以見人不知之類也）（象法也謂能本顯而主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言相希準以為法也）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家表所以參驗曲直）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群吏之官用若督靳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謂檢束百姓之官）

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論其罪去不撓法罰既必信君）行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合體莫不致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謂限也程謂每事擬律佳也律行事也）論法辟（辟謂刑也文謂文劾）衡權升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劾謂法由已出不從其形也已當應事以為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得獨善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不得為皆有罪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非雖有豫白不得為敗也以法持之故言）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教不能成律不得逃既喜思）（謂因人嗇夫之業乘吏嗇夫之事度以法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者自不應賞故善者不敢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罰人不自怠者或而不敢生疾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黃王德之殺有常不罰輕而生故皆不違其理則不遺其親）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不易其貞）人有常禮（通氣澤改其體）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尊君以不匹臣）兼而一之人君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綜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更下審更相序次）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臨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戒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

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体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体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居者以德蔭人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必設教也）布政有均（口續接指居食足）則國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待祿人賊致死以立功必徒待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既分明則人於道一心也）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丁令伺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最貴也）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臣以盡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盡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役畫之民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安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事明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身害）下之事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臣戒故有司不任也）奪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常上供從君之命令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續按此言臣奪君威）（其專令）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制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体（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体）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人君也）身善人役也（以身善則）

故君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也○案身賢則智過故不公人也○綽按君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身善君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職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綽按此言君身善之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續按此言君不身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辯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言○綰按君不言智能聰明以此乃臣下之職收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者君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事之士）

（也○綽按諸生之職大言治亂所從起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主身正無求而已）是以下及上事謂之矯（以反上頂也矯下）

（下事則僭不餘而實不是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上謂下干上攝勝君也）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逆悖）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設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

得積無乎（既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漸也故言姦心豈非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者食之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得君之寵又因大臣之助以行其外援則何為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橫謂糺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職曰五橫也〕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位主〔德也〕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衣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習而為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不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准字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皆衆從順從正而有獨逆獨辟者衆皆所正者所發也〕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不敢專而歸於天子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縣象魏一作王省此是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待令

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〇績按此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常具以給之〔謂衆官之法相當具之以給之〕相總要者〔相總衆官之要者〕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謀疑〔量實宜其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明府謂百吏之法〕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不給〔言不淫其上役而供其上役〕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生人之所生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言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也〕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應〕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

以生財（謂以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以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以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天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而除之也亦順）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冶埴之由君者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心財不能供…）

將殺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於理然而嚴威不能振起）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或有聲而無實或有實而無聲）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必賞）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罰當其過…）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之欲而罰之…）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臣之事而不自事獨立無過之地…）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一一別而聽之…）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謂眾所同聚也）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心為一體…）然則民便不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

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天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

管子卷第十一

房玄齡註

劉　績補註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若禽獸之處以群而居力强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夫人之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入義而順理之怪則無姦辟之事始見於人心則無入不道矣○續按反復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所反道故正其善惡之物處其皆處之違則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續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所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礼故因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礼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賞而不已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續按言明不改賞罰但當教可使民居固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使用多故不給）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下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屬之者也。（礼行則論親也）是故屬之以八政，（八政謂其[illegible]之入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物所包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節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君至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摇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上此自然之勢黔人懷德而求良戚不去者也）故得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一欸之賦，盡可知也。（丈人或令出錢帛也○續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謂之視所故桑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淡九旅也當其罪故不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子，若一家，（墳然則雖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礼義明故）之實義禮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矣）

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失人則不知附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爭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義侵理則不明故有功者放逐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

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謂凌駕於君騰至則讙譁故敗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即上之四

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赦恩宥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亦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遏走也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遏止之言能止淫佚別男女之淫辟通亂今能隔喧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己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己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二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之則絲欲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和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主於勤也剛徹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罪獄故曰阿而取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夫執法以牧其群臣群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命上之役也上即之君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

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辨其根報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索分辨得其根而止之也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周以通以正又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奴無人主逆行請謁謂所請既沈疑之得民者從外資存沈為夫居者也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子駈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戒者常伺君之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僻

不能意其食佞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之佞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大臣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賢按言刑罰不加於近侍攻侵財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不明守法物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居左右之臣之左右也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左右之人謂臣主之參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謂之不肖實不肖為之矣故曰易矣不肖之也黨於下緩成黨作為而朋易矣不肖而可以為財非當於下陳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又即於下以為勞。上緩援有主兼上下以環其私上下之擅君之利下則用物統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爵勢不肖者收爵而加不能加也。知謂爵財力之人上危矣貢而有定制不加於人矣中入臣皆閉上謂下以全其敎是人主之爵制不加者扶而危矣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貴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妖妄之言外以衆女此者欲脅其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出行者掩之君令而不出者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天道人情若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於行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始謀慮而憂患者乃得行事令人為之而不自與此謂君也。親其事者不規其道即下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有謂慮之患無別上慮而不勞也則禮智定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勞身以從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其戰以刑役心刑法續援以君自上心以出法言也此物之理也役用其明力乃從其形明字自非下類言以形從心自下俱非心道進退心不則進退可而刑道滔趕滔謂老也趕謂法也進退者主制有當不故有令或也君心為制進退所以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事必有方

圓也
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運而無礙則通通者必易
故和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
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而和則和也臣以御信臣則守節則上下
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
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
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或形於內則容貌動
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
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旣不失於人必不妄知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
退而脩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以脩己而責知此者反其本也所求
管子卷十一　七
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脩德進者故德行立之也所求於
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少者必寬敍故人輕於給也故人君者上
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
要天時務全人方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於下地故發地利足
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
者所謂輔佐者得其宜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下匡之
主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
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
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事流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

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
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爲然
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旣食於道力邪忌之人後無所立生
故国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不明則無所食也義審
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則上無危国旣明倫獨此礼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伏罪而惡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
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
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
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出之決之則
管子卷十一　八
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決之則君子
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
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
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民而成体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
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
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
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
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
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

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而諸臣子弟無宦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續按威乃成字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寵子不令逐而發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驩之疑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尊須行之禮也。續按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得義故禮愛陰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弟嫡子也註害非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冒之章表旌識註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閒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知故讒人無所施人作故也矣

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五相德而周然之舉勞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得其德兩兼勞法參驗於此也者參驗德而明信之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奉用之既用之尊勞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諗言君明知矣必從諫如故無諫死之患也而眾立者無讎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慝也是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得用之不爭官以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必賞用之故人不以稍生為幸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不分別也。續按四者即上四亂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之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有閒之援不絕以臣下陰為要結其附謀者相剝失援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

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人謂宮吏之偽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分言嫉妬所以分亂兄弟亂曰倫黨偏黨相比也大臣亂曰稱述而各稱述其己德之長不相諫則私生中民亂曰讋諱謂以智詐讋恐賢則私也諱小民亂曰財匱財匱則貧重則亂故財匱生薄財義不供則薄也息苦讋諱生慢慢不重恐此薄以貧其兩侈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發亂故生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嫡庶之為稽妻之妬不正者之黨參正取其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用順

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矣審天時天時各有所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淫謂文刻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撫物者皆令得適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稽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伍以徵謂得其守數下其什伍各以徵發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以罪謂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也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訓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受之以官有年矣則奉其功過而功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謂取其德又度其德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而考之或使之往眾以立風化其材能也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其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審而改之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示所丹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雖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則民必知而名之來有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知必知不可以逃以為不善。此為句言人之觀我甚明可遁逃以為不善也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以矣則己之善惡彰矣故不復問家則左右亦定者善推其過而飾其訴也故先王畏民民之畏者必定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服行善持多使之言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居雖然善持名即是去人違可稱故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全其形目也者所以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猶見其逆為功用莫大為故最為利也遂王人之王清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聲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美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我託惡名

謂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撲於本江王人託之而可行惡故好我託之所行官可惡又安能是名招來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人託我氣不能身去不謂美全之名況知惡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翁毛人外見其怨亦不得其美名乎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欲往去惡以事於人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人君賤內無善之人更有不德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外皆各也無美各惡有餘忌見忌人之所本注是以長者斷其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虛也短也長滿者人所惡故或斷之或續之虛短人之所好故或續之

実之安可續彼所説死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
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
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則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終後治身
節故口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
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脩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
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
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
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

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懼聲以感耳以人
惡身罷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怠非之矣懼氣以感目人以怒氣已日見而惡
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
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轂可得中也
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轂謂射質獲皮者也
感謂宗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
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
君人君內外盡善之於人也管子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遇也遇迎也謂用此恭遜以相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

失於人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身為不遜得禍不得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
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愛恭遜敬愛是以理天下更不損益也
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終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繞可是耳亦不損損也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
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
辱恭遜敬愛身之澤也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
之民可使而化之愛夷貉之行兇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復生愛審去
之身雖兄弟父母可使而化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苟去恭遜敬愛

化之可令其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利遜愛恭敬愛无之則惡
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无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
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故此
王曰道道者貴依變化也如此之道而已矣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
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
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
謁謂有所吉之也雖然君猶不能也恐其不從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
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
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

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宮喜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如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長不得長掩蹈上三士皆務虛為蓋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矣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能必將改變本情末有能終為患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變其不忠也桓公曰善管仲死已

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也巫專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於使然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閔故以管仲為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以社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下衛之矣食將不得矣作亂然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長遠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髮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門用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壽者而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盡在君所矣，君乎有辱令（言能不能已皆知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贍恤之令具大語也）。固大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貣，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家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當受之以為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今又於美道備而行之何可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析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繪（繢胡對切）緣繢，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身手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不夜（言其昏暗之甚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舍德意為生不料號屬故無朝處也），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成者昧其性不分善惡也），眾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諂優，繁其鍾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遊也），獠獵畢弋，暴遏諸父（其所接遇諸父唯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法式之政既以無常至於刑罰則嚴酷烈矣），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攻伐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

家備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為國家及其賢又奇備之也。續按別本並作己之能）（發揮於賊事）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

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

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

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

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續按）

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

則臣服之。（服，任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

十九

語我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

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

以進漸自已（執佳寵以進於君寺竊固位無求於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

知退）假寵鬻貴（俶固也固君之寵必能習其貴也）尊其貨賄，卑其爵位（不令入未必能貴其爵位但事其貨賄而已矣）進曰輔，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己）

（能為輔拂逆而私誡則曰君工可補）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入不肯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

不仁群處，以攻賢者（小人附比者君子故其擇）（憂常有陷是之見）見賢若貴（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歌見利若求貨然）見賤若

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蔑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

善人，唯其所事（入者此而親己則事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

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其見人爭則怒令鬪無孫爭之心）唯趣人詔（人有）

（制命不問可不引而順之言其撫從。猶撫詔一本作說）湛湎於酒，行義不從

（後也）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

之政（主猶奪政況於死後手）保貴寵矜（帽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

士（善士則迂而損弃之）捕援貨人（則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

等，出則黨騎（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周而同乘而爭至世出也黨騎並）貨賄相

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利狃適）

（於君也也矣）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二十

正言第三十四（亡）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終

房玄齡　註

劉績　補註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績按此篇多錯脫誤不可讀）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薄故不同也）可與政誅（古今雖不同古然可為政誅具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時也（俈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居在下其器居此宗宮非有也人之道備古而足同也）山不用而童瞖澤不獘而養足（山無木曰童澤獘竭也）紂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天下于有時而強其曰哀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足求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雖得公卿之位人不理其事故曰以一）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踦屨使把罪者可令着一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之績按不具踦首寄物體）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刑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過也而考之罪者亦從而考之罪其事以為其罪當也罪定者斷足罪之）地重人戴毀敝而養不足事（然人尚不服其罪況人不時救也）

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理既重人之生以為不足……）是以下名而上也（名下不任有……）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本其之能於富……）大昏也博夜也（人夜謂之大昏……）

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異化其理君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者君王……）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異化故事君以為重……）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米人之本……）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神也）故曰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言君不貴智推務而藏之則鰥寡獨老……）

政少戲孰急 攻者立法以齊勿教者教 謗以感心用一心何先也 管子曰夫子
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
之悲 標高舉貌秋雲慘有悴之容高置遠人能 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窅然若謞之
靜 藹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亦降及人之體和順而知順鏘有謞亦皆降 言教者舍之溫辭而感人之意若動水則自然 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 能教者若夏雲之順人意則從人教若動水也自然使人思之 備之則其善心之始必 二者其善心亦若人之始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

者不肖者化焉 教者所若秋雲始見而天下皆化又君 子之近而爲事之則天下化人從則王乎 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 不肖者死不仁以求待敬愛而使若尊其君若樊 衆而以求待愛而使若尊樊神山祭之 賢者少不肖者
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 則與不肖不教而使之不得不化也 今夫政
則少則 故賢者從則人用所犯則少故從則爲 若夫成形之徵者也 可以知其微兆者太平之斷以太平之先兆也 今
去則少人使可乎 故多則貧富之中曰富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 曰甚富不可使 甚富則驕故不可使
甚貧不知恥 甚貧則不知恥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

水不流無源則遬竭 雲平而雲不甚無委雲雨則遬
已 雲少而雨不足又無委雲以爲物之潤但所流及 政平而無威則不行 政不偏所無威則不行其親愛流所以湣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 不親理其用爲有怨謂左用者不親之有益譬亦用中 上短下
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用之不以度如此則使下長短者以其度不稱則危本
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 言謂不以次祀先祖犯詛渝盟傷人之言
敬祖禰尊始也 祖禰始也 齊
約之信論行 尊敬約信論行也 此尊天地之理所以
論威也 君所以論天地之理以爲政者所以成其威也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薄德之君所行但積府囊而已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者也可以王乎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政者以此可以王也
請問用之若何 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
可以殖 明天地之理然後功名可以殖也 辨於地利而民
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成 君親
好事 謂好事也 強以立斷 以斷是其 仁以好任 以所任
人君壽以政年 君以壽年之所以四時爲政也 百姓不夭厲

疾也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大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具而富力令可用也矣）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以王）俱賢若何（闕之）曰忽然易卿而移（致不肖仁矣）忽然易事而（去故求新）變而足以成名（故變作名已）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能慈愛以勉種故人言之而已）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者應天順人者也待感而後動所謂也故與時俱長也）

故日月之明（所謂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君風雨不失時故則也以風雨時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之貴）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能諭人之良故曰不有上事而又說遐）

天地之化非天子之事此民變而不能變是棁之傳革（棁杖也革皮也棁之革）有革而民信（附華則外華而內不華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華故可不華而不服之華也則人取之以盡其性君之心）

死（人窮言在信不主也化可以服人則矣）不能華不可服諸侯死化（謂夫通之以盡其性不化則死也）

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而弊者）弊也者家也（言以國家之弊）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則人所重也當華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故來獵）用功之君上金玉幣（上用金玉為幣）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

於田宅（有田宅然後有兵甲之賦可以）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

飲食者也後食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欲之於然後可用也必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太古之時不足而能用之於傷心）傷心者不可以致力（謂奢侈而有餘則傷心矣而不致功）

故嘗致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謂富者之奢侈至樂而雕卵而瀹之至雕橑而爨之也富者所新也）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來而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靡所以得貧者以成之為此生也）此百姓之怠生

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作業以為生者既為富者所急則能自為之亦以為之也）為之畜化用（此能以富之故富之者變化之所以富也）其臣者予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之予虛爵而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雜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強而可使服事

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康

以摽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

故

流徙此謂國亡之鄰

法而守常尊禮而變俗

上信而賤文好緣而好駔

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

者反民性然后可以與民戚

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

管子卷十二　七

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

威行聖人者陰陽之理故平

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

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

其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

指故緣地之利承從天之

辱舉其死開國閉

辱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

之吉綱也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辱與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

行柰其斝辱開其國者玩之以善言

知神次

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

家小害以小勝大

員其中辰其外

而復畏強長其虛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

管子卷十二　八

擇天下之所宥

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

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高子之名而舉之

重子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以隨之

猶傶則疏之毋使人圖之

猶疏則數毋

使人曲之

此所以為之也（無與人爲兵之居也 人君此可以禁止）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既有且甚大 則逼君 故將反為害）吾欲優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每事我欲其小 則察此患 知其大難除其害）

（此事須如何也 亦公）潭根之毋伐（潭根者 深大者也）深㯶之毋涸（伐大臣根黨乃可 深㯶謂當常不涸）之毋助（謂殘害也 故不善之也）章明之毋滅（善者當發之）生榮之毋失（謂其生可發之時 必若不失之也）十言者不勝此一（言雖十 不如此一事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雖凶必吉。

九

為之若何（若謂積財以待事也）若滿，積者立（立謂積財 為國者積財）酒醴而靡（謂積財多者 國富而後食美）食而後美，車馬而馳多（千歲毋出食）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縣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積之市，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百姓無實，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十一

利然后能通，然後成國（國利則民從）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好而不已，是以為能。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后可以致許，先其士者之為自犯，後其民者之為自贊，輕國位者必敗，疏貴戚者謀將泄，毋數事異國之人，是為失經，毋數變易，是為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儡亡乎。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

亡尤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仕既不可復自能流而下也不平下苟令不
治凡治理下者先能平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也令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有憂其高下之教以不待也此謂殺
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然如此者
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故人之不歸也無遇輟安而
危也皆謂神不誅蒙執故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殘
也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者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
也來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謂不急也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言於近君
此者則以立功可作事口續撥而慶東文富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
遠而不畏先有疎國之宗族皆遠者則兵宗族親以至三者若此則兵戚息則不畏也口若續撥別兵
本註宗族國之籍兵寇遠之而不戰也猶不畏也之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
猶有不利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其遠大而利雖後行人不過其利而
尤是必與他自國爭也名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
聚必散以好聚散危害以如起人是者力之鈍其眾強也後用必此大王
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無害大父王為實狄
所攻乃老弱去從之一岐伐之策而往百姓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仁君也不可失其狄
吉天王所其供雖有眾不恃自恃其德而利之遠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故百姓隨而聚之疎
戚而好材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自古

既賊且寡為好大逆凡皆危敗之道也濫已好爻外人亂全慕於仁而附肆多泄眾而
約與眾歸東也為實取而言讓謂言實避取讓於民行陰而言陽
於約要束實取也言言實更成為陰陽利人之有禍而謂生禍利言人之無患
在合行為陰陽言人之有禍而言人之無患
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君之事有何獨如約而也問以獨雖人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
下公問乃獨之下吾問也
民察必放之然後行民言此乃古之康利於今然後可行令下知求於下則人之
公曰謂何所問之以
明而知之於行之放置之言也
長以黜其時重之
遂棄以起身財
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謂一親往一親來故曰合親親問所要用
此謂眾約也人則皆親故口眾之所以親可也一問用之者何
巨瘞墻所以使也令民人以巨瘞墻
美其所以文明也
所以起木工也
尤不盡次有次浮也
有瘞藏有莘作次相食
從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

（此則人通相親，皆結國至於中國之時……必戰力齊敵而不能之矣）鄉殊

俗國異禮民則不流矣（流移也。俗殊異則人各其所安，故不流也）人不同

（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令；其親老……此則人安其本，不能望他所而歸之）

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流民俗也（安其鄉宅，享祭於先祖，其有謳吟稱號者，皆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所以留止人之……）

（俗不令轉移也）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田，地每方三百步為井，斷之。其數……而……）

乘馬甸之衆（四乘為一甸，甸之衆馬十六，井曰丘，長轂一乘馬，四丘為甸……謂）

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陵深谿大，皆有鬼神，立祠使人有所禱祈焉）

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各有材能，多者食厚……）

（而致祭也。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此重人本之事者也）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

而祭尊其無餘（無餘地，不備祭也。以）

地與他若者一從而艾

（之子從他，謂次受封者一艾，謂其先……地言備次受之封君之受地與也）

君始者（謂君始為也，故曰……君者……）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

（……君者……取與……受地而殺取之先受君者子孫或不與令從而始言）

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

者從衆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死，故取他曰之令始王事……）

一先則征也，齊之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王……）

（此令以立本其功）而自後（故曰九土……以為十分……）言是爲十分畐免而不爭言先人

（致爭如此者也……人也有取其後者也……）

之離（之離謂次也，別位）先後功器事之治（有功大小各有定其先後之次）

官樓之司（每言……各……）昭穆

尊鬼而守（尊鬼謂享祭之禮，其殊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

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勸臣（者……其功……）

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常以大義……移……）五官

勤也（則臣……）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名理故君……治天下）祭之時上

賢者也（謂助祭之事有所居者能……）故君臣掌（行祭事者所掌用以）

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

（事其智誅……之……君有故，使臣……）此知上賢無益也其亡兹適（上祭……）

（能行……）上賢者亡而後賢者昌（……故用其智……）

上義以禁暴（……）尊祖以敬祖（……）

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

（……此朝為於主君之重者……）載祭明置（……行祭……）

（……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

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之將……故告中寢……）中寢諸子

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當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疑之也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汝也不欲與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吾欲致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至理也言婦人無預於外事之理故不辯致諸侯自吾不為汗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汗殺違法言無人必有所為人雖布織不為我者所以用已

故雖聖人惡用之公言欲以伏其諸侯見前伏下人也能摩故道新道故有布衣而致諸侯之事詩人所言者也不至汗殺之事人之用兵亦不可言以為先人之所言者不可故不用其事也王之道古先其能定國家然後化時乎因時而制法謂其度也定國家者安國家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國貧者以富鄙之富輸苴美於朝以成其市國也莫盡如是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能多其財以市聚人衆故不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以侈故市利則自勸而起本也

饑多也末事不飾多衆事多故也本事不得立矣欲伐不損用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言賢能不可得則何以伐之也百夫無長不可臨也百夫無長者無能為之長也千乘有道不可侵也每之人千乘之國而有道以用之不可侵伐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雖有萬人之衆不可倒鬼神之以伐之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者有力鈞則戰守者力弱則攻也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事之時也言若有築聚則一舉取天下統之以社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言萬方諸侯萬代之時皆鈞無所不聽引其上位不能為功更其制者其能王乎

緣故脩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此不緣故者也必為王者也夷吾謂替子其能不君之子常緣故以理法制之為夷吾不君者為有以立也以其智德取故其道也公曰何若對曰以同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言日久臨則可立而待鬼神不明之食不報其以厚德也沉浮示輕財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故為禱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言縷綿於泉也

□自□以□名下也

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

渝者之智其實而德 同君者所能先務於帝其使過見依也用

今同財爭依則說 則假協令而財爭與於人依鈞也同人 十則從服

作從多之也則 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 則多變財化万而信然多不役

如意而從故可以莫能以誅成之功 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人以名賞所服之人與則臨據之然以後為成君形 請問為邊若何

功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 邊者同交爭四

內所以境可知以日常有變觀當也應機而 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

縱發政伏不何 自亂 變未而變難者為應變發此未謂發先且時當也循更常量而其何亂之故令曰人是未為當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而因其謀 則諸而近

亂以自日也世謂所參其時而知其之委此變已之上亂公然則後之以將事也任之之 方百里之

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 以有得處智之貨百也之邊之見因今日於同 內外相

備 高以分大夫之則度遠而走奔其命表婦使人遠則相備望食只以有 相望而助其以候防以內為備也 春秋一日敗費千金稱

本而動 一春日猶敗蓄費獲千金故農為要因此者二必時當而於本戰而敗也紀

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 候候之人來入謀

國有能候人入上交因以或定何邊我境虛之實辭望境 因動不靜不易可皆其使可量重之

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 也行皆入何使而人

可成惟出不能為私用所內成然事私也則 意 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 人材

出者境敵必成內有所國主之其事所也主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 無成世爲世之之實国不也能 必因天地

之道 以天地之道勘有之也但 無使其內使其外使其 成無爲世世之失應外內情而也外故大曰臣棄国

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 之應宝小也而今失非大理事変之之宜

因實使其大臣當尊立之一人與其事必謂其寶 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

則謂事使其人有成能得其功故能佚於樂事也 其實轉移如此 能則

專專則佚 椽能踰則椽於踰 使得其物各得其所不也能謂之事勢可謂繁成其功以為之極則不欲昔踰然則踰因欲而高遠必內操而

使人偷後事成前而成功必有良臣矣 宮謂防衛無之室國有官國四方之長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

有宮者謂防守也能長其四國之室必宮也則不眾能為之長以故稱臣而不 眾能伯

不然將見對 也有長之謂長材能其眾之士必且子將察來民已為人之故 不能長之也謂豪傑之士也但將者德民之為人所稱

亂之而違征也有 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 見人為不相輕而敗

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 君臣之所以生能存相悉輕者自在輕能重能制輕重也

凡輕者操實也以 之忘君臣所以失之交有接手 君之不違其心於前何不相也故

輕則可使 則輕可而使操也 實重不可起 雖重不可起無用則輕

齊重以為國 則重者以為國限輕以為死 可以道死使輕

毋全祿

貧國而用不足（斂全其財不以上下則久不而人徵故國貧而用不足也）毋全貴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貴而不與雖曰惡亡之道所使者乃常人貴者非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以無私故無怨之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責楚包茅之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令必忠得以義之心）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雖犯弱國則人輕之禮）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人也（先人自後何人之為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歷遠者民當）所爭者外矣（爭者禮自外矣）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內怨）與大則勝（與大國則勝故親）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illegible]）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不奪其事則食足財足則外內無患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以禮義君臣相親）且君之屬也（[illegible]）親戚之愛性也（[illegible]）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illegible]）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illegible]）不可不謹也（[illegible]）賢不

可成（成則珍[illegible]）能不可留（能者當引用之不可留於彼身）社事之於前易也（社事先其未然[illegible]）水鼎之汨也（[illegible]）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由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由君之無不容納也）求珠貝者不令也（[illegible]）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illegible]）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之變化不可留[illegible]）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

（……心。進）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必虛也）不務以文勝少（是少要正，身能……）不動則望有廧（君子□然不動，望者知□）句身行（自均，君也）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常理固之器也）執故義道，是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是輕之人，安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知神而動化，是天地之極理，莫大焉；若能應神化而起王者，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當道用則不可以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天下之公，其□□□□則□□）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而能用之，則無所不用，此皆可謂通合矣，與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不全也）

親戚可以時大也（以時結其恩意，親戚之會，大也）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皆難其上，常有□而難易之，是故聖人立之）人死則易云（易云者，謂為之喪紀，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嗜欲之心，不合其意，故難合也）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賞頻則為常，三為之則人以為固然）其小行之則俗也，久之則禮義（一行而賞，則人恃以為習，至其久也，人之習之為禮義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下當上，必行之，至時承之）然後移商入於國（商入於國，下□□上賞□）非用人也（市下□，故商不得專，賞□□□）不擇鄉而處，不擇

君而使（商人賈而往，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出則從利，不擇所處，入則不守□□）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國之山林，為商人所收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廛之所及，人為之□，□其本也）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上下相親，則財公也）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者，貪人□□）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

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不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士能自理，則不從聖人也）豈云哉。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能自理者，何則？不從人之心，強之不可能）不服智而不牧（上之多材智，則不服上之養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旬十日，月期一日，則可以虛之）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自至，則阨其道而薄之，則士自來也）不擇人而

取之謂之好利過人則與所謂多不簡擇也可審此兩者以

爲廢行則云矣兩者謂不得取與不擇而取守不擇而與用此以爲廢身之行則其可云

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正鄙邪也曲靜之言不可

以爲道齊以爲行中正不動以爲道也整肅然以爲行也避世之道不

可以進取爲避世則晦明哉無所能故不可進取用者陽者進謀幾者應

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續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差必再殺則齊然得天參

後寸再駕如文王再駕伐崇也武王再駕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丁服既齊故則

陽請問運數已下公問陽之待也請問運之數將帝位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

虛滿也合離也言虛滿合離之運乃撰理之不可已者也言歷運之相因者天地之春夏有

春秋冬夏之勝也言無春秋冬夏之勝則不成有勝之功也

秋冬爲春無是道也運之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

謂諸侯應之運可以王者必有智而強然後取天下之交者也故知安

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謂以神事鬼也

謂修德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取智運

謀而雜橐刃焉智運用之名故日謀以成其滿爲感則感

其虛爲止虛則止故爲止也其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

時而爲動盡時而爲動也地陽時貸陽時假以長貸物在精氣

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故知虛

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

而散可以決事其時既有合而未有時內可以決事

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

分其多少以爲曲

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

從其宜則酸鹹和焉

而形色定焉以爲

聲樂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

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

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

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且夫天地之氣有五不必爲沮

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

數之難得者也

所毀傷或有作進作退者凡此皆與之數難得而知之者也 比形之時變也 言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 言致平和之陽氣其然生而無形聲如靜言之靜者也

余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 欲氣潛然發動愛怜之氣已潛然而衰則氣不公問之動難知者也故問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己不公問其動

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 言得其沮氣衰之時而分位而觀察之 佁美

然後有輝 佁原忌兒而瑚見得其美理然後情悅而見輝然也 脩之心其殺以

相待 既知其氣之所由生則後以脩德之心待之也 故有滿虛哀樂

之氣也 而喜樂哀戚皆得其所也 故書之帝八神皆不與

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閒運之合滿安藏 易之所存所謂

二十歲而可廣十 義神農黃帝先聲之書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事存其書獨少則以不為傳以觀其又不供公自今之後之得之者何所藏隱可得知之者

二歲而弄廣百歲傷神 管子對曰從今之後二十年禮義可廣天下安寧

則周律之廢矣 周之法則壞矣時既爭之廢於農事故周之律廢矣

則中國之草木有殺於不 生焉既廢草木之殺不猶之災

通之野者 謂繁多聲服俱變 則臣有依駟之祿 依祿

人君聲服變矣 代衰則臣富故臣多以侈之奢 也

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 細而反其金

下流平歲不重鐵反旅金者所以為女 母后為政鐵重反於金而玩之物

下曲食好鹹若 謂聲之下而悲者婦人所好之味苦之則人君

退函 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衰矣 以日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

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更改其所應國之神祭之則改亦更其號也

既作 視之亦變 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

星爍有時而煙 或星之氣和者也 星之明祭星者為時所以祭之 有時而朐

煋應之嬈陰陽之數也 遠而遠祭之或為 祭之日也 祈福而祭之 曆 爲時而祭

華差者之名祭之號 此皆祭之也

是故天子之為國圖

也 言祭之時物之物其光輝也

具其樹物也

管子卷第十二終

管子卷第十三

房玄齡註

劉績補註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其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者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耆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耆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續按後毋上有君字）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窮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絜亦謂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蓋以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後遠扶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有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

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主與道為一者乃殺僇誅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之符伸而安之則有理存焉知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實道之君子雖仁等言不義篤然不類言說不在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趣敘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除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絜其宮（官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循理而言不而中門閉耳目也）去私毋言（無私無言）神明若存（言絜宮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illegible]頃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去強與智若靜所謀去能通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能與物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盡）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惜下辭由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

（自去則事）過在自用（自用不當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則作聰明反舊章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之至寂），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此皆靜循理之道也已上續挾此以上古經下釋）其義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解上之事 解也然非管氏氏辭堂有故作難書而後從而解之 所之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解 之屬皆閣錯不倫駁非其第嫌此則劉向編從之由 曰謂為管氏之肆故要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体勢 一辭非之論而精有解老 之萬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制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須於下之誠凡為君所能無不識）。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君居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主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絜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身不能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能脩身彼不能虛謂者無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理自來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按言人求知彼以先脩已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并 處矣謂之知若以其無藏也以去知無藏其後不求 不設心無慮而 眾矣詐昔并）。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赶（赶逆也），無所位赶，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變之閒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 按無形謂道寓於物有形謂德），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 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

可得也謂從上文以後罔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進於君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遵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遵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illegible]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

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之也故四變〇精按言無如此者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illegible]敢自為戰而不聽於君也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事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約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任法任數故無所憂慮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臣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通則部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

而土地自辟國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越實義言實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則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法立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私好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改法以主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伏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當更故不可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逆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為天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貴賤不承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主甲入則

閒識博學辯說之士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人上者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臣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多衆彊富貴私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閒識謂閒於議君守法度私學者莫能亂也

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奇物此正法為怪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以附百姓也翦公財以祿私士公財以祿私士不以君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

（通之理物者也）應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整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持內業作惟執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假精曰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下為我而使己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后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續按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民有功民從而國治矣）

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雖刑記拒怒能能危此之於是猶為本切物前無道無不操遠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為人道本然不百姓理此則道為人本然至）至不至無（無至也所謂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不為天下王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常本逆末於刑政）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真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神氣全故筋骨肕強也○續按肕筋堅也）

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体大方而後能戴大圓○續按內業皆作戴）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悅知天下則意適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判精心之為用弥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續按當依內業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全乃全之謂又一家字）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心續按戈作戎）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居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聞於雷鼓○續按內業作不言之聲）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

（故以言焉○續按全亦金字誤）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心為本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當則失其生○續按內業作喜怒憂患）節怒莫若樂（續○後內業作止）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作守禮也）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樂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實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后知思然后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後內業定心在中耳目聽明四支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又曰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此合一節而論文有差誤也是故內聚以為泉原○續按內業作內藏以為泉原此缺一泉字泉之不竭內安思畏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

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通表裏無滯故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者能令用之被服四圄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續按內業作乃能窮天地故四海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道物故能窮於天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主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審不成時為事實也以致為儀致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

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行所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天時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發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而不隨若此者當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所而知則其形可索也○續按隨譔同一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失在天也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歲育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栢不凋辭其霜雪不為弃春柏死止其雨露也夏明君

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故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效物均業其利與士行且象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稱名裹實則下無隱情故理也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淨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君必在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設索也隨變斷事也君變則不瘠塞也知時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其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

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返於身

兵之勝從於道道于也所謂勝克在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

故曰祥於見者義於人義於人者所見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

兵不義而逆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禮過而驕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疲焉死之速不亦宜乎

強而畢義信其強弱而畢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畢於驕有餘則弱畢也畢之餘驕於畢有餘則強則又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一致於一人用天下行之不聞不

足無不足於其大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無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

取焉則大得禍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

其身不免於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未人反背之而害也

左者出者也左為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主死故為入也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而自傷也出者能主生不當傷人違而傷人畏

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從月事已從而成不計日也不卜不

筮而逆知吉凶惟道是順不知吉凶先知道則吉速是謂寬乎形徒

為而致名守道寬閑徒然靜默而已故令其身名去善之言為善

之言道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之直者默然無名事之成頗反善

言也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

無事深知其事能安其然閑暇若無事然也不求名然其審量出入而觀物

所載所謂量之出入名令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

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弟

弟如此則功美與起弗能而不為有故曰美哉弟有弗為逆故曰有中有

中舉事乃是得其中也而不孰能得夫中之衰乎得於中之得

即中者其中心有心之中意於此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

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若棄功名則與眾不異同

言於物者之諸者也能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棄功名成所名則

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

乃足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從反滿之從虧月滿則虧

之徙滅謂能立功以天地者也能忘故已乎者也孰能已無已乎功完天道之紀忘天地

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

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自待則淑然清也無以言

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成功而言之其言以為其利口之言

辯言說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其美惡之見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沉墜者必有神負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續然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戎言天地者有所以維載者其人莫能知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逆許其鉌戸之物而口耳目子捉等本之註皆在）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洒乎天下滿（風之洒散肅天下也）不見其塞（塞風無揜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悴熱者遇之則消也）知於肌膚（推肌膚說見風）責其往

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風方韕乎則為方）其圜也（韕復見謂退風則為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門（雖覆圜轉然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日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耳目手足各有其在非狀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也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足至然各死其物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或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遠於迺知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

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之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后化而遏之）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君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續按耳語辭○屬上為句）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声之至耳能之內源於心外凝結於体色如此者）（性惡斂惠故可以德義吉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疑所謂頑部者也故不于吉冷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誨令至於所款至如此者存亡畏故教存亦可教士亦可乎）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求和背次表汝浪則能濟仰）義於人者祥於神矣（與人理相則神與之福者也○續按古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從指至而後恩之耳盡以可言可）

（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雖知亦不俟教否故能濟舟者必習教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中之妙神即所以然也）事有適而無適（事舉有所適可若者若無適也）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后解（雖時有角潛然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后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續按言事有一種適無適若有適）（猶觿解不可解而後解本不可適而適之故人皆不知其達解也）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揭舉也款為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牽款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舉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

翻善也右虛錫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悖悖者不以天下為憂悖悖守正者志天下以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束自矜智謀之士能忘智筴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為筴也孰能棄刺刺而為悖悖乎智者勞而失悳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以宜難近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言當消而為之又曰何謀比廣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詳之常曰何謀此旅審之至也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周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僚濟旁謂

適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眞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苟適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既周於心度時論用知此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可王天下則於天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札所謂四維有師者也參天所奠也周卯於壁故曰四壁既能知天則兮以四壁而祈於其禍也壤土而與生天能育稻故壤土為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惟所致適天地之意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而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存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

逆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於理毒衆因得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為逆難私代之故得暴名也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思慮太精則於名德王道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力竭故於其生有所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後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川危禍而寶衰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得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仕其注也俟不可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殃之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禍之及己也

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為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為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求之於己而至之於人終求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反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通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有須乘身而處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之象乃知可行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注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復行之既周還從來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作來可行之理故而通之今夫來者必道

其上逆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卬來注雙所行之無遷移無見衍整而為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字既又和反於中理知此則形全性頓故從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貴生之往來則其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來將命之理合天則期待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汝也大明之極謂大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非悠也有所隱惜於人而不異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同也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房玄齡注

劉績補注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圃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滿其間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淳和也惡皆識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知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遊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回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和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違

渫失之貧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漢坎水渠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象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適[illegible]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知此義也廉而不劌行

也鮮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純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儀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而成形也三月如咀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胎脾初疑難口所嚼食也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

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口心發為舌○續按舊本無此句今據文子補之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言精思是理倫要妙之也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塞但能存而不能亡也○續按此言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注誤非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識妙然遠而晴真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illegible]以火錯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illegible]水[illegible]故先知及為[illegible]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illegible]欲小則化如蠶蠋蠋桑中虫也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為覆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與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從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蝸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蝸也○蟡[illegible]蝸於危切又音蛇故涸澤數百歲谷

之不從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去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水得其理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唯知水託生之理能正之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回復故人貪以其躁道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失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也濁重故愚汲則多垢新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淤滯故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枯旱而運淤滯故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勁故閒易清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正者水而知之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不一謂水清則一則欲不污欲人不污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其化在於水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於人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布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審其所以來順天道則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五謂五行六謂六合皆漫漫惛惛言其理難知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

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賢材之人信使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惽既使不能所以為惽惽為忘惽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惽忘則動皆違理故於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事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雖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抒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閒為綱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施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時物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實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出生也言春德之時長育發生也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弊時方開而塞有則禱以通之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續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此乃弊梗更祿宗正陽春陽事故為宗正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依時方施推依次行水

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所以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發為風以主風生也主發生也是故春行冬政則彫肅殺之氣故彫也行秋政則霜秋時降霜也行夏政則欲○續按月令行夏令燠煖氣早來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之日春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亡人者逃亡之人使之還也四政曰端險阻有險阻之路使端平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絕也○續按萬物始生不可殺夭伐其根本

五政苟時春雨乃來每一科舉一政有一誤南方曰日南方大陽故為日也其時曰夏其氣曰陽夏之陽也陽為炎熱故為人氣也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有所施舍修樂謂修其樂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九暑謂大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曰德以日德施育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得其宜

之力。○續按此言土無定氣也土生皮肌膚土所生。○續按此言土氣之成皮與肌膚也其德和平用均土無私，故和而不偏，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土。○續按此言土之德也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續按此言土所輔而成者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寒極而成，然後民服，同使均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曰掌賞賞爲暑得賞故賞則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言陰陽和，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春風故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人扇笠者，不欲盛陽之氣毋扱免扱不欲免者，禁人扱之不欲免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禁設罝以獲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故爲秋其時曰秋秋物成熟，擎斂也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生金氣，爲堅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性慘，故以正嚴順，謂憂恤雖哀，嚴肅然，爲時解而無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淫佚也其事號令毋使

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衆人有武幹之當賞之聚彼群材材謂可以克兵器之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收斂出師之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之所惡則察，所欲得之方其所欲而我得之，我能克敵信則克我以信而克敵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收斂，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生，故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水也行冬政則耗冬閉塞，故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禁傳言語之圉小辯鬭譯詛小辯則相口舌，爲鬭訟者，皆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之刃，五兵在藏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農當慎，故令農閒營方收之以備歲事四政曰補缺塞坼補缺塞坼也五政曰脩牆垣周門閭亦所以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太陰也，故爲月其時曰冬冬中也，於中以藏其氣曰寒冬氣之寒寒生水與血寒之水亦釋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落雖則收藏於中，故淳越溫怒周密雖變，陰怒當之節，以閉藏也其事號令脩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以人禁徒止，爲息靜，故也地乃不泄地冬不令泄，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

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為德也）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故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行也）行秋政則旱（[illegible]氣之[illegible]也）

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分居異籍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illegible]）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焉（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勸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以其所失與其惡也日為熟風為生日與風爭明則萬物皆不成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

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脩故能生賢人也）道生德（道則休德成也）德生正（德脩則正自理）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言不失時而成功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三政之事必順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謂合也不合三政無失其理以致死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以四時之政固執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執三月之政以輔行令其所得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衆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衆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illegible]也）治者四也（治人以理務之本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設教）守者六也（既設教則人奉守之）立者七也（既守之則能設官以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illegible]）

通之綏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衘天地也衘道陽陰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故其生息正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庶二稟之故人稟天也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傳其本統萬物也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法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脩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脩槩自平上律天時也

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觀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若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者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大陽日釋言了神宜之時或為珍貨鑄也蘆於地復以日大陽之所以為請擇此如此者所以招合乾坤精氣之通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享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既而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脩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康績咸通故可審合聖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鐘以揄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順陽取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行度使人用之

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能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又經緯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以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維通天地之道不使參閒日澤以得為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illegible]賁故一本奢作蒼下故此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

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於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辯於東方故使為工師工師卽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平之也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故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大音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廣大音重此鍾下皆鐘名世樂[illegible]五聲既調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時

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illegible] 之類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 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 謂內侍之官也 總別列爵 謂總別等列之爵也 論賢不肖士吏 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 賦秘賜 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 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 故粟陳粟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耕農 出國衡 官名 慎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 萌牙區別而生也 贖蟄蟲卵菱 贖猶去也卵息菱莢 也皆早春 春辟勿時 春當新闢無得不及時也 苗足本 足猶擁也春生之苗 謂芽土擁其本 不癘雛鷇 鷇也雛須母食者 不夭麑麇 麑麇子也言夭傷之 毋傅速亡傷繈葆 繈葆之嬰孩無得傷損也 時則不凋 若能行上事春則叢茂而不凋枯也 七十二日而畢 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 ○續按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次日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盡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為十日通二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illegible]非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 侍人行使之官也 令掘溝澮津舊塗 舊塗謂先時清水潦當設其津梁也 發藏任君賜賞 任委也載中委積所當發用之即以克君之賞賜也 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 游馳謂游戲馳馬也 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 春秋二時聘問

之禮 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 鬱蘊之氣止息也 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 命司徒御甲使役也 不誅不貞 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有事無所作發無責正攻助養氣也 農事為敬 重時衆事尤盛順而勿之也 大揚惠言 言天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死緩罪人 皆所以助養氣也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 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適也 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 粵宛也天為粵順 草木發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 不遲時氣也 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 禁謂牢圈閑所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 先熟謂黍稷也 而薦之祖廟與五祀 五祀謂門行戶竈霤 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 組甲謂以組貫甲也 令什為伍 [illegible]五什人之長為伍 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 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 欲以伐不服兒有事謂天地殺斂也民師然閉 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 環炙多實則下寒方秋露今而時潤晝之炙陰陰 更生故地氣交號而柔黃 五穀鄰熟 鄰緊也氣足故陰傷熟 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

然后有廢也（已廢他國也）有置然后必有利也然后有〔…〕
（能刺已國然后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牲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祈社曰禱）祝鳧已疵〔…〕
胙（祝史鳧已疵名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今除君苛疾之疾）與〔…〕
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使去之也）桓公〔…〕
說瀆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
與君之若賢（謂君亦當以賢之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
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鳧已疵居君之惡）
〔…〕而將誅之是以〔…〕勝〔…〕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駮馬而瀕桓迎日而馳乎（瀕古盤字）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三辱其君而色不變是無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三（三加其禮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禮強之則爭之以死）
（不死是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畏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

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發放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其城居外有兵刃）未敢自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謙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僅保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乎其孺子
也（眗眗柔順兒發苗始柔媚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
（苗長大時莊莊然似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由由〔…〕）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爲命）不得則危
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
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
（闟然立兒瞠然視兒）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
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
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
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

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度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人之教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illegible]地也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國戰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居我居言甯當君我授之配匹與之為居之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君竟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贊相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象發故其兒豐滿而手足拇動者[illegible]勇於形必應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illegible]以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君開以口相對即知其言莒[illegible]勞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illegible]不服之為以伐國之形也微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illegible]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之[illegible]也

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贕䗅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終

管子卷第十五

房玄齡　註

劉績　補註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

小事不從大事不吉

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遇有險阻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

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

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病其師衆矣又况迷惑若以亡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迷亡之道也

動靜者比於死

[illegible]敵靜者則靜若隱矣[illegible]我近於死亡也

動作者比於醜

我[illegible]敵反意[illegible]無分故之於醜

動信者比於距

我既動彼疏自[illegible]以敵[illegible]如此者近於己距也

動詘者比於避

[illegible]

大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

[illegible]

知靜之修居而自利

既多智而又安靜[illegible]能修則居然自[illegible]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

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

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

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illegible]如此者帝王之道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

言將為暴政以逆之節萌芽而生然天地安治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

故其事不成反被誅戮受其刑過也○績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應天變而興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為客矣人事不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從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績按別本註若漢武之興是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不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往則退而待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極則當致力而爲之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而守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嬴縮為寶所謂嬴縮時行則嬴[illegible]行也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行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修形謂常事有形守常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使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嬴嬴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動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過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則天夫帝堯則也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也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安靜而不先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illegible]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illegible]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柔安靜不與物爭謙柔不擾動亂也行於不敢有所興為也賢人不能爭我不敢勇而立於不能先定之節[illegible]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順時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以時順養因時其人之政先德後刑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人政之所宜天則以[illegible]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者則極察也如此雖有明[illegible]善明者周不能蔽也雖善於周明之人則不蔽矣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為善明者所由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為大勝明大也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奪信大奮周信之振[illegible]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則可以振起而有事為有勝大[illegible]其代天下而君無之道也取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月[illegible]不

[illegible]

獸厭走而

有伏網罟（罰所以擅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也 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文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則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 知所倚伏力其功而設其權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伏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責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二曾則文道行也能成其德義 大武二曾則武道行也能極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斜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其罪不濫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敢也）勝之（以所勝姦邪）鈴之（修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必法之）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忒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恩之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之法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而成養）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理合人）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明正道不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遏所以絕其意志不得僥倖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以不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理以明察之）故致刑其民庸心以敬（謂用則遏也不及不幸）以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以人情技詐致法一句）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以德及人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任人以技道則相付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也）出令當時曰政（令當於時之謂政也）當故不改曰法（法不改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愛民無私之謂德也）會民所聚曰道（令衆宜道之謂也服衆所立）能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行政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一靜則平正言但能一字慎則平政而靜）廢私立公能衆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衆人歸之）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臨政官民）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信政正紀之謂也）服日新此謂行理（能日新可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情則姦息也）衆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臣德皆出於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上佐天子先公故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有九變之情）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中或戰而不敢於其間至以死）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一變）不然則川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

絜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絜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過實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illegible]其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illegible]）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宗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斷其應物之道）

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為[illegible]）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名非因而何○續按此之知也釋之道之紀）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立名以紀萬物）

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illegible]）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致於故也）聖人無之（謂無心於物）無之則與物異矣（以物有我無異也）異則虛（聖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人迫於惡故失於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皆從虛素生則無習欲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隨物而因故曰因）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生於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能就而用之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形有諸內必形於外故[illegible]）中不精者心不治（[illegible]）正形飾德萬物畢得（[illegible]）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illegible]）昭知天下通於四極（[illegible]）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官[illegible]則內得也）

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illegible]）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以邪不枉故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名而財則物不傷也○[illegible]物宜之[illegible]）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交[illegible]）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illegible]）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illegible]）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已於[illegible]）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illegible]）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illegible]）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illegible]）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illegible]）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illegible]）

道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內外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所以舍可問者則有所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以法察事謂督也）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者道之所出[illegible]）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理之至者也）不宜言應也（應有時宜故言[illegible]）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illegible]）不顧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illegible]）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illegible]）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

辭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是亦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辯見下文以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且具不可動雖有奇邪則財亡挨及故恐懼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救也乃以字說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或曰當作一如天地之堅堅謂尊爵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爵服也如日月

之明無私猶照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范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發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謂不得所事則怨害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

自專欲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謂貴臣能有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使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居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聽之近者以信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情親與君則君從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巧以言色淫動君是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

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其上幼私與見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致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辯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為舉措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續按此篇註多非勸解自見）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主法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續按執當作勢古字同註非）百官識非惡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也○續按當作百官分識乃字訛）

專授則失（君有所授與下令衆心而尊之亦為失也非）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無所稟故滅）下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上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佐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以私成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遠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君政是為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第以法理國臣舉而置之法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稽之輕重互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所以黨與舉譽）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待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禁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務私術自然得之）（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比周者凡有功是之事皆臣而不行也）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續按附作比周以相為匿是故忘生死交以進其譽此乃誤）（脫故字於下死乃衍聲誤）故交衆者譽多（為交致其譽進死）外內朋黨

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以蔽主之故成其姦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毀致禍故鑒和而報公矣十至於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其文私事所當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重私輕公故也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黨雖日衆多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盡私故不也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而不以官為事

故官失其能賢不肖無人同能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量功之自有其標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才能則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不可匿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才雖譽者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自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諂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大竭則役奪以供上稅也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謂廢墮也墮而從之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存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

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愨反本而儉力謂廉畜勸力也而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暴也威必足以勝謂勝禁姦邪也然後不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

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勸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刦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主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止（謂至於利人則止而物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

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以取償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斗糴之至春出糶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斗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亭人俟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當存有亦當一倍貸也)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之四倍)

遊徙者有刑(謂不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士亦善務農工終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貴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而無殀死者也)(不能貴富積故有時而竭也王者之民積之庫而生之不已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

則民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劉　績補注

房　玄齡注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得此則爲生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人之精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也)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約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發如在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甚)而可安以德(靜心有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謂其宮使之意)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不失氣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來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心每有所法皆得安心之法故也)自充自盈(充謂完盈無虧也)自生自成(凡此生成皆謂得安心之法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常以亂於心則喪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之則心反其所守而能濟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和自成也)折折乎如在於側(所折明見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又謂其心之惚怳而不得)

渺渺乎如窮無極 渺渺遠貌欲窮之則無其極 此稽不遠 稽考也常以此考之則不遠 日用其德 常以此考之則日有所用也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 形身也 而人不能固 人不能固守其虛 其往不復其來不舍 [illegible] 謀乎莫聞其音 [illegible] 卒乎乃在於心 [illegible] 冥冥乎不見其形 [illegible] 淫淫乎與我俱生 [illegible]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illegible]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illegible] 心靜氣理道乃可止 [illegible]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人得之以生故不遠也 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人既知則因道而知 [illegible]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言可尋索其終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 故眇眇窮之則無所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所以亂道故惡也 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 雖不可言視聽修心則形自正也 人之所所失以死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 道非有根莖花葉而萬物以生 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政 天之分四時正也 地主平 地生萬物平也 人主安靜 [illegible]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四者謀之用也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時自變聖本不變也 從物而不移 物遷而聖本不移 能正能靜然后能定 必正靜然後定也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 心定於中則耳目聰明四肢自堅固也 可以為精舍 心者精之所舍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 [illegible] 氣道乃生 氣得道有生 生乃思 生則有思也 思乃知 思則知也 知乃止矣 知足故止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illegible]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illegible]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 [illegible] 執一不失能君萬物 [illegible] 君子使物不為物使 無心故能使物而不為物使也 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 [illegible] 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 [illegible] 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illegible]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 [illegible] 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illegible]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 [illegible]

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按前心術作耶知天下遍於四極則萬物為句）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諸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圖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

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illegible]而中滿於[illegible]）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術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心官之主治安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言心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illegible]）彼心之心（謂心之中藏心也）音以先言（心術作意以先言乃字之疑下音同）音然後形形然後言（[illegible]）言然後使（有言則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illegible]）亂乃死（亂至故則死也）精存自生（[illegible]）其外安榮（[illegible]）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illegible]）浩然

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淵不涸則生氣之固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身固竅通故能窮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從禍不令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強○按前心術作明）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前心術作[illegible]正不失）

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於道則生差謬也）凡道必周必密（[illegible]）必寬必舒（[illegible]）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illegible]○按澤乃擇字）既知其極反於道德（[illegible]）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illegible]）見於膚色（內暢者澤也）乃知字誤也○按前心術作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是也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

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稱但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形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非本無）心意

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善者此誠善也故天下服也）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結聚也結聚地氣氣則與所不一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精被前心術作身於意一於心耳目押知捷之亦作專諍下摶）

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吉凶在於己貞故不占卜筮而知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感人者自得）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未已必須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

鬼神將通之（若專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

精氣之極也（言今所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

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氣靜意一心專耳目之用不有淫使此遏事雖遠大可以近達而成也）

思索生知（近而思之其知自生矣）慢易生憂（疏慢輕易必致禍故生憂也）暴

傲生怨（殘暴傲害傷害跋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憒故生疾也）疾

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殆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慮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體薄於外也）

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而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適其舍在於死期也而）

食莫若無飽（飽食者開塞）思莫若勿致（思致者多困）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度食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質於地也）謂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氣）

不和不生（和乃成其生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數也言察和則其不可見於徵驗又不知莫其精也）可見至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

以長壽（和之精氣對可知見但能平心正則和氣可以擅於內中實逆理又不靜心如此則）

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蓋長壽也當者圖念而怒以過之度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憂愛皆能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得和之中也平且正則得中故從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

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所以發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

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

沍（大攝謂過於飢血則凝咸而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協而有所成也）

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

之失度乃為之圖（節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食者疾動舒氣）飢則

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

遊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人老則遬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大）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本榮）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無所害故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謂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紀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悲喜怒則害道道無處也）愛慾靜之遇亂正之（愛慾者靜之遇亂者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任其平而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其自來因與之謀則意動而自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屯泄謂順承之也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五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名也○北里亦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此爲）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逆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彼處直五我酬之六彼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之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

至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兵襲邑舉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以閒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illegible]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足矣吾之所識天下亦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預見其患於此之者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illegible]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illegible]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恃不信則宜闇戰闇外闇數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此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后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不以力役上拘不自求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

其寡也謂言寡之理因恐其太少以管子對曰夫寡非存國者之患也不患在寡不能行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難矣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役劇多力來者鷙距鷙距謂其勢也則距止也則疑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言如是而已更有何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信不欺得主信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謂恩澤命不渝有舍變如此若信也讀舍命不渝善事乃釋字讀同舍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恕以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又能行質信以讓知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

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材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稅斂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之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則能教臣臣敬則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臣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遵遁繆遠謂公自有慚而退二三子遂徐行而進二三子見公有慚色而遂徐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言大王以下皆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謂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罰告在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存邇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以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弒望夷)雖能不久(雖勝人不可久安)則持莫之弒也危哉(持謂見執也殺謂弒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也)傳馬棧最難(棧編次之於馬所以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謂[illegible]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殽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后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民安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內治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

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撊謂進禁也聚之謂其開[illegible])數剽竹箭(言數剽削竹箭以為矢也)伐[illegible]柘(以伐檀柘為手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之閉藏故殺以時也)然[illegible]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贖腜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illegible])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illegible])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君居[illegible]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亡者也)不然則長子死([illegible])七十二日而畢(之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而乃急故有旱札厲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主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之故君有危亡之禍也)外築城郭臣死(城郭[illegible]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行七十二日當并季月十八日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終

管子卷第十七

房　玄齡　註

劉　績　補註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虛心也七主擧下唯有六首皆過主能無之六若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揮正也言以六過繇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得一君臣成有一德故能成異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請陳用法）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百庶之則其明下徧）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當賞罰必此下皆服其法度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得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人感物意和自此而至使人皆反於本素今中上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罪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明為惡太過故反致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違法行事謂名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所任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仵字謂偶合也言雖申而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績按許從午三）

（或作悟周覺悟之悟也下倣此）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不曉識之見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為隣不計度不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臣隨君所好不為德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訾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禍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奢威禮故刑罰大報而且豈多刑豐而又安報求利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播臣之報必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賂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則後世行將（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靖勒之發振宏也）臣下振恐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謂先君之理）不訾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奉錯既不全理故衰而失用）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人既不自以情悅故下所為用）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臣下有人又主信省事故事多也以）不訾則見所不善（人所為故既道不）餘力自失而罰（尚有權勢餘力自責乃還罰己之不知）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殺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

（[illegible]）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績緝）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逆上之氣也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者）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鐘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巧所以為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斃也）舉事不時必受其菑

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賦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以邪□邀夫□□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到□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什其礼）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伯之□以□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也皆從□□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亡國踰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

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述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堰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

（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溢於隄防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山多蟲螟（螟即□）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

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從之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與□□執權各有上下分也）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在前（本謂道德之故）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喜譽之士存乎）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上不為用）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克謂度）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爭息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

飾臣（續按自此以下衆六臣先其一也）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充之情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行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表）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所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自勞生）失轡則馬焉制（制焉必以爵制臣必以祿）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依詐也皆設為下一約按疑作交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則無以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

亂臣多造……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既惛闇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廢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表微而孤獨）

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損於）

姦臣（生乃比之讒賊）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詞）開罪黨以為讎（謂開引罪黨上聞偝於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罪之也）（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

亂臣（按前有亂臣此亂字誤）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偉辭之以為名其下末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毋動為善棟（其君也與衆非者為毋其動也與偉為善者為諫渠）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佞善漸攻於君）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嚴誅振於胷脅嚴藏禍息故之遊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從冰於水以從水所謂濫衆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躰也冬之冰夏之火皆於身躰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illegible]民亦務本而去不官慎之民效也則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民之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勸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以而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已誅一必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詭財期賞而以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成息誅然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上義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罰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殺誅有死人則輕而犯之民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

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古養老活人給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illegible]人無所措[illegible]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illegible]變不[illegible]以長官威嚴危其命[illegible]民不以珠玉重寶犯[illegible]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illegible]

[illegible]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從[illegible]長是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設重夫賞有王故曰神[illegible]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illegible]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能功罰施思於有功者施恩不罰則有功者德故雖者高任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況不幸雖有學德人[illegible]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illegible]木雖勤似后擾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刑法不道衆民不[illegible]道之人[illegible]道舉措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舉衆手不

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之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節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者而不贍故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

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循理而欲則安違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亦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等多成不肖者貪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容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自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穀善也謂聰明不斷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出有乃將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窮禍致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當致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為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存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己以致福寸貴必摂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能審察其

是非察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遲行犯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

多以為己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雖無形聲徵見其成也）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本也）得人之心而為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之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拘也）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闢其陳也）賞誅為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可以當器械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息若攻戰之不息也）推引銚耨以當劍戟（銚耨者必推引若劍戟之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衣被著之所恃雨露若武備之有鑐謂鑐青甲冑身若很炙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菹澤草以為笠取盾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器具則戰器備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事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疫疾萩木熏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之）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新易之久）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糱為酒相召（杼井又復抒之以易其水泥見皆去淤長之毒久禱謂久報禱者當享賽之召謂因此時須賓客）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謂筍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助貧弱之人也）

發五正（五正謂正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之令去之）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生穀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有功德者皆首賞之）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凡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秋令）冬收五藏（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人於四時事皆備功倍）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急者收也閉者藏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和猶順也理其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必不失時然後富也）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也）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自古至今未嘗有也（反理之國而昌足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什謂什長伍謂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

其里謂輒寄寄里無非其家言不离居他人家其用之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十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求約故民無流亡之意更無備追之憂人既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也從均治逆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水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其在中也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石故藏皆餘也夫鍜鈞者所以多寡也鍜鈞謂鍜此其鈞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皆脛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后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

王兵實於事有失而城者王以政伐者霸則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權之令敵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一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以視敵國所憎者厚其貨賂以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心廣於淫樂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於內故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外內蔽塞則理擁而見哉也笑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使辯士與敵國圖主其氣彼得勇士則待而氣為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皆絕吏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鬬國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得其謀夫知也謹其忠臣之欲用知其不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使內既不相信則臣不可以自相殘殺能令必內自賊既居臣不臣意命國殄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終

管子卷第十八

房　玄齡　註

劉　績補註

入國第五十四　雜篇五

（請始有國入而行化）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自即位也謂四旬之內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以養老之法養老者）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伐）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迺者欲求筋其所嗜以嗜欲而供之）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保母也）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幼者漸長能自事然后止其養）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又無母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

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若也謂兩手相拱著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食之又與其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身謂離也言死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病也厲疾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周　主參　督名）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己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諍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附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即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者常為容彼所知故戒之曾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知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乃其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於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邃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五官自治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因其所加賞罰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備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循按所以來謂為善非因而予之謂賞罰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無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謂問也呼譌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嘖謂議論者言語嘖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

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
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為嘖室之議有
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
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
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原役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都水或在山左或見內為落渠之寫謂於都內更為渠以注於大川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材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也乃別制斷之別其地之分制斷之也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皆以之為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

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處自然不可攻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
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
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
以為固也穡猶鉤也謂荊棘拊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
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
守也此謂置國都修城郭之事人君所保守也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
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
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
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
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
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蟲螟蝗也
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
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眾水之經水別於
他水謂從他水別分流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枝之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地
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
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形勢引以溉灌

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因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栢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於浮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一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往下取勢乞之謂瓴瓴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瓴私雲生乎使兩瓴相受以尺為分每瓴而有十尺即長一大之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瓴比九如此者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曲必處而郤退其處漲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螟也言水螟拄而邪）杜曲則擣毀（杜衝衝也擣擢也言水行至曲則衡而擢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充生空甚環之中所果竟）中則涵（圓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塞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

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則足（則謂其禄稟）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水匠工之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合水者財其根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者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故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為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甚其名於疾之有以賜位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言力役之然并行視之強壯者須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定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丁於水官水官先得甲士選以傳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其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率行視其里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因以冬無事之時籠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財六具下准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輂蓆所以禦雨故口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財器當錮藏於里中無得給喪塞之用也）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

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
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
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
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
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
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
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
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
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
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
春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
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
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
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
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
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
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

之取完堅補缺久去苦惡（其既補缺而久者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
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
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毋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
畢然后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
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毋事用
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
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
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
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

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
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
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
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
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為界毋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
萬物榮華利以疾藝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
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

故吏者所以教[illegible]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illegible]其畢矣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衣謂以草覆其上公所謂）（爲之數）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為故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〻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終

管子卷第十九

房玄齡　注

劉績　補註

地員第五十八（雜篇九）

（地員者十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也）

夫管仲之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績按蚖恐作杬出蔡華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菕律春切恐作杶杜木名詩有秋之杜）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聲也）

赤壚歷強肥（壚疏也強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

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落（土既虛脆不堪板築故為行廧及離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

（檍木名擦柔又曰柔柔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糒之氣其泉居地而流故曰流徙也）

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蕒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也音皆然也）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提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黃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鐘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有有八為徵（黃鐘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益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二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余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三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余六十四是角之數）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施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

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叢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績敖施言高功廣顛傾健也）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神督之名）陸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騂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騂磨故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

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䓞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宜某谷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鬱（葉亦草名准生葉無莖在鬱之下鬱即鬱也君周所謂鬱西也）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追蓷草也一其作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各有相重次也）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群土之長是為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根○績按肕切堅也）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污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

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錢）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皆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栞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惑橐土蟲易全處（剽旱也惑蜜也謂其土多穴若亭上亭而多竅故蟲易全之也）怵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濕不乾白此乃葆澤之也）其種大苗細苗𥞊莖黑秀箭長（𥞊或赤也箭竹之長者也謂長也）

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欲有與名大而與則以大而獲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眾練絲（績按類當作顈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無亦節小麻得理易治也如練絲也言大麻顈實無也）五臭疇生（疇謂隴也謂五臭隴而聚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

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舄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位之狀不埆不灰埆謂堅相著青忩以落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若以相及也其種大蕭無細蕭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安知易達就長數謂達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也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群藥安生

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巔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𦿆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淹其杞其棟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麈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以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菭菭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兒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口結然兒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

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放此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口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兒其上謂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隱草名隱於謹切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狐茸草之狀若蓮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忞五忞之狀厤焉如壏壏猶溼也潤溼以處其

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蒜蓑若麻也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忞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邯鄲草名莖葉如扶穩扶穩亦草名也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

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塵之厲厲飄起也）其
種大蓇細蓇（蓇草名蓇房又切小莖四月生）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
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
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
黑秀蓄植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
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
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
實（跗芒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
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
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
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常也）其種陵
稻（陵稻謂六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
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
極（極謂窮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
（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無虛邪（虛謂虛詐）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飭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埽席前曰拚盥絜手漱滌口）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
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皃）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施
教一周則從長始周之外則不必然）一始誦必作其次則已（續挾始誦而作以敬
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紀綱○註
中若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為紀綱然後可與也）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
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對客而讓則有不足敬敬心○續按弟子供給使令）

不敢礼也充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得必以

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

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饌饋是具其食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

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當陰陽也○讀按礼三飯而食胾而辯殺當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胾而食終乃言酒粱明在胾外也當蓋漿之誤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

斗三飯食必二豊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牲當故曰挾匕也○讀按挾猶著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鄰也謂食盡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讀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周則有

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運之此是行盡之紀綱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席畢掃席前并搜

斂所祭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

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手肘則大伏

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

席謂振其衣衽以拂席之汙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

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夫

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注盤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

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散故播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播以灑執箕

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畢拚之故執箕以舌向己當置器於其中也於入戶而

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放箕也不得戶側觸動之物也凡拚之

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

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後於戶內也坐板

排之板識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

作乃興而辭以興辭之令太畢故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其也遂出

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稽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

謂復朝食之礼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謂燭之束也○讀按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為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以櫛之

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其火也居句如矩

句謂著燭之處言居燭法也句如肯燭之法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

閒必令容蒸以以者必蒸下以其也引註句曲也田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續之一横一直其句當

倡之處如曲如矩以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

然者居下者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捧椀以為緒所以然燭也所以然緒也右手

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墮法有可蔭即今其以代之也交坐毋倍

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示燭亡穀燭者既捧按以財前之餘燼是以左手正燭而投其燼於椀中正其櫛背壁而不可就右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然其所處前執燭者乃取燼而出棄之也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衽其衽席所當問其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亡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卷第二十

房　玄齡　註

劉　績　補註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沈工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

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

下畔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
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
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
問不在所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
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
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

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
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
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乃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
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
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
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
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
為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
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
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
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
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惟夜行者獨有之也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限奚有於深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

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

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

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飱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躰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飱食則不肥故曰飱食者不肥躰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績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績按解作整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

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
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
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
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
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

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
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
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
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
尊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

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
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
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
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
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
也藏之而無形（後經作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
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
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
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
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

歸古今一也

椽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揆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

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絶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内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

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人而后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

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

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

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終

管子卷第二十一

房　玄齡　註
劉　績　補註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爭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徒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接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力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群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

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訴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既飾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校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為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

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佐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施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讀按當作說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濆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不有
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妒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內放此五者君子之
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
內明辯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
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爲非是故群
臣之不敢欺主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
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
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
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
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
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按經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所以塞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

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毁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從
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按佼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
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
曰佼衆譽多外内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

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
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
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
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侵欺奪人主莫不惡也失天
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
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
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士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禄莫務治國者期於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
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内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
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
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
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

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謂国無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乱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国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国也經作家與家務於相益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務為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則不然听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内使強不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尽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礼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乱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

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臣○按經作君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所

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按陽東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同藝別本作種旨七十陰凍釋秇稷芳百日則遲時不秇矣是秇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衢籍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

之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
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豐興則士輕祿民
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
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後作纖績微纖而功歸於府非怨民心傷
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
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
春事資子之管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衆
夫曰與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

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
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皆在上無求於
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

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
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
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
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十
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脩宮
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
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
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功室臺榭民失其

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
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
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
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
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之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員
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

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尽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按間上下之間中第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務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按口方不行曰廢

問乘馬第七十二　亡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管子卷第二十二

房玄齡　注

劉績　補注

管子輕重四

事語第七十一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績按此言上用則下爲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

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綏狹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
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
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
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
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
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
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
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
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
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
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

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少男小女也此其大曆
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三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宗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
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十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
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
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
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
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
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

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
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
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
萬又更其稅五千四百鍾之鹽而藉其錢計一月每人藉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藉之
數而比其常藉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令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
二國之藉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
不藉於老男老女又不藉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
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藉者六
千萬人耳其常藉人之數猶在此外也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

子則必囂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削之銚于呂)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從之)軺輂居丞友者(大車駕馬者也)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遝而取之則一女之藉得三十鍼矣實按一無也字)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遝而取之五六為三十則一女之藉得五刀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藉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遝而取之則一農之藉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從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也)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今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在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數也准猶變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舊按發紅重乙行租藉君之所宜行也正籍者君之所彊求也此有錢實)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利者不必貨利慶貴戚刑害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別註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別註給足也以十取百）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有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餒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有貴不給以致匱乏○續按一本并字下有藏字）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開其輕重鑄幣無限極乃與人使豪富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

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 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賤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賤與之約取其穀實也 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 穀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 小曰室大曰廡是伐人毀壞宮室 以六畜籍謂之止生 是使人不競收養也 以田畝籍謂之禁耕 是止其稼耕也 以正人籍謂之離情 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 以正戶籍謂之養羸 羸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六十爲大男五十爲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推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半歲每石税十錢凶歲税二十者非必税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 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 本穀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必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通典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慴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 一作享 大

臣地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萬乘可資也

玉起於禺氏（纘按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纘按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令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註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櫝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

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

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曰某鄉田若干食
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衍若干謹行州里曰田
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
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
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
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
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攙拔萌田民也）
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
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

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決（一作入）也高田以時撫
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
而秦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有穀以穀准幣環穀
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設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
賈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
面皆櫎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
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
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

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
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
之所發（謂出禁所發）之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
冬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
用者君以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
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國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穰糧食必取贍焉）
（則衆人大費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
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
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
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
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
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
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
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
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
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十倍 渭陽瑣之牛馬滿齊
衍請驅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驅就斂
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樸而庚子牛馬為上
粟二家立貲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
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 之具具於此無求於
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 夕在上山林廩械器
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
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
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
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
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 租巨家美修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 租上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 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𩟖賣子者
是反麋也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𩟖賣子者禹
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賣子 𩟖 故天權失人地之
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 參三年與少半成歲
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 藏參之一不足以傷
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 古地字 凶旱水泆民無
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
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柰何 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

緬夜石之幣天[illegible]以守國穀歲守一分
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
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
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
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準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
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　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
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
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曰大豐則藏分阨亦
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
管子卷廿二　十六
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
準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
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illegible]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　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
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illegible]　桓公曰善今欲為大

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illegible]無籍者奚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準平其流動於未形
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illegible]百引十之半而藏四
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
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
管子卷廿二　十七
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
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illegible]之孝子聘之幣孝
[illegible]不與師旅之事[illegible]表置高而高仁慈孝
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　十之五有在上運五
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illegible]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illegible]子對曰民之能明於
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illegible]菜百果使蕃育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起然已民疾病者置
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
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因揲咨然後置四限高下
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
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

管子 卷廿二 十八

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
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
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
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
不相亂此謂君棅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
撤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也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有臣不忠於其君慮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乎來刑善乎來
爨戒也此之謂國戒

管子 卷廿二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至泉此檢數百里之
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可比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
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過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命
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
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以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

說舍於若說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服以終而身也而求勞

若以百金勞賜也奉臺高臺也之龜為無貲是也是龜至寶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富人於謂丁惠也還四年伐孤竹後一年丁氏之家粟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可以為軍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其粟室賦籍藏龜更賦籍也毀也藉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一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餙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餙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餙以此與令一此之謂來作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藏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州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糴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出二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從此令本數收其穀人既無幣皆輸穀故穀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斂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

是歲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
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
服而無止臣檳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
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
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

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
為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
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
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
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
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
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
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
户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
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
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
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
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
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
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
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

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
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
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
以織為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
已矣謂之國會
桓：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世則為柘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遊
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
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
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
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

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曰乘馬放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為筴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
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
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
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
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伯國尚用周制曰某月
某日苟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
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言應自受公家之所鄉皆與之幣與穀之價君上擁之其幣在下故穫倍重其有皮革之類總於所用者亦在鄉州屬其數皆令官賈

萬物之有受公家之價者未有稱權之數者宜司於要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更功庸者令數役日陳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故輕重之ㄙ皆推抑富商兼幷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號令然可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
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
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
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

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
其事唐國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
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
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價
什倍異日此出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
之通
桓　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
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洪之國有漏壤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國

渋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
地分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決之
國常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
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
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
國簿

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房　玄齡　注
劉　績補注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鈆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鈆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鈆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欲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聚盡也粟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

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

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衡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后天下之寶一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於鋒芒不以示人行擅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侯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武之皮為裘）以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

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反）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
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
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
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
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

為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
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
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
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
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
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
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
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
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

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謂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而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

發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

若子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死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印倬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脃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

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

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𩊚者續按𩊚若札切擬也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𩊚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鴇鴇本老切之通遠鵠鴇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弓弩無匡𩊚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以也管子對曰鵠鴇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鴇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匄而弓弩無匡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章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沚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

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北澤燒火（爟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鞒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煑水為鹽（煑海水也）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下令託以農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右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

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本國自無遠餉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殺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絲纊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穫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葬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令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矣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賤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滃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

重祿重賚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成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託卧反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卷第二十四

房玄齡 注

劉績 補注

輕重十

輕重乙第八十一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涉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
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
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反鑿屬也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埒反長鍼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𡒄諸侯畝鍾之國也
磧側革反山諸侯之國也河𡒄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
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
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
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
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
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
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
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
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
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管子二 卷四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享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不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幷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管子卷二十四　六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塊不爲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
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
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令
侯諸以事一孫老謂之銜秩欲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
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
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次前曰十爲鍾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不之一千
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教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
之數令之曰國貧而不用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
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損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使百姓皆務
於君則給契券之使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

管子卷二十四　七

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
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粮天下無兵則以賜貧
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壞之壞無不發草
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卒故發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千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用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營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玉石刻其當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得）（言石璧東以用弓者猶藏其價）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

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閭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為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

令貧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居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衍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能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

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中周十金萊人知之聞綦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鍾五）百泉則鏂二十也（鏂二升八合曰鏂為區又然）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illegible]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illegible]）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弦韋謹守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謀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謀富
商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鬥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衍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惕
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流血浮丘之戰彗星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
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
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
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
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
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
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鐘鼓

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
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
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
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
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
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
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我事失其本業令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
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
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賚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盡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
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
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蝱巨雄翡燕小鳥
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
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蝱巨雄新冠
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
賈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
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塗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沐塗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國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附也屬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桓公問管子曰
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
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
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壹舉而名實俱在也民
何為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

殺貲其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
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
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瀧夏其於齊國四分
之一朝夕外之所墆齊地五分之一非穀之所
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
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
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
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
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

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
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
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
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
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系未為系籍系
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
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
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世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
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
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

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
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踰終身無咎王霸
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
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
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腸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增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䖝韘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
（蠭古峰字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也）公服綈令左右
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

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
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
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
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
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
紲繑而踵相隨（紲繑謂連綴也紲息列反繑居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
行（齺仕角反齺也言其車轂往來相謂內騎東西連而行皆為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
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

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反稻輔從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
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
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
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閥其年民被白而濟
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
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
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埔也衆鳥
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
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
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
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
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
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
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
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
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
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
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
鬭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為
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國之道與之矣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
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
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
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
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
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
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

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
為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衍按疑此三字衍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

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

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揔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

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
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鉤又檑權
渠緄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
民為酒食所以為敬孝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
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
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
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
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
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
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毋
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
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
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
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祖者所以功祭也
非所以衆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大廟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
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
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
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
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

巨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戮大衍
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七里而壇
服黑而繞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
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
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
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
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
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
劍戟穫渠當脅軻簦笠當楯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
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云臺先生在杭傳泊胥江過滬
舫因出管子一書相贈後同年黃
蕘圃見之云宋是元本中之
可多得值三十兩不為價貴因重
裝之　　識之記

右明劉績管子補注實順丁氏持靜齋書目稱元刊
本王芝孫舊藏獨山莫氏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亦
稱丁禹生有元刊本王芝孫舊藏丁誤於芝生
跋文有黃蕘圃定是元槧市中不可多得一語余
從鐵琴銅劍樓借顧千里度陸勅先校之劉績
本即有補校之且有與原校異字知蕘圃所
云元校對補校言元即原字非宋元之元丁遂
跋稱元刊則笑柄矣子偲或未見原書抑其所

知者著錄遂又為禹生所誤耳歸安陸氏皕
宋樓藏書志認為明成化刊本亦誤績字用
熙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鎮江府知府見四
庫全書績所撰三禮圖提要又有六樂說入存
目績刻管子雖無年月可考然必在宏治庚戌
以後不得云成化也此書不及世傳兩宋本而明
諸刻為最古今取常熟瞿氏藏宋本勘之則宋
本第五卷缺第九葉此不缺宋本第十四卷四時篇

是秋冬三月去而忌此伏正文八十九字誤刻暴詹
積則亡下此列行秋政則旱下宋本誤此不誤宋
本第十六卷小問篇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下奪正文二十七字此不奪也其他可正宋本
之處尚多陸勅先當以宋本校此書云古今書籍
宋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宋刻之非者居三
三時刻之是者亦居六七真通人語也第其刻
工最為草草賢作矣圓作囯與作与猶作尤

等字爛月蠹是又注文之未經意揭出也已矣
等字殆當時通行坊本未加校對者數葉
數尤為凌亂以卷十第五葉存跋為卷七第
又十七葉第四葉存跋為卷九之第十九葉卷
五之第九葉存跋為卷十三之第五葉第六七六
葉存跋為卷十三之第六七八葉卷十六之第
十五葉存跋為卷十四之第十六葉卷十三之第
六七八葉存跋為卷十五之第六七八葉第五

葉原改為卷十五之第九葉卷十四之第十六十七
十八十九葉原改為卷十六之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葉卷十八之第十二葉原改為第十葉第十葉原
改為第十一葉又卷四缺第十三葉文實不缺卷
九實缺第二十六葉書賈乃將第二十五葉之末
注文挖去以掩其迹此皆原為理董者之所覇
形一篇按命曰武滿三滿下以接下附文自古以至
文三百二十五字下接而不止至知動靜正文三百三
十二字下始接去今未嘗有云云明安正書堂本
注本誤與此同殆因一祖本錯簡兩葉其後各改
所祖之本之行款遂致連文不復能句讀矣明人
刻書喜改古書績則改為矜慎其所考訂及所
見別本異同均加按語並原注後殺之趙文毅本
還改原文為騰書此以歸菊生按上據祖讀書
雜志淮南亦有劉績本又江建霞嘗見拜經樓
所藏查日中有劉績霏雪錄永繪庵冒廣生

跋鐵琴銅劍樓瞿耀邦書

農桑輯要七卷

（元）司農司撰

元後至元五年刻明修本

農桑輯要七卷 永樂大典本

元世祖時官撰頒行本也前有至元十年翰林學士王磐序稱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專以勸課農桑爲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農司諸公又慮夫播植之宜蠶繅之節未得其術於是徧求古今農家之書刪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書鏤爲版本進呈將以頒布天下云云案元史司農司設於至元七年分布勸農官巡行郡邑察舉農事成否達於戶部以殿最牧民長官史又稱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崇本抑末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均與王磐所言合惟至元七年至十年不足五六年之數磐蓋據建議設官之始約略言之耳焦竑國史經籍志錢曾讀書敏求記皆作七卷永樂大典所載僅有二卷蓋編纂者所合併非有闕佚永樂大典又載有至順三年印行萬部官牒蘇天爵元文類又載有蔡文淵序一篇稱延祐元年仁宗特命刊版於江浙行省明宗文宗復申命頒布蓋有元一代以是書爲經國要務也書凡分典訓耕墾播種栽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十門大致以齊民要術爲藍本芟除其浮文瑣事而雜採他書以附益之詳而不蕪簡而有要於農家之中最爲善本當時著爲功令亦非漫然矣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准
中書省咨禮部呈奉判大司
農司據承發架閣庫呈照得
本庫收掌農桑輯要叁阡部
栽桑圖叁伯部本庫收貯節
次蒙各處官員并各道廉訪
司關支將欲盡絶若不具呈
預為印造誠恐闕悞支持呈
乞照詳得此照得始自延祐
元年奏奉
聖旨江浙行省開板印造農桑輯要
給散隨朝并各道廉訪司勸
農正官天曆二年江浙行省
又行印造到農桑輯要叁阡
部栽桑圖叁伯部既是節次
給散將欲盡絶具呈照詳得
此批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
擬呈省奉此施行間又據大

司農司經歷司呈奉大司農司
劄付照得近據承發架閣庫
呈本庫收掌農桑輯要節次
給散將欲盡絶已於至元五
年正月二十二日具呈中書省
照詳去訖為此大司議得農
桑輯要先於天曆二年差委
本司管勾周元亨前赴江浙
省印造到今一十餘年節次
給散將欲盡絶若不預為印
造誠恐闕各官支付除已選差
到本司提控掾史周文郁前
去江浙省監督印造外大司合
下仰照驗就呈合干部分照驗
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行據
左右部架閣庫呈依上於送架
巻內檢尋到上項文巻一宗隨呈前
去具呈照詳得此照得承奉中

書省判送江𠄎行省咨准中書
省禮部呈大司農司經歷司呈
天暦二年二月十三日
奏過事内一件在先欽奉
普顔篤皇帝聖旨
英宗皇帝聖旨教江浙省兩遍印了
農桑輯要三千部栽桑圖三百
部有来這幾年各道廉訪司
家有司家節續都散了俺商
量来如今呈與省家文書依先
例交江浙省印造農桑輯要栽
桑圖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這文書是百姓有益的勾當教省
家印造了將来各道廉訪司有
司関了的農桑輯要著交割麽
道
聖旨了也欽此照得延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奏過事内一件為散與多人農書不
敎的上頭交江浙省印造將来
的大司農司奏了與了俺文書褁
照呵從至元二十三年遂旋印了
八千五百部給散了来如今様
一萬冊交印造與他每一千五百
部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
聖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今據見呈本部
議得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印造
農桑輯要即係奏奉
聖旨事理宜咨江浙行省欽依印造施
行具呈照詳得此咨請欽依
施行准此照得先於延祐三
年十月二十八日准中書省咨該
奏過事内一件印造農書一千五百部行
據杭州路申印造裝褙打角
完備差宣使布伯管押赴中
書省交割去訖今准前因本
省劄付杭州路欽依印造農

桑輯要三千部栽桑圖三百部
裝褙完備起觧外咨請照驗批
奉都堂鈞旨送禮部依例施行
奉此於至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行下大司農司經歷司依例施
行令據見呈本部議得大司農
司呈元印農桑輯要即目銷用
將欲盡絶誠恐缺悞支付叅詳
即係奏奉
聖旨事理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欽依
印造據差去提控掾史周文郁
合騎鋪馬劄付合干部分依例
應付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除
外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准此

承事郎杭州西北隅録事　臣　陳也速答兒

至元五年　月

中議大夫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臣　太不花

差來監印造官大司農司提控　臣　周文郁

農桑輯要目錄

卷之一

典訓

農功起本　蠶事起本

經史法言　先賢務農

卷之二

耕墾

耕地

播種

收九穀種　種穀

大小麥（青稞附）　水稻

旱稻　黍穄（稃附）

粱秫　大豆（豍豆附）

小豆（菉豆白豆附）　豌豆

蜀黍（新添）　蕎麥

胡麻　麻子（蘇子附）

麻　苧麻

木綿（新添）　區田

卷之三

栽桑（柘附）

論桑種　種椹

地桑　移栽

壓條　栽條

布行桑　修蒔（治蟲蠹法附）

科斫（條桑附）　接換

義桑　桑雜類

柘

卷之四

養蠶

論蠶性　收種

浴連（收貯蠶連附）

蠶事預備

收乾桑葉　製豆粉米粉

收牛糞　收蓐草

收蒿稍　修治苫薦

治蠶具（蠶椽附）

修治蠶室等法
蠶室　火倉
安槌
變色生蟻下蟻等法
變色　生蟻
下蟻
涼煖飼養分擡法
涼煖總論　飼養總論
分擡總論　初飼蟻
辟黑　頭眠擡飼
停眠擡飼　大眠擡飼
養四眠蠶
稙蠶之利　晚蠶之害
十體　三光
八宜　三稀
五廣　雜忌
辛羶腥麝香等物
簇蠶繰絲等法
簇蠶　擇繭
繰絲　蒸餾繭法
夏秋蠶法
卷之五
瓜菜
種瓜 黄瓜　西瓜
冬瓜　瓠 今名葫芦
芋　葵
茄子　蔓菁
蘿蔔　蜀芥芸薹芥子
薑　菌
蒜　䪥 薤同
葱　韭
胡荽　菠薐
萵苣　同蒿
人莧　藍菜
莙薘　蘭香
荏蓼　芥蒙

甘露子　豆豉
麩豉
果實
種梨柹梨附　桃櫻桃葡萄附
李　梅杏
柰林檎　棗梬棗附
栗榛附　柿
安石榴　木瓜
銀杏　橙柑附新添
橘新添　樝子新添
諸果　接諸果

卷之六

竹木
種竹　松杉柏檜附
榆　白楊
棠　穀楮
槐　柳
楸　梓
梧桐　漆新添
柞　皁莢
楝新添　椿新添
葦荻附新添　蒲新添
作園籬　諸樹
伐木
藥草
種紫草　紅花
藍　梔子新添
茶　椒
茱萸　茴香
蓮藕　芡
芰　薯蕷
地黃　枸杞
菊花　蒼朮
黃精　百合
牛蒡子　決明
甘蔗新添　薏苡新添

藤花 新添　薄荷 新添
罌粟　苜蓿
卷之七
孳畜
養馬牛總論　馬 附驢騾
牛 附水牛　羊
豬
禽魚
養雞　鵞鴨
魚　蜜蜂 新添
歲用雜事

農桑輯要卷第一

典訓

農功起本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

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

典語神農嘗草別穀烝民乃粒食

世本倕作耒耜倕神農之臣也

周本紀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麦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舉以為農師

漢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 甽畎同也

藝文志農九家百四十一篇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蠶事起本

漢食貨志嘉穀布帛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

易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黃帝已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致少事故爲之故以絲麻布帛而制衣裳使民得宜也）

通典周制享先蠶先蠶天駟也蠶與馬同氣

漢制祭蠶神曰苑窳（羊主反）婦人寓氏公主

北齊先蠶祠黃帝軒轅氏如先農禮一

後周祭先蠶西陵氏

經史法言

書洪範八政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食則勤農以求之）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衣則蠶績以求之）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春則耕種夏則芸苗秋則收刈冬則入廩）分地之利（分別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謹身節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史記太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疋）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計也）山

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巵茜（徐廣曰巵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按韋昭曰畦猶壟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豈非所謂素封者耶

前漢食貨志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力照反）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管子民無所游食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

齊民要術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古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情乎

先賢務農

孟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氾扶嚴反水名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本姓凡氏避地於氾水因改爲氾）

史記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
曰欲速富養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
貲擬王公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稼而鹵莽
種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
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
前漢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
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
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
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服虔曰與
之二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二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
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
貴傷民（師古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
一也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
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
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
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
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
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
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
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轉而緣南
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前漢宣曲任氏楚漢相距於滎陽未石
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折節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
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
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趙過為捜粟都尉能為代田以故田多
墾闢用力少而得穀多
黃霸為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
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
樹畜養去浮淫之費治為天下第一
龔遂為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
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
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
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吏
民皆富實
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問墾田頃畝五穀
美惡
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
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
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
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
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
曰召父
後漢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
每歲時農收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
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
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嬾者獨
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
田者聚落以至殷富
杜詩為南陽省愛民役廣拓土田郡內
比室殷足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
不知牛耕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
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茨充為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
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麤

履足多剖裂血出歲冬嘗然火燎炙充
敎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
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温煖今江南
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
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樊重字君雲謚壽張敬侯世善農稼好
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

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
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
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
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
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
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
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
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義

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
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常戒其子
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
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
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王景為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
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教民用犂耕
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
法制著于鄉亭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
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
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崔寔為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
民冬月無衣積細草卧其中見吏則衣
草而出寔為作紡績織絍之具以教民
得以免寒苦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

故食為至急也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朞年稱大化

杜畿為河東勸耕桑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悌河東遂安

童恢除不其令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

齊民要術皇甫隆為燉煌燉煌俗不曉作耬犂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乃教作耬犂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

僮种為不其令率民養一猪雌雞四頭以供祭祀死買棺木

顏裴為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丁車大牛整頓豐足

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

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橘成歲得絹數千疋

仲長子曰天為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時及不為而尚乎食也哉

北魏章纂拜河內刺史增勸農桑親自

撿視勤者資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魏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

晉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獲於壠畝

唐張全義為河南尹經黄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户四野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户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輙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名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積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農桑輯要卷第一

農桑輯要卷第二

耕墾

耕地

齊民要術春耕尋手勞郎到反古曰耰今曰勞說文曰耰摩田器今人亦名勞曰摩秋耕待白背勞春既多風若不尋勞地必虛燥秋田㙮實濕勞令地硬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蓋言澤難遇喜天時故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㙮直輒反田實也暴音曝耗也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犂欲廉勞欲再犂廉耕細牛復不疲再勞地熟旱亦保澤也秋耕𦔂掩明青者為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者其美與小豆同初耕欲深轉地欲淺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踐則根浮七月耕之則死非七月復生矣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人懿反稠相也種七月八月犂稀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一石大約今二斗七升十石今二石七斗有餘也後魏時要術中石斗倣此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氾勝之書曰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

早鋤早獲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春候地氣始通土塊散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之草生有雨澤耕重勞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而強之也○雜說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凡地有薄者即須加糞糞之其踏糞法秋收治田後場上所有穀穰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古一尺大約今一尺三寸有餘後魏時要術尺寸倣此每平旦收聚堆

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即堆聚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即載糞糞地

種蒔直說 古農法犂一擺六令人只知犂深爲功不知擺細爲全功擺功不到土麤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立根在麤土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等諸病擺功到土細又實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着自耐旱不生諸病

韓氏直說 爲農大綱一則牛欺地二則人欺苗牛欺地則所種不失其時人欺苗則省力易辦反是則徒勞無益矣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擺縱橫擺之然後插犂細耕隨耕隨撈至地大白背時更擺兩徧至來春地氣透時待日高復擺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時至便可下種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

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内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依前耕擺

播種

收九穀種 (黍 稷 秫 稻 麻 大麥 小麥 大豆 小豆)

齊民要術 凡五穀種子浥鬱則不生生者亦尋死種雜者禾則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糶賣以雜糅見疵炊爨失生熟之節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粟黍穄粱秫常歲別收選好穗絶色者劁(才彫反)刈高懸之以擬明年種子將種前二十許日開水浸(浮秕去則無莠)即曬令燥種之

○氾勝之書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虸蚄等蟲也又種傷

濕鬱熱則生蟲也又薄田不能糞者以
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
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
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
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撓呼毛反）令洞
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疏有反）種
如麥飯狀常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
數撓令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
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
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
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
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
中治穀如此則收常倍取麥種候熟可
穫擇穗大强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
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治之取
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
竹器順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
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燥處苗則不敗

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
量之埋陰地冬至日窖埋冬至後五十
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崔
寔曰平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墻陰
下餘法同上○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
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
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雜陰陽
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
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
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荊又
凡種禾宜寅午申忌乙丑壬癸秫忌寅
晚禾忌丙大麥宜亥卯辰忌子丑戊己
小麥忌與大麥同稻宜戊己四季日忌
寅卯辰甲乙黍宜巳酉戌忌寅卯丙午
穄忌未寅大豆宜申子壬忌卯午丙子
甲乙小豆忌與大豆同麻忌四季日戊
己凡五穀大判宜上旬次中旬○史記
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

不可委曲從之諺曰以時其澤爲上策也

種穀

齊民要術凡穀成熟有早晩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彊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晩熟者苗長而收少彊苗者短黃穀之屬是也弱苗者長靑白黑者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惡而息也地勢有良薄良田宜種晩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晩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晩必不成實也諺曰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山澤有異宜山田種彊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凡穀田菉豆小豆底爲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爲下常見瓜底不減菉豆本既不論聊復記之凡春種欲深夏種欲淺凡種穀雨後爲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薉音穢生小雨不接濕無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濕輾則令苗瘦薉若盛者先鋤一遍然後納種乃佳也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壟待雨春耕者不中也夏若仰壟匪直盪汰

不生兼與草薉俱出凡田欲早晩相雜□歲道有所宜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晩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晩早田淨而易治晩者蕪穢難出其收在多少從歲所宜非關早晩然早穀皮薄米實而多晩穀皮厚米少而虛也苗生如馬耳則鏃初角反鋤諺曰欲得穀馬耳鏃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唯小鋤之爲良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苗出壠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爲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實多糠薄米息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春鋤起地夏爲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子曰爲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芸芸除草也○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孤特疏數[illegible]則茂好也其長也欲相與俱言相依不偃仆扭其熟也欲相扶相扶持不傷折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族聚也吾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

刈也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
蹯壟底牛遲則子勻足蹯則苗茂之跡相接者亦不煩撻也熟速
刈乾速積刈早則鐮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藁爛積晚
則損耗連雨則生耳○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
禾○氾勝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為時三
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種禾稙禾夏至
後八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
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
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
此禾稼五穀不傷矣○漢食貨志曰種
穀必雜五種以避災害田中不得有樹
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盜寇之至
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
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
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
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
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

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壟草師古曰耨耕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師古
曰隤謂下之也音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師古曰能讀曰耐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
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鄧展
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畮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畮漢時二百四十步
為畮古千二百畮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
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甽者
也○縵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二斛已上也
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
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
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
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
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
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引也
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
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
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是後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崔寔曰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據齊地大畝一頃為三十五畝也）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犂轅長四尺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耕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案三犂共一牛若今三腳耬矣今自濟州已西猶用長轅犂兩腳耬長轅耕平地尚可於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回轉至難費力未如齊人蔚犂之柔便也兩腳耬耩壟穊亦不如一腳耬之得中也）

[illegible]

芸苗之法其凡有四第一次曰撮苗第二次曰布第三次曰擁第四次曰復（俗曰添本）一功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穅之雜入之矣今之器以人鋤營州之東以人鏟叉有一器出自海壖號曰耬鋤（耬樣一如下種耬但獨腳無耬斗備於腳下端鐵從向上斜彎一竅兩轅中央近復茁安耬斗處橫枕中亦鑿一竅鋤制柄以擊由一如芸苗鋤但其柄就以鐵為之鹿細上下各一鋤刃夫圓如本葉樣用時將鋤柄於耬腳下端鉗竅中穿過共柄末上出橫枕竅中其鋤刃橫留於耬腳下端）撮苗後用一驢帶籠觜挽之初用一人牽慣熟不用人止一人輕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過鋤力三倍所辦之田日不啻二十畝今燕趙多用之名曰劐子劐子之制又少異於此（鏟子第一遍劐成溝子殺根未成不耐旱耬鋤刃在土寸故不就溝子第二遍加擁土本處短刀成溝子其土分壅禾根）擁土（田本厚二寸間五寸長七寸取成三角樣前為夫十鑿一竅長一寸闊半寸穿於鏤鋤柄上座鋤身上）

[illegible]

如耬鋤過苗間有小豁不到處用鋤理撥一偏如種黍粟大小豆等田當用一尺三寸寬腳種蒔下種（易使鋤耬故也）如種麻麥用狹腳種蒔則可

大小麥（附青稞）

[illegible]

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種者其收倍薄崔寔曰五月六月菑麥田也）○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麥○氾勝之書曰種麥得時無不善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

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illegible]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旱蠶矢令麥忍寒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古法大麥穬）麥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青稞（若禾及麥石）麥（[illegible]）與大麥同時熟麩堪作麩及餅飥甚美磨總盡無麩（鋤一遍佳不鋤亦得）

四時類要 曬大小麥今年收者於六月掃庭除候地毒熱衆手出麥薄攤取蒼耳碎剉拌曬之至未時及熱收可以二年不蛀（[illegible]）若有陳麥亦須依此法更曬須在立秋前秋後則已有蟲生恐無益矣

必用 古農語云彭祖壽年八百不可忘了種蠶種麥又云社後種麥爭回耧又云社後種麥爭回牛言奪時之急如此之甚也

韓氏直說 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過熟則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繳覆以防雨作如般載不及即於地內苫（苫須於以前未陰時備下）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徧翻過又一徧起稭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稭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二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

水稻

齊民要術 稻無所緣唯歲易為良選地欲近上流（地無良薄水清則稻美也）三月種者為上

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中旬為下時先放水十日後曳轆軸十徧（徧數唯多為良）地既熟淨淘種子（浮者不去秋則生稗）漬經三宿漉出內草篅（市專反判竹圓以盛穀）中裛之復經三宿牙長二分一畝三斗擲三日之中令人驅鳥稻苗長七八寸陳草復起以鎌侵水芟之草悉膿死稻苗漸長復須薅（拔草曰薅虎高反）薅訖決去水曝根令堅量時水旱而溉之將熟又去水霜降穫之（早刈米青而不堅晚刈零落而損收）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隨逐隈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乾燒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塊既散液持木斫平之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歲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須栽而薅之）溉灌收刈一如前法畦畤（書當埒歷也）大小無定須量地宜取水均而已藏稻必須用箪（此既水穀窖埋得地氣則爛敗也）春稻必須冬時積日燥曝一夜置霜露中即舂（若冬舂不乾即米青赤脈起不經霜不燥曝則米碎矣）秫稻法一切同○周官曰稻人掌稼下

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氾勝之書曰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一百一十日可種稻始種稻欲溫溫者缺其塍（食陵反塍畦畔也）令水道相直夏至後大熱令水道錯○崔寔曰三月可種粳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旱稻

齊民要術

旱稻用下田白土勝黑土（非言下田勝高原但夏停水者不得禾豆麥稻田種雖澇亦收所謂彼此俱穫不失地利故也下田種者用功多高原種者與禾同等也）凡下田停水處燥則堅垎（胡格反土乾也）濕則汙泥難治而易荒墝（口交反）埆（音殼）而殺種其春耕者殺種尤甚故宜五六月暵之以擬大麥時水澇不得納種者九月中復一轉至春種稻萬不失一（春耕者十不收五蓋誤人耳）○凡種下田不問秋夏候水盡地白背時速耕杷勞（杷白駕反）頻煩令熟（過燥則堅過雨則泥所以宜速耕也）二月半種稻為上時三月為中時四月初及半為下時漬種如法裛令開口耬耩掩種之（耩故項反掩烏感反掩種者省種而生科又勝擲者）即再遍勞（若歲寒早種慮時晚即不漬種恐牙焦也）其土黑堅彊之地種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踐履之濕則不用一迹入也稻既生猶欲令人踐壠背（踐者茂而多實也）苗長三寸杷勞而鋤之鋤唯欲速（稻苗性弱不能扇草故宜數鋤之）每經一雨輒欲杷勞苗高尺許則鋒（古表反）天雨無所作宜冒雨薅之科大如概者五六月中霖雨時拔而栽之（栽法欲淺令其根鬚四散則滋茂深而直下者聚而不科其苗長者亦可拔去葉端數寸勿傷其心也）入七月不復任栽（七月百草成時晚故也）其高田種者不求極良唯須廢地（過良則苗折廢地則無草）亦秋耕杷勞令熟至春黃塲（始章反）納種（不宜濕下）餘法悉與下田同

黍穄（穄附）

齊民要術

凡黍穄田新開荒為上大豆底為次穀底為下地必欲熟（再轉乃佳若春夏耕者下種後再勞為良）一畝用子四升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穄與稙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諺曰椹釐釐種黍時）燥濕候黃塲種訖不曳撻（令時也子也）常記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諫樹日種之萬不失一（諫樹者）

霜封着木條也故令月三日隸樹過以月三日種棗地皆倣此十月隸樹宜早黍十一月隸樹宜中黍十二月隸樹宜晚黍若從十月至正月皆隸樹者早晚黍忌宜也

刈穄欲早黍欲晚穄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諺曰穄青喉黍折頭皆即濕踐大積則浥鬱燥踐多兜牟穄踐訖即蒸而裛於劫反之不蒸者難舂米碎至舂又土臭蒸則易舂米堅香氣經夏不歇也黍宜曬之令燥濕聚則鬱凡黍黏者收薄穄味美者亦收薄難舂○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黍○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槩去其露日出乃止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宜種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時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粱米又可釀作酒酒勢美釅尤逾黍秫魏武使典農種之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大儉可磨食之若值豐年可以飯牛馬豬羊

務本新書 種糯不換糯米價直比黃米價高今有與糯米相類者白黃米是也舊呼糯不換宜多種之造酒爲佳

粱秫

齊民要術 粱秫並欲薄地而稀種與植穀同時晚者全不收也燥濕之宜杷勞之法一同穀苗收刈欲晚性不零落早刈損實

大豆 附豍豆

齊民要術 春大豆次稙穀之後二月中旬爲上時三月中旬爲中時四月上旬爲下時歲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種子地不求熟地過熟者苗茂而實少收刈欲晚此不零落刈早損實鋤不過再葉落盡然後刈葉不盡則難治刈訖則速耕大豆性溫秋不耕則無澤也○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也○氾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

而生不用深耕大豆須均而稀豆花憎見日見日則黃爛而根焦也穫豆之法莢黑而莖倉輒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曰黑豆熟於場○崔寔曰正月可種豍豆二月可種大豆又曰三月昏參夕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小豆 菉豆白豆附

齊民要術 小豆大率用麦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須兼留去歲穀下以擬之○氾勝之書曰小豆不保歲難得椹黑時注雨種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古所以不盡治者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而民盡治故其收耗折也

菉豆白豆種法與小豆同

豌豆

務本新書 豌豆二三月種諸豆之中豌豆冣為耐陳又收多熟早如近城郭摘豆角賣先可變物舊時庄農往往獻送此豆以為常新蓋一歲之中貴其先也又熟時少有人馬傷踐以此校之甚宜多種

蜀黍

務本新書 蜀黍宜下地春月早種省工收多耐用人食之餘擂碎多拌麩糠以飼五牸外稭稈織箔夾籬寨作燒柴城郭貨賣亦可變物

蕎麦

齊民要術 凡蕎麦五月耕經二十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徧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假如耕地三徧即三重著子下兩重子黑上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滿似如濃即須收刈之但對梢荅鋪之其白者日漸盡變為黑如此乃為得所若待上頭總黑半已下黑子盡落矣

胡麻（本草衍義曰：止是脂麻也）

齊民要術：胡麻（漢書：張騫外國得胡麻子。今俗人呼為烏麻，非也。案今世有白胡麻、八棱胡麻，白者油多，而又可以為飯）。此宜於白地種。二三月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月半前種者，實多而成；月半後種者，少子而多秕也）。種欲截雨腳（若不緣濕，融而不生）。一畝用子二升。漫種者，先以耬耩，然後散子，空曳勞（勞上加人，則土厚不生）。耬耩者，炒沙令燥，中半和之（不和沙，下不均。壟種若荒，得用鋒耩）。鋤不過三徧。刈束欲小（束大則難燥，打手復不勝）。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之（不爾則風吹倒，損收也）。候口開，乘車詣田斗藪（倒豎，以小杖微打之）。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徧乃盡耳（若乘濕橫積，蒸熱速乾，雖曰鬱裛，無風吹虧損之慮。裛者不中為種子，然油無損也）。

四時類要：每科相去一尺為法。

麻子（附蘇子）

齊民要術：止取實者，種斑黑麻子（斑黑者實。饒崔寔曰：苴麻子黑，又實而重，擣治作燭，不作麻）。耕須再徧，一畝用子三升。二月種者為上時，四月為中時，五月初為下時。大率二尺留一根（穊則不成）。鋤常令淨（荒則少實）。既放勃，拔去雄（若未放勃去雄者，則不成子實）。凡五穀地畔近道者，多為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以遮之（胡麻，六畜不食；麻子齧頭則科大。收此二實，足供美燭之費也）。慎勿於大豆地中雜種麻子（扇地兩損，而收並薄）。六月中可於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其根。

○氾勝之書曰：樹高一尺，以蠶矢糞之。無蠶矢，以溷中熟糞，亦善。樹一升。天旱以流水澆之；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氣以澆之。雨澤時適，勿澆。澆不欲數。霜下實成，速斫之。其樹大者，以鋸鋸之。

務本新書：凡種五穀，如地畔近道者，亦可另種蘇子以遮六畜傷踐。收子打油，燃燈甚明，或熬油以油諸物。

麻

齊民要術：凡種麻用白麻子（白麻子為雄麻，顏色）

雖白齧破枯燥無膏潤者秕子也亦不中種市糴者口含少時顏色如舊者佳
如變黑者裛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亦良有點
葉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口點丁破反旱葉燥也地薄者糞之
糞宜熟無熟糞者用小豆底亦得崔寔曰正月糞疇疇麻田也耕不厭
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無葉也田欲歲易抛子種則節高良
田一畝用子三升薄田二升穊則細而不長稀則
麁而皮惡夏至前十日為上時至日為中時
至後十日為下時麥黃種麻麻黃種麥亦良候也諺曰夏至
後不沒狗或答曰但雨多沒橐駝又諺曰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言及澤急說
非辭也夏至後者匪唯淺短皮亦輕薄此亦趨時不可失也父子之間尚不相
假借而況他人者也澤多者先漬麻子令芽生取雨
水浸之生芽疾用井水則生遲浸法著水中如炊兩石米頃漉出著席上布令
厚三四寸數攪之令均得地氣一宿則芽出水若滂沛十日亦不生待地
白背耬耩漫擲子空曳勞截雨腳即種者地濕麻生瘦
待白背者麻生肥澤少者暫浸即出不得待生
芽耬頭中下之不勞曳撻麻生數日中常驅
雀葉青乃止布葉而鋤頻須再遍止高而鋤者便傷麻損弱不堪
者拔去勃如灰便刈刈拔各隨其法未勃者收皮不成放勃不

收而即驟菓古典反小束也欲小稕音閏反欲薄為其易乾
一宿輒翻之得霜露則皮黃也穫欲淨有葉者喜爛
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濁水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剝
大爛則不任暖泉不冰凍冬日漚者最為柔韌也○氾勝之書
曰種枲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皮
不堅寧失於早不失於晚夏至後二十
日漚枲枲和如絲

苧麻

圖經苧根舊不載所出州土今閩蜀江
浙有之其皮可以績布苗高七八尺葉
如楮葉面青背白有短毛夏秋間著細
穗青花其根黃白而輕虛二月八月採
又有一種山苧亦相似謹按陸機草木
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
自生不須栽種荊揚間歲三刈官令諸
園種之剝取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
脫得裏如筋者煮之用緝今江浙閩中
尚復如此孕婦胎損方所須又主白丹

濃煮水浴之日三四老年宙瘡癰疽井
背初覺未成膿者以苧根葉熟擣傅上
日夜數易之腫消則差矣○陶隱居云
苧即今績麻也

新添 栽種苧麻法三四月種子者初用
沙薄地為上兩和地為次園圃內種之
如無園者瀕河近井處亦得先倒斸土
一二徧然後作畦闊半步長四步再斸
一徧用腳浮躡或杴背浮按稍實不然
著水虛懸再把(蒲巴反)平隔宿用水飲畦
明旦細齒把浮耬起土再把平隨時用
濕潤畦土半升子粒一合相和勻撒子
一合可種六七畦撒畢不用覆土覆土
則不出於畦內用極細稍杖三四根攙
剗令平可畦搭二三尺高棚上用細箔
遮蓋五六月內炎熱時箔上加苫重蓋
惟要陰密不致曬死但地皮稍乾用炊
箒細洒水於棚上常令其下濕潤(緣子未生)
(芽或苗出力弱而不勝注水後澆故也)遇天陰及旱夜撤
去覆箔至十日後苗出有草即拔苗高
三指不須用棚如地稍乾用微水輕澆
約長三寸却擇比前稍壯地別作畦移
栽臨移時隔宿先將有苗畦澆過明旦
亦將做下空畦澆過將苧麻苗用刃器
帶土掘出轉移在內相離四寸一栽務
要頻鋤三五日一澆如此將護二十日
之後十日半月一澆至十月後用牛驢
馬生糞蓋厚一尺預選秋耕擺熟肥土
更用細糞糞過來年春首移栽地氣已
動為上時芽動為中時苗長為下時栽
法掘區成行方圓相去一尺五寸將畦
中科苗移出栽於區內擁土區中以水
渰之若夏秋移栽須趁雨水地濕分根
連土於側近地內分栽亦可其移栽年
深宿根者移時用刃斧將根截斷長可
三四指栽時成行作區方圓各離一尺

五寸每區町栽三二根基壠相對擁土畢然後下水催三五日復澆苗高勤鋤旱則澆之若地遠移栽者須根科少帶元土蒲包封裹外復用席包掩合勿透風日雖數百里外栽之亦活栽培法如前初年長約一尺便割一鎌麻未堪用每催長成所割即堪績用至十月即將割過根楂用驢馬糞蓋厚一尺不致凍死至二月初杷去糞令苗出以後歲歲如此麻栽法如桑法移栽本丁第三年根科交亂稠密不移必漸不旺即將本科周圍稠密新科再依前法分栽每歲可割三鎌每割時須根傍小芽出土約高五分其大麻即為可割大麻既割其小芽榮長便是下次再割麻也若小芽過高大麻不割不唯小芽不旺又損已成之麻大約五月初一鎌六月半一鎌八月半一鎌唯中間一鎌長疾麻亦嚴好刈倒時隨即

用竹刀或鐵刀從梢分批開用手剝下皮即以刀刮其白瓤其浮上皺皮自去縛作小把搭於房上夜露晝曝如此五七日其麻自然潔白然後收之若值陰雨即於屋底風道內搭涼去牌恐經雨黑漬故也所剝之麻春夏秋溫暖時分績與常法同若於冬月用溫水潤濕易為分擘不然乾硬難分其績既成纑作纓子於水甕內浸一宿紡車紡訖用桑柴灰淋下水內浸一宿撈出每纑五兩可用一淨水盞細石灰拌勻置於器物內停放一宿至來日擇去石灰却用黍稭灰淋水煮過自然白軟曬乾再用清水煮一度別用水擺拔極淨曬乾逕成纑鋪經緯織造與常法同此麻一歲三割每畝得麻三十斤少不二十斤目今陳蔡間每斤價鈔三百文已過常麻數倍善績者麻皮一斤得織一斤細者有一斤織布一疋次一斤半

一疋又次二斤三斤一疋其布柔肕潔白比之常布又價高一二倍然則比麻但栽植有成便自宿根可謂暫勞永利矣

木綿

新添 栽木綿法擇兩和不下溼肥地於正月地氣透時深耕三徧擺蓋調熟然後作成畦畛每畦長八步闊一步內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深斸二徧用杷摟平起出覆土於畦背上堆積至穀雨

前後揀好天氣日下種先一日將已成畦畛連澆三水用水淘過子粒堆於溼地上瓦盆覆一夜次日取出用小灰搓得伶俐看稀稠撒於澆過畦內將元起出覆土覆厚一指再勿澆待六七日苗出齊時旱則澆溉鋤治常要潔淨概則移栽稀則不須每步只留兩苗稠則不結實苗長高二尺之上打去衝天心旁條長尺半亦打去心葉葉不空開花結

實直待綿欲落時為熟旋熟旋摘隨即攤於箔上日曝夜露待子粒乾取下用鐵杖一條長二尺麤如指兩端漸細如趕餅杖樣用梨木板長三尺闊五寸厚二寸做成牀子逐旋取綿子置於板上用鐵杖旋旋趕出子粒即為淨綿撚織毛絲或綿裝衣服特為輕暖

區田

齊民要術 氾勝之書區種法曰湯有旱

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

務本新書 夫豐儉不常者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制此法大槩與今時種瓜相類區當於閑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五月種穀大

小江菉豆八月種二麦豌豆節次爲之亦不可貪多穀豆二麦各料百餘區山藥芋子各一十區通約收四五十石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壬辰戊戌之際但能區種三五畒者皆免飢殍

農桑輯要卷第二

論九穀風土時月及苧麻木綿　孟祺

九穀風土及種蒔時月

穀之爲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種藝之時早晚又各不同按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兖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惟白墳厥田惟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麦稻 青州其穀宜稻兖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麦 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 冀州其穀宜黍稷并州其穀宜五種合二經觀之雖幽并徐梁互闕所載而九州風土之宜其大凡可見矣然一州之内風土又各有所

不同但條目繁多書不盡言耳觸類而
求之苟泥塗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種
不必拘以荊揚土壤黄白厥田中上黍
稷粱菽即可種不必限於雍冀墳壚黏
埴田雜三品麦即可種又不必以并青
兗豫爲定也若夫時之早晚按齊民要
術有上中下三時大率以洛陽土中爲
準此亦舉一隅之義爾以周公土圭之
法推之洛南千里其地多暑洛北千里

其地多寒暑既多矣種藝之時不得不
加早寒既多矣種藝之時不得不加遲
又山川高下之不一原隰廣隘之不齊
雖南乎洛其間山原高曠景氣凄清與
北方同寒者有焉雖北乎洛山隈掩抱
風日和煦與南土同暑者有焉東西以
是爲差蜀比而同之殆類夫膠柱而鼓
瑟矣氾勝之有言種無期因地爲時此
不刊之論也表而出之庶覽者有所折

衷焉

苧麻木綿

大哉造物發生之理無乎不在苧麻本
南方之物木綿亦西域所產近歲以來
苧麻藝於河南木綿種於陝右滋茂繁
盛與本土無異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
即已試之効令所在種之悠悠之論率
以風土不宜爲解盖不知中國之物出
於異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

不產於流沙葱嶺之外乎以今言之甘
蔗茗芽是不產於牂柯邛管之表乎然
皆爲中國珍用奚獨至於麻綿而疑之
雖然託之風土種藝之不謹者有之抑
種藝雖謹不得其法者亦有之故特列
其種植之方於右庶勤於生業者有所
取法焉他日功效有成當暑而被纖絺
之衣盛冬而服纊絮之服然後知其不
爲無補矣

農桑輯要卷第三

栽桑 柘附

論桑種

齊民要術 桑椹熟時收黑魯椹 黃魯桑不耐久 諺曰魯桑百豐綿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

博聞錄 白桑少子壓枝種之若有子可便種須用地陰處其葉厚大得繭重實絲倍每常

士農必用 桑之種性惟在辨其剛柔得樹蓺之宜使之各適其用 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而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桑之條葉不如魯桑之盛茂當以魯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壓條接根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長久也荊桑之類宜相大抵其絲堅韌中紗羅書禹貢厥篚檿絲注曰檿山桑此荊之類而尤亦也桑桑之所宜飼小蠶

種椹

齊民要術 收黑魯椹即日以水淘取曬燥仍畦種 治畦下水一如葵法 常薅令淨○氾勝之書曰種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即以手潰之以水洗取子陰乾治肥田十畝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畝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種之黍桑當俱生鋤之桑令稀疏調適黍熟穫之桑生正與黍高平因以利鎌摩地刈之曝令燥後有風調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四時類要 種桑如種葵法土不得厚厚即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糞土一徧

務本新書 四月種椹 二月種椹亦同 東西掘畦熟糞和土耬平下水水宜濕透然後布子或和黍子同種椹藉黍力易為生發又遮日色或預於畦南畦西種葵後藉葵陰遮映夏日長至三二寸旱則澆之若不雜黍種須旋搭矮棚於上以箔覆蓋晝舒夜捲處暑之後不須遮蔽至

十月之後桑與黍稭同時刈倒順風燒之仍糁糞土撒灰春暖榮茂次年移栽○一法熟地先耩黍一壠另搓草索截約一托以水浸軟麩飯湯更妙索兩頭各歇三四寸中間勻抹濕椹子十餘粒將索臥於黍壠內索兩頭以土厚壓中間糁土薄覆隔一步或兩步依上臥一索四面取齊成行久旱宜澆十月刈燒加糞如前冬春攤雪蓋糞清明前後掃去霖雨時覷稀稠移補比之畦種旋移省力決活早二年得力如舊有椹春種更妙後宜築園牆圍護○或慮索繁碎以黍椹相和於葫蘆內點種過處用箒掃勻○或慮天旱宜就黍壠內撥土平勻順壠作區下水種之○又法春月先於熟地內東西成行勻稀種蘇次將桑椹與蠶沙相和或炒黍穀亦可趁逐雨後於蘇壯單耩或點種比之搭矮棚與黍同種緣蘇陰高密又透風露雖種十數畝亦不甚委曲費力

士農必用 畦種（與舊法同）種子宜新不宜陳（新椹種之為上隔年春種多不生蔴畦搭棚為上黍麻次之桑苗又次之）桑芽出間令相去五七寸（營造尺寸他倣此）頻澆過伏可長至三尺（割去黍麻）至十月內附地割了撒亂草走火燒過（火不可大恐損根）糞草蓋至來春把摟去糞草澆每一科自出芽三數箇留旺者一條（已成根則不須蔭可頻澆）至秋魯桑可長五七尺荊桑可長三四尺（魯桑可抄為地桑荊桑可抄入園養之）

地桑

務本新書 夫地桑本出魯桑畧以魯桑萌條如法栽培揀肥旺者約留四五條鋤治添糞條有定數葉不繁多衆葉脂膏聚於一葉其葉自大即是地桑○栽地桑法秋後於熟白地內深耕一犂就壠加糞撥土為區如撫牛掘區亦可春

分前後取臘月所埋桑條（埋條法如後）揀有萌芽處各盤七八寸或一尺鍬區下水臥條栽之覆土約厚三四指深厚則難生以手按匀區東南西種蒜五七粒五月之後芽葉微高旋添糞土已後條高便作地桑或揀魯桑笋兒秋間埋頭深栽更疾得力

士農必用 地桑之功惟在治之如法不致荒燥（無樹桑之家純用地桑則人力倍省有樹桑無地桑之家樹葉既成地桑可止兩身用加澆鋤之功使之滋長至其盤大眼之後或樹桑不稼時至則可就取地桑喂之蠶生終老不致闕食）○布地桑法牆圍成園將園內地或牛犁或钁斸熟方五尺內掘一阬（每地一畝合栽一百四十科）方深冬二尺阬內下熟糞三升（生糞不中枉地不用）和土匀下水一桶調成稀泥將畦內種成魯桑連根掘出一科自根上留身六七寸其餘截去截斷處火鍁上烙過每一阬栽一根將根坐於泥中（欲疾見功者栽二根）按至

阬底提三五次（欲令根須舒順）按桑身頂與地平擁周圍熟土令阬滿次日築實（匝阬四邊）上半阬擁（築下土至阬根下上自實不實則根土不相著多虛阬）熟土輕築令平滿（附身土不可築實實則芽難生）用虛土封堆如大鍬子樣可厚五七寸周圍自成環池（水澆於內）芽出虛土四五指每一根止留一二條（澆灌如法當年可長五尺餘）次年附根割條葉飼蠶（須用厚背利鎌一割要斷鈍鎌一割不能斷則條楂不存雨浸傷根地桑不宜放出身入糞條提土中長出身出土名為脚樹）

（身上兩長條不呼又多被風雨搖折）割過處每一根盤周圍數芽出每一科可計留四五條餘者間去年年附地割之根漸旺留條漸多野魯桑根科栽之亦可（全如前法地桑三年後可長旺）（五年後根稍大根大則不旺春時將掘大根所斷掘去添上糞土或澆過或得兩所後長出次後對前共根欲大將壓成栽子園則圍如前法栽之三年後新桑茂盛養蠶所時將舊桑根上只留一條隔年自成一樹不必栽為行桑如此傳時無有盡期然急桑所飼蠶其餘少堅韌可斟酌栽剪桑樹於大眠後取葉間飼之）

韓氏直說 地桑須於近井園內栽之有草則鋤無雨則澆比及蠶生可澆三次其葉自然早生（桑種自有早生者遲生者須擇其早生者爲地桑則可）

移栽

齊民要術 桑椹畦種明年正月移而栽之（仲春季春亦得）率五尺一根（大都種椹長遲不如壓枝之速無栽者乃種椹也）其下常斸掘種菉豆小豆（二豆良美潤澤益桑）栽後二年慎勿採沐（小採者長倍遲）

務本新書 桑生一二年脂脉根株亦必微嫩春分之後掘區移栽區北直上下栽成土壁壁底旁鍬其土下水三四升將桑䈾兒靠壁栽立根科須得勻舒以土堅覆土壁北區地約高三二寸大抵一切草木根科新栽之後皆惡搖擺故用土壁遮禦北風迎合日色○今時移栽小桑微帶根鬚上無寸土但經路遠風日耗竭脂脉栽後雖活纔活亦不榮旺却稱地法不宜此係拙謬今後應栽小樹若路遠移多約十餘樹通爲一束於根鬚上蘸沃稀泥泥上糝土上以草包（或席蒲包）包內另用淳泥固塞仍擗夾車廂兩頭不透風日中間順卧樹身上以席草覆蓋預於栽所掘區下糞樹到之時畫便下水依法栽培○秋栽法平昔栽桑多於春月全樹移栽春多大風吹擺加之春雨艱得又天氣漸熱芽葉難禁故多不活（活亦遲得力）若是斫去元榦再長樹身桑間鐵腥愈旺地桑是其驗也迤南地分十月埋栽河朔地法頗寒故宜秋栽（桑雨內爲上時）區深一尺之上平地約留樹身一二指餘者斫去栽罷地須堅築以土封瘫比及地凍於上約量添糞春暖之後就糞摟爲土盆雨則可聚旱則可澆樹南春先種蒜比及霖雨以來芽條蔓茂就作地桑或削去細條存留旺者一二枝次年便可成樹或是就壓傍條一樹又亂十餘比之全樹

栽者樹樹必活桑亦榮茂○十月木迷
宜栽埋頭桑栽去桑身如秋栽法栽冬月根脉下
行桑春併䕺一年之間長過元樹○栽
二年之上桑穀兩其間但有芽葉不旺
者以硬木貼樹身去地半指一斧截斷
快鎊更妙糝土封其樹瘢樹南種黍五
七粒十餘日始出芽條旱則頻澆立夏
之後不宜此法○一歲之中除大寒時
分不能移栽其餘月分皆可農桑要旨此年[illegible]

壤土地肥虛則桑柔種之俱可居地連山土脉亦堅止宜則桑○又如栽
徑成科時十心長條上葉勿採其條在傍枝科止將其葉上勿剝所去令枝葉
蠶家栽為藩籬以防牛畜咽咬帶種拖況之患復中心枝既無春即可剝所在傍
利移本根既成脉盡歸中心枝使可長成大樹堅大茂盛不生瘡心

士農必用

種藝之宜惟在審其時月又
合地方之宜使之不失其中栽桑所宜春分前後
十二月十月內並為上時春分前後以及發生也十月猶陽月入曰小春木氣長
生之月故宜栽培以養元氣此為陽方法乎王之所宜其他地方隨時取中可
也桑者易生之物嘗於長安試地桑於十一月不生諸餘月皆可然春時及審

月此於天氣晴明巳午間將其陽和如其栽子已出元土急移天寒風雨以熱
水調泥栽培之缺月則必待晚後仍須於園內移之種蒜其麻桑為蔭○養
樹桑法牆圍成園大小隨人所欲將園
内地耕斸熟方三尺許掘一阬阬之方闊下深
水與栽地桑法同將畦內種出荊桑全條連根
掘出栽培亦如前法但所築實土與地
平土復用土封身一二尺周圍自成環
池則豈澆而待桑身長至一大人高割去稍
子則橫條自長任令滋長休料去斷條當春不宜料料了數年

不以十二月內或次年正月科則不妨如澆治有功至秋
可長大如壯椽十月內或次年春可移
為行桑名不如此於園內養成從小便栽為行桑者多被風雨害損
壤野荊桑不成身者移根於園內養之
亦同栽培如地桑法著土留旺者一條長至如大人高其科養法如前

壓條

齊民要術

須取栽者正月二月中以鉤
杙壓下枝令著地條葉生高數寸仍以
燥土壅之土濕則爛明年正月中截取而種

之住也上盘圍中者圍定即定其四中種者依如移穡法先概種二三年然後移栽

務本新書寒食之後將二年之上桑全樹以兜撅祛定掘地成渠條上已成小枝者出露土上其餘條樹以土全覆樹根周圍撥作土盆旱宜頻澆如無元樹上就桑下脚窠依上掘渠埋壓六月不宜全壓

士農必用春氣初透時將地桑邊傍一條稍頭截了三五寸屈倒於地空處多用栽了多屈栽條隨人兩欲地上先兜一渠可深五指條卧於內用鉤撅子攀釘住條短則二間長則三間懸空不令著土其後芽條向上生如細杷齒狀橫條上約五寸留一芽其餘剔去可柯小葉至四五月內晴天巳午時間橫條兩邊取熱溏土擁橫條上成壠橫條即為卧根至晚澆其根科當夜卧根生須至秋其芽條皆為條身至十月成次年春分前後除卧根根頭截斷取出土隨間空處斫斷一如初子根每一根為一栽此法出亂栽子無窮

栽條

務本新書秋暮農隙時分預掘下區藉地氣經冬蘊濕又分減栽時併忙區方深各二尺之上熟糞一二升與土相和納於區內土宜北高南下以留冬春雨雪餘區準此臘月內揀肥長會桑條三二枝通連為一窠快斧斫下即將楂頭於火內微微燒過每四十五條與稈草相間作一束卧於向陽坑內坑深長三四尺當積填下防冬深地凍雖坼以土厚覆春分已後取出卻將元區跑開下水三四升布粟三二十粒將條盤曲以草索繫定卧栽區內覆土約厚三四指如或出露條尖三二寸覆土宜厚尺餘俱當堅築仍以虛土另封條尖已後芽生虛土自兌先於區南種蒜地宜陰濕時時澆之若全卧栽者已

後逐旋添土芽條長高所去傍枝三年可以成樹或就作地桑○栽桑梢擪埋頭栽桑所下桑梢相連三二枝爲一窠栽如前法或於蘿蔔内穿過一枝假借氣力更妙掘區竪埋依前法○壠種桑條秋耕熟地二月再擺匀東西起畛約量遠近攏土爲區將臘月元埋桑條栽依前法或是單根肥長桑條依上栽之亦可○栽種桑條者若舊桑多處可以多斫蓊條若是少處又慮所伐太過次年悞蠶故具種椹壓條栽條之法三者擇而行之

士農必用　插條法牆圍成園掘阬如地桑法大葉魯桑條上青眼動時科條長一尺之上截斷兩頭烙過每一阬内微斜插三二條（栽培如地桑法）待芽出封堆虛土三五寸每一根科止留一條至秋可長數尺次年割條葉飼蠶（止怕當年三伏日澆蔭不開鮮）

（不拈者哇内插亦可）如當處無可採之條預於他處擇下大葉魯桑臘月割條藏於土穴（如藏花果接頭透風則乾了）候至桑樹條上青眼微動時開穴取藏條上眼亦動（但黄色）截烙栽培用度如前

布行桑（齊民要術士農必用種椹而後移栽移栽而後布行若本新書唯種之後即移爲行桑無轉磨之法）

齊民要術　桑栽大如臂許正月中移之（亦不須耽）率十步一樹（陰相接則妨禾豆）行欲小掎角不用正相當（相當則妨犁）

士農必用　園内養成荊魯桑小樹如轉盤時於臘月内可去不便枝梢小樹近上留三五條梳口以上樹留十餘條長一尺以上餘者皆科去至來春桑眼動時連根掘來於湯地内闊八步一行行内相去四步一樹相對栽之（栽培澆灌如前法桑行内種田闊八步牛耕一遭地也行内相去四步一樹碌地四步已久可成大）

樹抽斜則可以橫斫故田不廢墾桑不致荒荊棘圍護當年
橫枝上所長條至臘月科令稀勻得所
至來春便可養蠶野桑成身者即可移
栽留橫枝如前法一名一生桑其根乎成故不久自死特壓便根則長旺又大遠也農家為移栽為轉壓桑同果樹一移一旺舊根斫斷新根即生新根不早生向下生也以此故長旺久遠

修蒔治蟲蠹等法附

齊民要術凡耕桑田不用近樹傷桑破犁所謂兩失其犁不著處劚地令起斫去浮根以
蠶矢糞之去浮根不妨耕犁令樹肥茂也又法歲常繞樹一步散蠶書子或掇之後破融咬之其地桑根有勝耕者種禾豆欲得
逼樹不失地利田又調熟遶樹散蠶糞者不勞逐也

務本新書桑隔內修蒔宜淨使透風日
則桑決榮茂萬一有步屈等蟲又易捕
打冬春之際免野火延燒○備春旱者
秋深預於桑下約量擁糞經冬地氣藏
濕桑亦榮旺春月撥作土盆雨則可聚旱則可鋤
鋤治桑隔自然耐旱又辟蟲傷瀕河近

并若能一繞亦不失節○備霜災者三
月間儻值天氣陡寒北風大作先於園
北覷當日風勢多積糞草待夜深發火
燠熅假借煙氣順風以盡解霜凍元果似以

士農必用樹桑之病自蠹草之後桑田不治積有歲年為就其人葉之桑為一時之計葉葉晚生其葉則新稀葉老遲則科葉亦遲故明年之葉其生也及其晚矣積年愈多則其蠶生之日愈不能相及為蠶事者必當開墾其四料所其桑使之從長成條其次年所生之葉與蠶生之時自不相遠也

韓氏直說桑樹腳科并浮根依時皆可
斸去可做栽子者依法栽之不妨耕種
其桑自然根深耐旱葉早生榮茂農桑要旨云害桑蟲蠹不一蠸蛛步屈麻蟲桑狗為害者當生發時必須於桑根周圍封土作堆或用蘇子油於桑根周圍塗掃振打就下令不得復上即就撲之最張布袱下承以筯之野蠶為害者其蟲與家蠶同眠起小時不為害欲大眠時將應有五六日內剗蠶桑葉將力收斫連枝積貯不令日氣曝夫尖野蠶告斫時自然振落縱有留者亦因積貯蒸死一二日桑葉蔟被當墮射剉下切細以飼望才蛐飼之不蠶其葉生新芽還生絲桂蠶有蟲不然還於缺所三日內野蠶

大眠起桑葉必盡為所食蠶又何望乎又有蛾蝶蟲性如蠼螋蠹者偕於上夜出食葉不須上用大擲燒蟲下用布幅承聚於上風燒之桑間蟲聞其氣即自去以上蟲蓋食葉者也又有蠹根食皮而蠹者名曰天水牛於盛夏時生皆似樹身匡地生子其子形類蛆吮樹青脂到秋冬漸大蠹食樹心大如蝤蠐至三四月間化成樹蠍卻變天水牛故其樹方秋先食黃葉往冬及春必漸枯死除之之法當盛夏食樹皮時於樹身必有流出脂凝黑處驗地都無三五寸即以斧削去打死其子其害自絕若已在樹心者宜以鑿剔除之凡諸害桑蟲盡皆因桑隔籬蕪而生以致累及熟桑使盡修桑下為熟地必無此害桑蠹盡也○又桑間可種田禾與桑有宜與不宜如種穀必揭得地脉亢乾至秋桑葉先黃到明年桑葉澀薄十減二三又指天水牛生蠹損吮皮等蟲若種蜀黍其梢葉與桑等如此叢雜桑亦不茂如種綠豆黑豆芝麻瓜芋其桑鬱茂明年葉增二三分種黍亦可農家有云桑發黍黍發桑此大槩也

科斫（附科條）

齊民要術 剶桑十二月為上時正月次之二月為下（白汁出則損葉）大率桑多者宜苦斫桑少者宜省剶秋斫欲苦而避日中（觸熱樹焦枯苦斫春條茂）冬春省剶竟日得作春採者必須長梯高杌數人一樹還條復枝務令淨盡要欲旦暮而避熱時（梯不長高枝折人不多上下勞條不還枝仍曲採不淨鳩脚多旦暮採令潤澤不避熱條葉乾）秋採欲省裁去妨者（秋多採則損條）

士農必用 樹桑惟在稀科時斫（依時斫也）使其條葉豐腴而早發不致蠶之穉也（稀則條自豐葉自腴今年科不過時則長條豈其明年之葉自然早發而又腴潤也）

○又科斫之利（惟在不留中心之枝容立一人於其內轉身運斧條葉偃落於外比之一樹貴高凡遠樹上下科有心之樹者一人可致數人之功條不可究究鞘貴艾科之功業膏而無妨是故科斫為蠶事之先務時人不知識始於蠶隙之時而疏功力於蠶壯之日人則緒蕃亦失所如得其法使樹頭易得其條條上易得其葉蠶不待食葉以時至又其葉闊厚農語云鋤頭自有三寸澤斧頭自有一倍桑桑中一法名曰剶桑臘月中悉去其冗所存之斧疏蔟又於所存椿橛之上僅留四眼餘皆去之其所留者明年則為柯其眼中所發青條可長三數尺其葉倍常光淨如沃盡遍老而子採之稱留一向外之條隙長及秋其長以至尋丈歲月復料之如前處久則所留之柯重疊復從下斫去既同而復始洛陽河東亦同山東河朔則異於是多留明條疑風土所宜然故一試此剶桑之法而未果也）

○斫樹法自移栽時（長五七尺高）便割去梢既不留中心其條

自向外長樹長大中心可容五一人如長成樹者當中有身及枝者亦可斫去

○科條法凡可科去者有四等一瀝水條（向下垂者）一刺身條（向裏生者）一駢指條（相併生者退去其一）一宛脞條（捲胭生卻纏宛）臘月為上正月次之（臘月津液未上又兼人家春科又圖容易剝皮卻損了津液也歟）（圓桑皮將臘月正月科下條向陽土內培了至二月中取之自可剝）

士農必用

接換

接換之妙（將桑根株接會桑餘也）惟在時之和融手之審密封繫之固擁包之厚使不至踈淺而寒凝也（春分前十日為上時前後五日為中時然取其條眼觀青為時尤好此不比地方遠近宜可準也然此待晴暖之日以藉其陽和也接不審則氣脈難通擁包不固厚則風寒入而害生也果之一生者質小而味惡既一接之則質碩大而味美桑亦如是故謹扶之加不容不知也且木之生氣冬則藏於骨肉之際春則行於肌肉之間生氣既行津液隨之亦如人之生脉夜沉晝浮而氣血從之充膚之內堅骨之外青而潤者木之肌肉也今桑獲生之時即其氣液之動移精氣之條節以合其部恐之餘質使之功細附服二氣交通通則變變則化向之時調節恐者而滑清於）

實實之中益精其之至其用乃神山谷道人接花之什有云雜也本草子仲由（元郭人升堂與入室都在一揮斤可謂善形容造化之妙者也）

接廢樹 廢樹老樹也謂枝榦豐大條短葉薄不能復滋長者（接法可傳者有四一插接二劈接三靨接又名貼接又名神仙接四批接又名搭接其法皮今具本條低樹可插接又可劈接）○插接法附地鋸斷於砧盤上肌肉內附骨用竹篦子插下可深一寸半（或插或約竹篦）（子大小比接頭厚半樣一面薄甘一面手也削成馬耳狀用時齊養溫和插一時）（半面帶骨頭通當為砧盤堅木為骨皮內骨外青皮者為肌肉餘用細曲者曲）（春傷肌肉）接頭可長五寸之上（其眼礙青者）根頭一寸半用薄刃刀子刻下中半刻成剉官頭樣餘半削其骨成馬耳狀又與刻下處相照薄背上用刀子遏斷浮皮剝去顯露肌肉（毋過不可傷肌肉）又將馬耳尖頭薄骨割去半分青肌肉自長於骨尖半分也將接頭噙養溫暖假借人之生氣易活（人非其時不可與酒及濃厚滋味物）取出篦子就用青肌肉半分裹接頭馬耳尖插下極要

嵌密每一砧盤上插二條或三條令接頭之皮與樹之皮相著肌肉與樹之肌肉相著木之津液行於肌肉之間如不相對者又不緊密多不活如不用半分肌肉裹焉可尖削樣了肌肉皮亦多有不活
者用新牛糞和土爲泥封泥了濕土封
堆大小斟酌其樹盤接頭頂上可留一二眼土
厚三四寸周圍棘刺遮護接頭生芽條
出土長高一二尺約量留三二條其餘
剳去傍埋橛子一條爲依柱芽條漸長
用繩子或葛條㧾繫在柱上不如此被風雨擺折
芽條漸長壯止可留二條後爲雙身樹
也當年可長八九尺一丈至大人高時
截去梢其橫枝自長勿接剝至臘月內
科截橫條每一身可留三四枝各長一
尺然不可拘定或可長可短取其樹勢圓也明年爲柯柯上
起條採令稀勻至秋成樹劈接亦可其法
如後○又法掘土見根將橫根周圍一遭
斧斫斷掘去中間正根將周圍根楂細
鋸子截成砧盤每一砧盤或劈接或插
接二三接頭斟酌砧盤大小如根不堪接者勿用封堆等如前法
芽條出土若太稠密則間令得所至来
年止留一條大者於本地其餘分出爲
栽子於別地栽之用依柱如前○劈接法先
附地平踞去身幹於砧盤傍向下一寸半
皮肉上用快刀子尖向上左右斜批豁
兩道至平面其下尖其上闊一指中間
批豁斷者剔去其批豁了處如一橛子橛子也兩畔有斜面
無平底其尖淺向上漸深至平面可深至半指許接頭可長五
寸其麄細如一指許者於根頭一寸半
內量留一半將其外一半左右削兩刀
子成喬麥楞樣令頭尖口內噙養溫暖
嵌於砧盤傍所批渠子內極要緊密須
使老樹肌肉與接頭肌肉相對著於一
砧盤上如此接至數箇斟酌砧盤大小用新牛
糞和土成泥封泥其接頭周遭又用新
桑皮纏縛牢固上又用牛糞土泥封泥
了所繫桑皮然後用濕土封堆接頭上

可厚五寸（大小斟酌其樹壁）周圍棘刺遮護接頭生條芽出土長高一二尺約量留三二條用依柱如前○接大小樹（大樹宜劈接插接小樹宜搭接壓接）附地接者封泥擁培如前半身截成砧盤接者但其縫罅上用紙封又用破席片包裹如仰盆子樣內盛濕土培養其接頭勿令透風（用無底瓦罐盆子代席片亦可）土乾則洒水所包土上條芽長出其所包土亦休取去至秋條長成接處長

定所包土不用也（如接頭都活則斟量橫枝多少樹之氣力留之）劚接者可就於橫枝上截了留一尺許（然尺寸不可定但取樹勢圓也）於接頭上眼外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款揭下帶眼皮肉一方片（其眼底骨上一小心子如米粒狀是一芽生氣之根揭時用指甲夾剔起令其小心子帶於皮肉之上）口噙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復噙養之用刀尖依濕痕四圍刻斷皮肉揭去露骨將接頭上劚皮嵌貼上（其眼如上勿令顛側）上下兩頭用

新細薄桑皮繫了（斟酌其繫縛太緊則生氣不通太慢則不相附著俱難活也）用牛糞和泥眼四邊泥了其所貼之劚多少可量其樹之大小○接小芽條（可用搭接法）就畦內將已種出荊桑隔年芽條去地三寸許向上削成馬耳狀將一般麤細魯桑接頭亦削成馬耳狀兩馬耳相搭細桑皮繫了牛糞泥封濕土擁培其芽條出土可留一二芽至秋長如一大人高明年可移入園中養

之其法如前（接諸果本亦同）取嵌接頭側近有接頭者臨接時取遠處有者預先於臘月節氣內割取其條（其接取插養之法全如插條法內所說也取接頭處過遠者可於未發盛油新竹筒中與蒲捧裹一處捧了外密封不遠雖行千里不致凍傷果本宜二年條其處及接法亦同）

義桑

務本新書假有一村兩家相合低築圍牆四面各一百步（善戶多地更互省力）寬一家該築二百步牆內空地計一萬步每一步

一桑計一萬株一家計分五千株居一家孫另一轉築牆二百步牆內空地止二千五百步依上一步一桑止得二千五百株其功用不作如此不惡起爭端當於園心以籬界斷比之獨力築牆不止桑多一倍亦適相藉力容易句當

桑雜類

齊民要術椹熟時多收曝乾之凶年粟少可以當食魏略曰楊沛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䓍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積得千餘斛會太祖西迎天子所將千人皆無糧沛謁見乃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超為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勵之且以報乾椹也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數十斛故杜葛亂後飢饉荐臻唯仰以全軀命數州之內民死而生者乾椹之力也

務本新書桑椹平時以桑椹拌餡餺餅食之甜而有益○椹子煎採熟椹盆內微研以布紐汁磁器盛頓晝夜露地放之四十九日以湯點服明耳目益水藏和血氣或加蜜少許石器內熬成可膏病諸瘡疾作膏藥貼神効○桑螵蛸桑根白皮皆入藥用○桑皮抄紙春初剝斫繁枝剝芽皮為上餘月次之○桑木為弓弩胎則耐挽拽○桑莪素食中妙物又五木耳桑槐榆柳楮是也桑槐者為良野田中者恐有毒不可食

柘

齊民要術種柘法耕地令熟耬耩作壟柘子熟時多收以水淘汰令淨曝乾散

訖勞之草生拔却勿令荒沒三年間斸去堪為渾心扶老杖十年中四破為杖任為馬鞭胡床十五年任為弓材亦堪作履裁截碎木中作錐刀靶二十年好作犢車材欲作鞍橋者生枝長三尺許以繩繫旁枝木橛釘著地中令曲如橋十年之後便是渾成柘橋欲作快弓材者宜於山石之間北陰中種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處多掘深阬中種桑

柘者隨枝汝淺深一丈丈五直上出阮乃扶疎四散此樹條直異於常材十年之後無所不任○柘葉飼蠶絲好作琴瑟等絃清鳴響徹勝於凡絲遠矣

博聞錄柘葉多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春蠶食之其絲以冷水繰之謂之冷水絲柘蠶先出先起而先繭柘葉隔年不採者春再生必毒蠶如不採夏月皆要打落方無毒

農桑輯要卷第三

農桑輯要卷第四

養蠶

論蠶性

齊民要術春秋考異郵曰蠶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

士農必用蠶之性子在連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暖停眠起宜溫大眠後宜涼臨老宜漸暖入簇則宜極暖

收種

齊民要術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地則子不生也

務本新書養蠶之法繭種為先今時摘繭一概併堆箔上或因繰絲不及有蛾出者便就出種罨壓熏蒸因熱而生決無完好其母病則子病誠由此也今後繭種開簇時須擇近上向陽或在苫草上者此乃強梁好繭農桑要旨云繭必雌雄相半簇中在上者多雄下者多雌[illegible]志[illegible]云雄繭尖細緊小一雌者圓慢厚大可只摘

出於通風涼房內淨箔上一一單排日數既足其蛾自生免熏罨鑽延之苦此誠胎教之嚴先若有拳翅禿眉焦脚焦尾熏黃赤肚無毛黑紋黑身黑頭先出末後生者揀出不用上留完全肥好者匀稀布於連上擇高明涼處置箔鋪連箔下地須洒掃潔淨蠶連厚紙為上薄紙不禁浴○野語云連用小灰紙更妙候蛾生足移蛾下連屋內一角空處豎立紫草散蛾於上至十八日後西南淨地掘阬貯蛾上用紫草搭合以土封之庶免禽蟲傷食蓋有功於人理當如此○農桑要旨云將蛾作三阬埋種田地內放飲地中數年不生別荼

士農必用 蠶事之本惟在謹於謀始使不為後日之患也蛾起不病由於蠶生之不一蠶生不一由於收種之不得其法故曰惟在謹於謀始○擇繭出種者取簇寸晉東南明淨厚實繭蛾第一日出者名苗蛾不可用屋中置紫草上放不用蛾次日以後出者可用每一日所出為一等草各於連上為記後來下蛾時各為一等第二日相次第一等備了次三日者則不可為時未成蠶眠起不齊病患害多作一草養則可末後出者名末蛾亦不可用鋪連於棍箔上雄雌相配當日可提掇連三五次未其承也至末時後款摘去雄蛾放在當蛾一處將母蛾於連上匀布擁撒得所所生子如環成堆者其蛾與子皆不用其餘者生子數足更當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不蓋養則氣不之然後將母蛾亦置在雄蛾苗蛾末蛾處十八日後埋之

浴連以貯蠶連附

歲時廣記 集正曆凡浴蠶種了小繩子搭掛上元日浴畢掛一七日却收於清涼處著一甕藏貴得清涼令生遲也又臘日取蠶種籠掛桑中任霜露雪飄凍至立春收摘之天浴蓋蠶蛾生子有實有長者經寒凍後不復狂生惟實者生蠶則強健有成也

務本新書 農家自蠶在連直至臘月內三八日浴連三次太過不及前後俱傷比及臘時

蛾溺毒氣先熏汙八九月甚違胎養之方今後自蟻在連即於無煙通風涼房內桒皮索上單掛不得見日若遇天氣炎熱於午未間將連鋪在涼房淨地上申時却掛起至十八日後遇天色晴明日未出時汲深井甜水浴連約一頓飯間浸去便溺毒氣依上單掛孕婦并未滿月產婦不得浴連勿用厚衣綿絮包裹勿近銅鐵鹽灰不得用麻繩繫掛如或不忌後多乾死不生（本草陳藏器云子麻近蠶種則蠶不生食連之）三伏內再浴至秋高時兩連用線長綴通作一連索上搭挂庶免秋風磨擦七八月不宜收起早収蠶子不旺至十月天晴收卷桒皮索繫懸之冬至日臘八日依前浴挂（長流水爲上井花水次之）比及月望數連一卷桒皮索繫定庭前立竿高挂以受臘天寒氣又採辰精月華至歲除夜用五方草同桃符木柤以水同煎放給元日五更浴連辟諸惡解獻魅宜蠶（五方草馬齒菜也五月五日於墻頭并屋上支人跡少到處採者名爲春早連生至大社時畫九日採亦同）立春後無煙屋內置淨甕一隻細切乾芳草櫬底另貯黑豆一二斗上立一絲簟搨卷蠶連三紙桒皮繫之連簟竪立以紗蓋甕每十數日將連取出略見風日（又蠶連大忌煙熏最家少有避煙房舍日值煙氣熏蒸致患鹽熱桒春以變而見餘業未生多以土裹埋壓繭連用苦楮火清耗害以病繼汲合多亦藏埋諸如一村十數家蠶連各自好乾桒長飲蒸於桒畑蠶青秋來免熏烟之苦）

士農必用 浴畢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相磨損其子冬節日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水極凍則不能出連）年節後甕內竪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須日高時一出每陰雨後即便曬曝（恐傷濕潤然是風如不可少時）

蠶事預備

收乾桒葉

務本新書 秋深桑葉未黄多廣收拾曝乾擣碎於無煙火處收頓春蠶大眠後用

士農必用 桑欲落時將葉（未欲落將傷未乎桑眠已）至臘月内擣磨成麪（臘月内製）（落者雖傳以沉封收囤者餘消蠶熱病完五内可多收飼蠶餘則餵牛料牛甚及食）

製豆粉米粉

務本新書 臘八日新水浸菉豆（每篩約斗升）薄攤曬乾○又淨淘白米（每篩約斗升）控乾（以人以）

以上二物皆陰收頓（野蠶火臘月内走油蠶乃内熱煙諸森不）

收牛糞

務本新書 冬月多收牛糞堆聚（春月旋拾恐臨叶閑少十）春暖踏成墼子曬乾苦起燒時香氣宜蠶

士農必用 臘月曝乾至春碾搥碎一半收起一半用水拌匀杵築為墼

收蓐草

務本新書 臘月刈茅草作蠶蓐則宜蠶

收蒿梢

士農必用 收黄蒿豆稭桑梢（其餘梢乾肉不具氣者亦可）

修治苫薦

士農必用 穀草黄野草皆可（但一兩今蠶富一頂今蠶薄一頭著梢者為苫兩頭蔵者為薦也○野蠶去苫用苫草上蔬輕杖又不養熱）

治蠶具（蠶槌附）

齊民要術 崔寔曰三月清明令蠶妾具槌椽箔籠

士農必用 蠶具及繰絲器皿務要寬廣（提拄椽切刀繰斧缸釜等熱絲則釜宜大冷絲則釜宜小盆欲大其盆臨時治之）春磨未麪（蠶桂時不及也）

修治蠶室等法

蠶室

齊民要術 修屋欲四面開窓紙糊為籬（崔寔三月清明治蠶室塗隙穴）

務本新書 蠶屋正屋爲上南屋西屋次之大忌東屋（爲西照日色入 風北長養之氣）至穀雨日先須泥補熏乾堅柅了畢勿透風氣若遇蠶生旋泥者墻壁濕潤多生白醭貼沙之病蠶屋正門須重挂葦簾草薦（簷外不必以箔欄夾 今時通風日故也）屋内東間另用席箔搭夾一間於内生蟻留小門出入上挂蒲簾蓋屋小則容易收拾火氣停眠前後拆去（蟻或於小屋内生二熱大暑 爲其暖停眠後移入寬敞屋）

蠶屋須要寬快潔淨通風氣映日陽屋前不宜有大樹容陰南北屋相去宜遠宜安南北窗大忌西窗南北窗上各糊捲窗一眠之後但遇白日晴明若是南風却捲北窗若有北風却捲南窗蓋倒溜風氣宜蠶故也假有一家蠶屋三間上養蠶十數箔雖無北窗亦不須掤開蓋爲蠶少屋寬必無太熱若至二十箔以上决當掤開北窗近下安置但是窗上須挂葦簾草薦南簷外先架立搭棚椽柱大眠時搭蓋以隔臨簷熾熱西山墻外另搭趄棚（今時多用 蜀黍稭辟）以避滿墻西照蠶屋西南角從柱向南高壘墻壁四五步或夾厚籬障以泥泥飾防大眠之後剪開窗紙恐有西南風起此風大傷蠶陝西河南尤甚趙地以北頗緩（要白云蠶屋地基須高一尺擇地不必以陰陽形勢爲之陳道弘云屋基新土填乾於上用泥重覆）

士農必用 修屋宜高廣（低則鬱遏多熱）勿接椽厦（南椽隔陽氣 北厦助陰氣）蠶生前一月泥飾（厚則耐寒熱）除正門外每周圍可徧安窗無西窗不妨宜高大（可開可闢更好如開内有 通山柱者一開上分安兩座力不及者亦可 立直亦枚亦可）椽棒之間每一間内各開三照窗（長闊皆五 六寸許）兩山壁窗近上亦各如椽上開照窗（大窗先用故紙全糊 外各用草薦密封蓋）（丁眼窗亦糊 捲窗密封）窗臺高不過二尺五寸每一間附地透開三風眼（如貓 竇）却用塼坯

盆塞了泥封固窖

火倉

齊民要術屋內四角著火(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

務本新書生蠶有小屋者四壁挫壘空龕(或八五六)頓類參星樣一高一下頓藏熱火庶得火氣勻停如大屋內生蠶一遍難就壁龕當於箔查外挫壘土臺或釘木椏上安火盆盆外另夾帷箔收拾火氣蠶小時將牛糞墼子燒令無烟移入龕內頓放如無壁龕等止於槌箔四向約量頓火(近兩眠則止)若寒熱不均後必眠起不齊又令時蠶屋內素無傈寒熱火止是旋燒柴薪煙氣籠熏太甚蠶蘊熱毒多成黑蔫

士農必用治火倉屋當中掘一阬闊狹深淺量屋大小(謂如一三間四椽屋四方一面可闊四尺隨屋大小加減)阬周圍塼坯接壘高二尺長粘泥泥了通計深四尺細碎乾牛糞阬底上

鋪攤一層厚三四指(臘月所收搗碎者)帶根節麄乾柴於糞上鋪一層(五寸以上徑凡柴榆槐等硬者皆可)柴上又鋪糞一層於柴空隙處築得極實(謹不可虛虛則火起須屋又燒火不能長久)糞柴相間樁阬滿上後用糞厚蓋了約蠶生前七八日糞上爆熱火黑黃煙五七日於蠶蟻生前一日少開門出盡煙即閉了(不暖氣自)其柴糞陷下已成熟火(蠶小喜暖怕煙不可用土火又生火藏暖歇不能均勻此大既熱既無煙一兩月不滅不動便如無火可養放則擬徑暖氣熏騰也上土尋高二尺者炊依大氣上騰至空中教市持句又防實夜入升俱陸入也)其屋乾透其壁皆暖累燥等諸蟲盡熏了牛糞熏屋大宜蠶也(蠶喜牛糞牛喜蠶少)糊窗窗上故紙卻用淨白紙替換糊了(外裏換草薦旋社欲事新紙不使熱氣出去了)每一窗上嵌四大捲窗(宜存)

安槌

齊民要術比至再眠常須三箔中箔上安蠶上下空置(下箔障土氣上箔防塵埃)

必用　上下二箔上皆鋪切碎稈草中一箔用切碎擣軟稈草為薦鋪蓆平勻仍須四邊留箔棱五七寸揉淨紙粘成一段可所鋪薦大鋪於中箔薦上揉紙軟如綿口要白六底箔須鋪二級數蟻生後每日日高捲起一領曬至日斜稍本於生蠶箔底明日又將底箔撤出晒曝如前網覆撒籍使受自然陰和之氣停眠起食依後撒去

變色生蟻下蟻等法

變色

務本新書　清明將甕中所頓蠶連遷於避風溫室酌中處懸挂太高傷風太下傷土穀雨日將連取出通見風日那表為裏左捲者却右捲右捲者却左捲每日交換捲那捲羅依前收頓比及蠶生均得溫和風日生發勻齊要自云清明後稍初變紅和肌尚再變尖圓依低如春柳色再變蟻周盤其中如遠山色此必收之種也若頂平衆批及若英赤色低不可養此不收之種也

士農必用　蠶子變色惟在遲速由己不

致損傷自變既桑葉之生以之變子之日須向之旦月以色齊為飛蛾生於大蠶欲三齊子將蛾齊蠶齊是也其法桑葉已生自辰巳間於風日中將甕中連取出舒卷提掇舒時連背向日曬至溫不可熱凡一舒一捲時須先將向外者却捲向裏先向裏者却捲向外橫捲者豎捲豎者橫捲以至曬頭捲末十間相合舒捲無度數但要第一日十分中變灰色者變至三分收了次二日變至七分收了此二日收了後必須用紙密糊封了如法還甕內收藏至第三日於午時後出連舒卷提掇展連手掇之凡半日十翻倫須要變十分第三次必須至午時後出連者畢事一次先變者先生蟻先蟻生在巳午時之前過午時便不生

桑蠶直說　欲疾生者頻舒卷卷之須虛蠶欲遲生者少舒卷卷之須緊實

生蟻

士農必用　生蟻惟在涼暖知時關捎得法使之莫有先後也止經不齊則其害眠起並老俱不能齊也其法變灰色已全以人兩連相合鋪於

一淨箔上緊捲了兩頭繩束卓立於無
煙淨涼房內第三日晚取出展箔蟻不
出爲上君有先出者雞翎掃去不用（名行馬蛾苗則蠶不齊）每三連虛捲爲一卷放在新
暖蠶屋內（近西下隔箔上）候東方白將連於院
內一箔上單鋪（如有露於涼簷中或棚下）待半頓飯
時移連入蠶房就地一箔上單鋪少間
黑蟻齊生（互無一先一後者）和蟻秤連記寫分
兩

下蟻

齊民要術 蠶初生用荻掃則傷蠶

博聞錄 用地桑葉細切如絲髮搽淨紙
上却以蠶種覆於上其子聞香自下切
不可以鵞翎掃撥

務本新書 農家下蟻多用桃杖翻連敲
打蟻下之後却掃聚以紙包裹秤見分
兩布在箔上已後節節病生多因此弊
今後比及蟻生當匀鋪䓶草（麦宜擇軟）煻火
內燒柴一二枚先將蠶連秤見分兩次
將細葉掺在䓶上續將蠶連翻搭葉上
蟻要匀稀連必頻移生盡之後再秤空
連便知蠶蟻分兩依此生蠶百無一損
今時謂如下蟻三兩往往止布一席重
疊密壓不無損傷今後下蟻三兩決合
匀布一箔（每兩多少蟻以差分）又慎莫貪多謂
如己力止合放蟻三兩因爲貪多便放
四兩以致桑葉房屋椽箔人力柴薪俱
各不給因而兩失

士農必用 下蟻惟在詳款稀匀使不至
驚傷而稠疊（是時蠶母沐浴淨衣入蠶屋蠶屋內焚香又將院內）（掃天晴言遲向遠處法蠶新蟻也）蟻生既齊取新葉用
快利刀切極細（綃下蟻時旋切則葉查上有津易乾刀損切下）（別室乾無津）用篩子篩於中箔䓶紙上務要
匀薄（篩用篩子能匀不匀則食偏篩用竹編篩子亦可採桑蘇亦可如小枇大篩底方眼可穿過一小指也）將連合於葉上蟻自
緣葉上或多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翻

過又不下者並連弃了此殘病蟻也一箔厚上下鋪三兩蠶並若可分三十箔每鋪一錢可老蠶一箔也條長一丈闊七尺之箔如箔小可減鋪下鋪多則蠶稠爲後患也養蠶過三十箔者可更加下鋪箔養蠶少者用苙可也厚加前法

涼暖飼養分擡等法

涼暖總論

齊民要術 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焦燥冷則長遲

務本新書 春蠶時分一晝夜之間比類言之大概亦分四時朝暮天氣頗類春秋正晝如夏深夜如冬既是寒暄不一雖有熱火各合斟量多寡不宜一體自蟻初生相次兩眠蠶屋內正要溫暖蠶母須著單衣以身體較呂自身覺寒其蠶必寒便添熟火呂自身覺熱其蠶亦熱約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已午未之間時暫捲起門上薦簾以通風日免致大眠起後飼罷三頓投食剪開窗紙時陡見風日乍則必驚後多生病古人云貧家悟得養子法蓋是多在露地慣見風日之故蠶亦如此至大眠後蠶長十分葉增十倍蓐廣沙多自然發熱加之天氣炎熱蠶屋內全要風涼三頓投食罷宜捲起簾薦剪開窗紙門口置甕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儻遇極風暴雨或夜氣太涼卻將簾薦時暫放下

士農必用 加減涼暖 蠶成蟻時宜極暖是時天氣尚寒大眠後宜涼是時天氣已暄又風雨陰晴之不測朝暮晝夜之不同一或失應蠶病即生惟蠶屋撥法則可以應之屋之制周置撥窗十伏熱大韶如蠶欲暖而天氣寒則苦窗撥大則外寒不入和氣內生氣逐大寒屋撥熱大不能晾其寒則外燒煮堃從燈置屋十四兩和氣自然熏蒸寒通則去餘大鍵欲涼而天氣暄閉火而撥苫窗則大氣由息而涼氣外入暑逼大熱盡撥苫窗不能解其熱則去其窗紙上撥然窗下開風眼窗外捷下細漉新水涼氣自散透達熱退則揭補其窗開塞風眼使其蠶自初及終下如有寒熱之害病少蠶成一室之功也然寒不可驟如驟熱當斷斷至大寒而驟熱則黃致多疾熱不可驟加風涼曾漸漸開窗熱而驟風涼則要煖此大不可不知也大正飢往著寒便禁口不食即用撤子風無煙熟牛蠶火用托托大撤於撤下撥來時去寒氣裝曲食

葉也

飼養總論

務本新書 蠶必晝夜飼若頓數多者蠶必疾老少者遲老 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八日老得絲二十兩若月餘或四十日老一箔止得絲十餘兩 飼蠶者慎勿貪眠以懶為累每飼蠶後再宜遶箔巡觀若有薄處必再摻令勻若值陰雨天寒比及飼蠶先用去葉稈草一把點火遶箔四向照過逼去寒濕之氣然後飼蠶蠶不生病一眠惟十分眠纔可住食至十分起方可投食若八九分起便投食直到蠶老決都不齊又多損失停眠至大眠蠶欲向眠若見黃光便合擡解住食直候起時慢飼葉宜輕摻若蠶白光多是因餓宜細細飼之猛則多傷若蠶青光正是蠶得食力勿令少葉急須勤飼 今時農家停眠生大眠蠶太半蠶世猛白摻葉直候都眠或有起者纔方住食不知先眠之蠶已葉壓蓋多時以衝不能便成至大眠起後多是拉來進走直則入簇決都不齊 葉忌濕忌熱蠶食濕葉多生瀉病食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 當蓋小屋收起翻頓放而露濕葉控去濕潤然後飼蠶

士農必用 飼養之節惟在隨蠶所變之色而為之加減厚薄 謂厚黑及三眠條內隨色加減食法具此條註內 使無過不及也 蠶生色黑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雖飽亦不傷復變白則傷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謂之向眠宜食減純黃則住食須之正眠眠起自黃而白自白而青白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凡眠起一變以例加此時當減食飼之過則傷傷則葉口不食生病而眠遲時當正食飼之不及則餓餓則氣弱而生病亦眠遲而又謂薄也

○用葉 蠶不可食之葉有三一承帶雨露既濕又寒食則變褐色生水瀉蛀老則皮破絲盡不可抽繭救之之法及葉實積苦席覆之少時內發蒸熱害其得所暍苦覆而撒之濕隨氣化葉亦不寒即可飼之也二為風日所蔫乾者生腹結三泥臭者即生瘡疾斷二者無可製之法棄之可也

韓氏直說 抽飼斷眠法蠶向眠時量黃白分數抽減所飼之葉漸次細切薄摻頻飼 如十分中有三分黃光者即十分中減葉三分比尋常稍宜細切薄摻頻數亦宜稍頻如十分中有五分黃光即減五分比先次又細切薄摻其頓

歟更宜加頻如十分中有八分黄光即减去八分比先次加今極加掺今極薄
共頻亦今極頻俟十分黄光不問陰晴早夜急
須擡過預備箔蓆可無失悞擡過時住食起齊時
投食此為抽飼斷眠之法謂抽減眠蠶
之葉不致覆壓專飼未眠之蠶使之速
眠不惟眠起得齊且無葉罨燠熱之病
前人謂學取抽飼斷眠法年年歲計得
絲蠶不可不知也

分擡揔論

務本新書 擡蠶須要眾手疾擡若箕內
堆聚多時蠶身有汗後必病損漸漸隨
擡減耗繼有老者簇內多作薄皮繭沙
宜頓除不除則久而蒸熱熱氣熏蒸後
多白殭每擡之後箔上蠶宜稀布稠則
强者得食弱者不得食必遶箔遊走又
風氣不通忽遇倉卒開門暗值賊風後
多紅殭布蠶須要手輕不得從高摻下
如或高摻其蠶身遞相擊撞回而蠶多

不旺已後簇內懶老翁赤繭是也要旨云蠶
有白殭是小時陰氣蒸損天晴急用甑箕三四具籿蠶中庭使日氣照陰掩一
箔則復布一箔得日氣則晝解夫○野語云蠶燠乾晒者其蠶無病蠶燠成片
濕潤白殭者蠶為有病是宜捏解如正可捏抑過陰兩風冷則不散擡用茅草
細切如豆安一箔可用一斗或二斗勻撒蠶上上再撒葉移時蠶回食葉漸上
其芽旱就隔燠熱及晴再擡一無芽草擇草又之
士農必用 分擡之便惟在頻款稀勻使
不致蒸濕損傷也蠶漸多必須分之沙燠厚必須擡之失分
則不勝稠疊失擡則不勝蒸濕故宜頻蠶者柔軟之物不禁觸弄小而分之稍
飼宜養大而擡之真能惜也未見夫擡亂積遠擲高拋之生病損傷實由於此
飫宜去歟而稀勻 或有不齊頻飼之以督其後者
使之相及而各取其齊也蠶眠不齊病原於初今眠
然矣書把此治之如於純黃之中雜見其遲白而例黃者是與純黃不相遠
類飼以皆之則猶傳相及飼頻則可速其眠飲留如已見純黃又多青白此與
純黃既遠蠶飼之之頻則亦其及益蠶之變色為變之小其眠則絶食遲層為
變之大也為蛾為蛾則變之七大而至於化也凡至純黃則絲帶不食而眠如
人之大病風身之氣血一為變快一畫夜之靜安不擾則眠為傳兩令以青白者
而多飼而眾之動而踩之則眠者失其所失比其青白者變黃而向眠則此已

避眠而動起動起之初缺得少食亦如人之病起欲得少食以接氣血也以後者方眠動其食而不投以田以餧又必俟俟者動起而餧之多病少絲端為下皆效蠶飯云眠起不齊絲減半良有此也

初飼蟻

務本新書：初飼蟻法，宜旋切細葉，微篩（切刀宜快快則桑如勻停），不住頻飼，一時辰約飼四頓，一晝夜通飼四十九頓，或三十六頓。懶者頗疑煩冗，予曰：新蟻止食桑葉脂脉，若頓數不多，譬如寸乳嬰兒，小時失乳，後必羸弱，病生。蟻初生，須隔夜採東南枝肥葉，甕中另頓，旋取細切。

士農必用：飼蟻之法（當宿陂其葉多被摘共葉宿建則葉多陂）（於摘則不乾利刀以細切之味篩以篩布一非利刀則桑汁非細切則蠶難非篩則不勻非勻則偏食然葉稍之繳不能久存少頃之間即成枯涸故須旋切而頻篩也），第一日飼一復時，可至四十九頓；第二日飼至三十頓（葉微加厚）；第三日飼至二十餘頓（又稍加厚）。宜極暖，宜暗（大凡初蟻宜暗眠宜暗將眠及眠起宜微明向食宜明後皆做此）。

擘黑

士農必用：擘黑法，第三日巳午時間，於別搥上安三箔（如前初安箔法），微帶燠，薄搗蟻，數手擘如小棊子大，布於中箔，可盈滿（不可稠也），可漸漸加葉飼。早晴可捲東窗苫（蠶喜東風），及當日背風窗（自此後常日宜如此天陰早暮且不）（宜晝夜則開凡迎風窗主及西北窗戶不可開蠶眼風也後皆倣此蠶大眠後）（書法亦可以避其猛風也）。漸漸變色，隨色加減食，至純黃則不飼，是謂頭眠。不以早晚擡過

頭眠擡飼

士農必用：擡頭眠（蠶眠結皆不食皮膚退換蠶之一大變也），別搥上鋪四箔（上下隔壓四中二箔安蠶用層如前），薄帶沙燠，揭蠶分如大棊子大，布滿中二箔（少燠厚則第蠶生病），一復時可六頓，次日可漸漸加葉，可開捲窗一半。初向黃時宜極暖，眠定宜暖，起齊宜微暖。○擡頭眠飽食（正食時擡名擡飽食），分如小錢大，布滿三箔（辨色加減食）。

停眠擡飼

士農必用 擡停眠分如小錢微大布滿六箔起齊頭食宜薄一復時可四頓次日可漸加葉（雖色加減）或全開捲窗（唯避當風處）初向黃時宜暖眠定宜微暖起齊宜溫○擡停眠飽食（如前法）蠶可撥可摻不須分揭可布滿十二箔（然不可高拋遠擲恐損蠶身折色加減食）

大眠擡飼

務本新書 大眠起煥宜頻除蠶宜頻飼或西南風起將門窗簾薦放下此際不宜擡解箔上布蠶須相去一指布蠶一箇取臘月所藏菉豆水浸微生芽曬乾磨作細麩（臘月所藏白末菉豆作粉亦可）第四頓投食拌葉勻飼解蠶熱毒絲多易繰堅韌有色（如葉少去飲所收桑葉要揀為主水浥新葉微濕擦去拌勻接餵飼蠶比食豆麩係本食之物又為蠶亦可接餵）蠶屋南簷外先所架立搭棚檁柱此時搭蓋

士農必用 擡大眠分如折二錢大布滿二十五箔起齊投食一復時可三頓第一頓宜薄（但可覆白）第二頓比前又薄（不覆白）第三頓如第一頓（覆白此三頓食如不起則其蠶至老食傷）次日可漸加葉（辨色加減頓數）可全開捲窗照窗（遇熱則更劃開窗照但不至熱則不拘此例）初向黃時宜微暖眠定宜溫起齊宜涼○落蓐（大眠起投食後第六七頓可落蓐全去沙燥薄草也即是擡飽食）可分至三十箔（辨色加減食）正食時每飼後可挾葉筐遶擡巡之但見箔上有斑黎處即摻葉補合（蠶至大眠後正食時飼一多葉即減一分絲也但見有斑黎處是蠶凡食未透也即當補合不如此則後來多有遲繭也）○拌米粉（臘月內成造者）至第七八頓食後於巳午時間將切下葉攤在箔上新水灑拌極勻待少時細羅白粉子拌令極勻（每葉一筐用新水一升粉子四兩如桑止用新水）一筐可飼一箔（所有之蠶皆可飼一頓）○拌粟麩（令蠶體充實為繭堅厚為絲堅韌也）切葉洒拌新水極勻羅粟麩拌勻于大眠後間飼三五頓（故令每頓飼葉二筐今止用一筐減葉一半知蠶盛食關）

大眠後間飼之亘頓亦無妨蠶食不閑不可用○擡沙於大眠後飼食第十一二頓間可擡擡如前法全大沙塊

蠶欲老飼之宜細不如此則不禁蒸鬱臨老生病難以抽絲薄宜頻養老如養小亦如人老細食則傷暑不如此則食葉不淨其葉蒸濕帶葉入簇所結繭亦濕爛如經溼水此名蒸汗繭難抽得宜微暖如人老不禁寒候蠶亦可細度當如天氣漸暖消息斟酌大意比大眠後未老時宜微暖也候蠶真然蠶自賊至老不過二十四五日過此日數愈多桑愈費而絲愈少也

韓氏直說 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日葉足則絲多不足則絲少見有老者依抽飼斷眠法飼之候十蠶九老方可就箔上擡蠶入簇如是則無簇汗蒸熱之患繭必早作硬而多絲養蠶無巧食則便老

養四眠蠶

桑蠶直說 此蠶别是一種與養春蠶同但第三眠上擡開十五箔擡飽食二十箔大眠擡三十箔

蠶事雜錄

種蠶之利

韓氏直說 種蠶疾老少病省葉多絲不惟收却今年蠶又成就來年桑種蠶生於穀雨不過二十三四日老方是時桑葉發生津液上行其桑斫去比及夏至夏至後一陰生津液不上行可長月餘其條葉長盛過於往歲至來年春其葉生又早矣積年既久其桑愈盛蠶自早生

晚蠶之害

韓氏直說 晚蠶遲老多病費葉少絲不惟晚却今年蠶又損却來年桑世人惟知婁多爲利不知趨早之爲大利壓覆蠶連以待桑葉之盛其蠶既晚明年之桑其生也尤晚矣

十體

務本新書 寒熱飢飽稀密眠起緊慢謂飼時緊慢也

三光

蠶經 白光向食青光厚飼皮皺爲飢黃光以漸住食

八宜

韓氏直說 方眠時宜暗眠起以後宜明蠶小并向眠宜暖宜暗蠶大并起時宜明宜涼向食宜有風(避迎風窓開下風窓)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蠶之所宜不可不知反此者爲其大逆必不成矣

三稀

蠶經 下蟻上箔入簇

五廣

蠶經 一人二桒三屋四箔五簇(初苫席蒿稕等)

雜忌

務本新書 忌食濕葉○忌食熱葉○蠶初生時忌屋內掃塵○忌煎煿魚肉○不得將煙火紙撚於蠶房內吹滅○忌側近舂擣○忌敲擊門窓槌箔及有聲之物○忌蠶屋內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夜間無令燈火光忽射蠶屋窓孔○未滿月產婦不宜作蠶母○蠶母不得頻換顏色衣服洗手長要潔淨○忌帶酒人切桒飼蠶及擡解布蠶○蠶生至老大忌煙熏○不得放刀於竈上箔上○竈前忌熱湯潑灰○忌產婦孝子入家○忌燒皮毛亂髮○忌酒醋五辛羶腥麝香等物

士農必用 忌當日迎風窓○忌西照日○忌正熱著猛風驟寒○忌正寒陡令過熱○忌不淨潔人入蠶室○蠶屋忌近臭穢

簇蠶繅絲等法

簇蠶

齊民要術 蠶老時值雨者則壞繭宜於屋內簇之薄布薪於箔上散蠶訖又薄

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

務本新書 簇蠶地宜高平內宜通風勻布柴草布蠶宜稀密則熱熱則繭難成絲亦難繰東北位并養六畜處樹下阬上糞惡流水之地不得簇野語如天氣暄熱不宜日午簇蠶老不禁日氣暴故也

士農必用 治簇之方惟在乾暖使內無寒濕簇中繭病有六一簇汗二簇蒸三遊走四壓繭五變燈六黑色簇汗之病蠶老食葉不淨其葉暴濕帶葉入簇故繭亦濕潤爲簇汗其餘五病皆地濕天寒所致 蠶欲老可簇地盤燒令極乾除掃灰淨於上置簇

韓氏直說 安圓簇於旱高處打成簇脚一簇可六箔蠶十分中有九分老者宜少摻葉名上局乖就箔上用簸箕般去宜款手摻於簇上自東南起不令落地○務令稀勻上復覆梢蒿或蔴五復摻蠶如前至三箔覆梢倒根在上如此則簇圓又穩自後蠶可近上摻至六箔覆蒿令簇圓上用箔圍苫繳簇頂如亭子樣防雨至晚又用苫籽簇從下繳至上苫相接日出高時捲去至晚復繳三日外繭成不用馬頭簇如小苫繳茅薪蓋屋簇又玲瓏中間宜架杆蠶多宜馬頭簇脚宜南北○曬簇上蠶後第三日辰巳時間開苫箔日曬至未時復苫蓋如前如當日過熱上楷單箔遮日色○翻簇上蠶時被雨霑濕雨纔止纔晴即選一簇地盤如雨濕了則取乾搕土厚覆治簇之法如前不以成繭不成繭翻騰遷移別簇封苫如前小雨則不須但可曝曬又有一法臨簇有雨大抵蠶屋中本擬下地而上安簇閉了門窗使透風氣早夜或陰雨變寒則閉門窗添牛糞大旦翻簇之法又爲妙也又一法擬於箔上壓撒蒿擬周圍簇稍與蒿稭苫圍之蠶自作繭猶勝於兩中簇也○稽古文

擇繭

務本新書 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

繰絲

士農必用 繰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

無偏𢤱節𢮎接頭為節疙瘩為𢮎𪎭惡不勻也生繭
繅為上如人手不及殺過繭慢慢繅殺繭法有三一日曬二鹽浥三蒸蒸最好
人多不會日曬損繭鹽浥者穩○熱釜可繅粗絲單繳者雙繳亦可但
不如冷盆所繅者潔淨光瑩也釜要大置於竈上如蒸竈法
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
甑中用一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繅也繭
少者止可用一小甑水須熱宜旋旋下
繭多下則繅不及煮損○冷盆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
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雖曰冷盆亦是大溫也盆要大先泥
其外口徑二尺五寸之上書攝丈翻通用長粘從泥底弁四圍盡層厚以
拍將生唇撇薄日曝乾名為串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滿
水宜溫暖常勻無令乍寒乍熱釜要小口徑一尺以下者小則下繭少
繭欲頻下多下則煮過又不勻也○突竈串破塼坏圓
壘一遭中空直稱子樣其高比繰絲人身一半
其圓徑相盆之大小當中壘一小臺徑比
盆底小坐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壘
高一唇靠元壘安打絲頭小釜竈比圓
壘低一半擀火透圓壘竈子依大竈通竈名擀火與

擀火相對圓壘西近上開煙突口做一
卧突長七八尺已上先於安突一面壘
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安
一臺高五尺或就壁屋或以木為架子用長一丈椽
二條斜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塼
坏許用塼坏泥成一卧突二椽上平鋪塼坏一層兩
邊側立上復平蓋泥了使成一卧突也須與竈口相背前加高口向南突口向
北是也緣盆居中大突盆底與盆下臺煙焰遠盆通煙出則突中故得盆水常
溫又勻也又得煙火與絲盆相遠其繅絲人不為煙火所逼故得安詳也○
軖車床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
兩頭三寸用榆槐木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
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軖角少則絲易解解者軸粗也或雙輻或單輻
雙繳者繳須脚踏又繰車竹筒子宜細細如纖指
樁筒子鐵條子串筒兩樁子亦須鐵也兩堅
樁子上橫串鐵條鐵條穿筒子既經久利也不如此則不能成絕妙好絲古人
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餘如常法○打絲頭用人一小
釜內添水九分滿竈下燃𪎭乾柴柴細桑柴
大不勻停候水大熱下繭於熱水內下繭宜少不宜

（多多則撥遍絲絲少）用筋輕剔撥令繭滾轉盪勻挑惹起囊頭（亦絲頭名囊頭）手捻住於水面上輕提掇數度復提起其囊頭下即是清絲摘去囊頭（如囊多攬掇囊頭入於手拐子纏數遍可長五七尺將繭上稍絲十分中去了三二分實爲可惜如雖手擬撥起囊頭長不過一尺也）一手撮捻清絲一手用漏杓撈繭款送入溫水盆内（杓底上多鑽眼子易漏杓漏數次好）將清絲挂在盆外邊絲老翁上（盆邊釘擣一繳子名絲老翁）○繰絲（用人）一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黄絲左纖繭數）捻爲一處穿過錢眼（從下繭撥辰名挂窩又名賀絲）繳過窩頭蛾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挂於軖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前挂於軖上（兩箇絲窩其頭斜行）右脚踏軖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於内有繭絲先盡蛹子沈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纖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眼身覷手）（頻掐頻添添不過三四絲共添則細了多添則麄了如數手添不迭須擾絡軖其絲皎亭度如手或手中得多了脚緊杠其絲鉄中度加手脚相應亦可亦勻也添絲挂在絲窩上使有接頭爲清絲用指面下在絲窩內自然帶上去使無接頭也此名全繳絲圓緊無疙疸上等也中作紗羅上等疋段如蛾眉杖上只繳繳名雙繳絲不甚圓緊有小疙疸中等也不中紗羅中中等段疋如蛾眉杖上只一繳名單繳絲又名麤口絲論得有大疙疸不中疋段只中綿帛亦不堅壯岐單繰取口絲多只是熱釜中繰也）

蒸餾繭法

韓氏直說（如蠶成繭紋理麄者必繰快好等繭可以蒸餾繰冷盆繭其繭薄紋理細者不堪不宜蒸餾只宜繰熱釜絲）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用軟草扎一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其籠不以大小籠内勻鋪繭厚三四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卻續添一扇在上亦不要蒸得過了過了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蛾必鑽了如手背不禁熱恰得合宜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內繭在上用手微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

定上用細柳梢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都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如此繰絲一月一般繰快釜湯内用鹽一兩油半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細繭少油鹽旋旋入

夏秋蠶法

齊民要術 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為其殘桑也

務本新書 凡養夏蠶止須些小以度秋種慮恐損壞蔭條有悮明年春蠶桑葉今時養熱蠶以紙糊窗因避飛蠅遮盡往來風氣天晴暑熱病生陰則濕生白䗶陰晴俱不便當以紗糊窗陳稈草作薦紙條先貼紗邊餘紙粘糊窗上中間以線縶紗在窗框上縶羅以水潤紙揭下明年春用或用荻簾春麻絲縶繳可窗縶定不嵓泥之遮蔽飛蠅透脫風氣另擗一房不令雜人出入决要南北窗以剪翦葉旦暮擡分兼夜頻飼○秋蠶初生時去三伏猶近暑氣仍存蠶屋多生濕潤正要四通八達風氣往來蓋初生却要涼快以陳稈草作薦勿用麦稭一日一擡失擡多生白䗶一眠宜溫再眠如春門窗俱挂薦簾屋内須用無烟熟火大眠全要暄暖大忌北風寒氣勿飼雨露冷葉春秋蠶法首尾顛倒深宜體測○簇蠶時相次秋高恐值夜寒風冷不能作繭可於簇西北埋柱縶椽箔遮禦北風寒氣三兩夜之間便可作繭

農桑要旨 夏蠶此則是一等俗謂二生蠶春養出夏種夏養出秋種秋養出來春種不可間間間則絕其種自蟻至老俱宜涼忌蠅蟲先於蠶生前用麦糠攤於蠶房壁脚燒之去濕氣及殺蟲子擘黑後須一日早晨一擡其餘並與養春蠶同此蠶不可多養止欲收秋蠶種多則損葉然只可科揀桑中完條取葉也○秋蠶一名房蠶捋葉不無傷桑春蠶不常濕天大不得已春之以備歲計然不宜種宜擇也初宜涼漸漸宜暖與養春蠶正相反

其間蠶微細飯將所初可摘葉蠶大則捋葉初用紗糊窗漸漸天寒上復用紙糊留捲窗

簇與繰絲法如前要白熱蠶根底亦宜用支鋪支蓆燒之人大路上路跌起軋歷土坎三四石生蠶日於粗底攤平可碎暑濕簇狹蠶多於簇心用熱火或致焚燒不甚上於映北風雪為簇簇底用支蘇鈔鋪簇則用乾柔紫為槙新乾柔蕪為草得自然溫暖之氣不須用火矣經兩則倒簇

農桑輯要卷第四

農桑輯要卷第五

瓜菜

種瓜附黃瓜

齊民要術收瓜子法常歲歲先取本母子瓜截去兩頭止取中央子本母子者瓜生數葉便結子子復早熟用中輩瓜子者蔓長二三尺然後結子用後輩子者蔓長足然後結子子亦晚熟種早子熟速而瓜小種晚子熟遲而瓜大去兩頭者近蒂子瓜曲而細近頭子瓜短而喎又收瓜子食瓜時美者收取即以細糠拌之日曝向燥挼而簸之淨而且速也良田小豆底佳黍底次之刈訖即耕頻煩轉之二月上旬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為中時四月上旬為下時五月六月上旬可種藏瓜○凡種瓜法先以水淨淘瓜子鹽和之鹽和則不籠死先卧鋤耬卻燥土不耬者坑雖深大常雜燥土故瓜不生然後掊蒲溝切阬大如斗口納瓜子四枚大豆三箇於堆傍向陽中瓜生數葉掐去豆瓜性弱苗不能獨生故須大豆為之起土瓜生不去豆則豆反扇瓜不得滋茂但豆斷汁出更成良潤勿拔之拔之則土虛燥也多

鋤則饒子不鋤則無實五穀蔬菜果蓏之屬皆如此也

□□切果反○治瓜籠法旦起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散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復以土擁其根則永無蟲矣○凡瓜所以早爛者皆由脚躡及摘時不慎翻動其蔓故也若以理慎護及至霜下葉乾子乃盡矣但依此法則不必別種早晚及中三輩之瓜○區種瓜法

六月雨後種菉豆八月中犂稀殺之十月又一轉即十月中種瓜率兩步為一區坑大如盆口深五寸以土壅其畔如菜畦形坑底必令平正以足蹋之令其保澤以瓜子大豆各十枚徧布坑中瓜子大豆兩物為雙藉其起土故也以糞五升覆之亦令均平又以土一斗薄散糞上復以足微躡之冬月大雪時速併力推雪於坑上為大堆至春草生瓜亦生莖葉肥茂異於常者且常有潤澤旱亦無害五月瓜便熟其掐豆鋤瓜之法與常同若瓜子盡生則太概宜掐去之一區四根即足矣○又法冬天以瓜子數枚內熱牛糞中凍

即拾聚置之陰地量地多少以足為限正月地釋即耕逐晹布之率方一步下糞耕土覆之肥茂早熟雖不及區種亦勝凡瓜遠矣有蟻者以牛羊骨帶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蟻附將棄之棄二三則無蟻矣○崔寔曰十二月臘時祀炙萐所甲切樹瓜田四角去蟚胡濫反瓜中蟲謂之蟚○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殺人

黃瓜一名胡瓜四月中種之宜竪柴木令引蔓緣之

[illegible] 種花藥家忌麝瓜尤忌之瞻栽數株蒜薤遇麝不損

西瓜

新添 西瓜種同瓜法科宜差稀多種者熟地佽頭上漫擲撈平苗出之後根下擁作土盆欲瓜大者一步留一科科止留一瓜餘蔓花皆掐去瓜大如三斗栲栳

冬瓜

[illegible] 種冬瓜法傍牆陰地作區圓

二尺深五寸以熟糞及土相和正月晦日種（二月三月亦得）既生以柴木倚牆令其緣上旱則澆之八月斷其梢減其實一本但留五六枚（多留則不成也）十月霜足收之（早收則爛）

冬瓜越瓜瓠子十月區種如種瓜法冬則堆雪著區上為堆潤澤肥好乃勝春種

瓠（今名葫蘆古通曰瓠）

齊民要術 氾勝之書曰區種瓠法收種子須大者若先受一斗者得收一石受一石者得收十石先掘地作坑方圓深各三尺用蠶沙與土相和令中半（若無蠶沙生牛糞亦得）著坑中足躡令堅以水沃之候水盡即下瓠子十顆復以前糞覆之既生長二尺餘便總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之五寸許復用泥泥之不過數日纏處便合為一莖留強者餘悉掐去引蔓結子子外之條亦掐去之勿令蔓延○留子法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區留三子即足旱時須澆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遙潤不得坑中下水○家政法曰二月可種瓜瓠

四時類要 種大葫蘆二月初掘地作坑方四五尺深亦如之實填油麻菉豆藁（稭也）及爛草等一重糞土一重草如此四五重向上尺餘著糞土種十來顆子待生後揀取四莖肥好者每兩莖肥好者相貼着相貼處以竹刀子刮去半皮以刮處相貼用麻皮纏縛定黃泥封裹一如接樹之法待相著活後各除一頭又取所活兩莖准前刮去皮相著一如前法待活後唯留一莖四莖合為一本待著子揀取兩箇周正好大者餘有旋旋除去食之如此一斗種可變為盛一石物大此莊子魏惠王大瓠之法

芋

齊民要術 氾勝之書曰種芋區方深皆三尺取豆萁(音其豆莖)內區中足踐之厚尺五寸取區上濕土與糞和之內區中萁上令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足踐之旱數澆之萁爛芋生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又種芋法宜擇肥緩土近水處和柔糞之二月注雨可種芋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劚其旁以緩其土旱則澆之有草鋤之不厭數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列仙傳曰酒客為梁使烝民益種芋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蓄芋可以救饑饉度凶年今中國多不以此為意後生莫有耳目所不聞見者及水旱風蟲霜雹之災便能餓死滿道白骨交積知而不種坐致泯滅悲夫)

務本新書 芋宜沙白地地宜深耕二月種為上時相去六七寸下一芋芋芽三月眾人來往眼目多見并開劚鋤[illegible]壅多不滋胤比及炎熱苗高則旺頻鋤其旁秋生子葉以土壅其根芋可以救饑饉蝗蟲不能傷霜後收之冬月食不發病其餘月分不可多食霜後芋子上芋白擘下以滚湯水煠過曬乾冬月炒食味勝蒲笋○區芋區長丈餘深闊各一尺區行相間一步寬則透風滋胤

葵

齊民要術 (葵廣雅曰蘬丘葵也廣志曰胡葵其花紫赤按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也)臨種時必燥曝葵子(葵子雖經歲不浥然濕種者疥而不肥也)地不厭良故墟彌善薄即糞之不宜妄種春必畦種水澆(春多風旱非畦不得且畦者省地而菜多一畦供一口)畦長兩步廣一步(大則水難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糞對半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鐵齒杷耬之令熟足蹋使堅平下水令徹澤水盡下葵子又以熟糞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餘葵生三葉然後澆之(澆用晨夕日中)

(使之)每一掐輒杷耧地令起下水加糞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凡畦種之物治畦皆如種葵法不復條列煩文)旱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一畝三升正月末散子亦得)人足踏踐之乃佳(踐者菜肥)地釋即生鋤不厭數五月初更種之(春者既老秋葉亦生故種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者宜乾紫莖者乾則黑而澀)秋葵堪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春葵子熟不均故須留中輩)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葵令根上枿(音蘖)[illegible]者柔軟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留之亦中為榜簇)掐秋葉必留五六葉(不掐則莖孤留葉則科大)凡掐葵必得露解(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八月半剪去(留其歧多者則去地一二寸獨莖者亦可去地四五寸)枿生肥嫩比至收時高與人膝等莖葉皆美科雖不高菜實倍多(其不剪早生者雖高數尺枿葉堅硬全不中食所可用者惟有菜心附葉黃澀至惡煮亦不美看雖似多其實倍少)收待霜降(傷早黃爛傷晚黑澀)榜簇皆須陰中(見日亦澀)其碎者割訖即地中尋手糺之

(傳葉而亂者必爛)○崔寔曰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

茄子

齊民要術 種茄子法茄子九月熟時摘取擘破水淘子取沈者速曝乾裹至二月畦種(治畦下水一如葵法性宜水常須潤澤)著四五葉雨時合泥移栽之(若旱無雨澆水令微澤夜栽之白日以席蓋勿令見日)十月種者如區種瓜法推雪著區中則不須栽其春種不作畦直如種凡瓜法者亦得惟須曉夜數澆耳

務本新書 茄初開花斟酌窠數削去枝葉再長晚茄秋深老茄煮軟水浸去皮([illegible])鹽拌勻冬月食用旋添麻合為上

蔓菁

齊民要術 種不求多惟須良地故墟新糞壞牆垣乃佳(若無故墟糞者以灰為糞令厚一寸灰多則燥不生也)耕地欲熟七月初種之一畝用子三升(從處暑至八月白露節皆得早者作菹晚者作乾)漫散而勞

種不用濕（濕則地堅葉焦）既生不鋤九月末收葉（晚收則黃落）仍留根取子十月中犂麤畤（力掘反耕廿起土也）拾取耕出者（若不耕畤則留者英不茂實不繁也）其葉作葅擬作乾菜及釀（女亮切）葅者（擬葅者次年正月始作時須留第一好菜擬之）割訖則尋手擇治而辮（並若切）之勿待萎（萎而後辮則爛）挂著屋下陰中風涼處勿令煙熏（煙熏則苦）燥則上在廚積置以苫之（積時宜候天陰潤不爾多碎折久不苫則黃也）春夏畦種供食者與畦葵法同剪訖

更種從春至秋得三輩常供好葅取根者用大小麥底六月中種十月將凍耕出之（一畝得數車早出者根細）又多種蔓菁法近市良田一頃七月初種之（六月種者根雖麤大葉復蟲食七月末者葉雖膏潤根復細小七月初種根葉俱得）漢桓帝詔曰橫水為灾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蔓菁以助民食然此可以度凶年救飢饉乾而蒸食既甜且美（若值凶年一頃可活百人）

務本新書 耕地宜加糞往復勻盡秋初可種自破甲至結子皆可食十月初挽苗煠作和菜餘者曬過留根在地或麤河朔地寒凍死可於十月終以牛隔兩犁耕一犁拾去菜根之後却將暘土耙勻擾先耕出之數曬過冬月蒸食甜而有味春生薹苗亦菜中上品四月收子打油陝西惟食菜油燃燈甚明能變蒜髮比芝麻易種收多油不發風武侯多勸種此菜故川蜀曰諸葛菜油臨時用

熬動少摻芝麻煉熟即與小油無異

蘿蔔（胡蘿蔔附）

齊民要術 種菘蘆菔（蒲北切）法與蔓菁同（菘菜似蔓菁而大方言曰蕪菁紫花者謂之蘆菔根實麤大其角及根葉並可生食取子者草覆之不則凍死）

四時類要 種蘿蔔宜沙糯地五月犂五六徧六月六日種鋤不厭多稠即小間拔令稀至十月收窖之

新添 種蘿蔔先深斸成畦杷平每畦可

長一寸二尺闊四尺用細熟糞一檐匀布畦内再斸一徧即起覆土再耧平澆水滿畦候水滲盡撒種於上用木杴匀撒覆土苗出兩葉旱則澆之每子一升可種二十畦水蘿蔔正月二月種六十日根葉皆可食夏四月亦可種大蘿蔔初伏種之水蘿蔔末伏種皆候霜降或淹或藏皆得用如要來年出種深窖内埋藏中安透氣草一把至春透芽生取出作壠或畦下糞栽之旱則澆須令得所夏至後收子可爲秋種

胡蘿蔔伏内畦種或壯地漫種

蜀芥芸薹芥子

齊民要術 蜀芥芸薹取葉者皆七月半種地欲糞熟種法與蕪菁同既生亦不鋤之十月收蕪菁訖時收蜀芥(中爲鹹淡二菹亦任爲乾菜)芸薹足霜乃收(不足霜即澀)種芥子及蜀芥芸薹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澤時種(三物性不耐寒經冬則死故須春種)旱則畦種水澆五月熟而收(芸薹冬天草覆亦得取子又得生茹供食)

務本新書 芥子菜宜秋前種大槩雖不及蔓菁餘亦頗同子作芥花芥末如近城郭芥菜宜多種蓋冬月淹藏家家用度晒乾於無煙兩處架起三年亦可食

薑

齊民要術 薑宜白沙地少與糞和熟耕如麻地不厭熟縱横七徧尤善三月種之先重耧耩尋壠下薑一尺一科令上土厚三寸數鋤之六月作葦屋覆之(不耐寒熱)九月掘出置屋中(中國多寒宜作窖以穀稈合埋之○稈奴物反數樓)中國土不宜薑僅可存活勢不可滋息種者聊擬藥物小小耳○崔寔曰三月清明節後十日封生薑至四月立夏後蠶大食牙生可種之九月藏茈(將九反)薑其歲若溫皆待十月(生薑謂之茈薑)

四時類要 種薑闊一步作畦長短任地

形横作壠相去一尺餘五六寸壠中一尺一科帶牙大如三指闊蓋土厚三寸以炊𥁋沙蓋之糞亦得牙出後有草即耘漸漸加土已後壠中却高壠外即深不得併上土鋤不厭頻

菌子

四時類要 三月種菌子取爛構（楮一名）木及葉於地埋之常以泔澆令濕三兩日即生又法畦中下爛糞取構木可長六七寸截斷碨碎如種菜法於畦中匀布土蓋水澆長令潤如初有小菌子仰把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後出者甚大即收食之本自構木食之不損人

蒜

齊民要術 蒜宜良輭地（白輭地蒜甜美而科大黑輭次之剛强之地辛辣而瘦小也）三徧熟耕九月初種種法黄墒時以耬耩逐壠手下之五寸一株（諺云左右通鋤一萬餘株）空曳勞二月半鋤之令滿三徧（勿以無草則不鋤不鋤則科小）條拳而軋之（不軋則獨科）葉黄鋒出則辮於屋下風涼之處桁之（早出者皮赤科堅可以遠行晚則皮皚而喜碎○皚他冐反皮㿍也）冬寒取穀稈布地一行蒜一行稈（不爾則凍）凡收條中子種者一年為獨辮種二年者則成大蒜科皆如拳又逾於凡蒜矣（瓦子壠底置獨辮蒜於瓦上以土覆之蒜科橫闊而大形狀殊別亦足以為異今并州無大蒜朝歌取種一歲之後還成百子蒜矣其辮麤細正與條中子同蕪菁根其大如椀口雖種他州子一年亦變大蒜瓣變小蕪菁根變大二事相反其理難推又八月中方得熟九月中始刈得花子至於五穀蕪菁與并州早晚不殊亦一異也并州豌豆度井陘已東山東穀子入壺關上黨苗而無實皆余自所親見非信傳疑蓋土地之異者也）種澤蒜法預耕地熟時採取子漫勞之澤蒜可以香食吴人調鼎率多用此根葉作菹更勝葱韭此物繁息一種永生蔓延滋曼年年稍廣間區斸取隨手還合但種數畝用之無窮種者地熟美於野生○崔寔曰布穀鳴收小蒜六月七月可種小蒜八月

可種大蒜

【四時類要】種蒜作行下糞水澆之

【務本新書】蒜畦栽每窠先下麦糠少許地宜虗春暖則鋤拔薹時頻澆劉麦時人多食觧暑毒

薤（益同）

【齊民要術】薤宜白軟良地三轉乃佳二月三月種（八月九月種亦得秋種者春末生）率七八支為一本（諺曰葱三薤四移葱者三支為一本種薤者四支為一科然支多者科圓大故以七八支為率）薤子三月葉青便出之（未青而出者肉未滿令薤瘦）燥曝挼去莩餘切却强根（留强根而燥者即種不得肥也）先重耧耩地壠燥掊而種之（燥燥則薤肥耩實則白長）率一尺一本葉生即鋤鋤不厭數（薤性多穢荒則羸瘦）五月鋒八月初耩（不耩則白短）葉不用剪（剪則損白供葉食者則種）九月十月出賣（經久不任也）擬種子至春地釋出即曝之○崔寔曰正月可種薤韭七月別種薤矣

【四時類要】正月上辛日掃去薤畦中枯葉下水加糞

葱

【齊民要術】收葱子必薄布陰乾勿令浥鬱（葱性熱多浥鬱浥鬱則不生）其擬種之地必須春種綠豆五月掩殺之比至七月耕數徧一畝用子四五升（良田五升薄地四升）炒穀半和之（葱子性澁不以穀和下不均調不炒穀則草穢生）兩耧重耩竅瓠下之以批（蒲結反）契（蘇結反）繼腰曳之七月納種至四月始鋤鋤徧仍剪剪與地平（高留則無葉深剪則傷根）剪欲旦起避熱時良地三剪薄地再剪八月止（不剪■不茂剪過則根跳若八月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十二月盡掃去枯葉枯袍（不去枯葉春葱則不茂）二月三月出之（良地二月出薄地三月出）收子者別留之○葱中亦種胡荽尋手供食乃至孟冬為菹亦不妨

【四時類要】種葱炒穀攪勻塞耧一眼於一眼中種之他月葱出取其塞耧一眼

之地中土培之跡密恰好又不勞移

韭

齊民要術 收韭子如葱子法若市上買韭子宜試之以銅鐺盛水於火上微煮韭子須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浥鬱矣治畦下水糞覆悉與葵同然畦欲極深韭一剪一加糞又根性上跳故須深也二月七月種種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圍內韭性內生不向外長圍種令科成薅令常淨韭性多穢數拔為良高數寸剪之初種歲止一剪至正月掃去畦中陳葉凍解以鐵把摟起下水加熟糞韭高三寸便剪之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每剪杷摟下水加糞悉如初收子者一剪即留之若旱種者但無畦與水耳杷糞悉同一種永生諺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種也聲類曰韭者久長也一種永生○崔寔曰正月上辛日掃除韭畦中枯葉七月藏韭菁菁韭花也

四時類要 九月收韭子種韭第一番割棄之主人勿食韭不如栽作行令通鋤割一徧以杷摟之令根不相接為佳如此當葉闊如薤

博聞錄 韭畦若用雞糞尤好

胡荽

齊民要術 胡荽宜黑軟青沙良地三徧熟耕樹陰下得禾豆處亦得春種者用秋耕地開春凍解地起有潤澤時急接澤種之種法近市負郭田一畝用子二升故概種漸鋤取賣供生菜也外舍無市之處一畝用子一升疏密正好六七月種先燥曬欲種時布子於堅地一升子與一掬濕土和之以腳蹉令破作兩段多種者以甎瓦蹉之亦得以木礱礱之亦得子有兩人人各著故不破兩段則疏密水裛而不生著土者令土入殼中則生疾而長速種時欲燥此菜非雨不生所以不求濕下也於旦暮潤時以耬耩作壟以手散子即勞令平春雨難期必須藉澤蹉跎失機則不得矣地正月中凍解者時節既早雖浸芽不生但燥種之不須浸子地若二月始解者歲月稍晚恐澤少不時生失歲計矣便於暖處籠盛胡荽子一日三度以水沃之二三

日則芽生於旱暴時接潤湯擲之數日透出矣大體與種麻相似假令十日二十日未出者亦勿怪之尋自當出有草乃令拔之菜生二三寸鋤去概者供食及賣十月足霜乃收之取子者仍留根間古見又拔令稀概即不生以草覆上覆者得供生食又不凍死又五月子熟拔取曝乾勿使令濕濕則裛爛格柯打出作蒿箄盛之冬日亦得入窖夏還出之但不濕亦得五六年停一畝收十石都邑糶賣石堪一疋絹若地柔良不須重加耕墾者於子熟時好子稍有零落者然後拔取直深細鋤地一徧勞令平六月連雨時穭音呂生者亦尋滿地省耕種之勞秋種者五月子熟拔去急耕十餘日又一轉入六月又一轉令好調熟如麻地即於六月中旱時耧耩作壟蹉子令破手散還勞令平一同春法但既是旱種不須耧潤此菜旱種非連雨不生所以不同春月要求濕下種後未遇連雨雖一月不

生亦勿怪麦底地亦得種止須急耕調熟雖名秋種會在六月六月中無不霖望連雨生則根彊科大七月種者雨多亦得雨少則生不盡但根細科小不同六月種者便十倍失矣大都不用觸地濕入中生高數寸鋤去概者供食及賣作葅者十月足霜乃收一畝兩載載直絹三疋若留冬食者以草覆之得竟冬食其有春種小小供食者自可畦種畦種者一如葵法擲子沃水生芽種之晝用箔蓋夜則去之晝不蓋熱不生夜不去蟲損之凡種菜子難生者皆水沃令芽生無不即生矣

博聞錄 胡荽於用月晦日晚下種

菠薐一名赤根

博聞錄 菠菜過月朔乃生須二十七八閒種之月初即生

新添 菠薐作畦下種如蘿蔔法春正月二月皆可種逐旋食用食不盡者滚湯

內掠熟曬乾遇園枯時溫水浸軟調食甚良秋社後二十日種者可於窨內收藏冬季常食青菜如欲出子十月內種訖至地凍時水澆過來年夏至後收子可爲秋種

萵苣

新添 萵苣作畦下種如前法但可生芽先用水浸種一日於濕地上鋪襯置子於上以盆椀合之候芽傚出則種春正月二月種之可爲常食秋社前一二日種者霜降後可爲淹菜如欲出種正月二月種之九十日收

同蒿

新添 同蒿作畦下種亦如前法春二月種可爲常食秋社前十日種可爲秋菜如欲出種春菜食不盡者可爲子

人莧

新添 人莧作畦下種亦如前法但五月種之園枯則食如欲出種留食不盡者八月收子

藍菜

務本新書 二月畦種苗高剝葉食之剝而復生刀割則不長加火煮之以水淘浸或炒爁或拌食或包酸餡或捲餅生食頗有辛味五月園枯此菜獨茂故又曰主園菜食至冬月以草覆其根四月終結子可收作末(比芥末)根又生葉又食一年陝西多食此菜喜中人之家但能自種三兩畦藍菜并一二畦韭周歲之中甚省菜錢

莙薘

新添 莙薘作畦下種亦如蘿蔔法春二月種之夏四月移栽園枯則食如欲出子留食不盡者地凍時出於暖處收藏來年春透可栽收種

蘭香 (附香菜)

齊民要術 蘭香（蘭香者羅勒也中國為石勒諱故改今人因以名焉且蘭香之目美於羅勒之名故即而用之）三月中候棗葉始生乃種蘭香（早種者徒費子耳天寒不生）治畦下水一同葵法及水散子訖水盡簁熟糞僅得蓋子便止（厚則不生弱苗故也）晝日箔蓋夜即去之（晝日不用見日夜須受露氣）生即去箔常令足水六月連雨拔栽之（掐心著泥中亦活）作菹及乾者九月收（晚即乾惡）作乾者天晴時薄地刈取布地曝之乾乃挼取末瓮中藏須則取用（拔根懸者裛爛又有雀糞塵土之患）取子者十月收（白餘雜香菜不列者種法悉與此同）○博物志曰燒馬蹄羊角成灰春散著濕地羅勒乃生

博聞錄 香菜常以洗魚水澆之則香而茂溝泥水米泔尤佳

荏蓼

齊民要術 荏蓼（荏蓼紫蘇薑芥薰葇與荏同時宜畦種）三月可種荏蓼（荏子白者良黃者不美）荏性甚易生蓼尤宜水畦種也荏則隨宜園畔漫擲便歲歲自生矣荏子秋未成可收蓬於醬中藏之（蓬荏角也實成則惡）其多種者如種穀法（雀甚嗜之必須近人家種矣）收子壓取油可以煮餅（荏油色綠可愛其氣香美煮餅亞胡麻油勝麻子脂膏麻子脂膏有腥氣然荏油不可為澤焦人髮研為羹臛美於麻子遠矣又可以為燭良地十石多種博穀則倍收諸田不同）為帛煎油彌佳（荏油性淳塗帛勝麻油）蓼作菹者長二寸則剪絹袋盛沉於醬甕中又長更剪常得嫩者（若待秋子成而落莖既堅硬葉又枯燥）取子者候實成速收之（性易凋零晚則落盡）五月六月中蓼可為虀以食莧

芹蒙（其名又苦蒙江東呼苦蕒）

齊民要術 芹蒙收根畦種之常令足水尤忌潘（音[illegible]切術米汁也）泔及鹹水澆之則死性宜繁茂而甘脆勝野生者白蒙尤宜糞歲歲可收

甘露子

務本新書 白地內區種暑月以麥糠蓋之承露經亂

豆豉

四時類要 六月造豆豉黑豆不限多少三二斗亦得淨淘宿浸漉出𥗥乾蒸之令熟於簟上攤候如人體蒿覆一如黃衣法三日一看候黃衣上徧即得又不可太過簸去黃曝乾以水浸拌之不得令太濕又不得令太乾但以手捉之使汁從指間出為候安瓮中實築桑葉覆之厚可三寸以物蓋甕口密泥於日中七日開之曝乾又以水拌却入瓮中一如前法六七度候好顏色即蒸過攤却大氣又入甕中實築之封泥即成矣

麩豉

四時類要 六月造麩豉麦麩不限多少以水勻拌熟蒸攤如人體蒿艾罨取黃衣徧出攤曬令乾即以水拌令浥浥却入缸甕中實捺安於庭中倒合在地以灰圍之七日外取出攤曬若顏色未深又拌依前法入甕中色好為度色好黑後又蒸令熱及熱入甕中築泥却一冬取喫溫暖勝豆豉（糅乃遍切搦也）

果實

種梨（附插梨）

齊民要術 種者梨熟時全埋之經年至春地釋分栽之多著熟糞及水至冬葉落附地刈殺之以炭火燒頭二年即結子（若穭生及種而不栽者則著子遲每梨有十許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插者彌疾插法用棠杜（棠梨大而細理杜次之桑梨大惡棗石榴上插得者為上梨雖治十收得一二也）杜如臂已上皆任插（當先種杜經年後插之主客俱下亦得然俱下者杜死則不生也）杜樹大者插五枝小者或三或二梨葉微動為上時將欲開莩為下時先作麻紉（汝珍反）纏十許匝以鋸截杜令去地五六寸（不纏恐插時皮披留杜高者梨枝繁茂遇大風則披其高留杜者梨樹早成然宜作蒿箄盛杜以土築之令汛風時以籠盛梨免披耳）斜攕（所咸反）竹為籤刺皮木之際令深一寸

許。折取其美梨枝陽中者（陰中枝則實少）長五六寸，亦斜攕之，令過心，大小長短與籤等。以刀微劉梨枝斜攕之際，剝去黑皮（勿令傷青皮，青皮傷則死）。拔去竹籤，即插梨，令至劉處，木邊向木，皮還近皮。插訖，以緜莫（冪間）杜頭，封熟泥於上，以土培覆，令梨枝僅得出頭，以土壅四畔。當梨上沃水，水盡，以土覆之，勿令堅涸。百不失一（梨枝甚脆，培土時宜慎之，勿使掌撥，掌撥則折）。其十字破杜者，十不收一（所以然者，木裂皮開，虛燥故也）。梨既生，杜旁有葉出，輒去之（不去勢分，梨長必遲）。凡插梨，園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旁枝樹下易收，中心上聳不妨）。用根蔕小枝，樹形可憘，五年方結子；鳩腳老枝，三年即結子而樹醜（吳氏本草曰：金創、乳婦不可食梨。梨多食則損人，非補益之物，產婦中及疾病未愈，食梨多者，無不致病。欬逆氣上者，尤宜慎之）。凡遠道取梨枝者，下根即燒三四寸，亦可行數百里猶生。○藏梨法：初霜後即收（霜多則不得經夏也）。於屋下掘作深窨

阬，底無令潤濕。收梨置中，不須覆蓋，便得經夏（摘時必令好接，勿令損傷）。○凡醋梨，易水熟煮，則甜美而不損人也。

桃（櫻桃、蒲萄附）

齊民要術種法：熟時合肉全埋糞地中（直置凡地則不生，生亦不茂。桃性早實，三歲便結子，故不求栽也）。至春既生，移栽實地（若仍處糞中，則實小而味苦）。○栽法：以鍬合土掘移之（桃性易種難栽，若離本土，率多死，故須然矣）。○又種法：桃熟時，於牆南陽中暖處，深寬為阬，選取好桃數十枚，擘取核，即內牛糞中，頭向上，取好爛糞和土厚覆之，令厚尺餘。至春桃始動時，徐徐撥去糞土，皆應生芽，合取核種之，萬不失一。其餘以熟糞糞之，則益桃味。○桃性皮急，四年以上，宜以刀豎劚其皮（不劚者，皮急則死）。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十年則死（是以宜歲歲常種之）。○又法（候其子細，便附土斫去，枿上生者，復為少桃，如此亦無窮也○桝集開）。櫻桃：二月初，山中取栽，陽中者

還種陽地陰中者還種陰地若陰陽易地則難生生亦不實此果性生陰風入間同作是陽中故多難得生宜堅育之此不用屋實也

蒲萄蔓延性緣不能自舉作架以承之

葉密陰厚可以避熱十月中去根一步許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莖薄安黍穰彌佳無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濕濕則冰凍二月中還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則死其歲久根莖麤大者宜遠根作坑勿令莖折其坑外處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博聞錄蒲萄宜栽棗樹邊春間鑽棗樹作一竅引蒲萄枝從竅中過蒲萄枝長塞滿竅子斫去蒲萄根托棗根以生其肉實如棗北地皆如此種

李

齊民要術李性耐久樹得三十年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嫁李法正月一日或十五日以塼石著李樹岐中令實繁○又法臘月中以杖微打岐間正月晦日復打之亦足子也李樹桃樹並欲鋤去草穢而不用耕墾耕則肥而無實

樹下犂撥亦死桃李大率方兩步一根大概連陰則子細而味亦不佳

梅杏

齊民要術栽種與桃李同○作白梅梅子酸核初成時摘取夜以鹽汁漬之晝則日曝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矣調鼎羹和所在多入也○作烏梅亦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上熏之令乾即成矣烏梅入藥不任調食也○作杏李麨法杏李熟時多收取盆中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中日曝乾以手摩刮取之可和水為漿及和米麨所在入意也

四時類要熟杏和肉埋糞土中至春既生三月移栽實地既移不得更於糞地必致少實而味苦移須含土三步一樹稀概即味甘服食之家尤宜種之

柰林檎

齊民要術柰林檎不種但栽之種之雖生而味不佳取栽如壓桑法此果根不浮薉栽故難求是以須壓也栽如桃李法○林檎樹以正月二月中翻斧斑駮椎之則饒子

棗 附酸棗

常選好味者留栽之候棗葉始生而移之（棗性硬故生晚栽早者堅𣏐生遲也）三步一樹行欲相當（地不耕也）欲令牛馬履踐令淨（棗性堅強不宜苗稼是以不耕荒穢則蟲生所以須淨地堅饒實故宜踐也）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駮椎之名曰嫁棗（不椎則花而無實斫則子萎而落也）候大蠶入蔟以杖擊其枝間振去狂花（不打花繁不實不成）全赤即收○收法日日撼而落之為上（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則色黃而皮皺將赤味亦不佳全赤久不收則皮硬復有烏鳥之患）

梗（音鞭）棗陰地種之陽中則少實足霜色殷然後乃收之早收者澁不任食也○

作酸棗麪法多收紅軟者箔上日曝令乾大釜煮之水僅自淹一沸即漉出盆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乾漸以手摩挲取為末以方寸匕投於一椀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漿遠行用和米麪饑渴得當也

栗 附榛

栗種而不栽（栽者雖生尋死矣）栗初熟時出殼即於屋裏埋著濕土中（埋必須深勿令凍徹若路遠者以韋囊盛之停二日已上見風日者則不復生）至春二月悉芽生出而種之既生數年不用掌近（凡新栽之樹皆不用掌近栗性尤甚也）三年內每到十月常須草裹至二月乃解（不裹則凍死）大戴禮夏小正曰八月栗零而後取之不言剝之

榛周官曰榛似栗而小說文曰榛似梓實如小栗衛詩曰山有蓁詩義疏云蓁栗屬或從木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一種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生高丈餘其核中悉如李生作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其枝莖生樵爇燭明而無煙栽種與栗同

柿

【齊民要術】柿有小者栽之無者取枝於輭棗根上插之如插梨法

安石榴

【齊民要術】栽石榴法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斬令長一尺半八九枝共為一科燒下頭二寸(不燒則漏汁矣)掘圓坑深一尺七寸口徑尺豎枝坑畔(環圓布枝令匀調也)置枯骨礓石於枝間(骨石是樹性所宜)下土築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其土令沒枝頭一寸許也)水澆常令潤澤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則科圓滋茂可愛(若孤根獨立者雖生亦不佳)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乃解放若不能得多枝者取一長條燒頭圓屈如牛拘而橫埋之亦得然不及上法根彊早成其拘中亦安骨石其斵根栽者亦圓布之安骨石於其中也

木瓜

【齊民要術】木瓜種子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桃李同

【務本新書】木瓜秋社前後移栽至次年率多結子遠勝春栽

銀杏

【博聞錄】銀杏有雌雄雄者有三稜雌者有二稜須合種之臨池而種照影亦能結實

【新添】春分前後移栽先掘深坑下水攪成稀泥然後下栽子掘取時連土封用草要或麻繩纏束則不致碎破土封

橙

【新添】西川唐鄧多有栽種成就懷州亦有舊日橙樹北地不見此種若於附近地面訪學栽植甚得濟用

柑與橙同

橘

【新添】西川唐鄧多有栽種成就懷州亦

有舊曰橘樹北地不見此種若於附近地面訪學栽植甚得濟用

樝子

新添 西川唐鄧多有栽種成就北地不見此種若於附近地面訪學栽植甚得濟用

諸果

齊民要術 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望謂十五日）過十五日則果少實食經云種名果法三月上旬取直好枝如大母指長五尺（類要云尺五寸）一內著芋頭中種之無芋大蕪菁根亦可（類要云蔓亦得）[illegible]勝種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種○凡五果正月一日雞鳴時把火徧照其下則無蟲災

博聞錄 柳子厚郭橐駝傳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有問之對曰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及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凡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結實可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以銀杏雄樹試之便驗社日以杵舂百果樹下則結實牢不實者亦宜用此法果木有蟲蠹者用杉木作釘塞其穴蟲立死樹木有蟲蠹以芫花納孔中或納百部葉

[illegible] 遯齋閑覽凡果木久不實者以祭社餘酒灑之則繁茂倍常用人髮

棕枝上則飛鳥不敢近結實時最忌白衣人過其下則其實盡落

接諸果

新添 正月取樹本大如斧柯及臂者皆堪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力大壯矣夾煞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氣難應須以細齒鋸截鋸齒麤即損其砧皮取快刀子於砧緣相對側劈開令深一寸每砧對接兩枝候俱活即待葉生去一枝弱者所接樹選其向陽細嫩枝如筯麄穠者長四寸許陰枝即少實其枝須兩節兼須是二年枝方可接接時微批一頭入砧處插入砧緣劈處令入五分其入須兩邊批所接枝皮處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所寬即陽氣不應急則力大夾煞全在細意酌度插枝了別取本色樹皮一片長尺餘闊三二分纏所接樹枝并砧緣瘡口恐雨水入纏訖即以黄泥泥之其砧面并枝頭並以黄泥封之對插一邊皆同此法泥訖仍以紙裹頭麻纏之恐其泥落故也砧上有葉生即旋去之乃以灰糞擁其砧根外以刺棘遮護勿使有物動撥其枝春雨得所尤易活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子向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

農桑輯要卷第五

農桑輯要卷第六

竹木

種竹

齊民要術 宜高平之地近山阜尤是所宜下田得水即死黃白軟土為良正月二月中斸取西南引根并莖芟去葉於園內東北角種之令坑深二尺許覆土厚五寸竹性愛向西南引故於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為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其西南引少根也稻麥糠糞之二糠各自堪糞不令和雜不用水澆澆則淹死勿令六畜入園三月食淡竹笋四月五月食苦竹笋其欲作器者經年乃堪殺未經年者軟未成也

四時類要 移竹五月十三日及辰日可以移之○種竹去梢葉作稀泥於坑中下竹栽以土覆之杵築定勿令脚踏土厚五寸竹忌手把及洗手面脂水澆著即枯死

博聞錄 月菴種竹法深闊掘溝以乾馬糞和細泥填高一尺無馬糞礱糠亦得夏月稀冬月稠然後種竹須三四莖作一蔟亦須土鬆淺種不可增土於株上泥若用钁打實則不生笋○夢溪云種竹但林外取向陽者向北而栽蓋根無不向南必用雨下遇火日及有西風則不可花木亦然諺云栽竹無時雨下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志林云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種竹常擇雌者物不逃於陰陽可不信哉凡欲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乃為雌竹獨枝者為雄竹○竹有花輙槁死花結實如稗謂之竹米一竿如此久之則舉林皆然其治之法於初米時擇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許通其節以糞實之則止○瑣碎錄云引笋法隔籬埋貍或貓於牆下明年笋自迸出○竹以三

伏內及臘月中斫者不蛀一云用血忌日

松 杉柏檜附

齊民要術 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松柏桐梓竹漆諸樹

博聞錄 栽松春社前帶土栽培百株百活舍此時決無生理也○斫松木須五更初便削去皮則無白蟻血忌日尤好○插杉用驚蟄前後五日斬新枝斷坑入枝下泥杵緊相視天陰即插遇雨十分生無雨即有分數

新添 種松柏八九月中擇成熟松子子柏子同去臺收頓至來春春分時甜水浸子十日治畦下水上糞澇散子於畦內如種菜法或單排點種上覆土厚二指許畦上搭矮棚蔽日旱則頻澆常須濕潤至秋後去棚長高四五寸十月中夾薥稭籬以禦北風畦內亂撒麥糠覆樹令梢上厚二三寸止南方宜微蓋至穀雨前後手爬去麥糠澆之次冬封蓋亦如此二年之後三月中帶土移栽先擬區用糞土相合內區中水調成稀泥植栽於內擁土令區滿下水塌實無用杵築腳踏次日有裂縫處以腳躡合常澆令濕至十月祛倒以土覆藏毋使露樹至春去土次年不須覆栽大樹者於三月中移廣留根土謂如一丈大樹留土方三尺地遠移者二尺五寸一丈五尺樹留上三尺或三尺五寸用草繩纏束根土樹大者從下剸去枝三二層樹記南北運至區所栽如前法

檜種如松法插枝者二三月檜芽孽動時先熟斸黃土地成畦下水飲畦一遍滲定再下水俟成泥將斫下細如小指檜枝長一尺五寸許下削成馬耳狀先以杖刺泥成孔插檜枝於孔中深五七寸以上栽宜稠密常澆令潤澤上搭矮棚蔽日至冬換作暖蔭次年二三月去之俟樹高移栽如松柏法

榆

齊民要術 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隨其高下廣狹東西北三方所扇各與樹等）種者宜於園地北畔秋耕令熟至春榆莢落時收取漫散犂細畤勞之明年正月初附地芟殺以草覆上放火燒之（一根上必十數條俱生止留一根強者餘悉掐去之）一歲之中長八九尺矣（不燒則長遲也）後年正月二月移栽之（初生即移者喜曲故須叢林長之三年乃移種）初生三年不用採葉尤忌捋心（捋心則科茹不長更須依法燒之則依前茂矣）不用剝沐（剝者長而細又多瘢痕不剝雖短粗而無病諺曰不剝不沐十年成轂言易長也必欲剝者宜留二寸）於壍阬中種者以陳屋草布壍中散榆莢於草上以土覆之燒亦如法（陳草速朽肥良勝糞無陳草者用糞糞之亦佳不糞雖生而瘦既栽移者燒亦如法）○又種榆法其於地畔種者致雀損穀既非叢林率多曲戾不如割地一方種之其白土薄地不宜五穀者唯宜榆及白榆地須近市（賣柴莢葉省功也）梜榆刺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令和雜（梜榆莢葉味苦凡榆莢味甘甘者春時將煮賣是以須別也）耕地收莢一如前法先耕地作壟然後散榆莢（壟者看好科理）一（人各五寸一莢稀穊得中）散訖勞之榆生共草俱長未須科理明年正月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亦任生長勿使棠近（杜康反）又至明年正月斸去惡者其一株上有七八根生者悉皆斫去唯留一根麤直好者三年春可將莢葉賣之五年之後便堪作椽不梜者即可斫賣梜者鏇作獨樂及盞十年之後魁椀瓶榼器皿無所不任十五年後中為車轂及蒲桃缸○崔寔曰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為旨蓄（旨美蓄也）（司部收青莢小蒸曝之至冬以釀酒滑香宜養老詩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色變白將落可作醔醶（醔音牟醶音頭榆醬）隨節早晏勿失其適

務本新書 榆葉曝乾擣羅為末鹽水調匀日中炙曝天寒於火上熬過拌菜食

之味頗辛美

白楊

齊民要術 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性甚勁直堪為屋材折則折矣終不曲撓奴孝反楡性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且天性多曲條直者少長又遲緩積年方得凡屋材松柏為上白楊次之楡為下也○種白楊法秋耕令熟至正月二月中以犁作壠一壠之中以犁逆順各一到𤰝中寬狹正似葱壠作訖又以鍬掘底一坑作小壍斫取白楊枝大如指長三尺者屈著壠中以土壓上令兩頭出土向上直豎二尺一株明年正月剝去惡枝一畝三壠一壠七百二十株一根兩株一畝四千三百二十株三年中為蠶擿都格反蠶樀五年任為屋椽十年堪為棟梁歲種三十畝三年九十畝一年賣三十畝周而復始永世無窮比之農夫勞逸萬倍去山遠者實宜多種千根以上所求必備

棠

齊民要術 棠熟時收種之否則春月移栽八月初天晴時摘葉薄布曬令乾可以染絳必候天晴時少摘葉乾之復更摘慎勿頻收若遇陰雨則浥浥不堪染絳也

穀楮

齊民要術 說文云穀者楮也按今世人乃有名之曰角楮非也蓋角穀聲相近因訛耳其皮可以為紙者也楮宜澗谷間種之地欲極良秋上候楮子熟時多收淨淘曝令燥耕地令熟二月耬耩之和麻子漫散之即勞秋冬仍留麻勿刈為楮作暖若不和麻子種率多凍死明年正月初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一歲即沒人不燒者瘦而長亦遲三年便中斫未滿三年者皮薄不任用斫法十二月為上四月次之非此兩月而斫者楮多枯死也每歲正月常放火燒之自有乾葉在地足得火燃不燒則不滋茂也二月中間斸去惡根移栽者二月蒔之亦三年一斫三年不斫者徒失錢無益也指地賣者省功

而利少煮剝賣皮者雖勞而利大其柴足以供然自能造紙其利又多種三十畝者歲斫十畝三年一徧歲收絹百疋

槐

齊民要術 槐子熟時多收擘取數曝勿令蟲生五月夏至前十餘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六七日當芽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當年之中即與麻齊麻藝刈去獨留槐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別豎木以繩欄之冬天多風雨縱欄宜以茅裹不則傷皮成痕瘢也明年斸地令熟還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條直千百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隨宜取栽匪直長遲樹亦曲惡宜於園中割地種之

柳

齊民要術 種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長一尺半燒下頭二三寸埋之令沒常足水以澆之必數條俱生留一根茂者餘者拗去別豎一柱以為依主以繩欄之若不欄必為風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餘其旁生枝葉即掐去令直聳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愛若不掐心則枝不四散或邪或曲生亦不佳也六七月中取春生少枝種則長倍疾少枝葉青氣壯故長疾也○楊柳下田停水之處不得五穀者可以種柳八月九月中水盡燥濕得所時急耕則鎘摟之至明年四月又耕熟勿令有塊即作畼壠一畝三壠一壠之中逆順各一到畼中寬狹正似葱壠從五月初盡七月末每天雨時即觸雨折取春生少枝長一尺已上者插著壠中二尺一根數日即生少枝長疾三歲成椽比如餘木雖微脆亦足堪事歲種三十畝三年種九十畝歲賣三十畝終歲無窮○憑柳可以為楯車輞雜材及枕○種箕柳去山澗河旁及下田不得五穀之

處水盡乾時熟耕數徧至春凍釋於山陂河坎之旁刈取箕柳三寸栽之漫散即勞勞訖引水停之至秋任為簸箕（山柳赤而脆河柳白而明）○陶朱公術曰種柳千樹則足柴十年以後髡一樹得一載歲髡二百樹五年一周

四時類要 種柳取青嫩枝如臂長六七尺燒下三二寸埋二尺以上

博聞錄 楊柳根下先種大蒜一枚不生蟲

楸

齊民要術 楸（詩義疏曰梓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說文曰檟楸也然則楸梓二木相類者也白色有角者名為梓以楸有角者名為角楸或名子楸黄色無子者為柳楸世人見其木黄呼為荊黄楸也）亦宜割地一方種之梓楸各別無令和雜楸既無子可於大樹四面掘作阬取栽移之方兩步一根兩畝一行一行百二十樹五行合六百樹十年後車板盤合樂器所在任用以為棺材勝於松柏

梓

齊民要術 種梓法秋耕地令熟秋末冬初梓角熟時摘取曝乾打取子耕地作壠漫散即再勞之明年春生有草拔令去勿使荒沒後年正月間斸移之方兩步一樹（此樹須大不能概栽）

梧桐

齊民要術 梧桐（桐葉花而不實者曰白桐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按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也）青桐九月收子二三月中作一步圓畦種之（方大則難裹兩以須圓小）治畦下水一如葵法五寸下一子少與熟糞和土覆之生後數澆令潤澤（此木宜濕故也）當歲即高一丈至冬豎草於樹間令滿外復以草圍之以葛十道束置（不然則凍死也）明年三月中移植於廳齋之前華淨妍雅極為可愛後年冬不須復裹成樹之後樹別下子一石（子於葉上生多者五六少者二三也）炒食

甚美味似菱芡微亦無妨多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亦遶大樹掘阬取栽移之成樹之後任為樂器青桐則不中用於山石之間生者樂器則鳴青白二材並堪車板盤合木屧等用

漆

新添 春分前後移栽後樹高六七月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成漆

柞

齊民要術 柞爾雅云栩杼也注云柞樹按俗人呼杼為橡子以橡為杼斗以剜剜似斗故也橡子儉歲可食以為飯豐年放豬食之可以致肥也宜於山阜之曲三遍熟耕漫散橡子即再勞之生則薅治常令淨潔一定不移十年中椽可雜用二十歲中屋槫斫去尋生料理還復凡為家具者前件木皆所宜種十歲之後無求不給

皁莢

博聞錄 樹不結鑿一大孔入生鐵三五斤以泥封之便開花結子既實以篾束其本數匝木楔之一夕自落

新添 種者二三月種不結角者南北二面去地一尺鑽孔用木釘釘之泥封竅即結

楝

新添 子熟時雨後種如種桃李法成樹移栽

椿

新添 木實而葉香有鳳眼草者謂之椿木疎而氣臭無鳳眼草者謂之樗皆可於春分前後栽之又云有花而莢者謂樗無花不實謂椿

葦 附荻

新添 葦四月苗高尺許選好家葦連根栽成土墩如椀口大於下濕地內掘區栽之縱橫相去一二尺欲求得力則密栽至冬

放火燒過次年春芽出便成好葦十月後刈之一法二月熟耕地作壠取根卧栽以土覆之次年成葦○又壓栽法其葦長時掘地成渠将茎袪倒以土壓之露其梢凡葉向上者亦植令出土下便生根上便成笋與壓桑無異五年之後根交當隔一尺許斸一钁即滋旺矣

荻栽與葦同

蒲

新添 四月揀綿蒲肥旺者廣帶根泥移出於水地內栽之次年即堪用其水深者白長水淺者白短

作園籬

齊民要術 凡作園籬法於廧基之所方整深耕凡耕作三壟中間相去各二尺秋上酸棗熟時收於壟中概種之至明年秋生高三尺許間斸去惡者相去一尺留一根必須稀概均調行伍條直相當至明年春剝初傳及去橫枝剝必留距若不留距侵皮痕大逢寒即死剝訖即編為巴籬隨宜夾縛務使舒緩急則不復得長故也又至明年春更剝其末又復編之高七尺便足欲高作者亦任人意枳棘之籬折柳樊圃斯其義也其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即斜插插時即編其種榆荚者一同酸棗如其栽榆與柳斜植高共人等然後編之數年成長共相蹙迫交柯錯葉特似房櫳

諸樹

齊民要術 凡栽一切樹木欲記其陰陽不令轉易陰陽易位則難生小小栽者不須記也大樹髡之不髡風搖則死小則不髡先為深坑內樹訖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搖則泥入根間無不活者不搖根虛多死其小樹則不須耳然後下土堅築近上三寸不築取其柔潤也時時溉灌常令潤澤每澆水盡即以燥土覆之覆則保澤不然即乾埋之欲深勿令撓動凡栽樹訖皆不用手

捉及六畜觝突戰國策曰夫柳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使千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柳矣○凡栽樹正月為上時諺曰正月可栽大樹言得時則易生也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然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蟇眼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宜翅各其時此等名目皆是葉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時栽種者葉皆即生早栽者葉晚出雖然大率寧早為佳不可晚也○樹大率種數既多不可一一備舉凡不見者栽蒔之法皆求之此條○崔寔曰二月盡三月可掩樹枝埋樹枝土中令生二歲已上可移種矣

務本新書一切栽枝記南北根深土遠寬掘上以席包包裹不令見日大車上般載以人捧曳緩緩而行車前數百步平治路上車轍務要平坦不令車輪搖擺於處所依法栽培樹樹決活古人有云移樹無時莫令樹知區宜寬深以水攪土成泥仍摻新粟大麥百餘粒即下樹栽樹大者須以木扶架若根不動搖雖

丈許之木可活仍須芟去繁枝不可招風

伐木

齊民要術凡伐木四月七月則不蟲而堅肕凡木有子實者候其子實將熟皆其時也非其時者蟲而且脆也○凡非時之木水漚一月或火煏皮逼反取乾蟲皆不生水浸之木更益柔肕周官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松柏之屬鄭玄曰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則斬陽夏則斬陰調堅軟也按柏之性不生蟲蠹四時皆得無所選也山中雜木自非七月四月兩時殺者率多生蟲無山南山北之異鄭君之說又無取則周官伐木蓋以順天道調陰陽未必為堅肕之與蟲蠹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禁止伐木鄭玄注云為盛德所在也孟夏之月無伐大樹逆時氣也季夏之月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為斫伐為其未堅肕也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其堅成之極時也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趙岐注曰時謂草木零落之時淮南

子曰草木未落時斧斤不入山林○崔寔曰自正月以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十一月伐竹木

四時類要 十二月斬伐竹木不蛀

藥草

種紫草

齊民要術 宜黃白軟良之地青沙地亦善開荒黍穄下大佳性不耐水必須高田秋耕地至春又轉耕之三月種之耧耩地逐壠手下子（良田一畝用子二升薄田一畝用子三升）下訖勞之鋤如穀法瀼淨為佳其壠底草則拔之（壠底用鋤則傷紫草）九月中子熟刈之候稃（芳蒲反）燥載聚打取子（濕載子則浥鬱）即深細耕（不細不深則失草矣）尋壟以杷耬取整理（收草宜併手力速竟為良遭雨則損草也）一扼隨以茅結之（擘葛彌善）四扼為一頭當日則斬齊顛倒十重許為長行置堅平之地以板石鎮之令褊（濕鎮直而長燥鎮則碎折不鎮賣難售也）兩三宿豎頭著日中曝之令浥浥然（不曬則鬱黑太燥則碎折）五十頭作一洪（洪十字大頭向外以葛纏絡）著敝屋下陰涼處棚棧上其棚下勿使驢馬糞及人溺又忌烟皆令草失色其利勝藍若欲久停者入五月內著屋中閉戶塞向密泥勿使風入漏氣過立秋然後開出草色不異若經夏在棚棧上草便變黑不復任用

務本新書 種訖掩瓾擺之或以輕鈍碾過秋深子熟傍去其土連根取出就地鋪稀頓乾輕振其土芽莖束切去虛梢

紅花

齊民要術 花地欲得良熟（二月末三月初種也）種法欲雨後速下或漫散種或耧下一如種麻法亦有鋤掊而掩種者子科大而易料理花出日日乘涼摘取（不摘則乾）摘必須盡（留餘即合）五月子熟拔曝令乾打取之（子亦不用鬱浥）五月種晚花（春初即留子入五月便種若待新花熟後取子則太

皎也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紆物反色壞也勝春種者收子與麻子同價既任車脂亦堪為燭一頃花日須百人摘以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駕車地頭每旦當有小兒僮女十百為羣自來分摘正須平量中半分取是以單夫隻婦亦得多種○曬紅花法摘取即碓擣使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更擣以粟飯漿清而酸者淘之又以布袋絞去汁即收取染紅勿弃也絞訖著甕器中以布蓋上雞鳴更擣令均於席上攤而曝乾勝作餅作餅者不得乾令花浥鬱也

藍

齊民要術 藍地欲良三徧細耕三月中浸子令芽生乃畦種之治畦下水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晨夜再澆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接濕耬耩拔栽之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栽時宜併功急手無令地燥也白背即急鋤栽時既濕白背不急鋤則堅确也五徧為良七月中作藍澱○崔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藍冬藍大藍也

梔子

新添 十月選成熟梔子取子淘淨曬乾至來春三月選沙白地斸畦區深一尺全去舊土却收地上濕潤𡈽土篩細填滿區下種稠密如種茄法細土薄糝上搭箔棚遮日高可一尺旱時一二日用水於棚上頻頻澆灑不令土脉堅垎四十餘日芽方出土薅治澆溉至冬月厚用蒿草藏護次年三月移開相去一寸一科鋤治澆溉宜頻冬月用土深擁根株其枝梢用草包護至次年三四月又移一步半一科栽成行列須園內穿井頻澆頻鋤每歲冬須北面厚夾籬障以蔽風寒第四年開花結實十月收摘甑內微蒸過曬乾用

茶

四時類要熟時收取子和濕沙土拌筐籠盛之穰草蓋不爾即凍不生至二月中出種之於樹下或北陰之地開坎圓三尺深一尺熟斸著糞和土每阬中種六七十顆子蓋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種一方旱時以米泔澆此物畏日桑下竹陰地種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糞蠶沙澆擁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槩宜山中帶坡峻若於平地即於兩畔深開溝壠洩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後收茶

椒

齊民要術熟時收取黑子（俗名椒目不用人手數近捉之則不生也）四月初畦種之（治畦下水如種葵法）方三寸一子篩土覆之令厚寸許復篩熟糞以蓋土上旱輒澆之常令潤澤生高數寸夏連雨時可移之移法先作小阬圓深三寸以刀子圓劙椒栽合土移之於阬中萬不失一（若拔而移者率多死）若移大栽者二月三月中移之先作熟穰泥掘出即封根合泥埋之（行百餘里猶得生之）此物性不耐寒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小陰中者少禀寒氣則不用裹（所謂習以性成一木之性寒暑異容若朱藍之染能不易質此飄隨觀去見友知人也）候實口開便速收之天晴時摘下薄布曝之令一日即乾色赤椒好（若陰時收者色黑失味）其葉青摘取可以為菹乾而末之亦足充事也

務本新書三鄉椒種秋深熟時揀粒大者摘下蔭乾將椒子包裹掘地深埋春暖取出向陽掘畦種之性不耐寒冬月以草厚覆二年後春月移栽樹小時冬月以糞覆根地寒處以草裹縛次年結子椒不歇條一年繁勝一年

茱萸

齊民要術食茱萸也，山茱萸則不任食。二月三月栽之，宜故城隄冢高燥處。凡於城上種蒔者，先宜隨長短掘塹，停之經年，然後於塹中種蒔，保澤沃壤，與平地無異。不爾者，土堅澤流，長物生遲，歷年倍多，樹木尚小。候實開便收之，挂著屋裏壁上，令廕乾，勿使煙熏。煙熏則苦而不香也。用時去中黑子。肉醬魚鮓偏宜用。

茴香

務本新書春暖向陽掘區，糞土相和，區先下水，子用新香不浥者，量地下子，糝土微蓋。區南約量種蒜，以遮夏日。長高三四指，旱則澆之。或霖雨時就新子種之亦可。十月所去條梢，糞土覆根，三月去之。

蓮藕

齊民要術種蓮子法：八月九月中收蓮子堅黑者，於凡上磨蓮子頭，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長二寸，使蔕頭平重，磨處尖銳。泥乾時擲於泥中，重頭沉下，自然周正。皮薄易生，少時即出。其不磨者，皮既堅厚，倉卒不能生也。種藕法：春初掘藕根節頭，著魚池泥中種之，當年即有蓮花。

芡

齊民要術種芡法：一名雞頭。八月中收取，擘破取子，散著池中，自生也。

芰

齊民要術種芰法：一名菱。秋上子黑熟時收取，散著池中，自生矣。

薯蕷今名山藥

四時類要山居要術云：擇取白色根如白米粒成者，先收子，作三五所坑，長一丈，闊三尺，深五尺，下密布甎，坑四面一尺許，亦側布甎，防別入傍土中，根即細也。作坑子訖，填糞土三行，下子種之，填坑滿，待苗著架。經年已後，根甚麤，一坑可支一年食。根種者，截長一尺已下種

○又法地利經云大者折二寸為根種當年便得子收子後一冬埋之二月初取出便種忌人糞如旱放水澆又不宜苦濕須是牛糞和土種即易成

【務本新書】種山藥宜寒食前後沙白地區長丈餘深闊各二尺少加爛牛糞與土相和平勻厚一尺揀肥長山藥上有芒刺者每定折長三四寸鱗次相挨卧於區內復以糞土勻覆五寸許旱則澆之亦不可太濕頗忌大糞苗長以高梢扶架霜降後比及地凍出之外將蘆頭另窨來春種之勿令凍損

地黃

【齊民要術】種地黃法須黑良田五徧細耕三月上旬為上時中旬為中時下旬為下時一畝下種五石其種還用三月中掘取者逐犁後下之至四月末五月初生苗訖至八月盡九月初根成中染若須留為種者即在地中勿掘之待來年三月取之為種計一畝可收根三十石有草鋤不限徧數鋤時別作小刃鋤勿使細土覆心今秋收訖至來年更不須種自旅生也惟須鋤之如此得四年不要種之皆餘根自出矣

枸杞

【博聞錄】種枸杞法秋冬間收子淨洗日乾春耕熟地作町闊五寸紐草稕如臂大置畦中以泥塗草稕上然後種子以細土及牛糞蓋令徧苗出頻水澆之○又可插種

【務本新書】枸杞宜故區畦種葉作菜食子根入藥

【新添】秋收好子至春畦種如種菜法○又三月中苗出時移栽如常法伏內壓條特為滋茂○一法截條長四五指許掩於濕土地中亦生

菊花

【博聞錄】菊蜀人多種之苗可入茶花子入藥然野菊大能瀉人惟真菊延年花乃黃中之色氣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其性介烈不與百花同盛衰是以通仙靈也

【務本新書】宜白地栽甜水澆苗作菜食花入藥用三四月帶根土掘出作區下糞水調成泥擘根分栽每區一二科後極滋胤

蒼朮

【四時類要】二月取根子劈破畦中種上糞下水一年即稠苗亦可為菜若作煎宜多種之

黃精

【四時類要】二月擇取葉相對生者是真黃精擘長二寸許稀種之一年後甚稠種子亦得其葉甚美入菜用其根堪為煎朮與黃精仙家所重

百合

【四時類要】二月種百合此物尤宜雞糞每阬深五寸如種蒜法（又云取根曝乾擣為麪細篩甚益人）

牛蒡子

【四時類要】熟耕肥地令深平二月末下子苗出後耘旱即澆灌八月已後即取根食若取子即留隔年方有子凡是閑地即須種之不但畦種也

【務本新書】牛蒡子宿根亦名鼠黏子葉作菜食明目補中去風久食輕身耐老

決明

【四時類要】二月取子畦種同葵法葉生便食直至秋間有子若嫩老者種亦得若入藥不如種馬蹄者

【博聞錄】園圃四旁宜多種蛇不敢入

甘蔗

【新添】栽種法用肥壯糞地每歲春間耕

轉四徧耕多更好耬去柴草使地淨熟
蓋下土頭如大都天氣宜三月內下種
迤南暄熱二月內亦得每栽子一箇截
長五寸許有節者中須帶三兩節發芽
於節上畦寬一尺下種處擻壟土高兩
邊低下相離五寸卧栽一根覆土厚二
寸栽畢用水澆止令濕潤根脉無致
渰没栽封旱則三二日澆一徧如雨水
調匀每一十日澆一徧其苗高二尺餘
頻用水廣澆之叢則鋤耘並不開花結
子直至九月霜後品嘗稭稈酸甜者成
熟味苦者未成熟將成熟者附根刈倒
依法即便煎熬外將所留栽子稭稈斬
去虛梢深掘窖阬窖底用草襯藉將稭
稈豎立收藏於上用板蓋土覆之毋令
透風及凍損直至來春依時出窖截栽
如前法大抵栽種者多用上半截儘堪
作種其下截肥好者留熬沙糖若用肥
好者作種尤佳○煎熬法若刈倒放十
許日即不中煎熬將初刈倒稭稈去梢
葉截長二寸碓擣碎用密筐或布袋盛
頓壓擠取汁即用銅鍋內斟酌多寡以
文武火煎熬其鍋隔牆安置牆外燒火
無令烟火近鍋專一令人看視熬至稠
粘似黑棗合色用瓦盆一隻底上鑽箸
頭大竅眼一箇盆下用甕承接將熬成
汁用瓢豁於盆內極好者澄於盆流於
甕內者止可調渴水飲用將好者止就
用有竅眼盆盛頓或倒在瓦器內亦可
以物覆蓋之食則從便慎勿置於熱炕
上恐熱開化大抵煎熬者止取下截肥
好者有力糖多若連上截用之亦得

薏苡

新添 九月霜後收子至來年三月中隨
耕地於壠內點種撈蓋令平有草則鋤

藤花

【新添】春分前後移栽長時宜靠樹架起其花茂盛採時天晴便乾不致浥損收藏可爲素餡食之

薄荷

【新添】諸處多見移栽經冬根不死採葉可食本入藥用

罌粟 一名御米

【四時類要】罌粟尤宜山坡亦可畦種

【博聞錄】重九日種又中秋夜種則罌大子滿種訖以竹帚掃之

苜蓿

【齊民要術】地宜良熟七月種之畦種水澆一如韭法（亦一剪一上糞鐵杷耬土令起然後下水）一年三刈留子者一刈則止春初既中生啖爲羹甚香長宜飼馬馬尤嗜之此物長生種者一勞永逸都邑負郭所宜種之

○崔寔曰七月八月可種苜蓿

【四時類要】苜蓿若不作畦種即和麥種之不妨○燒苜蓿之地十二月燒之訖二年一度耕壠外根即不衰凡苜蓿春食作乾菜至益人

農桑輯要卷第六

農桑輯要卷第七

孳畜

養馬牛總論

齊民要術 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蕃息者未之有也諺曰羸牛劣馬寒食下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務在充飽調適而已

馬 附驢騾

齊民要術 飲飼之節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也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謂飢時與惡芻飽時與善芻引之令食食常飽則無不肥剉草麤雖足豆穀亦不肥充細剉無節簁去土而食之者令馬肥不𡀔如減食飼自然好也𡀔苦江反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胷饜水三曰暮極飲之一曰夏汗冬寒皆當節飲諺曰旦起騎穀日中騎水斯言旦飲須節水也每飲食令行驟則消水小驟數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陸梁舒展令馬硬實也

驢騾大槩類馬不復別起條端○凡驢馬駒初生忌灰氣遇新出爐者輒死經兩

即不死○凡以豬槽餵馬以石灰泥馬槽汗繫著門皆令馬落駒術曰常繫獼猴於馬房令馬不畏辟惡消百病也○馬久步即生筋勞筋勞則生蹄痛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則發癰腫久汗不乾則皮勞皮勞者驟而不振汗未善燥而飲飼之則生氣勞氣勞者驟而不噴驅馳無節則生血勞血勞則發强行何以察五勞終日驅馳舍而視之不驟者筋勞也驟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筋勞者兩絆却行三十步而已骨勞者令人牽之起從後笞之起而已皮勞者夾脊摩之熱而已氣勞者緩繫之櫪上遠餧草噴而已血勞者高繫無飲食之大溺而已○治牛馬疫氣方取獺屎煮汁灌之獺肉及肝彌良不能得肉肝乃用屎

四時類要 三月收合龍駒合驢馬之牝

牡此月三日爲上準令季春之月乃合
騾牛驢馬遊牝于牡仲夏之月遊牝別
羣則縶騰駒○治馬喉腫方以物纒刀
子露刄鋒一寸許刺咽喉潰則愈又方
取乾馬糞置缾子中頭髮覆之火燒馬
糞及髮煙出著馬鼻熏令煙入鼻中須
臾即差又方豬脊引脂亂髮燒烟熏鼻
同上法○又療馬結熱起卧戰不食水
草方黃連二兩（杵末）白鮮皮一兩（杵末）油五

合豬脂四兩（切細）右以溫水一升半和藥
調停灌下牽行拋糞即愈○馬疥方晁
（良貞）黃頭髮臘月豬脂煎令髮消及熱塗
之立效○馬傷水用葱鹽油相和搓成
團子內鼻中以手掩馬鼻令不通氣良
久待眼淚出即止○馬傷料用生蘿蔔
三五箇切作片子啖之效○馬猝熱腹
脹起卧欲死方藍汁二升和冷水二升
灌之立效○治新生小駒子瀉肚方藥

本末三錢匕大麻子研汁調灌下咽喉
便効次以黃連末大麻汁解之○驢馬
磨打破瘡馬齒莧石灰一處擣爲團曬
乾後再擣羅爲末先口含鹽漿水洗淨
用藥末貼之驗○常啖馬藥鬱金大黃
甘草山梔子貝母白藥子黃藥子黃芩
款冬花秦艽黃蘗黃連知母桔梗藁本
右件一十五味各等分同擣羅爲末每
一疋馬每啖藥末二兩許仍用油蜜豬

脂雞子飯少許同和調啖之（食後不得飲水至夜）
（喂飼）○馬氣藥方青橘皮當歸桂心大黃
芍藥木通郁李仁瞿麥白芷牽牛子右
件十味各等分同擣羅爲末用溫酒調
灌每疋馬藥末半兩○點馬眼藥青鹽
黃連馬牙硝甤仁右件四味各等分同
研爲末用蜜煎入瓷缾子盛或點時旋
取少多以井水浸化點○治馬急起卧
取壁上多年石灰細杵羅用酒調二兩

巳來灌之立効○治馬食槽内草結方
好白礬末一兩分為二服每貼和飲水
後啖之不過三兩度即內消却此法神
驗

摘錄馬傷脾方川厚朴去麁皮為末
同薑棗煎灌應脾胃有傷不食水草褰
唇似笑鼻中氣短宜速與此藥○馬心
熱方甘草芒硝黃蘗大黃山梔子瓜蔞
為末水調灌應心肺壅熱口鼻流血跳
躑煩燥宜急與此藥○馬肺毒方天門
冬知母貝母紫蘇芒硝黃芩甘草薄荷
葉同末飯湯入少許醋調灌療肺毒熱
極鼻中噴水○馬肝壅方朴硝黃連為
末男子頭髮燒灰存性漿水調灌應邪
氣衝肝眼目似睡忽然眩倒此方主之
○馬暗攂方烏藥芍藥當歸玄參山茵
蔯白芷山藥杏仁秦艽每服一兩酒一
大升同煎溫灌隔日再灌○馬氣喘方

玄參亭歷升麻牛蒡兜苓黃耆知母貝
母同為末每服二兩漿水調草後灌之
應喘嗽皆治○馬尿血方黃耆烏藥芍
藥山茵蔯地黃兜零枇杷葉為末漿水
煎沸候冷調灌應卒熱尿血皆主療之
○馬喉腫方螺青川芎知母川鬱金牛
蒡子薄荷貝母同為末每服二兩蜜二
兩漿水煎沸候溫調灌○馬結尿方滑
石朴硝木通車前子為末每服一兩溫
水調灌隔時再服結甚則加山梔子赤
芍藥同末○馬結糞方皁角燒灰存性
同大黃枳殼麻子仁黃連厚朴為末清
米泔調灌着腸突加募荊子末同調○
馬舌硬方款冬花瞿麦山梔子地仙草
青黛鵬砂朴硝油煙墨等分為細末每
用半兩許塗舌上立差○馬膈痛方羌
活白藥甘瓜子當歸没藥芍藥為末春
夏漿水加蜜秋冬小便調療膈痛低頭

雞不食草○馬流沫方當歸菖蒲白术澤瀉赤石脂枳殼厚朴甘草爲末每一兩半酒一升葱白三握同水煎温灌○馬傷蹄方大黄五靈脂木鼈子去油海桐皮甘草土黄芸薹子白芥子爲末黄米粥調藥攤帛上裹之

牛 附水牛

四時類要 治牛疫方取人參細切水煮汁五升灌口中差又方真安息香於牛欄中燒如燒香法如初覺有一頭至兩頭是疫即牽出以鼻吸之立愈又方十二月兎頭燒作灰和水五升灌口中良○牛欲死腹脹方研麻子汁五升温令熱灌口中愈此治食生豆腹垂死者甚良○牛鼻脹方以醋灌耳中立差○牛疥方煮烏豆汁熱洗五度差（一本作烏頭汁）○牛肚脹及嗽方取榆白皮水煮令熱甚滑以三五升灌之即差○牛虱方以胡麻油塗之即愈豬肚亦得六畜虱塗之亦愈

博聞錄 牛瘴疫方用真茶二兩和水五升灌之又治牛卒疫而動頭打脇急用巴豆七箇去殼細研出油和灌之即愈又燒蒼术令牛鼻吸其香止○牛尿血方川當歸紅花爲細末以酒二升半煎取二升冷灌之又法豉汁調食鹽灌○牛患白膜遮眼用炒鹽并竹節燒存性細研一錢貼膜効○牛氣噎方牛有茅根噎以皂角末吹鼻中更以鞋底拍尾停骨下効○牛腹脹方牛喫著雜蟲致腹脹用燕屎一合漿水二升調灌之効○牛觸人方牛顛走逐人即觸是膽大也黄連大黄末雞子酒調灌之○牛尾焦不食水草以大黄黄連白芷末雞子酒調灌之○牛氣脹方淨水洗汗韈取汁一升好醋半升許灌之愈○牛肩爛

方舊綿絮三兩燒存性麻油調抹忌水五日愈○牛漏蹄方紫礦爲末豬脂和納入蹄中燒鐵篦烙之愈○牛沙疥方蕎麥隨多寡燒灰淋汁入綠礬一合和塗愈

韓氏直說 餵養牛法農隙時入暖屋用場上諸糠穰鋪牛脚下謂之牛鋪牛糞其上次日又覆糠穰每日一覆十日除一次牛一具三隻每日前後餉約飼草三束豆料八升或用蠶沙乾桑葉水三桶浸之牛下餉噍透刷鉋飲畢辰巳時閤上槽一頓可分三和皆水拌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比前草減半少加料第三草比第二又減半所有料全繳拌食盡即往使耕噍了牛無力夜餵牛各帶一鈴草盡牛不食則鈴無聲即拌之飽使耕俗諺云三和一繳須管要飽不要噍了使去寬好○水牛飲飼與黃牛同夏須得水池冬須得暖廠牛衣

羊

齊民要術 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爲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非此月數生者毛必焦卷骨髓細小所以然者逢寒遇熱故也其八九十月生者雖值秋肥然比至冬暮母乳已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三四月生者草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惡五六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此惡中之甚其十一月十二月生者母既含重膚軀充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即得春草是以極佳大率十口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者必瘦瘦則匪爲不蕃息經冬或死羝無角者更佳有角者喜相觝觸傷胎所由也擬供廚者宜剩之剩法生十餘日布裹齒咋之牧羊必須大老子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於是者若使急性人及小兒者攔約不得出有打傷之災或勞戲不看則有狼犬之害懶不驅行無肥充之理將息失所有羔死之患也惟遠水爲良傷水則蹄甲膿出二日一飲頻飲則傷水而鼻膿緩驅行勿停息息則不食而羊瘦急行則坌塵而蚛顙也春夏早放秋冬晚出春夏氣軟所以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養生經云春夏早起與雞俱興秋冬

晏起必待■■先此其義也夏日盛暑須得陰涼若日中不避熱則塵汗相漸秋冬之間必致癬疥七月已後霜露氣降必須日出霜露晞解然後放之不爾則逢毒氣令羊口瘡腹脹也圈不厭近必須與人居相連開窗向圈所以然者羊性怯弱不能禦物狼一入圈或能絕群架北牆為廠為屋即傷熱熱則生疥癬且屋處慣暖冬月入田尤不耐寒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毋使糞穢穢則污毛停水則挾蹄眠濕則腹脹也圈內須並牆豎柴柵令周匝羊不揩土毛常自淨不豎柴者羊揩牆壁土鹹相得毛皆成氈又豎柴頭出牆者虎狼不敢踰也羊一

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若不種豆穀者初草實成時收刈雜草薄鋪使乾勿令鬱浥營豆胡豆蓬藜荊棘為上大小豆萁次之高麗豆萁尤是所便蘆薍二種則不中凡乘秋刈草非直為羊然大凡悉皆倍勝崔寔曰七月七日刈芻茭也既至冬寒多饒風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時則須飼不宜出放○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汙或能合群致死羊疥先著口者難治多

死凡羊經疥得差後夏初肥時宜賣易之不爾後春疥發必死矣○家政法曰養羊法當以瓦器盛一升鹽懸羊欄中羊喜鹽自數還啖之不勞人牧○羊有病輒相汙欲令別病法當欄前掘瀆深二尺廣四尺往還皆跳過者無病不能過者入瀆中行過便別之○羊有一角食之傷人

四時類要 羊疥方藜蘆根敲打令皮破

以泔浸之瓶盛塞口放竈邊令常暖數日味酸便中用以甎瓦刮疥處令赤若堅硬者湯洗之去痂拭令乾以藥汁塗之再上愈疥若多逐日漸漸塗之勿以頓塗恐不勝痛也又方猪脂和臭黃塗之愈○羊中水方羊膿鼻眼不淨者皆以水澆治之其方以湯和鹽杓中研令極鹹候冷取清者以小角子受一雞子者灌兩鼻各一角五日後必肥以眼鼻為

候不差更灌○羊膿鼻方羊膿鼻及口頰生瘡如乾癬者相染多致絶羣治法豎長竿圈中竿頭致板令獼猴居上辟狐狸而益羊羌病也○羊夾蹄方取羖羊脂和煎令熟燒鐵令微熱勻脂烙之勿令入泥水不日自差○剪羊毛三月候毛床動則剪剪訖以河水洗即生毛潔白八月候子未成時剪之不爾則損毛中旬後剪則勿洗恐寒氣損羊

豬

齊民要術 母豬取短喙無柔毛者良喙長則牙多一廂三牙已上則不煩畜為難肥故有柔毛者爓治難淨也牝者子母不同圈子母同圈喜相聚不食則死傷牡者同圈則無嫌牡性遊蕩若非家生則喜浪失圈不厭小圈小則肥疾處不厭穢泥汙得避暑亦須小廠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隨時放牧糟糠之屬當日別與糟糠經夏輒敗不中停故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則畜待窮冬春初豬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豬則食之皆肥初產者宜煮穀飼之其子三日便掐尾六十日後犍三日掐尾則不畏風凡犍豬死者皆尾風所致耳犍不截尾則前大後小犍者骨細肉多不犍者骨麤肉少如犍牛法者無風死之患十一月十二月生者豚一宿蒸之蒸法索籠盛豚著甑中微火蒸之汗出便罷不蒸則腦凍不合不出旬便死所以然者豚性腦少寒盛則不能自暖故須暖氣助之供食豚乳下者佳簡取別飼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難足宜埋車輪為食場散粟豆於內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則肥速

四時類要 闍豬子待瘡口乾平復後取巴豆兩粒去殼爛搗和麻籸糟糠之類飼之半日後當大瀉其後日見肥大○肥豕法麻子二升擣十餘杵鹽一升同煮後和糠三斗飼之立肥

禽魚

養雞

齊民要術 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形小淺毛

（腳細短者是也守窠少聲善育雛子）春夏生者則不佳（形大毛羽悅澤腳麤長者是遊蕩饒聲產乳易厭既不守窠則無緣蕃息也）雞春夏雛二十日內無令出窠飼以燥飯（出窠早不免烏鴟與濕飯則令臍膿也）雞棲宜據地為籠籠內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樹大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致死燃柳柴殺雞雛小者死大者盲（此亦燃黍穰殺瓠之法其理難悉）○家政法曰養雞法二月先耕一畝作田秫粥灑之刈生茅覆上自生白蟲便買黃雌雞十隻雄一隻於地上作屋方廣丈五於屋下懸簣令雞宿上夏月盛晝雞當還屋下息并於園中築作小屋覆雞得養子烏不得就○養雞令速肥不杷屋不暴園不畏烏鴟狐狸法（別築牆匡開小門作小廠令雞避雨日雌雄皆斬去六翮無令得飛出常多收秕稗胡豆之類以養之亦作小槽以貯水劉藩為棲去地一尺數掃去屎鑿牆為窠亦去地一尺惟冬天著草不茹則子凍春夏秋三時則不須直置土上任其產伏■草則蜫蟲生雛出

則著外許以罩籠之如鵪鶉大還內窠中其供食者又別作牆匡蒸小麥飼之三七日便肥大矣）○取穀產雞子供常食法（別取雌雞勿令與雄相雜其牆匡斬翅荊棲土窠一如前惟多與穀令竟冬肥盛自然穀產矣一雞生百餘卵不雛並食之無咎）○黑雞白頭食之病人有六指者殺人養生論曰雞肉不可令小兒食食之生蚘蟲又令體清瘦

鵝鴨

鵝鴨並一歲再伏者為種（一伏者得子少三伏者冬寒雛多死也）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一雄鵝初輩生子十餘鴨生數十輩輩皆漸少矣（常足五穀飼之生子多不足者生子少）欲於廠屋之下作窠（以防猪犬狐狸驚恐之患）多著細草於窠中令煖先刻白木為卵形窠別著一枚以誑之（不爾不肯入窠喜東西浪生若獨著一窠後有爭窠之患）生時尋即收取別著一煖處以柔細草覆藉之（停置窠中凍即雛死）伏時大鵝一十子大鴨二十子小者減之（多則不周）數起者

不任為種（數起則凍冷也）其貪伏不起者須五六日一與食起之令洗浴（久不起者饑羸身冷雖伏無熱）鵝鴨皆一月雛出量雛欲出之時四五日內不用聞打鼓紡車大叫豬犬及舂聲又不用器淋灰不用見新產婦（觸忌者雛多厭殺不能自出假令出亦尋死也）雛既出作籠籠之先以粳米為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填嗉（不爾喜軒虛羌量而死）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菁英為食以清水與之濁則易（不易泥塞鼻則死）入水中不用停久尋宜驅出（此既水禽不得水即死雛未令久在水中冷徹亦死）於籠中高處敷細草令寢處其上（雛小雛未令不欲冷也）十五日後乃出籠（早放者匪直乏力致困又有寒冷兼鳥鴟災也）鵝惟食五穀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蟲（葛洪方曰居射工之地當畜鵝鵝見此物能食之故鵝辟此物也）鴨靡不食矣水稗實成時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充供廚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過此肉硬大率鵝鴨六年以上老不復生伏矣宜去之少者初生伏又未能工惟數年之中佳耳○純取雌鴨無令雜雄足其粟豆常令肥飽一鴨便生百卵（俗所謂穀生者此卵既非陰陽合生雖伏不成雛宜以供膳幸無麛卵之咎也）

魚

齊民要術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作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

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池中有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又作魚池法三尺大鯉非近江湖倉卒難求若養小魚積年不大欲令生大魚法須載取藪澤陂湖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十數載以布池底二年之內即生大魚蓋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即生也

蜜蜂

新添 人家多於山野古窯中收取蓋小房或編荊囤兩頭泥封開一二小竅使通出入另開一小門泥封時時開却掃除常淨不令他物所侵秋花彫盡留冬月可食蜜脾割取作蜜蠟至春三月掃除如前常於蜂窠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損春月蜂成有數箇蜂王當審多少壯與不壯若可分爲兩窠止留蜂王兩箇其餘摘去如不壯除舊蜂王外其餘蜂王盡行摘去(窠爲未定穴居也)

歲用雜事

四時類要 ○正月○竪籬落○糞田○開荒○修蠶屋○織蠶箔○造桑机○造麻鞋○舂米(此月人閑)○築牆○二月○栽柳○舒蒲桃上架○解栗裹縛○去石榴裹縛○造醬(是月合爲中時)○寒食前後收柴炭○造布○浣冬衣○採桑螵蛸○三月○利溝瀆○葺垣牆○治屋室以待霖雨○脫墼○移茄子○造酪(是月牛羊飽草好造也)○四月○收蔓菁芥薺葍等子○收乾椹子○鋤葱○收乾筍藏筍○此月伐木不蛀○脩隄防開水竇○整屋漏以備暴雨○五月○灰藏毛羽物○氈須人臥不臥則蟲蠹○收蠶種豌豆蜀芥胡荽子○六月○命女

工織紬絹○收芥子中秋種○收花藥子從種之○收李核從種○收苜蓿○收槐花曝乾○斫竹此月取月不蛀八○漚麻○曬纏褥書袠○種小蒜閏月七○蘿蔔○七月○收楮子○浣故衣制新衣作夾衣以備始涼○刈蒿草○種蜀芥○分蘿○漚晩麻○耕菜地○收荷葉陰乾○拭漆器五月至此月晝經雨後漆器圖畫箱篋須曝乾則不損○收瓜蔕○收蒺藜子閏月八○八月○收薏苡○收角蒿○收韭花○收胡桃○收棗○開蜜○下旬造油衣○收油麻秫江豆○備冬衣○刈莞葦○九月○收豕閏月十○收皁角○貯麻子油○採菊花收木瓜○備冬藏凡蔓菁葅蓼韭葦膔羨而不耐停暑旱園菜稍硬停得至二月○十月○築垣牆墐北户○縛蒿○遮掩牛馬屋○收槐實梓實○收牛膝地黃○造牛衣

○豎瘞蒲桃○包裹栗樹石榴樹不爾即凍死○收諸般穀種大小豆種○十一月○備薪柴綿絮○伐木取竹箭此月堅成○造什物農具○折麻放麻○刈蒿秫○貯年支草於隙地至六月及秋霖時俱利倍○十二月○造車○貯雪水○收臘糟○糞地○刈棘屯牆○造農器○收蒸種○收牛糞

農桑輯要卷第七

農書三十六卷

（元）王禎撰

明刻本

農書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王楨撰。楨字伯善東平人。官豐城縣尹。文淵閣書目曰王楨農書一部十冊。讀書敏求記曰農桑通訣六、穀譜四、農器圖譜十二、總名曰農書。永樂大典所載併爲八卷、割裂綴合已非其舊。今依原序條目以類區別、編爲二十二卷。其書典贍而有法、蓋賈思勰齊民要術之流。圖譜中所載水器尤於實用有裨。又每圖之末必系以銘贊詩賦亦風雅可誦。今外間所有王楨農務集、卽從是書摘鈔者也。唐中和節所進農書、世無傳本。宋人農書惟陳旉所作存。元人農書存於今者三本。農桑輯要、農桑衣食撮要二書、一辨物產、一明時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楨此書引據賅洽、文章爾雅、繪畫亦皆工緻、可謂華實兼資。明人刊本、舛譌漏落、疑誤宏多。諸圖尤失其眞。永樂大典所載猶元時舊本。今據以繕寫校勘、以還其舊觀焉。

農桑通訣目錄

集之一
農事起本　牛耕起本
蠶事起本
授時篇　地利篇
孝弟力田篇
集之二
墾耕篇　耙勞篇
播種篇
集之三
鋤治篇　糞壤篇
灌溉篇
集之四
勸助篇　收穫篇
蓄積篇
集之五
種植篇　畜養篇
集之六
蠶繅篇　祈報篇

農事起本

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神農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先人以食為天者其可不知所本耶農又人一星在午西南老農主稼穡也……與農同此其宿……星謂所爲人事作……乎上古農事始於此也

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
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
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
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
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徙
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渠
中冰上鳥覆翼之姜嫄以
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
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巨
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
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
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
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帝舜
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
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
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
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
之艱難皆周家以農事開
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
而祭祀後世所以嚮尊之
之禮實萬世不易之典也

牛耕起本

堯間古之耕者用耒耜
以二耜為耦而耕皆人
力也三代以來牛但耆
祭享賓駕車輻師而已
未及於耕也至春秋之
間始有牛耕用犁山海
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
作牛耕是也故孔子有
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
字伯牛禮記呂氏月令
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
晚其例見如此後世因
之皆賴其力然牛之有
功於世反不如貓虎例
於蜡祭與禮實有闕也
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
十八宿丑位其來若矣
謂牛丑故丑宜以是月
致祭牛宿及令各加豐
豆養牛以備春耕請
書為定式以示重本

蠶事起本

黄帝少昊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聰明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爲最暴乃徵師殺蚩尤垂衣裳而天下治易係曰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按黄帝元妃西陵氏始勸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稱絲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廟之服所謂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由此也然黄帝始置宮室后妃乃得育蠶蓋爲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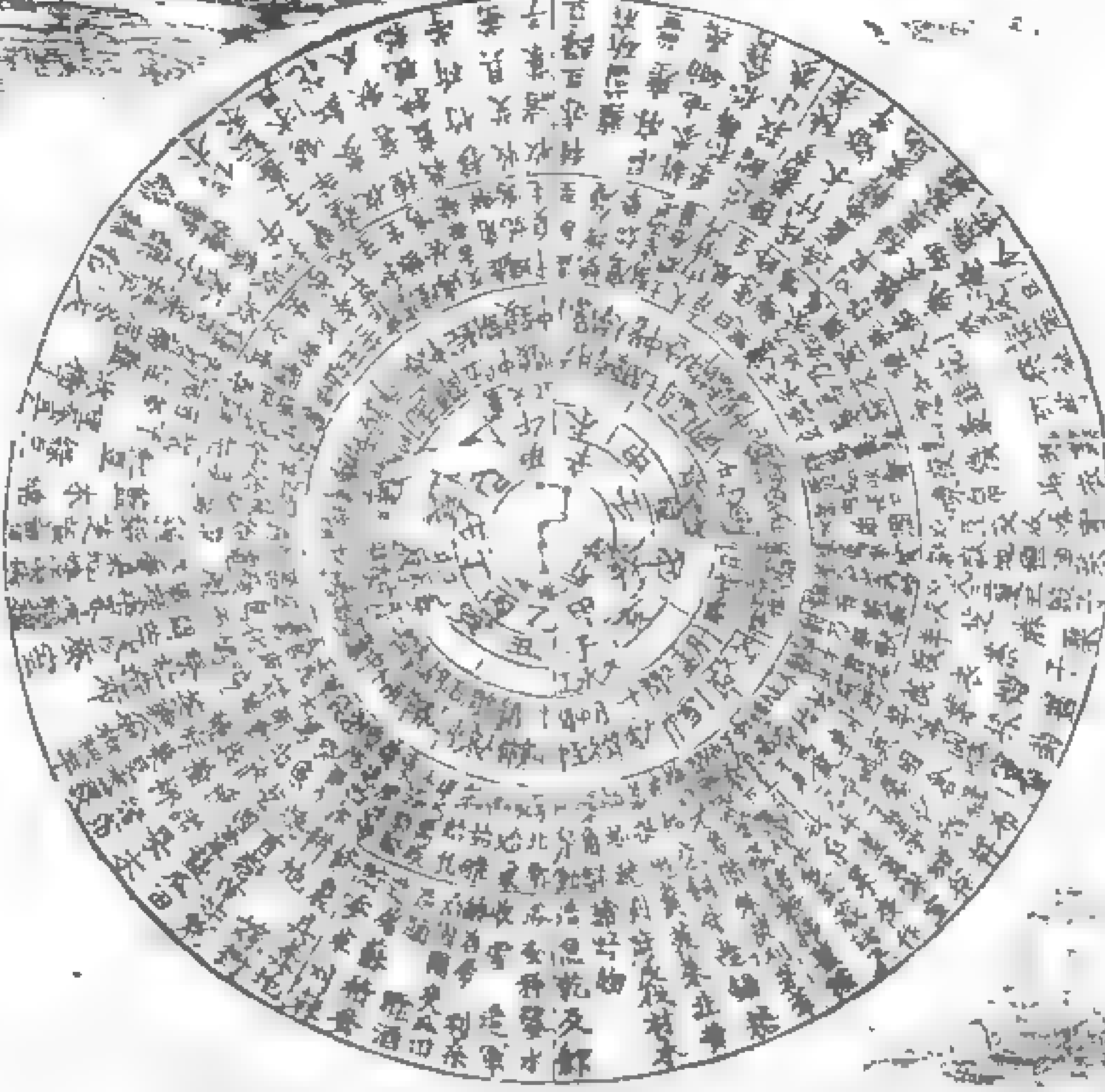
西陵氏[illegible]黄帝元妃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illegible]西陵氏[illegible]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illegible]以季春詔后帥內外命婦[illegible]北郊[illegible]文[illegible]可考[illegible]後周[illegible]先蠶黄帝元妃西陵氏[illegible]謂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始蠶[illegible]寓氏公主[illegible]宛婦人寓氏公主[illegible]焉蠶女又有謂三姑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然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併附之夫蠶之有功於人萬世永賴注於祀典以示報本後之衣被之德者其可不知所[illegible]蠶事[illegible]

農書訓誤集之一

周歲農事

東魯王禎撰

授時之圖



授時篇第一

授時之說始於堯典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因而南訛之事興矣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無端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藝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農書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於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爲圓圖使可運轉北斗旋於中以爲準則每歲立春斗杓建於寅

方日月會於營室東井昏見於午建星晨正於南由此以往積日而為旬積旬而為月積月而為時積時而成歲一歲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為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即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表裏相參轉運無停渾天之儀粲然具在是矣然按月農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立作標準以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氣至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曆推圖以定種蓺如指諸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

地利篇第二

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甿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闊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舜分為十有二州禹復為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蓺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蓺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兖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為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為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兖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荊揚者不可以雍豫擬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

也農書云穀之為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穀宜稻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冀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雖徐梁闕所紀載而九州風土之宜其大槩可見矣書序稱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蓋謂此也（此言九州之域種蓺之法也）今

國家區宇之大人民之衆際所覆載皆為所有非九州所能限也嘗以大體考之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論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曠所種宜黍粟等稼江淮以南下土塗泥所種宜稻秫又南北漸遠寒暖殊別故所種早晚不同惟東西寒暖稍平所種雜錯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其大約論如此然又以十二月十二分野土壤名物論之不無少異所謂十二分野上應二十八宿各有度數（州郡躔次云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二度東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尾九度斗牛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川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敦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為入參三度牂柯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井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星張周三河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遠絕

若能自內而外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十二分野之土各有所宜其名物者謂白壤黑墳之類謂其所生之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以民春秋）稼穡樹藝又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以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

槩野覽切用黃嫩云輕㔷䏬也切用犬骨所以糞種者墅也取汁也
此謂占地形色爲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洩種而化
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
以分其類參上化土會之法以卞其種如此可不失種
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民視爲剏
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得隨地所在悉知
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遥四海之廣舉在目前
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
國家敎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孝弟力田篇第三

孝弟力田古人曷爲而並言也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蓋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其理亦莫不有足氣愛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自其仁而用之親親爲孝自其義而用之敬長爲悌皆其得於良知良能之天人之所同也特其氣禀有清濁之異其清者爲士而濁者爲農爲工爲商士以明其仁義農以贍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貨賄此四民者皆天之所設以相資爲者聖人制其法度制其品節以教而養之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農之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古者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新穀即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即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莫加焉而耕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莘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即漢孝悌之科是曰一夫天下之務本莫如士其次莫如農農者被蓑笠執

纔鷄居從穫豕牛豕載星而出帶月而歸父耕而子餽
凡作而子隨公則奉租稅給征役私則養父母育妻子
其餘則結親姻交隣里有淳朴之風者莫農若也至於
工逞技巧商崇贏餘持徙無常其於終養之義友于之
情必有所不逮雖世所不可缺而聖人不以加於農也
是以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為先其制刑也
亦以不孝不弟為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
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加意於養身之本又
知此于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疏有禮末作之
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瘠壁跛躃斷者侏儒
各以其器食之彼癈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
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為孝弟力田之科
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
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為官仕皆所以崇
本而折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尚以
為言帝感其說乃開籍田齊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
其遣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帛
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
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為工賈工賈行舍[illegible]
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末作之民尚有益於世用占人

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末作之外者含
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倍於齊民以有限之[illegible]
供無益之人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崇之何哉[illegible]
一夫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蠶民有寒者乃若一夫耕
衆人坐而食之欲民之無飢不可得也一女蠶衆人坐
而衣之欲民之無寒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身體其
所以仰事俯育養生送死者皆無所資然其孝弟不可
得也故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豈不信乎農
人受飢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至去隴畝棄
耒耜而嬉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夫孝弟
者本性之所同有力田者本業之所當為民失其業且
失其性者豈其本然哉直徇於流俗惑於他岐以至是
耳

國家累降
詔條如有勤務農桑增置家業孝友之人從本社舉之司
縣察之以聞于上司歲終則稽其事或有游惰之人亦
從本社訓之不聽則以聞于官而別徵其役此深得古
先聖人化民成俗之意使有職于牧民者悉意奉行明
仁義之實以教之課農桑之利以養之則民志專一風
俗還醇可使人有曾閔之行而家為光辟之民矣歐陽
永叔有云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此謂也

農桑通訣集之一

東魯王禎撰

墾耕篇第四

易大傳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書云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始作陶冶斤斧為耒耜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此農事之始也當堯之時洪水泛濫草木暢茂五穀不登禹乃隨山刊木益烈山澤而焚之然後九州之土皆可種藝作於是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農功之興其有次第如此墾耕者其農功之第一義歟墾除荒也耕犂也古文耕作畊蓋古井田之制今從耒井聲故作井前漢趙過為拔撿都針田多墾闢即今俗謂開荒也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莽深者至春焚燒荒閉地草芽欲發根荄易爛燒荒闢也氣通夏曰掩青夏日草茂時開謂之掩青可使草根腐爛乃可種蓋其青若曹為上但根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木叢密時先用鎌刀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墾乃省力也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壚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也如治下蘆葦地內必用劚力刀切刀引之犁鑱隨耕起撥音伐特易牛乃省力陸山或老荒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钁斲去條有不盡根科俗謂根也常使熟鐵鍛成鑱尖俗謂之鐵鑱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闊不可徧斫則就斫枝莖積於木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礰礋或輥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掙上死一二歲後皆可耕拖其林木大者則劉烏切殺之謂剝斷樹皮也葉死不扇便任種蒔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為熟田矣周禮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去聲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謂耕反其萌也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注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除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草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犁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墢粗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惟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鎇楱俟受種黍稷或脂麻綠豆耙勞再徧明年乃中為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呼毛切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穢所收常倍於熟田蓋驄開既久地力有餘苗稼鬯暢音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除荒闢墾之功如此若夫耕犁之事又有本末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

門外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犂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周禮遂人治野以時器勸甿(注謂耒耜之屬)詩言農夫之耕當先利其器也故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又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周禮車人為耒庛有三等(見農器圖譜耒耜門) 今易耒耜而為犂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犂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犂梢一而已然則犂之為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音搨)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煥之異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別順天之時因

地之宜存乎其人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命田司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仲春之月耕者少舍此言農以春耕為先務也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為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鎉榛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䅖青為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其美與小豆同)初耕欲深轉耕欲淺(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氾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趣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依前耕耙)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力刃切)之草生有雨澤耕重

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旱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既田晝待春乃耕為其藁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犂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所耕地內先並耕兩犂墢皆內向合為一壟謂之浮疇自浮疇為始向外耕之謂之外縴又作一段耕至中心墢皆外向謂之內縴…)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犂用一牛挽之作

正回旋惟人所便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種二麥其法起墢為疄兩疄之間自成一畎一段耕畢以鋤橫截其疄洩利其水謂之腰溝二麥既收然後平溝畎蓄水深耕俗謂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畢即乘天晴無水而耕之又有一等水田泥淖極深人立其上而鋤之南方人皆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
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
力不及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予爲
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
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墝之故有不易
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爲
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
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之農夫既不如古往往租
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相稱而無鹵莽滅裂
之患則豈壞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
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無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
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
則田功脩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耙勞篇第五

凡治田之法犂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
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
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
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
[illegible]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耙六今人只
知犁深為功不知耙細為全功耙功不到土麄不實下
種後雖見苗立根在麄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
蟲咬乾死諸病耙功則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
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
並宜秋耕先以鐵齒耙縱橫耙然後插犁細耕隨耕隨勞
至地大白背時更耙兩徧至來春地氣透時待日高復
耙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至
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鏄再徧杷之蓋
鐵齒鏄楱凡爲之先再用耙鏄楱而後勞之也今人但
耕地畢破其塊墢而後用勞乎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
云耕地深細不得趁多乍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段總轉
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
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
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
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秋田
濕勞則致地堅速勞則恐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耙欲受雨
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
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冰雪連夏亢陽徒道

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壠每一遍雨白背時盡以鐵齒鏂楱縱橫耙而勞之耙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草塞之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則耖（[illegible]）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細而犁再耙後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撻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撻（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垎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曳打場圃撻為平實今人凡下種耬種後惟用砘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壠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于耙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北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撻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撻者（[illegible]）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之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播種篇第六

書稱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詩言降之穜稑稙稺故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蓋古天相后稷之功也後之農家者流皆祖述之以至於今其法甚備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劁刈懸之又有粒而或箪或窖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曝之令燥種之氾勝之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蚄等蟲也種或傷溼浥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稼耐旱也麥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蒿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荊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

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內禮即當收而堅實於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糯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不雜穀子曬乾蔀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篅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illegible]高下皆通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遂一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約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

苗生稀稠得所黍稷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耬種（耬種器見農器譜）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從步以足躡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砘車（砘車之製見農器譜）隨耬種子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瓠種器見農器譜）瓠種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抽揠暑旱最為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洗備旱災也（區田法見農器譜）又漢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五種黍稷麻麥豆也）又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則是五穀之外蔬蓏亦不可闕者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物理論云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蓋蔬果之實所以助穀之不及也是故烹葵食瓜乃繫之豳風農桑之詩蓄菜取蔬互見於月令斂之後然地有肥瘠法有擇焉時有先後勤者務焉若失種蒔之法（略）隱之凡種蔬蓏必先燥曝其子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用力既多收利必倍大抵蔬宜畦種蓏宜區種畦地長丈餘廣三尺先種數日斸起宿土雜以蒿草火燎之以絕蟲類併得為糞臨種益以他糞治畦種之區種如區田法區深廣可一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子糞中候苗出料視稀稠

去留之又有芽種凡種子先用淘淨頓瓠瓢中覆以濕
[illegible]三日後芽生長可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熟畦內以水
飲地勻糝芽種復篩細糞土覆之以防日曝此法菜蔬
亦[illegible]又不生凡菜有蟲擣苦參根并石灰水潑之即
死[illegible]依上法種蒔非止家可足食餘者亦可為資生
之利昔龔遂勸農口種葱五十本薤百本韭一畦渤海
之民緣是致足夫養生必以穀食配穀必以蔬茹此日
用之常理而貧富所不可闕者故於穀食之後以蔬茹
繼之而成其百穀之數今歷論播種之法庶農圃者擇
而用之

　東魯王禎撰

鋤治篇第七

傳曰農夫之務去草也芟[illegible]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殖則善者信(伸)矣蓋稂莠不除則禾稼不茂種苗者不
可無鋤芸之功也又說文云[illegible]助也以助苗也故字
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
也詩曰其鎛[illegible]斯趙以薅荼蓼[illegible]云田器古之鎛其今
之鋤歟[illegible]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鏃鋤
[illegible]稀落之處[illegible]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為良
[illegible]苗出壟則深鋤[illegible]不厭
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為暫停[illegible]
[illegible]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
已後雖濕亦[illegible]
[illegible]種黍粟苗未與壟齊即鋤一
徧[illegible]五七日更報鋤第三徧[illegible]未[illegible]老[illegible]報鋤第三徧
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胡麻大豆並鋤
兩徧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
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壟頭空務欲深細第
一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
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
一次撮苗[illegible]次平壟[illegible]第三次培根[illegible]

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矣諺云鋤頭八遍餓殺狗為無糠也其鋤八遍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其所用之器自撥苗後可用以代耰鋤者名曰耬鋤見耬鋤其功過鋤功數倍所辦之田日不啻二十畝或用劃子其制頗同見劃如耬鋤過苗間有小豁眼不到處及壟間草葳未除者亦須用鋤理撥一遍為佳別有一器曰鏟見鏟營州以東用之又異於此凡耘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旱耕塊撥苗葳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失難責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記禮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渥濁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潴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其法須用芸爪見芸爪不問草之有無必遍以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荊揚厥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芸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蹂拨泥上草葳擫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其功與芸爪大類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見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宜普效之集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剗剗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此失務之道也鋤後復有薅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大稂莠充稗雜其稼必盡鋤後薅之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薅不可故有薅鼓薅馬之說見薅鼓薅馬農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今採摭南北耘薅之法備載於篇庶善稼者相其土宜擇而用之以盡鋤治之功也

糞壤篇第八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磽瘠薄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穰穅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腳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蹂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載糞糞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

糞壤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穊種，七八月犁掩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江淮迤北用為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記禮云：季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藁敗葉，剗薙枯朽根荄，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壤，雜之麻粃豆枯穀殼，皆可與大糞窖罨發過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溼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熱冷定，用碌碡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為糞，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為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杴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埆，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埆之土信瘠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簷楹，以避風雨飄浸。且中必鑿深池，甃以磚甓。凡埽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秕，斷藁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疏把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為圃之家，於廚棧下深闊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洩，每舂米則聚礱簸穀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然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苧，因以肥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稼穡倍收，桑果愈茂，歲有增羨，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猥，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處地里，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illegible]之農矣。

灌溉篇第九

昔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後播奏艱食烝民乃粒此禹平水土因井田溝洫以去水也後井田之法大備於周周禮所謂遂人匠人之治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故田畝之水有所歸焉此去水之法也若夫古之井田溝洫脈絡布於田野旱則灌溉潦則泄去故說者曰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又荀卿曰脩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考之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後世灌溉之利實肪於此至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于今數千年遂人匠人所營之迹無復可見惟稻人之法祇瀦水多之地猶祖述而用之天下農由溉灌之利大抵多古人之遺跡如關西有鄭國白公六輔之渠關外有嚴熊龍首渠河內有史起十二渠自淮泗及汴通河自河通渭則有漕渠鄧州有右史渠南陽有召信臣鉗盧陂廬江有孫叔敖芍陂潁川有鴻隙陂廣陵有雷陂浙左有馬臻鏡湖興化有蕭何堰西蜀有李冰文翁穿江之迹皆能灌溉民田為百世利興廢脩壞存乎其人大古水利者多矣然不少他水則沙化能循復故迹凡為興利此歷代之水利下及民事亦各自作陂塘計田多少於上流出水以備旱乾農書云惟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堨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堨上置水閘以備啟閉若塘堰之水必占閘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滲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不灌及平洗之田為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

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傳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方今農政未盡興土地有遺利夫海內江淮河漢之外復有名水萬數枝分派別大難悉數內而京師外而列郡至於邊境脈絡貫通俱可利澤或通為溝渠或蓄為陂塘以資灌溉安有旱暵之憂哉復有圍田及圩田之制凡邊江近湖地多閑曠霖雨漲潦不時淹沒或浚淺瀰漫所以不任耕種後因故將征進之暇屯戍於此所統兵衆分工起土江淮之上連屬相望遂廣其利亦有各處富有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

內地象有下泉旱則通水洫以則溉故名曰圍田又有據水築為堤岸復疊外護或高至數丈或曲直不等長至彌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勢故名曰圩田內有溝瀆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頃此又水田之善者又如近年懷孟路開浚廣濟渠廣陵復引雷陂廬江重修芍陂似此等處略舉其與行其餘各處陂渠川澤廢而不治不為不多倘能循按故迹或創地利通溝瀆蓄陂澤以備水旱使斥鹵化而為膏腴污藪變為沃壤國有餘糧民有餘利嘗考之前史後魏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舊督亢渠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皆廢延儁營造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今其地京都所在尤宜疏通導達以為億萬衣食之計故秦渠若其略曰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決渠為雨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夫舉事興工豈無今日之延儁儻有成效不失水本先後之序庶灌溉之事為農務之大本國家之厚利也已上水具並見農器譜請考之

農桑通訣集之三

農桑通訣集之四

東魯王禎撰

勸助篇第十

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此逸者常人之情偷惰苟且者小人之病上之人苟不明示賞罰以勸助之則何以使其勤勞而樂其急務哉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罰以二里二十五家之泉也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雖閑民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言無職者出夫布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先王之於民如此豈為厲農夫哉凡欲振發而防其怠獎使之率作興事耳是以地無遺利民無趨末田野治而禾稼遂倉廩實而府庫充則斯民寧復有餓莩流離之患哉月令孟春之月命田司相陟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孟夏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農勉作無休於都仲秋乃勸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季冬命田官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古人之於農蓋未嘗一日忘也後世勸助之道不明其民往往去本而趨末故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說一興天下之民男子棄耒耜而爭販鬻婦人舍機杼而習歌舞惰游末作習以成

傜一遇凶飢食不足以濟其口腹衣不足以蔽其身體棟全形勢立以待盡者比比皆是善乎王符之言曰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誰能供之特君世主亦有加意於農桑者大則營田有使次則勸農有官似知所以勸助矣然而田野未盡闢倉廩未盡實游惰之民未盡歸農何哉意者徒示之以虛文而未施之以實政歟古者春而省耕非但行阡陌而已資力不足者誠有以補之也秋而省斂非但觀刈穫而已食用不給者誠有以助之也成王適于田以其婦子之饁彼南畝攘其左右而嘗其旨否愛民如此田野安得而不治黍稷安得而不豊文帝所下三十六詔力田之外無他語減租之外無異說遂求之民安得而不務本太倉之粟安得而不紅腐此上之人重農如此至於承流宣化之官又在於守令之賢各盡其職勤加勸諭務求實效及覽古之循吏如黃覇之治潁川勸種樹[illegible]龔遂之治渤海課農耕何武行郡必問墾田茨充為令盍治桑柘召信臣治南陽開溝瀆為民利任延治九真易射獵為牛耕張堪守漁陽開稻田皇甫隆治燉煌教耧犂此先賢勸助之迹載諸史冊今略舉其著者皆可為後世治民之良規誠使人君能法周成漢文之治以表倡於上公卿守令能法諸賢之事以奉承於下有徭役以寬民力薄賦斂以厚民財何患民之不勸

田之不治乎今天下之民寒而思衣皆知有桑麻之事饑而思食皆知有稼穡之功則男務耕鋤女事紡織蓋有不待勸而後加勤者況諄諄然諭之懇懇然勞之哉又況加實意行實惠驗實事課實功哉知或不然上之人作無益以妨農時斂無度以困民力縱樂怠傲不能以身率先於下雖課督之令家至而戶說之民亦不知所勸也故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下逮王公侯伯之國與夫守令之類供當粢盛未始躬務農桑以率其民知田野人田婦所有不勤者乎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惟以驕奢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絲口飯皆出於野人田婦之手甚者苛斂不已朘削脂膏以肥己孚可無勉力以勸之哉今長官皆以勸農署銜農作之事己猶不知安能勸人借曰勸農比及命駕出郊先為文移使各社各鄉預相告報期會齎斂祗為煩擾耳柳子厚有言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種樹之說可以為戒庶長民者鑒之更其宿弊均其惠利但具為教條使相勉勵不期化而民自化矣又何必命駕郷都移文期會欺下誣上而自擬功利然後為定與夫役告於有司請一著為常法以免親諸煩擾之害斯民幸甚

收穫篇第十一

孔氏書傳曰種曰稼斂曰穡種斂者歲事之終始也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蓋謂收之欲速也

故物理論曰稼農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記曰穡而不穡而不穫譏其不農圖功收終也是知收穫者農事之終為農者可不趨時致力以成其終而自廢其前功乎月令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孟冬之月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至於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皆所以督民收斂使無失時也禹貢曰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盖納銍者截禾穗而納之納秸者去穗而刈其稾納之也詩言刈穫之事最多臣工詩曰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銍艾見農器譜)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言農功之備也載芟之詩云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良耜之詩云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皆言收穫之富也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抛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稭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稭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illegible]用釤彬去用麥綽釤麥覆於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鐮刈者其速十倍(釤麥綽釤麥籠俱見農器譜)万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刈早則鎌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稾爛積晚則損耗連雨則生耳)南方收粟用粟鑒摘穗北方收粟用鎌并稾刈之(粟鑒鎌具見農器譜)田家刈畢稛束本而束之以十束積而為稞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碾之(碾見農器譜)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詩云十月穫稻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劉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扦多則置之笐架待晴乾暴之可無耗損之失(喬扦笐架見農器譜)齊民要術云收黍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穄欲早刈黍欲晚皆即濕踐穄踐訖即蒸而浥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黃葉則刈刈畢則漚之(漚法見後)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胡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之候口開乘車詣田抖擻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梁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採古今人書傳所載而比習俗所宜具述而備論之庶不失其先後之

節也夫田家作苦今收穫以時了無遺滯秋穀留倉箱之望足慰勤勞鄉社結閭里之歡通相慶勞有以見民家龍恩之所被而民俗樂業之無窮也

蓄積篇第十二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豈非節用預備之效歟冢宰視年之豐凶以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而又以九貢九賦九式均節之取之有制用之有度此理財之法備常而國家之蓄積所以無闕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蓄積者豈非有國之先務乎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若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關市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以此見先王蓄積皆為民計非徒曰藏富於國也彼有損下以自益利民以自豐如商王鉅橋之粟隋人洛口之倉所積雖多豈先王預備憂民之意哉大抵無事而為有事之備豐歲而為凶歲之憂是故國有國之蓄積民有民之蓄積當穀米狼戾之年計一歲一家之用餘多者悉積之當餘少者僅儲稍之儲蓄不急節其用以濟凶之時則如禹之時有九年之水湯之時有七年之旱而凶亦損所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豈不有濟於國哉蓋必有藏於民者矣今之為農者見小近而不慮久遠一年豐稔沛然自足侈費妄用以快一時之適所收穀粟耗竭無餘一遇小歉則舉貸出息於兼并之家稱倍稱而償之歲以為常不能振拔其間有少知儉者無以餬口者其能終給歲之用乎嘗聞山西晉之俗居常積穀儉以足用雖間有饑歉之歲庶免夫流離之患也傳曰收斂蓄藏節用御欲則天不能使之貧信斯言也近世利民之法如漢之常平倉穀賤則增價糴之不至於傷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之不使之傷民唐之義倉計墾田頃畝多寡豐年納穀而藏之凶年出穀以賜貧乏官為主之務使均平是皆斂其餘以濟不足雖遇儉歲而不憂饑殍也然嘗考之漢史賈生言於文帝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彼一時也自文帝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至景帝末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民亦富庶人徒見古之蓄積常有餘後之蓄積常不足豈天之生物不如古之多人之謀事不如古之智蓋古之費給有限而後之費給無窮無怪乎有餘不足之不同也誠使天下之耕者因人力之所至盡地力之所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上之人儻明大學生財之道以節之公私兩裕君民俱足又何患蓄積之不如古哉故因世論之敢以此言佐時政云

東魯王禎撰

種植篇第十三

司馬遷貨殖傳曰山居千章之楸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齊魯千樹桑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其言種植之利博矣觀柳子厚郭橐駝傳稱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人效之莫能如也又知種樹之不可無法也考之於詩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周之所以受命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衛文公之所以興其國也夫以王侯之富且貴猶以種樹為功況於民乎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次於三農其為民事之重尚矣然則種植之務其可緩乎種植之類移夫民生濟用莫先於桑故首以而備論之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荊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檿絲注曰[illegible]絲

[illegible]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illegible]椹[illegible]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illegible]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幹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曬令水脈才乾種乃易生仍當畦種常令淨[illegible]大如指許正月中移之十步一樹行欲少掎角不用正相當凡耕桑田不用近樹犁不著處劚土令起斫去浮根以蠶矢糞之剝桑十二月為上時正月次之二月為下大抵桑多者宜苦斫桑少宜省剝農桑要旨云平原淤壤土地肥虛荊桑魯桑種之俱可若地連山陵土脈赤硬止宜荊桑士農必用云種葚之宜惟在審其時月又合地方之宜使之不失其中蓋謂栽培之宜春分前後十日及十月並為上時春分前後以及發生也十月號陽月又曰小春木氣長生之月故宜栽培以養元氣此洛陽方佐千里之所宜其他地方隨時取中可也大抵春時及寒月必於天氣晴明巳午時藉其陽和如其栽子已出元土忽變天氣風雨即以熱湯調泥培之暑月則必待晚涼仍預於園中稀種麻麥為蔭惟十一月種甚不生活種桑之次則種材木果核按龔遂為渤海太守令民口種一樹榆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民皆富實黃霸治潁川使民務耕桑種樹畜為天下第一後漢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

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種柑橘千樹敕兒曰吾洲上有千頭木奴不責衣食歲得絹一疋亦足可用矣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此乃直之明效也使今之時上之勸課皆如樊重之比力不倦如樊李材木不可勝用果實不可勝食矣齊民要術云種榆者三年之後便可將莢葉賣之五年之後便堪作椽即可斫賣十年後魁梳瓶榼器皿無所不任十五年後可為車轂其歲歲科簡剝治之功指柴雇人貴柴之利已自不貲況諸般器物其利十倍斫後復生不勞更種所謂一勞永逸務本直言云近聞諸般材木比之往年價直三二貴蓋因不種不栽一年少如一年可為深惜古人云木奴千無凶年木奴者一切樹木皆是也消耗自長不費衣食不憂水旱其果木材植等物可以自用有餘又可以易換諸物若能多廣栽種不惟無凶年之患抑亦有久遠之利焉齊民要術云凡栽一切樹木欲記其陰陽[illegible]令轉易大樹髡之小樹則不髡先為深坑納樹訖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然後下土堅築埋之欲深勿令撓動栽記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觝突凡栽樹正月為上時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然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自餘雜木鼠耳虻翅各以其時樹種既多不可一一備舉凡栽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皆人以之[illegible]

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illegible]根株各從其類[illegible]工必有用此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準穩又必趁時[illegible]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illegible]二曰根接[illegible]三曰皮接[illegible]四曰枝接[illegible]五曰靨接[illegible]六曰搭接[illegible]今天下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illegible]而為[illegible]砆而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乎[illegible]又去蠹法[illegible]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又[illegible]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illegible]長民者[illegible]也夫民為國本本固斯立矣[illegible]除其害為治

之道無以外是苟嚮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敎
敎之本歟

畜養篇第十四

養馬類

陶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之中惟馬為貴其飲食之節有六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何謂也一曰惡芻二曰中芻三曰善芻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胷饜水三曰暮極飲之驪騠駃騠馬不復別起條端今農家以牛為本雖以馬為首略叙于此

養牛類

牛之為物切於農用善畜養者必有愛重之心有愛重之心必無慢易之意然何術能使民如此哉必也在上之人愛重嚴禁使民不敢輕視安致若夫農之於牛也視牛之飢渴猶己之飢渴視牛之困苦羸瘠猶己之困苦羸瘠視牛之疫癘若己之有疾視牛之字育若己之有子也苟能如此則牛必蕃盛矣奚患田疇之蕪穢食之不繼哉今夫牛之為畜其血氣與人均也勿犯寒暑其性情與人均也勿使太勞困之以勞逸順之以凉燠時其飢飽以適其性情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若然則皮毛潤澤肌體肥腯力有餘而老不衰其何困苦羸瘠之有於春之初必去牢欄中積滯蓐糞自此以後但旬日一除免穢氣蒸鬱為患且浸漬蹄甲易以生疾又[illegible]不[illegible]淨爽乃善方舊草朽腐新草未生之時[illegible]藁草細剉之和以麥麩穀糠或豆之使之微濕槽盛而飽飼之春秋草茂放牧必先飲水然後與草則腹不脹至冬月天氣積陰風雪嚴凝即宜處之燠煖之地煮糜粥以啖之又當預收豆楮之葉舂碎而貯積之以米泔和剉草糠麩以飼之古人有臥牛衣而待旦則知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餒蓋有以菽粟矣或以糊為飯以救粟古人豈善養如此哉以此為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飢飽以適性情者也若夫耕作之月除已放牧夜復飼飼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凉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出氣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且古者分田之制必有采牧之地稱田為等差故養牧得宜而無疾苦觀宣王考牧之詩可見矣其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以見字育蕃息而寢食適宜也今夫芻藁不足以充其飢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曝之困之苦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箠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飢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豈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

之水牛因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皆涼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牛馬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傷仆者往往相繼也利其力而傷其生惑哉其爲牧養之道牛之爲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爲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則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愛之則當離避之祈禳除沴疫氣而救療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諸處自有獸醫相病用藥不必預陳方藥恐多差誤也

養羊類

羊當留臘月正月生羔爲種者第一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大率十口二羝羝無角者更佳擬供廚者宜剩之牧羊者必須大老子其心性宛順起居以時調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於是性遠水爲良二日一飲緩緩驅行勿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圈不厭近必須與人居相連開牖向圈架北牆爲廠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糞穢圈內須貼牆豎柴柵令周匝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若不種豆穀者初草實成時收刈雜草薄鋪使乾勿令鬱浥既至冬寒多饒風霜或春初雨落春草未生時則須飼不宜出放此牧羊之人必以其羊每歲得羔可居大群多則販鬻及所剪毛作氈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諺云養羊不負當正謂此也

養猪類

母猪取短喙無柔毛者良牝者子母不同圈牡者同圈則無嫌圈不厭穢亦須小廠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隨群放牧糟糠之屬當日別與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則蓄待窮冬春初初生者宜煮穀飼之其子三日便掐尾六十日後犍供食豚乳下者佳簡取別飼之愚謂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諸物可以飼之養猪凡占山皆用橡食或食藥苗謂之山猪其肉爲上江北陸地可種馬齒約量多寡計其畝數種之易活耐旱割之比終一畝其初已茂用之鍘切以泔糟等水浸於大槛中令酸黄或拌麩糠雜飼之特爲省力易得肥腯而後分別歲歲可鬻又供家費

養雞類

雞種取桑落時生者良春夏生者則不佳春夏雞二十日內無令出窠飼以燥飯雞栖宜據地爲籠籠內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樹木

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或死燃柳柴小者死大者盲
園中築小屋下懸一簣令雞宿上或於墻內作籠又以
草縛棧令雞販抱其園傍可種蜀黍設計以取蔽蔭至
秋收子又可飼雞均為肥長其母春秋可得兩窠雛雛
若養二千餘雞得雛與卵足供食用又可博換諸物養
生之道亦其一也

養鵝鴨類

鵝鴨取一歲再伏（鵝伏扶又切）者為種大率鵝三雌一雄鴨
五雌一雄鵝初輩生子十餘鴨生數十後輩漸少矣
欲於廠屋之下作窠多著細草於窠中令煖先刻白
木為卵形窠別著一枚以誑之生時尋即收取別著一
煖處以柔細草覆藉之伏時大鵝一十子大鴨二十子
小者減之數起者不任為種其貪伏不起者須五六日
一與食起之令洗浴鵝鴨皆一月雛出量雛欲出之時
四五日內不用聞打鼓紡車大叫豬犬及舂聲又不用
器淋灰又不用見新產婦雛既出作籠籠之先以粳米
為粥糜一頓飽食之名曰填嗉然後以粟飯切苦菜蕪
青英為食以清水與之濁則有泥恐塞鼻孔小鵝泥塞
鼻則死入水中不用停久尋宜驅出於籠中高處敷細
草令寢處其上十五日後乃出籠鵝惟食五穀稗子及
草菜不食生蟲鴨靡不食矣水稗實成時尤是所便噉
此足得肥充供廚者子鵝百日以外子鴨六七十日佳

過此肉硬大率鵝鴨六年以上者不復生伏矣宜去之
少者恐不慣習宿者乃善伏也純取雌鴨無令雜雄足
其米豆常令肥飽一鴨可生百卵夫鵝鴨之利又倍於
雞居家養生之道不可闕也

養魚類

陶朱公養魚經曰大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
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作九洲求懷子鯉魚長
二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
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
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內鼈者魚滿三百六
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
中週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
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
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
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
所餘皆貨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池中有九洲八谷谷上
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
長又貴也凡育魚之所須擇泥土肥沃蘋藻繁盛為上
然必召居人築舍守之仍多方設法以防獺[illegible]凡所居
近數畝之湖如依上法畜之可致速富[illegible]一效也
今人但上江販取魚種納內畜之飼以[illegible]
[illegible]供食用亦為便法

養蜜蜂類

人家多於山野古窯中收取盖小房或編荊囤兩頭泥封開一二小竅使通出入另開一小門泥封時時開却掃除常淨不令他物所侵及於家院掃除蛛網及關防山蜂土蜂不使相傷秋花彫盡留冬月可食蜜脾餘者割取作蜜蠟至春三月掃除如前常於蜂窠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損春月蜂盛一窠止留一王其餘摘之其有蜂王分窠群蜂飛去用碎土撒而收之別置一窠其蜂則止春夏合蜂及蠟每窠可得大絹一疋有收養分息數百窠者不必他求而可致富也

農桑通訣集之六

元　王　禎　撰

蠶繅篇第十五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其後禹平水土而兗州所謂桑土既蠶是祈蠶禮月令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季春之月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與諸侯夫人躬蠶之事則然可見況庶人之婦可不務乎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槌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淺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蠶內以蠶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高時一出每陰雨上節使一嚴暴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上自辰已間將蠶內取出封收護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卻用紙密糊封了還蠶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汁浴洗變至十分其蠶生必齊數得觀蠶並須預備

窗戶虛明易辨眠起仍於行擡各置照
窗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窗令可撤閉
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薰乾窗上用淨白紙新
糊門窗各挂葦簾薦簾下蟻之時勿用雞翎等物掃撥
惟在款款稱勻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著懷中令煖
用利刀切極細篩於器內薄紙上勻糝將連合糝葉上
蟻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速及綿上連背者並棄舍
蠶蟻時先闢東間一間四角挂壁空龕狀如三星以均
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撤去擇日安
槌每槌上下閑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切碎稈
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擣軟稈草勻鋪蓋薦又
揉淨紙黏成一片鋪薦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
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
復變白則住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
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
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蠶不可
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
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
疎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
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非
有熱火各合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
溫煖蠶母須著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

添熱火自身覺熱蠶亦必熱約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
氣晴明巳午之間暫揭起窗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
則捲北窗北風則捲南窗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
眠起飼罷三頓剪開窗紙透風日必不損蠶生病大
眠之後捲簾薦去窗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甕旋添新水
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
至老蠶須長則分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
則蒸濕蠶柔輭切忌之物不禁揉觸小而分擡人知愛
護大而分擡或懶倦而不知顧惜久堆亂積遠擲高拋
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繭
多少全在此數此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
老者量分數減飼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
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
易辦多則不任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壅閼遇雨南北
簇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疎開
牕戶乘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內搆長脊草廈內制蠶
簇週以木架平鋪蒿梢布蠶於上用箔圍護自然簇
病實良策也蠶簇見農器譜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蟻至老俱
宜涼惟忌蠅蟲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涼
故也簇與繰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繰絲惟堪線
纊而已周禮馬質禁原蠶者注云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
謂其殘桑也蠶則夏蠶取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蠶

須手忙提緒宛轉只可逐出先使抽緒村逐遲有
不及則有纇泥龍蒸之法 士農必用云繅
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麤惡不勻也繅
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以有緒為絲然後可用熱
釜要大置於釜上接一盆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
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繅也水須常熱旋旋下繭
下則繅不及邊損此可繅粗絲單繳者亦可但
不如冷盆所繅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
添水八九分水宜溫煖長勻無令作冷作熱可繅全繳
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
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為必效之法業
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資下以
備生民之繻帛開利之源莫此為大

祈報篇第十六

農書云記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農事有祈焉有
報焉所以治其事也天下通祀惟社與稷社祭上勾龍
配焉稷祭穀后稷配焉此二祀者實主農事載芟之詩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之詩秋報社稷也此先王所
報之明典也匪直此也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與夫法施於民者以勞定國者御大菑
捍大患者莫不秩祀先王載之典禮

必皆祈之凡以為民祈報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
祖則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世謂田畯便乃先農
也於中歲有祈焉則有農后稷與世俗流傳所謂田父
田婦之所祈報可知矣大田之詩言去其螟螣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淒淒興
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祈之之辭也甫田之詩
言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此報之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
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此又因所報而為所祈之義
也若夫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豐年之詩
歌也豐年之詩言秋冬報者蒸嘗之樂歌也其詩曰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然於上帝則有祈而無報
於祖妣則有報而無祈豈闕文哉抑互言之耳此又祈
報之大者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
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而言
則所祈所報于神而及于人皆所以
與民同者也凡祀典之可廢者稷田之祝
焉可已耶記禮者曰伊耆氏之始為蜡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
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其辭曰土反
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由此觀之蠟祭

[illegible]而及於[illegible]以[illegible]求[illegible]而及於[illegible]所以示報功之禮大小不遺也[illegible]之月令有所謂祈來年于天宗者有所謂祈穀實者有所謂為麥祈實者而春秋有一蟲獸之為災害一雨暘之致愆忒則必雩[illegible]之以見先王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至也夫惟如此是以物由其道而無夭閼疵癘民遂其性而無札瘥災[illegible]神之聽之有相之道固如此也後世從事於農者類不能然借或有一焉亦涇瀆苟且而已豈能悉循用先生之典故我田祖之祭民間或多行之不過豚蹄盂酒春秋社祭有司僅能舉之牲酒等物取其臨期其為禮益簡如也水旱相仍蟲蝗為敗饑饉薦臻民卒流亡未必不由祈報之禮廢匱神之祀以致然也今取其尤關於農事者言之社稷之神自天子至郡縣下及庶人莫不得祭在國曰大社國社王社侯社在官曰官社官稷在民曰民社自漢以來歷代之祭雖粗有不同而春秋二仲之祈報皆不廢也又青蠶者亦有祈禳報謝之禮皇后祭先蠶（淮南子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為先蠶考之後漢禮儀志祭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至庶人之婦亦皆有祭（秦觀書云庶人[illegible]）后妃與庶人之祭雖貴賤之儀不同而祈報之心一也古者養馬一節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此馬之祈謝歲時惟謹至於耕牛農事之所資反闕祭禮至於蜡祭迎貓迎虎[illegible]之功[illegible]如貓虎哉蓋古

者未有牛耕故犧有闕典至春秋之間始教牛耕後世田野闢闢穀實滋盛皆出其力雖知有愛重之心而曾無愛重之實近年耕牛疫癘損傷甚多亦盍禳禬祓除祓禍祈福以報其功力豈為過哉故於此篇祭馬之後以祭牛之說繼之焉不忘乎穀之所自農之所本也

農桑通訣集之六

集之一 田制門
集之二 耒耜門
集之三 钁臿門
集之四 錢鎛門
集之五 銍艾門
集之六 杷扒門
集之七 蓑笠門
集之八 蓧蕢門
集之九 杵臼門
集之十 倉廩門
集之十一 鼎釜門
集之十二 舟車門
集之十三 灌溉門
集之十四 利用門
集之十五 麰麥門
集之十六 蠶繅門
集之十七 蠶桑門
集之十八 織紝門
集之十九 纊絮門
集之二十 麻苧門

東魯 王禎 撰

田制門

農器圖譜首以田制命篇者何也蓋器非田不作田非器不成周禮遂人凡治野以土宜教甿稼穡而後以時器勸甿命篇之義遵所自也夫禹別九州其田壤之法周多不同而稷教五穀則樹藝之方亦隨以異故皆以人力器用所成者書之各有科等用列諸篇之右其籍田特以籍田為稱示勸天下之農也然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乃以授時圖終之庶耕殖者無先後之失云

籍田

籍田天子親耕之田也古者籍田千畝天子親耕用共郊廟齍盛（上音咨下音成）躬勸天下之農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庶人芸芋以終之謂借民力成治也詩春籍田而祈社稷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人君之車必以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天官甸師掌帥其屬（甸師掌耕之官也）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齍盛（下同）漢文帝開籍田詔令[illegible]始開籍田躬耕以奉宗廟粢盛為天下先武帝制曰今朕親耕以為農先昭帝耕于鉤盾弄田明帝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北巡耕於懷縣魏氏天子親耕於籍田晉武帝耕於東郊以其祀訖宋文帝制千畝親耕齊武帝載耒耜躬耕梁初依宋禮後魏太武帝祭先農而後耕北齊耕籍於帝城隋帝籍壇行禮播殖以擬齍盛唐太宗致祭先農籍于千畝之甸玄宗欲重勸耕進耕五十餘步肅宗命去耒耜雕刻而躬九推馬宋端拱以來有耕籍事類五卷此籍田之制歷載經史昭然可鑒欽惟

聖朝[illegible]

皇圖講明典禮[illegible]籍於宗廟齍盛以郊廟先身示範照映古今昔李蒙賦云耕為耒耜之利取其象也遠矣農為本食為天惟其利也大禹聖人利而致農躬親莫重乎稼穡軌物勵俗敦勸克修乎[illegible]先于以奉神祇昭報之誠達于以祈社稷孝享之德[illegible]躬耕之義也從古以然皇帝勤惟國本欽若人天[illegible]務化農順動而敦諸豫所寶惟穀時行而應乎乾[illegible]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夫大列千官於近甸屯萬騎於郊[illegible]當是時也其祭不黷而宿設其[illegible]嚴旆以後先大禮[illegible]和鑾[illegible]夫馳兮庶人乘帝[illegible]服[illegible]御耦[illegible]於[illegible]躬必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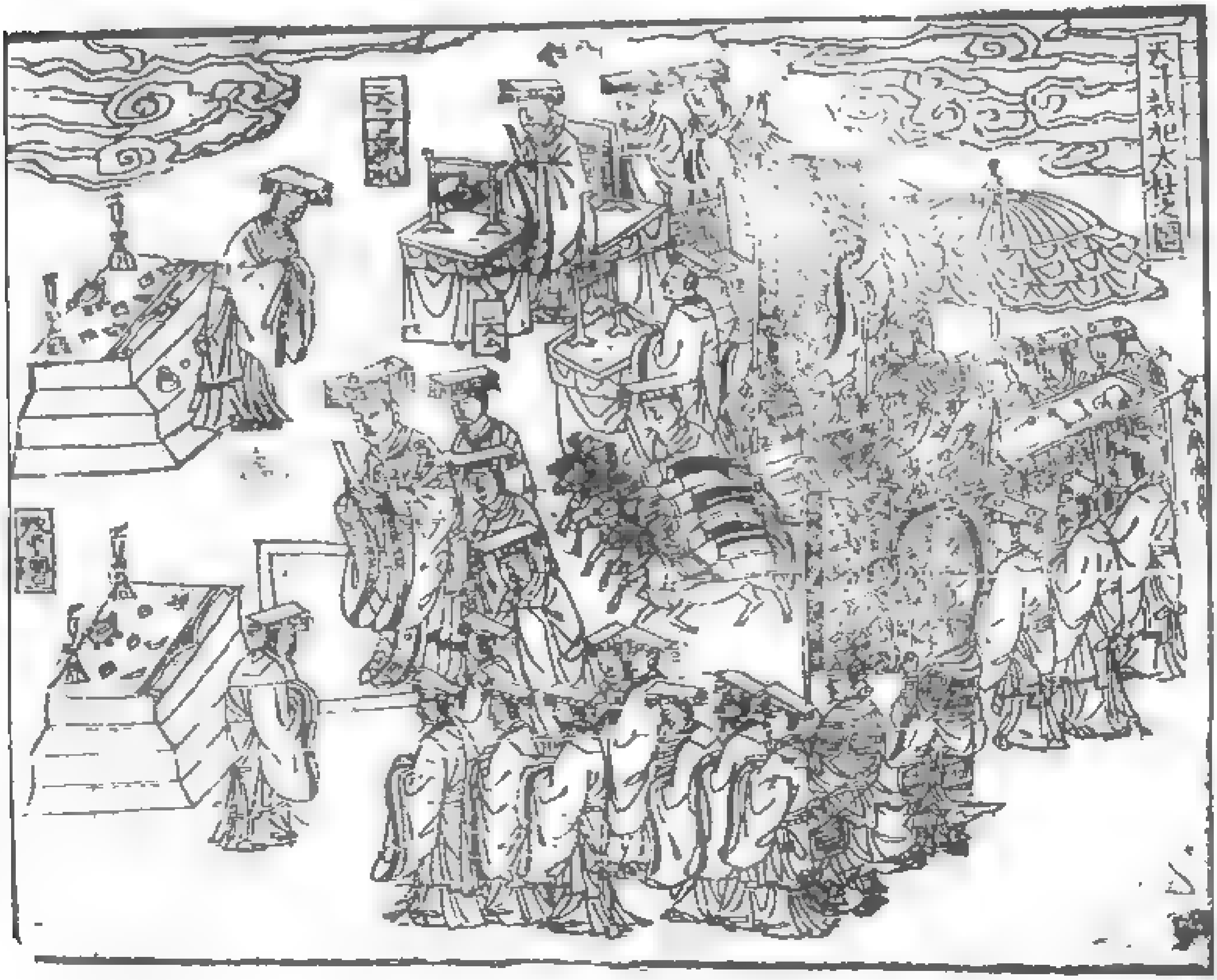
予十畝四鄰家第六鄉遂臣大夫師長之族都鄙華茲
之人聖有作兮萬物咸覩人得郊兮天下歸淳且圖畫
者於其豈防險者於其遠有備所以知患克勤是用經
占三推之禮既則倉廩以之虛肆青之恩既則簡書以
之佚欽我欽我甞斯畢夫然則農功可大農邑允臧
以農為本兮國有常令以農率下兮人知向方亦既奉
宗廟亦既備烝嘗一人垂訓兮萬國昌圖有述於日用
于斧頃美兮聲洋洋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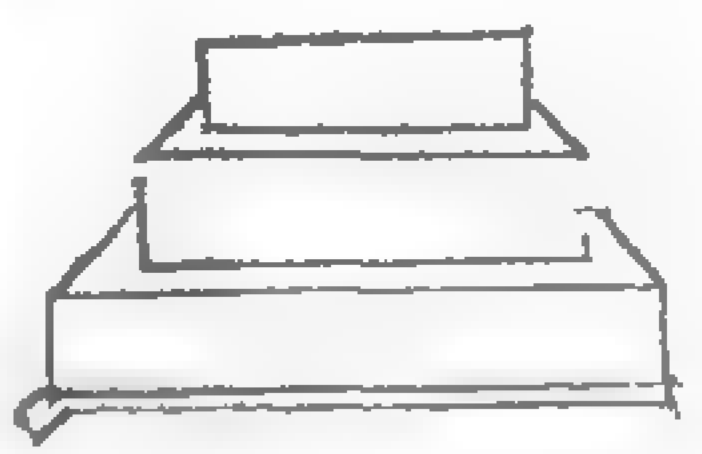
田制門
籍田
太社
國社
民社
井田
區田
圃田
圍田
架田
櫃田
梯田
塗田
沙田
授時圖

籍田圖
天子親耕


天子親祀大社之圖

[illegible]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自立
曰王社又於籍郊祀[illegible]亦社壇居東面北
廣五丈高五尺以五色土為之四面宜[illegible]
飾以方色稷壇在西如社之制歲於春秋
二仲元辰及臘各以太牢祭焉皇帝親祠
則司農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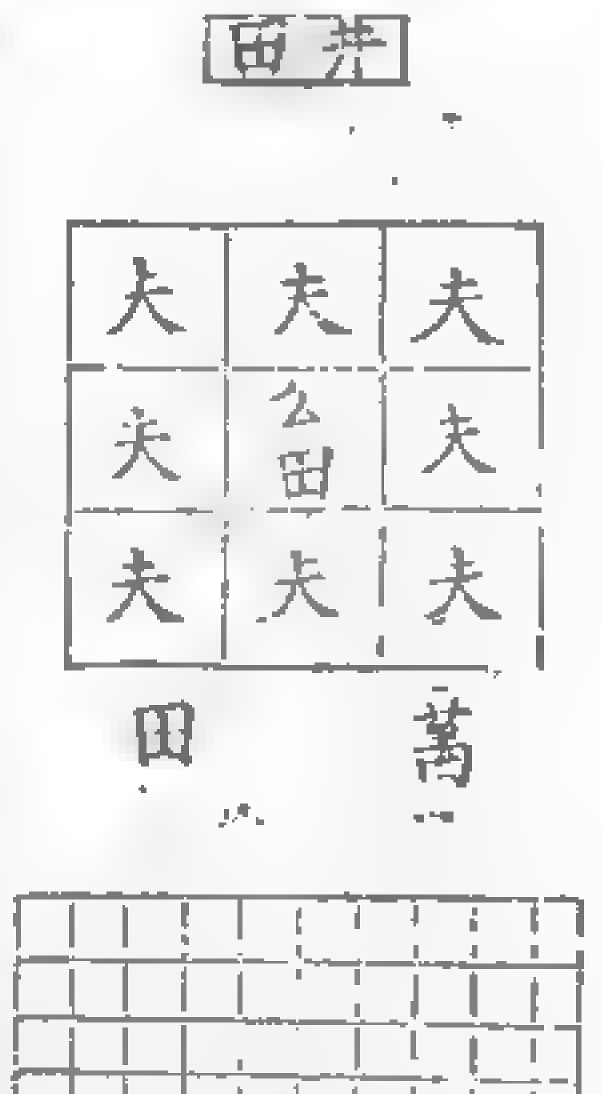
國社壇



國社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
立社曰侯社其制度考之朱公文社稷壇
記曰壇方二丈五尺崇二尺其再成方面
皆殺八寸四分高亦二三成方殺如之而
崇不復殺凡三成禮祭以少牢今郡國祭
社皆有定式此不復具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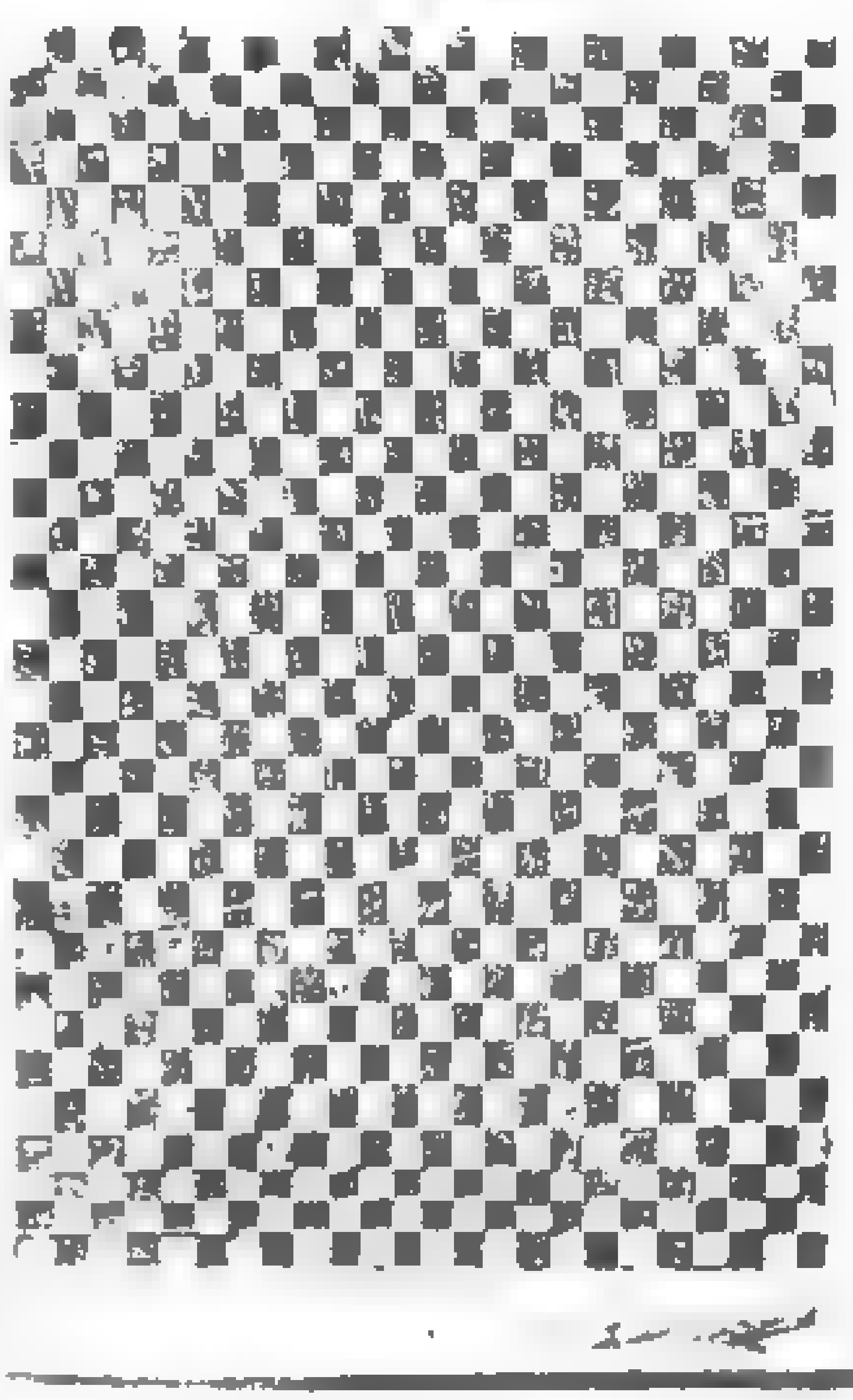
民社古有里社樹以土地所宜之木如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可見矣
社樹漢高祖禱豐枌榆社蓋有枌榆社皆
以樹為主也自朝廷至于郡[illegible]
皆有定制惟民有社以之祈[illegible]祈報
莫不郡祭於此考之近代[illegible]一日
社正及諸社人各[illegible]
社於府掌[illegible]人設
土神之[illegible]設神之[illegible]於神

鍬之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皆再拜訖
祝禮成而退
社壇祭社稷神之所也社五土之祇稷五穀之神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穀無以成故祭社必及於稷謝先王之
制其於社稷春有祈穀載芟之詩秋有報歌良耜之詩
然自漢以來歷代之祭雖粗有不同而春秋二仲之祈
報皆不廢也且考之近代祭儀社以后土勾龍氏稷以
后稷氏配按社稷壇記所謂社壇必受霜降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其表則木松柏栗是也韓詩外傳云其社主
以石為之狀五數長五尺準除之二數方三尺剡其上
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
均也禮經考索云自天子至郡縣下逮庶人莫不通祭
祝辭云社五土祇稷五穀祖土穀生成利用以教世歲
載育禮從今古闔壝封壇剡石為主封以五方所尚之
土表以三代所宜之樹北面而居不至其所用達兩間
陰陽寒暑仍受四時霜降風雨以相田農以教士女共
彼螟蝗介我稷黍時維二仲祀事斯舉詩歌幽雅樂奏
土鼓有酒盈觴有肴在俎神其享之願降多祐



井田按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鄉田同井井九百
畝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積萬井九
萬夫之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所以通水
於川也遂人盡主其地歲出税各有等差以治溝洫田
謂井田溝洫去古已遠不可復觀今按圖散譜猶得想
像髣髴但後世治事不能復古故因為賦之云井九百
畝在方里中八家百畝中為公公田共畢私事方從
積而言之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井萬總
名曰同遂人掌役田水何容溝洫畎澮距川而東盡力
於此嘗稱禹功經界既正逮底時雍奉人一變阡陌橫
縱兼并以力侵奪相雄先王舊制一掃無蹤斯民失所
仁政易遷迨漢而降王伯兼崇羅罔今壞今非古農戶
有增耗世有汚隆治因是異法不再窮各受求業彼疆
此封穿引萬水以救災凶使民貢居賦簡時豐田雖不
害疇有遺殃

區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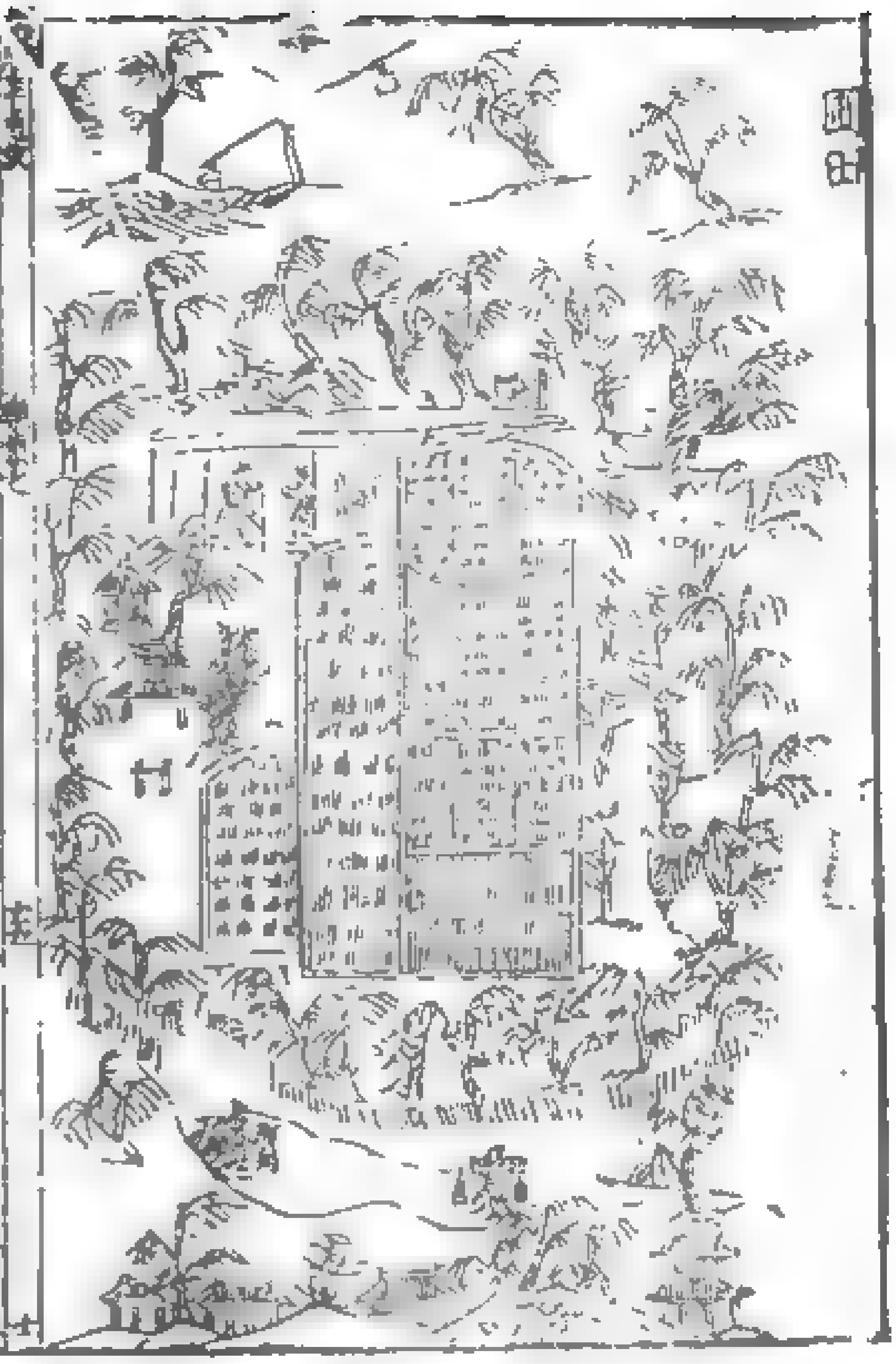


區田按舊說區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攷氾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其區當於閒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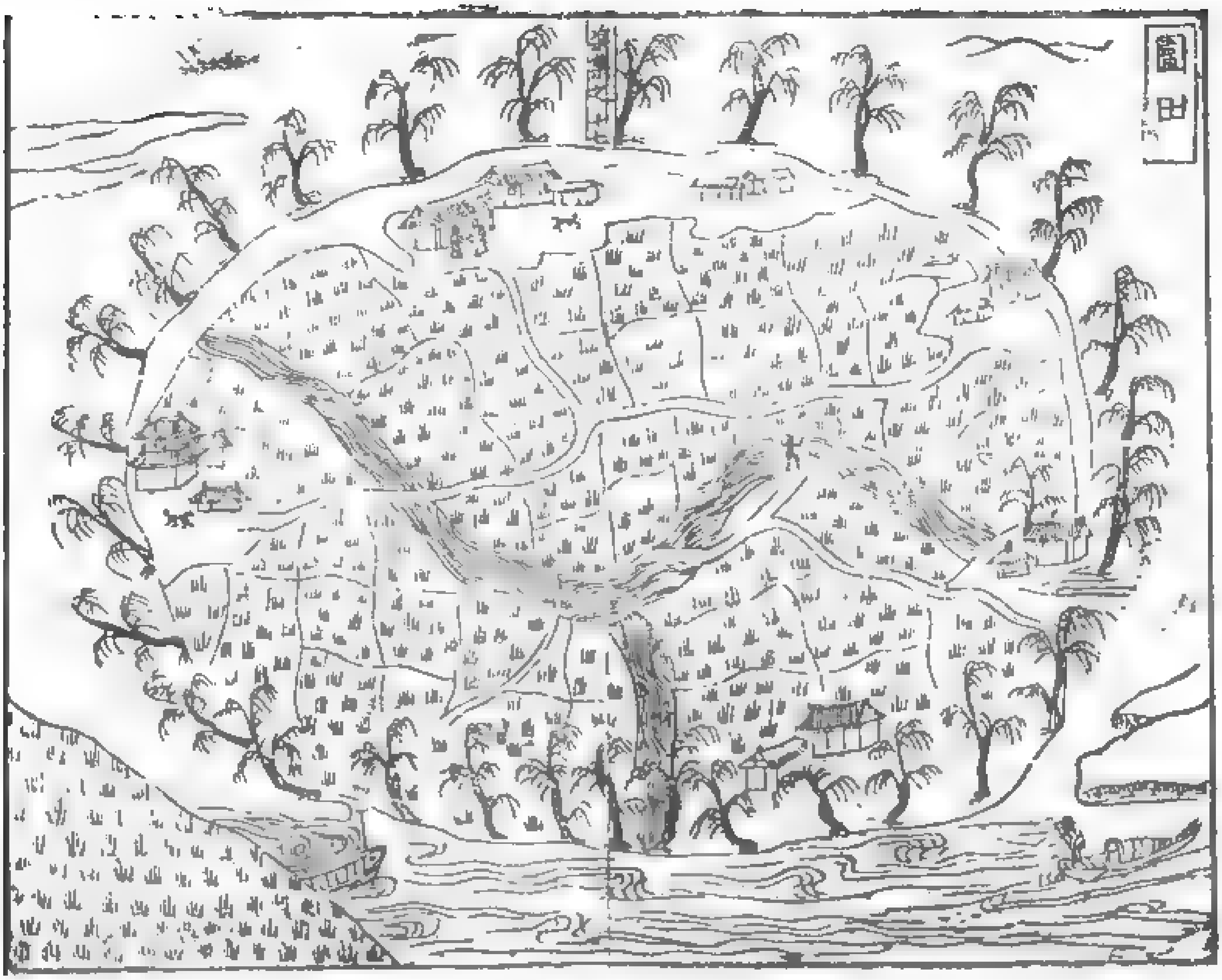
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豈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鄉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餓殍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蓺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但鑁钁墾斸人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課業各務精敏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詩云

昔聞伊尹相湯日救旱有方由聖智限將一畝作區規計區六百六十二星分碁布滿方疇參錯有條相列次耕畬元不用牛犂短車長鑱皆佃器糞壅灌溉但從宜遠坂窮原俱美地累家計口各輸力男女添工到童稚坎餘種耨非重勞日課同趨等嬉戲菽粟諸芋雜數品辨作儲糧接充餌歲餘五口僅能一歲仰種成收仍不啻久知豐歉歲不常六抵古今同一致天災未事禁流行飢饉比時憂患被吏民百禱竟無功稼野一枯患秉穗令人空仰昔阿衡法法不行誠自棄竭來學製古法承恩例署兼農事帶山田少闢食多教不及民深可惜此故將制度寫為圖庶使貧農躬地利會須歲歲保豐穰共享太平歌既醉

圃田種蔬果之田也周禮以場圃任園地注曰圃樹果蓏之屬其田繚以垣墻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半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内皆種蔬先作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惟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處有天旱臨水爲上不則量地鑿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果穀等物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圃夫之業可以代耕至於養素之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供養又有宦遊之家若無別墅就可據爲歸息之地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閑居鬻蔬亦何慚於助道哉詩云二頃負郭田人生寧易收數口即成家斤斧足爲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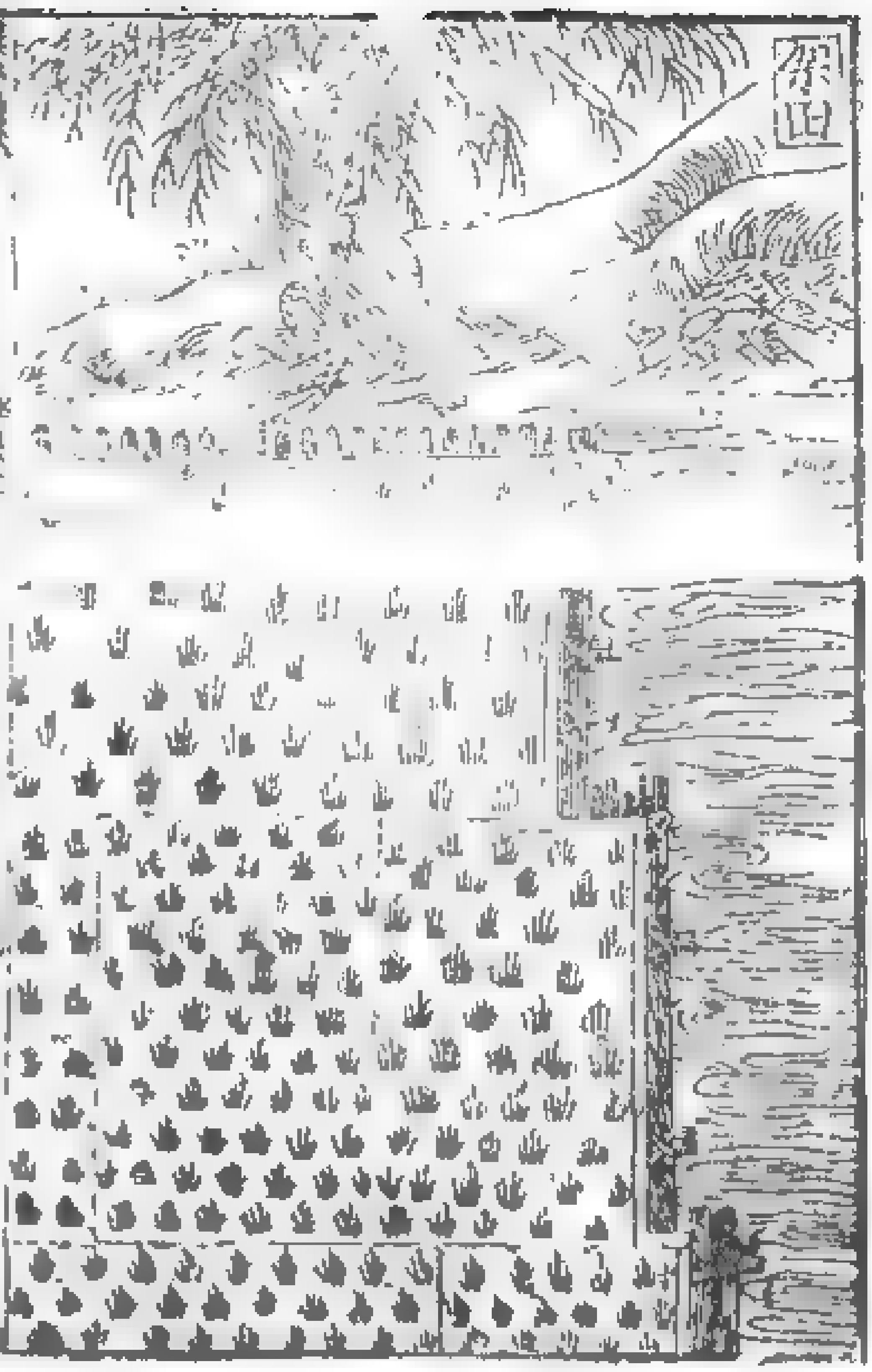
逸即加培溉多收芥内碓云絕里關終得並城府幽可處山限荊在臨水淤未始夕耕鋤或亦帀斤斧中可居一塵夕或興百堵請無擬樊須不如聞孔父誅作灌園翁指沾偷穫戶作討務勤物備上膳貧晏本行窶斯抑深葉液錢打窗瓠茄開戶壯年瓠瓜與苦菽蔬冗黍稷尚以分斜奔果樹黃利達市塵植木入村塢果處僻偏擬他分時納補跳分了朝昏無心富圃吏房野叟充雅佶涯就事虎閉看冗蟻子辞聽井蛙怒偶爾閑物補然然爲地主遊逃辞有餘李觀耻爲伍寸壤慰廉莊紊流掬脈粗自栽結蓮茅從漂愛替組吠畝　看吾身柢畱世土按谷我家送新鑿一今古四府轉軒程入表所庭音遊境無聯爲炎陡時知哰禹柴荊敞昏夜結燈懸壁廚明閒飲鼓是翁與藭膏澤博斗酒一醉勤祭鬈鑿具聚迎賺茲言身形不知古養生訣是嘉報本堂致條示物香苗育詩漫然祖齋祭來歲詩歲時為上簇不斷界係中是用絕川芸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瀕水不時渰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效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疊為圩岸扞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之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富國富民無越於此詩云度地置圍田相兼水陸全萬夫興力役千頃入周旋俯納環城地穹懸覆幕天中藏仙洞秘外逮月宮圓蟠亘參淮甸紆回際海壖官民皆紀號遠近不相緣守望將同井寬平却類川隰桑宜葉沃堤柳要根駢交往無多逕高居各一廛偶因成土著元不畏民編生業團鄉社囂塵隔市廛溝渠通灌溉塍埂互連延俱樂耕耘便猶防水旱偏翻車能沃槁秧馬可抽泉稚綠秧鋤後均黃刈穫前總治所規籍袁長豊年黍稌及億秭倉箱累萬千折貨依市直輸納帶蠲歲計仍餘羨牙商許懋遷補添他郡食販入外江船課取司農績治優都水權富民兹有陸海豈無邊祈奔載芟詠報歌良耜篇降穰今若此利敢安然壤上常增築濤每慮穿積儲超日用防廢宵旰鼙鼓供惟急獨專本為憂禦護式災懲誰念農工苦徒知粒食鮮何將圖譜才編紀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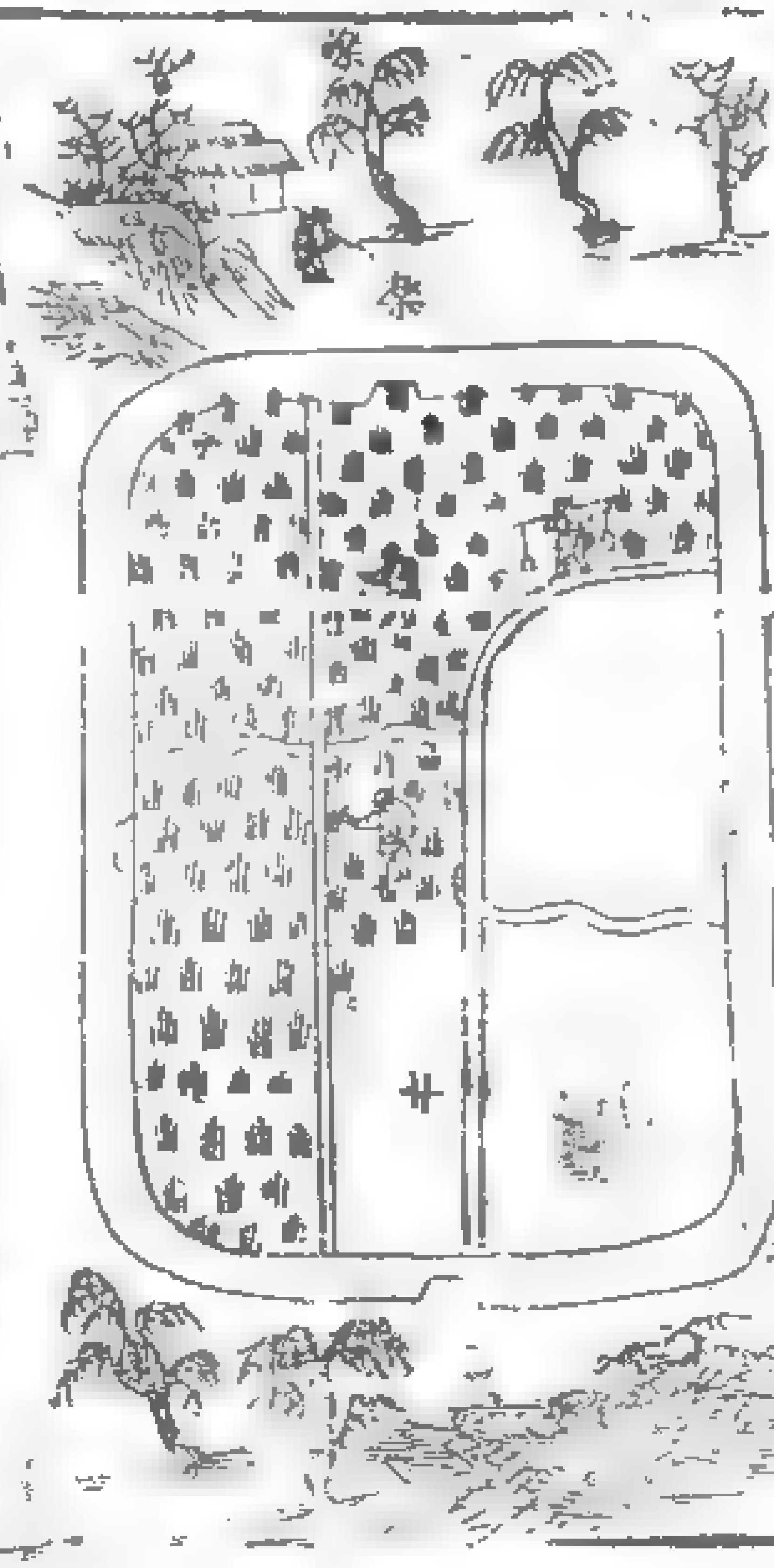
架田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葑田集韻云葑菰根也葑亦作䕨江東有葑田又淮東二廣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考之農書云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為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二義鄭玄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穋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穋稻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二義可並用也黃穋稻自下種至收刈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竊謂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宜傚之詩云

人力之巧[illegible]宜植禾稼不來潦盡事無不不[illegible]葑可還[illegible]或去留任水之來隨上下悠悠生業天地中一片靈槎偶相假古今誰識有活田浮種浮耘成此稼但使游民聊駐腳有產諒樂為吉祥縣官稅斂償相容類其年年務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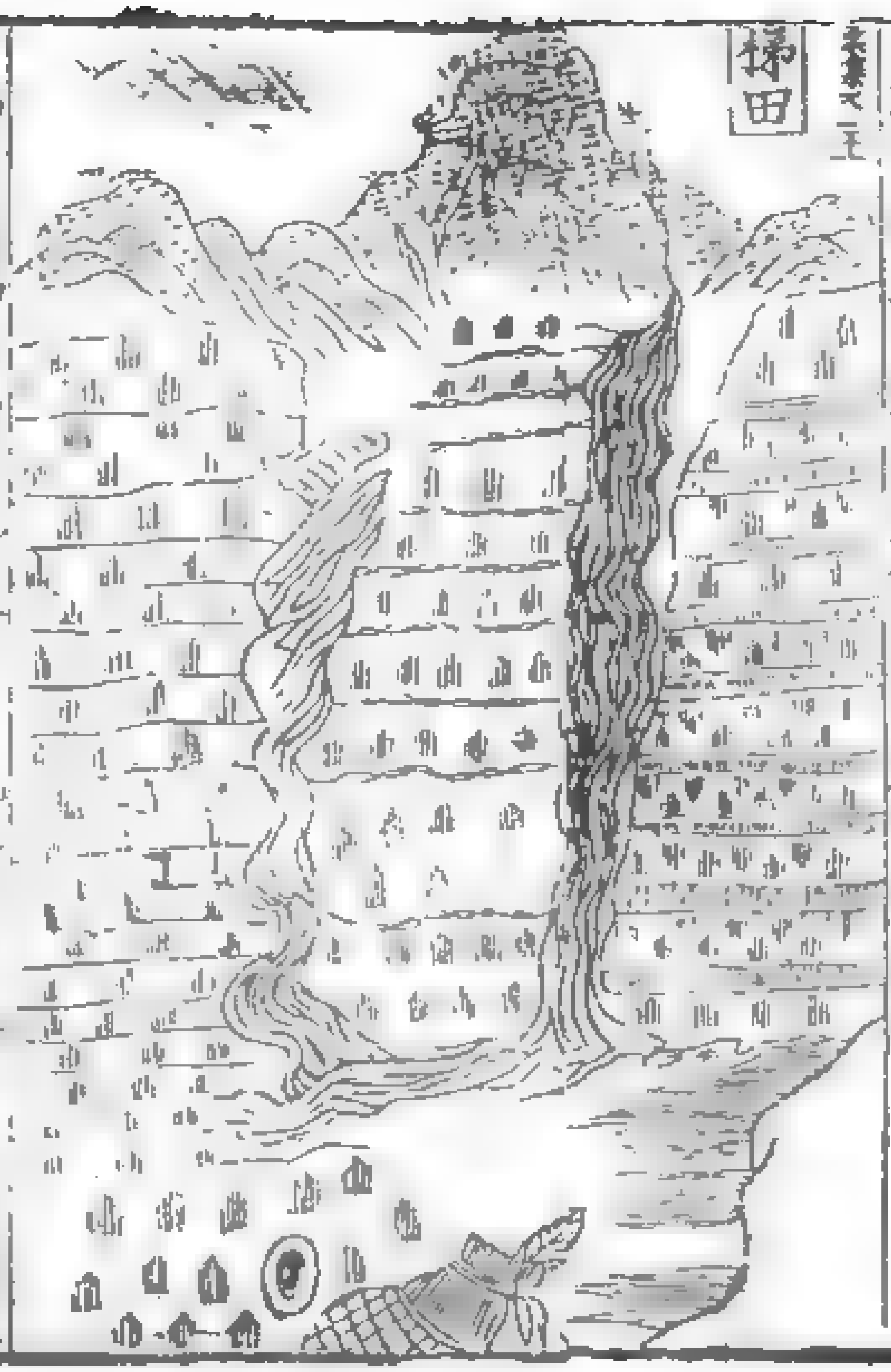
櫃田



櫃田築土護田似囷而小四面俱置澀穴如此形制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浸處宜種黃穋稻周禮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黃穋稻自種至收不過六七十日則熟以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皆可濟饑此救水荒之上法一名[illegible]田亦曰[illegible]田與此名同而實異

詩云江邊有田以圍稱四起封圍皆力成有時捲地風濤生外禦洶湧如嚴城大至連阡或百畝內少塍埂殊寬平牛犁隨用易為力不妨陸耕及水耕長彌一[illegible]兩際[illegible]指作約無斜橫旁置瀵穴供吐納水旱不得爲虐災常歉有定數寄收粒食猶困京庾田有例召民佃二年稅額方全徵便當從此事脩築永護稼地非徒名色生口腹有成計終焉願作江鄉氓

梯田



梯田謂梯山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傴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秔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養不無少穫然力田至此未免艱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詩云世間田制多等夷有田世外誰名題非水非陸何所兮危巔峻麓無田蹊層磴橫削高為梯舉手捫之足始躋傴僂前向防顛擠佃作有具仍兼攜隨宜墾斸或東西知時種早無噬臍稚苗亟耨同高低十九畏旱思雲霓凌冒風日面且黧四體臞瘁肌若刲著有薄穫勝稗稊力田至此嗟欲啼田家貧富如雲泥貧無錐置富望迷古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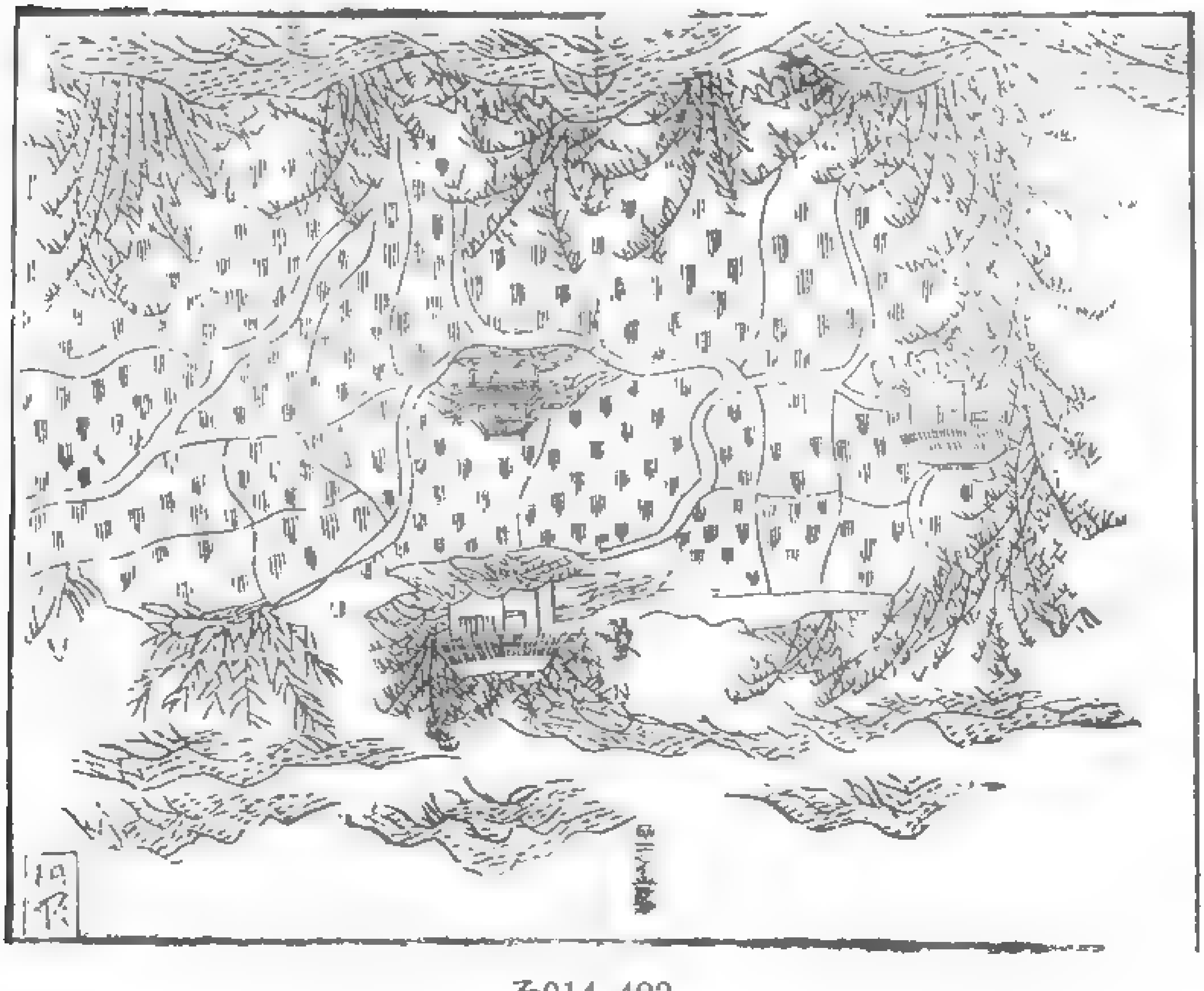
地今可稽一夫百畝各安棲餘夫田數猶半圭我今獨非黔黎可無片壤充耕犁佃業今欲青雲齊一飽足及孥妻輸租有例將何齎慚愧平地田千畦

塗田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夫低水種皆須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有潮水所泛沙泥積於島嶼或墊溺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爲稼田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粱邊海岸築壁或樹立椿橛以抵潮泛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爲永業又中土大河之側及淮灣水匯之地與所在陂澤之曲凡潢汙洄互壅積泥沙退皆成於淤亦可種蓺秋後泥乾地裂布撒麥種於上其所收比於常田之效也夫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上法觀之雖若不同其收穫之利則無異也詩云書

稱淮海惟揚州厥土塗泥來已久今云海嶠作塗田外拒潮來古無有稱潦滲漉斥鹵盡洗沐已豐三載後又有河淤水退餘禾麥一收倉廩皋昔聞漢世有民歌涇水一石泥數斗且溉且糞長禾黍衣食京師億萬口稔知燕地多陂渠後魏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修復范陽督亢渠溉田百萬餘畝利十倍糞溉有收倍常畝若云是地可塗田先須滋培根本厚耕知水利先昔司馬溫公言今天下關政水利書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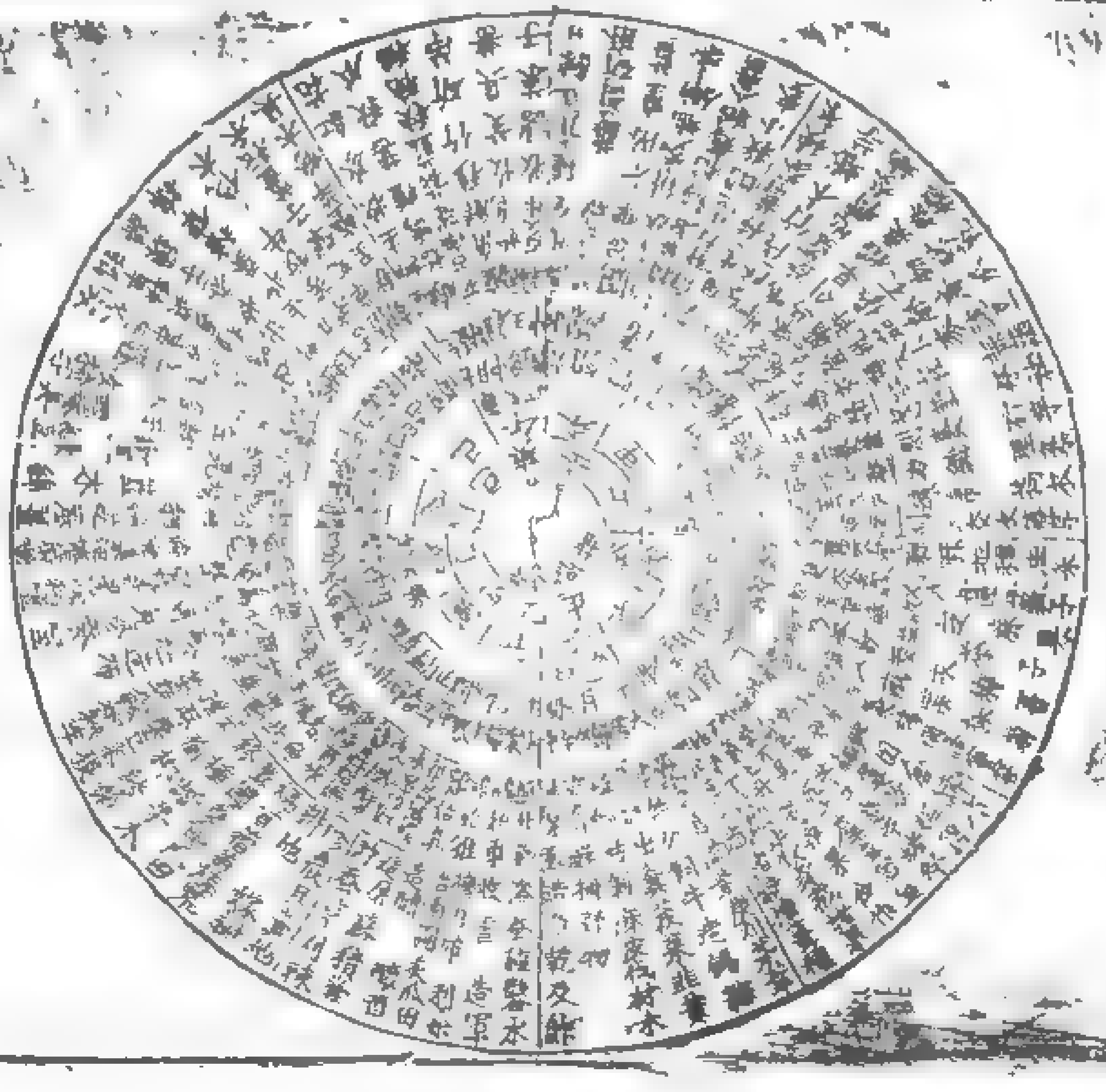
雨……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濵大江，或峙中洲，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爲塍埂，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溝，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澇則泄水，所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數，税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臣梁俊彦請税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没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舊爲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税甚輕。至於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愚嘗客居江淮，目擊其事，敢爲之賛。賛云：江上有田，總名曰沙，中間畝畝，外繞蒹葭，耐經水旱，遠際雲霞，耕同陸土，横亘水涯，内備農具，傍治舟楂，易勝畦埂，肥渚洿華，宜稻秫可，植桑麻，種則雜錯，收則倍加，潮生上溉，水决分叉，澇須浚港，旱或車杷，地無水業，姓隨某家，三時力穡，多穫適租，公私彼此，横縱溝□，租賦不常，豐穰惟嘉，常思復……

賛詠，并詩

授時之圖



授時圖小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
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
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
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
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因而南訛之事興矣
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
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
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說者以為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
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
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
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
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
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蓺則失
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農書
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
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為始春四月為始夏不知陰
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
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為正月交立夏節為四月
交立秋節為七月交立冬節為十月農事早晚各疏於
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為圓圖使可運轉北斗旋於中
以為準則每歲立春斗杓建於寅方日月會於營室東

井昏見於午建星晨正於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為旬
積三旬而為月積三月而為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
中月一周天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為體用所
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即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
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
表裏相參轉運無停渾天之儀粲然具在是矣然按
月農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立作標準以示中道非
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
異又當推測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氣至
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
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曆推圖以定種藝如指諸
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詩云天地始一氣
生本相資用道以分利所貴在適時時既有贏縮氣因
為盛衰盛衰氣忽尸及頃刻不可違奈何幽且遠彼庶難
且知圓成備盈尺備悉躔儀經是若循環四仲猶旋
規人事自外明斗杓由中持昏曉無爽度早晚有常期
天人交際間表裏洞不欺作事識有的可生此其基活
法非自古造妙誰當窺字民當有要欲救寒與飢勿違
足規引欲救飢疾道參贊待賢用化育不吾欺千歲日
可致灼灼如指掌須略歸一圖總授為農師悠悠衣食
原畝是皆由茲顯言常諮審千里始無務毋為自安者
惰棄徒傷悲 [illegible] 農器圖譜集之一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二

耒耜門

耒耜　犁

牛　耙

耖　勞

耰　撻

礰礋　礪礋

耬種　砘車

瓠種　耕槃

牛軛　秧馬

集之三

钁臿門

钁　臿

鍫　長鑱

鐵搭　杴

鋭　鐴

鏵　劐

剗　犂槅角

集之四

錢鎛門

錢　鋤

鎛　耨

鐙鋤　耘盪

耘爪　薅鼓

集之五

銍艾門

銍　推鎌

艾　䥥

粟鋻　斸刀

鎌

斧　鎒

鋸　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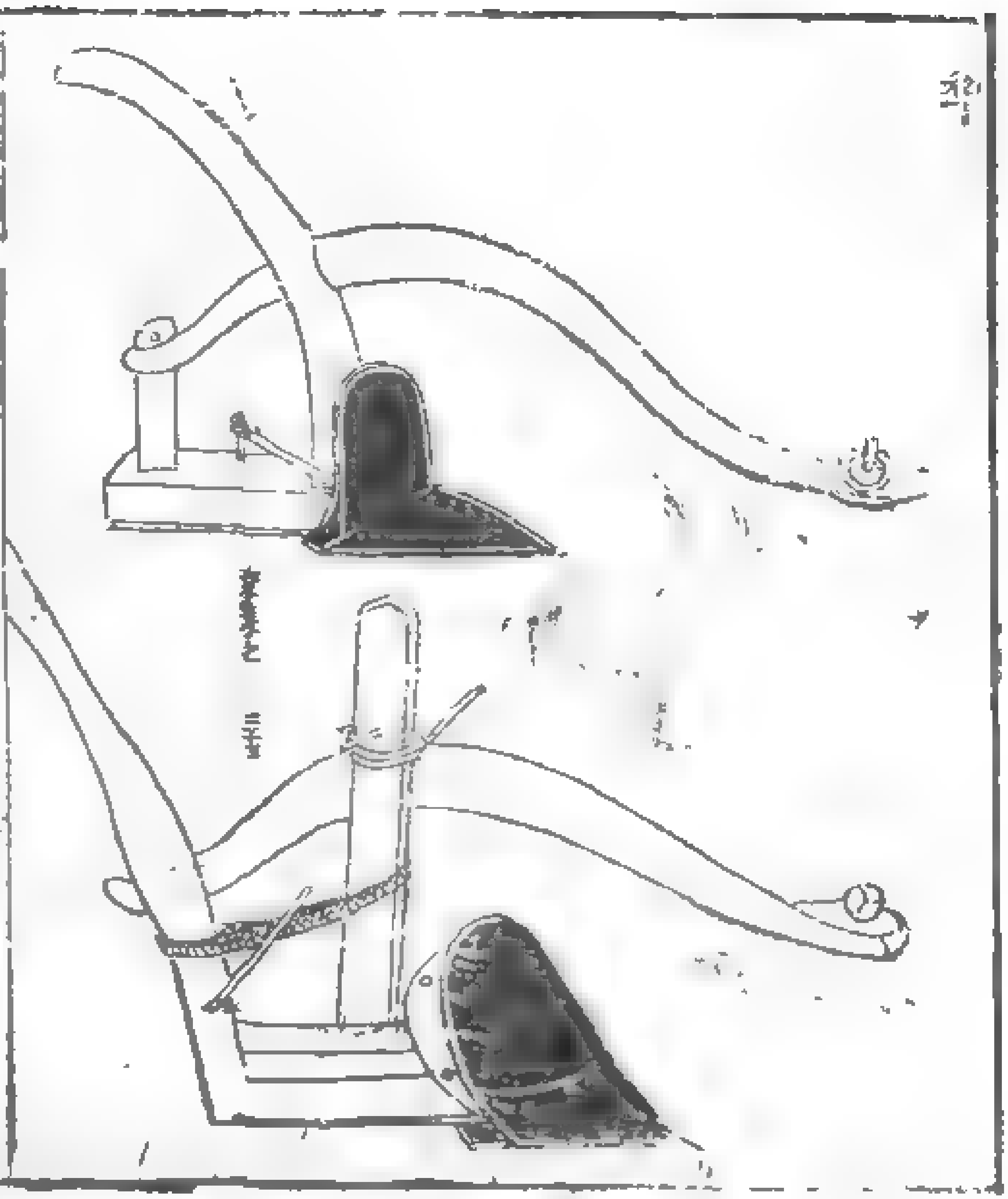
耒耜門

昔神農作耒耜以教天下後世因之佃作之具雖多皆以耒耜為始然耕種有水陸之分而器用無古今之間所以較彼此之殊効參新舊以兼行使粒食之民生生永賴仍以蘇文忠公所賦秧馬係之又為農器譜之始所有篇中名數先後次序一一用陳于左

耒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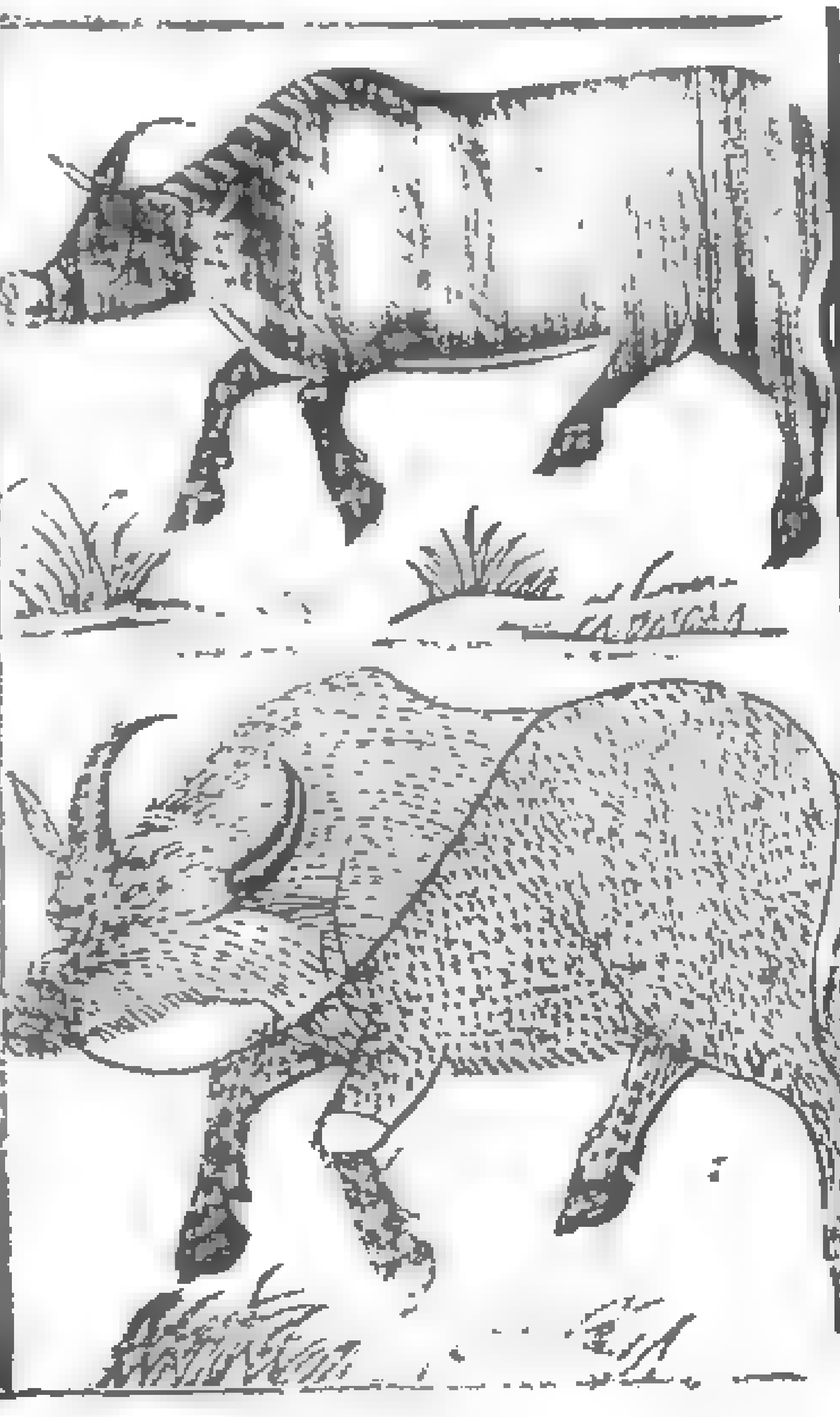
耒力對切耜上句木也易係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說文曰耒手耕曲木從木推丰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周禮車人為耒庛長尺有一寸鄭注云庛讀如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則耒長六尺有六寸其受鐵處與自其庛緣其外以曲量之以至於首得三尺三寸自首遂曲運之以至於庛弦亦三尺三寸合為之六尺六寸若從上下兩旁之內相望如弦量之只得六尺與步相應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耜[illegible]耑也釋名曰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說文云耜從木目聲徐鍇等曰今俗作耜周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鄭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𤰝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公彥疏云古者耜一金者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也云今之耜岐頭者後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脚耜也耒耜二物而一事猶杵臼也陸龜蒙曰耒耜者古聖人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此其本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也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廬受播種之法淳風冷冷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作耒耜數王荆公詩云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兼利端誰能闢神農后稷死般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摐斲無良材

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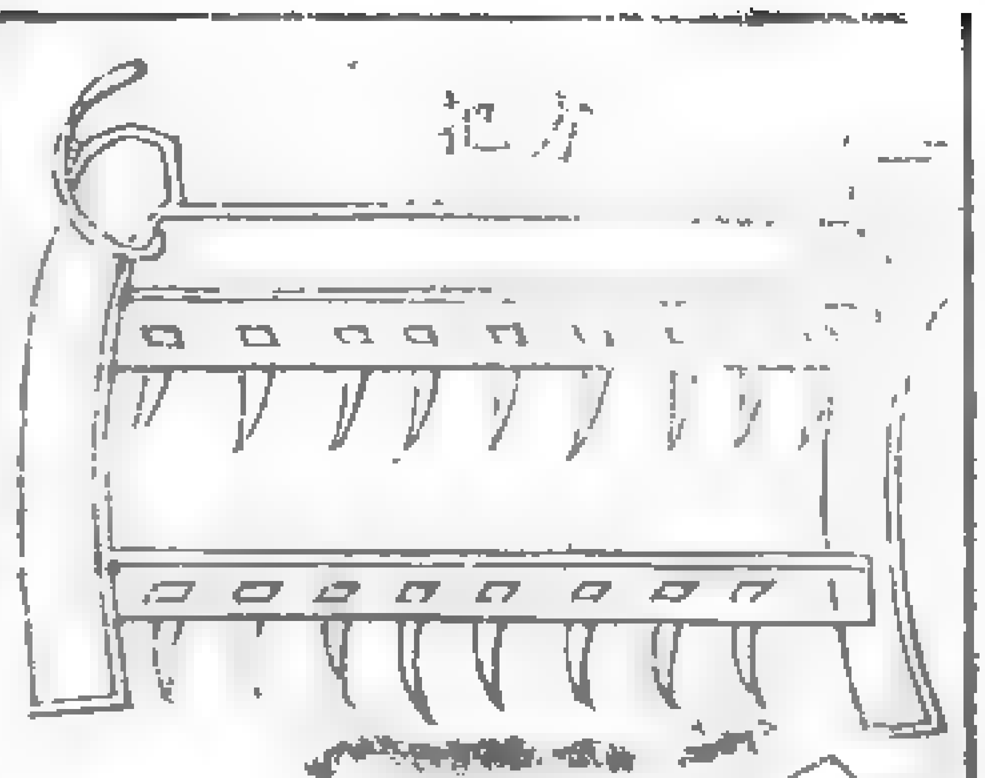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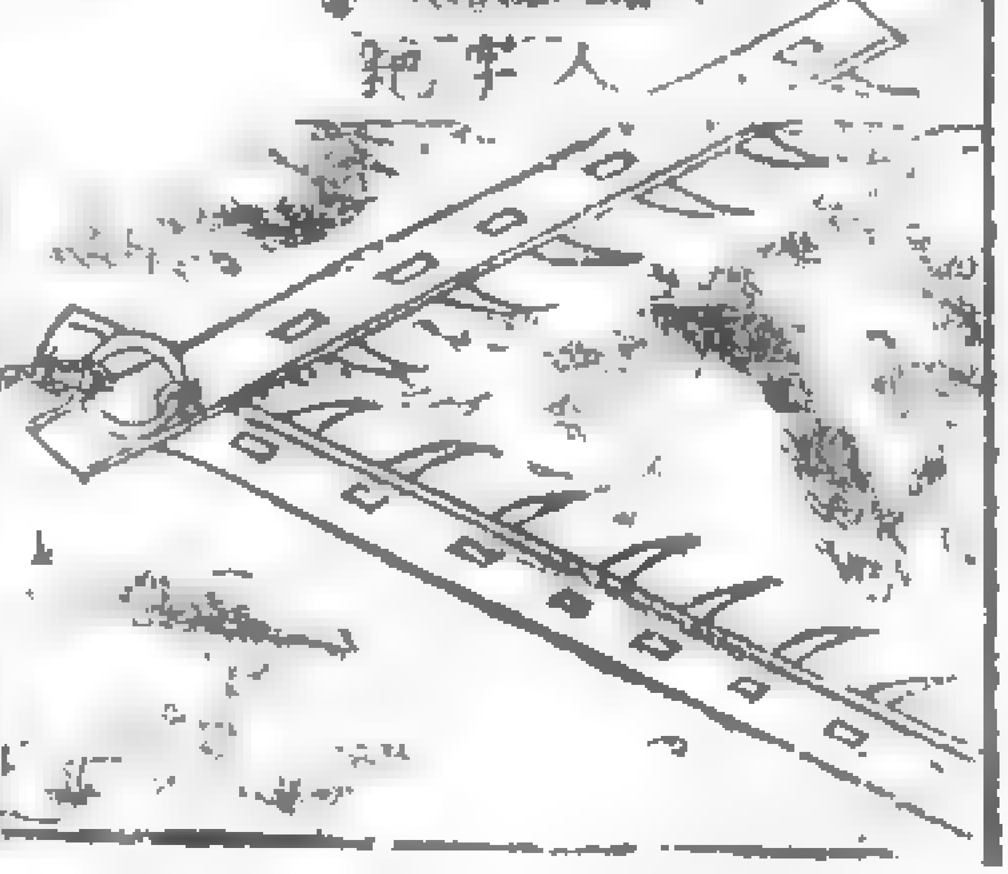
犁墾田器釋名曰犁利也利則發土絶草根也利從牛故曰犁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注云用牛犁也後改名耒耜曰犁陸龜蒙耒耜經曰耒之言也耒耜民之習通謂之犁治金而為之曰犁鑱曰犁壁作墢斲木而為之曰犁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曰犁建曰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貼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軛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取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絶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詩云畟畟以利為用用在耕夫手九木雖備制二金乃居首絶澗淺深高庳定前後朝畦除宿草暮起新塍惔哉服乎功選勝姑耕耦

耕牛角牛程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
漢趙過又增其制度三犂一牛後世因之生民粒食
此□□□□紀貧者分而不知養其力力既竭矣曾不審
其□□□究疲瘠之故槩有冬齧春租搏斃霜豆之害
壯健老殺獨圖皮肉之貲今勸農有官牛為農本而不
加勸以致生不滋盛價失廉平田野小民歲多租貸以
竭目前計其所輸已過半直是以貧者愈貧由不恤農
之本故也若為民牧者當先知愛重祈報使不敢慢易
絕其妄殺惆其羸瘠豐其菜芻潔其欄牢則無不字育
蕃息扎瘥不作耕種不失足致豐盈此誠善政務本之
急也其可忽諸柳宗元賦云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
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
曦日耕百畝往來脩直埴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
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
緘縢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逾者不如羸驢服逐駑
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騰踏康莊
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
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非若
能力慎勿怨尤受以多福（牧官書此以備世俗考也 嶺南舊俗皆□數牛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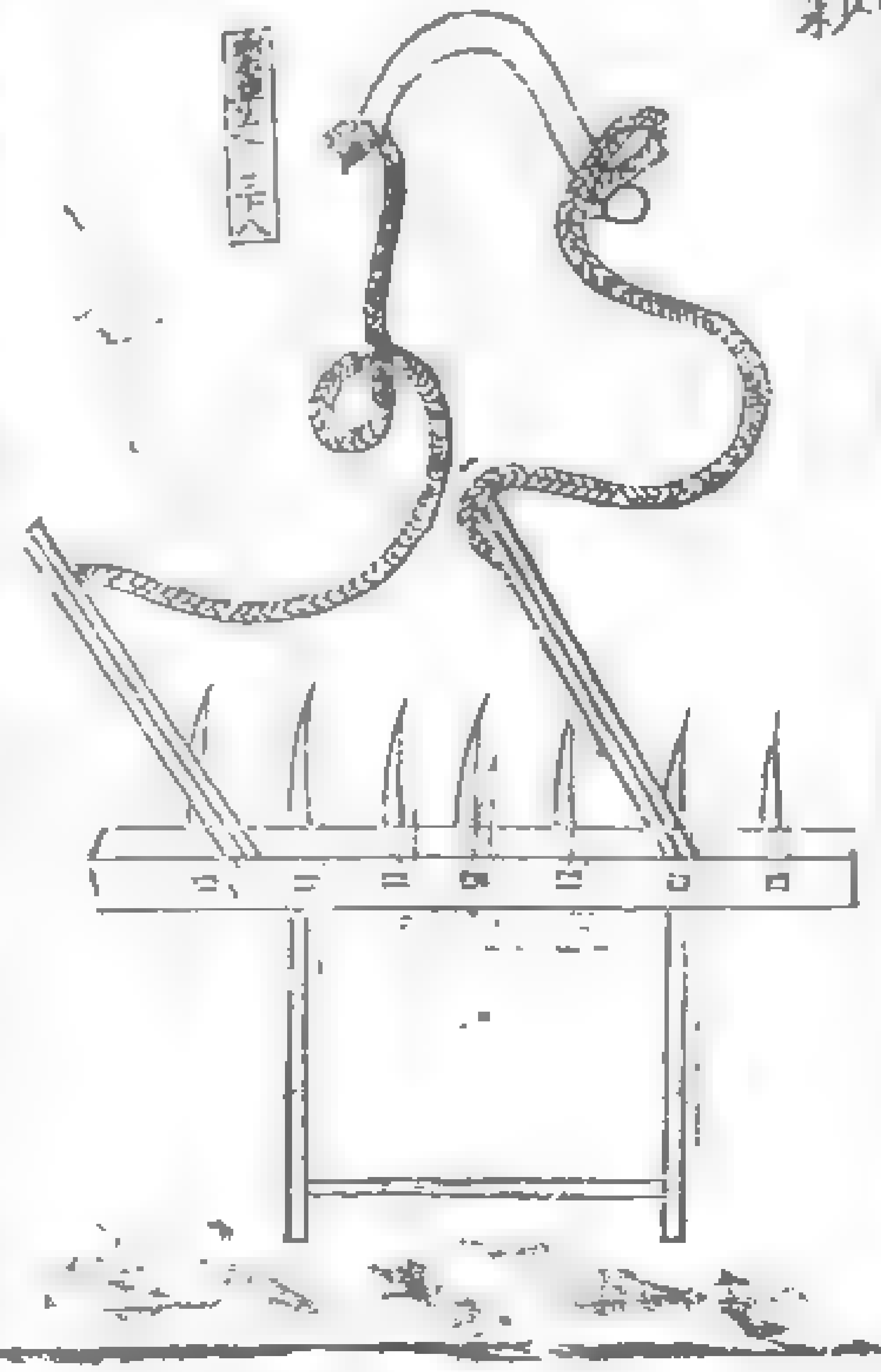


耕牛 易係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隨未有用之耕者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
始作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見謂不然牛若常在放
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耶牧
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
牽以歸田正使藉絡何以為異乃發季而罪之之論耶
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又
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以明始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
穫之穧之如墉如櫛然後殺特牲有捄其角以為社
稷之報者使果之耕曷不知經但見於蜡祭乎蓋
牛之耕始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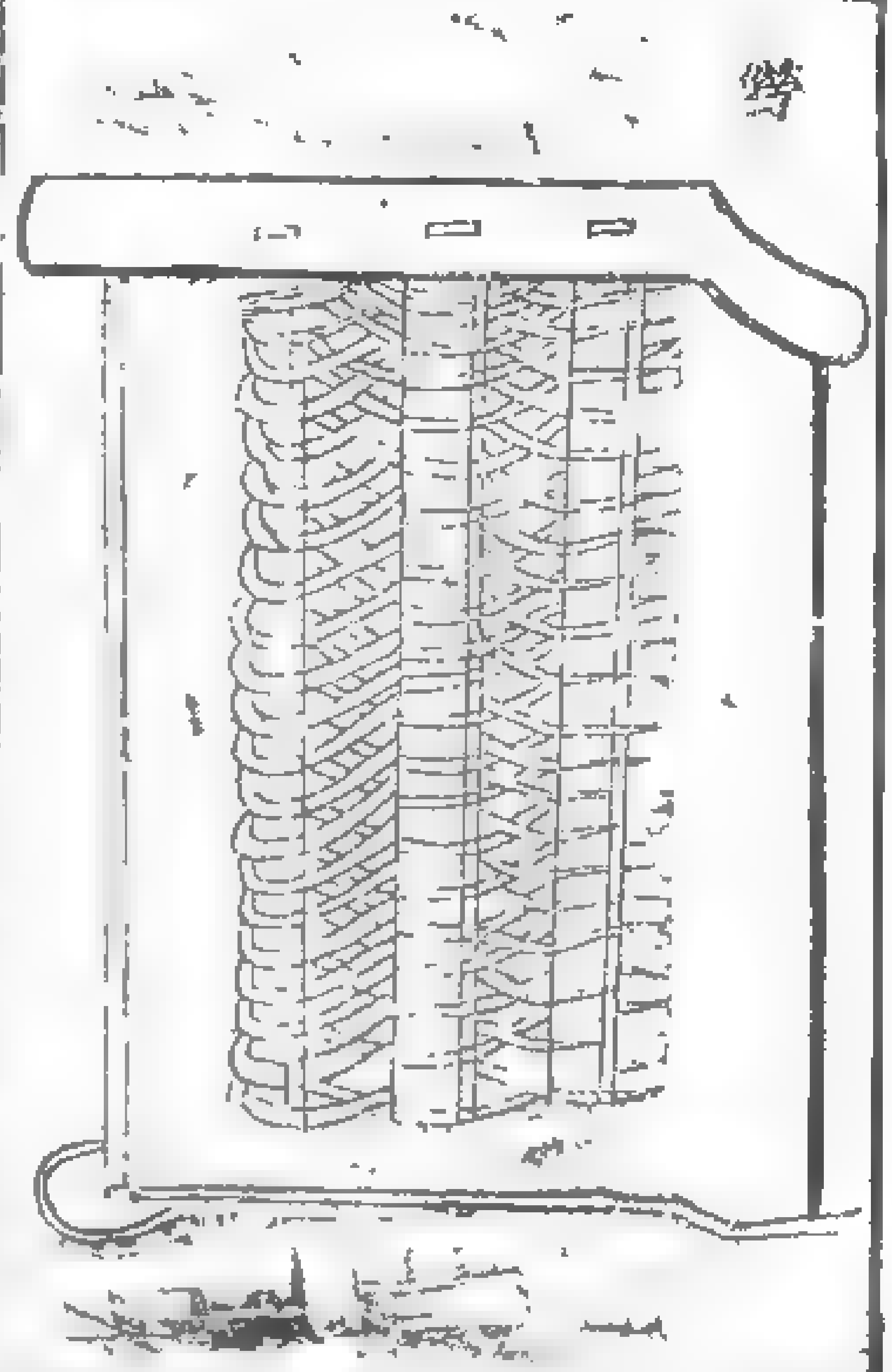

方耙


人字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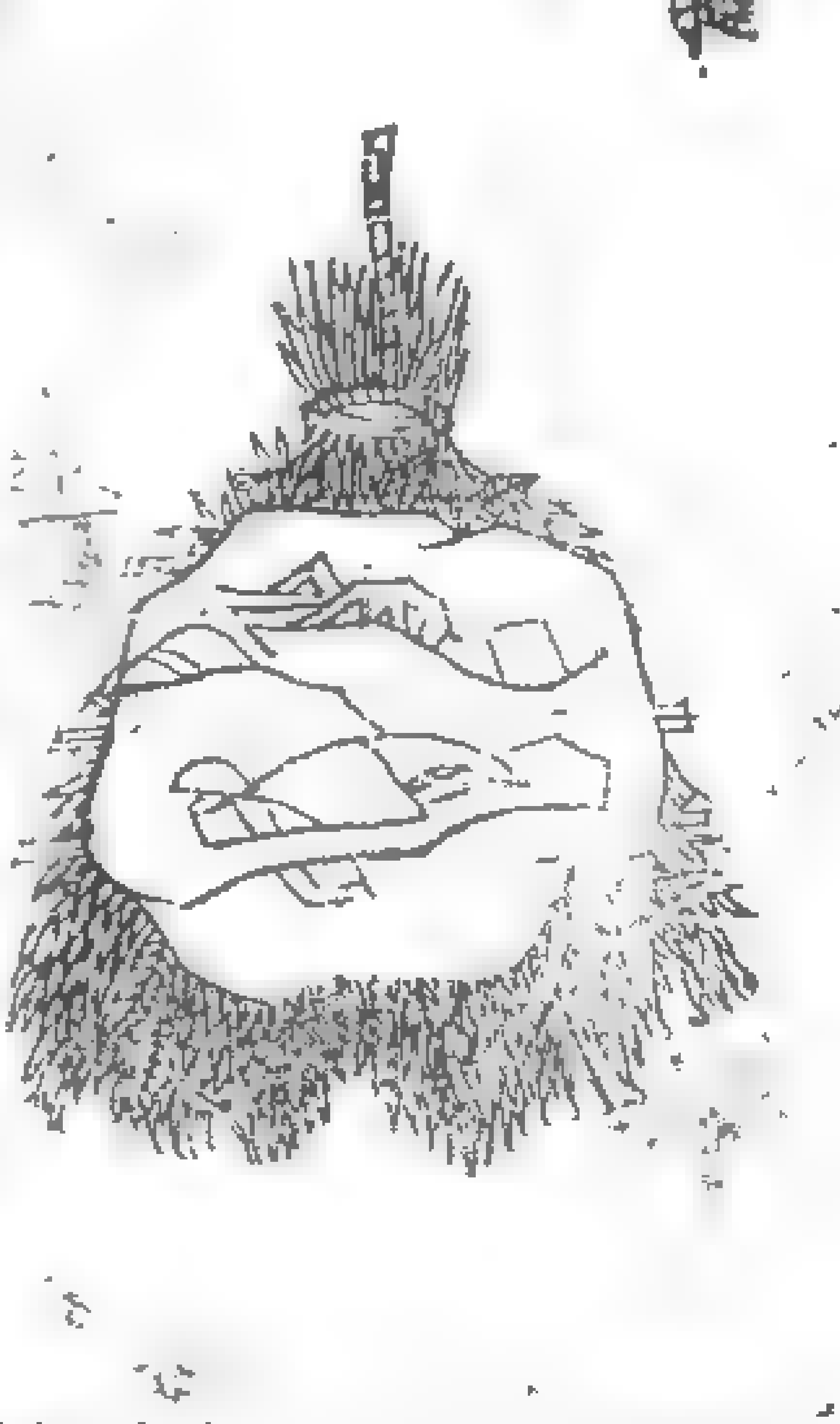
耙又作爬今作擺通用耒耜之間呼為渠挐切又謂渠疏陸龜蒙曰凡耕而後有耙所以散墢去芟渠疏之義也種蒔直說古農法云犁一耙六今日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耙細為全功耙功不到則土麤不實後雖見苗立根根不相着土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等病耙功到則上細又實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着自然耐旱不生諸病蓋耙遍數惟多為熟熟則上有油土四指可浸雞卵為得耙桯長可五尺闊約四寸兩桯相離五寸許其桯上相間鑿方竅以納木齒齒長六寸許其桯兩端木栝長可三尺前梢微昂穿兩木栝以繫牛挽鉤索此方耙也又有人字耙鑄鐵為齒齊民要術謂之鐵齒𨪐楱凡耙田者人立其上入土則深又當於地頭不時跋足閃去所擁草木根茇水陸俱必用之詩云古人制農器因物利其利犁耕居厥初耙入抑為次蹴居錯動齒有渠疏義再遍不妨多稼事匪求湯


耖

耖楚教切疏通田泥器也高可三尺許廣可四尺上有橫柄下有列[illegible]以兩手按之前用畜力輓行一耖用一人一牛有作連耖二人二牛特用於大田見功又速耕耙而後用此泥壤始熟矣前人耕織圖詩云脫絝下田中盎漿着膝尾巡行遍畦畛扶耖均泥滓遲遲春日斜稍稍樵歌起薄暮佩牛歸共浴前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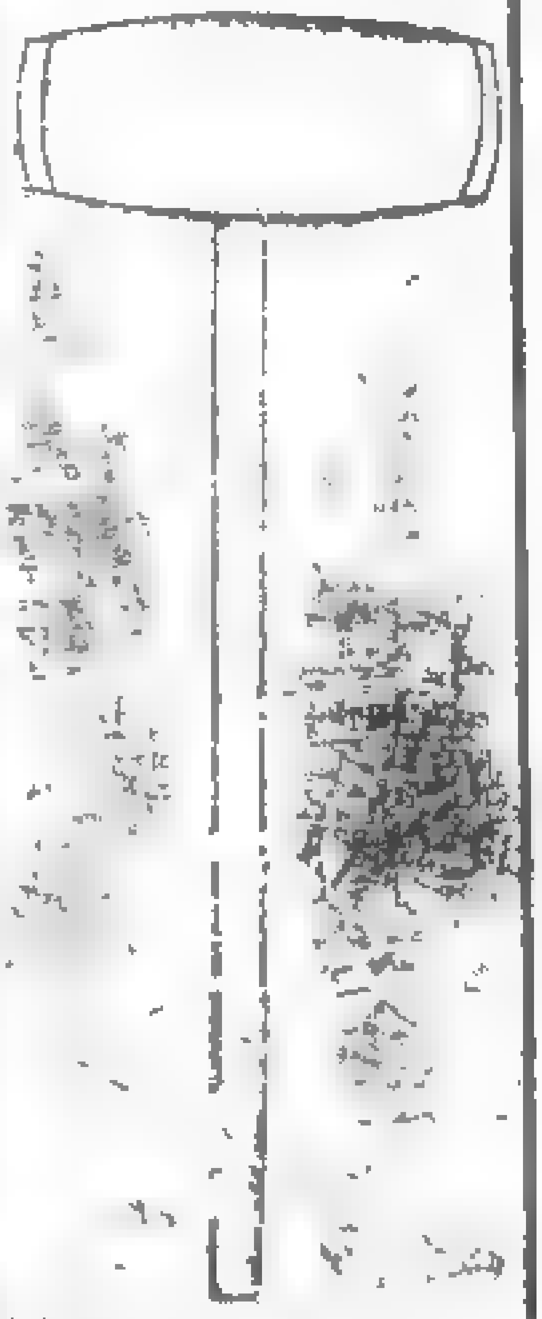


勞[illegible]到無齒耙也但耙梃之間用條木編之以摩田也耕者隨耕隨勞又看乾濕何如但務使田平而土潤與耙頗異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摩之功也齊民要術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注云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秋田塲[illegible]濕速勞則恐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再今亦名勞曰摩又名蓋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謂何[illegible]則田無力也詩云始教耒耜耕後有耙勞利耙與勞制同勞比耙功異乎摩期係準蓋塲非擁鬱時式不可失已有受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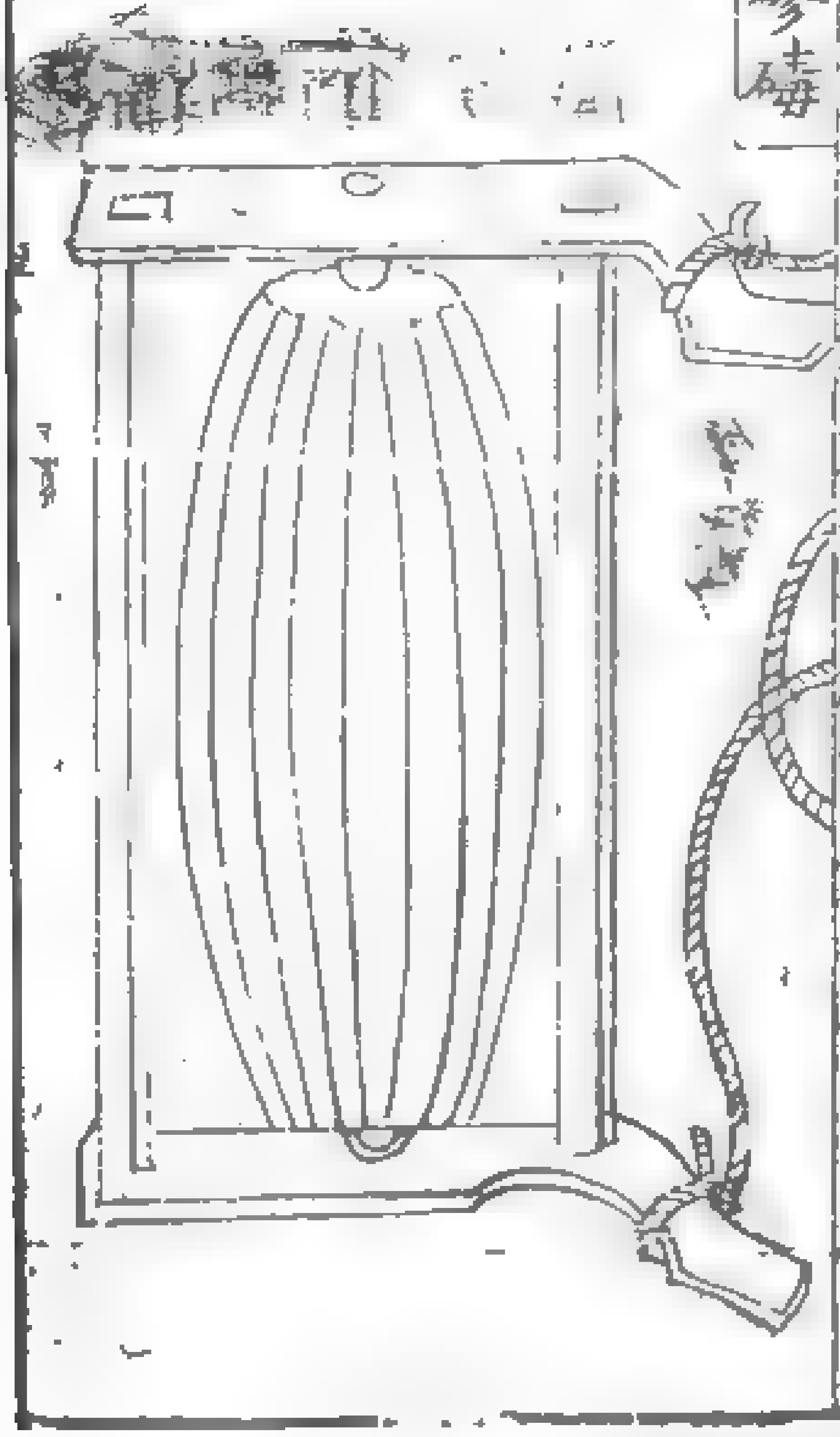
撻打田篲也用科木縛如埽篲復加匾闊上以土物壓之亦要輕重隨宜用以打地長可三四尺廣可二尺餘古農法云耬種既過後用此撻使壟滿土實苗易生也齊民要術曰凡耬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注云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夏氣熱而生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垎其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則令地堅硬故也又用曳打場而極為平實今人耬種後唯用砘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壟上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亦宜撻之詩云有物同[illegible]負載[illegible]加重利[illegible]耕乃備方深[illegible][illegible]

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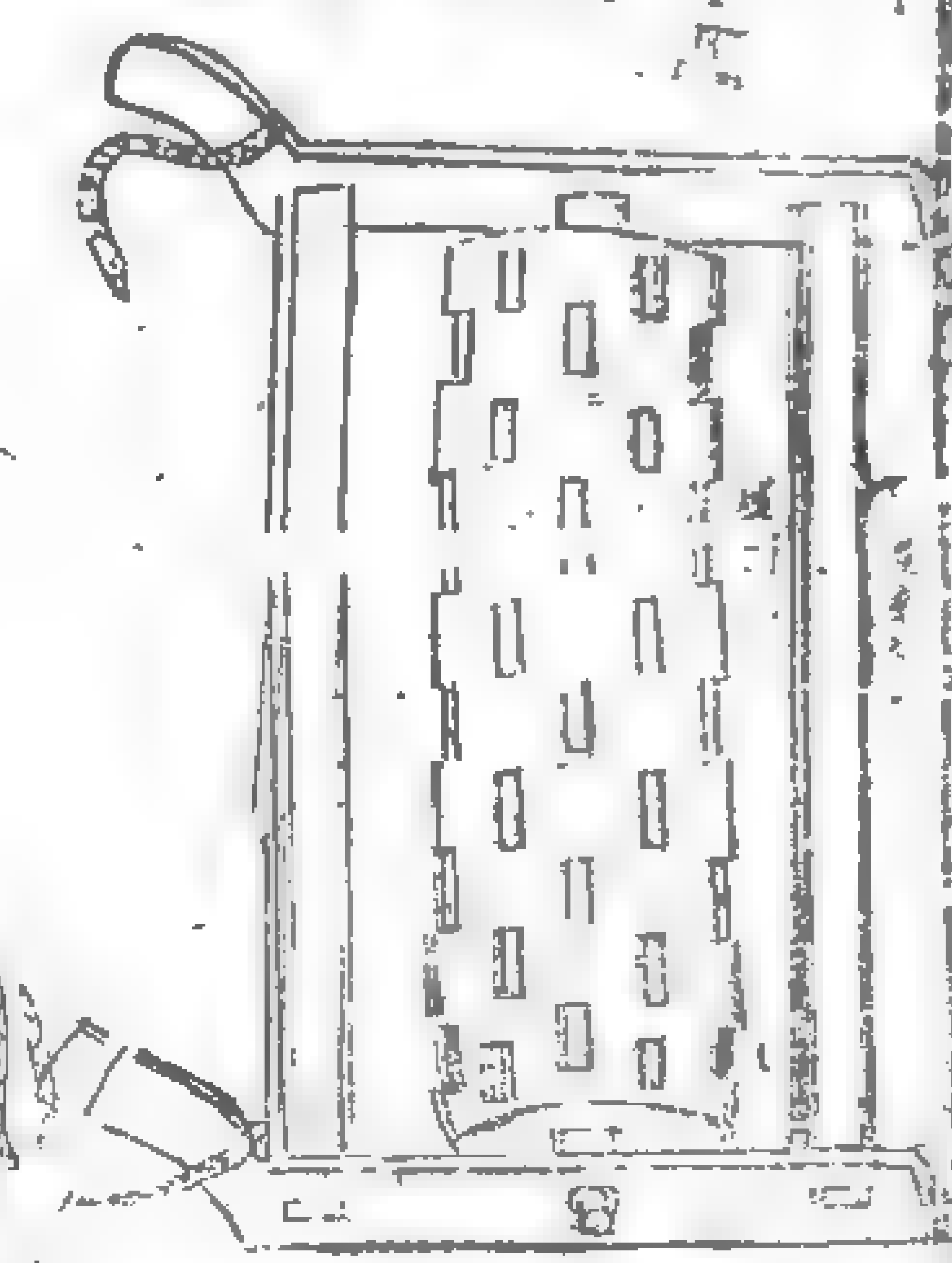
耰(於求切)槌塊器說文云耰摩田器從木憂聲晋灼曰耰
椎塊椎也吕氏春秋[illegible]勤耰[illegible]耰椎也管子云一農
之事必有一銍一椎然後成為農今田家所制無齒杷
首如木椎柄長四尺可以平田疇擊塊壤又謂木斫即
此耰也詩云[illegible]從木農器書所載古今用以[illegible]摩田
復椎塊坐見鏈鎒銷太平風物在堯年擊壤民今聞歌與代

磟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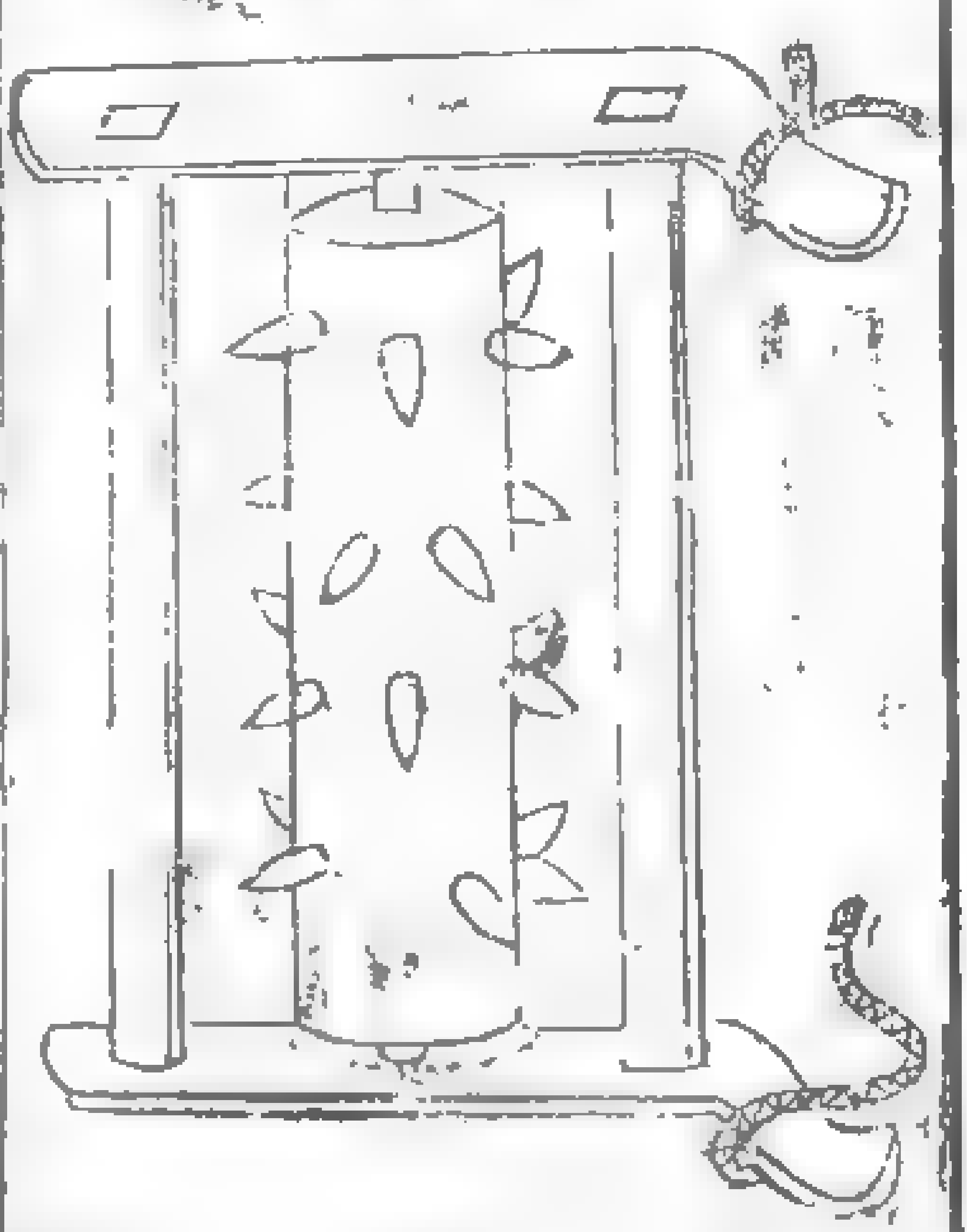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礰礋[illegible]有齒[illegible]觚[illegible]
或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余[illegible]從[illegible]恐本用
石也然北方多以石南人用木[illegible]水陸異用亦各從
其宜也其制長可三尺大小不等或木或石刊木括之
中受簨軸以利旋轉又有不觚稜混而圓者謂混軸
畜力輓行以人牽使[illegible]打田疇上塊垡易為破[illegible]
捍場圃間麥禾即脫[illegible]水陸通用之詩云[illegible]
各大小[illegible]一致[illegible]外耕時[illegible]
入[illegible]用[illegible]宜人号胡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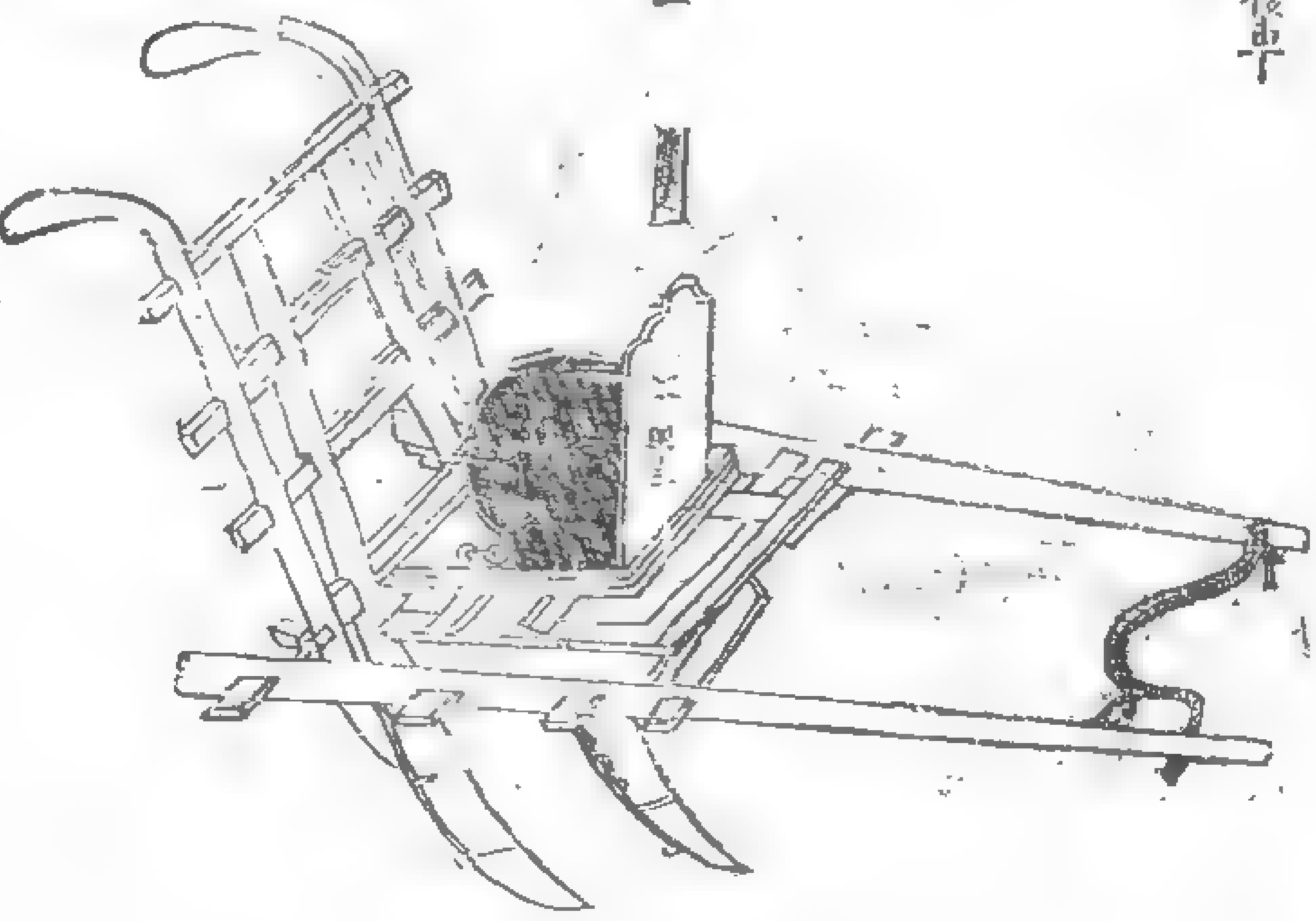
石礰礋



礰歷礋呼格切礋轄又作礰礋陟力切與碌碡之制同但外有列齒獨用於水田破塊滓溷泥塗也耒耜經云自爬至礰礋皆有齒者詩云他山有奇石鑱鑿煩良工制成三尺餘簨軸旋其中齒齒鋸鋸堅就彼砚块功一轉土膏滑再轉春泥融轣轆復轣轆妙用無終窮遥觀萬頃綠縐縠漾春風不辭泥濘但願歌年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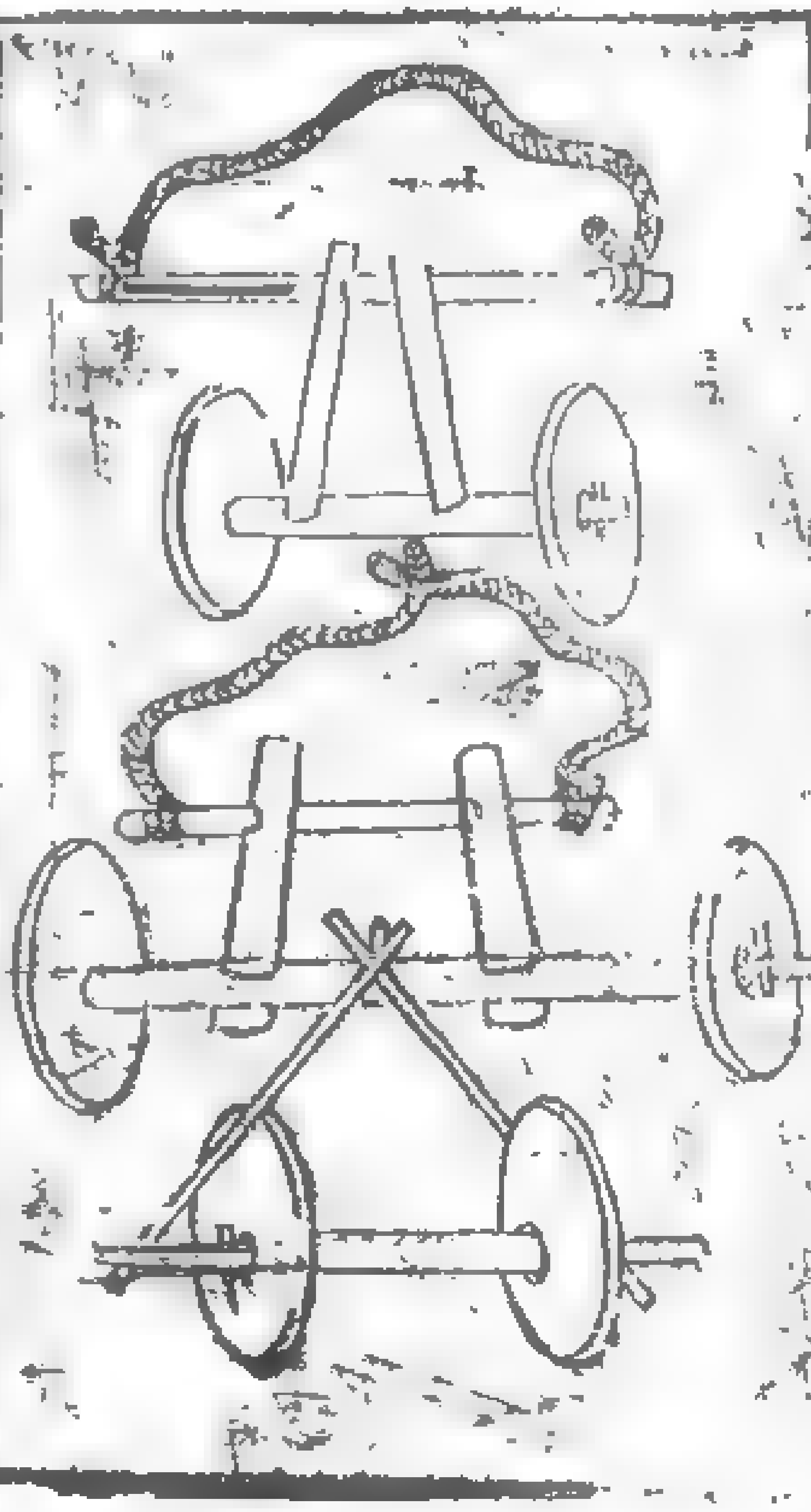
木礰礋





耬車下種器也通俗文曰覆種曰耬一曰耬犁其
金似鑱而小魏志略曰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民不知耕
隆乃教作耬犁省力過半得穀加五又崔寔政論曰漢武
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
人將之下種輓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
至今三輔猶賴其利自注云按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腳
耬矣然則耬之制不一有獨腳兩腳三腳之異今燕
趙齊魯之間多有兩腳耬關以西有四腳耬但添一牛
功又速也夫耬中土皆用之他方或未經見恐難成造
其制兩柄上彎高可三尺兩足中虛闊合一壟橫桄四
匝中置耬斗其所盛種粒各下通足竅仍旁挾兩轅可
容一牛用一人牽傍一人執耬且行且搖種乃自下
耬種之體用今特圖錄不無有見鏤制鏵之意
有耬耙制下糞耬種於耬斗後另置篩過細糞或拌蠶沙
耩時隨種而下覆於種上尤巧便也今又名曰耩子
耩子曰耬犁習俗所呼不同用則一也
家種論石貧家 貧富同一時傾瀉
萬壟間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慙在牛後

砘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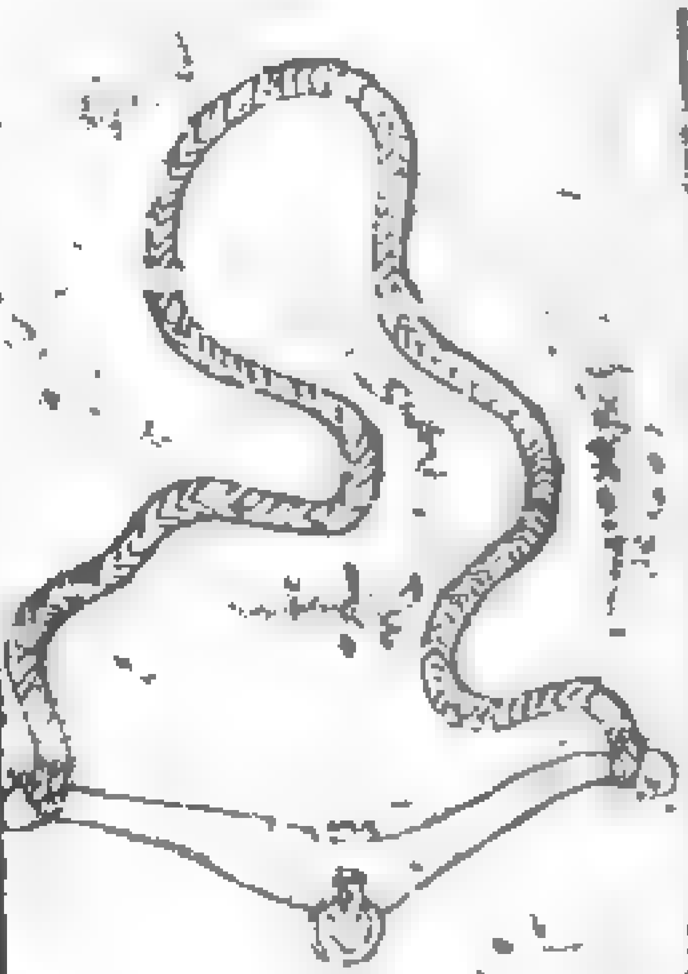


砘車砘石碢也以木軸架碢為輪故名砘車兩碢用
一牛四碢兩牛力也鑿石為圓徑可尺許鑿其中以受
機栝畜力挽之隨耬種所過溝壟碾之使種土相著易
為生發然亦看土脈乾溼何如用有遲速也古農法云
耬種後用砘則 人之踏壠底各是一
決今砘車 後人所創尤簡當也詩云
以砘名車古未聞 新成壓用露根老
動般春雷陸地 稻種土發生原
田頭已礙

瓠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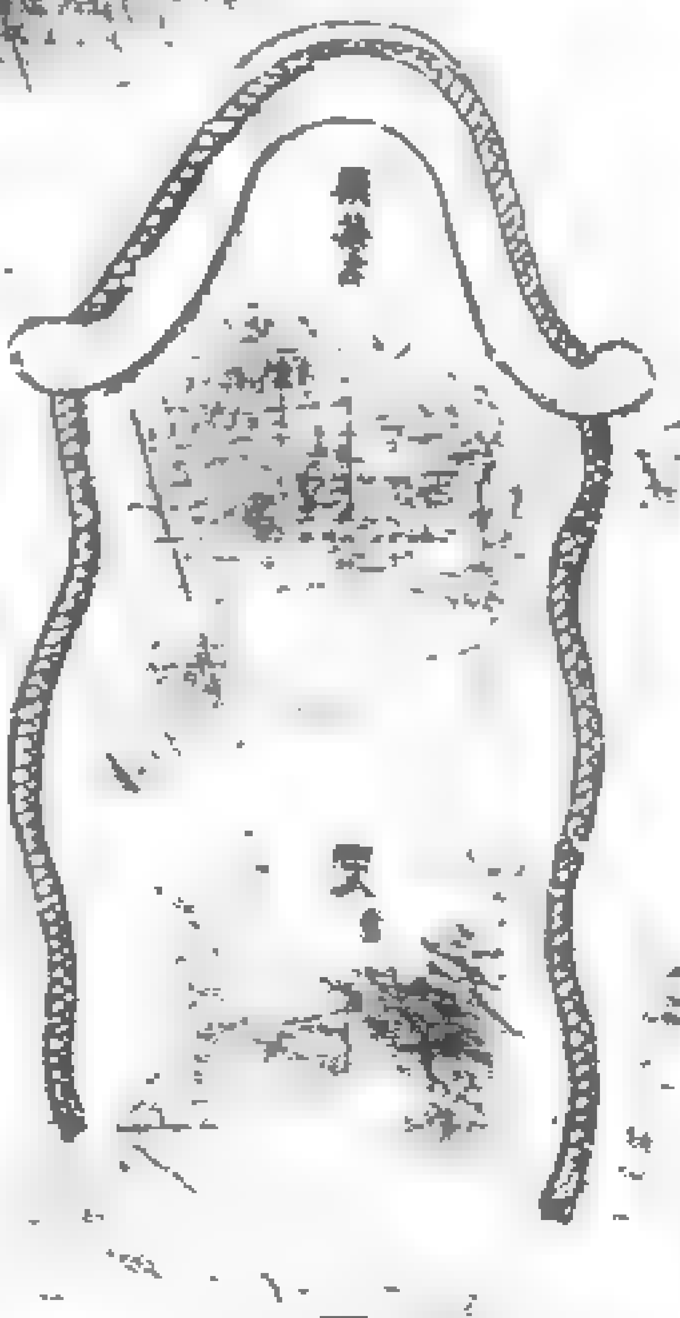
瓠種竅瓠貯種量可斗許乃穿瓠兩頭以木箄貫之後用手執為柄前用作觜[illegible]瀉種於耕壟[illegible]隨耕隨瀉務使均勻又犁隨掩過[illegible]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illegible]其[illegible]旱且便於撮鋤苗亦鬯茂燕趙及遼以東多有之齊民要術曰兩耬重耬竅瓠下之以批契[illegible]腰曳之此舊制以今交之頗拙於用故從今法為省力之家[illegible]耕耙耬砘易為功也詩云休言瓠落以輪囷一殼中藏萬粒春喙舌不辭輸瀉力腹心元寓發生仁農家自喜為佳器利用得同秉化鈞更看墓田[illegible]跡在綠雲禾黍一番新

耕槃



[illegible]弱過左右繫以控[illegible]耕槃舊制稍短駕一牛或二牛故與犁相連今各處用犁不同或三牛四牛其槃以直木長可五尺中置鉤環耕時旋擐犁首與軛相為本不與犁為一體故從木也詩云木金十一事耕槃[illegible]首左右連[illegible]轉結[illegible]紐[illegible]前[illegible]兮從[illegible]後既同濟世功寧辭力田畝

牛軛



牛軛(於革切)字亦作軶服牛具也隨牛大小制之以曲木竅其兩旁通貫耕索仍下繫鞅板用控牛項軛乃穩順了無軒側說文曰軛轅前木也潘安仁[illegible]賦云[illegible]服下縛軛詩云軛也如折磬居然在牛頸上[illegible]乃安引耕索還[illegible]屈形深[illegible]有耕力控[illegible]苗滿田[illegible]

秧馬蘇文忠公序云余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梧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土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于禾譜之末云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父子行水泥朝分一壟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踴滑汰如鳧鷖纖纖束藁亦可齎何用繁纓與月題朅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掛壁從高棲了無芻秣饑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黧何曾蹶軼防顛隮錦韉公子朝金閨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駃騠

農器圖譜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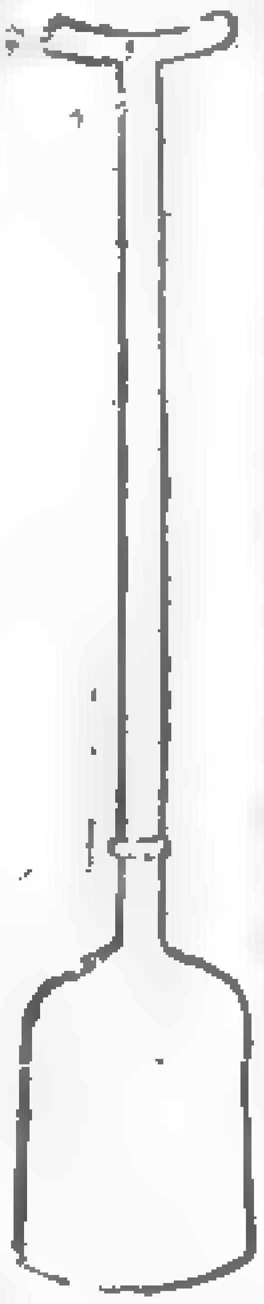
钁臿門

钁臿以上具也太公六韜農器篇云钁臿斧鋸钁臿浚所以用犁斫蘼杖跳決溝渠不可闕者因以名篇凡其類也又有鐃鎛等器雖異見犂譜終未詳備乃後錄出之次於耒耜之後就附钁臿之内庶無遺逸仍係之梧桐角以起東作云

钁

钁音矍斸田器也爾雅謂之鐯斫也又云魯斫說文云欘音燭也玉篇云欘亦作斸又作钃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蓋钁斸器也凡農家開闢地土用以斸荒凡田園山野之間用之者又有闊狹大小之分然總名曰钁詩云蠻柄為身首半拳鋒非刃截然齊參農幾用和煙斸遍蒸同歸帶月携巴嘀雲曾挑藥籠每通流水入疏畦更有功在盤根地辨與春農趁雨犂

臿



臿楚洽切鍬也所以開渠者或曰削有所守也唐韻作鍤俗作臿同作插爾雅曰斛謂之疀古云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宋魏之間謂之鏵或謂之鐸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趙魏之間謂之喿七姚切皆謂鍬也鍬銚鍬齊同銚郡哲又土形又亦謂鍫鍬然多謂之臿蓋古謂臿今謂鍬一器二名宜通用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執畚臿以為民先前漢溝洫志白渠歌曰舉臿為雲決渠為雨以此見主水利之事皆本於臿也詩云荷臿公耶私與畚曰為伍荷去應官徭歸來事田園起土作隄防決渠沛霖雨但恐農隙時又趁挑河鼓

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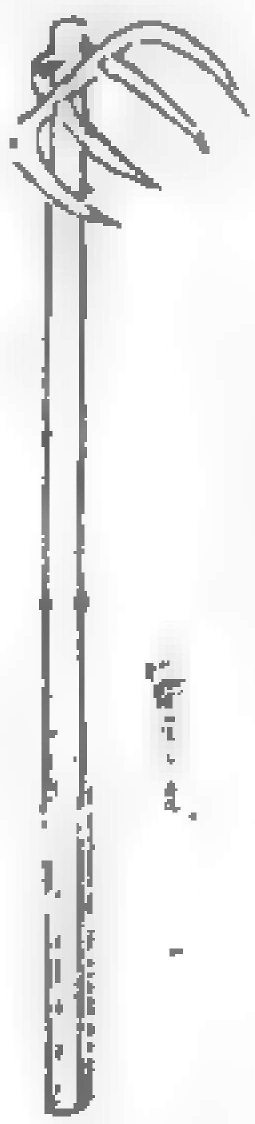
鋒古農器也其金比犁鑱小而加銳其柄如耒首如刃鋒故名鋒取其銛利也地若堅垎鏺鋒而後耕牛乃省力又不乏刃古農法云鋒地宜深鋒苗宜淺齊民要術耕田篇云速鋒之地恒潤澤而不堅注曰刈穀之後即鋒茇下令突起則潤澤易耕種穀篇云苗高一尺則鋒之黍穄篇云苗生壟平鋒而不耩書云無鏵而耕曰耩既鋒矣而不必耩蓋鋒與耩相類

今謂多用以頭若易鋒為耕亦可代也近世農家不識此器亦不知名茲特錄其功用知為不可廢也詩云鋒也古農器於今用不同初緣耒耜制遂助犁鋤功利取根芟斷堅攻土脈通兼材宜不廢圖象付良工

長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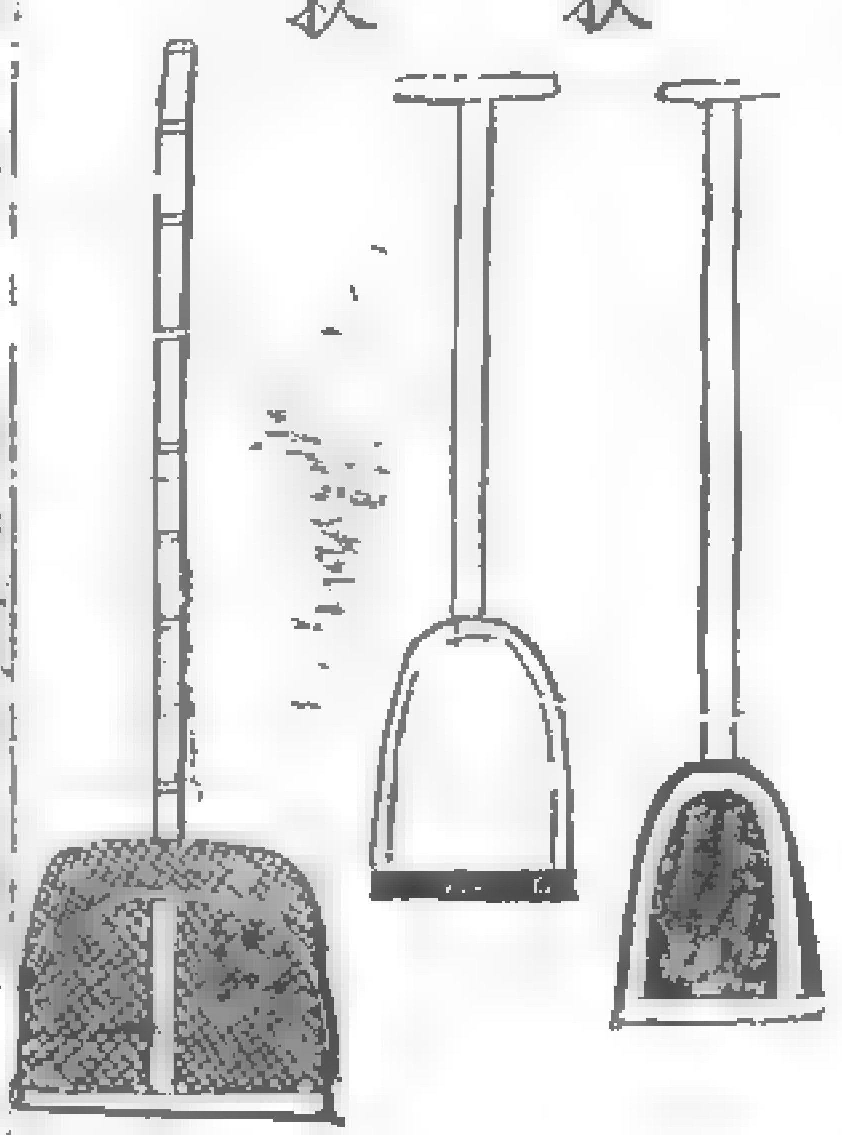
長鑱（初銜切）踏田器也鑱比犁鑱頗狹制為長柄謂之長鑱杜工部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即謂此也柄長三尺餘後偃而曲上有橫木如拐以兩手按之用足踏其鑱柄後跟其鋒入土乃捩柄以起墢也在園圃區田皆可代耕比於钁斸（竹足切）省力得土又多古謂之蹠鏵今謂之踏犁亦耒耜之遺制也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工也修脚者使之蹠（音隻）鏵注長脚者蹠鏵得土多也夫鏵與鑱同用即長鑱也詩云拐橫柄屈踵微伸替即犁耕壠上春足一踏來同耜舉手雙按處與鍬均杜陵託命歌同谷伊尹興工自有莘我亦從今事茲器東皋甘作力田人

鐵搭



鐵搭四齒或六齒其齒鋭而微鉤似杷非杷斸土如搭是名鐵搭就帶圜銎以受直柄柄長四尺南方農家或乏牛犁舉此斸地以代耕墾取其疏利仍就鎝碎塊壤兼有杷钁之効嘗見數家為朋工力相傳日可斸地數畝江南地少土潤多有此等人力猶北方山田钁戶也詩云有器與杷钁而各殊微用與杷钁而無別自夫鍛煉而鋒乃有銎柄之拘獨撻力乎田圃嘗竊見於江浙鐵比見吾之鉤利即鋏鋤之鐵舉巨爪兮爬扶具疎齒兮世齒連爪牙兮收藝足施鍛肘臂兮我力欲竭不耕而種且寬牛畜之租既斸而钁但覺耙功之拙每破陷上之塊塿敢苟江邊之明月徵杜甫長鑱而豈託我生又究民緊壤而爲知帝力必能審察其異同方達彼此之饑多為碩編圖譜附鎝也於農書使貧寠者得之用登及於稼穡

杴



木杴　鐵刃杴　竹揚杴

杴，臿屬。但其首方闊，柄無短拐，此與鍬臿異也。[illegible]鐵為首，謂之鐵杴，惟宜土工；剡木為首，謂之木杴，可㩜[illegible]穀物。又有鐵刃木杴，裁割田間塍埂。以竹為之者，淮人謂之竹揚杴，與江浙颺籃少異，今皆用之，因附于右。

鐵杴詩云：非鍬非臿別名杴，柄直鋻圓首利銛。[illegible]謂上工能事畢，剗除荒穢要深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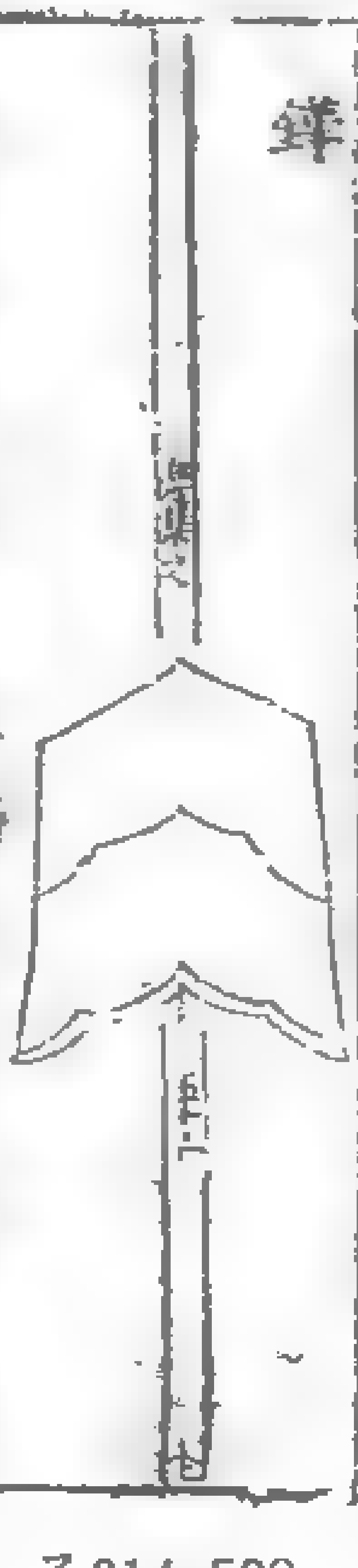
木杴詩云：柄頭掌木[illegible]乎穀實抄來忘滿[illegible]夏[illegible]鋤方用事，幾回爲閣待秋成。

鐵刃木杴詩云：杴頭利刃[illegible]風斤，裁割[illegible]田兩[illegible]勤矣謂等閒農事了，人間經[illegible]要平分。

竹揚杴詩云：竿頭[illegible]一[illegible]輕，忽作晴空[illegible][illegible]已向風前[illegible]盡，不[illegible]事[illegible]

鑱，犁之金也。集韻注：鈯也。吳人云鐵鑱長尺有四寸，廣六寸。陸龜蒙耒耜經曰：冶金而為之者曰犁鑱，曰犁壁。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illegible]實于鑱中，工謂之鑱，[illegible]然相[illegible][illegible]劍土既多，其鑱必[illegible]還可鑄，揆貧農利之夫，鑱之體用，又見鏵序。

鏵



鏵，集韻云：耕具也。釋名：鏵，鍤類，起土也。說文：鏵作茉，兩刃臿也，從木，象形。宋魏曰茉。又鏵，剡地為坎也。淮南子曰：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蹠钁，[illegible]者使之[illegible][illegible]鏵與鑱頗異，鑱狹而厚，惟可正用；鏵闊而薄，翻覆可使[illegible]開生地宜用鑱，轉熟地宜用鏵，蓋鑱開生地著力易，鏵耕熟地見功多。然北方多用鏵，南方皆用鑱，雖各習尚不同，若取其便，則生熟異器，當以老農之言為法，庶南北互用，鑱鏵不偏廢也。詩云：惟犁之

蓋犂猶弧之有矢弧以矢為標犂以金為齒墾土而及
後世荒劍犂也師傳神農學利端從此始

鏵

鑱蒲伏犁耳也陸龜蒙耒耜經其略曰冶金而為之曰
犁鑱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鏵也鑱引而居下鏵偃
而居上鏵形其圓廣長皆尺微橢鏟長鏵背有二乳係
于犁盤之兩旁鏵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鏵也皆
貫犁者相連屬不可離者大鏵形不一耕水田曰瓦鏵口高脚
耕陸田曰鏡面曰碗口隨地所宜制也詩云有略以耜為
齒耜以鏵為首背並作雙柱面洿衍假水殺撥翻若雲
起幽直如矢茂偃輔相間耿功深可符

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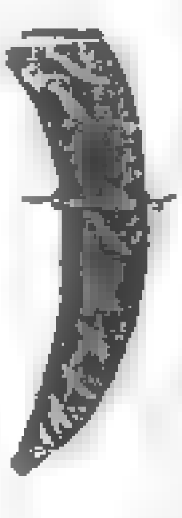
劖所銜切上俗又音讒鉏劖上周禮薙氏掌殺草冬日至
而耜之鄭玄謂以耜測凍土而劃之其刃如鋤而闊上
有深袴插於犁底所置鑱處其犁底小用一牛或人挽

行此方幽冀等處遇有下地經久不耕至春有荒乘
則乃用此器剗土而耕草根既斷土脈亦通宜春種麥
或凡草莽汙澤之地皆可用之蓋地既淤壞肥沃不待
深耕仍火其積草而種之倍收斯因地制器剗土除
草故名剗象鑱用而言也詩云剗器捐地宜剗名良有
義起土與耜同除草與鉏同剗既能耕墾兼仍取抽植
而有功益宜何春麥已成擎

劐

劐呼郭切樓足穿壟器也農桑輯要云燕趙之間用之今燕趙迤南又轉
穴種金樓足所穿金也如鏡而小中有高脊長四寸
闊三寸插於樓足背上兩竅以繩控於樓之下耕其
入地三寸許樓足隨瀉種粒其種入土既深且亦加
劐所過猶小犁一遍如此耕耕之法即一事而兩得
詩云樓樓如耜耜足六般雙金劐此耕鑱小功惟入
深發生資爾役利用於今苗壟寔平日暖無踪可

梧桐角



梧桐角渤東諸鄉農家兒童以春月採梧桐為角吹之
聲遍田野前人有村樹村北梧桐角山後山前

之句并時景也則知此制已久但故俗相傳不知所自蓋音樂主和寓之於物以假聲韻所以感陽舒而蕩陰通天時而達人事則人與時通物隨氣化非直為戲樂也天台戴式之賦之云風滿簫鼓能鬢笛夜家華瑩辟春色聲聲嘹響蕩人心但有歡娛別無益何如村落捲桐吹能使時人知稼穡村南村北聲相續青郊雨後耕黃犢一聲催得大麥黃一聲喚得新秧綠人言此角只兒戲孰識古人吹角意田家作勞多怨咨故假聲音召和氣吹此角起東作吹此角田家樂此角上與鄒子之律同宮商合鍾呂形甚朴聲甚古一吹寒谷生禾黍

農器圖譜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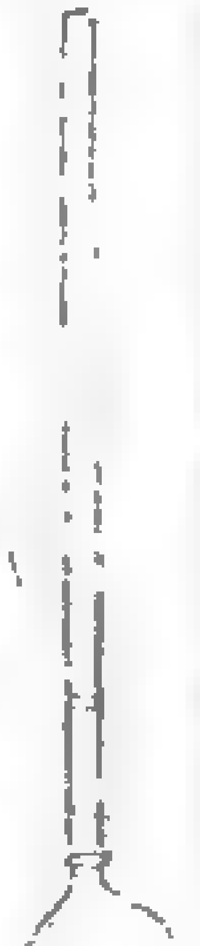
農器圖譜集之四

東魯王禎撰

錢鎛門

錢鎛古器兩見於周詩其制分大小而用有等差擬而求之其鉏耨鏟耙等器皆其屬也如耬鋤耘盪耘爪之類是其變也至於薅馬薅鼓又其輔也儻度而用之則知水陸之功有大功利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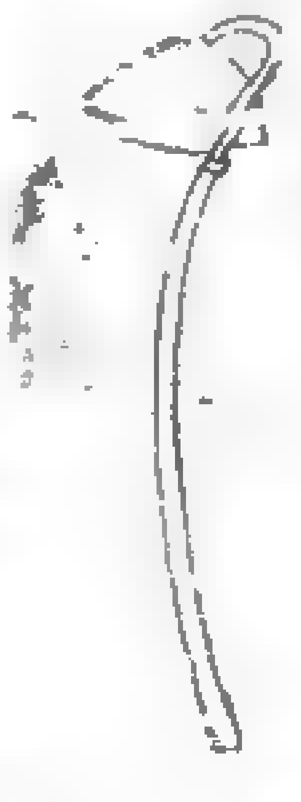
錢



錢子淺切詩曰庤乃錢鎛注錢銚也世本垂作銚唐韻作鍫今鍫與鍬同此錢與鎛為類薅器也非鍫屬也茲度其制似鍬非鍬殆與鏟同又曰秦謂之臿鍫不如鎛鎛不如鏟鏟柄長二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此鏟之體用即與錢同錢特鏟之別

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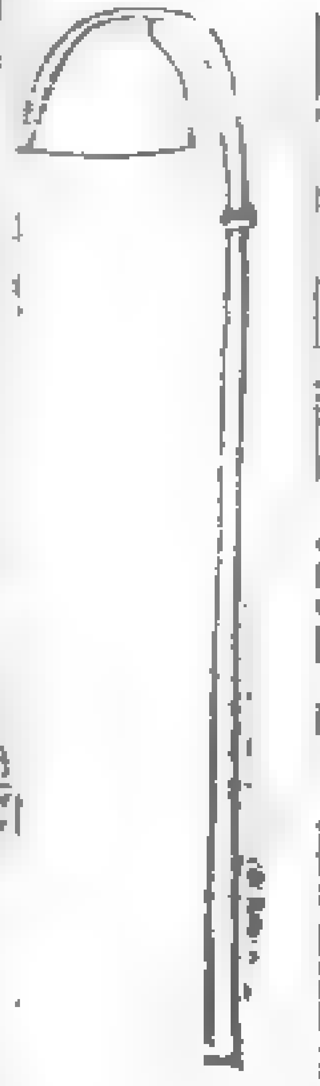
鎛



鎛布各切耨別名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釋名曰鎛迫也迫地去草也爾雅疏云鎛鎒一器或云鉏或云鋤屬皆謂考工記曰凡粵之鎛有同工粵獨無鎛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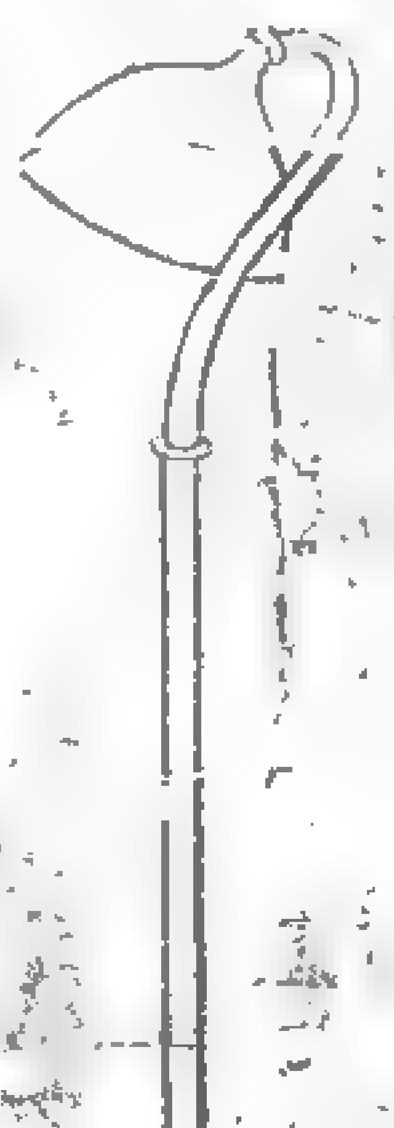
粤之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荊州之田第八而賦第三揚州之田第九而賦雜出第六者人功修也以人皆趨農故耕耨之器手熟目稔不須國工而自能也竊謂錢鎛鋤耨為農所通用故人多匠之不必國工今舉世皆然非獨粤也王荊公詩云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鎛百工聖人為此家功不薄欲收黍善治先去莠莠惡穎因觀器悟更使臣工作

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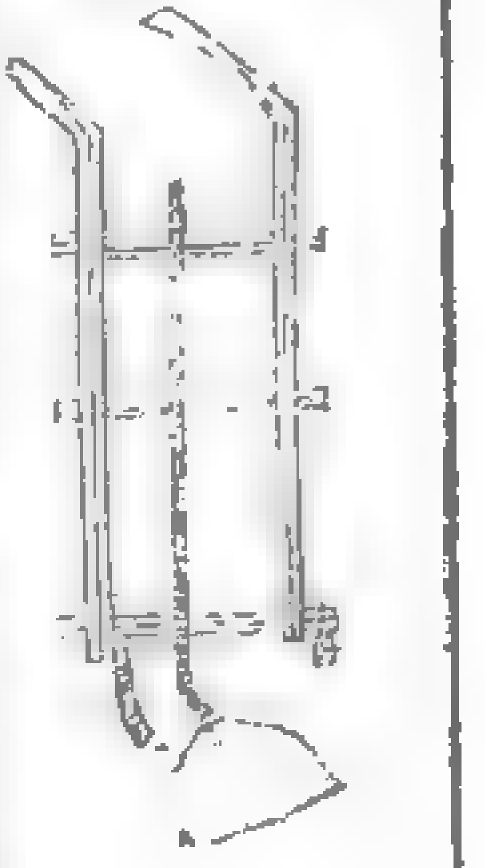
耨奴豆切除草器易繫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廣雅又云定謂之耨爾雅曰斪斸謂之定郭曰鋤屬淮南子曰摩蜃而耨蜃大蛤摩令利用耨此古之農器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此失耨之道也篆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剗古農法云苗生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此耨之功也詩云創物各有名耨器即去耨雖厚礙蟻封啄深過鳥味賴護苗如養賢去草極惡曹鼎偃僂翁功毋求

耰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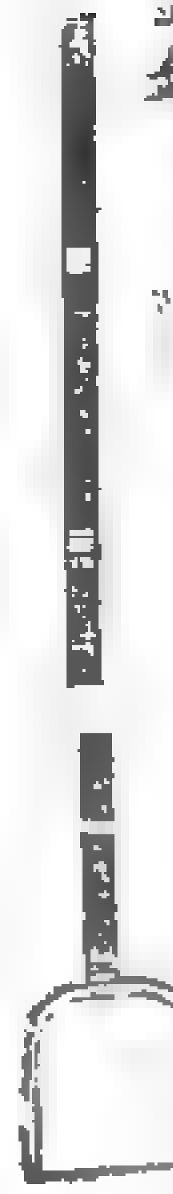
耰鉏古云斪斸一名定耰為鉏柄也賈誼云秦人借父耰鉏即此也釋名鋤助也去穢助苗也說文鉏立薅所用也齊民要術曰苗生馬耳則鏃初角切鋤諺曰欲得穀馬耳鏃鋤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為良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土夏鋤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大鋤法有四一次曰鏃二次曰布三次曰擁四次曰復蕟云鋤頭自有一十澤言鋤則苗防發茂其刃如半月比禾壠稍狹上有短銎以受鋤鉤鉤如鵝項下帶深袴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北方陸田舉皆用此江淮間雖有陸田習俗水種殊不知菽粟黍稷等稼耰鋤鏃布之法但用直項鋤頭刃雖鋤也其用如斸是名鑁鋤故陸田多不豐收今表此耰鋤之効行其制度庶南北通用王荊公詩云鑁金以為曲揉木以為直直曲相後先心手始兩得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耰鉏耰鉏勝鋒鏑

耬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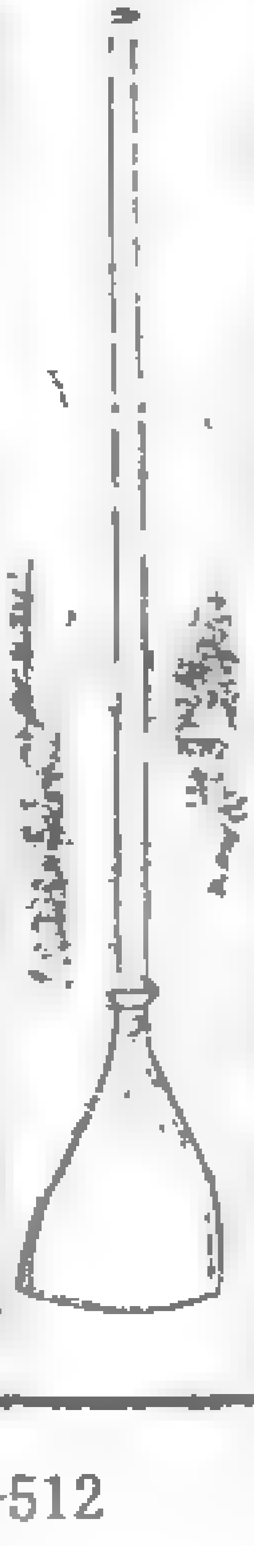
耬鋤種蒔直說云此器出自海壖號曰耬鋤耬制頗同獨無耬斗但用耰鋤鐵柄中穿之橫桄下仰鋤刃形如杏葉撮苗後用一驢帶籠觜挽之初用一人牽慣熟不用人止一人輕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過鋤力三倍所辦之田日不啻二十畝今燕趙間用之名曰劐子劐子之制又少異於此鏟子第一遍即成溝子數根寄壠不耐旱耬鋤刃宜上空故不成溝子第二遍加擋一遍方成溝子其土分壅穀根擁土耬鋤過苗間有小豁不到處用鋤理撥一遍即爲全功也詩云海壖有器號耬鋤如耬一樣田家獨脚耬擁土欲深浴鴈趨爲苗除歲鋤頭朝來暮去供千壠力少功多限一牛無佃雨阴休盡信驕驕惟莠奸無憂

鐙鋤



鐙鋤剗草具也形如馬鐙其踏鐵兩旁作刃甚利上有圓銎以受直柄用之剗草故名鐙鋤柄長四尺比常鉏無兩刃角不致動傷苗稼根莖或遇少旱或偏苗之後草乜稍茂亢餞復生非耘耙耘爪所能去者故用此剗除特爲徒利此剗物若隨地所宜偶假其形而取便於用也與前代儀仗鐙棒無異嘗見江東農家用之詩云爲鉏以鐙稱惟鐙與鉏異鉏乃擬鐙形鐙也取鉏利借用有實村互名非本器物兮多變通執一豈云當

鏟



鏟釋名曰鏟平削也廣雅曰鐫鏟文曰鐫謂之鏟鋤不如耨耨不如鏟鏟柄長二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此古之鏟也今鏟與古制不同柄長數尺首廣四寸許兩手持之但用前進攛之剗去壟草就覆其根特號敏捷今營州之東燕薊以北農家種溝田者皆用之謂云古鏟惜制小頗逾鋤耨功今於古制異用亦差不同溝田壟畝多他刃或難攻製器變地宜創物須良工長柄加關首圓柄接直至畎畝耀吐月附脉凌亂務進同推戈再前隨換蹤覆莠易反掌剗地踐踏已令土齊潤旋看莫草空要處疇難外不翻芸芸小於苗盛此豫上鐵利吾農無田井力闢有具致時

上祈依邃池東遠近或未識圖譜容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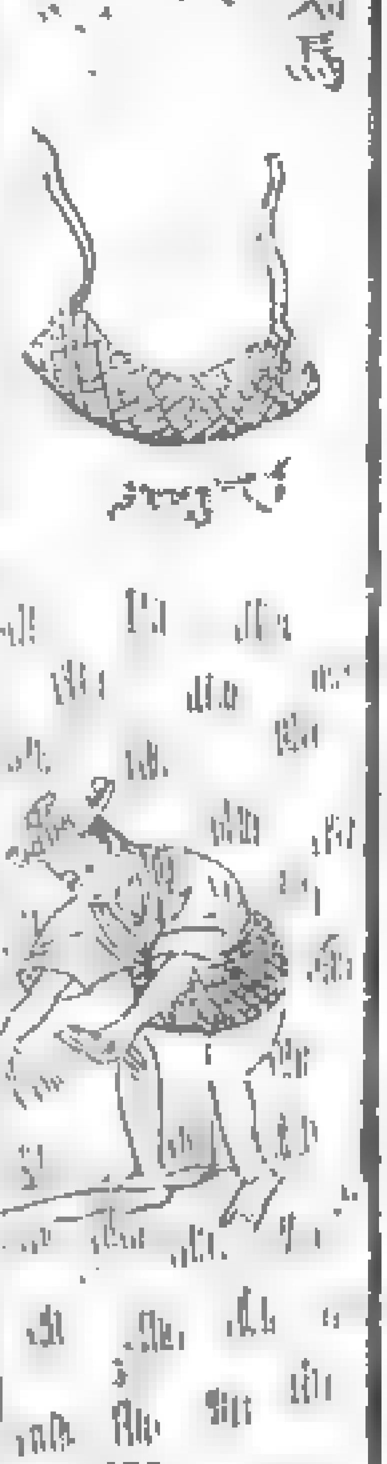
耘盪

耘盪 江浙之間新制之形如木屐而實長尺餘闊約三寸底列短釘二十餘枚簨其上以貫竹柄柄長五尺餘耘田之際農人執之推盪禾壠間草泥使之溷溺則田可精熟既勝杷鋤又代手足況所耘田數日復兼倍嘗見江東等處農家皆以兩手耘田匍匐水間膝而行前日曝於上泥浸於下誠可嗟憫其西山言遊詩農事之叙至耘苗則曰署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今覩此器惜不預傳以濟彼用茲特圖錄庶愛民者播為普法詩云稱人學稼須下地秋耰年年勤補蒔適當盛暑見薅人手足爬沙泥漫漬伊誰制器代爪耘長竹柄頭加木屐底列短釘為鐵齒盪草入泥俱臛爛去死速比耰鉏用殊功由來同所致舉世誰非穀腹人智力取之寧有異至若執筆公署間但仰廩支供口費又若特戈征戍徒況籍資糧遠輸饋世間亦復多伎藝作計無非謀此食識將

欲語云於人由此致食然不識使當獻述此事豈穀穡使知從我得願捋制度付國工徧賜吾農資稼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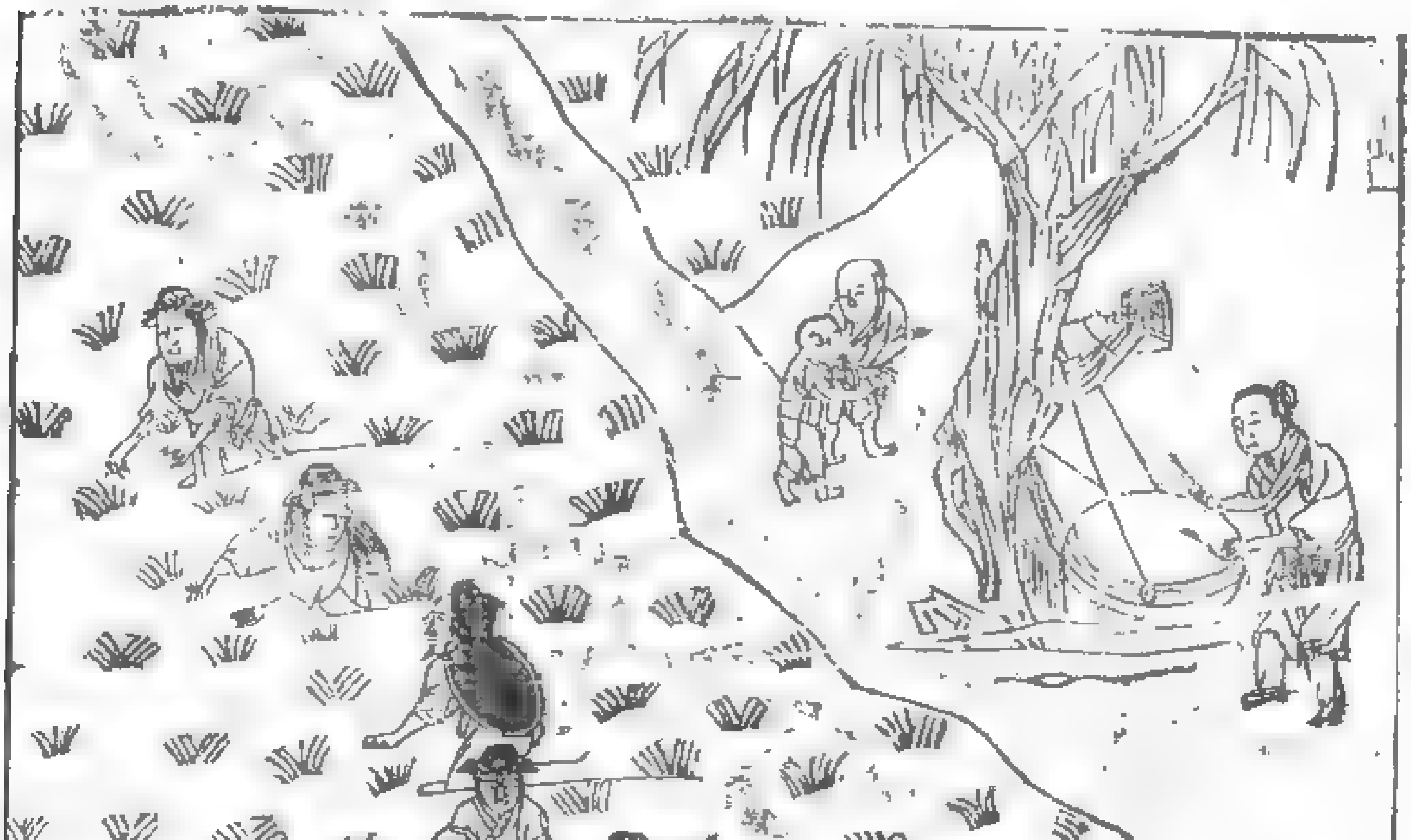
耘爪耘水田器也即古所謂鳥耘者其器用竹管隨手指大小截之長可逾寸削去一邊狀如爪甲或好堅利者以鐵為之穿於指上乃用耘田以代指甲猶鳥之用爪也陸龜蒙鳥耘辯謂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然則嘗觀農人在田傴僂伸縮以手爪耘其草泥無異鳥足之爬扶豈非鳥耘者耶今述耘爪故因辯之庶識者有所取也詩云惟農有鳥耘爪田仍去莠剡竹皆掐禾寧兩时假借以為功劾則乃能久羨彼城府人安居長袖手

六十六



薅馬薅禾所乘竹馬也似籃而長如鞍而狹兩端攀以竹系農人薅馬之際乃寘於跨間餘裳斂之於內而上控于腰畔乘之兩股既寬又行壠上不礙苗行𨻶卽又且不爲禾葉所緒故得專意摘剔稂莠速勝鋤耨此所乘順快之一助也余嘗盛夏過吳中見之上人呼爲竹馬與兒童戲乘者名同而實異殆若秧馬之類因命曰薅馬乃作詩道其梗槩云嘗見兒童喜相習抖擻繁纓

騎竹馬今落田家薅具中巧籍形模跨下頭尾微昂如據鞍腹脇中虛深仰瓦乘來壠上斂裳衣借足於人寬兩髁初無鞭轡手不施只有叢霑常滿把昔聞坡老歌秧田以木爲軀名秧馬雖云制度不殊亦不出同途趁稼野豈無燕市駿骨千里騏驥馳汗如瀉亦有尚方麒麟姿路乘一鳴仍仆㐌爭如粥器于何官爾株不知殃咎寡又如土塊以爲吳鳴目徒教費摸寫在鄉飲響風然此再詢民勞鋤冶豈知創物利於民獨有老農真智者朝騎暮上有常程暑月無忙炎夏薅苗耘耔方告勞者不聞此馴里屢回看所歷徬如蟻蠍鋤笠藍蓑奚幽雅功成獻合以一長嘆吟此陪御山人多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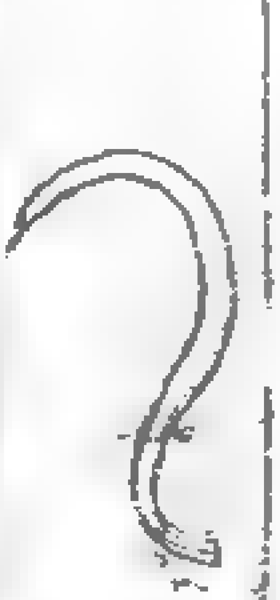
薅鼓曾氏薅鼓序云蜀田有鼓自入蜀見之始則集其來既來則節其作既作則防其所以笑語而妨務也其聲促烈清壯有緩急抑揚而無律呂朝暮曾不絕響悲夫田家作苦綺襦紈袴不知稼穡之艱難因作薅鼓歌以告之云炎風灼肌汗成雨赤日流空水如煮稗苗森森苗方乳田家長養過兒女稗根稗實殺深土得水滋萌疾機弩老農憂煎走旁午子及婦炊具雞黍百端勸相防薅鹵尚恐偷忙貪笑語長笙剡桐三尺許促烈轟轟無律呂雙手俱胼折腰膂朝走東皋夕南畝錦堂公子調樂府終日靈鼉綴歌舞庖人擇精擇鳥羽小槽真珠色勝琥歸來醉飽月停午饕餮猶嫌不勝哺萬錢棄擲在盤俎厭飫臺輿厮隸鼠老農此時獨波楚長饑為命鉏為伍歸兒桐控音不吐只有呻吟滿環堵但得一飽罷爲胼敢較人間異甘苦吁嗟公子還知否請聽辨田一聲鼓

東魯王禎撰

銍艾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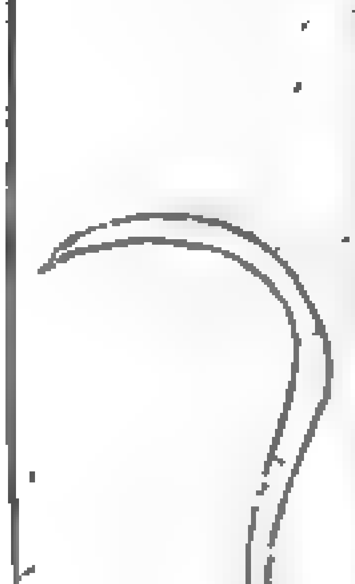
傳曰種曰稼斂曰穡稼為農之本穡為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先緩而後急故農法曰熟欲速穫此銍艾等器以為田農收斂之要務也仍以笄斤錍鋸附亦農事之可緩者

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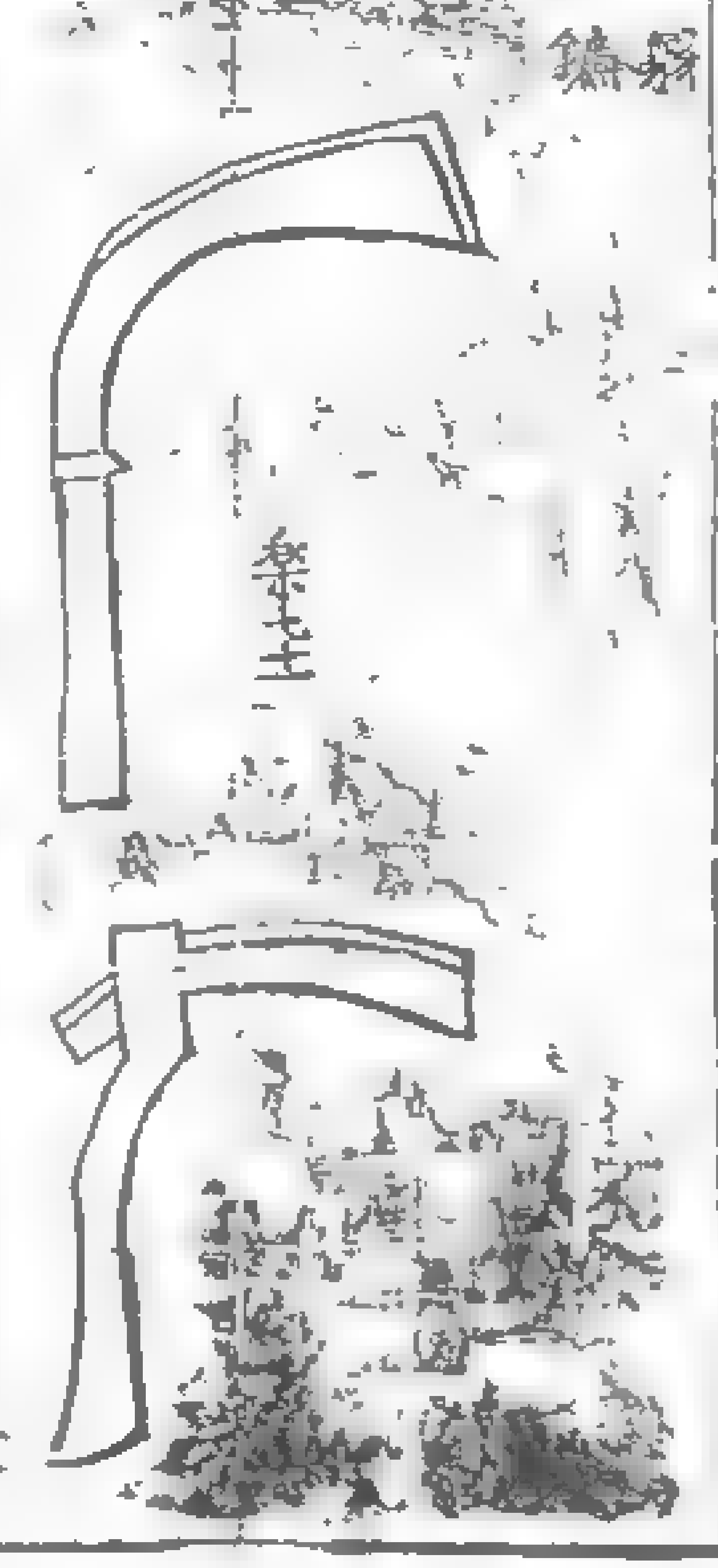
銍穫禾穗刃也臣工詩曰奄觀銍艾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注刈禾半藁也）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銍截禾穎即穫也陸詩釋文云銍穫禾短鎌也纂文曰江湖之間以銍為刈說文云此則銍器斷禾聲也故曰銍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鎌一銍然後成為農此銍之歷見於經傳者如此誠古今必用之器也詩云制形類短鎌名義因聲聞緝穡既異賦禾莖稚中分雖云一鉤鐵解空手畝雲小材有大用乘時爲小奇勲苟無遂棄捐磨礪以須君

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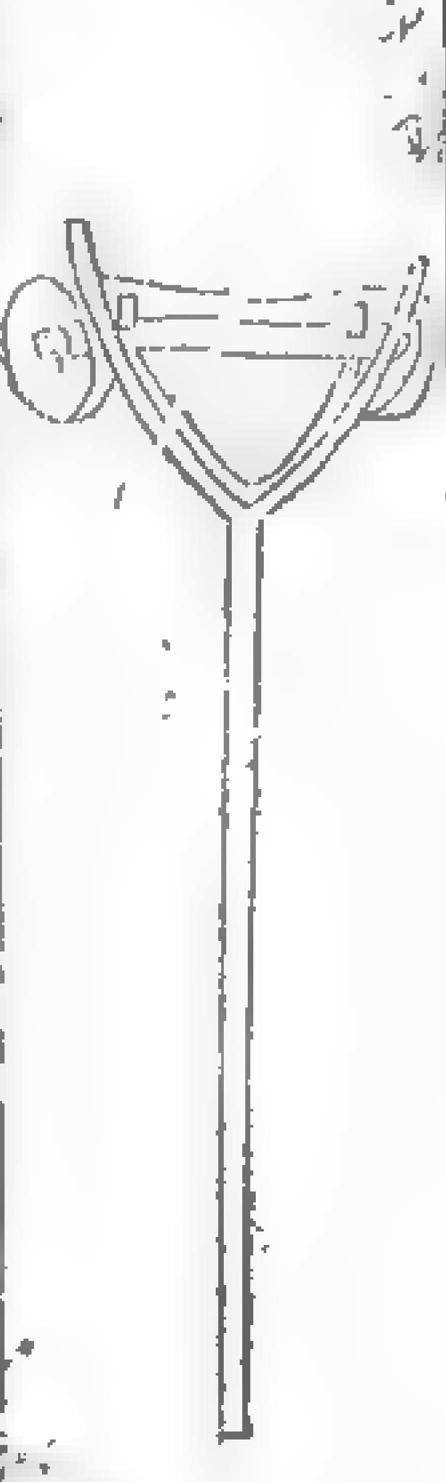


艾 魚廢切 穫器今之刈鎌也方言曰刈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鉊 音昭 或謂之鐹 音果 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鍥 音結 詩奄觀銍艾釋音又韻作艾芟草亦作刈賈氏云艾草菅生艾讀曰刈古艾從草今刈從刀字宜通用詩云艾也著周詩一物兩用備始資芟薅終賴斂象鐵磨淬擬工利收穫疾冠至時謂雪擺兆皦月舜雇

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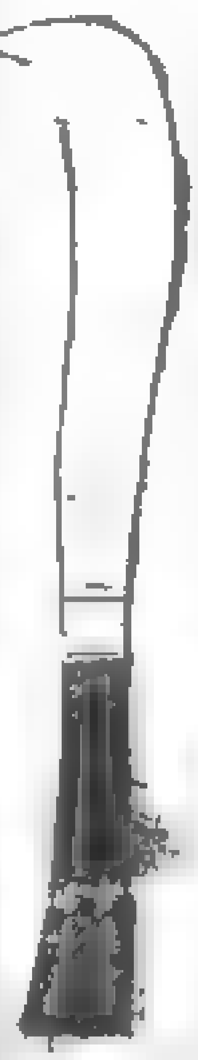
鏺 音潑 刈禾曲刀也釋名曰鏺撥也謂芟所刈叡麃考也又作鏺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鄭玄謂夷之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風俗通曰鐮刀自揆積芻蕘之效然鐮之制不一有佩鐮有兩刃鐮有袴鐮有鉤鐮有鐮柯 鐮柄 揆之鐮皆古今通用芟器也詩云利器從來不獨工鏺為農具古今同鉤長以月餘禾稼連雲遠除草荒蕪捲地空低控一鉤長以月撣尺刃捷如風因時殺物皆天道不爾何收[illegible]



推鎌斂禾刃也如蕎麥熟時子易焦落故制此具便於收斂形如偃月用木柄長可七尺首作兩股短叉架以橫木約二尺許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嵌鎌刃前向仍左右加以斜杖謂之蛾眉杖以聚所劖之物凡用則執柄就地推去禾莖既斷上以蛾眉杖約之乃回手左擁成穧以離舊地另作一行子既不損又速於刀刈數倍此推鎌體用之効也詩云北方寒早多晚禾霜餘日薄熟且遲偃落不耐揮刈何用物制[illegible]連山阿用雖他田大已見伐長可一鉤偃月鎌剡磨以以頭行兩碢仍加修杖雙眉以推擁捷勝輸走披左擁怨指持橫戈原頭積穗雲長熟成助斂知時欲[illegible]無飢饉比風捲地翻長[illegible]此時鎌也收加多[illegible]向門[illegible]云此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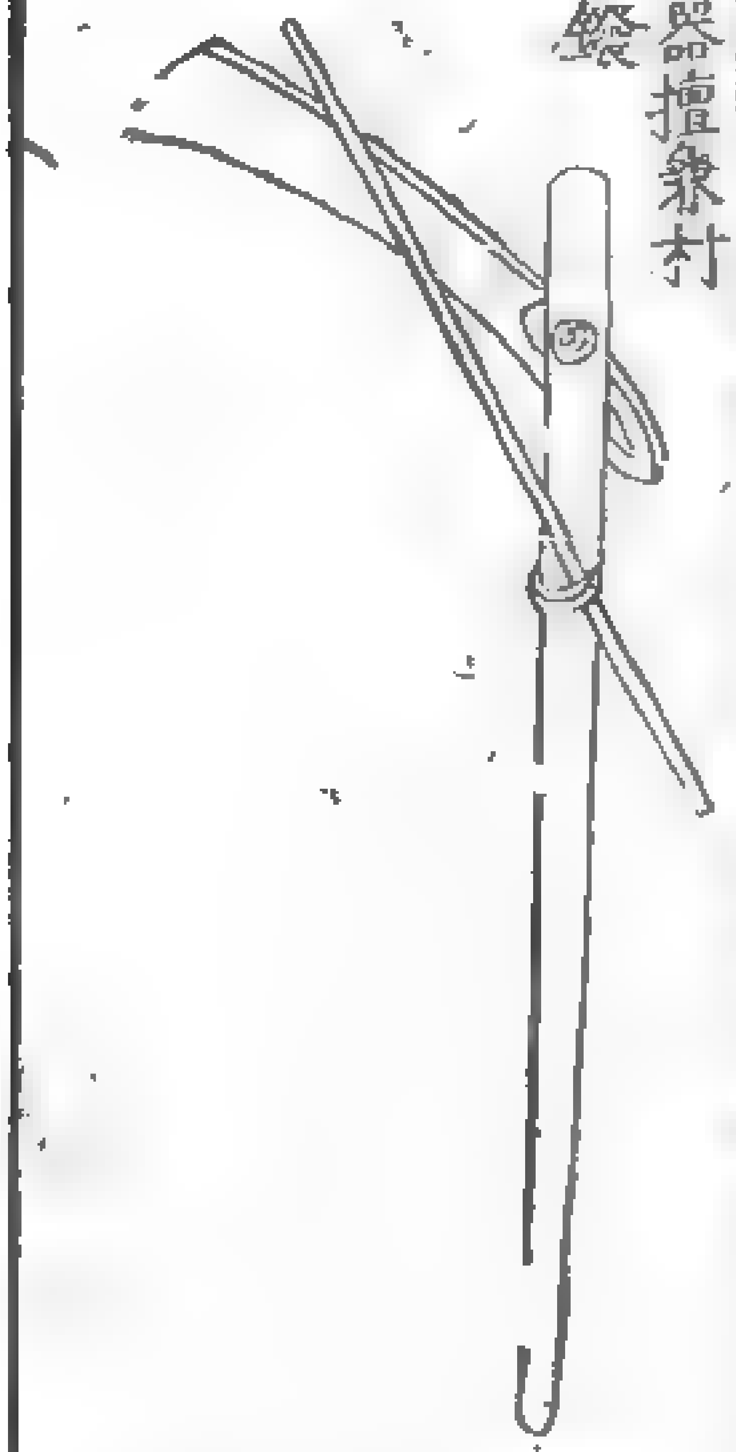
秉鋻

銍 截禾穎刃也集韻去堅剛也其刃長寸餘上
帶圓銎穿之食指刃向手內農人收穫之際用摘
與銍形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用則一此特加便
詩云截然小刃帶圓銎禾穎還分掌握中總進詳
賦物好將題詠續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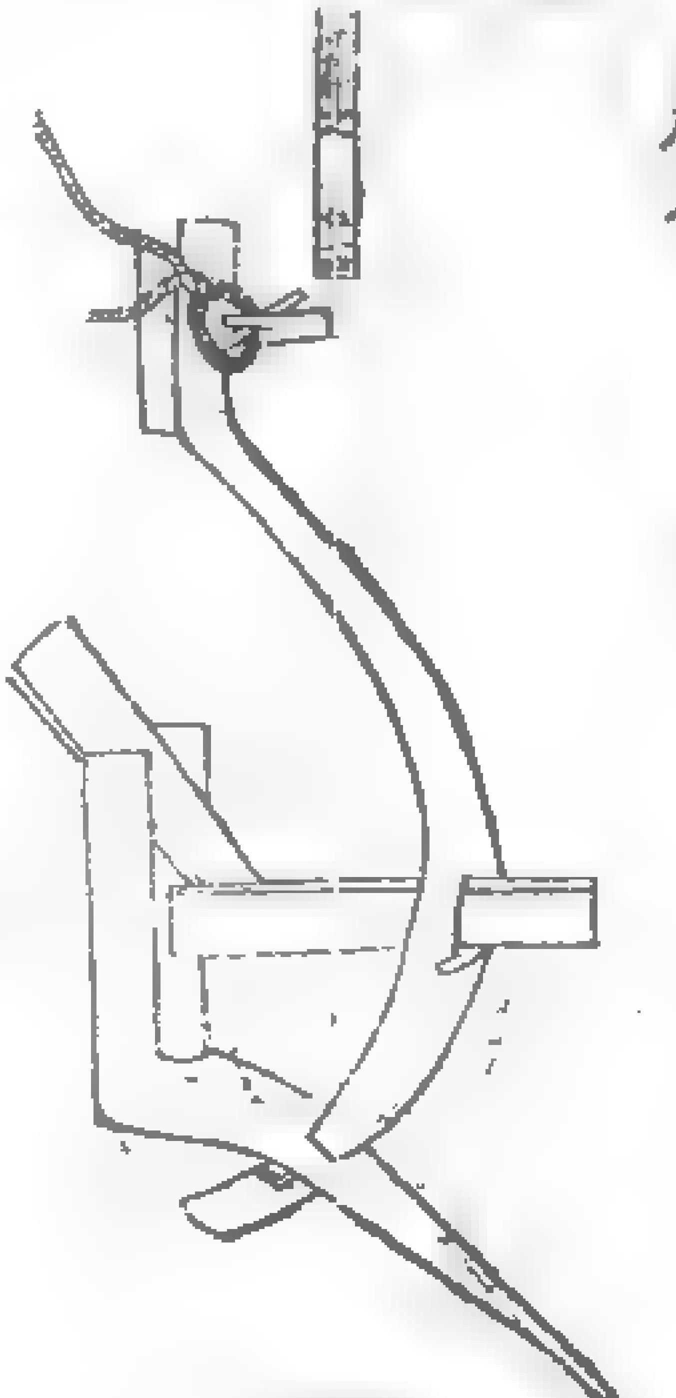
鎵鉆 似刀而上彎如鐮而下直其背指厚刃長尺許
柄盈二握江淮之間恒用之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鉤
江南謂之鍥[結音]鍥鎵集韻通用又謂之彎刀以刈草禾
或斫柴篠可代鐮斧一物兼用農家便之詩云弟鐮兄
鏺不須偏呼鎵為名有自來賦物詩人還可取器兮不
器擅兼材

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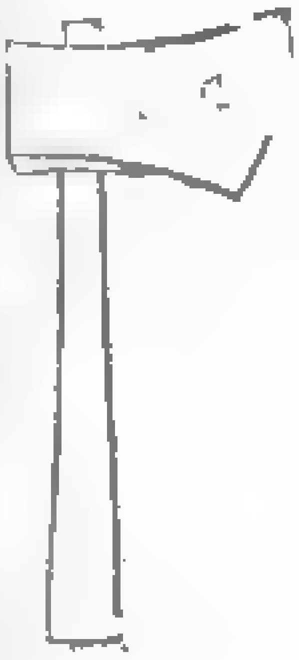
鏺 集韻云鏺兩刃刈也其刃長餘二尺闊可三寸
橫插長木柄內牢以逆楔農人兩手執之遇草萊
或麥禾等稼折腰展臂匝地芟之柄頭仍用掠草杖以
聚所芟之物使易收束太公農器篇云春鏺草棘又唐
有鏺麥殿今人亦云芟曰鏺蓋器用互名皆此器也詩
云摩地寧論草與禾雲隨風捲一劃過田頭曾聽報未
就功比劍鐮十倍多

劚刀



劚 刀集韻與斸同䦧荒刃也其制如短鐮而背則
加厚嘗見開墾蘆葦蒿萊等荒地根株駢密雖強牛利
器鮮不困敗故於耕犁之前先用一牛引曳小犁仍置
刃裂地闢及一隴然後犁鏵隨過覆墢截然省力過半
又有於本犁轅首裏邊就置此刃比之別用人畜就省
便也詩云荏葦根駢密若封耕犁借爾作前鋒欲知牛
力寬多少萬隴飄雲看不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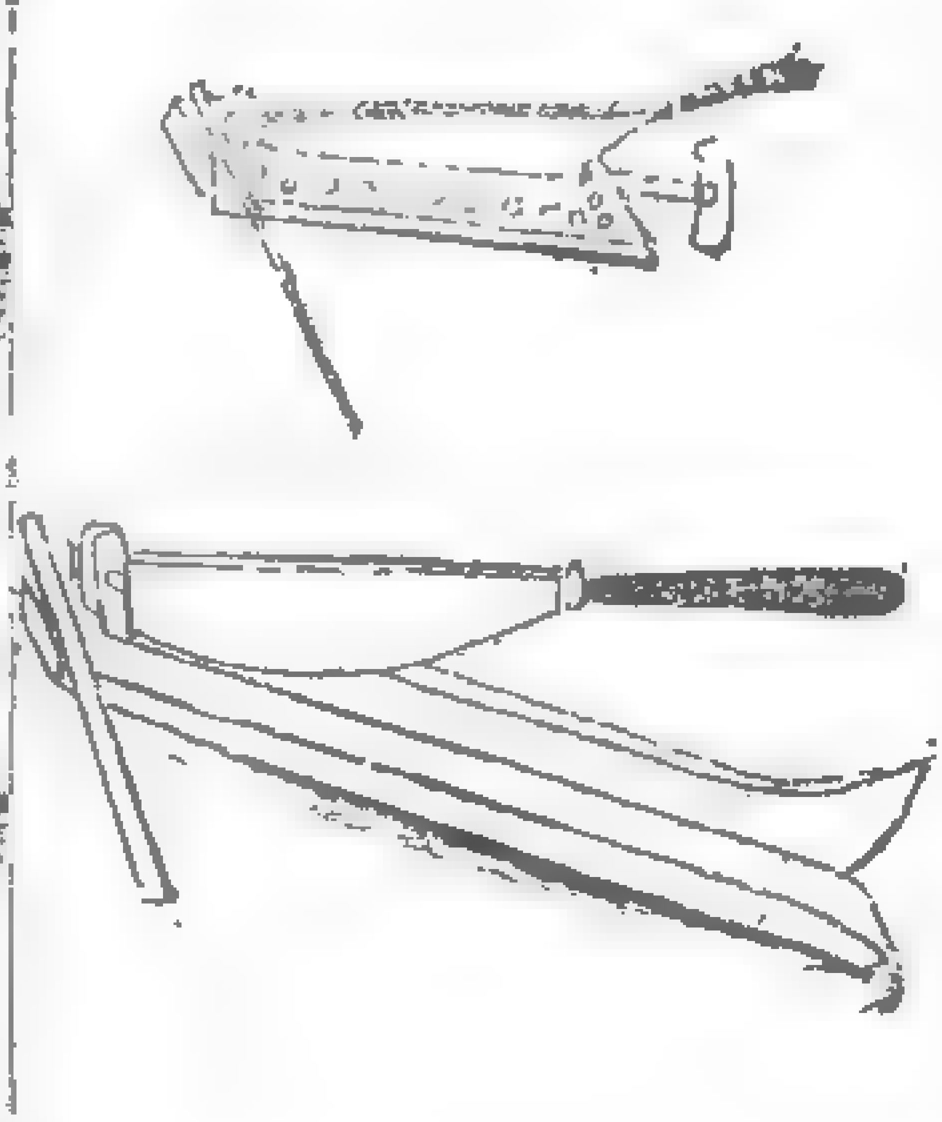
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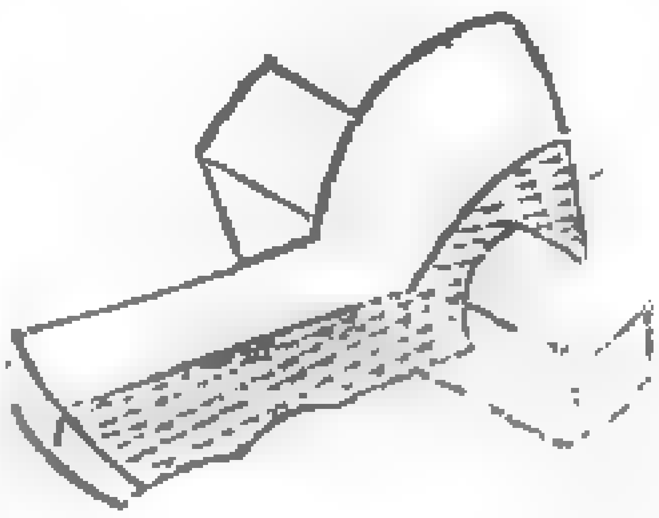
斧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已乃制之也周書曰神農作陶冶斧破木為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其柄為柯然樵斧與桑斧制頗不同樵斧狹而厚桑斧闊而薄蓋隨所宜而制也今農夫耕作之際修整佃具隨身尤不可闕者王荊公詩云百金聚一冶所賦以所遭此豈異鉄鐵奈何獨當然朝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腰用舍各有時此心兩無邀

鋸

鋸解截木也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說文曰鋸槍唐也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音斤）鋸制焉太公農器篇云鑁鎛斧鋸此鋸為器農尚矣今接博桑果不可闕也詩云百鍊出煆工精薄見良鐵架木作梁棟錯刃成[illegible]剛直斜蹭墨弦來去[illegible]



鍘（音札切韻云切草也又作鍘俗作前非也）凡造鍘先鍛鐵為鍘背厚可指許內嵌鋼刃如半月而長下帶鐵袴以插木柄截木作砧長可三尺有餘廣可四五寸砧首置木架高可二三寸穿其中以受鍘首



礪磨刃石也書曰揚州厥貢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廣志曰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粉色出南昌者最善山海經曰高梁之山多砥礪今隨處間鑿亦有之但一二數處為佳耳尸子曰鈇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為劒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礱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農器鎌鋤鎡錤之類非礪不可大小之家所必用也蔡邕銘曰木以繩直金以淬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鍔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六

杷朳門

杷　朳

平板　田盪

輥軸　礰礋

杈　笐

喬扦　禾鉤

搭爪　木杴

連枷　刮板

擊壤

集之七

蓑笠門

蓑　笠

屝　屩

橇　覆殼

通簪　臂篝

牧笛

集之八

蓧蕢門

蓧　蕢

筐　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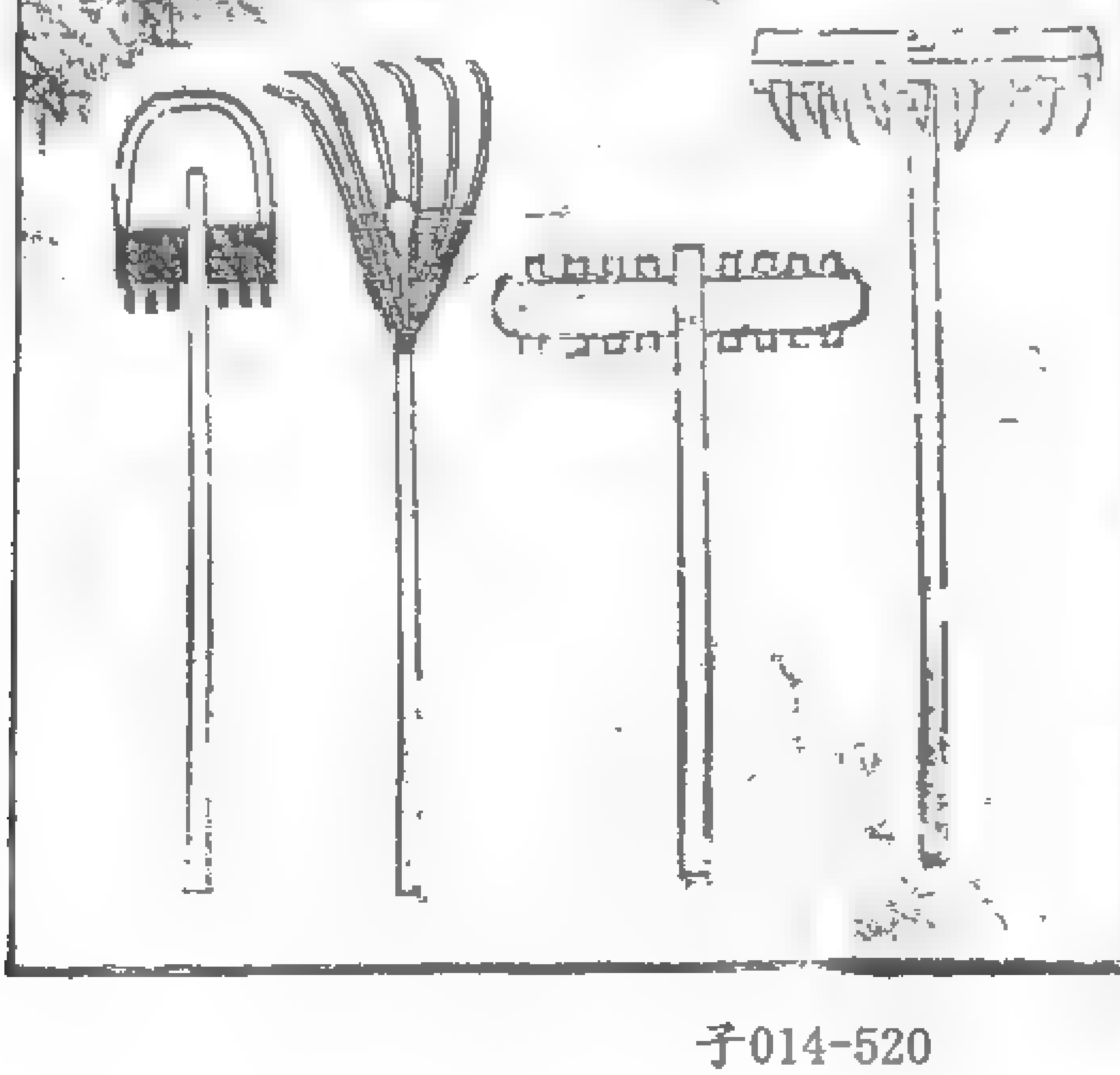
畚　笆
穀匣　蕢
篅　篅
籃　箕
帚　簏
糞箕 附　篩穀箉
颺籃　種箪
曬槃　攬禾箪

農器圖譜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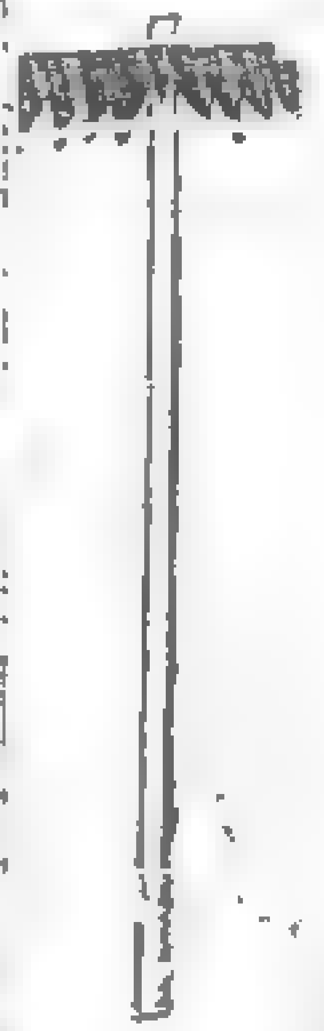
東魯王禎撰

杷朳門

農語以杷朳命篇取世所通用內多收斂等具於叙耕艾之後自田家築場納禾之間所用非一器今次繼有巨細之分然其趨功便事各有所攸然……為又千歲事既終田大野皆不無聚斂乃以擊壤盤……



小杷



杷音琶已鏤鐵器也方言云宋魏間謂之渠拏女余切或謂
之渠疏直柄橫首柄長四尺首闊一尺五寸列鑿方竅
以齒為節夫畦畛之間鏟剔塊壤疏去瓦礫場圃之上
摟聚麥禾積埋穗此杷之功也後有穀杷或謂透
齒杷用攤曬穀又耘杷以木為柄以鐵為齒用耘稻禾
竹杷場圃樵野間用之王褒

大杷詩云直幹橫首制為杷入土初疑巨爪爬
新集之 四
解於當途除瓦礫且將沬泥塵沙
操持有要從鏤柄鑄鐵惟勁利齒牙
去惡從來類忠讜惜哉獨刑丈夫衆

穀杷詩云曬槃留跡以杷名翻覆能令五穀平
毋許晴陰不恒德含之藏則用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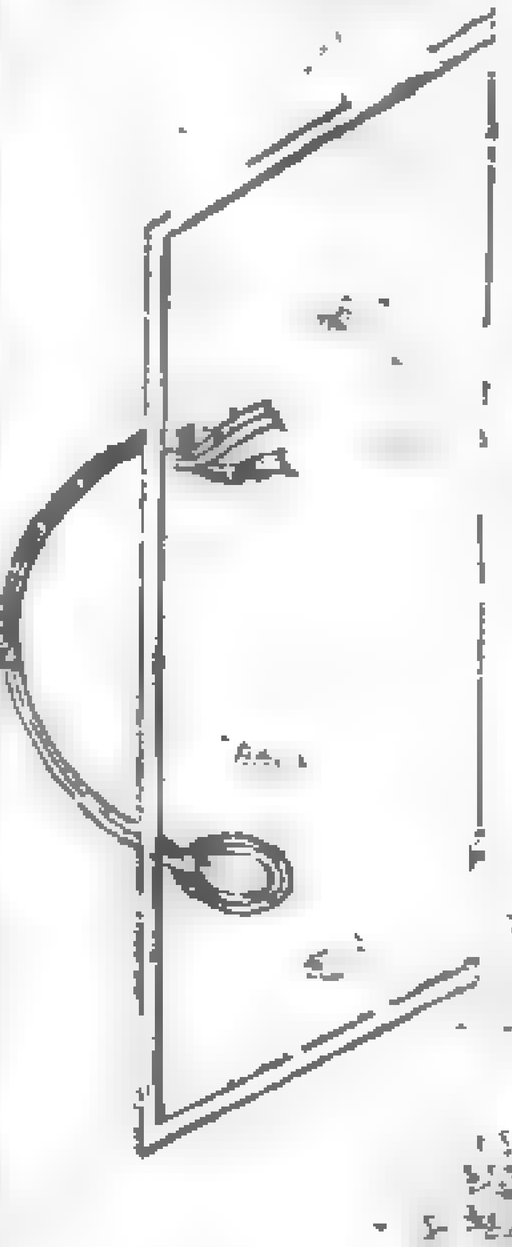
竹杷詩云操竹為杷指不如強干縷葉易疏蹤
僕僮有約供薪爨一務雖亦用有餘

耘杷詩云鐵作渠疏代不耘幾將謀苗刻既勤
蠻綿叢草知多少賴為良苗一解紛

杴

杴許嚴切杴無齒杷也所以平土壤聚穀實說文云無齒為
杴禾譜字作𣏊丘詣切周生烈曰夫忠褰朝之杷杴正人
國之埥莠杷杴芟除凶穢織國之福主之利也杷杴
之為器也見於書傳至今不替其用為不負耜錄矣杴
詩云長柄為身首闊橫似杷無齒杴為名補填犂漏坤
無缺推擁泥污坎易盈每與渠疏供擁敵斛收狼戾作
困京從今柄用多餘力未許人間有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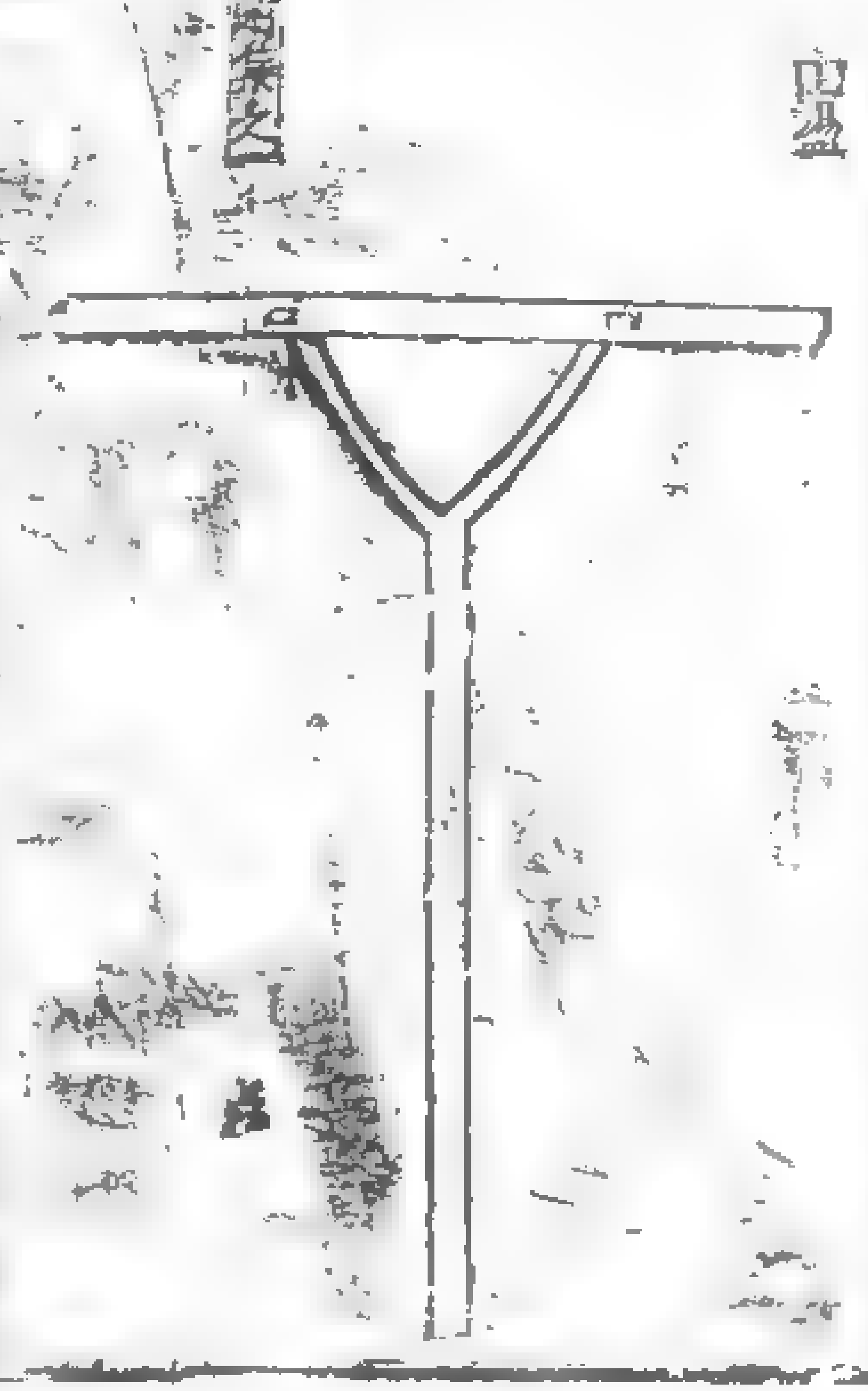
平板



平板平摩種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水板長廣相稱上置
兩耳繫索連軛駕牛或人拖之摩使須平方可受種耶
待放水浸漬勻停秧出必齊以今或所摩搽代之終非

本器特小於食案，大於𦞂䩕，而匀搶恐不任，材乎似鄰。浮水初體覺元不墊，泥淤一行已見光如拭，再過都無跡。同乎世道正衡方，汝用一區毋容帶蹺蹊。

田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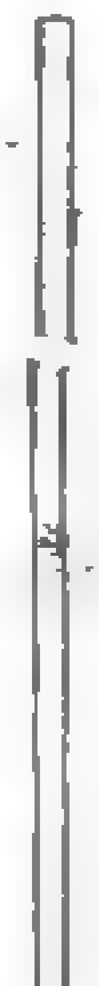
田盪（他浪切），均泥田器也。用叉木作柄，長六尺，前貫橫木五尺許。田方耕耙，尚未匀熟，須用此器平著其土，俾之泥，使水土相和，凹凸各平，則易為秧蒔。……水田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此亦盪之用也。……所用亦各不類，因辯及之。……詩云：……歸綠雲滿，拆春秧秧齊。秧馬防其陷，成上……有物可……水泥，借木頭……盪，借泥面均，耕耙令……一過，飽凡

……行一……前……迷……泥……如展黃……勞……拌……凡使無高低處，汙不染濯清溪，歸於自然從……一過詩人經品題，附名農譜名始聞……同鋤……

輥軸

輥軸，輥碾草禾軸也。其軸木徑可三四寸，長約四五尺，兩端俱作轉簨，挽索用牛，拽之。夫江淮之間，凡漫種稻田，其草禾齊生並出，則用此輥碾，使草禾俱入泥內。再宿之後，禾乃復出，草則不起。又嘗見一方稻田，不解插秧，唯務撒種，却於……間交穿板木，謂之鴈翅，狀如礰礋而小，以轅打水上，以泥就碾草禾。如前江南地下，多……泥，故用鴈翅轅打，此各因地之所宜用也。詩云：稻田……蓊與苗同，都入機衡輥碾中，木撥助禾輕着力，却憑偃草重於風。一番泥滓重加熱，幾倍婷耘可並功。思巧何人（？）……鴈翅聯翩更覺……尤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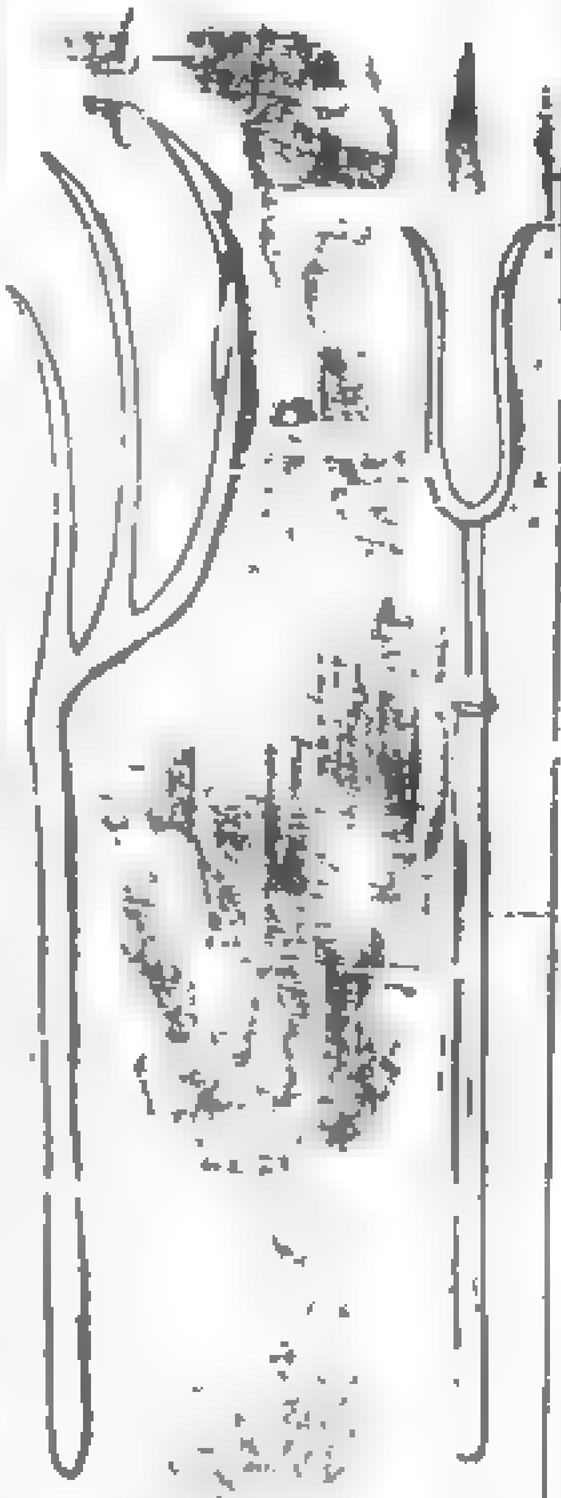
秧彈



秧彈，秧壟以為準也。彈猶弦也。世呼船牽（上聲）曰彈……

爲供所盛江鄉櫃田內平而廣農人秧蒔漫無準則故制此長筏挈於田之兩際其直如弦循此布秧了無欹斜循梓匠之繩墨也詩云壠埂寬長有櫃田秧彈依約不容偏物情自是宜標準苗壠回看直似弦

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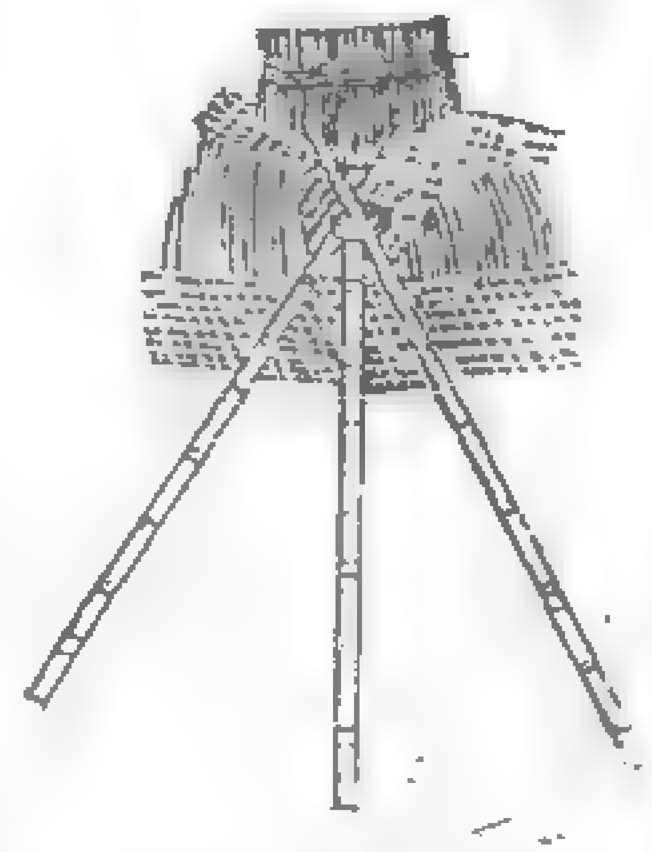


杈初加切箝禾具也揉木爲之通長五尺上作二股長可二尺上一股微短皆形如彎角以箝取禾稈也又有以木爲榦以鐵爲首二其股者利如戈戟唯用又取禾束謂之鐵禾杈集韻云杈把農器也詩云堅若戈戟森明與戈戟異彼能禦外侮此則供稼事頗言攀動穫非因爲戰備今遇太平時又也卽農器

射架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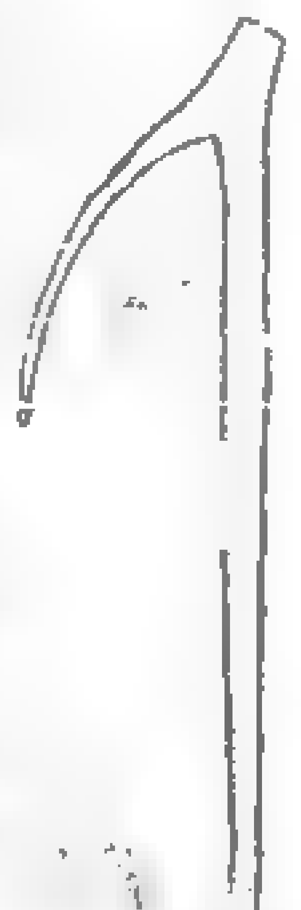
笐架也集韻作筕竹竿也或省作笐今湖湘間收
禾並用笐架懸之以竹木構如屋狀若麥若稻等稼
而裛之悉倒其穗控於其上久雨之際比於積垛不
致鬱浥江南上雨下水用此甚宜北方或遇霖潦亦可
倣此庶得種糧勝於全廢今特載之冀南北通用詩云
江鄉臨老稻收天笐架棲禾曾無[illegible]多稼一川歸倚傍
行雲萬壠表豐年有同日廩成囷積要與饑民解倒懸
稼畢莫辭零落去從來萬事等蹄筌

喬扦



喬扦植竿掛禾具也凡稻皆下地沮濕或遇雨潦不無淹
浸其收穫之際雖有禾穡不能臥置乃取細竹長短相
等量水淺深每以三莖為數近上用篾縛之叉於田中
上控禾把又有用長竹横作連脊挂禾尤多凡禾多則
用笐架禾少則用喬扦雖大小有差然其用相類故併
次之詩云[illegible]可掛稻白米有
[illegible]曾年有象巽人[illegible]帶穗無
[illegible]事畢時仍有用不妨場圃作董籌

禾鈎



禾鈎斂禾具也用禾鈎長可二尺嘗見壠畝及荒蕪之
地農人將芟倒禾穗或草穗用此匝地約之成細則易
於就束比之手攬切加取甚速便也詩云物性縱横本自
由不經約束浩難收荒原草木知多少會見芟夷入此
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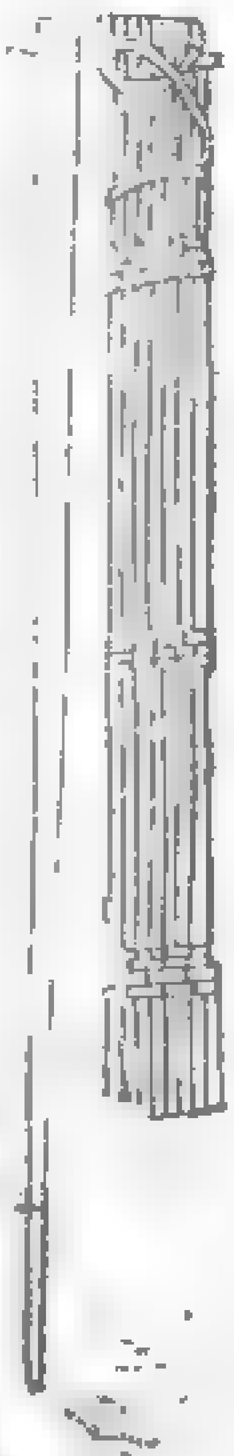
搭爪

搭爪上用鐵鉤帶抖中受木柄通長尺許状如彎爪用
如爪之搭物故曰搭爪以撮草禾之束或積或擲日以
萬數速於手挈可謂智勝力也詩云非鉤非刃亦非鉗
挈物風生利爪尖草束禾頭千萬計不煩乎指一攙拈

禾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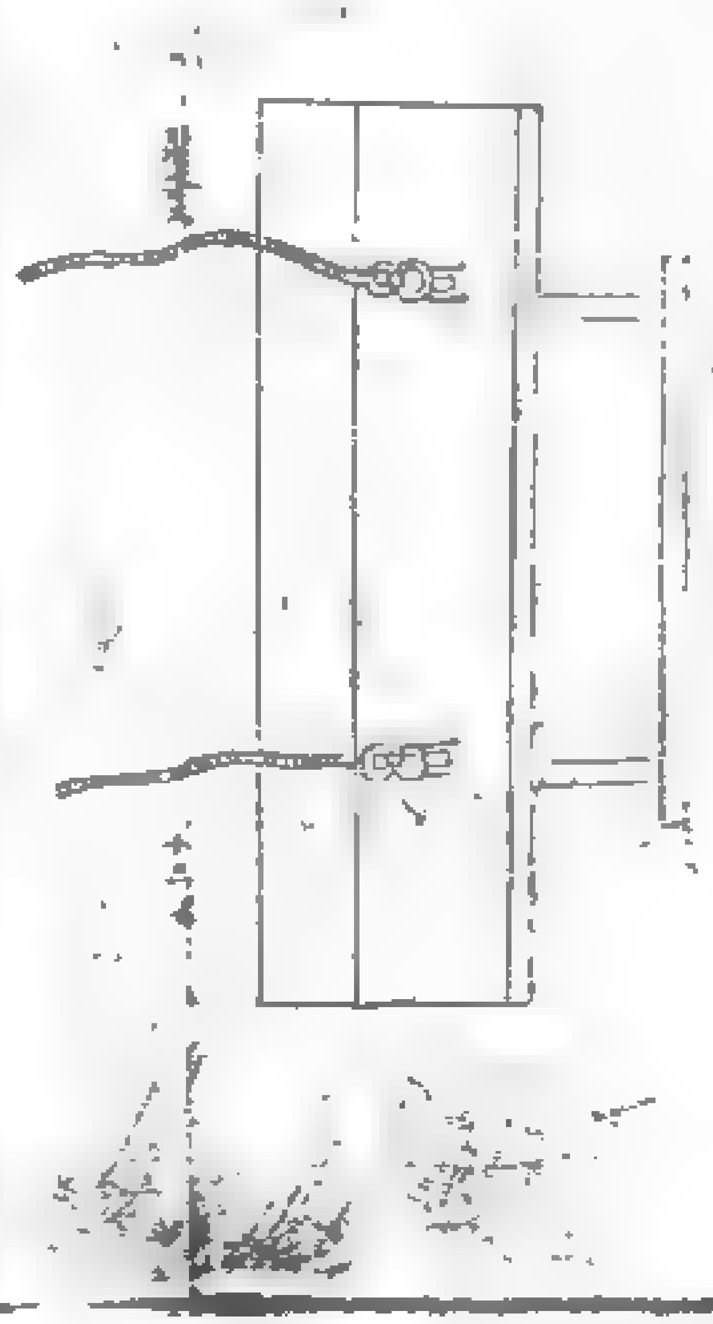
禾檐（檐都濫切）負禾具也其長五尺五寸剡匾木爲之者謂之軟檐斫圓木爲之謂之楤擔（楤集韻云楤音忽尖頭擔也）匾者宜負禾圓者宜負薪禾擇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凡山路崎嶮或水陸相半舟車莫及之處如有所負非檐不可又曰家收穫之後塍埂之上禾積星散必欲登之場圃荷此尤便詩云農器（…）人田秋都入農夫荷檐頭繩使頓肩到場圃主家倉廩又催收

連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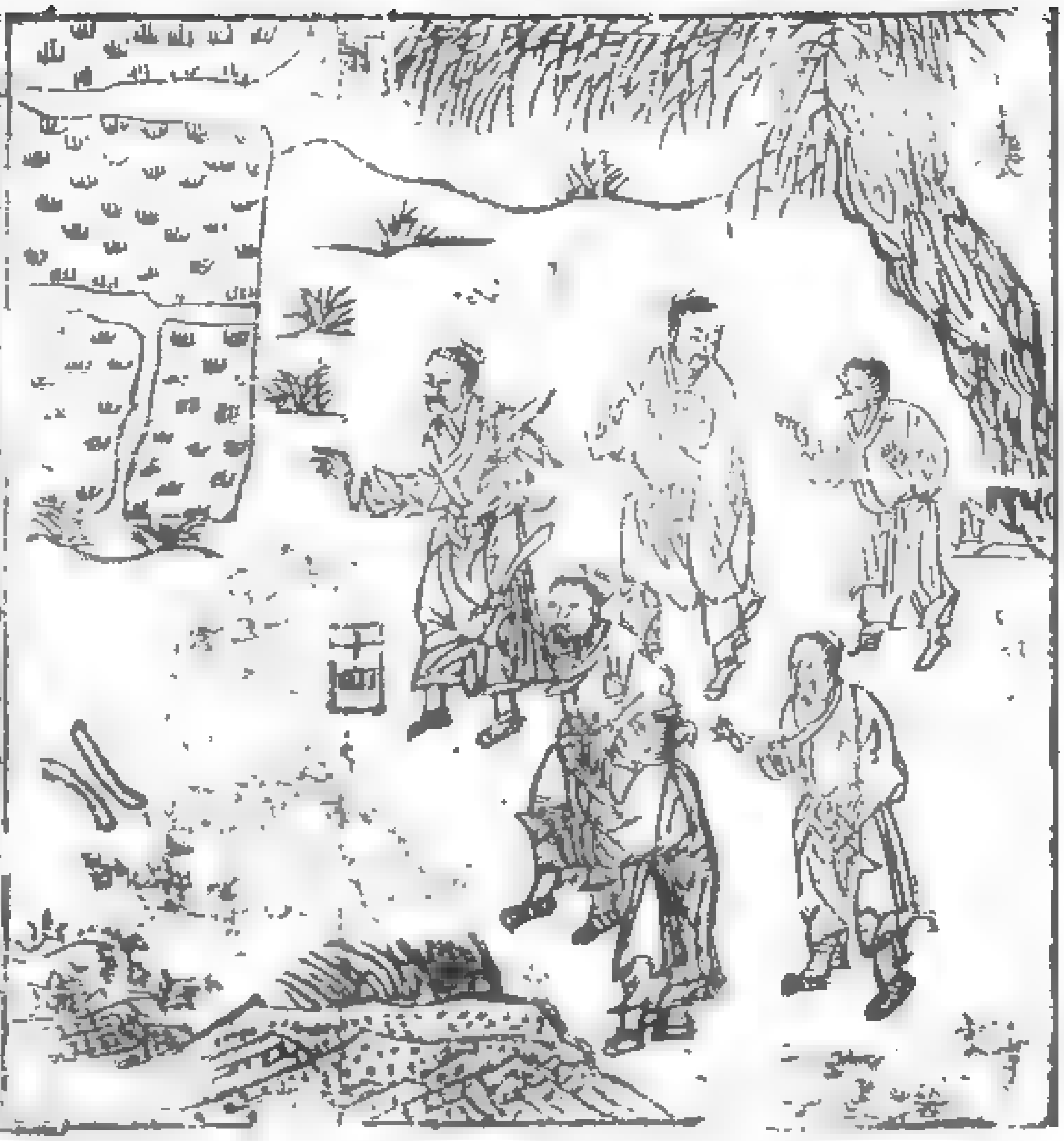


連枷（枷音加）擊禾器國語曰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枷拂也以擊禾也）廣雅曰拂謂之架說文曰拂架也拂擊禾連架釋名曰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撾（陟瓜切）穗而出穀也其制用木條四莖以生革編之長可三尺闊可四寸又有以獨梃爲之者皆於長木柄頭造爲擐軸舉而轉之以撲禾也方言云僉宋魏之間謂之欇殳（…）自關而西謂之桲（…）荊楚江淮之間謂之柍或謂之桲（…）今呼爲連枷南方農家皆用之北方穫禾少者亦易取辦也耕織圖詩云霜時天氣佳風勁木葉脫持穗及此時連枷聲亂發黃雞啄遺粒烏鳥喜聒聒歸家抖塵埃夜屋燒榾柮

刮板



刮板刮土具也用木板一葉闊二尺許長則倍之或嵌鐵刃于板後釘木直二莖高出板上槃以橫柄板之兩傍係二鐵鐶以擐提索兩手推按或人或畜挽行以刮壅物上尺修閘壩起堤防塡污坎積丘垤均土壤治畦埂聚場圃聚子粒推糠粃（…）除瓦礫（…）雖若泛用然農家之事居多也詩云廣舌橫短柄雙環繫長糾却行作斂蹤前排如擁帚（…）起偃作陂塘分田立畦畛平忍人間不平地所到略能盡



藝經擊壤古曰擊壤野老之戲若堯時擊壤之具因以爲戲也藝苑曰擊壤古戲也又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風土記曰擊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臘節僮少以爲戲分部如擲博也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曰十七年[illegible]

徐川于野老僮少之戲至於逸人隱士亦有時而爲此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觀者曰大哉堯之德君擊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此有以見其時平治熙皞而不知樂之所自信哉堯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宜壤父之有此答也柔厥多擊壤賦云論衆戲之爲歡孰與擊壤之可娛因風托勢罪一殺兩藝文曰以塼二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爲標或以不著壤爲標蓋天之象之意也各以塼一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擲籌隨多少先擲破則得乙籌後破則奪先破者又今村陌中張從爲戲者皆其遺制歟詩云泰和民如何戲適因[illegible]從雜[illegible]羣

擊壤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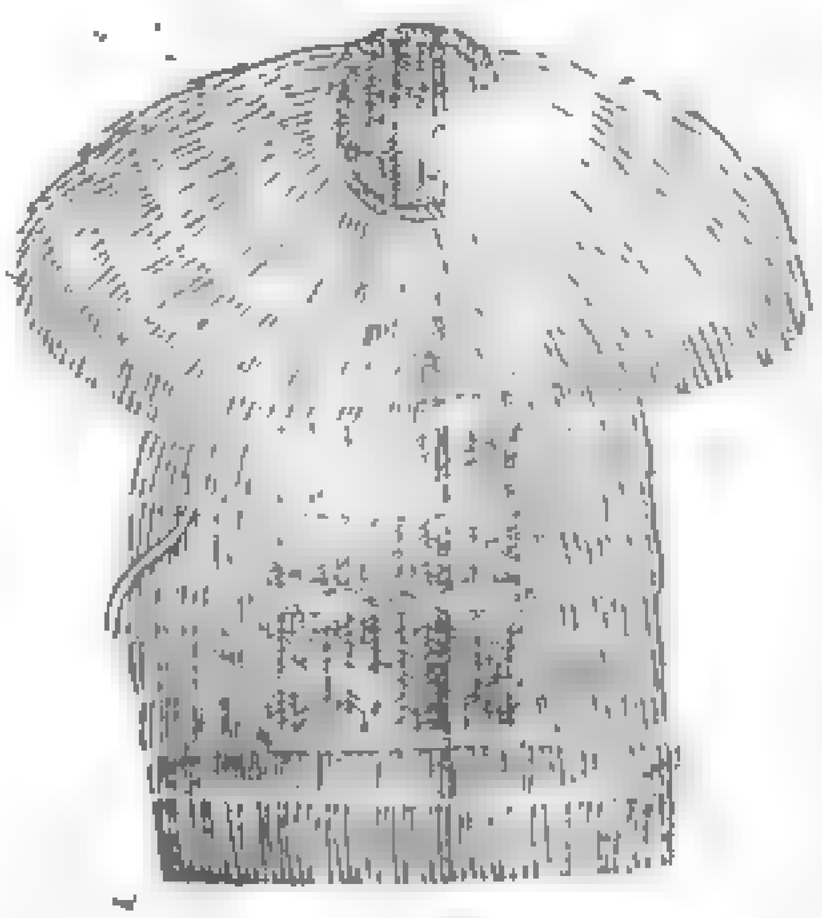
時立越尋丈乘平初側一得傷終殺兩欲歌足懽愉[illegible]意自融盃帝力既不知大德日蕩蕩爾來幾千年古俗遂長往雖云遺制在淳風邈難想誰能陶真察逕占知情孰懷哉壤父歌三復有遺響

農器圖譜集之十　　東魯王禎撰

蓑笠門

傳曰荷蓑荷笠又曰身服襏襫此謂之農夫田家蓑笠以禦沾濡之具是也後之禦雨蔽日等只由此增其巧便然因農必用之物足可尚也復以牧笛葛燈籠等附之愈資飾於圖譜矣

蓑



蓑雨衣無笄詩云何蓑何笠毛氏曰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唐韻云蓑草名可為雨衣又名襏襫上音撥下音失木穗說文云秦謂之萆方歷切又爾雅曰滴被莎蓑衣以莎草為之故音同莎又名薜六韜農器篇曰蓑薜簦笠今總謂之蓑雨具中最為輕便王荊公詩云乘乘霑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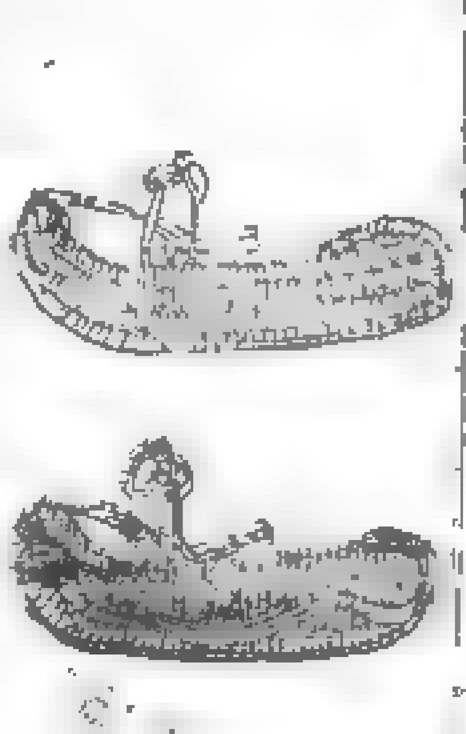
[illegible]以為衣[illegible]同又[illegible]門人[illegible]

氣襏奴僮當愁遠[illegible]伐[illegible]在參

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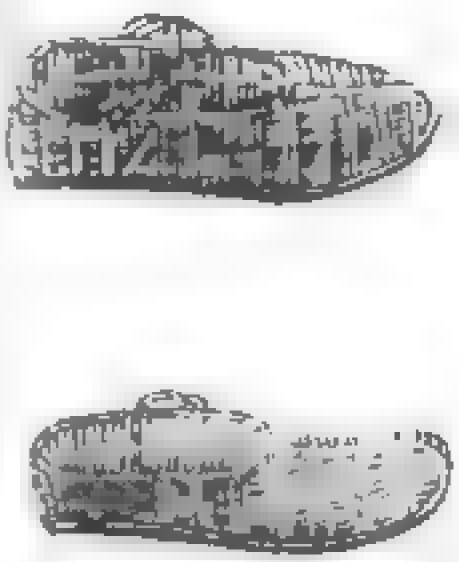
笠戴具也古以臺皮為笠詩所謂臺笠緇撮今之為笠編竹作殼裹以籜箬或大或小皆頂隆而口圓可芘雨可禦日以為蓑之配也王荊公詩云耕有蓑以雨濡耘有笠以陽暴二物應時須而九州同我欲孰能生少慕得與安足君思同伯陽所領坐華轂

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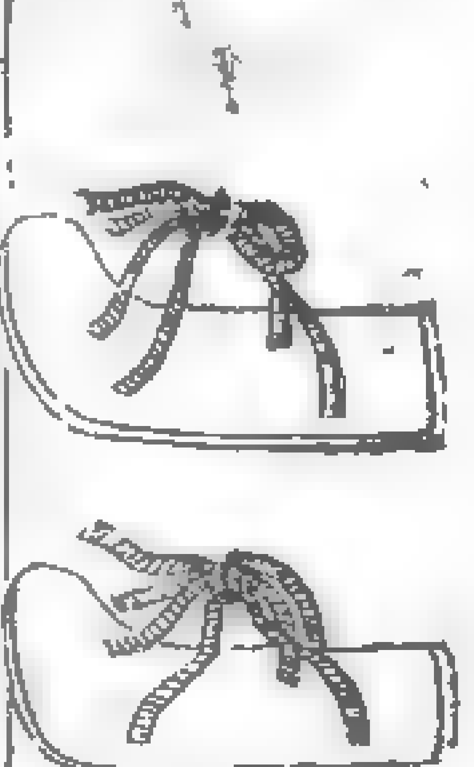
…履也左傳曰共其資糧屝屨說文曰屝草履也扎
疏云屝屨俱是在足之物善無異名耳喪服傳曰疏屨
者粗劌之菲也是作用草劌之注云草屨者屝屨通言
耳今云屝屨相形以悅人也詩云前首表勤身備成不
换仍呼不借名長向緑蓑衣底者兩行備野夫

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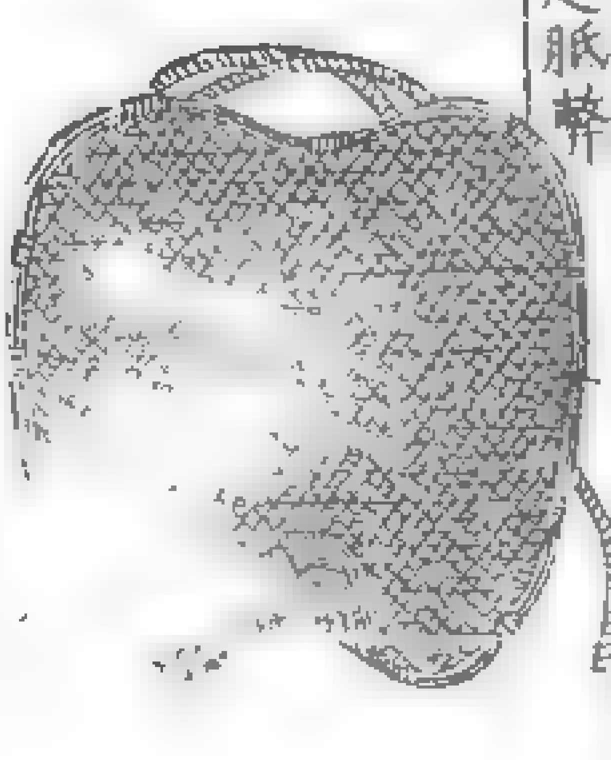
屨麻屨也傳云屨滿戶外蓋古人上堂則遺屨於外此
常屨也今農人春夏則屝秋冬則屨從省便也方言屝
粗屨也徐兗之郊謂之屝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
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屨其卑者謂之靴下禮
謂之鞮數今韓絲作者謂之屨麻作者謂之不借粗者謂
之屨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鞙或謂之麻下
徐土邳沂之間大粗謂之鞙角今漆有齒者皆屨之别名
詩云織麻成屨足相容皆好殊非蠟屐同來擬平生屐
數裲且憑踐屨有溗功

橇



橇丘遙切泥行具也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孟康曰橇
形如箕擿行泥上東坡秧馬歌叙云橇豈秧馬之類與
孟康言者之非秧馬類也嘗聞向時河水退灘淤地農
人欲就泥裂漫撒麥種奈泥深恐没故制木板為屨前
頭及兩邊且起如箕中綴毛繩前後繫足底板既闊則
舉步不陷今海陵人泥行及刈過葦泊中皆用之切詳
本字從木從毛即其義也詩云大禹平水土泥行即乘
橇後人相也宜彷彿舊裡執材寬一簇餘認雙鳧蹤
豈知千載後蹈免足胝胼

蕢



覆殼一名背篷篛竹編如龜殼裹以篛箬覆於人背繩繫肩下耘䅗之際以禦畏日兼作雨具下可卷口可通風氣又分雨溜適當盛暑田夫得此以免曝烈之苦亦一壺千金之比也詩云四顧赫日曦炎熱微笠能令庇僉清竹般合編深可覆躬胎傍作滿環釵縱成龜背形龜兆俯作鶴躬如鶴行稍此耨鋤人得此隨才長斯作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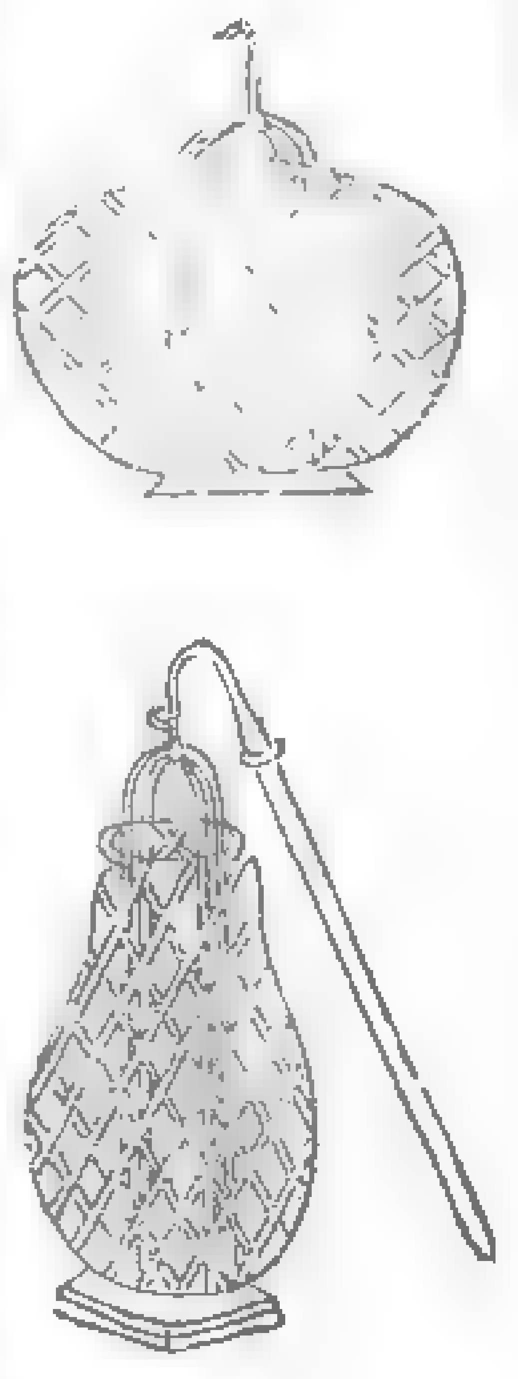
通簪

通簪貫髮虛簪也一名氣筒以鹿角梢尖作之如無鹿角以竹木代之或竹亦可大長可三寸餘筒之周圍橫穿小竅數處使俱相通故曰通簪田夫田婦暑日之下折腰俛首氣騰汗出其髮鬂蒸鬱得貫此簪一二以通風氣自然爽快夫物雖微末而有利人之効甚可愛也詩云汗腦成湍如淋散髮斜橫得此簪散上聲晉書王隱作散髮斜簪氷筋玲瓏清吹去聲入月痕依約墨雲深孤標不作附炎態虛腹無利物心微眇棄餘能渾用何殊弊帚直千金

臂篝篝古侯切篝籠也狀如魚笱篾竹編之又呼為臂籠江淮之間農夫耘苗或刈禾穿臂於內以捲居轉切領衣袖猶北俗芟刈草禾以皮為袖套皆農家所必用者詩云竹編織作中虛穿臂農夫護若膚不但舞姬華宴上衣袖絡珍珠

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來群牧猶牧馬者鳴笳也嘗於村野間聞之則知時和歲豐寓於聲也每見摸為圖畫詠為歌詩貫古今太平之風物也王荊公詩云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芊綿杳靄間落日一横吹迢遞送晚鄉謳謳為真意豈比貴陽夫吹簫販童雅

篝燈



篝燈籠南史宋武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示子孫及孝武帝大明中壞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障壁挂葛燈籠侍臣盛稱武帝素儉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足矣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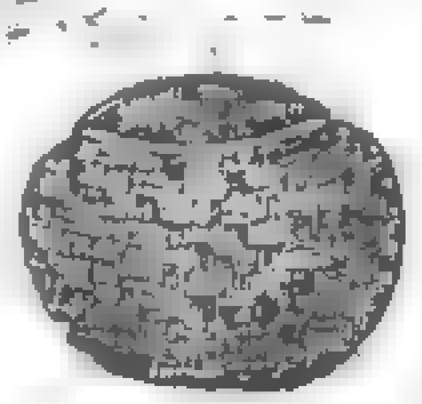
農家篝燈用以照夜或提携往來照視有古之遺風焉詩云田家破屋夜膏火固常然匪加覆護功莫紓長風前暗彼茲篝葛護筐鞠纏絲物兮用有宜所貴求夭全禾黍施功以以谷麥篝燈手親編順彼自然性非托柳括棬貪我拔擢思結爾纓縣緣特之名或遂從庭也或中懸所要幼貫用照暗憑円旋細棟宋武事儉德垂千年施之田舍翁朴俗非求妍大城闌紅綵賦分何獨偏

農器圖譜集之七

蓧蕢門

蓧蕢皆古盛穀器也論語謂荷蓧荷蕢蓧今以名篇遵古制也由其類而著之然穀物別聲精粗之異等故器用隨細大之有差方俗稱呼分彼此之名室家用舍備盈虛之數既貯儲之多便復般運之同資今總收錄庶不乏用云

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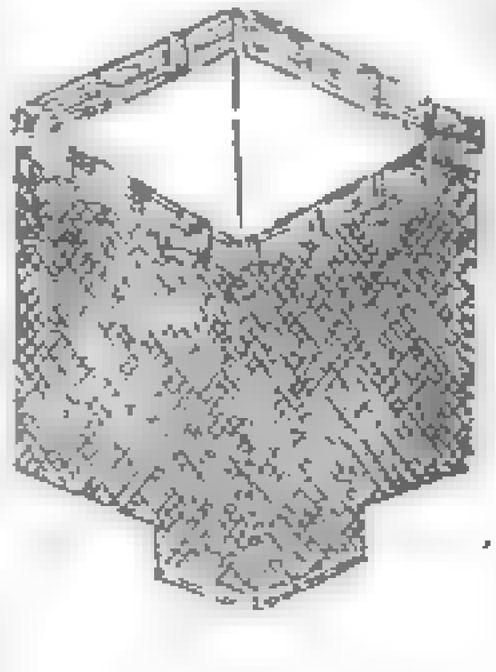


蓧徒吊切字從草從條取其象也即今之盛穀種器論語丈人以杖荷蓧蓧器之小者可杖荷之既農隱所用必為盛穀器也包氏曰蓧竹器考其字體非從竹若謂竹器非也說文曰耘器稽之書傳錢鎛銚耨皆刃為之謂蓧為耘器亦非也當與蕢同類皆盛穀器但有大小之差故因辯之以袪世惑此亦盛穀種用篳以竹為之蒸製用竹多以草木之條編之蓋是此類

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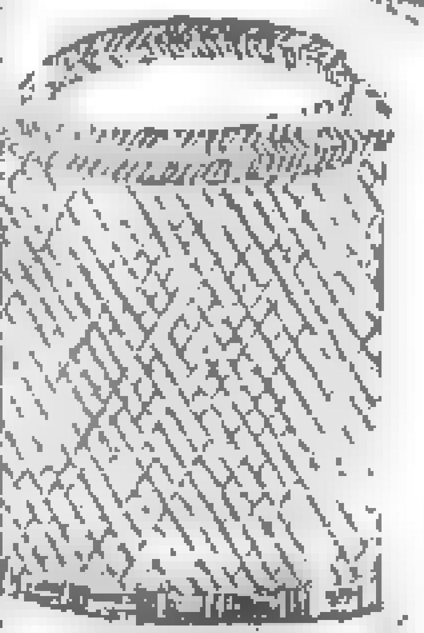
蕢求位切草器從草貴聲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文作臾象形盛穀器集韻作簣字從竹類土籠也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書云功虧一簣俱從竹注云土籠今上文從草以草為之即盛穀器也詩云伊寺文人蓋荷蓧與荷蕢皆農隱者然知皆古農器視彼隱者流避世徙迹為茲身計等同聖人意蕢千載後能覩銓製因物想遺風無然發三嘆

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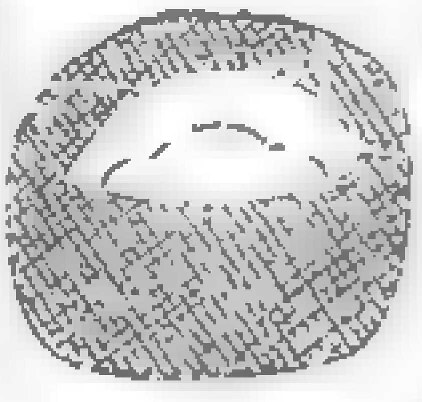
筐竹器之方者詩注云筐籠屬可以行以盛物云禮圖曰大筐以竹受五斛以盛米致饋國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又曰筐以盛穀數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又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筐之制其來已久然今用於農家者多矣

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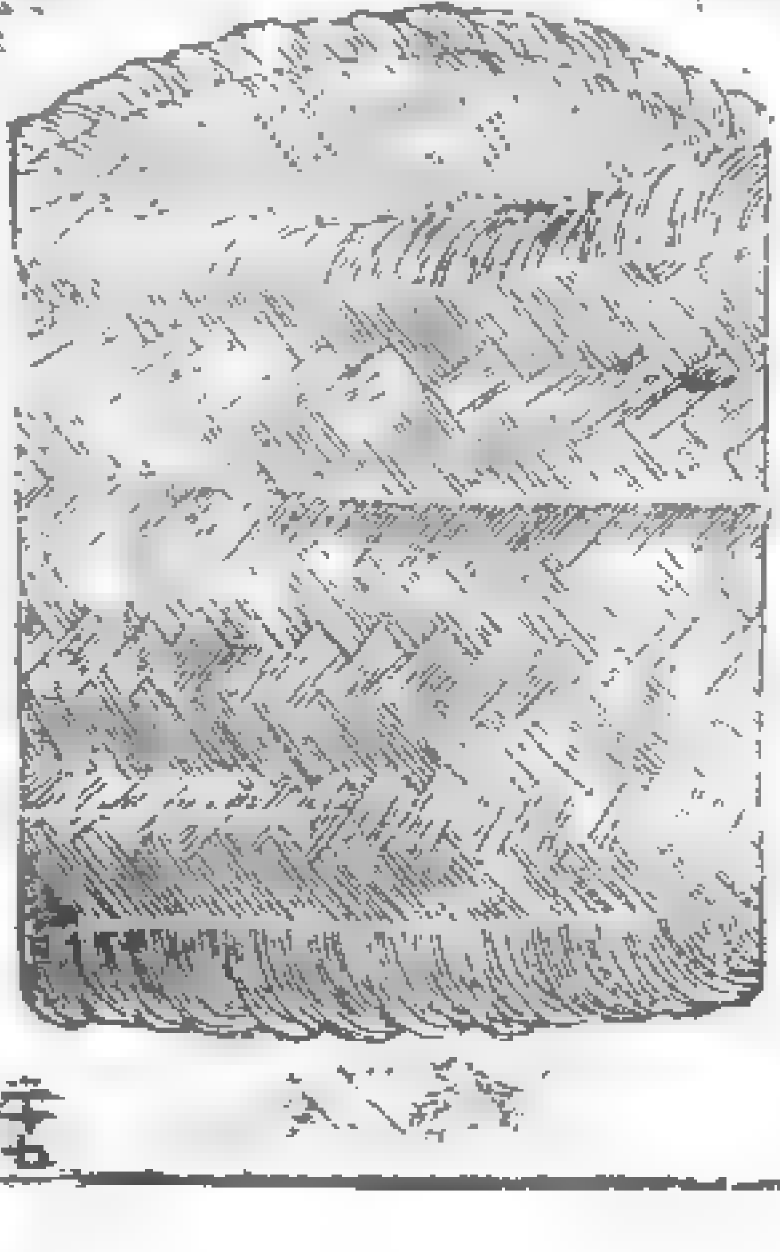
筥亦作籧竹器之圓者注曰筥圓而長但可實物而已三禮圖曰筥受五升盛饎饌之米致於賓館見聘禮詩曰載筐及筥左傳筐筥錡釜之器字說云筐筥一器也特方圓之異云耳江沔之間謂之籅趙魏之間謂之䉛淇衛之間謂之牛筐小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筥其通語也詩云古今制器同木圓曰筐筥是用禾藁紮千以盛穀粟修說為王公居貧備尊俎物兮荷簡用雅素吾所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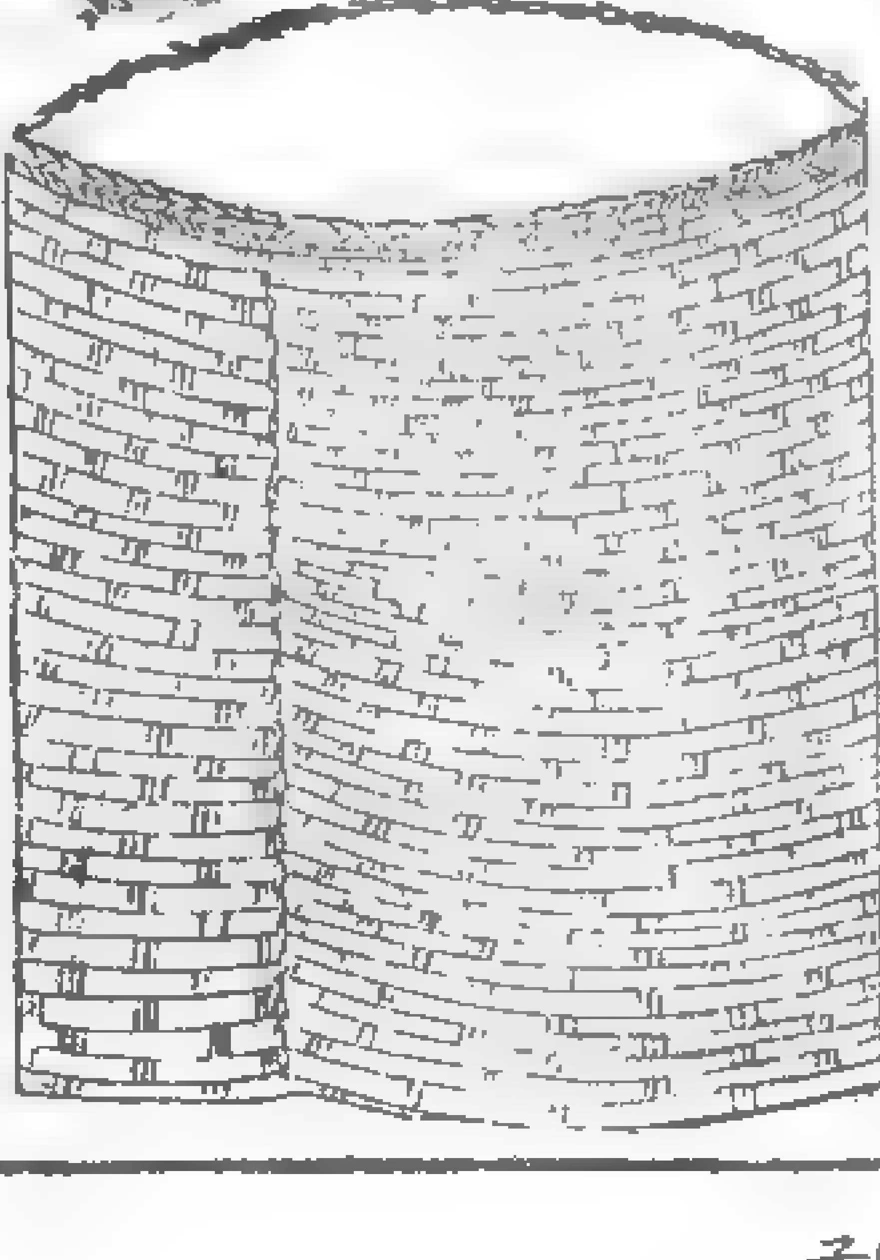
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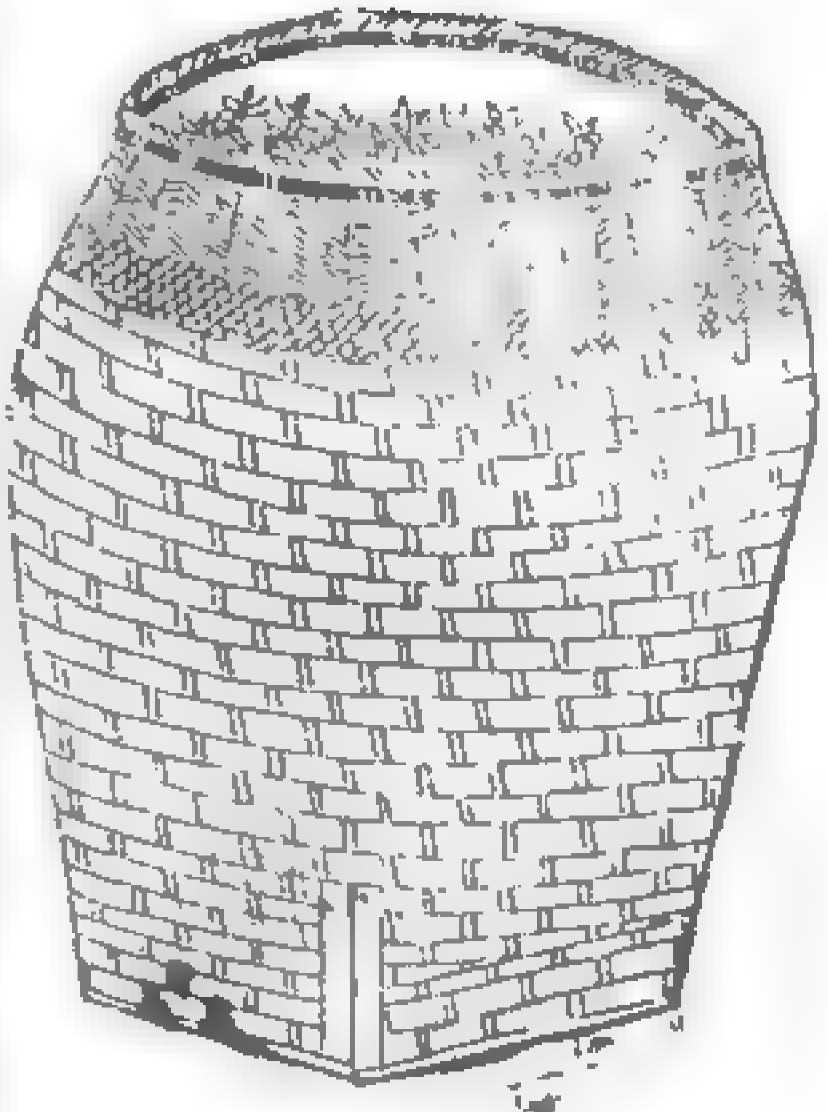


畚土籠也左傳樂喜陳畚挶注云畚簣籠集韻作畚晉書王猛少貧賤嘗鬻畚為事說文云畚𠷎屬又蒲器也所以盛種杜林以為竹筥揚雄以為蒲器然南方以蒲竹北方用荊柳制或負土或盛物通用器也詩云江南謂淮竹漢北取荊柳用與簣同功惟重役不辭徧識勞常為貧者所有也且與上下以奪頃汝負

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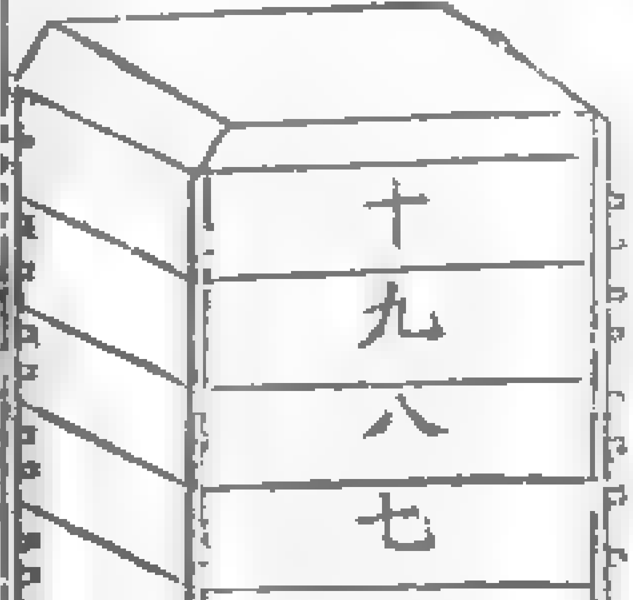




篅 市緣切 集韻云盛穀器或作圌又竹篅也北方以荊柳或蒿卉制成圓樣南方判竹編草或用䉛條空洞作圓各用貯穀南北通呼曰篅兼篅簞而言也然篅多露置可用貯糧簞在室可用盛種皆農家收穀所先具者故併次之 篅 說文云判竹圓以盛穀篅類也篅或作囤此簞與篅皆篅之別名但大小有差亦篠篢之舊制不可遺也 簞 都管切 集韻云簞竹器盛種器蓋連底小篅便於移用簞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詩云農家屯糧元有具以篅爲名須用竹體圓制密塗壁茨止則能容傾則覆南北由來無異名露置當陽安用屋豐歲先爲歉歲防一年耕有三年蓄但令積粟比丘山不必指囷無魯肅朱氏作器兼細巨下逮人間篅與簞篅與簞小毋慮酌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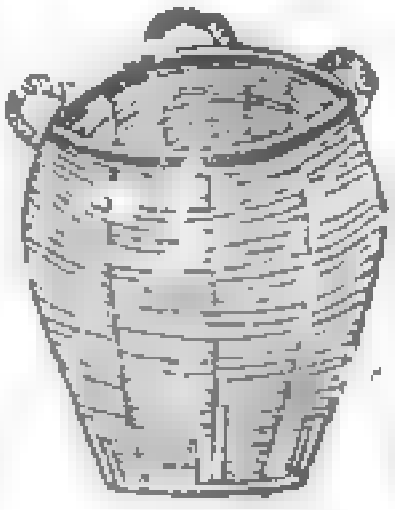
以給迨前若相詒不足月有餘衍所求而無處家仔户置多貯儲貴可無憂饑無憂蝕便當封竹富民侯彼腹穗飢吾腹飫圖不必虞倉廩亦助歲穰豐年歌黍稌

穀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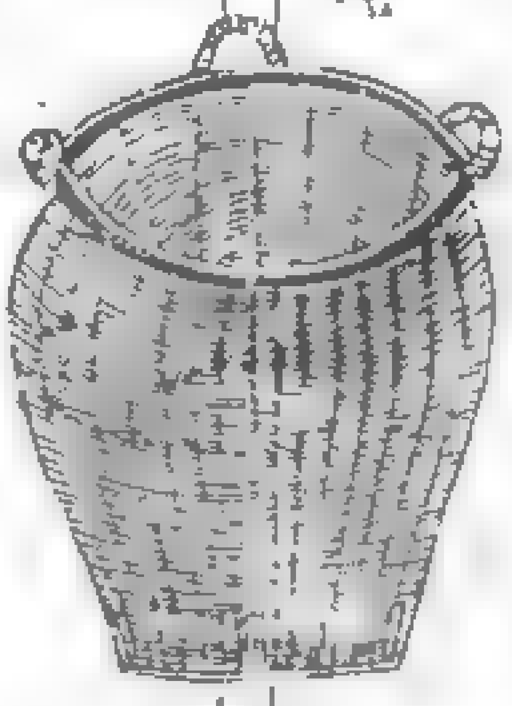
穀匣盛穀方木匱也用板四葉相嵌而方大小不等高下隨宜下作底足豐累數層上作頂蓋貯穀於內置穴於下可以啟閉用之多在屋室亦可露置以[illegible]覆之比之囷京可以移頓較之篅簞可以增減既無雀鼠之耗又無濕浥之虞實穀藏之佳者詩云取制異囷京初憑梓匠成作中元有受正克乃鮮 傾封鑰開還瀉方晉貯分盈家家能置此亦號小常平

籮



籮，匠竹爲之，上圓下方，挈米穀器，量可一斛。方言：籮，陳魏宋楚之間謂之𥫱，自關而西謂之注，箕皆籮之別名也。

箞



箞叶何，亦籮屬，比籮稍匾而小，用亦不同。箞則造酒造飯用之漉米，又可盛食物。蓋籮盛其粗者，而箞盛其精者，精粗各適所受，不可易也。詩云：匪小卿云箞圓大則爲籮，從竹皆盛器，協音豈異科，販夫挑負便，田舍用深多，今歲租種畢，空虛奈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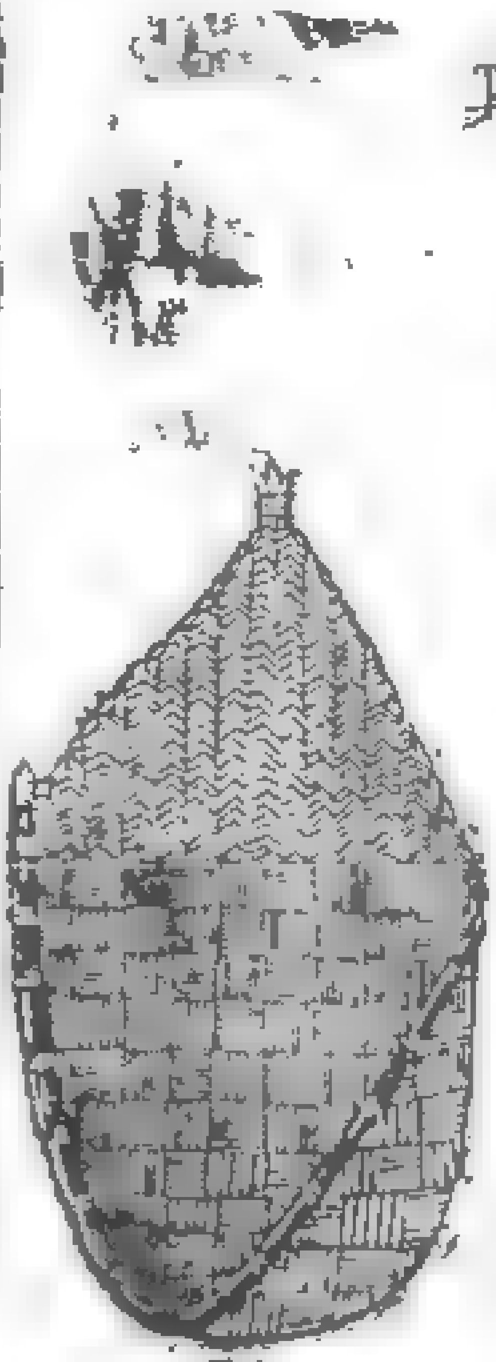
甔

甔叶耽貯米器也。漢書揚雄無儋石之儲，晉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罌爲儋，受二斛。顏師古曰：儋，人之所負擔也。方言云：罃，陳魏宋楚之間曰甂，或謂之[illegible]，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瓺，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甔，或作甑，字從瓦，瓦器也。今江淮間農家造瓷爲甕，彼以麻草，用貯食米，可以代儋，細民甚便之。詩云：甔實百納，豈辭器力須，從知一擔外，備五名因器，異常容兩斛，頗陶成揚雄，嗜酒差常之[illegible]，教呼盧，道盈我甔貯，儲能稍給，不須槃慕二公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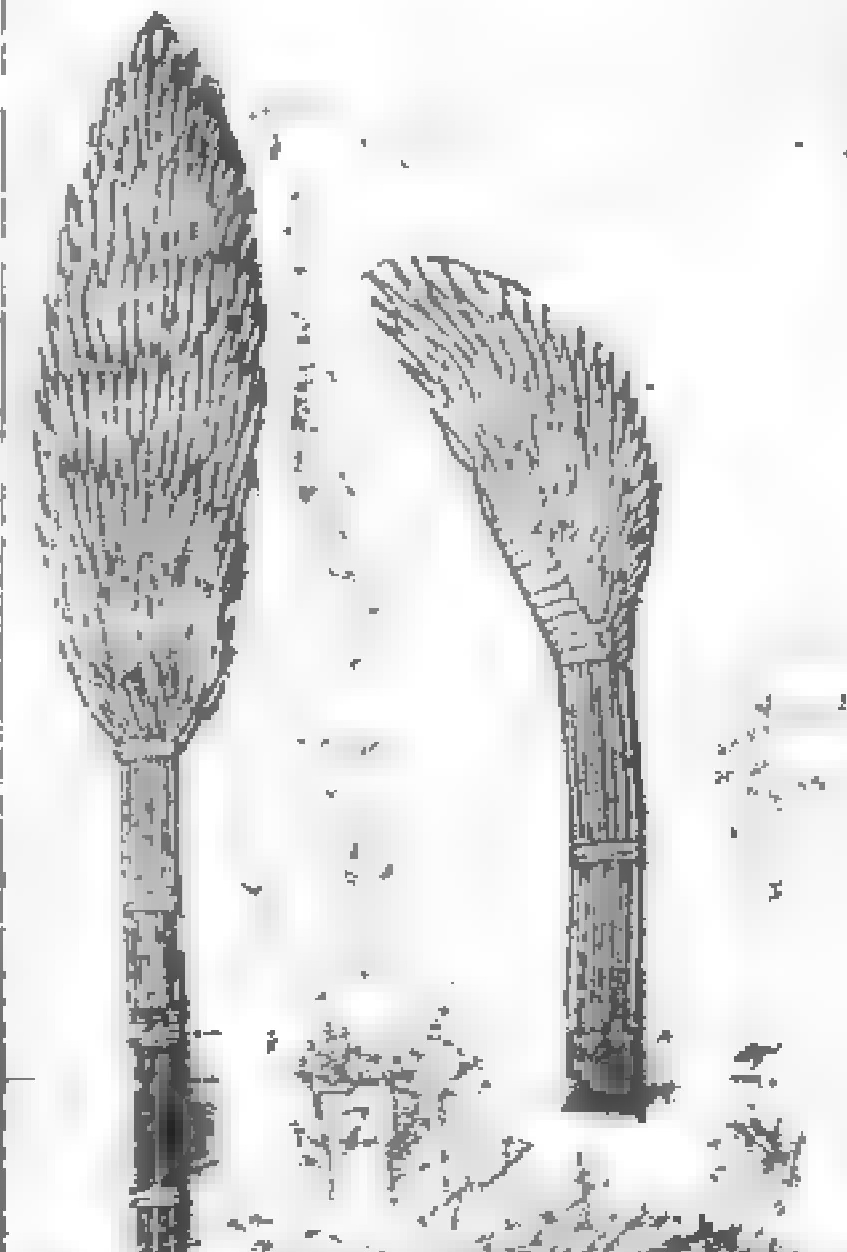
籃

筐

竹器簁篩為筐有篩為盤大如斗量又謂之笭籠 筲(所交切)農家用採桑柘取疏菓等物易挈提者曰籠 南楚江沔之閒謂之篣(音旁)或謂之笯郭璞云亦呼籃籠 一器而異名也詩云黃花擔上兩相宜斷藥山前翠竹 何似採桑盛葉好是中還有綺羅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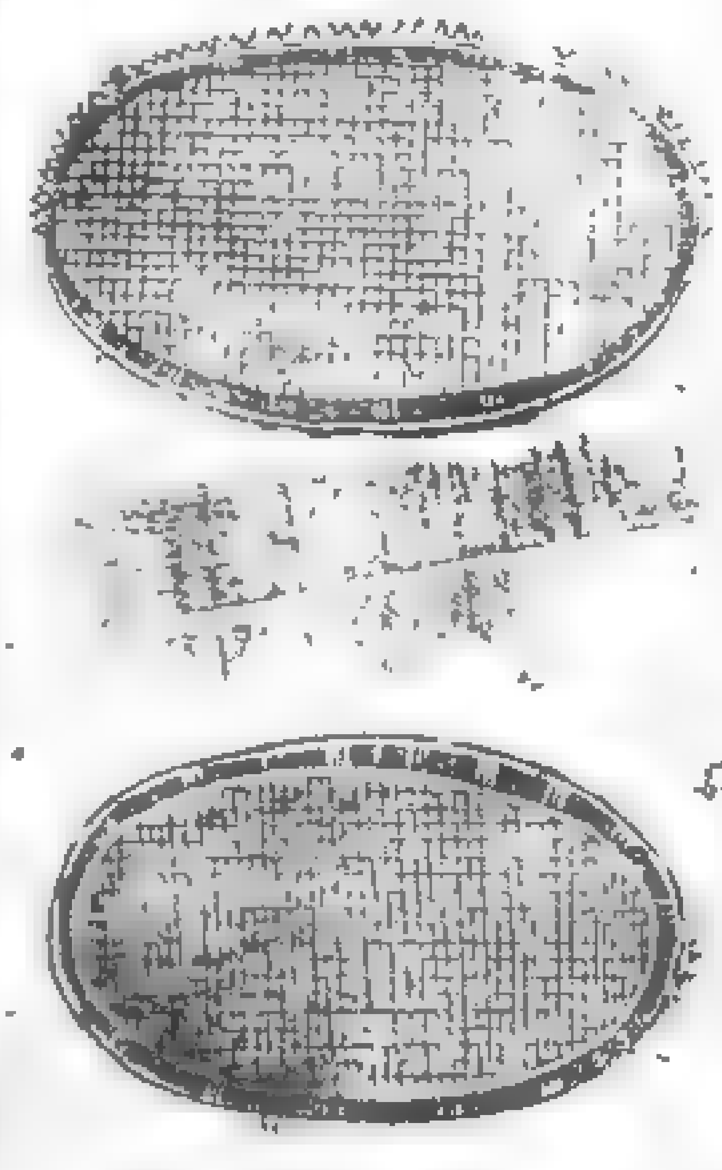


箕簸箕也說文云簸揚米去糠也莊子曰箕之簸物雖 去粗留精然要其終皆有所除是也然北人用柳南人 用竹其制不同用則一也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四星二星為踵二星為舌哆侈謂踵已大而舌又廣也 又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故箕皆有舌易播物也說云箕 星好風謂主簸揚農家所以資其用也王荊公詩云持 良止如留疏惡棄如損如損非爾傷如留豈吾吝無惡 以擇物雖善亦無倨翕乎歎簸揚可使糠粃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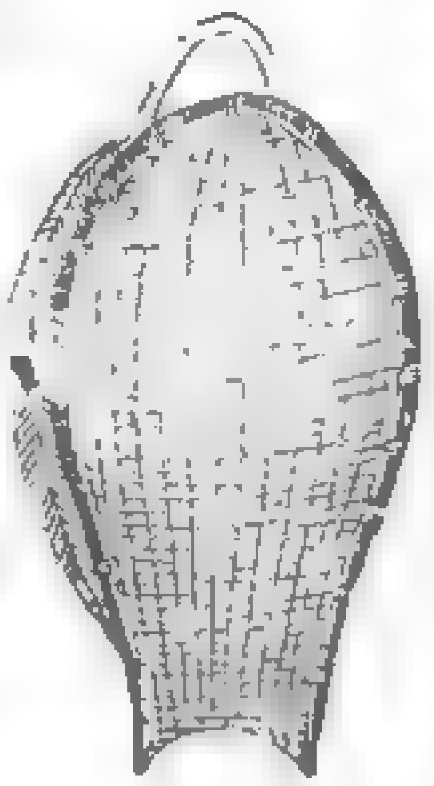
帚今作箒又謂之篲集韻云少康作箕帚其用有二 則編草為之潔除室內制則麤短謂之條箒(一作帚)一則 束條為之擁掃庭院制則叢長謂之掃帚又有種生掃 帚一科可作一帚謂之獨帚農家所宜種之以備場圃 閒用也詩云有星常在天歸除自名彗觀象者何人為 帚以潔地身居百穀後名擅千金義能清四海塵此事 乃極致

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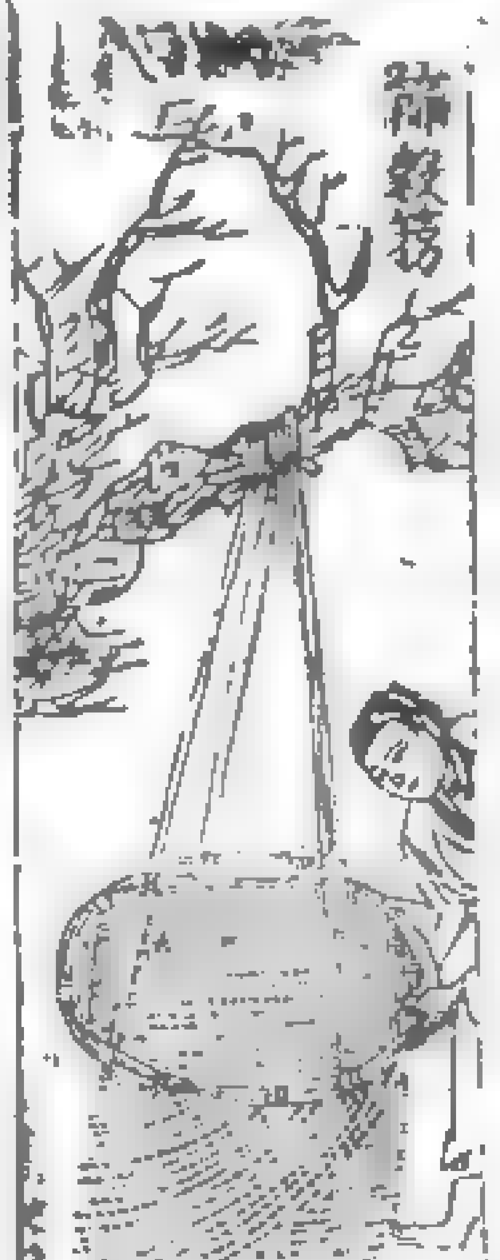
簏所宜切 竹器內方外圓用篩穀物說文云可以除粗取
精集韻作簁又作籭或作篩其制有疎密大小之分然
皆粒食之總用也梅聖俞詩云茆簷閒杵臼竹屋細篩
籭聲人珠排光奮兩過計功初不淺坐食良自貿
西隣華屋兒醉飽正高卧

簞 箱附



簞疎大切漉米器說文淅箕也又云漉米藪所洽又炊簞
也廣雅曰淅籤箕匠縮箕籔方言云炊簞謂之縮
或謂之籔或謂之匠江東呼淅籤也蓋今炊米日所用
者○籍 飯籍也說文陳留謂飯帚曰籍從竹捎聲
一曰飯器容五升今人亦呼飯箕為籍箕南曰箕今
籍南方用竹北方用柳皆漉米器或盛飯所以供
食農家所先雖南北名制不同而其用則一故附于之
簞詩云筲用亦已多簞也惟一器口圓得匠名
瓊溪可致義漉米本所施蔞炊仍可備
日用有餘功毋為飽時棄
箱詩云箱器亦名箕筲人織竹為朶白氷且哆
使腹大而垂適應今時可良自古制遺
對
令人常飽德淅玉趁晨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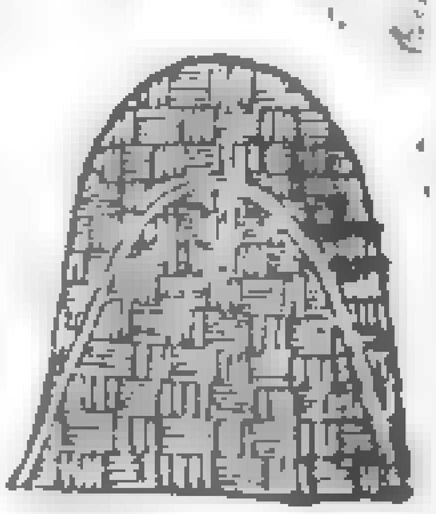
篩穀箉



篩穀箉竹器箉與籠同音篩韻似各不收蓋亡俗所呼
傳寫於文字者如此其制比籮疎而頗深如籃大而稍
淺上有長係可挂農人撲禾之後同稃穗子粒旋旋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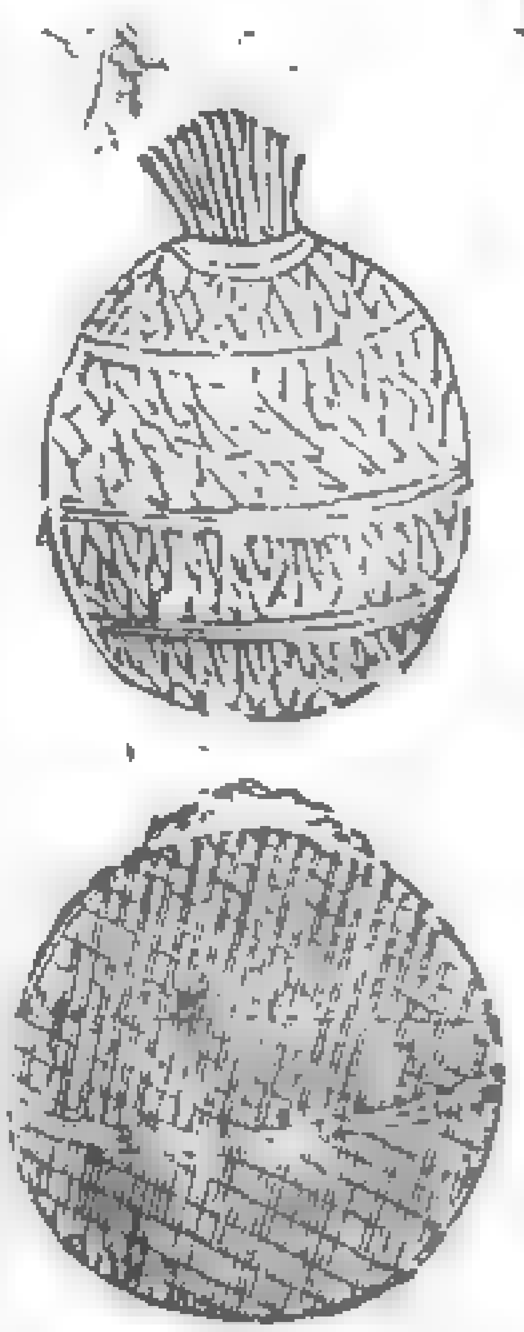
之於內數篩下之上餘種以簸箕節其[illegible]
須付之颺籃以去糠粃背此今江浙農家皆[illegible]
器破霜鋒穀物相和雖爾分行得細指[illegible]颺籃[illegible]
得効微勤

颺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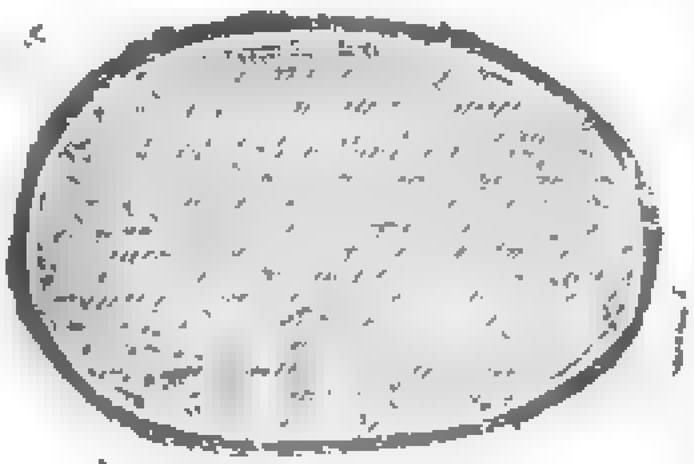
颺籃颺風飛也籃形如簸箕而小前有木
舌後有竹柄農夫收穫之後場圃之間所踩禾穗糠粃
相雜執此籃而向風擲之乃得淨穀不待車扇又勝箕
簸田家便之詩云[illegible]穀全要匆分別混沌
柄頭能遍精粗在糠粃從渠走下風

種箪



種箪箪盛種竹器也其量可容數斗形如圓甕上有蓋
口農家用貯穀種庋之風處不致鬱浥勝如窖藏也古謂
脩箪盛食器一簞食之簞今盛器與此[illegible]然制度有
大小之殊作用有彼此[illegible]衛云[illegible]必用簞
蓄籽乃水穀宜風燥之[illegible]
食器曾聞陋巷間田家[illegible]
好作瓮藏看

[illegible]



[illegible]曬穀竹器廣可五尺[illegible]長可二丈許其中
平闊似圓而長下用溜竹一莖兩端俱出一握許以便
扛移趁日攤布穀實曝之[illegible]時農家兼用為篷但底密
而不通風氣終非[illegible]詩云平如鋪簟淺於舟穀實攤
來亦易收[illegible]年高風[illegible]漫教平地雨漂流

摜稻簟

摜音慣稻簟摜抖擻也簟承所遺稻也農家禾有早晚次第收穫即欲隨手得糧故用廣簟展布置木物或石於上各舉稻把摜之子粒隨落積於簟上非惟免汚泥沙抑且不致耗失又可曬穀物或捲作笞誠為多便南方農種之家率皆制此詩云摜稻當憑廣簟中聲交風雨露寒逢誰知舒卷皆能用就取精糧保歲豐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九

杵臼門

杵臼　碓　堈碓

碾　輾　輥碾

颺扇　礱　連磨

油榨

集之十

倉廩門

倉　廩　庾

囷　京　穀匣

窖　竇　升

斗　斛　槩

集之十一

鼎釜門

鼎　釜　甑箄附

老瓦盆　匏樽　瓢杯

土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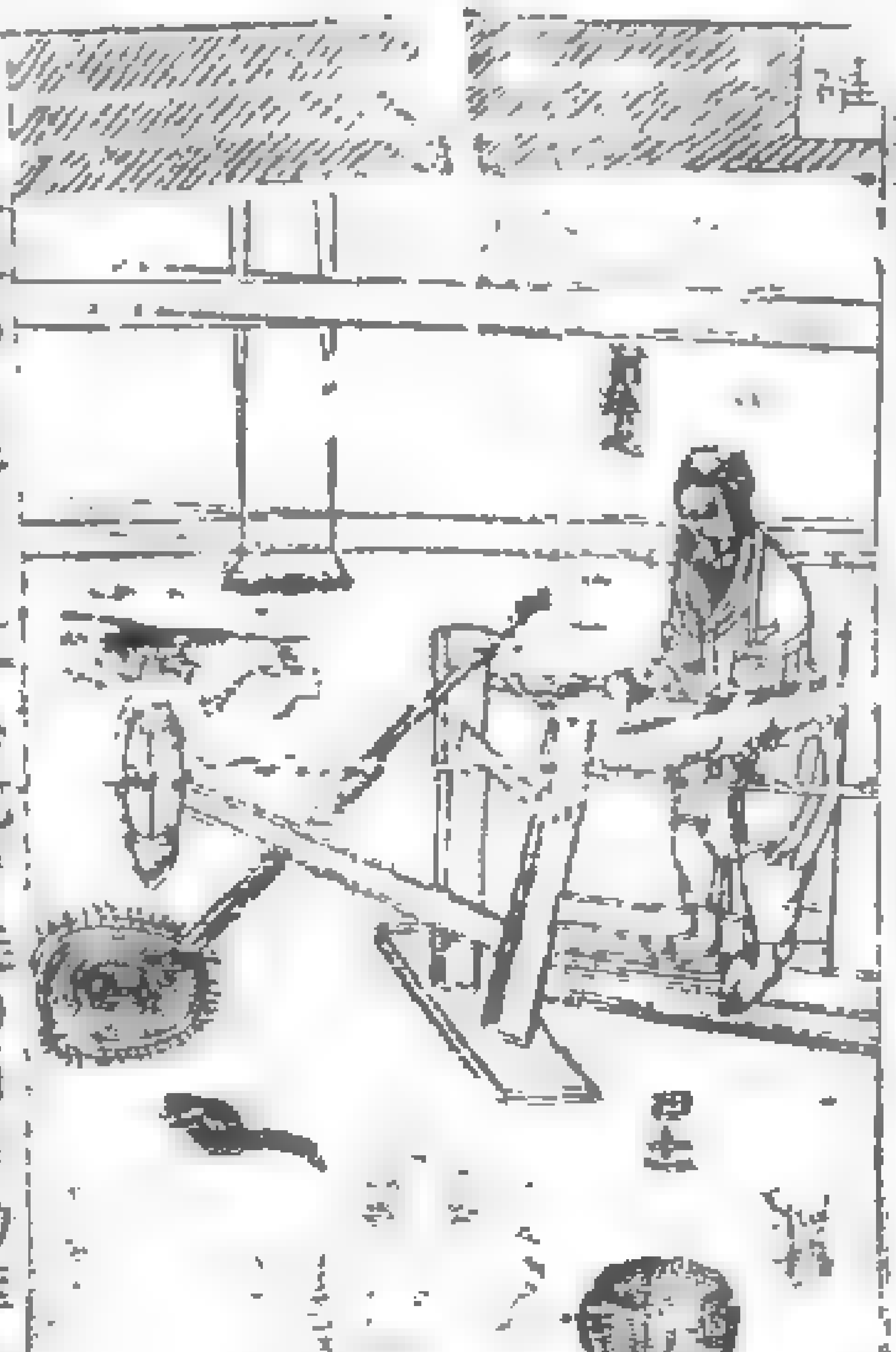
農器圖譜集之九

東魯王禎撰

杵臼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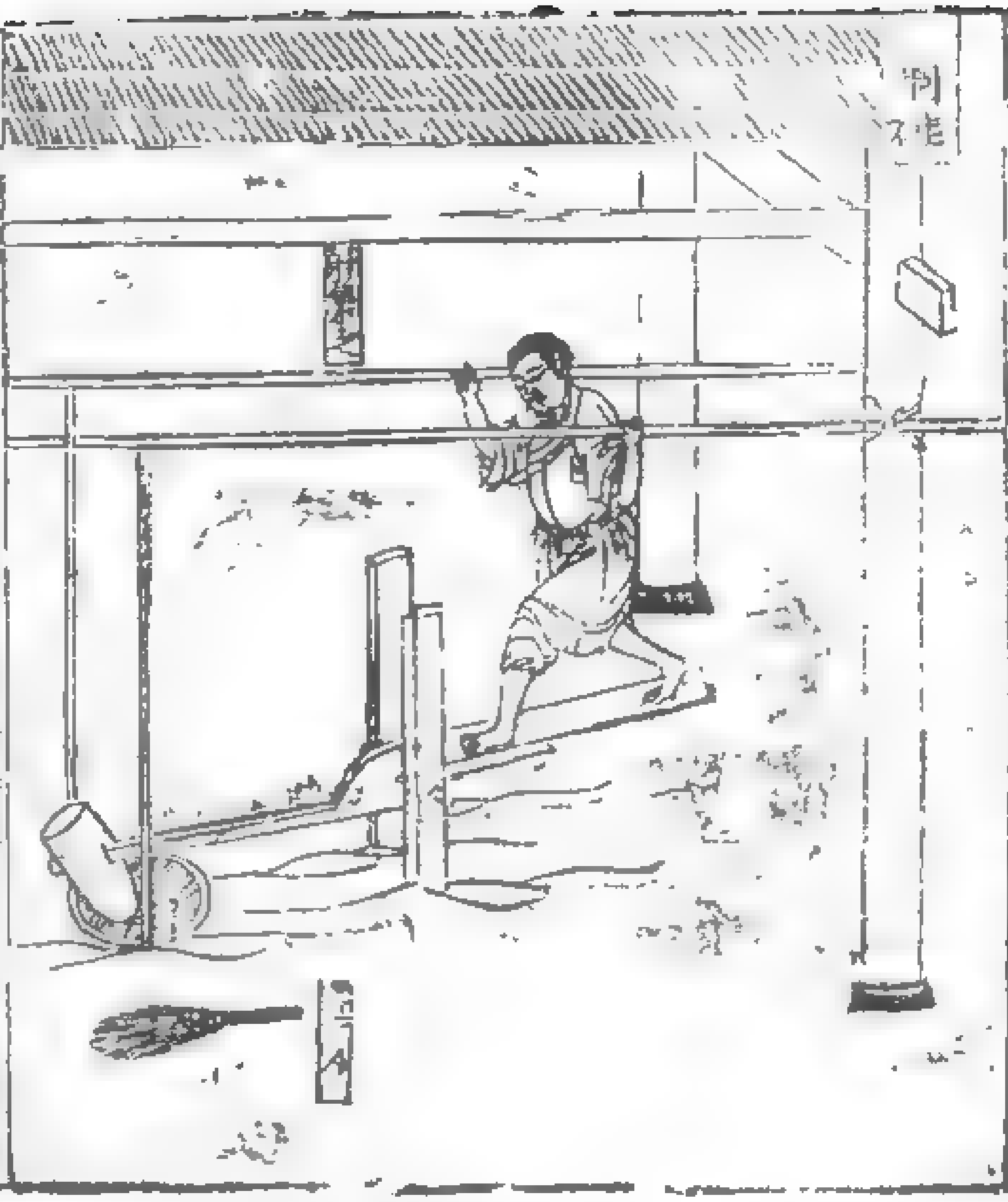
昔聖人教民杵臼而粒食資焉後乃增廣制度而爲碓爲磑爲礱爲輾等具皆本於此蓋聖人開端後人踵襲得其變也孔融謂後世機巧勝於聖人過矣今特録之使知本末云

杵臼舂也易係辭曰黃帝堯舜氏作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按古舂之制秙[illegible]百二十斤稻重一秙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毇[illegible]爲米六斗大半斗曰粲又曰糲[illegible]米一石舂爲九斗曰糳[illegible]粲米之精者斯古舂之制自杵臼始也詩云或舂或揄[illegible]卦皆爲萬民利聖人創杵臼尚象以制器於義[illegible]上動而下止人知措意法脫粟從此始後世[illegible]變各任知制度雖不一皆出來資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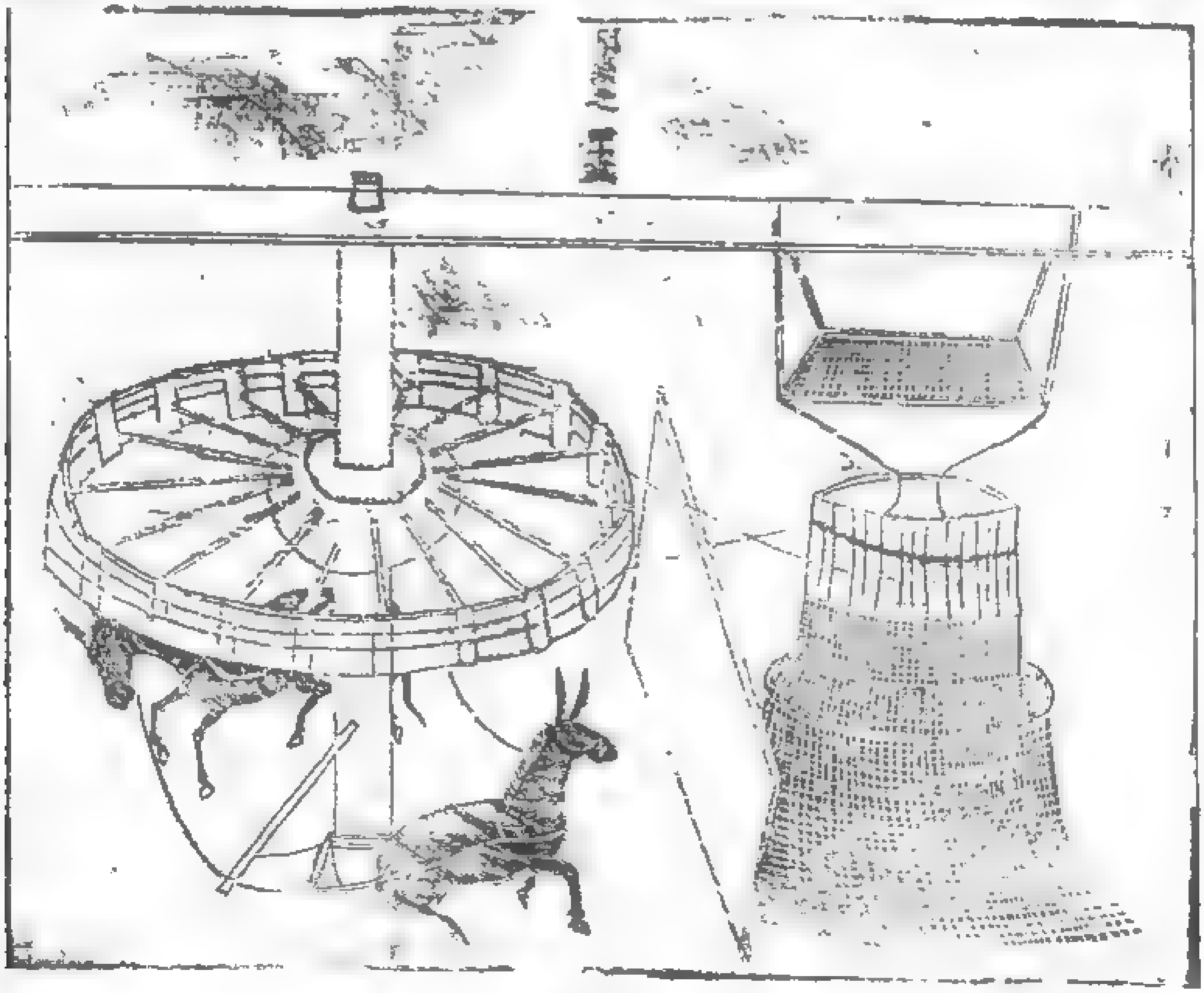
碓舂器用石杵臼之一變也廣雅曰䃃碓也方言云碓梢謂之碓機自關而東謂之梴桓譚新論曰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耕織圖詩云娟月過牆頭敲敧風[illegible]用家當此時村舂響相

杳竹間炊玉香會見流匙滑更須水輪轉地碓勞蹴踏



堈碓以堈作碓臼也集韻云堈甖也又作坑其制先掘埋堈坑深逾二尺次下木地釘三莖置石於上後將大磁堈穿透其底向外側嵌坑内埋之復取碎磁與灰泥和之以窒底孔令圓滑如一候乾透乃用半竹篘長七寸許徑四寸如合脊瓦樣但其下稍闊以熟皮周圍護之倚於堈之下唇篘下兩邊以石壓之或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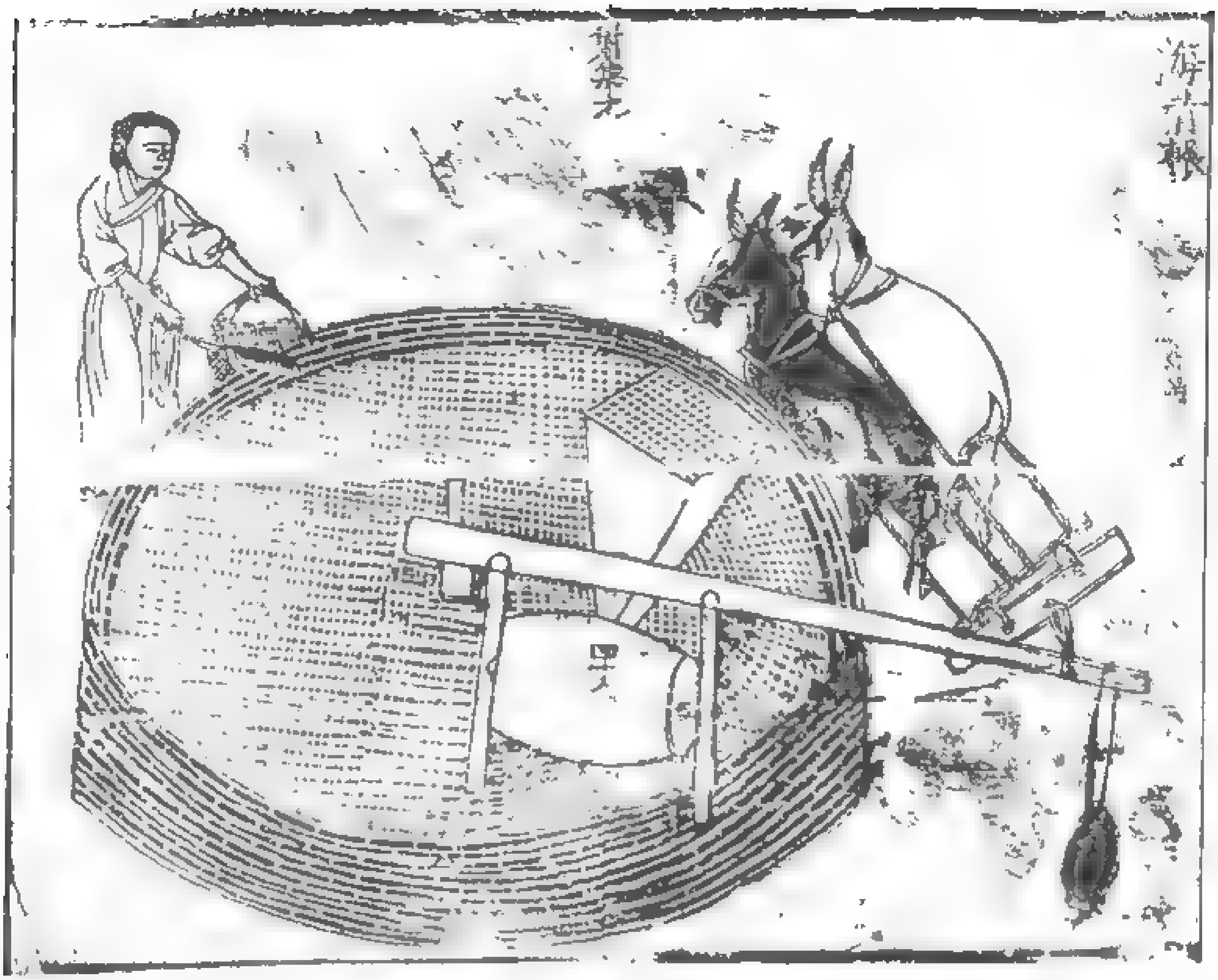
竹篘相並用熟皮纏定然後注糙於堈方用碓木杵一作兩杵內置鐵觜大杵頭搗於篘內堈既圓滑米自翻倒簌於篘內一搗一簌既省人攪米自匀細然木杵既輕動防狂迸須於踏碓時已起而落隨以左足蹋其碓腰方得穩順一堈可舂米三石功折常碓累倍始於浙人故又名浙碓今多於津要商旅輳集處所可作連屋置百餘具者以供往來稻船佇糶粳糯及所在上農之家用米既多尤宜置之詩云杵臼殷奇作碓堈米翻堈滑送舂撞鐵籠木末裝全杵皮護篘材倚半腔類作低昂身與共慣成蹈踏足須雙近隨士人都過南北不獨鏗鏘在楚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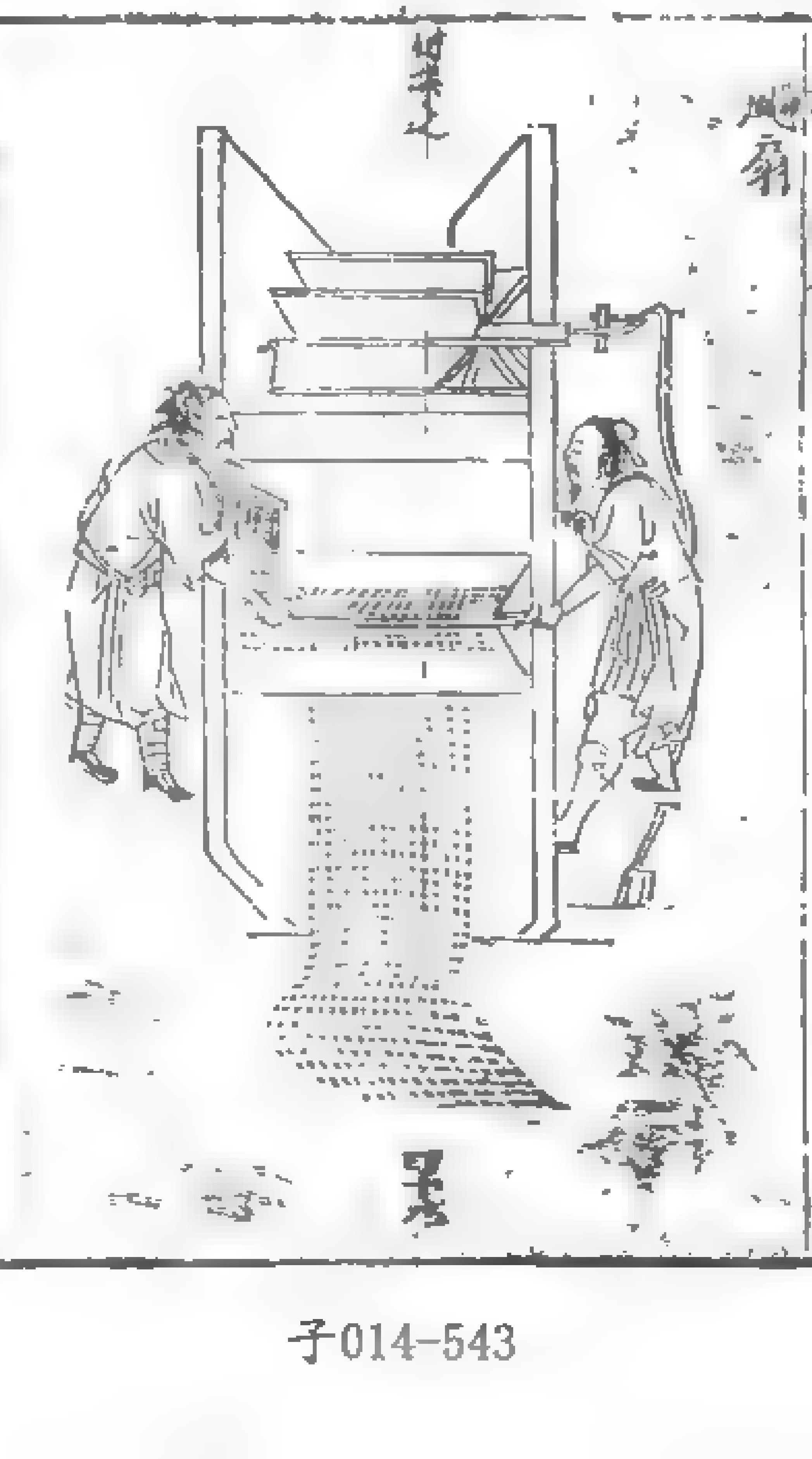


石碾

礱（盧東切）礱穀器所以去穀殼也淮人謂之礱江浙之間謂之礱（音壟）編竹作圍內貯泥土狀如小磨仍以竹木排為密齒破穀不致損米就用拐木竅貫礱上掉軸以繩懸檁上眾力運肘轉之日可破穀四十餘斛北方謂之木礱石鑿者謂之石木礱（礱字從石）初本用石今竹木代者亦便又有礱磨上級已薄可代穀礱亦不損米或人或畜轉之謂之礱磨復有畜力挽行大木輪軸以皮弦或大繩繞輪兩周復交於礱之上級輪轉則繩轉繩轉則礱亦隨轉計輪轉一周則礱轉十五餘周比用人工既速且省

輥（胡本切）碾　通俗文曰石碢轢穀曰輥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因教民為輥今以礪石甃為圓槽周或數丈高逾二尺中央作臺植以簨軸上穿斡木貫以石碢有用前後二碢相遂前備撞木不致相擊仍隨帶攪杷畜力挽行循槽轉碾日穀米三十餘斛近有法制輥槽（法製同膠泥以石灰沙石芹泥與糯粥為圓槽）（以木為碢）可令糲米特易可加前數此又輥之巧便者詩云欲兼杵臼功制輥中央規式勞勤畜代人圓轉智勝力朝夕課量數公私饒粒食更令水輪轉上後世工巧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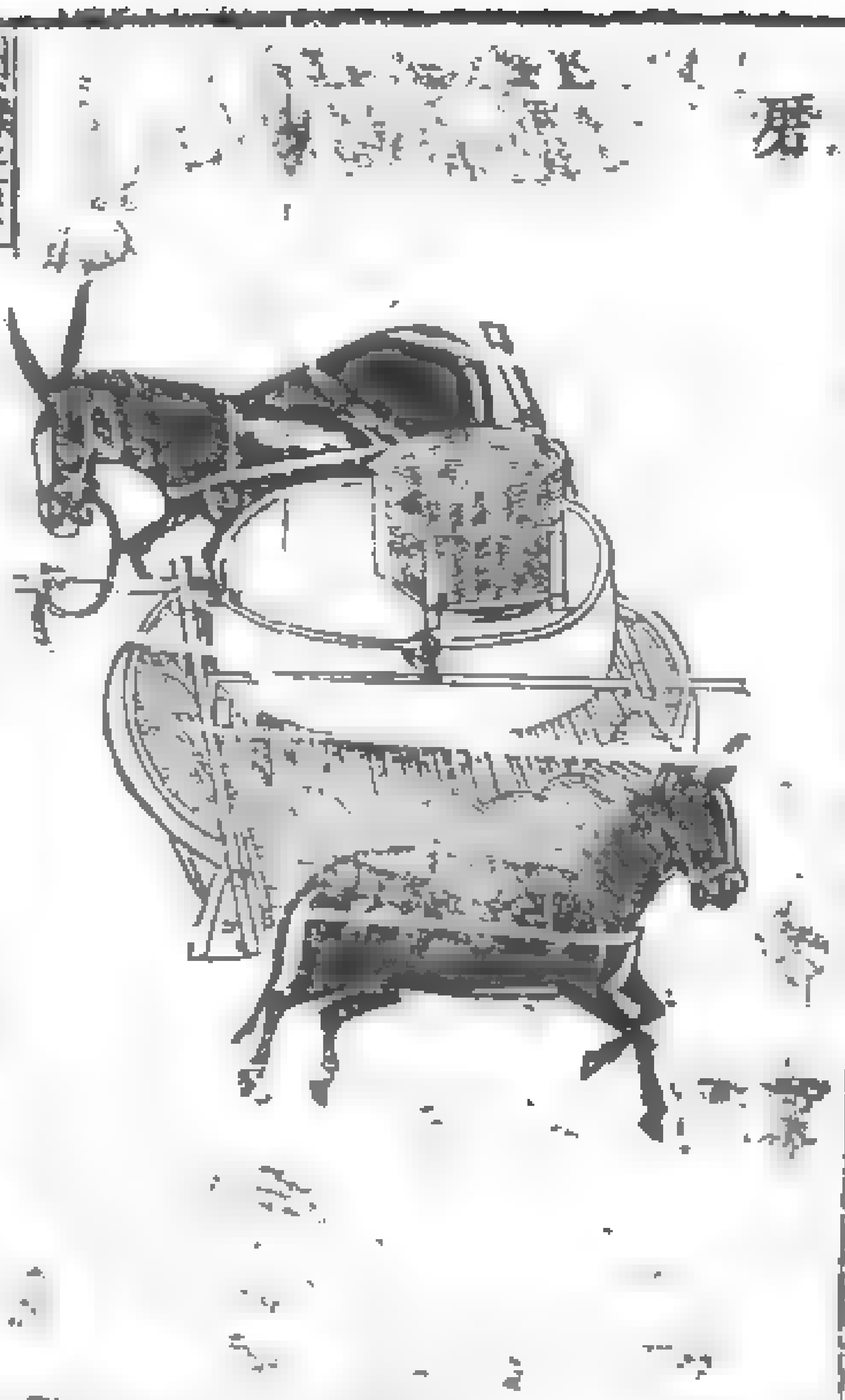
比之常碾乎上海青碾行兆速也但用常碾減去圓
槽混碢餘指以石輥輥徑可三尺長可五尺上置板檻隨輥幹圓
轉作穀不計多寡旋碾旋收易於得米較之碢輥
疾過數倍故比於鷙鳥之尤者人皆便之詩云創輥應
嫌步行遲豈知輥制有遺機頓教粒食從今易別轉上
碾中攻作瓜

颺扇

颺扇集韻云颺風飛也颺穀器其制中置簨軸列
穿四扇或六扇用薄板或糊竹爲之復有立扇臥扇之
別各帶掉軸或手轉足蹍扇即隨轉凡舂輾之際以糠
米貯之高檻底通作匾縫下瀉均細如簾即將機軸掉
轉之糠粞既去乃得淨米又有异之場圃間用之者

謂之颺車凡蹂打麥禾等稼穰秕相雜亦須用此風扇
比之杴擲箕簸其功多倍梅聖俞詩云颺扇非圓扇每
來場圃見因風吹糠粃編竹破筠筋任從高下手不為
寒暄變去麤而得精持之莫言倦

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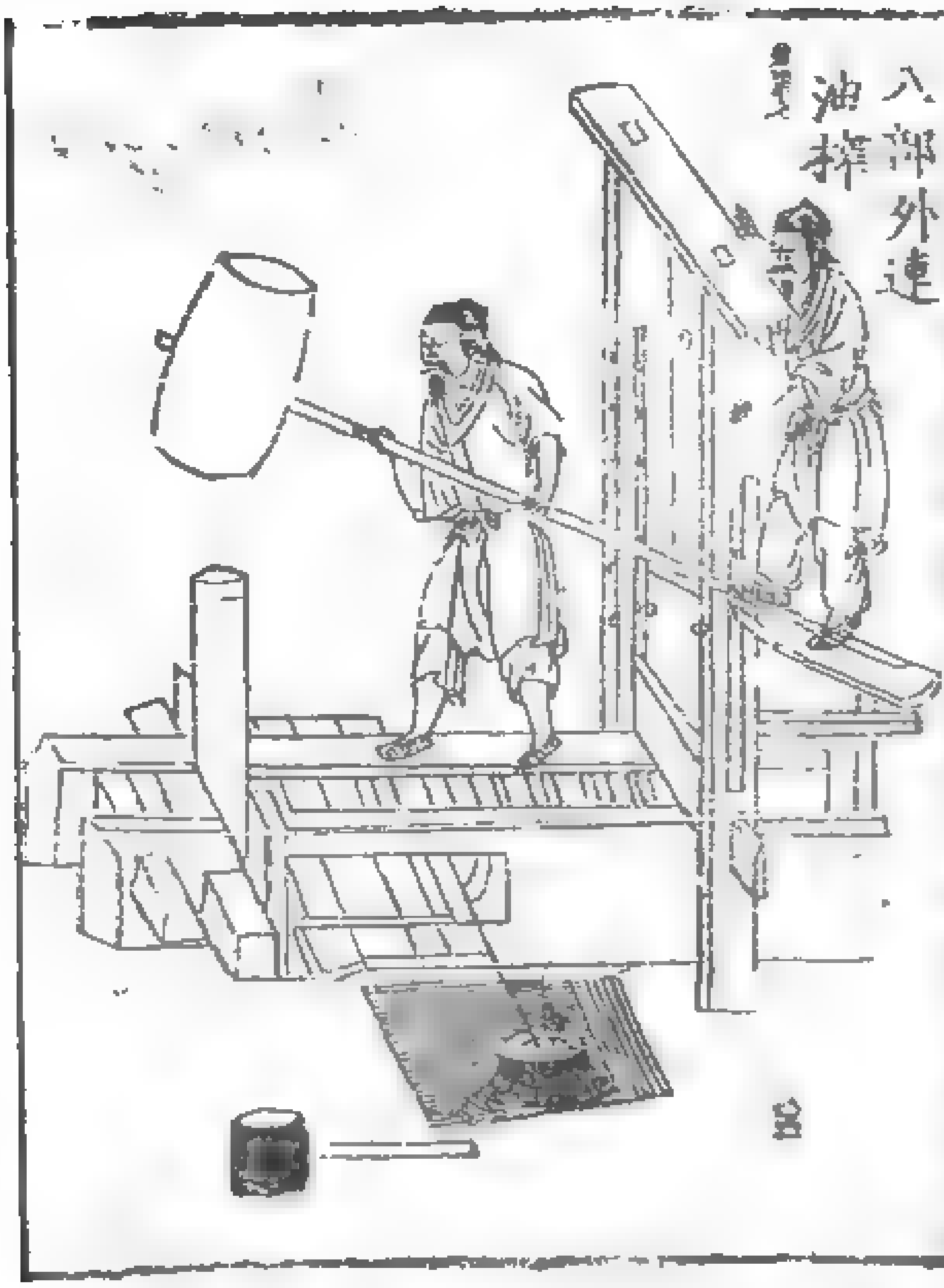


礱磨音磨韻作磨礳切對也礳同說文云礳石磑也世
本曰公輸班作磑方言或謂之䃺切 字說云礦從石
從靡研之而靡焉今省作磨字既從石又從靡手之義
特易曉也通俗文曰塡䃺曰硐切木公附床曰摘加切
今又謂主磨曰臍注磨曰眼轉磨曰幹承磨曰槃載磨
曰床多用畜力輓行或借水輪或掘地架木下置鐏軸
亦轉以畜力謂之旱水磨比之常磨特為省力凡磨上
皆用礪斗盛麥下之眼中則利齒旋轉破麥作麩然
後收之篩羅乃得成麪世間餅餌自此始矣詩云斲圓
山骨舊胚胎動靜乾坤有自來利齒細嚙常川旋
機深殺不雲雷臨流須藉水輪轉上声役畜豈勞人力
推已自世間多餅食便知元是濟民材

連磨

連磨連轉磨也其制中置巨輪輪軸上貫架木下承
鐏臼復於輪之周回列遶八磨輪輻適與各磨木齒相
間一牛轉軸則八磨隨輪輻俱轉用力少而見功多
後魏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
時用劉景宣作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
竊謂此雖並載前史然世罕有傳者今乃尋繹搜索度
其可用述此制度既圖於前復叙于後庶來者倣之以
資食利嵇含八磨賦云外兄劉景宣作磨奇巧因賦之
云方木矩峙圓質規旋下靜以坤上轉以乾巨輪內建
八部外連

油榨



油榨取油具也用堅大四木各圍可五尺長可丈餘疊
作卧枋於地其上作槽其下用厚板嵌作底盤盤上圓
鑿小溝下通槽口以備注油於器凡欲造油先用大鑊
爨炒芝麻既熟即用碓舂或輾碾令爛上甑蒸過理草
為衣貯之圈内累積在槽横用枋桯相拶復豎插長楔
高處舉碓或椎擊擗之極緊則油從槽出此横榨謂之
卧槽立木為之者謂之立槽傍用擊楔或上用壓梁得
油甚速今燕趙間創有以鐵為炕面就接蒸釜爨項乃
傾芝麻於上執杴匀攪待熟入磨下之即爛比鑊炒及
舂碾省力數倍南北農家歲用既多尤宜則倣詩云巨
材成榨床細溜刻槽口麻爛入圈圍機械應心手既之
亦多方肪膏足雖有同願室中鄉何嘗潤達昔

農器圖譜集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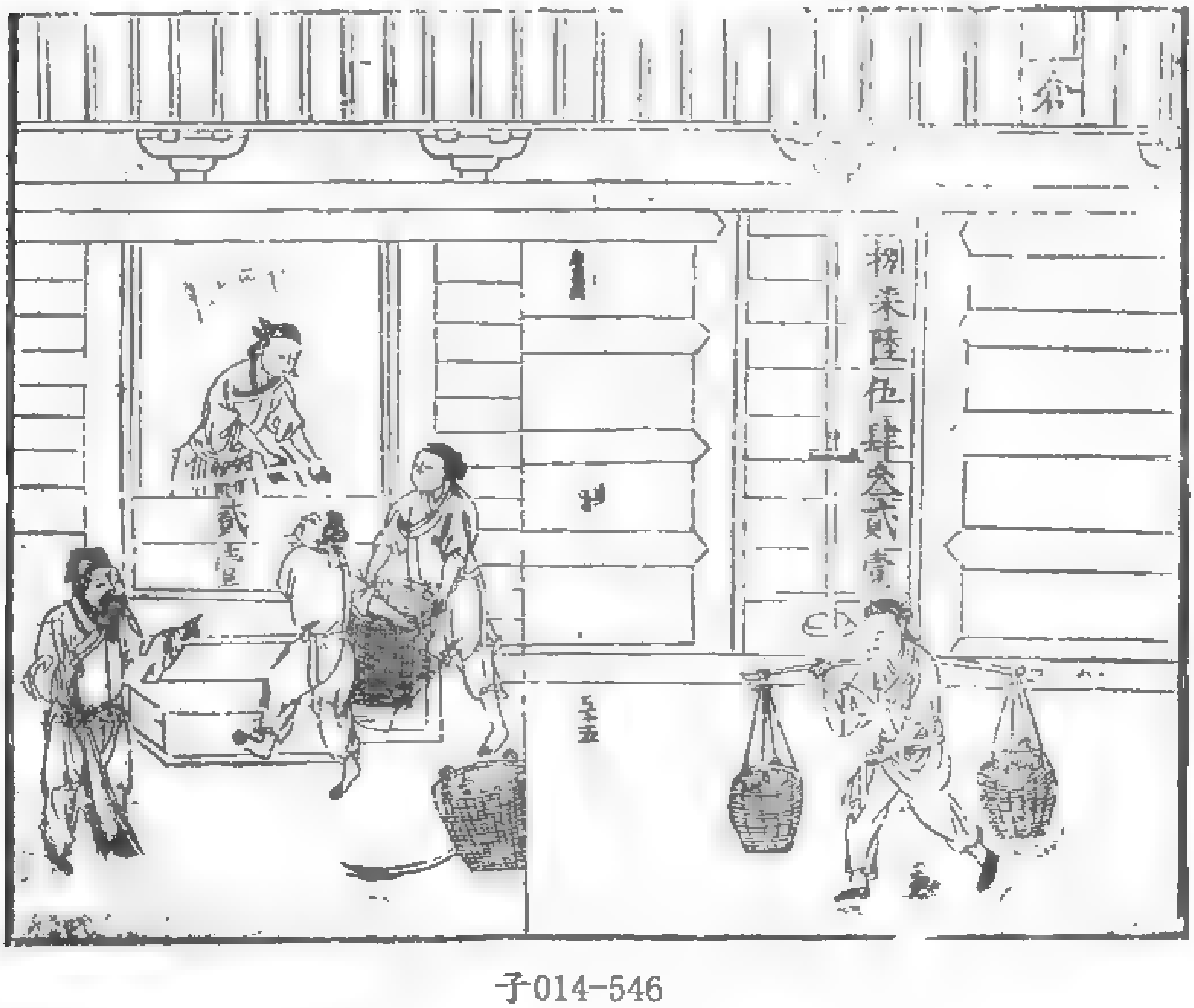
東魯王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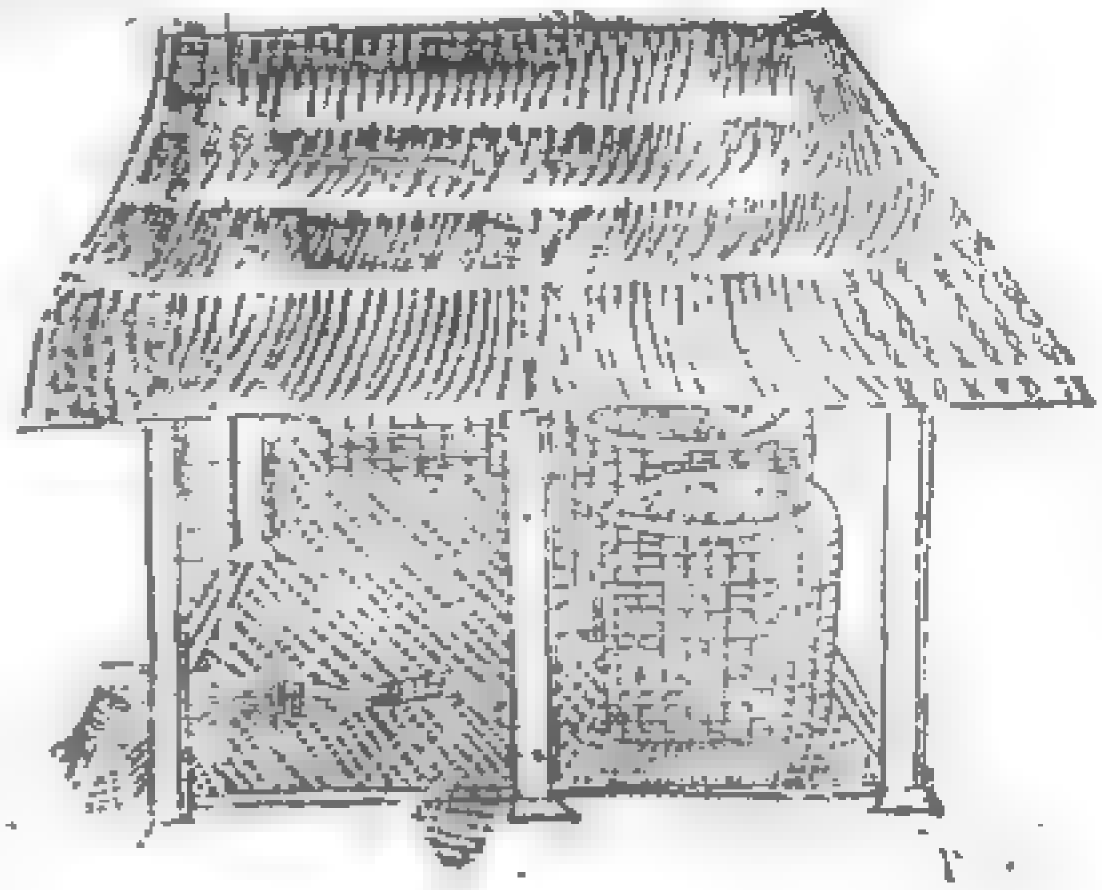
倉廩門

倉廩出皆儲蓄之所古有定制重民食也次而國京下而窖窨也所非作但穀藏之類也然又名有巧要以從其便凡欲儲貯務儉德者當取為法至於始終出納之用亦不可闕故以類屬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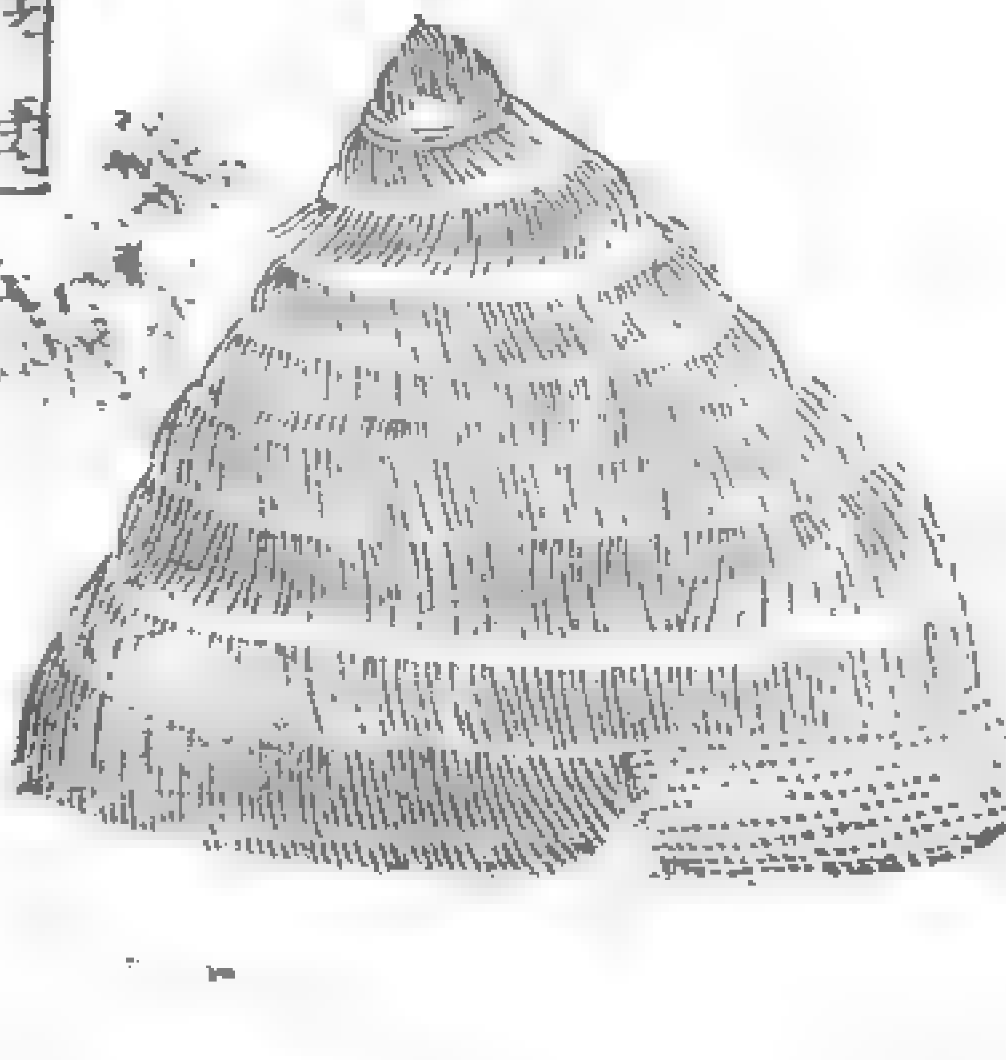
倉

倉穀藏也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天文集占曰胃主倉史記天官書胃為天倉此名著於天象者月令口孟冬令有司修囷倉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此名著於公府者甫田詩曰乃求千斯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此名著於民家者推而言之則知倉之類尚矣今國家備儲蓄之所上有氣樓謂之敖房前有簷楹謂之明廈倉為總名蓋其制如此夫農家貯穀之屋雖規模稍下其名亦同皆係累年蓄積所在內外材木露者悉宜灰泥塗飾以辟火災木又不蠹可為永法詩云實穀歲曰… 倉制度一遵古積不厭斗升耗或容雀鼠常平名囷倉相因義仍取撰諸創始恐疵欸豈無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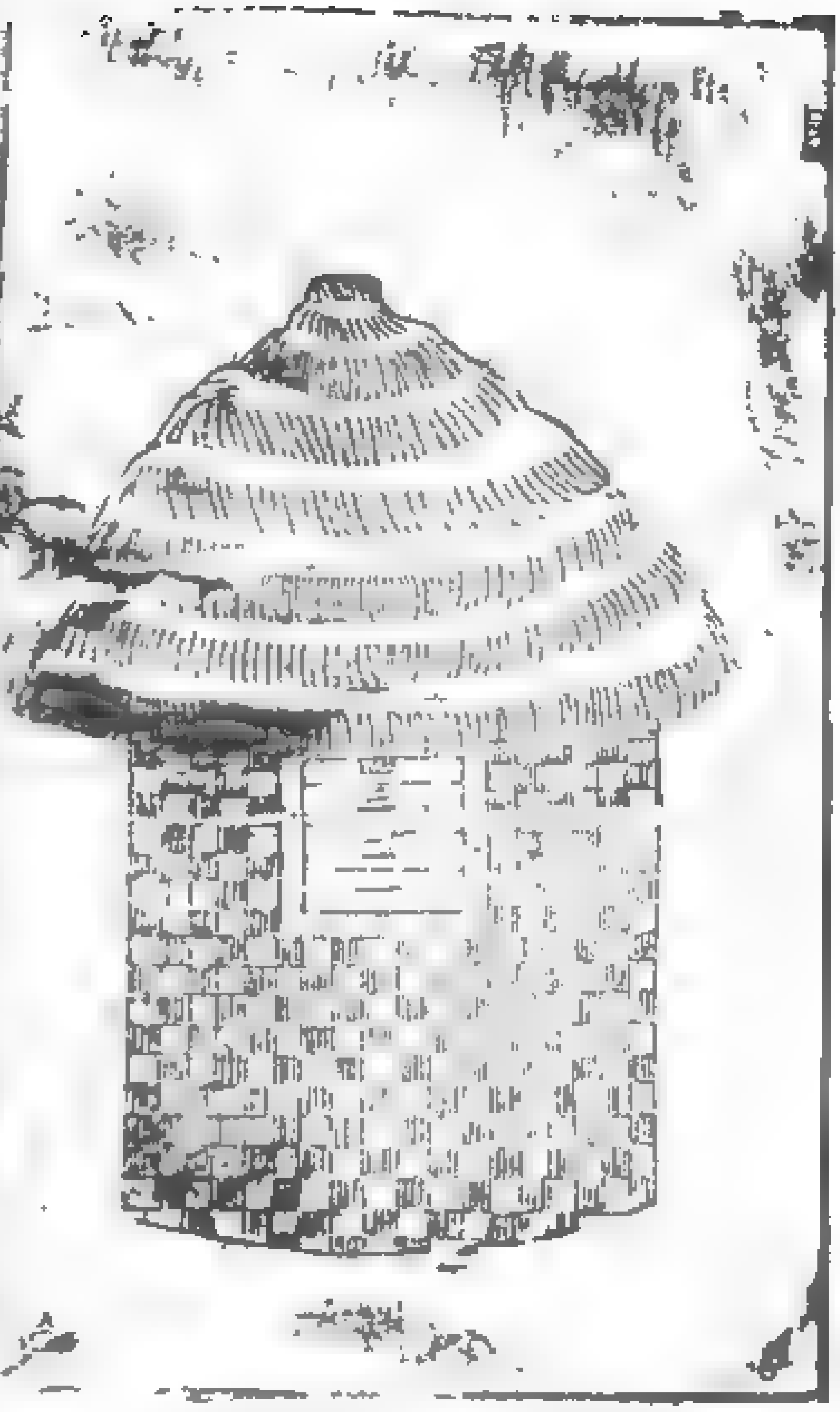
廩倉別名豐年詩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注云廩所以藏粢盛之穗說文曰倉黃而取之故謂之廩或從广從禾今農家構爲無壁廈屋以儲禾穗種稑之種即古之廩也唐韻云倉有屋曰廩倉其藏穀之總名而廩庾乃倉有無屋之辨也詩云廩亦名天上星有象常照垂在地必有之應廩庾於斯上乃奉粢盛下以備凶饑黍稌及億秭重見豐年詩



庾鄭詩箋云露積穀也集韻庾或作斎倉無屋者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又曰我庾維億楚茨詩庾積穀多也

詩露積以庾稱有象因自成初無締構功何同倉廩名詩人嘗比賦如坻復如京公私同儲蓄微此知豐登

囷



囷，圓倉也。禮月令曰：修囷倉。說文：廩之圓者[illegible]
之囷方謂之京[illegible]管子曰：夫若[illegible]而有新成囷京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西京雜記曰[illegible]
[illegible]之名[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當在民卿[illegible]
濟貧

京

京，倉之方者。廣雅云：字從广，京倉也。又謂四起曰京。今取其方而高大之義，以名倉曰京，則與象也。夫囷京有方圓之別，北方高亢，就地植木，編條作箄，故圓即囷也；南方墊濕，離地嵌板作室，故方即京也。此囷京又有南北之宜，庶識者辨之，擇而用也。詩云：大云倉廩，次囷京。各貯粢糧，取象成可。是今人迷古制，方圓未識，有他名

穀盅

穀盅　穀中　集韻云：虛器也。又謂之氣籠，編竹作圍，徑可

一尺或二丈底足稍大易於堅立內置木撐四五數層乃止凡列倉中每間或五或六亦量積穀多少高低大小而制之嘗見倉廩囷京等所貯米穀蒸濕縮厚數尺謂之縮頭以致壓蒸變黃削成塊腐往往耗損元數公私坐此陪償誠可甚惜今置此器使鬱氣升通米得堅燥免致前弊實濟物之良法凡儲蓄之家不可闕也詩云虛中一竅外丈餘身厠跡囷倉氣可伸要識有功能積久陳陳從此更相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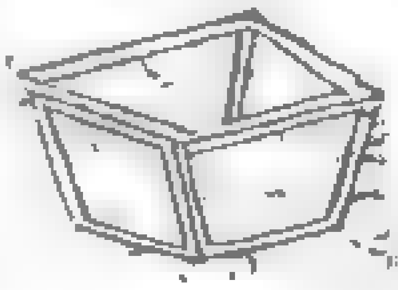
窖

窖藏穀穴也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數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是起富此謂穀之所任民命是寄今藏置地中必有重遇且風蟲水旱十年之內儉者五六安可不預備者夫穴地為窖小可數斛大至數百斛先投柴棘燒令其土焦燥然後周以糠穩貯粟於內五穀之中惟粟耐陳可遠年有於窖上栽樹大至合抱內若變浥樹必先殺今謂葉必萎黃又傳別窖此地土厚皆宜作此江淮高峻土厚處或宜倣之既無風雨雀鼠之耗又無水火盜竊之虞雖篋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詩云作窖良有法貯穀期不腐燠壁經陶漆築坑親壤土厚深防水潦深藏勝倉庾却嗟金玉家無能備飢荒

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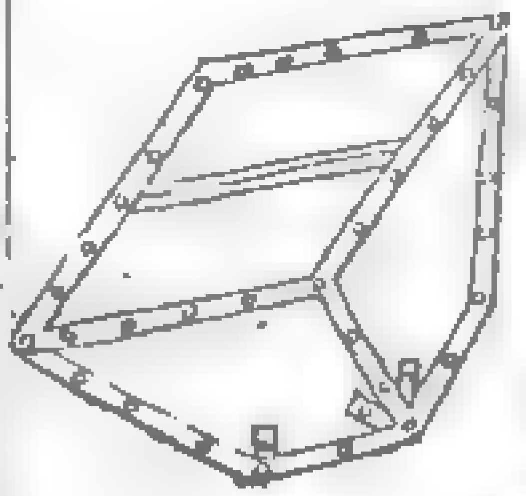
竇似窖月令曰穿竇窖鄭注云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疏云隋若似方非方似圓非圓釋文云隋他果切謂狹而長令人下掘或旁穿出上轉向於它處內實以粟復以草掇封塞也人莫辨即謂竇也蓋小口而大腹竇小孔穴也故名竇詩云穿竇以貯穀遂謀輸者農小口傍能通虛腹寬有容深儲慮竊發述藏加密封一朝催租急肯許防饑窮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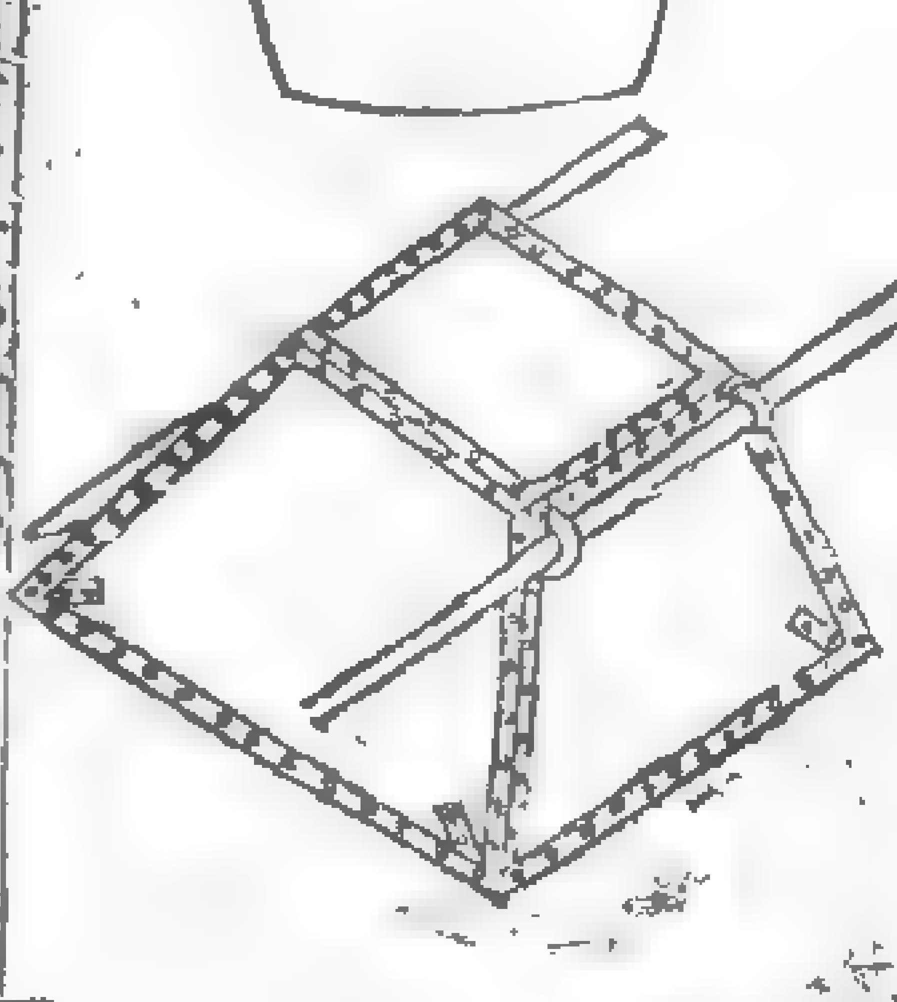
升十合量也前漢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二龠為合十合為升說文云升從斗象形唐韻云升成也

斗



斗十升量也前漢志云十升為斗斗者聚升之量也說文云斗象形有柄唐韻云俗作斗天文集曰斗星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斛



斛十斗量也前漢志云十斗為斛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周禮曰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西國永啓厥後茲物維則時文思索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法度為民立法而作量漢書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他彫切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上為斛下為斗上謂仰斛下謂覆斛之底受一斗也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大倉大司農長之今夫農家所得穀數凡輸納於官販鬻於市積貯於家多則斛少則斗零則升天必槩以平之貧富皆不可闕者

槩 杚代平斛斗器說文云槩杚斗斛從木既聲杚平也古沒切漢書云以升水準其槩也唐書列女李畬母傳畬爲監察御史得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吏曰御史不槩是也集韻杚亦音槩亦書作概古有豆區烏侯切釜鍾庾秉之等左傳曰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十釜爲鍾又二釜半爲庾十六斛爲秉皆古量之名也今唯以升斗斛爲準最號簡要蓋出納之司易會計也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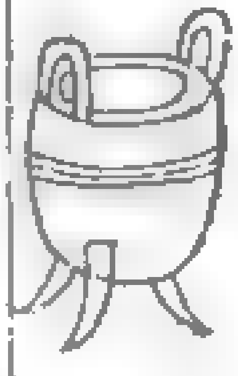
嘉量賦云作之嘉量甚哉惟深嘉者以善爲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微於千數之數齣憲於黃鍾之首蓋取諸象爰範乎金既成止其儀可觀堅外可程虛中受盈吻恰乎衡鏡實同乎權錫以分多少寧患乎不均以立信二何行之無敢然後其可能立非悍其可諭出入關愷包含式孚衡公滅私乃爲而勿有約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伸而共契跡與道而相符且器守乎謙人權厥操人非器門上器非人奚遵不謹則詐僞生端無方則羨溢爲耗職是司者胡額相冒由此言旃不其至然外乎則傑郝備成漢律歷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亦與時而貿遷施于政而四方仰則昭乎理而百代猶傳誠可美而可尚顧斯寄而取焉是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始增撮而統合卒聚升而成斗斛又十之所積穀皆蓋其所受隨求而或益或退順動而何先何後洎乎職與都尉計起弘羊洽乎權而作典布均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强豈比夫有斗而弗樂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爲晝夜至之時于以校矣于以用之實爲人之所欲敢望聞于有司

農器圖譜集之十

東魯王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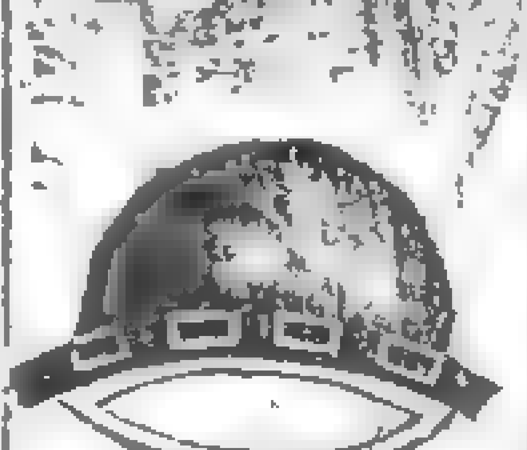
鼎釜門

鼎釜皆烹飪器今鼎以取繅釜以供饎爲農家必用之器後以老瓦盆匏樽土鼓之類迭相叙次愈見朴俗天真不事華飾知造羲皇氏之庭春而儛之洎乎熙熙之不自知也兹特圖其舊制贊以新詠庶形往古之風以革澆俗之弊其於政化不爲無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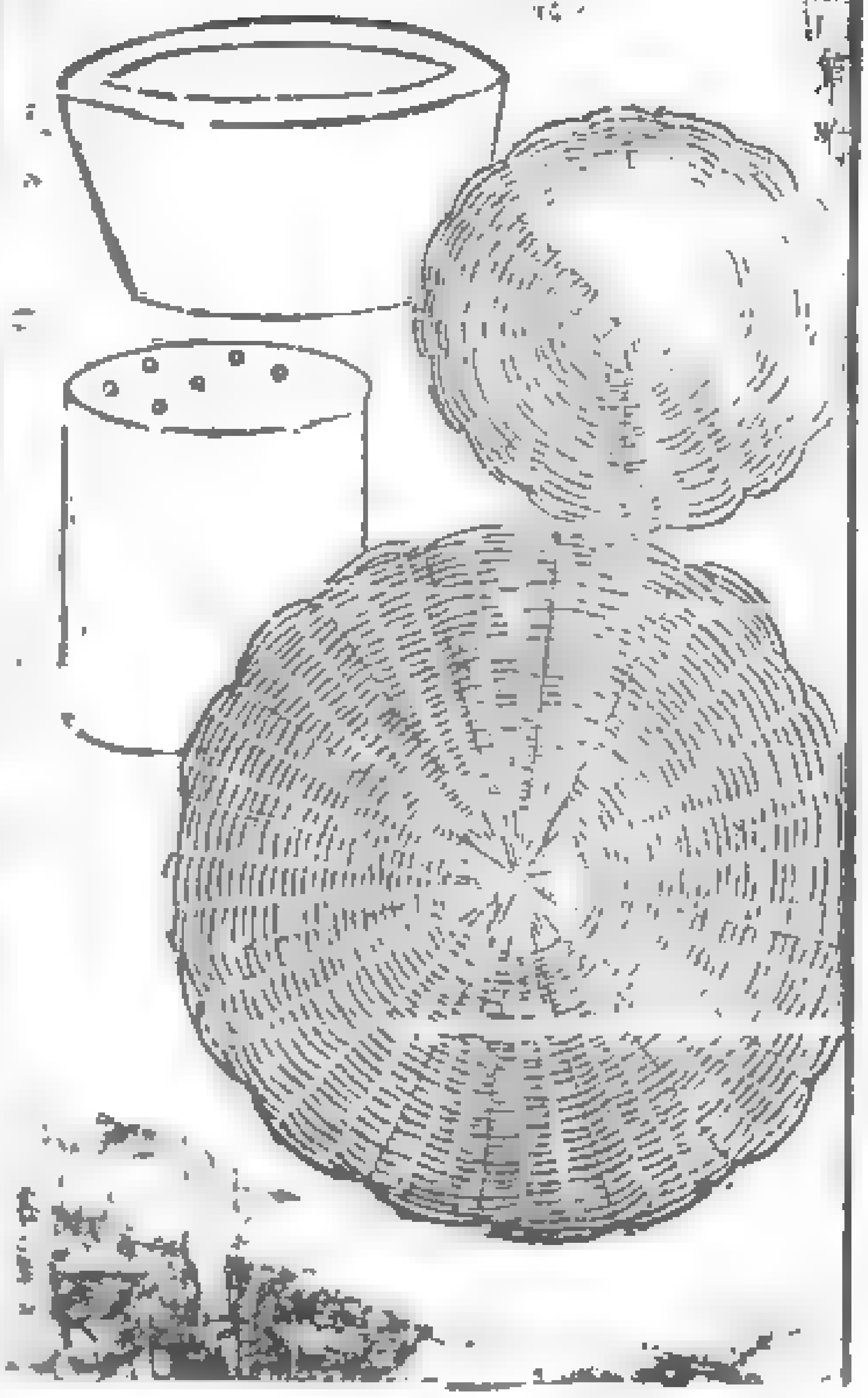
鼎

鼎說文云鼎三足兩耳亨飪器也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今農家乃用煮繭繅絲當烝蠶繭蠶書云凡繅絲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又云□□□□鼎於鑊星蓋繅絲用鼎就其淚火煮繭既多□□繅取欲速不致蛾出或用甑接釜口象其淚鼎但□□者節約□若鼎之火候爲便然原夫鼎之爲器大則□□粧而供上祀小則和羹而備五味今用之以取繭□□而衣被斯民則其功利所及又豈止爲向之食饔而已哉故嘉其兼用遂寘名田譜之內贊云維鼎在昔視亭多儀三代以來鑄象齊疑以定九州以正四夷圖所係若農何與知今及後世物變風移取其深繅□□足記湯生蟹眼緒引爾系如丁對向□□□□門內牽絲由茲冷盆爲並熟釜何異古今以□由一時既濟而家既食而衣器亨不容備用無遺者爲求諸載補壁詩



釜

釜釜器也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易說卦曰坤爲釜廣雅曰鍑□□鉼錪鬲鍑鍑鏊□□汲冢古文鑒□□鑄釜也說文釜作鬴鍑屬魏略曰鍾繇爲相國以五熟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周之九鼎成以一體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方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今之鼎釜有踰茲義異錄曰南方有以少土燒之者燒熱以土油之淨過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斯濟貧之具不可無者贊云昔帝始造火食是須金獻欲冶制陶範模範口銳下古今不踰中潔其腹外黔其膚薪爨而沸井汲而濡水火既濟饔飧乃鋪掩彼鼎鼐孔味能俱舉世通用田譜何書匪農獻穀徒走用魚既曰跨竈寧不痛乎



甑炊器也集韻云甑甗也籀文作𩏑或作䰝周禮陶人爲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說文曰甑甗空也爾雅曰甗謂之鬵鬵鉹也方言或謂之酢餾漢書項羽渡河破釜甑又任文公知有王莽之變悉賣奇物唯存銅甑以此知古人用甑雖軍旅及反側之際不可廢者或謂釜甑衆器皆陶冶作農器何也蓋民之力田以資火食也釜甑不成以此起農事之始及穀物既登爨以釜甑爲農事之終所需莫急於此故附農器之內讚云曰

炊爨之甑也爲先埏作一空底或七穿編竹爲箄漉米湯經標炊氣以照蹄金能專中成至味外示陶埏餅餌作饋餾并饎熙此爲飲民食爲天

箄蔽也說文云箄蔽也所以蔽甑底也淮南子曰明鏡可以鑑形蒸食不如竹箄孔融同歲論曰弊箄徑尺不能救鹽池之鹹矣箄弊可以止鹹故也又曰弊箄甑越在旃茵之上雖貧者不搏此言易得之物也字從竹或無竹處以荊柳代之用不殊也詩云甑或七穿編竹以爲箄有緣去聲象圓無底此能蔽功偷味綢功深爲餅餌計孰謂材有餘止鹹猶用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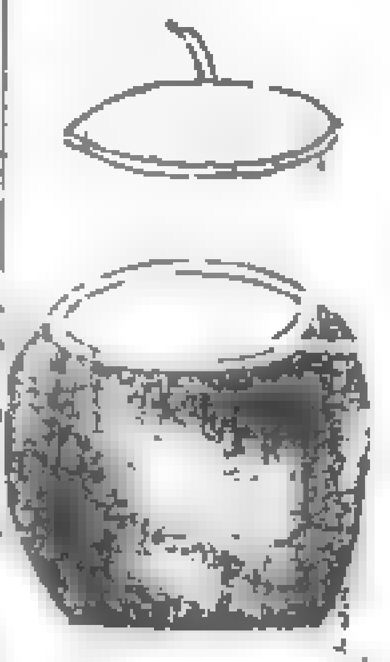
老瓦盆

老瓦盆田家舊盛酒器也周禮曰盆實二鬴厚半寸脣一寸甄土爲之所以盛物也說文曰阮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以大盆盛酒潘岳賦云倒縮盆以酌酒蓋盆古亦盛酒器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竊謂季世習俗奢侈以金玉爲飲器鮮不敗德今瓦盆盛酒有復古淳儉之風其可尚也杜工部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一醉終同臥竹根

瓢杯

瓢杯判瓠爲飲器與匏樽相配許由一瓢自隨顏子一
瓢自樂今舉匏樽併瓢杯何田家之有真趣也皐舉賦
其略曰當其判飲器配閒壺雖人斯造製而天與規模
柄非假條而直腹非待剖而刳黄其色以吾白圓其首
以特重匪慣乎林下達人何事而盛可惜乎樽中夫子
能拙於用堅匏同出詎爲樂音以見奇牢卺合行未觶
婚姻之所共於是薦芳席娛密坐動而委命雖提挈之
由君用或當仁信州的而苟我愚酒漿則仰惟北而有
別克玩好則校同南以爲可有以小爲貴有以約爲珍
瓠之生莫先於膏壤杓之類奚取於梓人昔者滄洲曾
受蒙名而顧渕今茲廟禮請代古號而惟新勿謂輕之
掌握無使辱在埃塵爲荐酌人心而不伓庶返朴以隱
淳

匏樽匏瓠也閒以紙瓠故曰匏樽周禮注云取甘瓠割
去柢以爲樽而酌之亞門內謂門出入所在瓠中虛象門
祭之去其害門者又以人掌倒用瓠齊注云春秋魯莊
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作剽鄭司農云
剽爲瓠杜子春讀瓠爲粢瓠爲瓠蠡也粢盛也鄭玄
謂齊前讀爲犧取甘匏割去柢以齊爲尊也東坡云舉匏
樽以相屬今田家用此皆其遺制賦云猗大塊兮孕質
引甘實蔓兮高懸惟中虛兮表圓實取離兮象乾繄主成
兮求同匪雕琢兮自然惟繄之兮不食受斟之兮用全
繼罍尊兮作古與鴟夷兮比肩至若吠畝登坏粒米呈
瑞民無菜色家稱樂歲走赤腳兮提携酤村醪兮遂致
濁尾爵之真率號棒承乎古器既爾汝兮相屬遂長幼
兮同醉後乃俯扣仰吞途歌里謠忘一己之所之邁千
載之寂寥初若笠澤引田舍之觴又似柴桑倒茅簷之
瓢無思慮兮適劉伶之動止浮江湖兮遊莊周之逍遙
浩浩乎無懷大庭兮去此逾幾又奚嘗箪山罍於黻凡
建兮樽象於犧焦



土鼓

土鼓古樂器也杜子春云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易繫辭曰蕢桴土鼓禮明堂位曰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迎暑氣仲秋迎寒亦如之凡國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杜子春云息老物謂息田夫養老勞農今農家擊飲之後擊鼓以祀田祖即其遺意也詩云粤昔伊耆氏樂制惟土蕢繼自神農氏作鼓丕從瓦蒯桴一引擊真性足陶寫當時風俗成往往朴而野大音能希聲渺高和誠寡迨周因用之龡合豳雅祈年及蜡齊歛格上下是雖器質略名亦不徙微花腰鳴且急可以愧來者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十二

舟車門

農舟 划船 野航

下澤車 大車 拖車

田廬 守舍 牛室

集之十三

灌溉門

水柵 水閘 陂塘

水塘 翻車 筒車

水轉翻車 牛轉翻車 驢轉筒車

高轉筒車 水轉高車 連筒

架槽 戽斗 刮車

桔槔 轆轤 瓦竇

石籠 浚渠 陰溝

井 水篣

東魯王禎撰

舟車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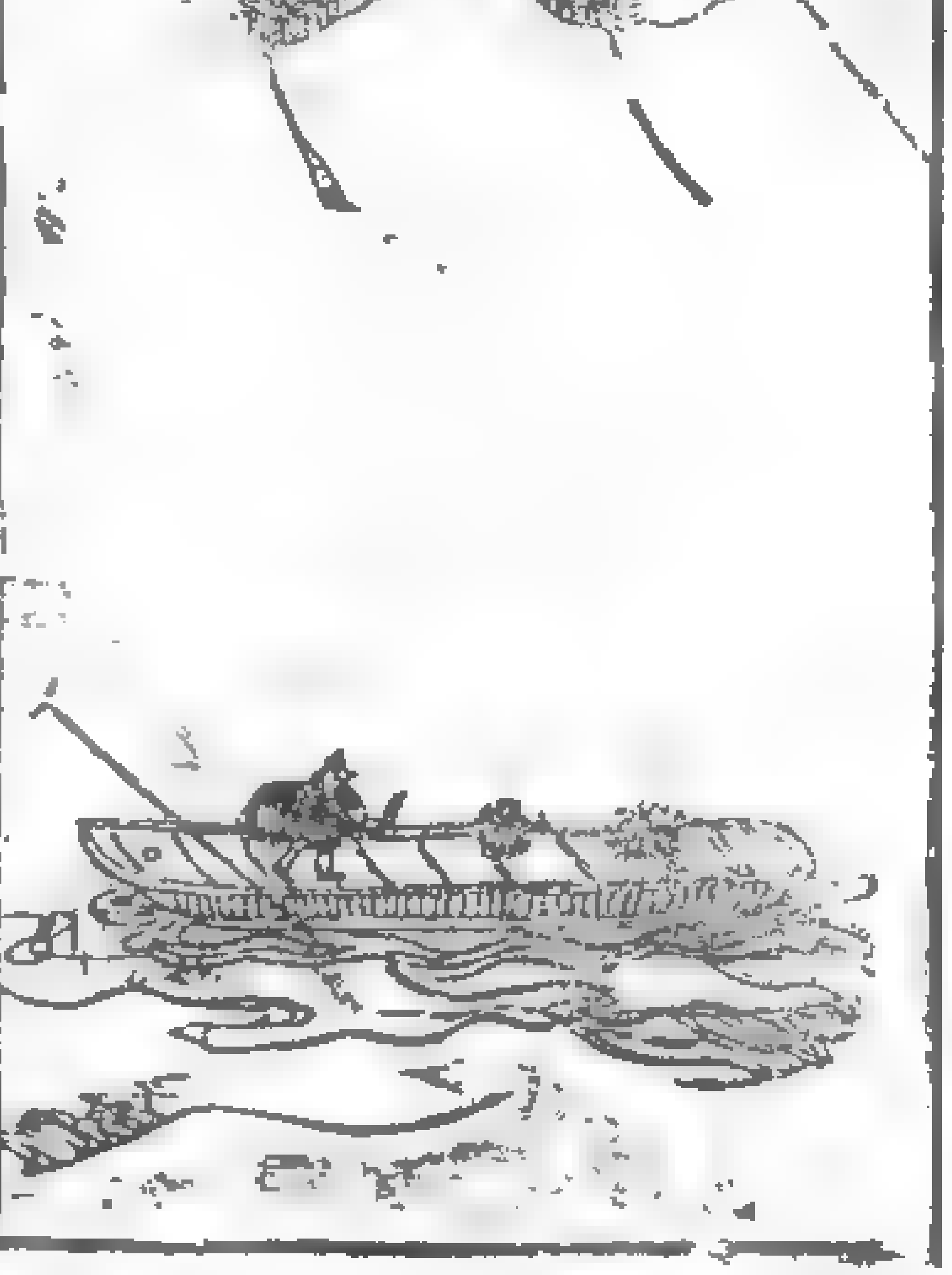
舟車之制任載所先雖南北道路之不同故水陸乘行之亦異然淮漢之間俱可兼用凡務農之家隨其所任至於所居廬室左右不可無其動之用理存兼載故具錄於此

農舟

農家所用舟也去水鄉種藝之地溝港交通農人往來利用舟楫故異于漁釣之名也賦曰夫聖人之制舟楫兮取刳剡之既以濟川而利涉亦華而惟[illegible]必先其乎楫櫂乃復捎乎篷檣恒獨柔而多便或並泛而能方繫大小制度之不一故彼此體用之雖常若夫非艇非航非漁非商凡農居江海或野處湖湘購陸路之資華一櫂於耕桑擬傍通於原隰乎倒載乎倉箱播種則聞[illegible]宜乎種[illegible]收穫則積盡乎稻粱其或出由港[illegible]歸下橫塘雖[illegible]作村溪之逸上須防風雨以[illegible]藏沙際輕帆且新[illegible]遠浦離根短纜泊落日之孤莊彼有[illegible]乎顧航行以[illegible]板屋[illegible]組膝沸[illegible]方轉乎楊[illegible]之隨後庶[illegible]之有使能豪貴一時之侈樂[illegible]知勤民生終歲之[illegible]獲何[illegible]翰思歸獨取千尊[illegible]鱸鱠又爲[illegible]隱[illegible]於[illegible]吾將挈家於此而就食[illegible]其所止於[illegible]之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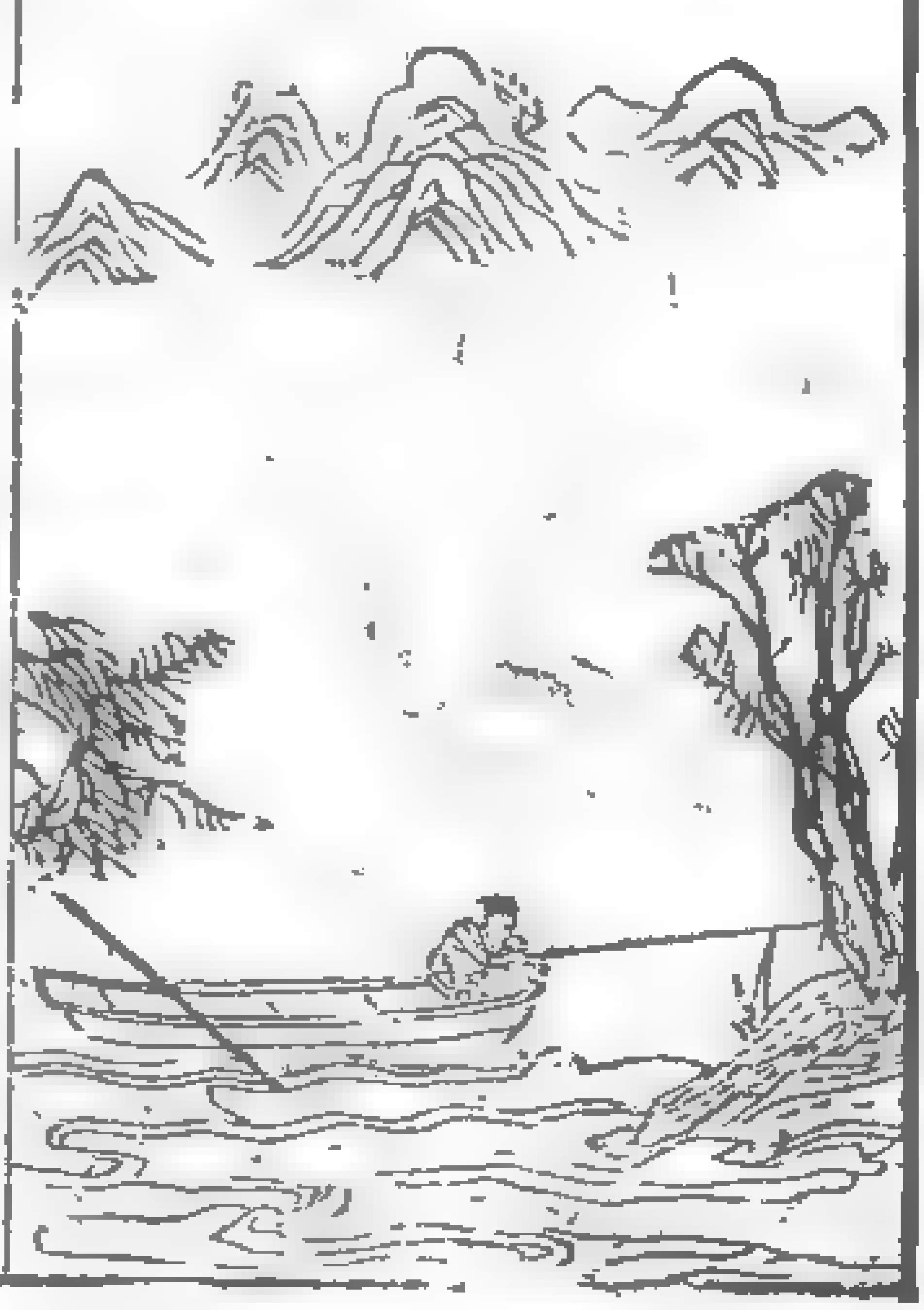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划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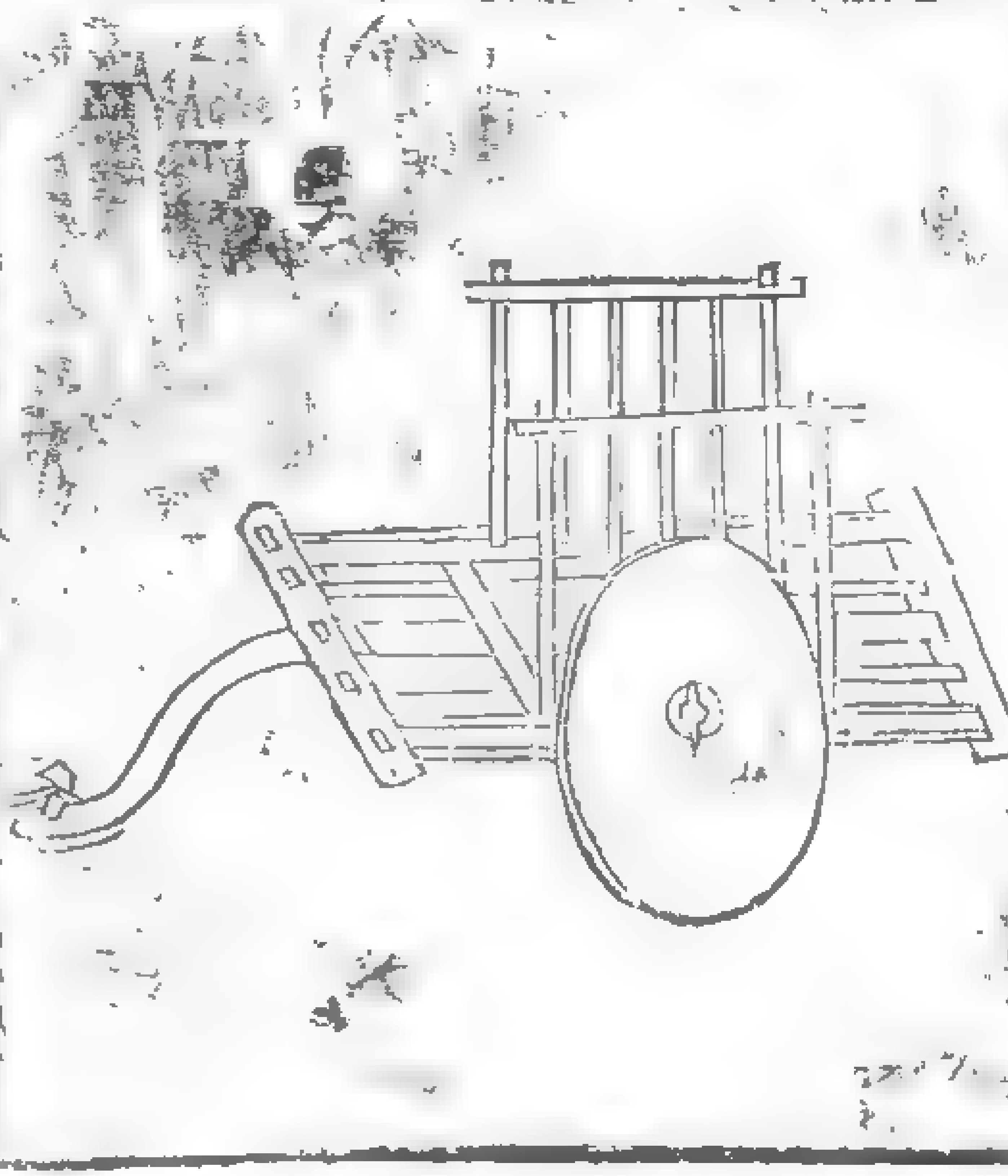
划船集韻划謂撥進也其船制短小輕便易於撥進故曰划船別名秧塌常見淮上頗水及湖泊田上特冬春水涸耕過至夏初遇有淺漲所漫乃划此船就載稻秧稻種徧撒田間水內候水脈稍退種苗即出可收早稻又見江南春夏之間用此擔貯泥糞及載秧束以往所佃之地若際水則以鍬棹撥之或隔陸地則引纖曳去如泛中草上尤爲便駛水陸互用便於農事故備錄於此詩云水鄉遠近多岐路誰作划船斷制度不須梢柂與帆檣一櫂翩翩忽來去農事方殷負載多水陸無拘隨所遇歸來閒艤古方塘不知江海風濤怒有時撐出邊來還勝斷橋人不渡

卷之六



野航胡郎切田家小渡舟也或謂之舴艋謂形如舴艋因以名之舴直格切艋舟也如村野之間水陸相間去聲豈所在橋梁皆能畢備故造此以便往來制頗朴陋廣纔尋丈可載人畜一二不須人駕但於渡水兩傍維以竹草之索各停一長竿牽製索即抵彼岸或略具篙楫田農便之杜詩野航恰受兩三人即此謂也詩云東皐晚春雨晴前溪落落春水生小構欵仄巳中斷野航一葉通人行長日一般春事畢來去溪邊少人跡雨打風吹盡日橫白鷺有時來上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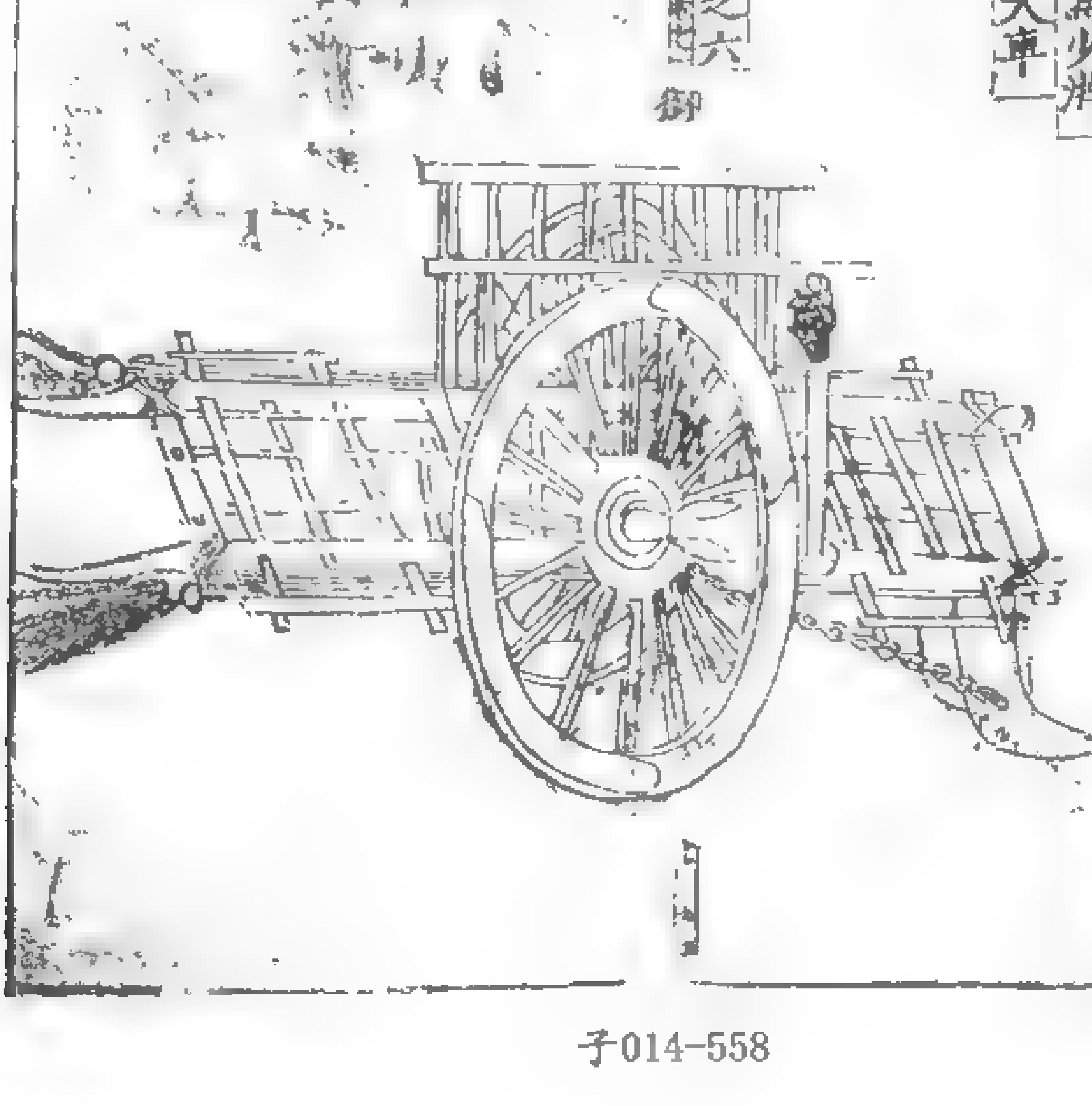
下澤車



下澤車田間任載車也古謂猶者詩曰乃求萬斯箱又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箱即此車也周禮車人行澤者欲短轂短轂則利轉今俗謂之板轂車其輪用厚闊板木相嵌斲成圓樣就留短轂無有輻也泥淖中易於行轉了不沾塞即周禮行澤車也其車制而略但獨輈著地如犂托之狀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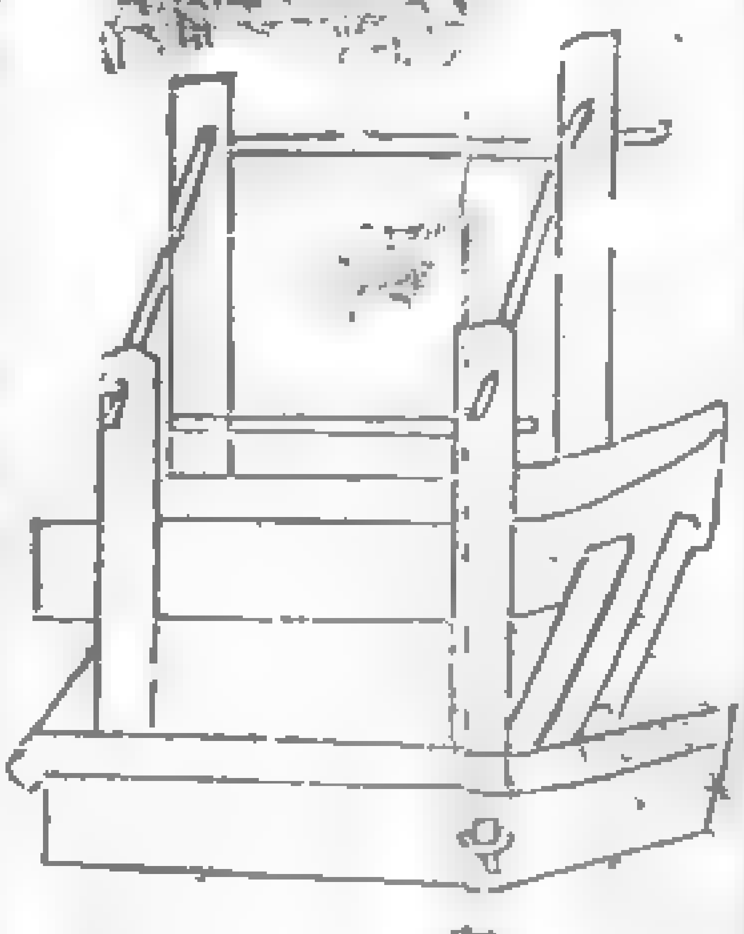
鞔繫索上下坡坂絕無軒輊之患漢馬援弟少遊嘗謂乘下澤車是也詩云下澤名車異爾轜服箱元自利耕牛雙輪不輻遺成較獨木非轂損作斲先向通逵爭軌轍要登多稼出田疇有時命駕或他適常慕平生馬少游

大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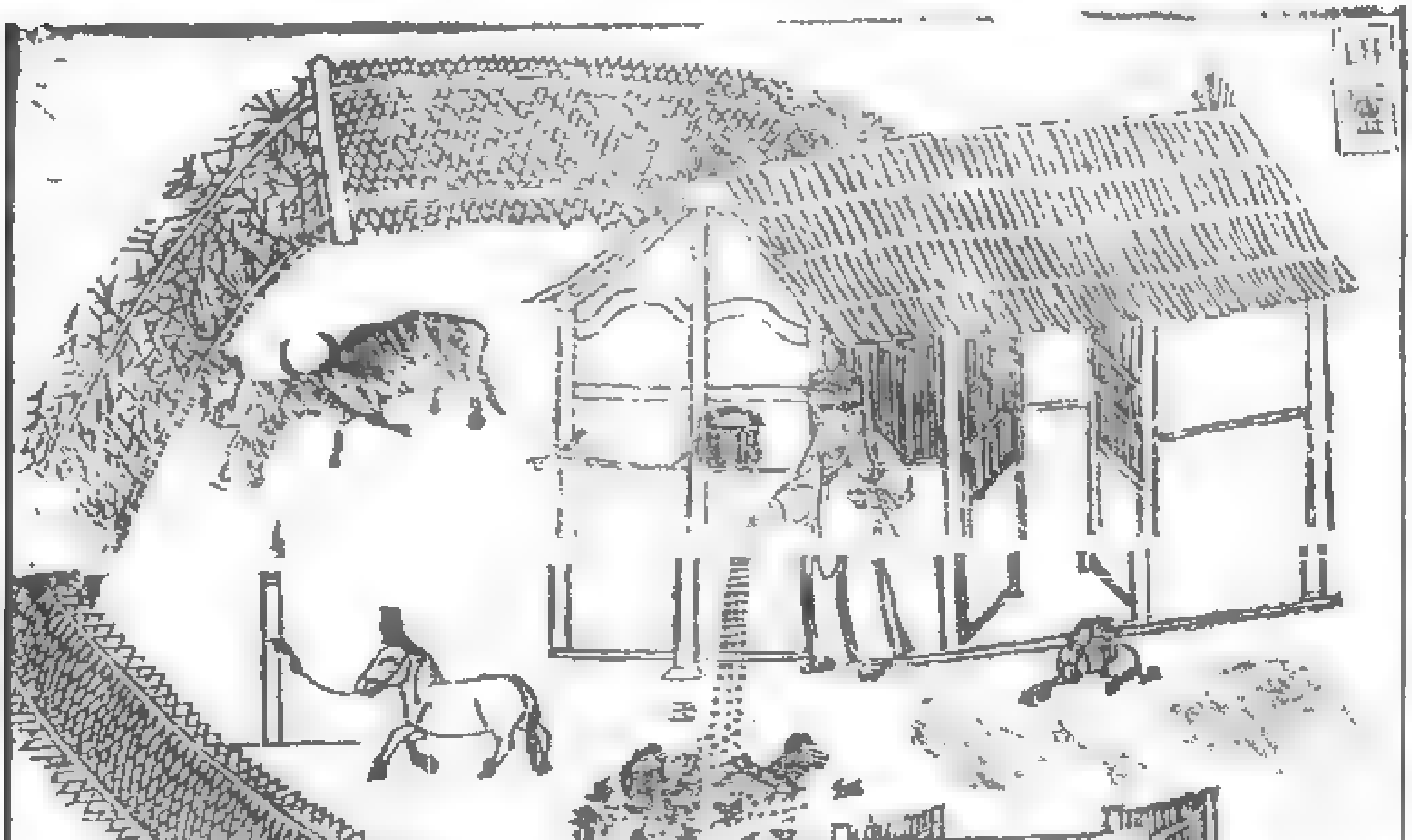


大車考工記曰大車牝服二柯鄭玄謂作迪任載之車詩無將大車論語大車無輗皆此名也世本云奚仲造車凡造車之制先以脚圓徑之高為祖然後可視梯檻長廣得所制雖不等道路皆同軌也中原農家例用之後梁魏玄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利猶未剡木之奇蓋象衎而持妙木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隨移規矩不以師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從於乘利

拖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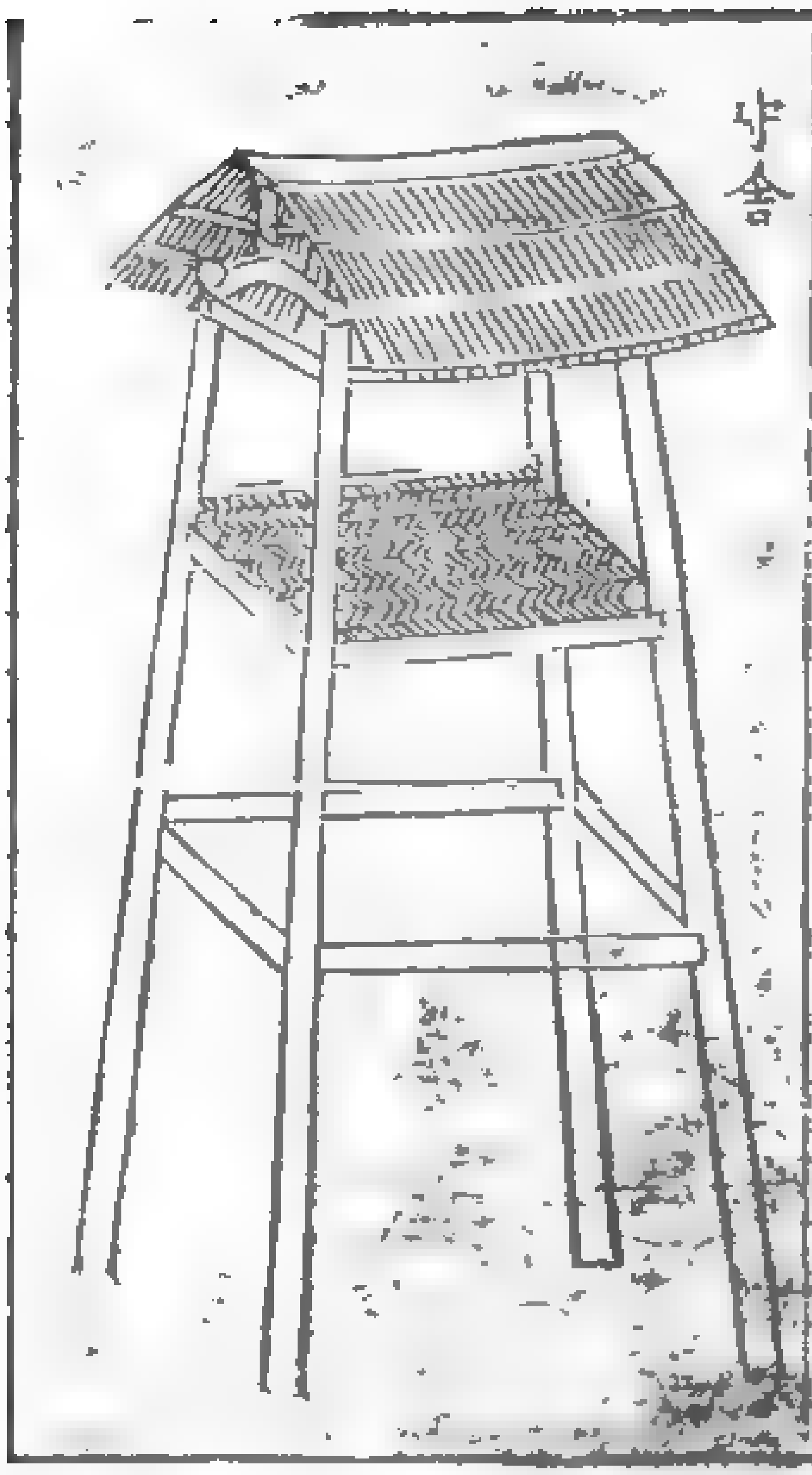


拖杝遮車即拖脚車也以脚木二莖長可四尺前頭微昂上立四簨以橫木括之闊約三尺高及二尺用載農具及芻種等物以往耕所就上覆草為舍取蔽風雨耕牛輓行以代輪也故曰拖車中土多用之庶四方陸種者倣之以便農事詩云早同農具破煙來暮帶樵薪載月迴不比看花南陌上雕輪綉轂殷踏春雷



田廬農書云古者制以五畝之宅以二畝半在鄽詩云入此室處是也以二畝半在田詩云中田有廬是也此蓋古制自井田之變而後人散居隨業所在其屋廬園圃遂成久處以時之内衆子供便管子所謂居四民各有攸處不使雜處欲其業專不為異端紛更其志今農家凡居田野即其理也嘗讀陸龜蒙田廬賦狀其窄陋非久經其處不能曲盡若此使世之崇居華搆猶未滿志者觀之可無奢泰之悟賦略曰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蒲將身以蘧篨笆籬棲微方霤槐簷卑欹而立伛僂戶偪側而行趑趄蝸涎陰頂龜拆穿塗夕吹入面朝陽燃膺左有牛栖右有雞居將行路遮未起啼驅宜從野逸安若囟拘云

守舍



守舍者看禾廬也或以小木芘草略成棲託可容一人可揭木架竹熟後於其中備防人畜或就膝坎縛草為之若於山鄉及曠野之地宜高架林木免有虎狼之患真西山言農事之終我至其禾必造坻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詩云禾穗累累青半黃邊山際野多熟鄉一粒未得人初嘗不慮辦作庵豕狼老農作計須夜防結草搆木安匡床高低量置田中央容身僅足庇雨霜卧於露宿知猶强所圖歲晏會飽腸世族多少居華堂安然熟寢無更長便腹何知之稻粱敢較甘苦均關忙不進寧慶禾無傷

牛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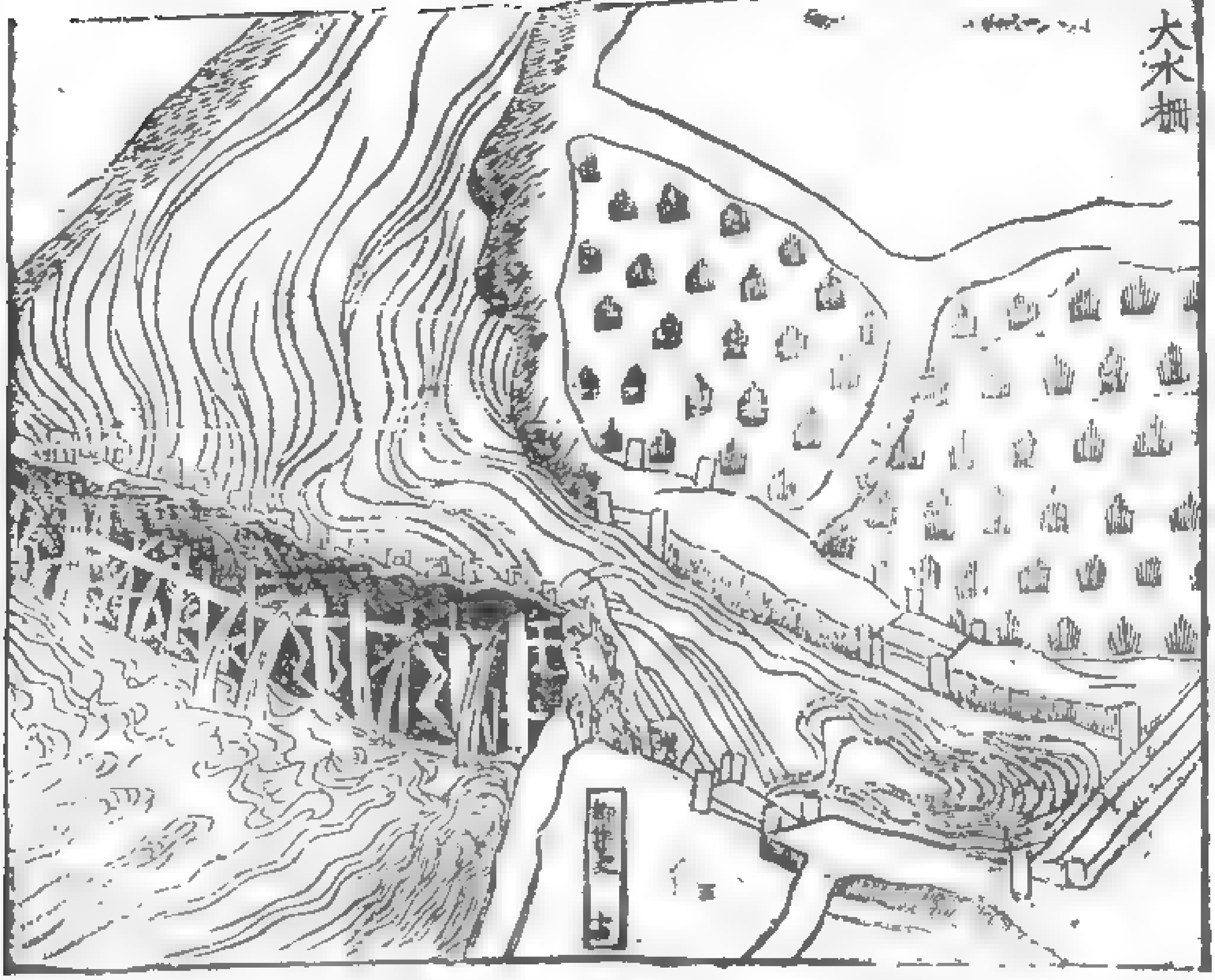
牛室詩 朝陽若室之夫歲事當冬風霜凄凜獸既氄毛率多災疫獨牛依人而故宜入養容牢閑之老農云牛室內外必事塗墍以備不測火災最為切要防範家之六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室納禾阜之達之前日老農請乞灵於土官以從鄉敬子兒而爲之辭云四牸三牝中一夫乳天箱降嚴入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敵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至偶證當閒載尺入之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遂城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室爾子孫實我倉庾

東魯 王禎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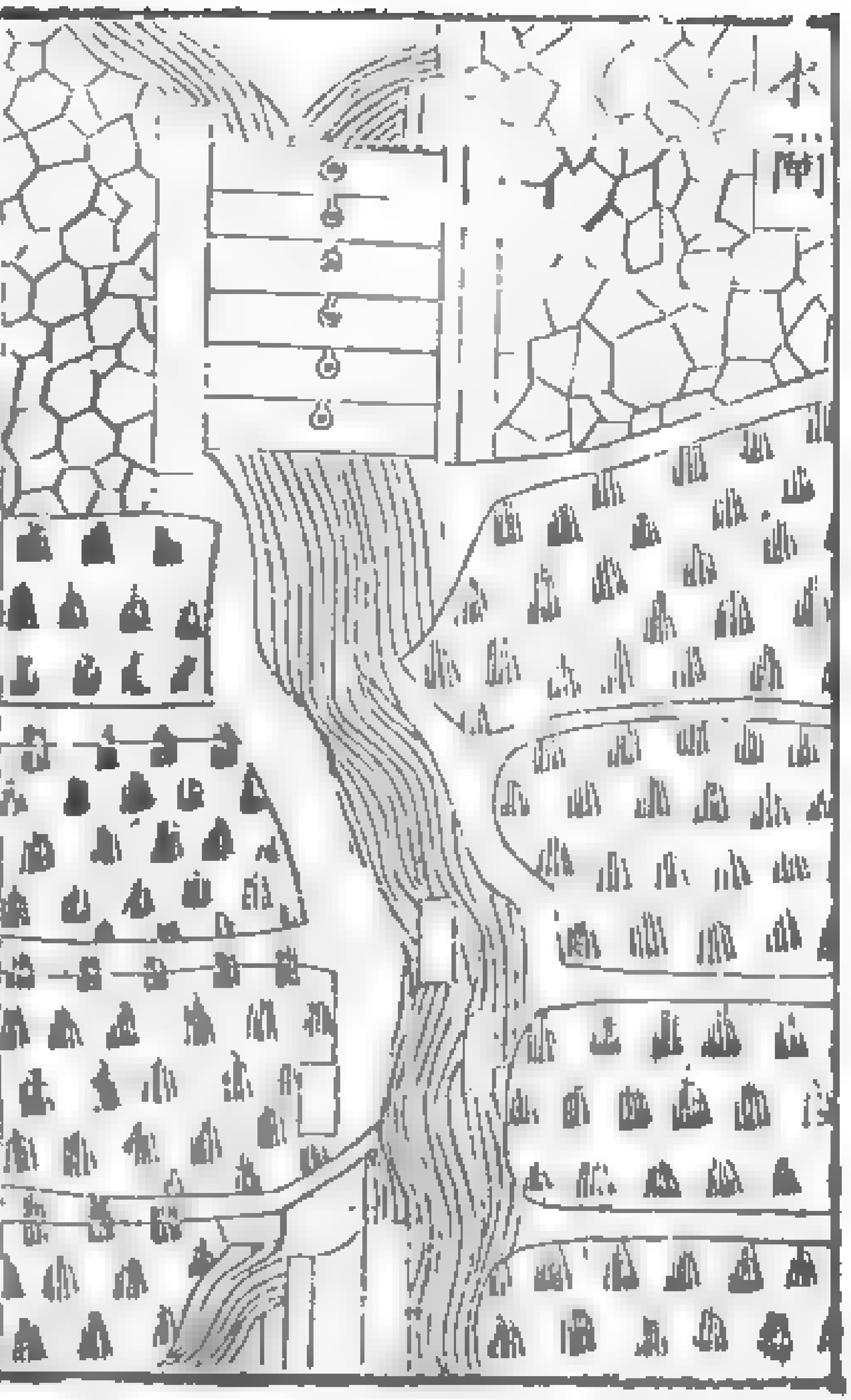
灌溉門

灌溉之利大矣江淮河漢及所在川澤皆可引而及田以倫旱饑之資但人情拘於常見不能通變闕去有知其利者又莫得其用之是今特多方搜摘既述舊以增新復從近而制物或設機械而就假其力或用挑浚而永賴其功大可下潤於千頃高可飛流於百尺架之則遠達穴之則潛通世間無不救之田地上有可興之雨其用水有法與可見故輯諸篇庶資農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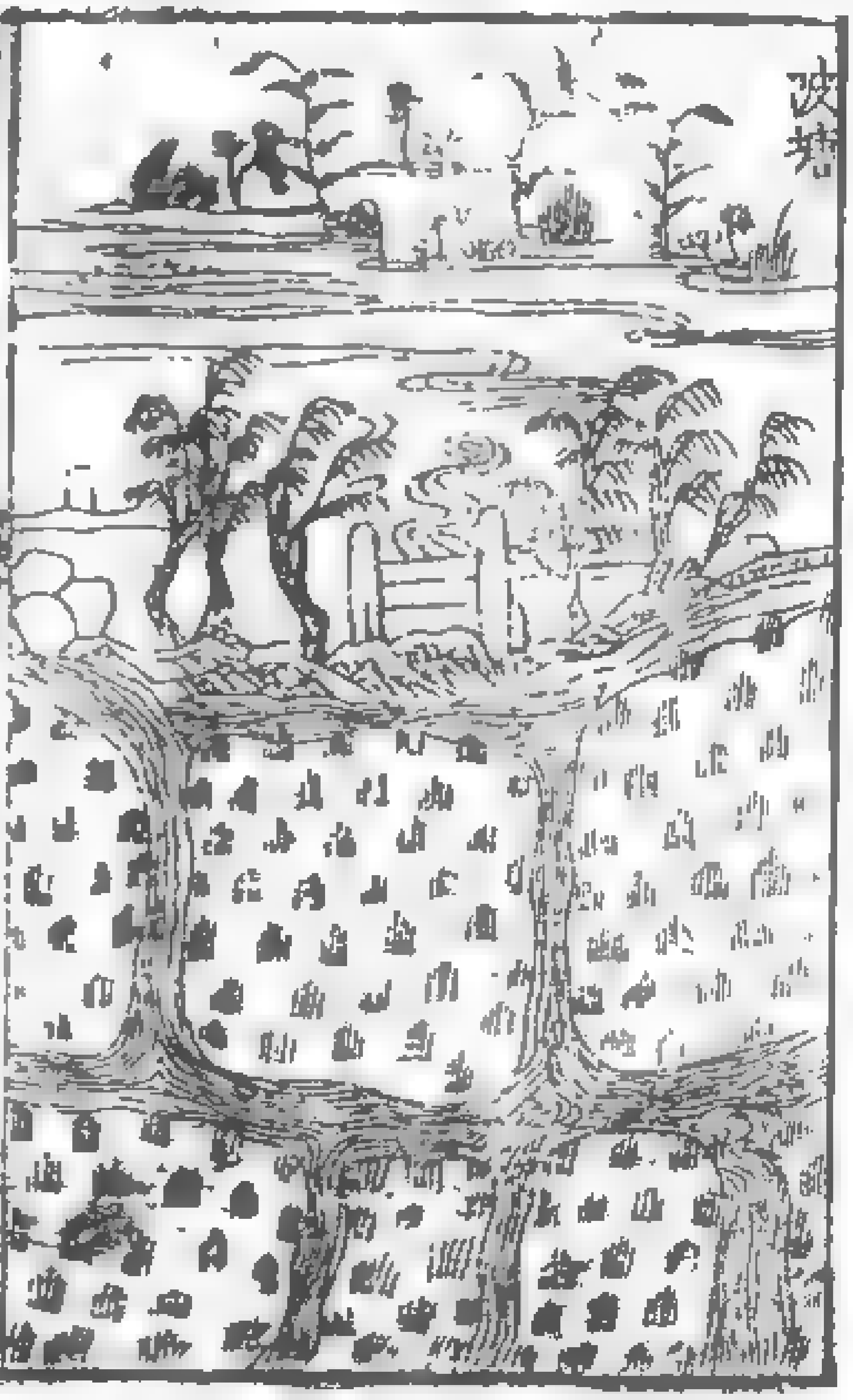
水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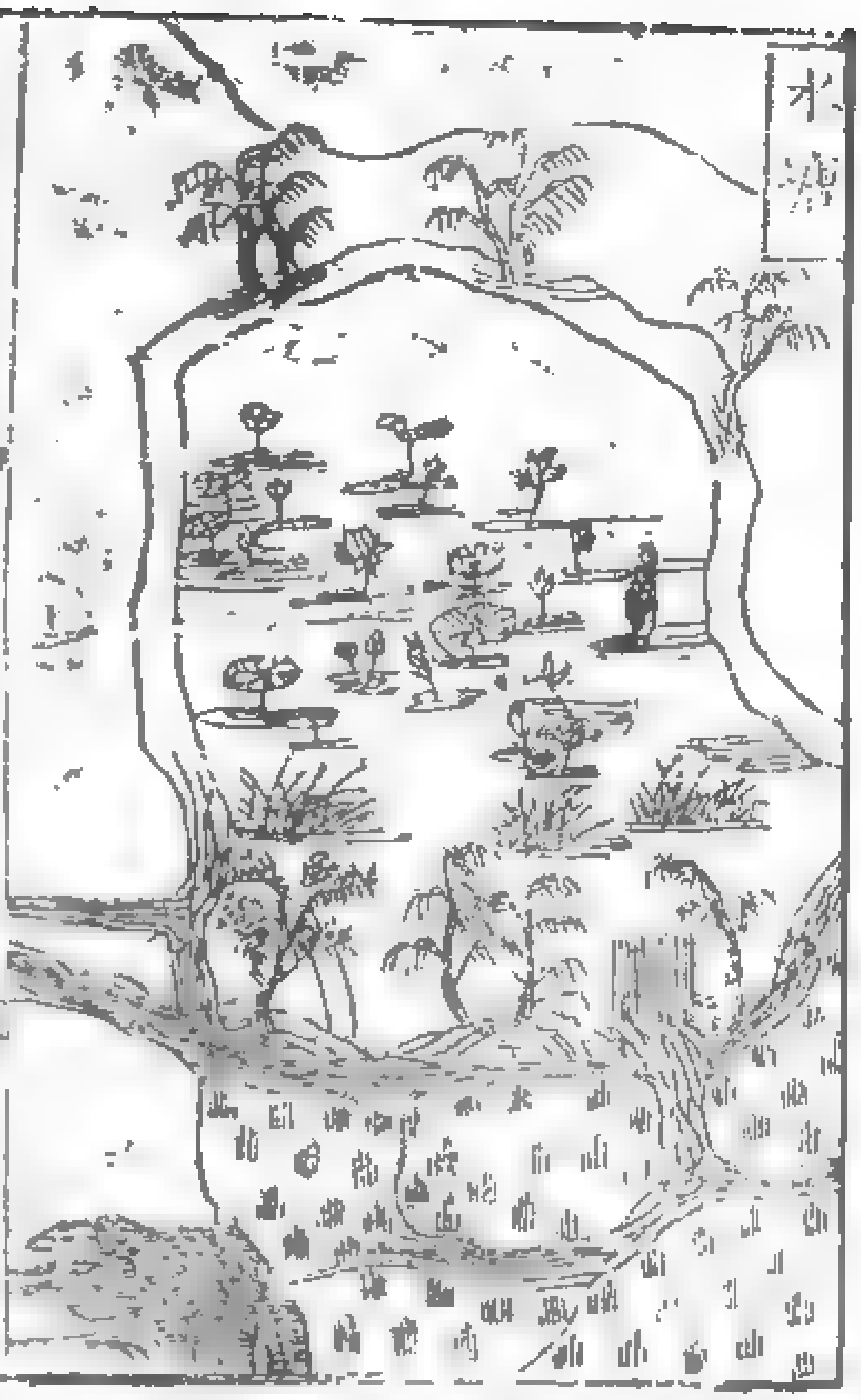
水柵制木障水也若溪岸稍深田在高處水不能及則於溪上源作柵遏水使之旁出下溉以及田所其制當流列植竪椿椿上枕以伏牛擗以𨻶木仍用塊石高壘衆楗斜以邀水勢此柵之小者如秦雍之地所拒川水率用巨柵其蒙利之家歲例量力均辦所需工物乃深植椿木列置石囤長或百步高可尋丈以橫截中流使傍入溝港凡所溉田畝計千萬頃號爲陸海此柵之大者其餘各處境域雖有此水而無此柵非地利素不彼若蓋工力所未及也今特列于圖譜以示大小規制庶彼方效之俾水爲有用之水田爲不旱之田由此柵也詩云川源洪溪間宜兩岸對峙如崇墉傍田救旱無由供上流作障憑地崇支分下灌畦壟重卧邀泮渙立伏龍復有川水波濤洪投椿列植當要衝仍制石囷如合縱約中流無以東穿渠遠流波洛溶溢入于陸海稱秦中畎澮距川雖爲功囷閘滌分方成費役巨拒木能傍通卻資沃灌閭田封向來號陸海內萬木空朝宗餘波儻使膏潤同縱有湯旱無饑凶年今歲歲歌時豐富民有其人始逢此柵功利將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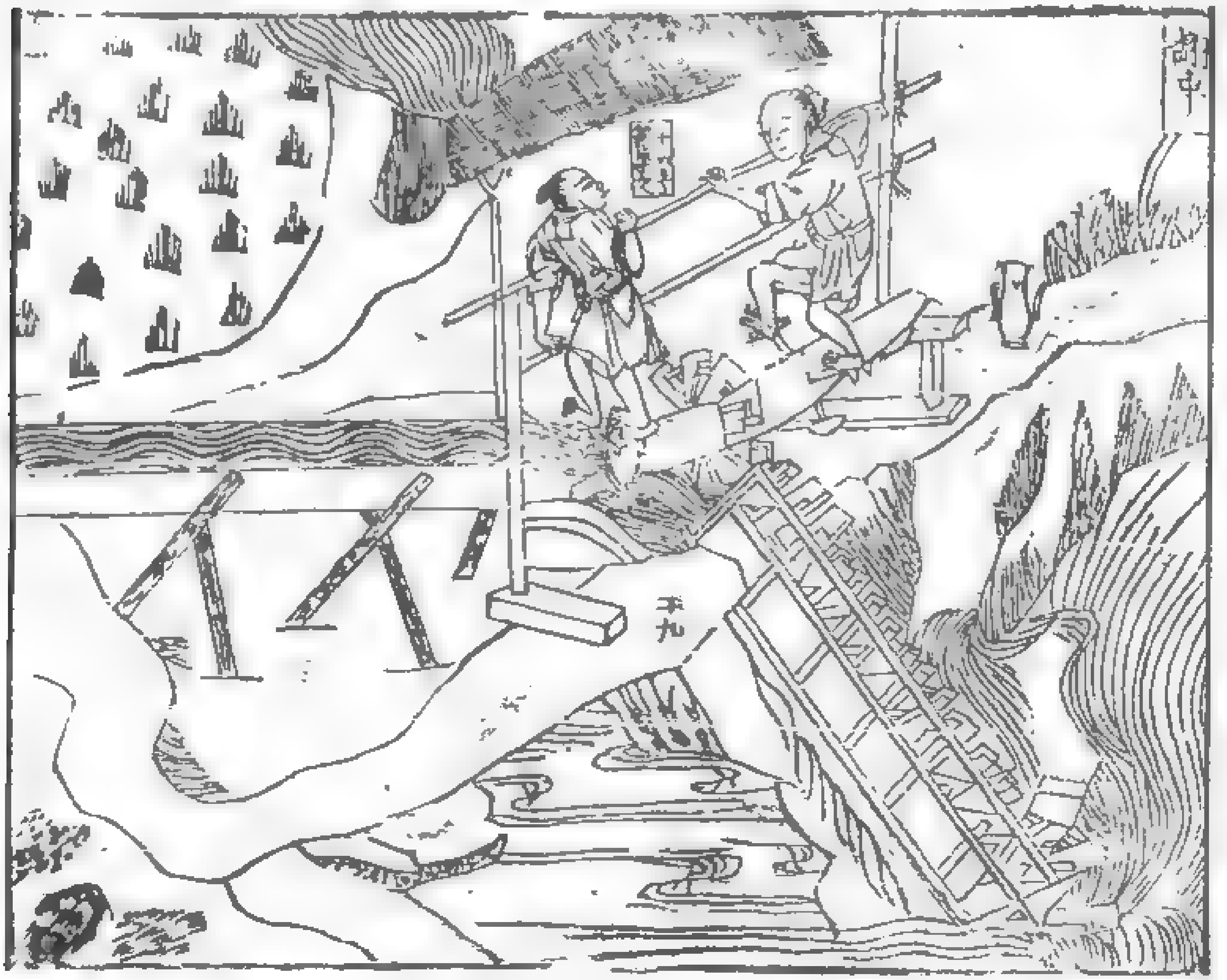
水閘（乙甲切）開閉水門也。間（去聲）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必跨據津要，高築堤壩匯水，前立斗門，甃石為壁，疊木作障，以備啟閉。如遇旱涸，則撒水灌田，民賴其利。又得通濟舟楫，轉（上聲）激輾磑（五對切），實水利之總揆也。詩云：陂岸人呼古閘頭，萬夫工役見重修。禹門但是崇三級，巫峽還同束衆流。少擘清渠供碾磑，每通膏澤到田疇。休將層閾輕抽去，恐有他時旱暵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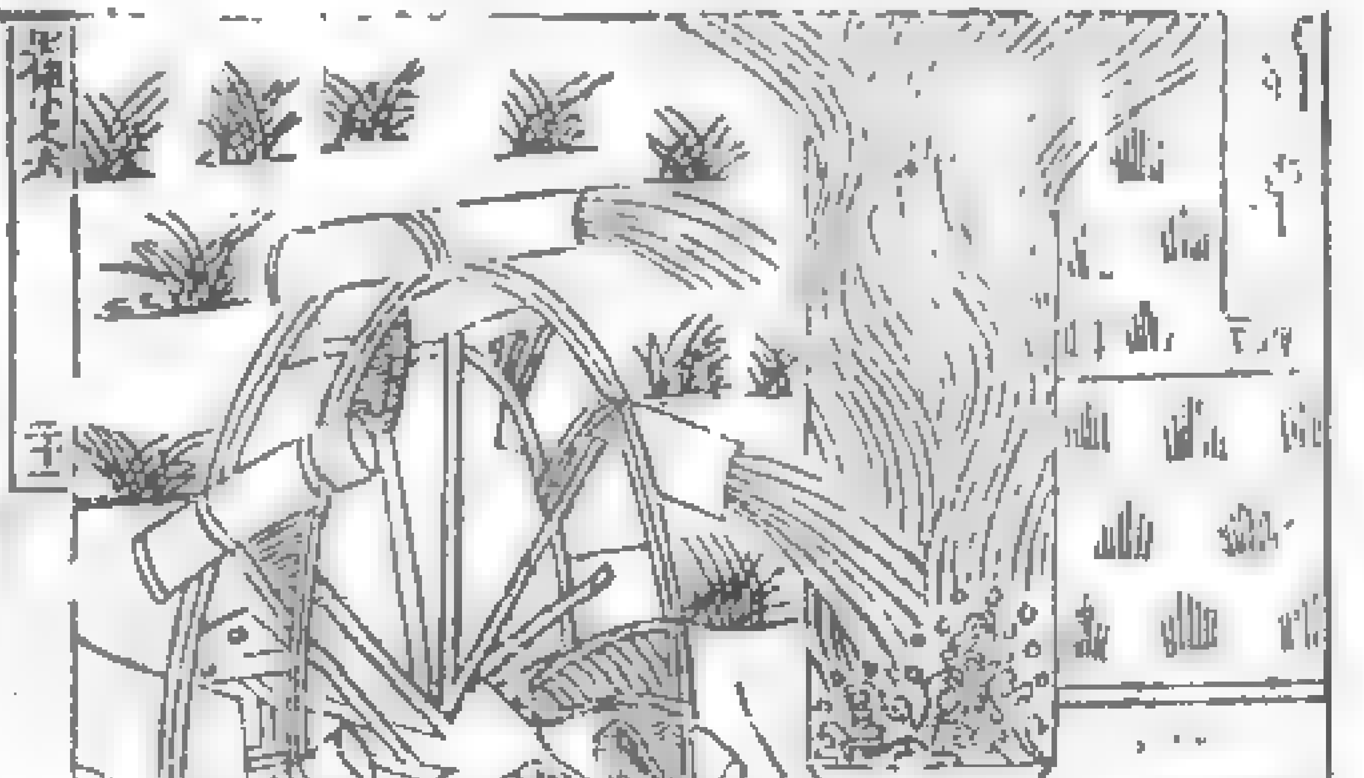
陂塘，說文曰：陂，野池也。塘，猶堰也。陂必有塘，故曰陂塘。周禮以豬畜水，以防止水。說者謂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者，豬旁之隄也。今之陂塘，即與上同。考之書傳，廬江有芍（於吟）陂，潁川有鴻隙陂，黄陵有雷陂、愛敬陂，陽平沛郡有鉗盧陂，餘難徧舉。其各溉田，大則數千頃，小則數百頃。後世故跡猶存，因以為利。今人有能別度地形，亦效此制，足溉田畝千萬，比作田圍，特省工費，又可畜育魚鱉，栽種蓮藕之類，其利可勝言哉。詩云：陂本塘高逾袤延，拒流寧使迅如川。斗門雖淺三時旱，尺澤能添十倍田（數延袤諸陂溉田獲利十倍故號）沃野號稱今陸海，煙波分得小江天。便當卜此成歸計，魚稻鄉中好度年。



水塘御洿池因地形坳下用之潴蓄水潦或修築圳堰以備灌溉田畝兼可畜育魚鱉栽種蓮芡俱各獲利累倍此太庇灌地平田利無溝瀆井泉以溉田者救旱之法非塘不可夫江淮之間在在有之然官民異屬各爲永業歲收產利成用水之多便者詩云自是江淮地利同頃瀦塘求助吾農一泓積潦能施潤數頃良疇盡可供頭使稻禾無旱涸更教魚鱉足涵容年來無闕連修築都休由官不用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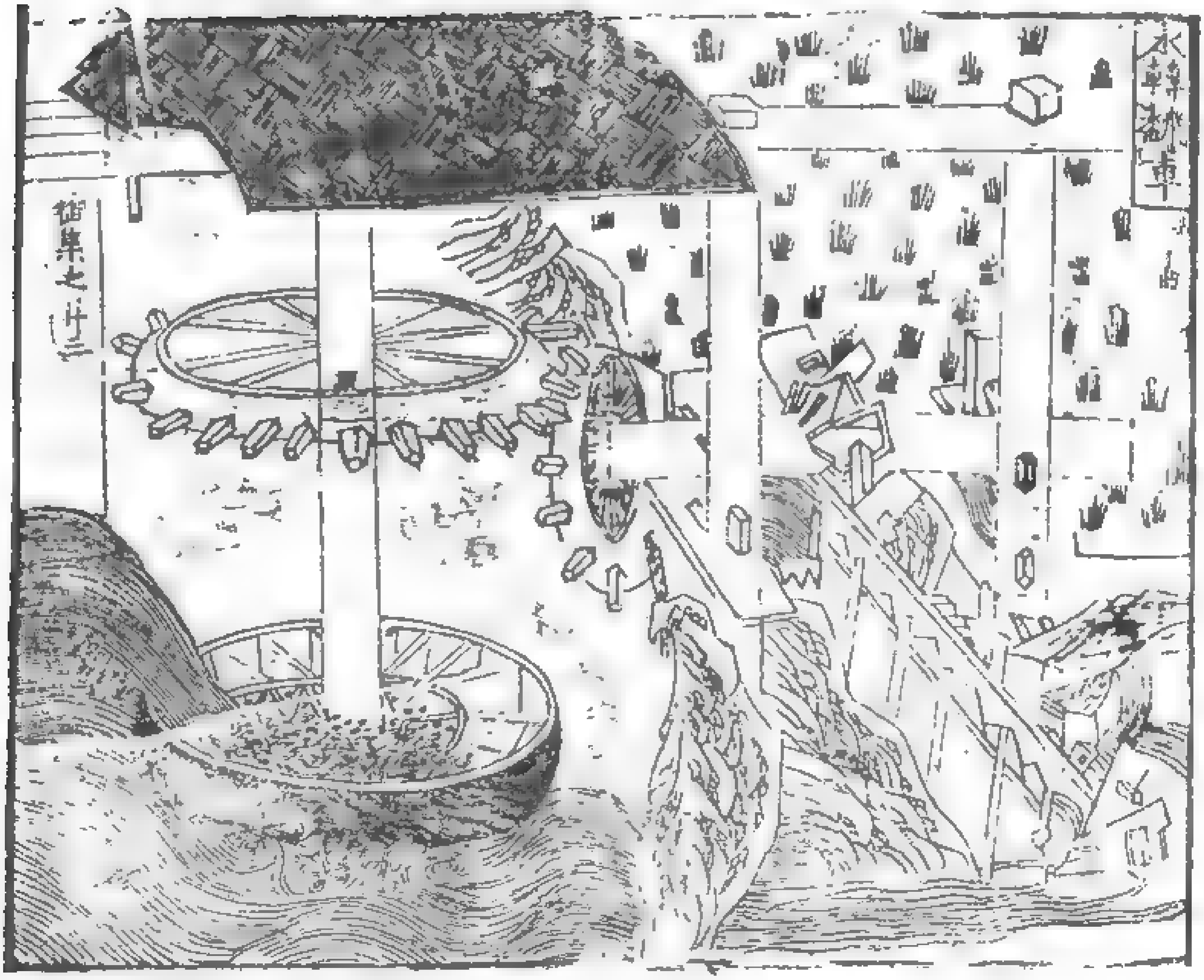


翻車今人謂龍骨車也魏略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田地可爲園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洒南北郊路則翻車之制又起於畢嵐矣今農家用之溉田其車之制除壓欄木及列檻樁外車身用板作槽長可二丈闊則不等或四寸至七寸高約一尺槽中架行道板一條隨槽闊狹比槽板兩頭俱短一尺用置大小輪軸同行道板上下通周以龍骨板葉其在上大軸兩端各帶拐木四莖置於岸上木架之間人憑架上踏動拐木則龍骨板隨轉循環行道板刮水上岸此翻車之制關鍵頗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其起水之法若岸高三丈有餘可用三車中間小池倒水上之足救三丈已上高旱之田凡臨水地段皆可置用但田高則多費人力如數家相傳計日趨工俱可濟旱水具中機械巧捷惟此爲最東坡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秧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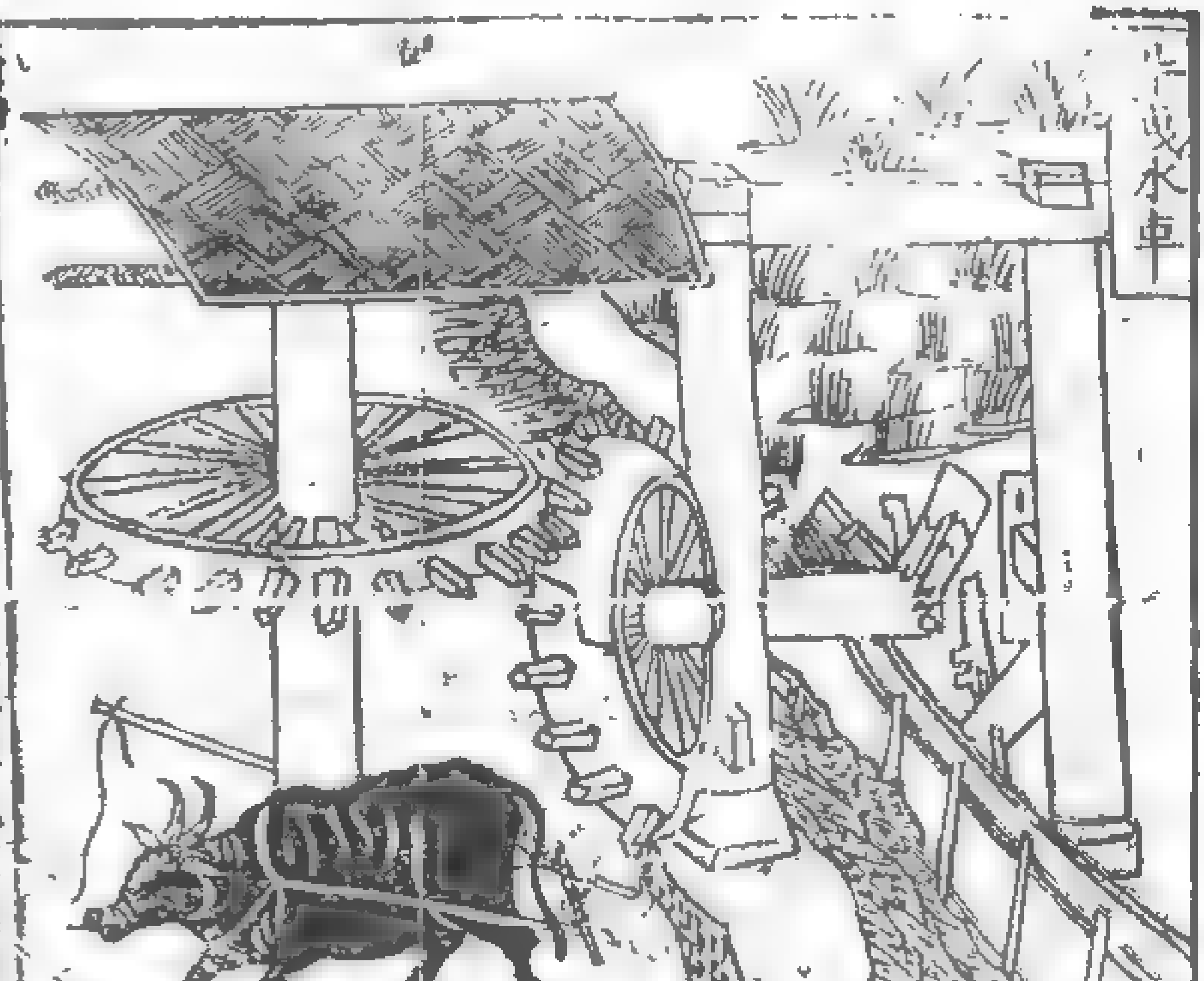
筒車流水筒輪凡制此車先視岸之高下可用輪之大小須要輪高於岸筒貯於槽方爲得法其車之所在自上流排作石倉斜擗水勢急湊筒輪其輪就軸作轂軸之兩傍閣於樁柱山口之內輪軸之間除受水板外又作木圈縛繞輪上就繫竹筒或木筒謂小輪則用竹筒大輪則用木筒於輪之一周水激輪轉衆筒兜水次第下傾於岸上所橫木槽謂之天池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絕勝人力智之

事也若水力稍緩亦有木石制爲陂柵横約溪流旁出激輪又省工費或遇流水狹處但壘石斂水湊之亦爲便易此筒車大小之體用也有流水處俱可置此但恐他境之民未始經見不知制度今列爲圖譜使做傚通用則人無灌溉之勞田有常熟之利輪之功也張安國詩云象龍喚不應竹龍起行雨聯綿十車輻咿軋百舟艣轉此大法輪救汝旱歲苦横江鎖巨石濺瀑疊城鼓神機日夜運甘澤高下普老農用不知瞬息了千畆抱孫嘗嬉戲但看翠浪舞餘波及井臼舂玉飲酡乳江吳誇七蹋足蹋腰背僂此樂殊未知吾歸當教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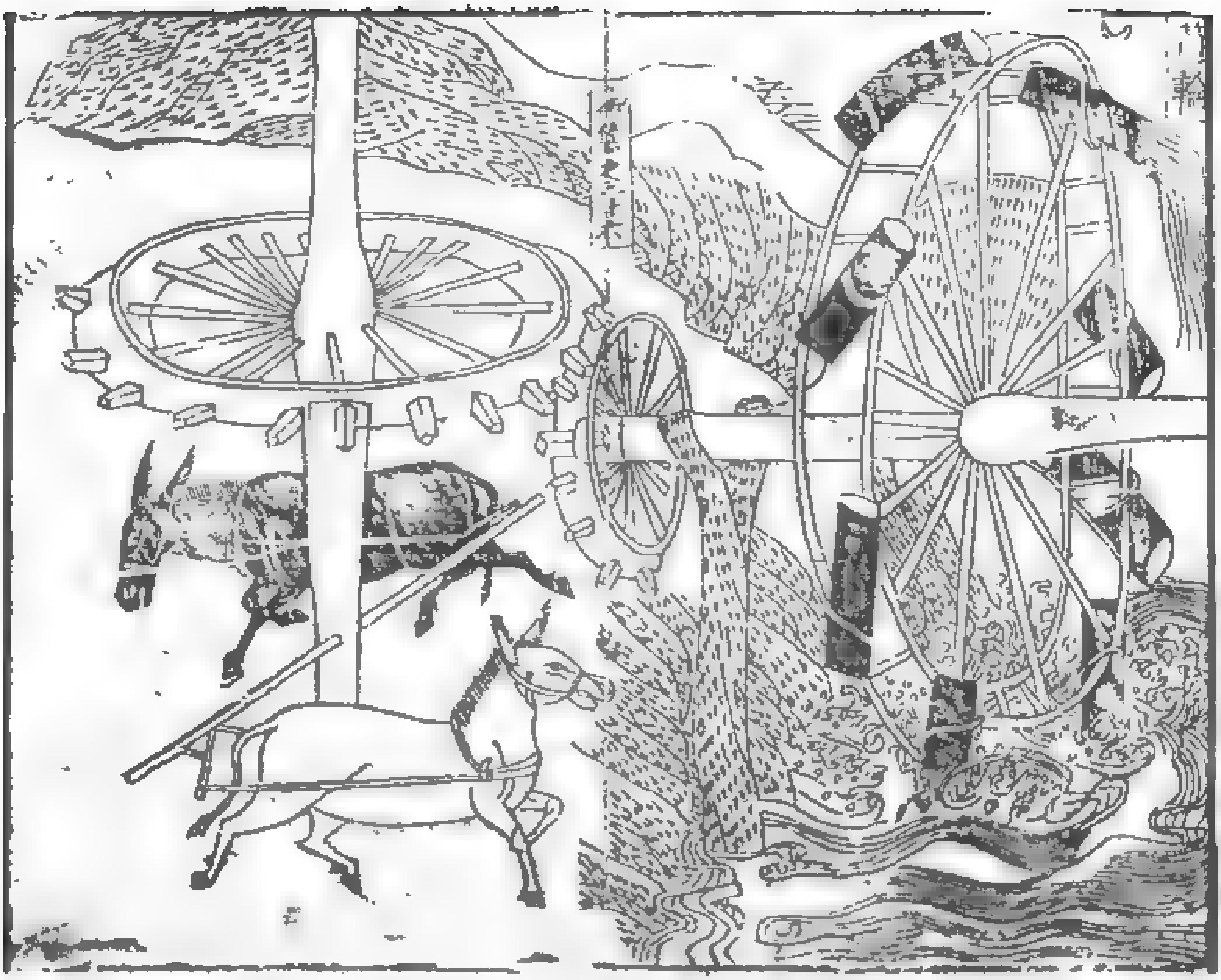
水轉翻車其制與人踏翻車俱同但於流水岸邊掘一狹塹置車於內車之踏軸外端作一竪輪竪輪之傍架木立軸置二臥輪其上輪適與車頭竪輪輻支相間乃擗水傍激下輪既轉則上輪隨撥車頭竪輪而翻車隨轉倒水上岸此是臥輪之制若作立軸當別置水激立輪其輪輻之末復作小輪輻頭稍闊以撥車頭竪輪此立輪之法也然亦當視其水勢隨宜用之其日夜不止絕勝踏車東坡踏車詩略云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范至能詩云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多在踏車頭此皆憫人事之勞也今以水力代之工役既省所利又溥其殆仁智事歟詩云從來激浪[illegible]恨

翻車智未工誰識人機盜天巧因憑水力貸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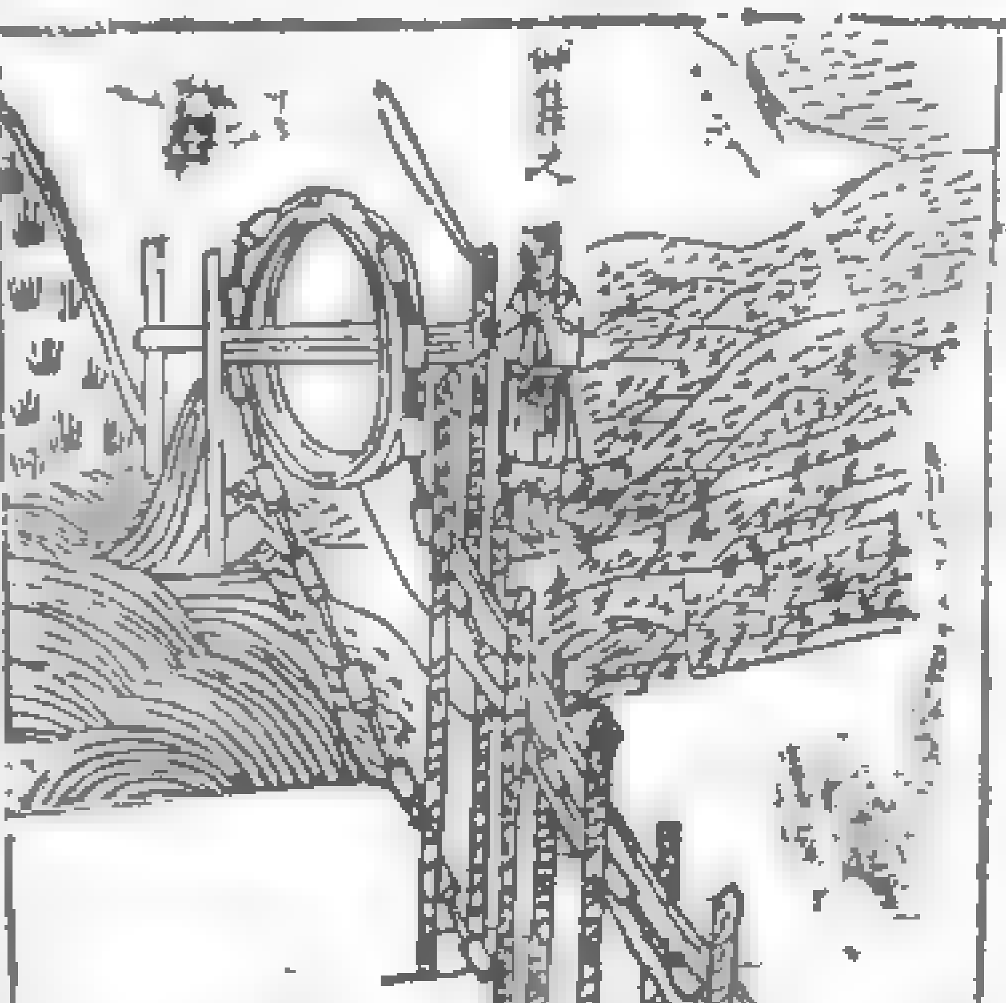


牛轉翻車如無流水處用之其車比水轉翻車臥輪之制但去下輪置於車傍岸上用牛拽轉輪軸則翻車隨轉比人踏功將倍之與前水轉翻車皆出新制故遠近效之但省工力詩云[illegible]車頭踏萬同雨勞人力亦[illegible]

[illegible]一鳥健領上來



[illegible][illegible]筒車與前水轉筒車但於轉軸外端別造豎輪豎輪之側岸上復置臥輪與前牛轉翻車之制無異凡臨坎井或積水淵潭可澆灌園圃勝於人力及引詩云世間機械巧相因水利居多用在人可是要津難必遇却將畜力轉此筒輪



高轉筒車

高轉筒車其高以十丈為準上下架木各豎一輪下輪半在水内各輪徑可四尺輪之一周兩傍高起其中若槽以受筒索其索用竹均排三股通穿為一隨車長短如環無端索上相離五寸俱置竹筒筒長一尺筒索之底托以木桿長亦如之通用鐵線縛定隨索列次絡於

上下二輪，復於二輪筒索之間架刳木平底行槽，一連上與二輪相平，以承筒索之重。或人踏，或牛拽，轉上輪，則筒索自下兜水，循槽至上輪，輪首覆水，空筒復下。如此循環不已。日所得水，不減平地車戽。若積為池沼，再起一車，計及二百餘尺。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之。今平江虎丘寺劍池亦類此制，但小小汲飲，不足溉田，故不錄。此近創此法，已經較試，庶用者述之。所轉上輪形制〔以下小字注文多漫漶，[illegible]〕

詩云：尋丈舊知名，誰料飛空效建瓴。功丁一索綴輪升碧澗，筏筒瀉水上青冥。溉田農父無虞旱，貿汲山人賴久寧。頗倒救時霖雨手，却從平地起清泠。

高車

水轉高車，遇有流水岸側，欲用高水，可立此車。其車亦高轉筒輪之制，但於下輪軸端別作豎輪，傍用卧輪撥之，與水轉翻車無異。水輪既轉，則筒索兜水循槽而上。餘如前例。又須水力相稱，如打輾磨之重，然後可行。日夜不息，絕勝人牛所轉。此誠秘術，今表暴之，以諭來者。詩云：邊渠激浪走春雷，激轉筒車幾萬回。未被就擒多水上，大兆遙瀉半天來。竹龍[illegible]無雲雨[illegible]不有[illegible]平陸消此地災，安得臨流種此技，接濟[illegible]

[illegible]高起行[illegible]太平天矣[illegible]高車用水[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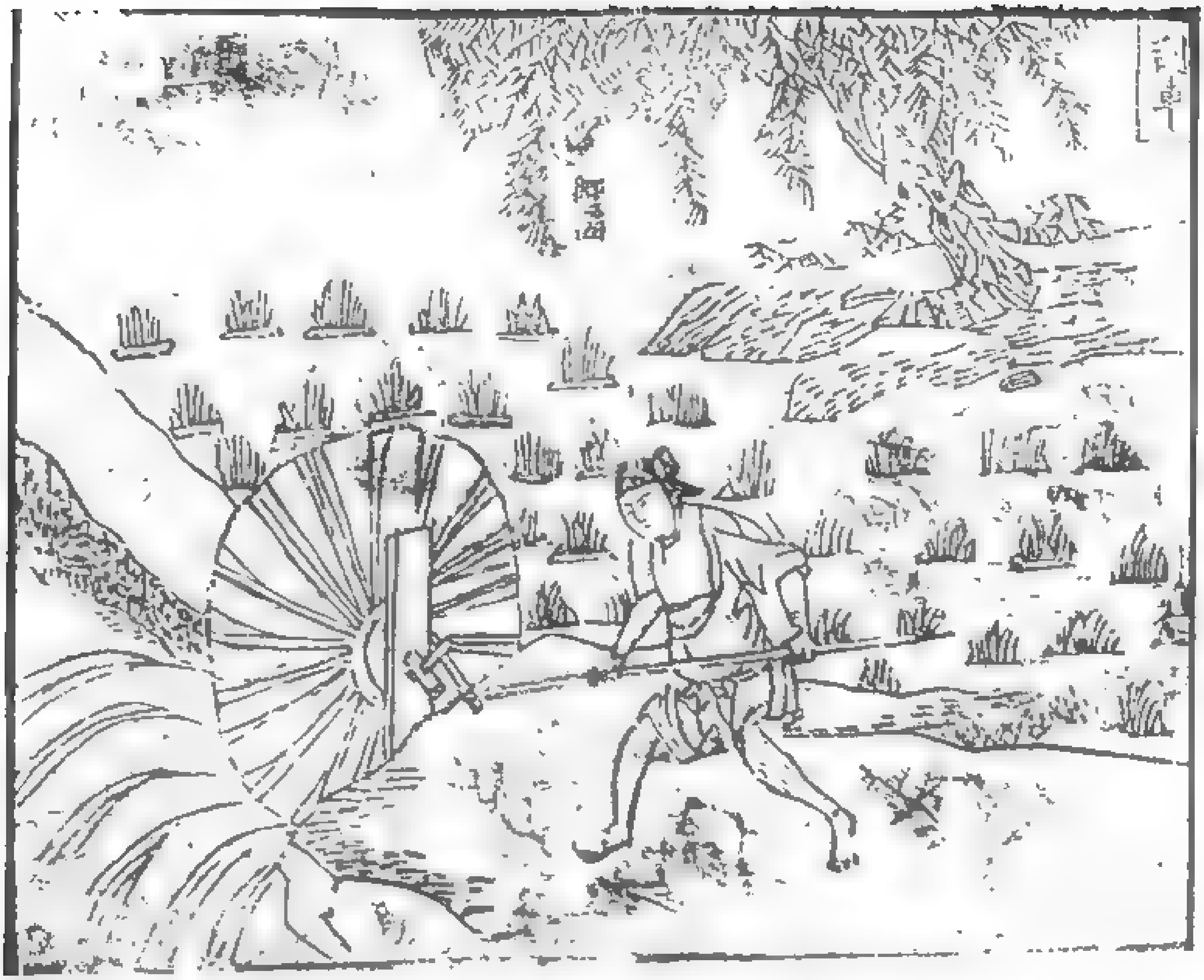
連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離水泉頗遠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節令本末相續連延不斷閣之平地或架越澗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數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所如藥畦蔬圃亦可供用杜詩所謂連筒灌小園詩云剖竹作連筒流泉一脉通勢雖由上下用不限西東遠借居人便常資沛澤功伊誰憑好手扶起卧龍公

架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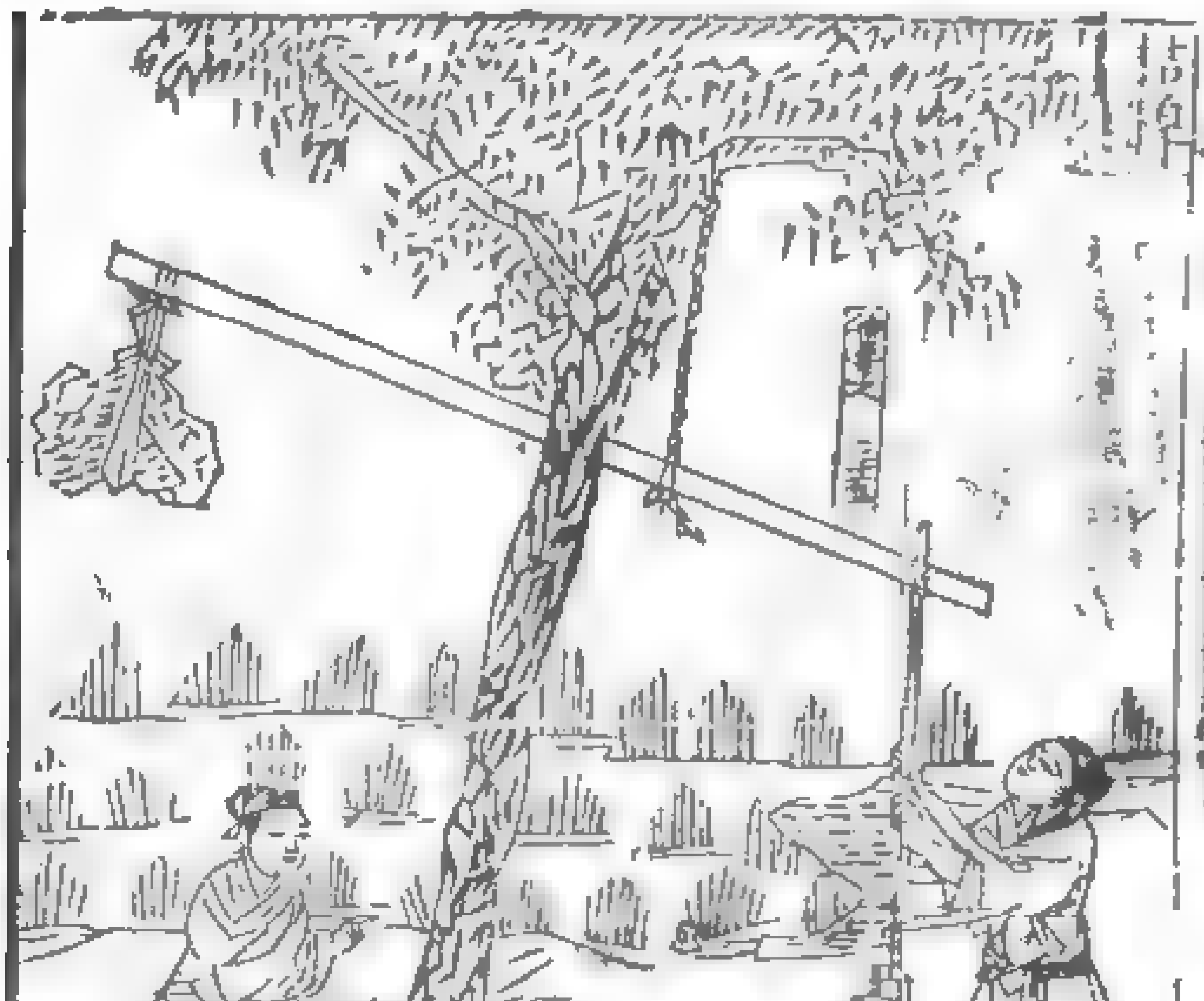
架槽木架水槽也間有聚落去水既遠各家共力造木為槽遞相嵌接不限高下引水而至如泉源頗高水性趨下則易引也或在洼下則當車水上槽亦可遠達若遇高阜不免避磴或穿鑿而通若遇坳險則置之叉木駕空而過若遇平地則引渠相接又左右可移隨近之家足得借用非惟灌溉多便抑可潴蓄為用暫勞永逸同享其利詩云刳木作槽身架水自泉口遠引無崇卑量移能左右梯此越澗壑穴高穿培塿人能禦天災豈非藉兩手

戽斗

戽斗古切挹水器也唐韻云戽抒切也抒水器挹也凡水岸稍下不容置車當旱之際乃用戽斗控以雙綆兩人挈之抒水上岸以溉田稼其斗或柳筲或木罌從所便也詩云靈雨久愆期田夫心獨苦引水潴陂塘府器數吞此緬綆姑杏學挈提頃背頻傴僂習揩切弗暫停俄作片澤海焦槁意悉蘇物用豈無補毋嫌量云小子中有倉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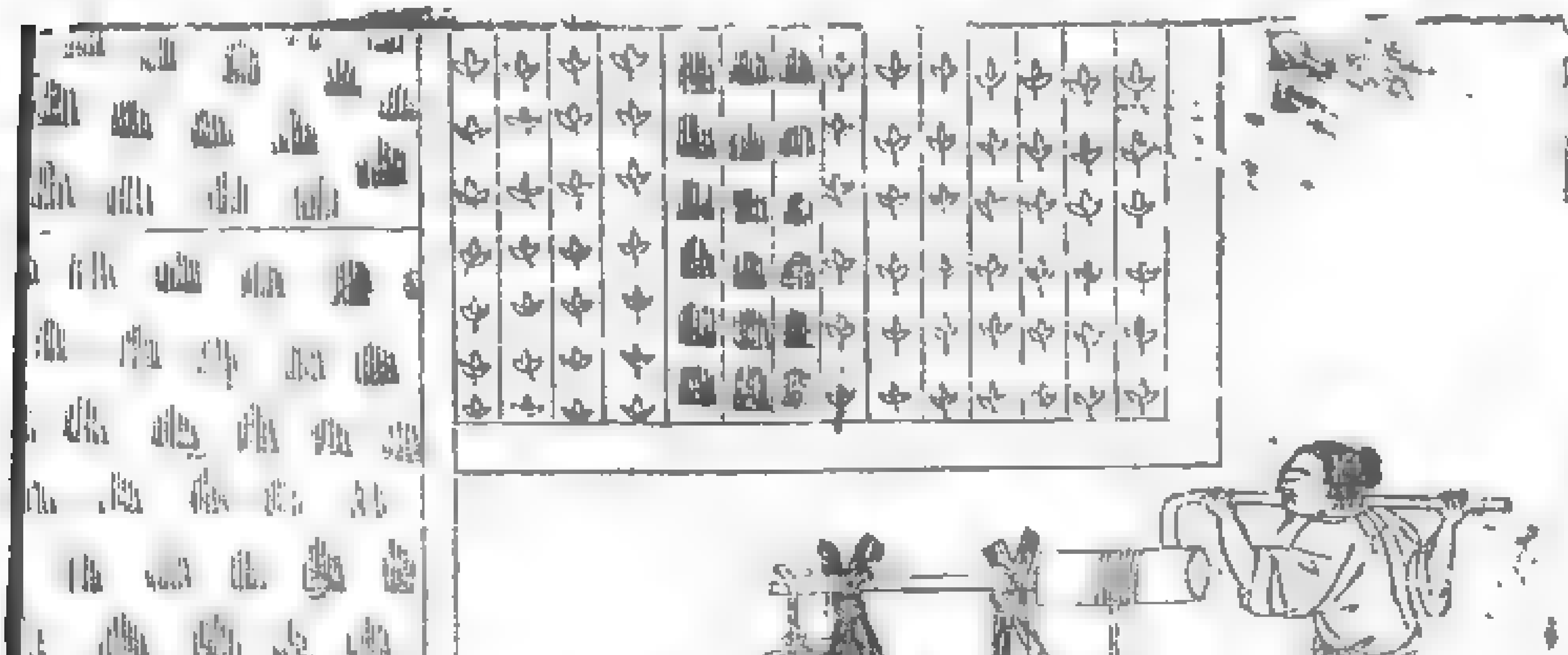


刮車上水輪也其輪高可五尺輻頭濶至六寸如
水頭下田可用此具先於岸側掘成峻槽與車輻同濶
然後立架安輪輪軸擐在樁內其輪軸一端擐以鐵鈎
木拐一人執而掉之車輪隨轉則衆輻循槽刮水上岸
溉田便於車戽詩云創物須憑智巧先泝流能使迅如
川一輪噫手供瀦轉衆輻循槽入斡旋已藉機衡歆矮
岸傾教淺上枯田桔槔翻車雖云舊式向旱頭較湧
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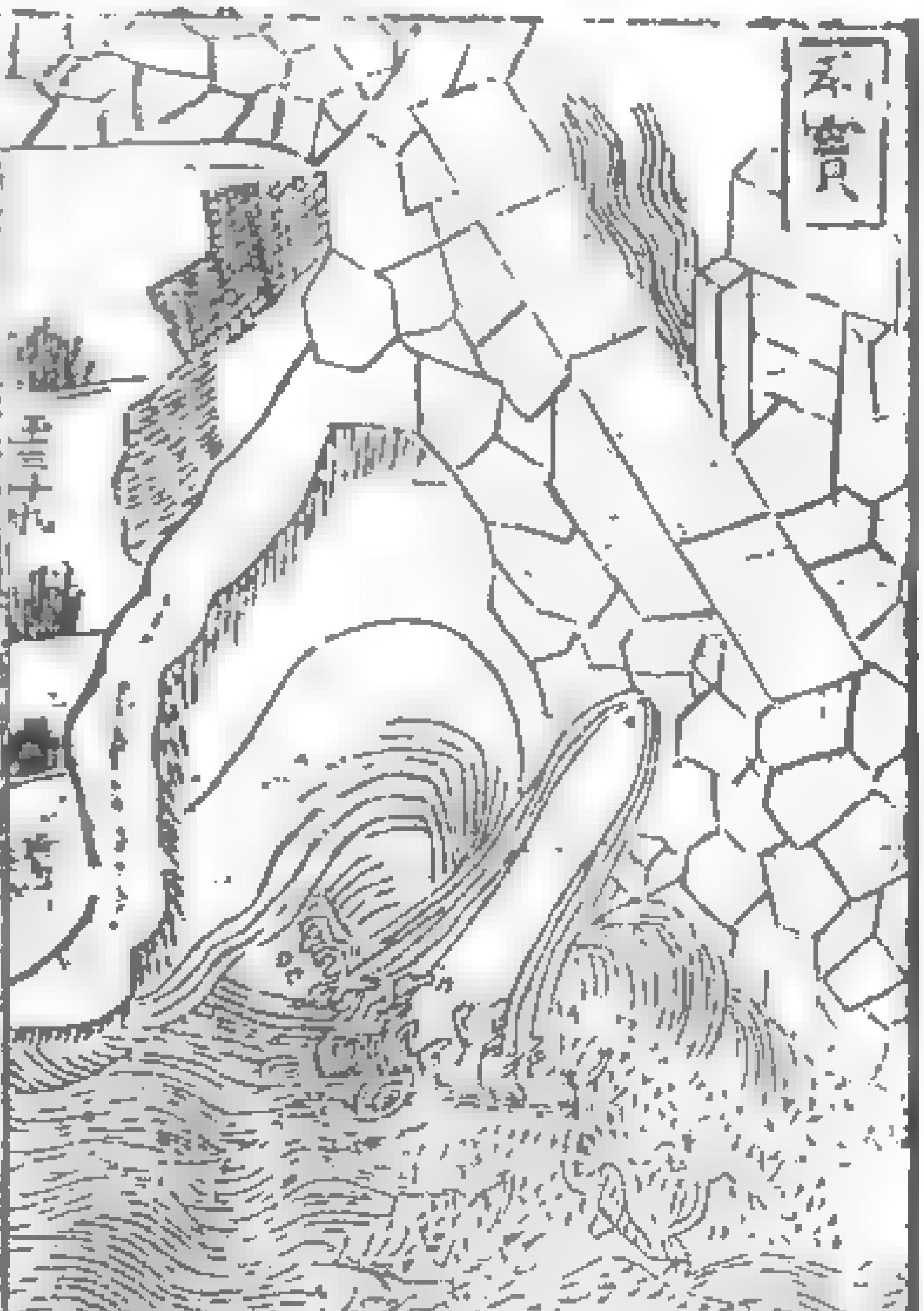
桔槔挈水械也通俗文曰桔槔機汲水也說文曰桔結也所以固屬槔皋也所以利轉又曰皋緩也一俯一仰有數存焉不可速也然則桔其植者而槔其俯仰者歟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今瀕水灌園之家多置之實古今通用之器用力少而見功多者王炎賦云智者濟時以設功强名之曰桔槔何朴斲之大簡俾技力兮不勞作因兮為役之身疏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張如鳥斯企山有木用工見沒引之能巽乎水自我成潤物之美不靡瓶而上出何抱甕之勤止執虛趨下雖自屈於勞形持滿因高終見伸於知己鄭國之創播園之旁赤塗綺錯畎畝相望帶蘇疏兮依芳草幹古岸而面遙揚從建瓴以別能舉穴而自深以效其勞兮無釣象龍火兮無光不漁以蔡俗乃日狄而為常隨用捨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重泉之水兮不帶力之蘭兮益芳雖欲絕學以棄智其名得存而失亡歌曰大道隱兮世人薄無為守拙空寂寞兮圃之道可行何恥見機而作

桔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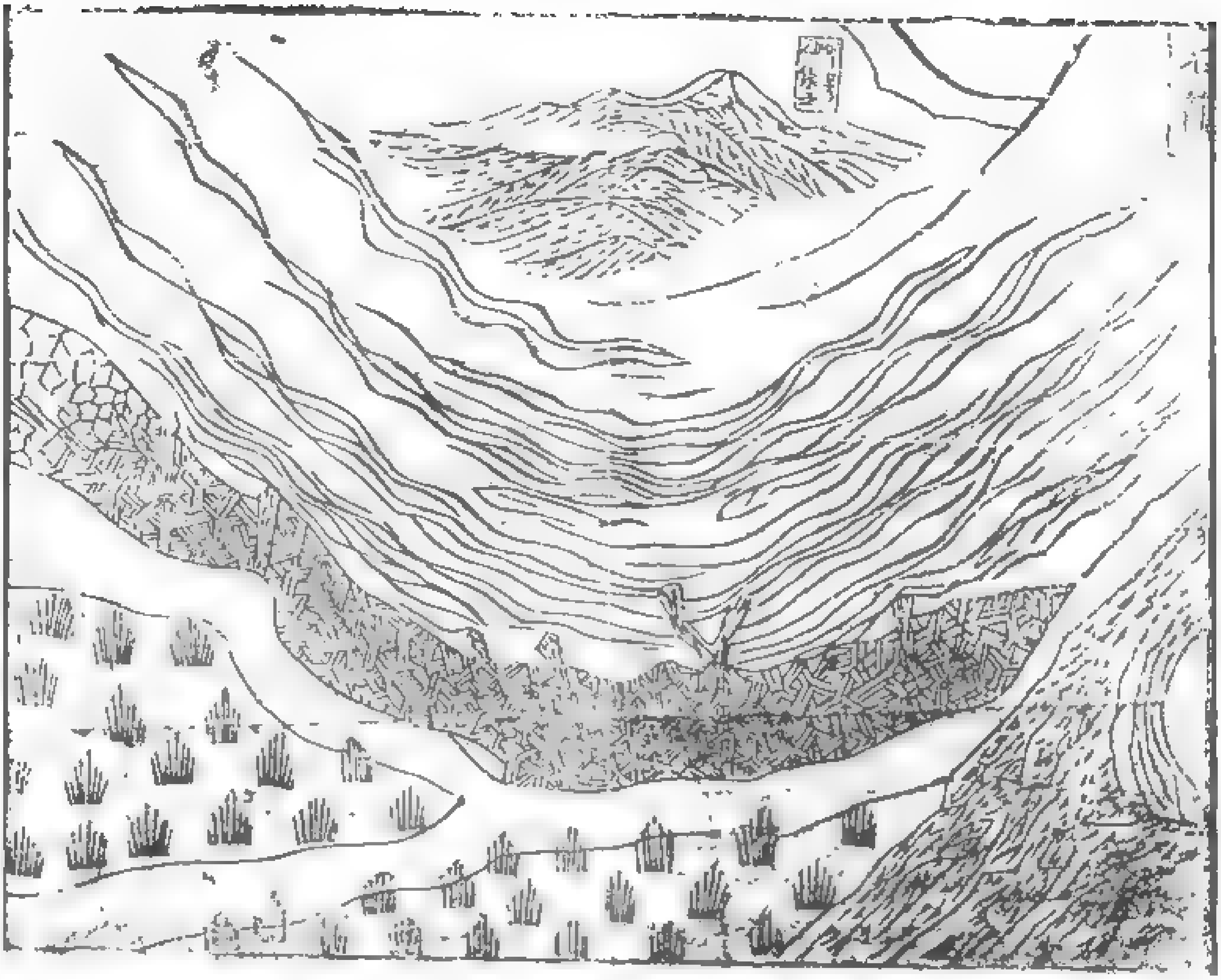


轆轤纏綆械也唐韻云圓轉木也集韻作𨏔
轤汲水木也井上立架置軸貫以長轂其頂嵌以曲木
人乃用手掉轉此纏綆於轂引取汲器或用雙綆而逆
順交轉此所懸之器虛者下盈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
輟見功甚速凡汲於井上取其俯仰則桔槔取其圓轉
此則轆轤皆挈水械也然桔槔綆短而汲淺獨轆轤深
淺俱適其宜也仲子陵賦云木德標象金行效事與桔
槔之用則同比甕盎之形不異井之物幕瓶亦汔至當
於要路之津存乎兼濟之地忠也陳力而就列孝也致
養而不匱圓轉則智士之心通流乃仁者之志故轆轤
之體一有君子之道四觀其得位攸處若中特立從繩
以土寸工假器以尺汲自上至下者念茲以右成屋往
實來者釋此而何執利物不言利急人之所為捨之則
其道可卷而懷用之則其功可俯而給及夫挈瓶所施
懸綆所統崇朝以聞乎三捷求日何嘗乎七縱為萬人
仰與天下共其靜也則無機之機其動也則有用之用
德必不孤賢亦有偉泉蒙者賁為之慶井深者心為之
軫無忘乎牽綴孑蓋存乎汲引斯亦惠而不費乎賢人之
業於是乎盡也

水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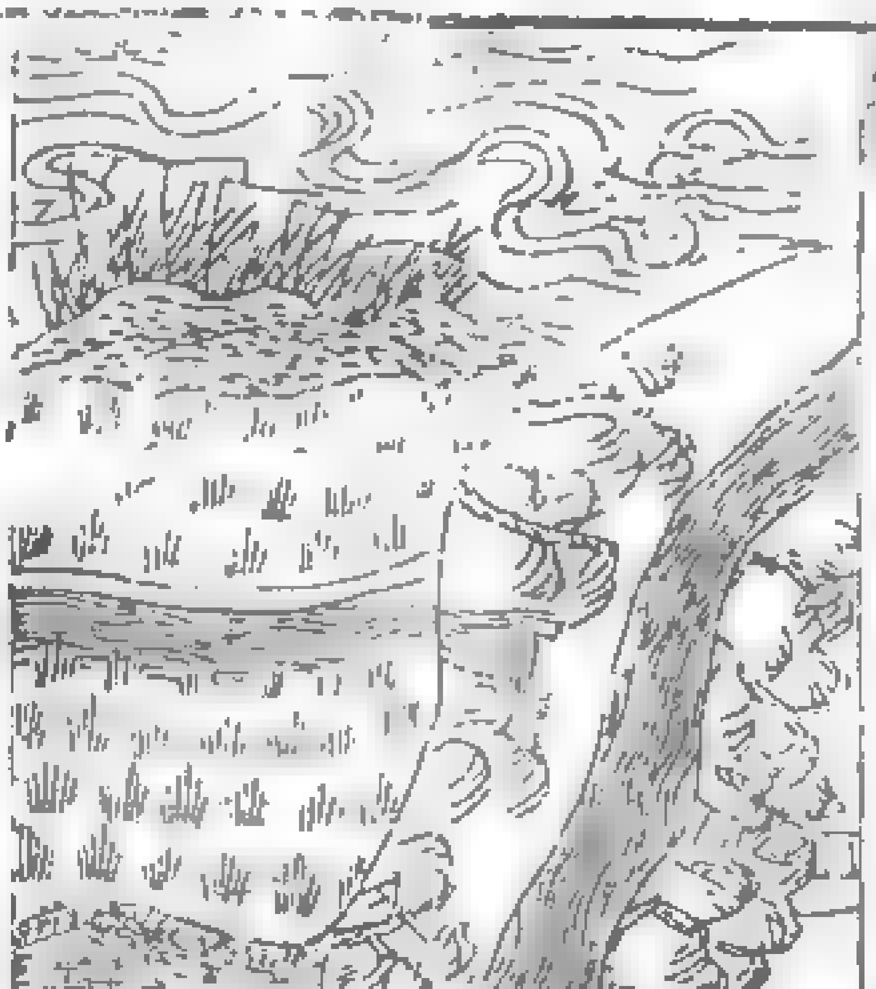


水竇洩水器也又名函管以瓦筒兩端牙鍔如互各相接
置於塘堰之中時放田水須預於塘前堰內疊作石檻
以護筒口令於啓閉不然則水湊其處非惟難於窒塞
抑亦衝溢滲漏不能久隱必立此檻其竇乃成唐韋丹
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堤扞江竇以疏漲此雖竇之大
者亦其類也詩云陂塘洩水尾為筒好在田夫啓閉中
守口如瓶常處靜剩牢脫輻忽為通高低獨限淵源性
早晚能施沛澤功若道此中能救旱只愁涓滴接龍



石籠(籠音)又謂之臥牛判竹或用藤蘿或木條編作圈眼大籠長可三二丈高約四五尺以鐵樁止之就置田頭內貯塊石用擗暴水或相接連延遠至百步若水勢稍高則壘作重籠亦可遏止如遇隈岸盤曲宜用此物以禦本衝浪併作洄流不致衝蕩埂岸農家瀕溪護田多習此法比於起疊堤障甚省工力又有石笆截水與此相類詩云誰編藤竹作長籠(切)貯石來勢自雄蟠(丁切)蛇(丁切)有形橫巨浪鯤鯨無力截秋風波濤已捲轟騰氣瀧澈都歸捍禦功獎與六丁難爾去石為能障百川東

浚渠



浚渠(浚須閏切)凡川澤之水必開渠引用可及於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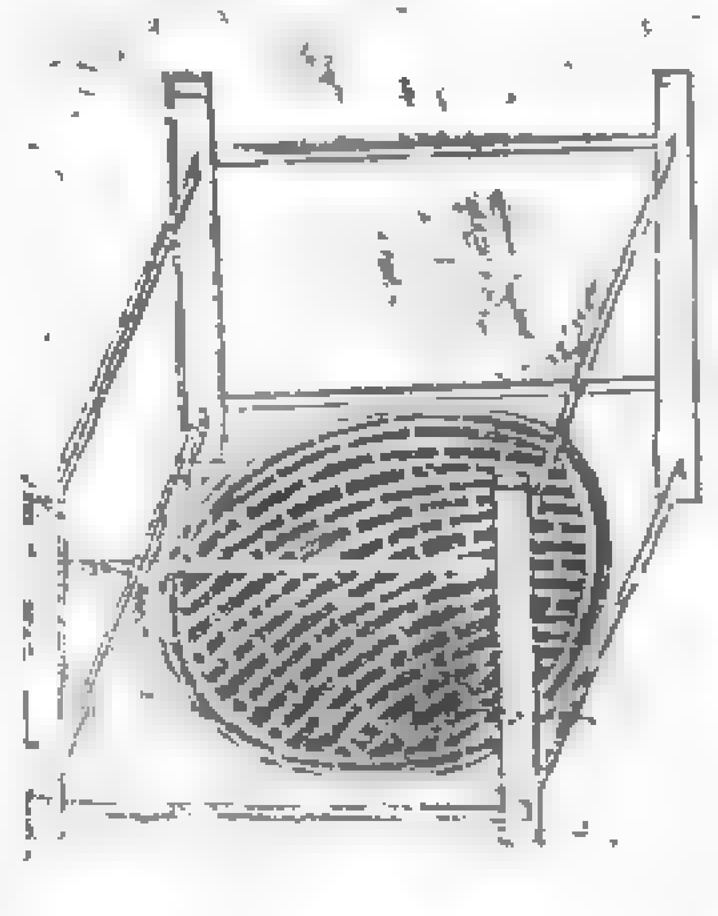
考之土有潛而畎澮以治田水書云濬畎澮距川是也
迷夫疏鑿已遠非復古後世則引川水為渠以溉沃
灌按史記秦鑿涇水為渠又關內有鄭國白公六輔之渠
外有龍首渠河內有史起十二渠范陽有督亢渠河北
有廣戾渠明州有石史渠今懷孟有廣濟渠溉各灌田
千百餘頃利澤一方求無旱暵所謂人能勝天豈不信
哉後之人有能因其地利水勢雖此而作溢國富民可
見速効凡長民者宜審行之詩云疏鑿為渠起地形皆
時遺蹟見經營井田既廢阡陌作水利還從畚臿成捷
受濟時通漕運尋常決雨致豐盈即將導引為長策殺
悅當腴富上京武帝時白公奏穿渠田民得其饒是其歌咯日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
如雲決渠為雨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
口今其地有後饒業延為所傍田皆充渠之故其陂諸
姑猶在故有存可以遠

陰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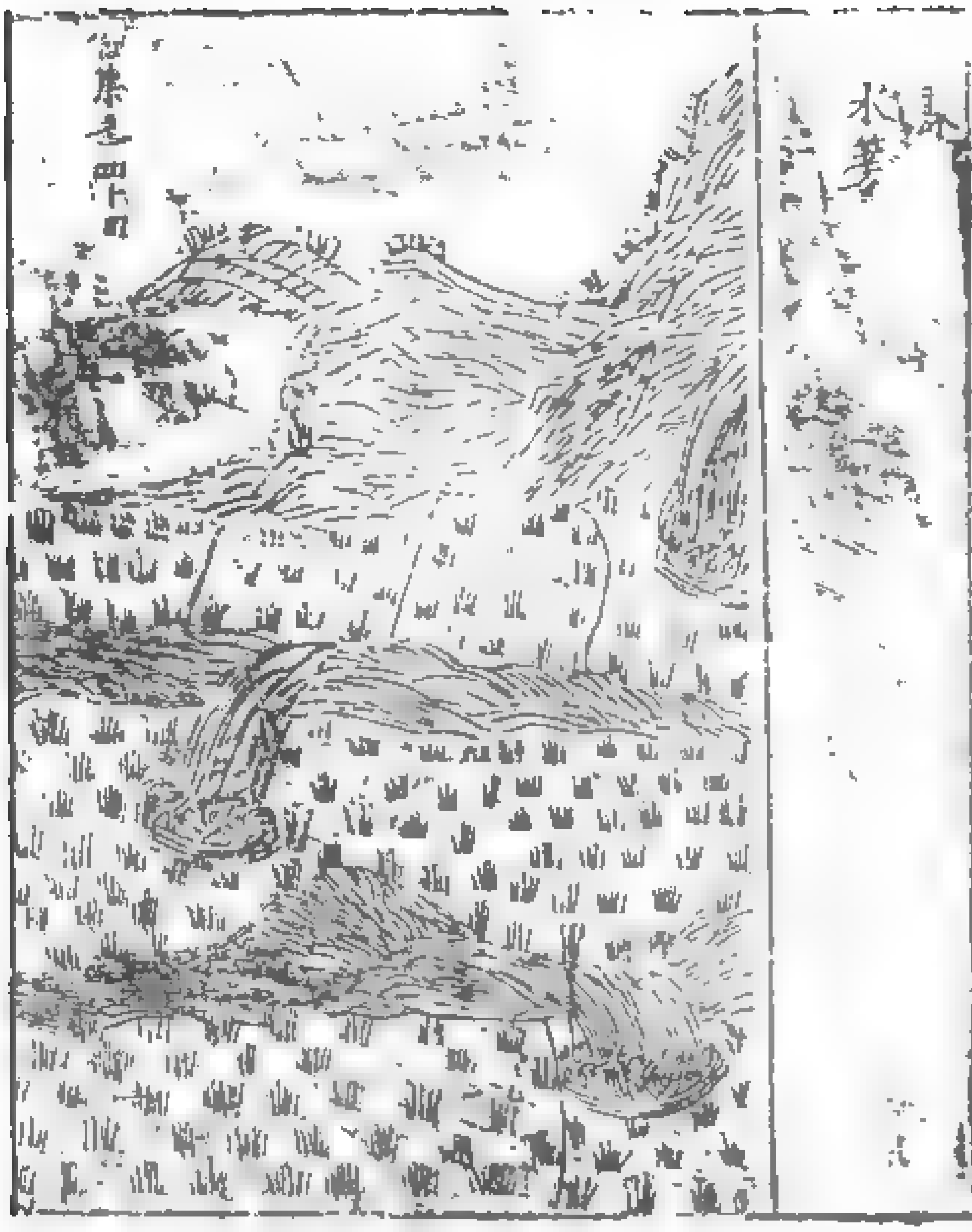
陰溝行水暗渠也凡水陸之地如遇高阜形勢或隔田
園聚落不能相通當於穿岸之傍或溪流之曲穿地成
穴以磚石為圈甃引水而至若別無溝瀆則當隨視地
形用策索度其高下及經由處所立為界路先引犁
耕過後揆淺掘乃作甕穴上覆元土亦是一法如灌溉
之餘常流不絕又可蓄為魚塘蓮蕩其利非博或貫穿
城邑巷陌及注之園囿池沼悉周於用雖遠近大小深
淺曲直不同然皆伏流內達膏澤傍通水利之中最為
永便此皆泉源在上或在平地易以通流如水在溝下
當車水上之溉田則一也或遇田澇則反能撤水下之
此又陰溝用水之變法詩云川陸由來迥不同豈知穴

地得潛通深邀別境無窮利遠濟吾鄉不旱功疏遂有
同流暗水挑噀誤認出殘紅却嗟疏鑿勞民力安得
驅萬民江

井



井地穴出水也說文曰清也故易曰井冽寒泉食甃之以石則潔而不泥汲之以器則養而不窮井之功大矣按周書云黃帝穿井又世本云伯益作井堯民鑿井而飲湯旱伊尹教民田頭鑿井以溉田今之桔槔是也此皆人力之井也若夫岩穴泉竇流而不窮汲而不竭此天然之井也皆可溉田畝水利之中所不可闕者詳能詩云源遠匠雖尋加欄底更深没新間土氣蒸微見大心滴亂瓶初發汲後轆漸沉雲雷如震用飛出天爲



水篣 集韻云竹箕也又籠也夫山田利於水源在上間有流泉飛下多經崦級不無混濁泥沙淤壅畦埂農人乃編竹爲籠或木條爲捲笆承水透溜乃不壞田詩云湍布中懸護土沙飛流聚沫自生華卽看器用成天巧稍雪岩前走浪花

農器圖譜集之十三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十四

利用門

濬鏵　水栅

水磨　水礱

水碾　水輪三事

水轉連磨　槽碓

機碓　年

水轉紡車　水擊麪羅

堰　田漏

集之十五

麰麥門

麥籠　麥釤

麥綽　積苫

招刀　拖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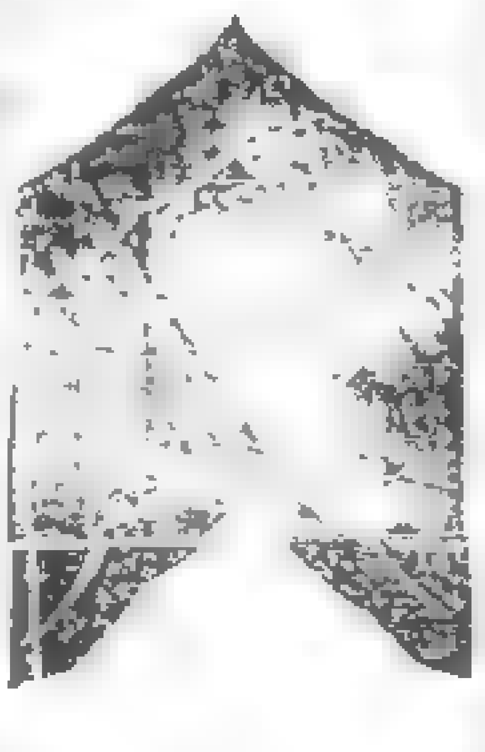
抄竿　芟麥歃

農器圖譜集之十四　東魯　王　禎　撰

利用門

農譜命篇曰利用與夫易云利用書曰利用其文同其義與今同水之利於用故以名篇亦古斷章摘句假其義也然水利之用鮮失性關於農事係於食物者錄之然必假他物乃可成功所以訪諸彼而得於此稽諸古而行於今然後於利俾運機而同趨或造穀食代人之勞或導引渠堰而之功或資汲引於施溉或供刻漏於田疇其餘舟楫灌溉等已具前篇覽者當互相參考以盡水利之用云

濬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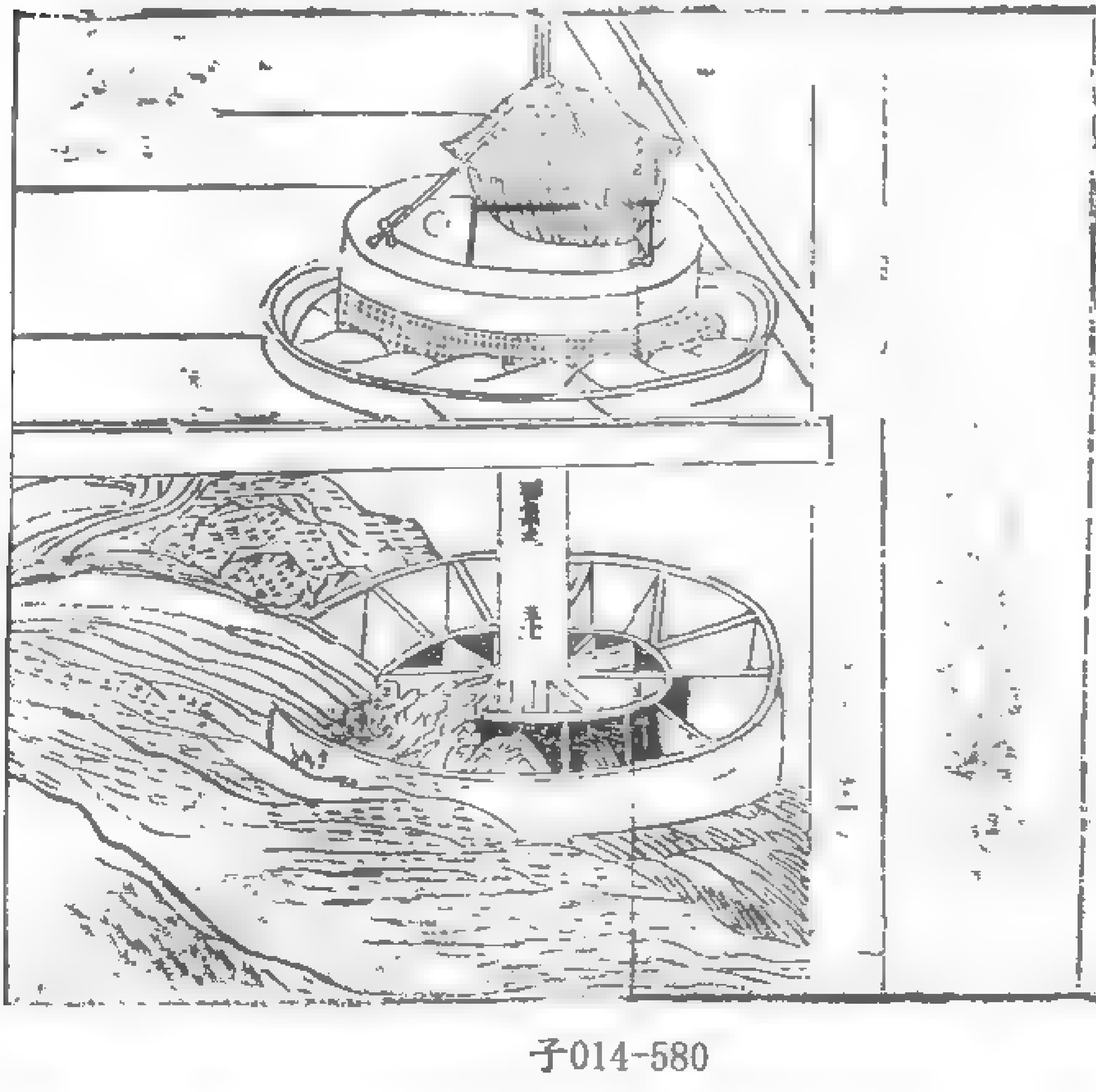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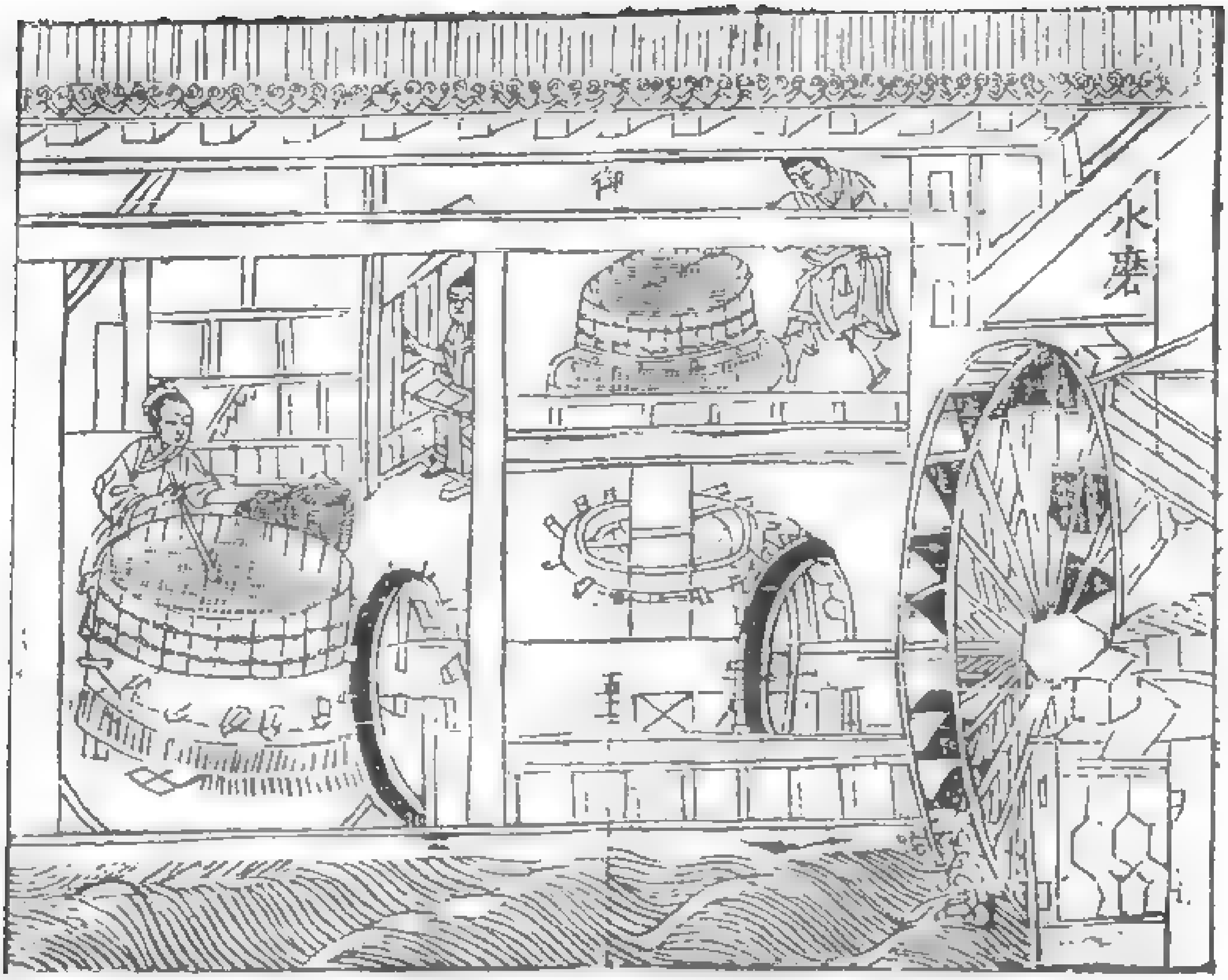
濬鏵（鏵胡瓜切　濬思閏切與浚同）濬深也書云濬畎澮距川今濬鏵即此濬也周禮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以此考之則知濬鏵即耦耜之法其制大倍常鏵鐴亦稱是凡開田間溝渠及作陂塹乃別制箭犁可用此鏵斷犁木為胎以鐵為刃犁轅貫以橫

長一人扶之可使數牛輓行押犁既深一去復回即成
大溝挑浚之力小省萬數當天曆初開派杜之陰六
通流石中得古鋭犁鏵上有平陸二字因考河北縣爲
平陸縣此蓋先開除時所遺器也又秦山下舊有曠野
其地汙下不任種蒔土人呼曰淳于泊近於耕斲之際
得隽鏵大可尺餘故老云聞昔有大鏵用開田間去水
潛塹當是此器因刊訂之以爲興利者之助詩云田家
首犁如捌耜惟犁用鏵能地只知鏵也便農耕
不料間道有他制形模是人未倍常犁鏵稱之同一弗
斵木成胎堅刖強假鐵爲鋒深可遂尤牛力輓即成渠
遠若雲行兼雨施水陸相鄰久不通一引泉源時
至平田積潦或生波一過犁流除浸潰好將挑浚
功劃土翻供萬人勿部
無此器故陳圖序贊歆詩願播人間資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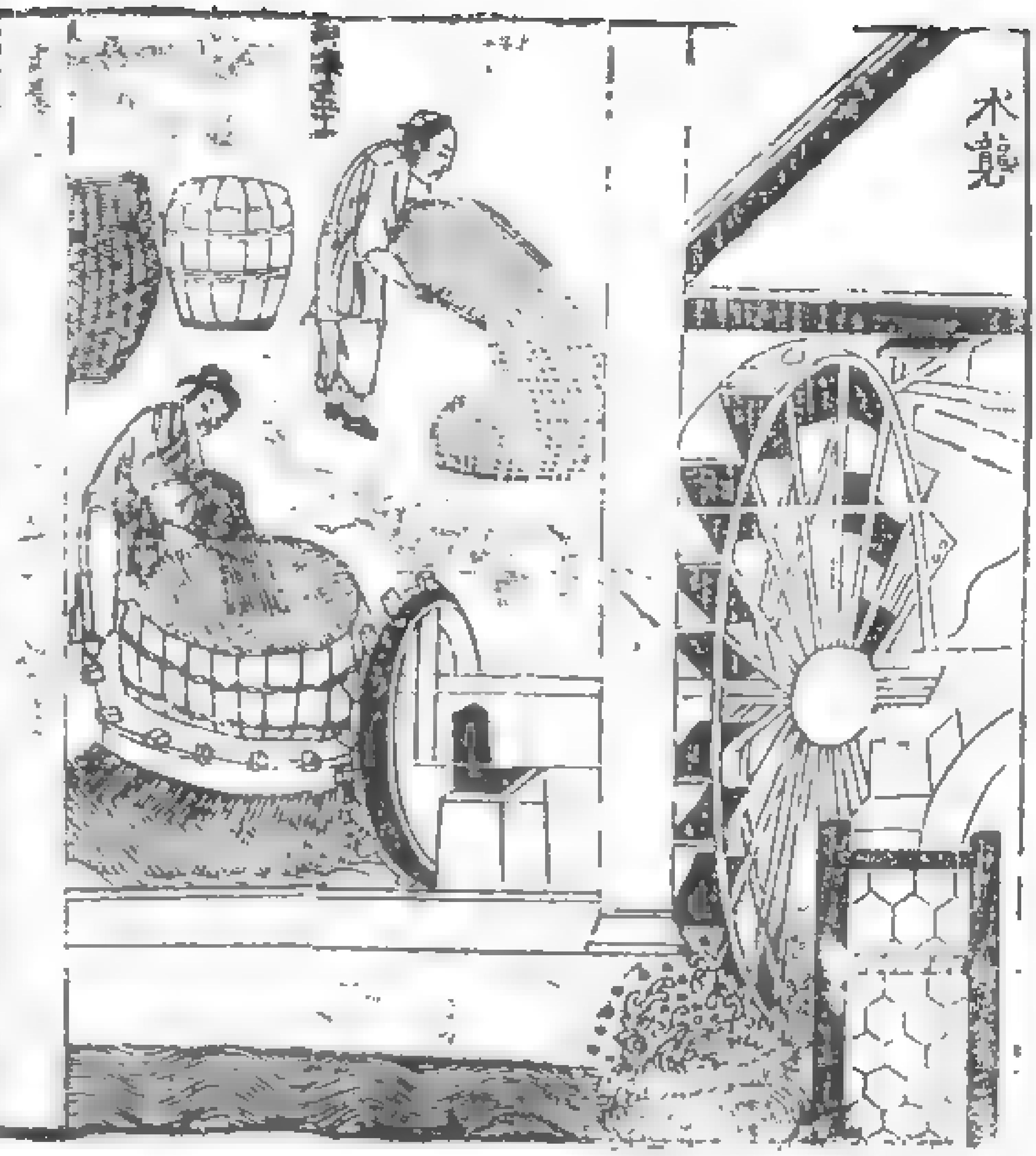
水排韋囊作排與鞴同韋囊吹火也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便之注云冶鑄者爲排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魏志曰韓暨字公至爲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工力暨乃因長流水爲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由是器用充實詔褒美就加司金都尉以今稽之此排古用韋囊今用木扇其制當選湍流之側架木立軸作二臥輪用水激轉下輪則上輪所週絃索通激輪前旋鼓棹枝一例隨轉其棹枝所貫行桄因而推挽臥軸左右攀耳以及排前直木則排隨來去搧冶甚速過於人力又有一法先於排前直出木簨約長三尺簨頭豎置偃木形如初月上用鞦韆索懸之復於排前植一勁竹上帶捧索以控排扇然後卻假水輪臥軸所列拐木自上打動排前偃木排即隨入其拐木既落棒竹引排復回如此間打一軸可供數排宛若水碓之制亦甚便捷故併錄此夫鋼鐵國之大利凡設立冶監動支公帑雇力與搧極知勞費若依此上法頃爲減省但去古已遠失其制度今特多方搜訪列爲圖譜庶冶煉者得之不惟國用充足又使民鑄多便誠濟世之秘術幸能者述焉詩云嘗聞古循吏官爲鑄農器欲免力役繁排冶資水利輪軸既旋轉機捣互牽掣吹例箕存橐籥功呼吸惟一氣嗟汝巽離用立見風火熾熟石既不勞鎔金亦何易國工倍常資農用知省費誰無興利心類言述此制

水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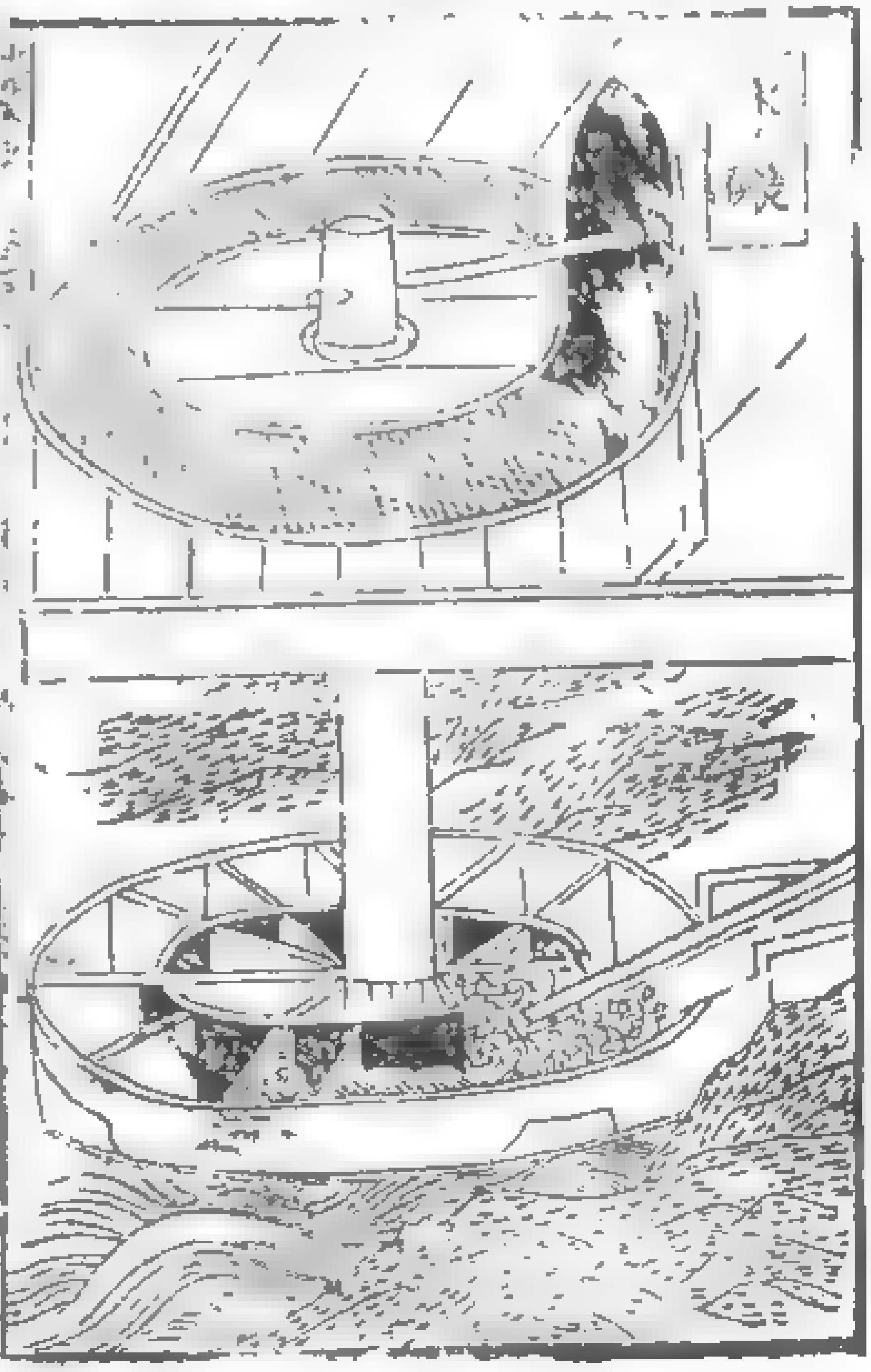




水磨 凡欲置此磨必當選擇用水地所先儘並
岸擗水激轉或别引溝渠掘地棧木棧上置磨以軸轉
磨中下徹棧底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比之陸
磨功力數倍此臥輪磨也又有引水置閘甃為峻槽槽
上兩傍植木架以承水激輪軸軸要别作豎輪用擊在
上臥輪一磨其軸末一輪傍撥周圍木齒一磨既引水
注槽激動水輪則上傍二磨隨輪俱轉此水機巧異又
勝獨磨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傍著浪上立四
楹以茅竹為屋各置一磨用索纜於水急中流船頭仍
斜插板木湊水抛以鐵爪使不横斜水激立輪其輪軸
通長旁撥二磨或遇泛漲則遷之近岸可許移借比之
他所又為活法磨也庶興利者度而用之詩云用水良
有法假物役機智夫碓固利民役以水為利湍流激輪
轉乾坤軸發樞秘旱暵化石圓風旋疑鬼制動靜陽
陰造化出精粹造化動靜間乾坤具茲器人惟益物巧
越古人柾致今看益世功機事何必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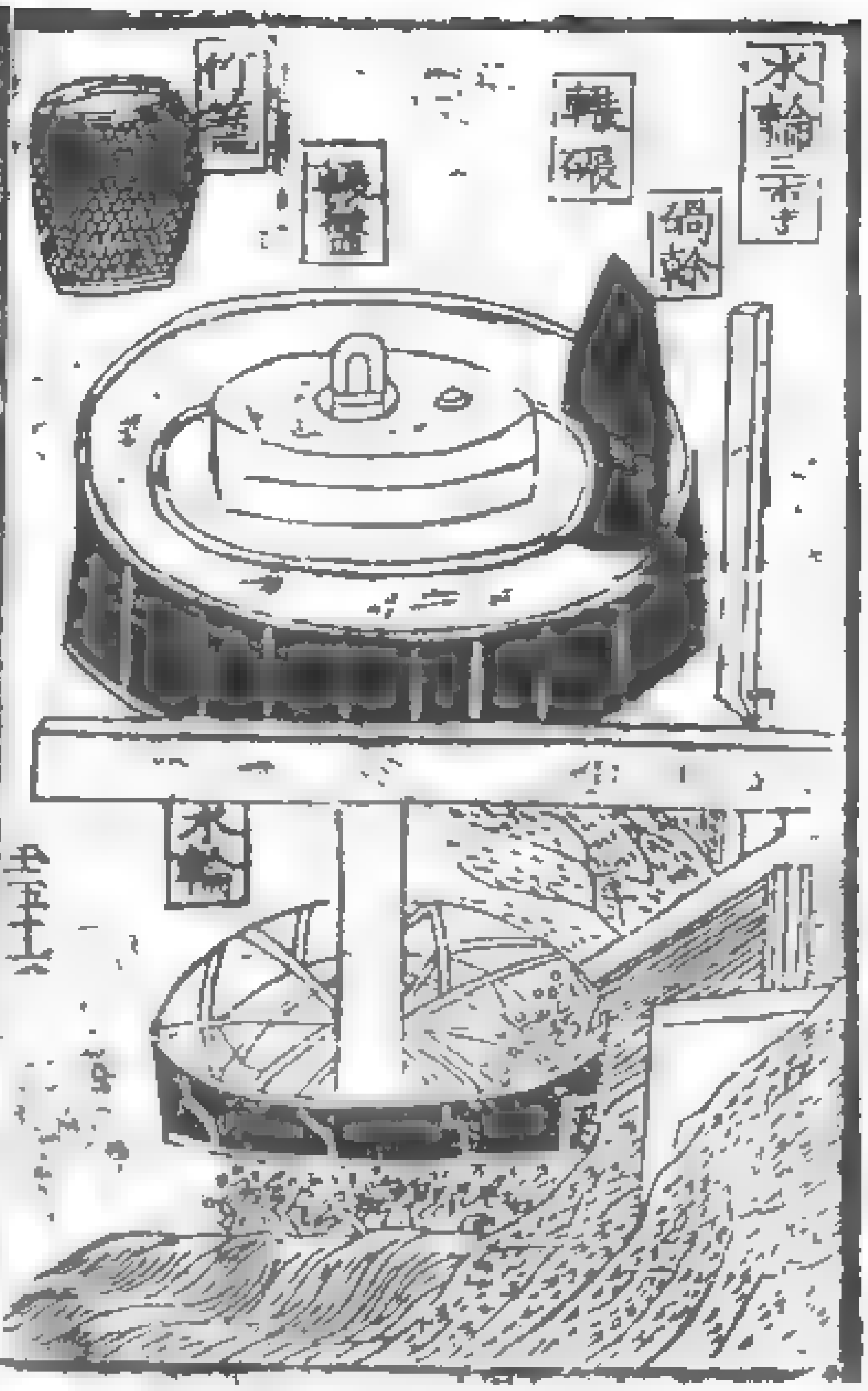
水礱（水轉礱也）礱制上同，但下置輪軸，以水激之，一如水磨，日夜所破穀數可倍人畜之力。水利中未有此制，今特造立，庶臨流之家以憑做用，可爲永利。詩云：施輪檥穀入輕礱，聲殷水運將與礱（互對）同粒米精粗求有自，輪機日夜轉（礱上）無窮。工傭給貯何多暇，件臼承舂秖半功，卯法食老費方爲死工，鄉所制要自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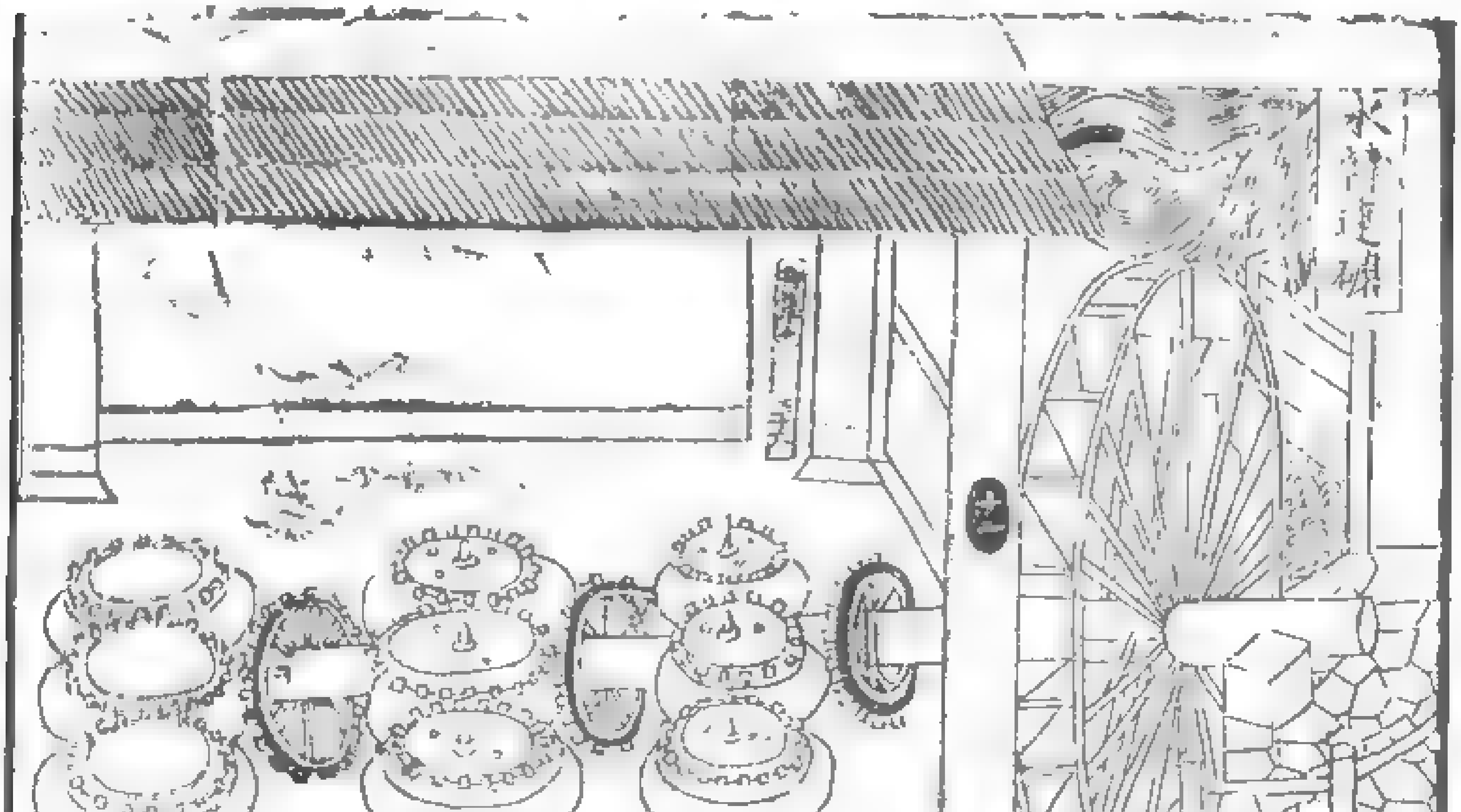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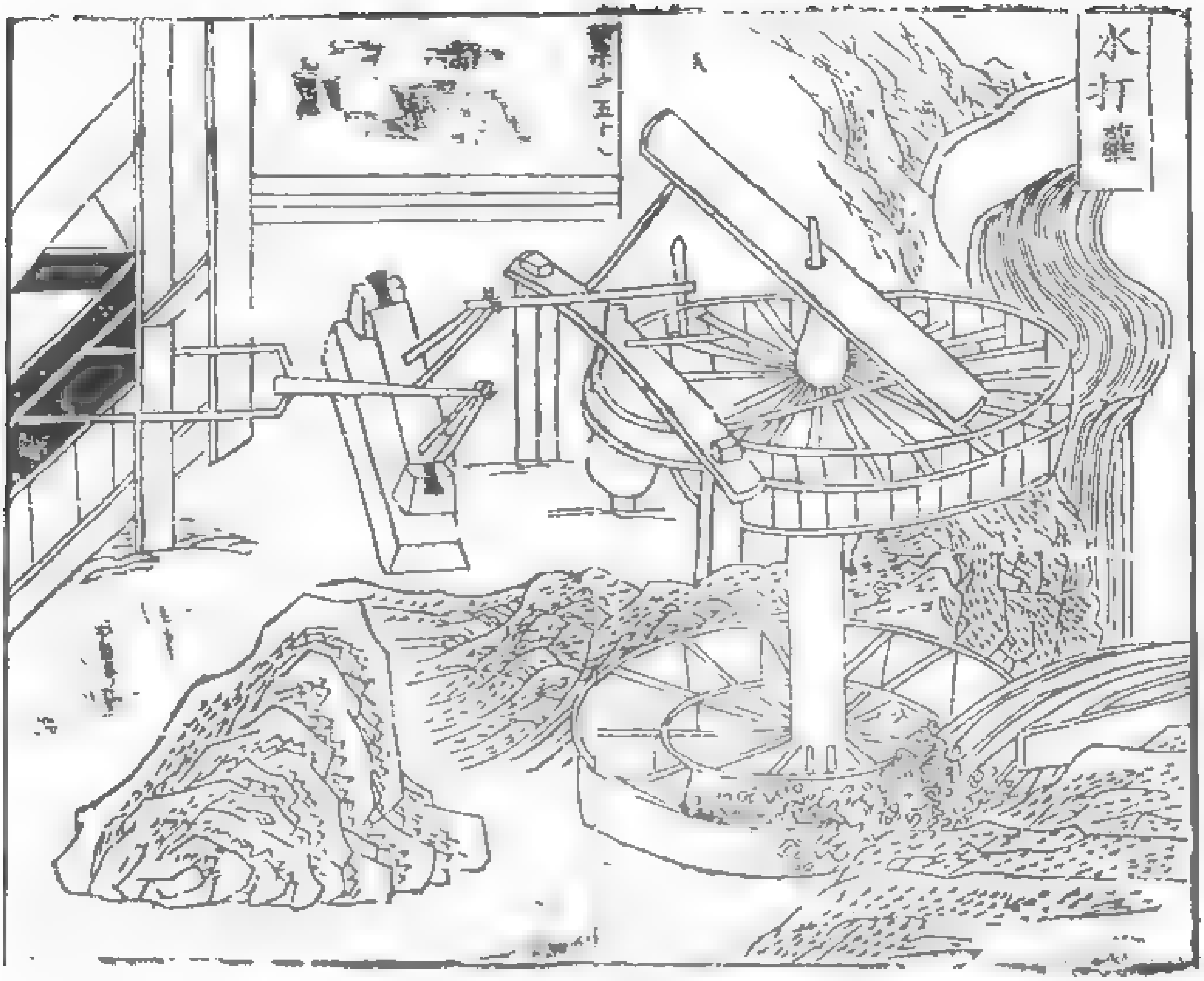
水碾（水輪轉碾也）後魏書崔亮教民爲碾，奏於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數十區，豈水碾之制自此始歟。其碾制上同，（日東門見杵臼）但下作臥輪，或立輪，如水磨之法。輪軸上端穿其碾幹，水激則碾隨輪轉，（礱上）循槽輾穀，疾若風雨，日所穀米比於陸碾，功利過倍。詩云：流水輾走通渠，木石相乘貞碾擁，水府脂推坤軸，健天圓轉（礱上）與輪孤循環，作假同雷迅，受納難同杵臼均，參

中州易精鑿，好傳觀，制如方隅

水輪三事謂水轉輪軸可兼三事磨礱碾也初則置立水磨變麥作麪一如常法復於磨之外周造碾圓槽如欲毀米惟就水輪軸首易磨置礱既得礱米則去礱置碾碾斡循槽碾之乃成熟米夫一機三事始終俱備變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誠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潛機今創此制幸識者述焉詩云一水輪磨而兼礱碾巧相因軸端更易皆從省穀物熟成豈憚煩餅食已供無匱乏米炊得因分濟民食要無人參諸圖中擬細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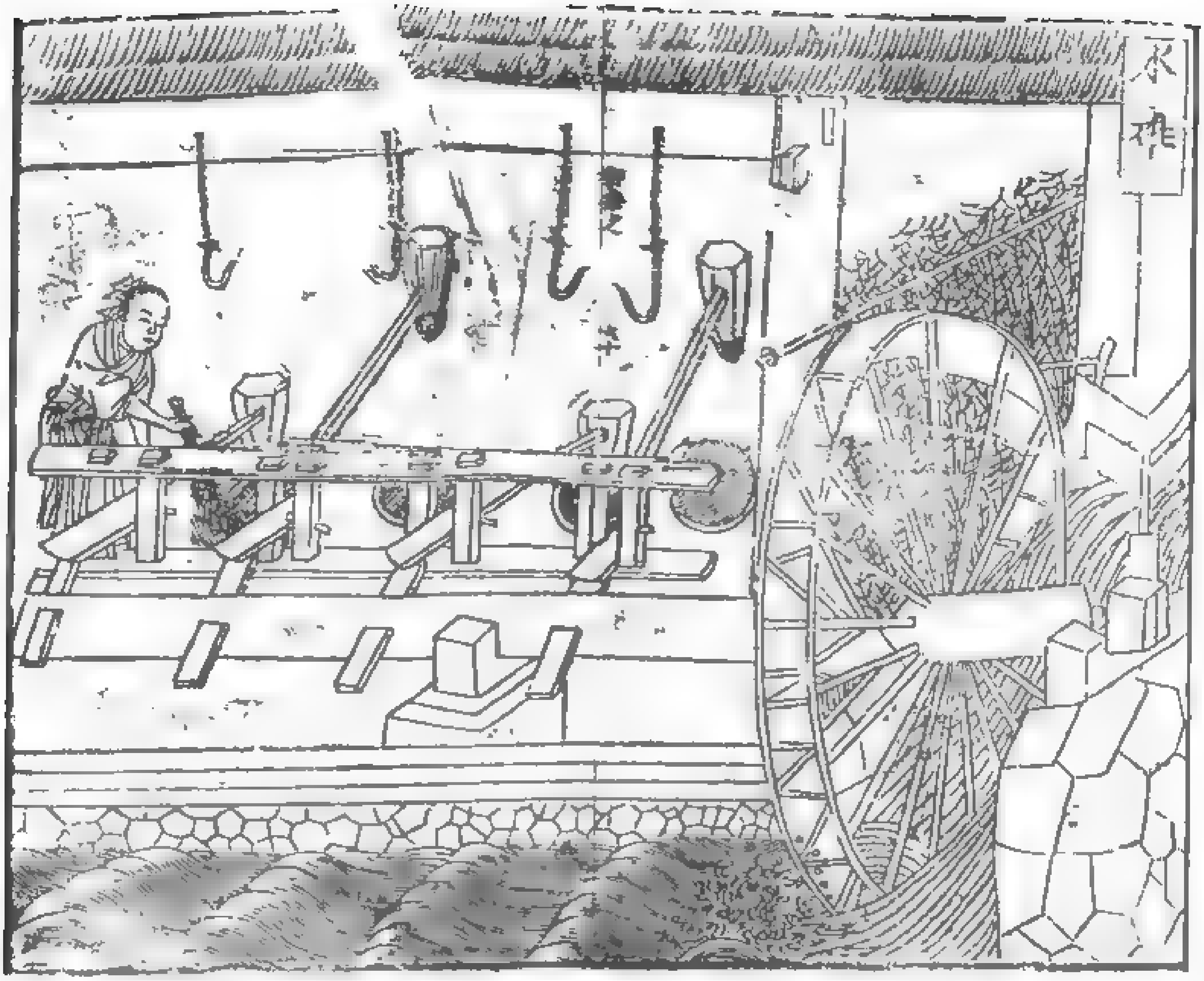




今僧後用地府則甲水門轉連磨不同此磨須用急流大水以凌激水輪其輪高闊輪軸圍至合抱長則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盤磨之周匝俱列木齒磨在軸上閣以板木磨傍留一狹空透出輪輻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則三輪之功互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復下打碓軸可兼數碓或遇天旱旋於大輪一週列置水筒晝夜溉田數頃此一水輪可供數事其利甚博嘗至江西等處見此制度俱係茶磨所兼碓具用搗茶葉然後上磨若他處地分間有溪港大水做此輪磨或作碓輾日得穀食可給千家誠濟世之奇術也陸轉連磨下用水輪亦可詩云昔聞圜匠造磨相連役水今看別有傳一軸帶輪方卧轉衆機聯磴復旁旋要擬自假波濤力哲匠能偷造化權總道於人多飽德好將規制示民先

水擊麵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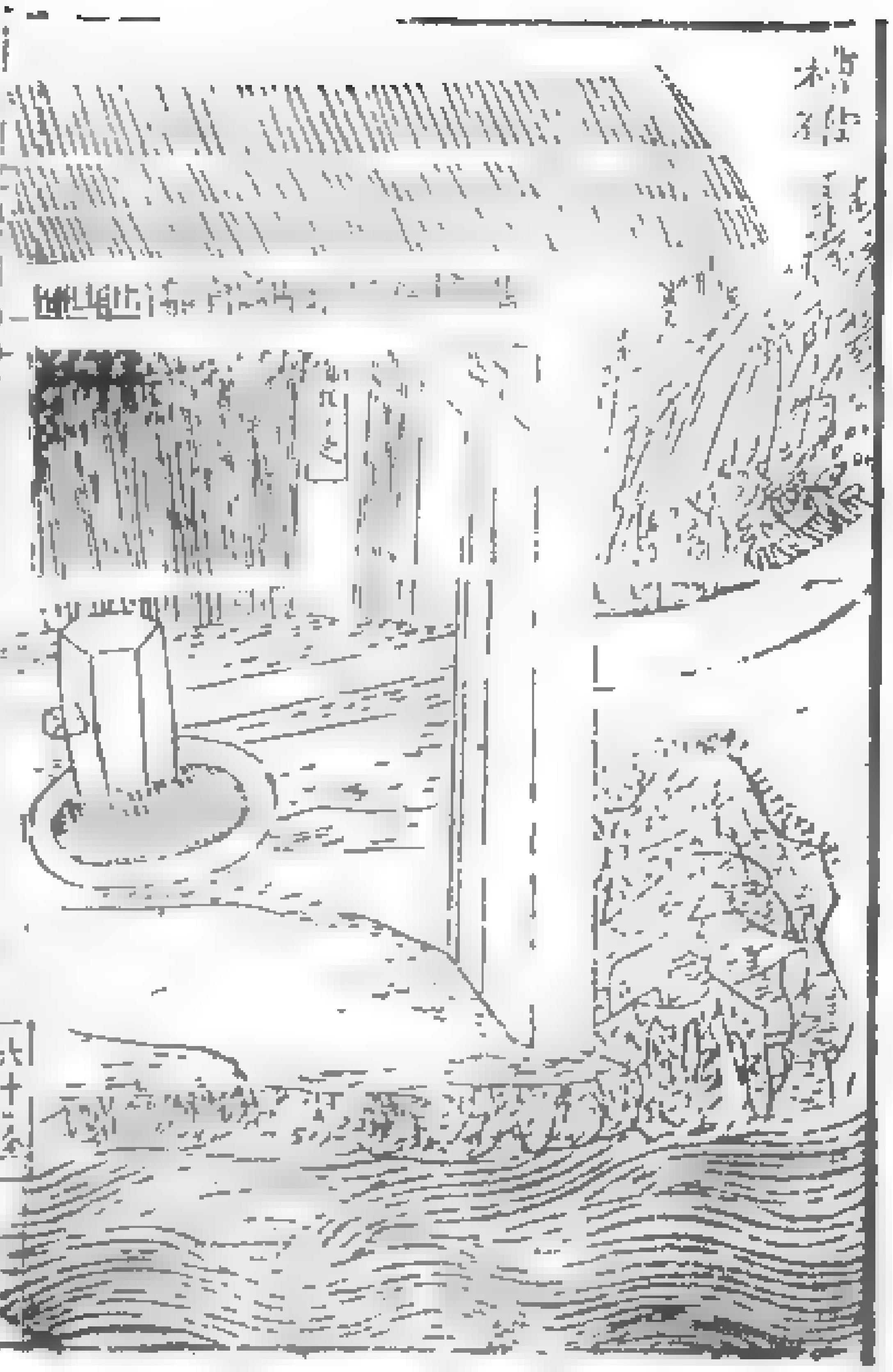
水擊麵羅隨水磨用之其機與水排俱同按圖視譜當自考索羅因水力互擊椿柱篩麵甚速倍於人力又有就磨輪軸作機擊羅亦爲捷巧詩云春雷聲殷卦雪成團收入羅床別有機纔得水輪輕借力方也均受玉塵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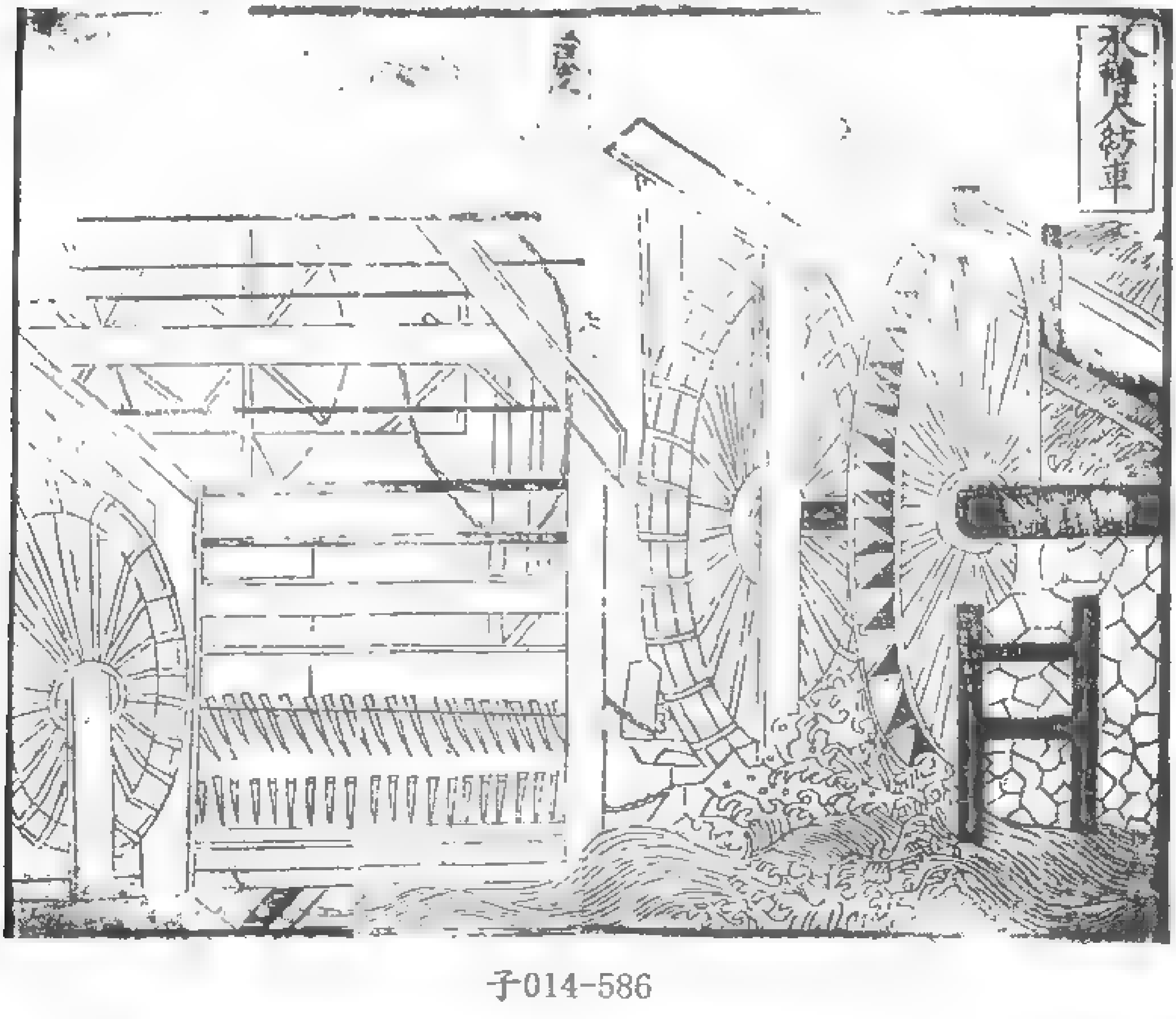


水碓水搗器也通俗文云水碓曰翻車碓杜預作連機碓孔融論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地則翻車之類愈出於後世之機巧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區今人造作水輪輪軸長可數尺列貫橫木相交如滾槍之制水激輪轉則軸間橫木間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連機碓也凡在流水岸傍俱可設置須度水勢高下為之如水下岸淺當用陂柵或平流當用板木障水俱使傍流急注貼岸置輪高可丈餘自下衝轉名曰撩車碓若水高岸深則為輪減小而闊以板為級上用木槽引水直下射轉輪板名曰斗碓又曰鼓碓此隨地所制各趨其巧便也詩云杵臼中來有

別傳作機還假物相連水輪翻轉無朝暮舂杵低昂間後先跳踏休誇人力健供餐易得米珠圓擬將要法為圖譜載入農書利用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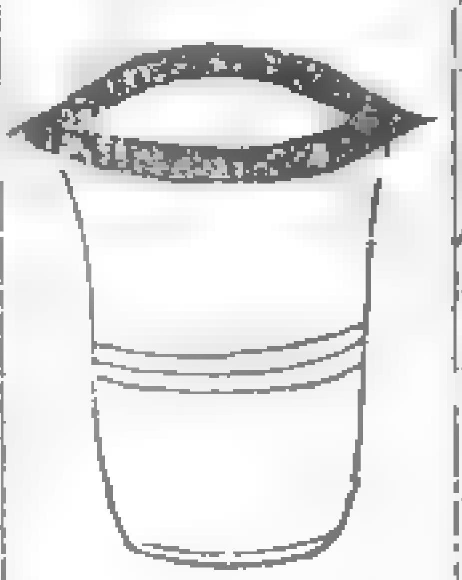
槽碓碓梢作槽受水以爲舂也凡所居之地間有泉
流稍細可選低處置碓一區一如常碓之制但前頭減
細後梢深闊爲槽可貯水十餘斗以度槽在碓外乃
自上流用筧古典切引下注於槽水滿則後重而前起
水瀉則後輕而前落即爲一舂如此晝夜不止可穀米
兩斛日省二工以歲月積之知非小利詩云刳槽製碓
水爲功積注渴流滿可容蓄腹低時泉自瀉縱梢飜
杵還舂一區機利無停輟如陂列百口精粺時可供借使
田家應竊喜代人工力不須傭





水轉大紡車此中之制見麻苧門茲具不述但加所轉
起水輪與水轉輾磨之法俱同中原麻苧之鄉凡臨流
處所多置之今特圖寫庶他方績紡之家倣此機械比
用陸車愈便且省庶同獲其利詩云車紡工多日百斤
更憑水力捷如神世間麻苧鄉中地好就臨流置此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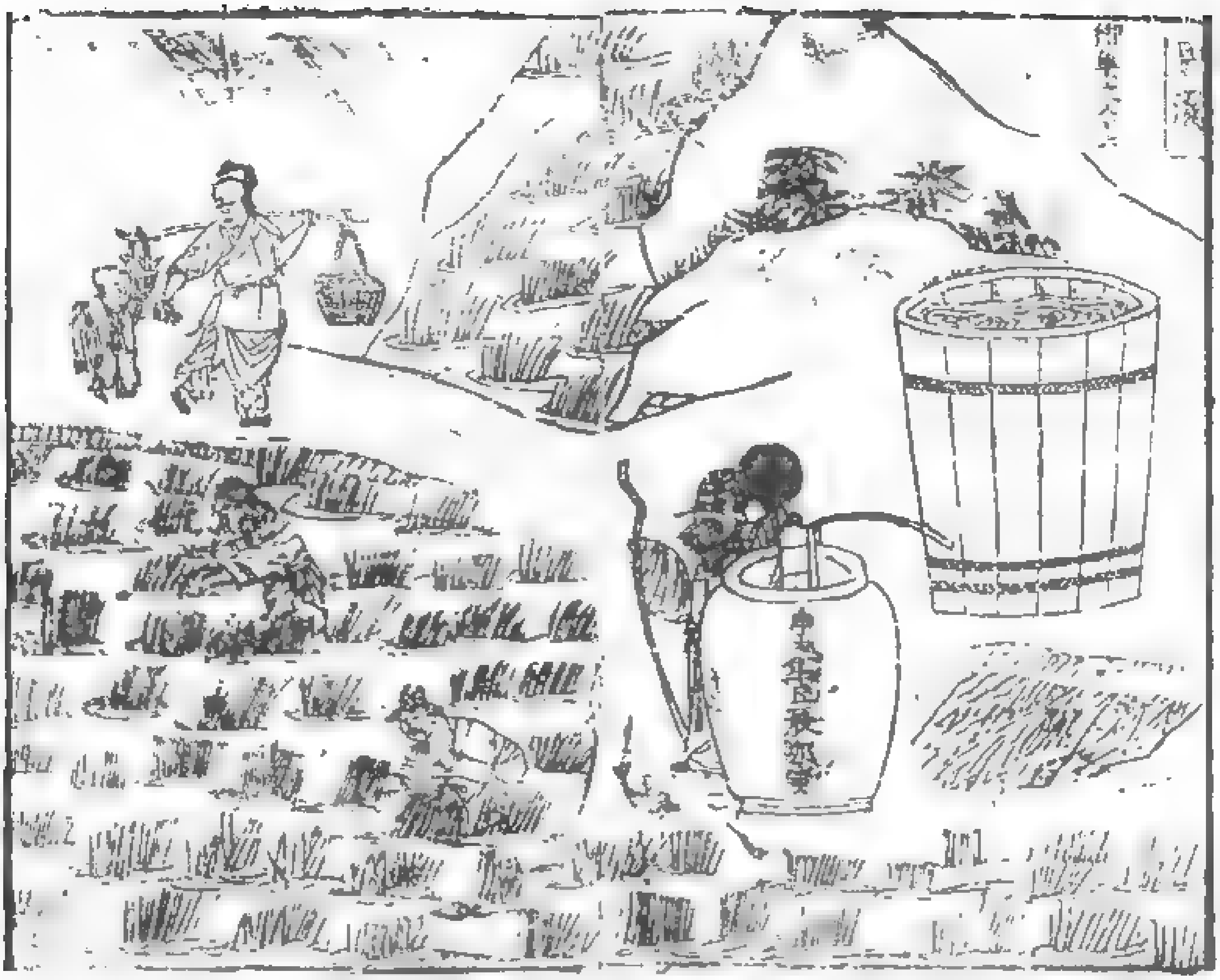
缶



缶汲水器左傳宋災樂喜爲政具綆缶杜注缶汲器備
井疏云比毗至切卦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缶在爻木上值
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楊惲切渠傳曰田家作苦歲
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呼烏烏應劭曰缶瓦器也今汲器用瓦亦缶之遺制也
詩云缶名在卦著乎易有孚盈缶始於此聖人立象豈
徒然義見初爻誠有爲體圓質素用有常埏式連切埴石
切田來遵古制綰居行切井亦憑汲飲功垂往盈來害求
利世事從來有變通所用在人非在器物因幾日作等
閑一擊曾分秦趙氣春然還憶古遺風得失無非寓真
意好共農家老瓦盆侑我歌田成一醉

綆

綆古杏切郭璞云汲水索也易井卦云汔其造至亦未繘井
方言繘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或謂之絡關西謂之繘綆
或作統古杏切俗謂井索下係以鉤今及用之家必有轆
轤爲綆繳也詩云惟井有綆見於易綆入井辭名以繘
人問汲飲安可闕寔爲缶至今無上日物本無情偶如智
用舍以時存曲直思正漸漸此心塵汲引須愚　輪切



田漏田家測景水器也凡寒暑昏曉已驗於星若占
時刻惟漏可知古今刻漏有二曰稱漏曰浮漏夫稱漏
以權衡作之殆不如浮漏之簡要今田漏概取其制置
箭壺內刻以爲節既壺水下注則水起箭浮時刻漸露
自巳初下漏而測景焉至申初爲三時得二十五刻倍
爲六辰得五十刻晝之於箭視其下尚可增十餘刻也
乃於卯酉之時上水以試之今日午至來日午而漏與
景合且數日皆然則箭可用矣如或有差當隨所差而
損益之改晝辰刻又試如初必待其合也農家置此以
揆時計工不可闕者大凡農作須待時氣時氣既至耕
種耘耔事在晷刻苟或違之時不再來所謂寸陰可競
分陰當惜此田漏之所以作也既列爲圖譜以示準式
梅聖俞詩云占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
晷亦欲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
奪其時

東魯王禎撰

麰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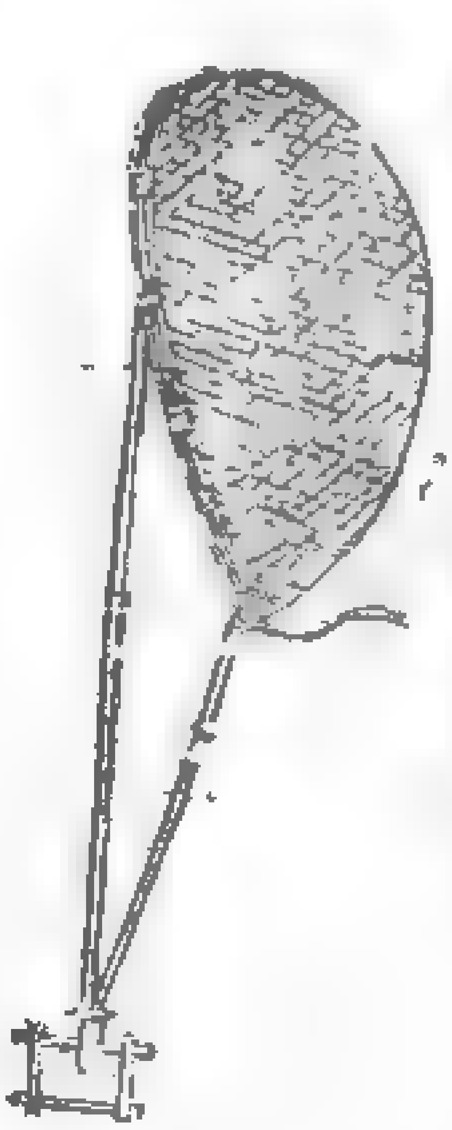
芟麥等器古人皆懵用蓋地廣種多必制此法乃為收斂比之鎌穫手䅵其功殆若神速今特各圖錄庶他方業農者倣之同省力

麥籠[illegible]芟麥器也判竹編之底平口綽廣可六尺深可二尺[illegible]以木座座帶四碣用轉[illegible]而行芟麥者腰繫鈎繩牽之[illegible]且行且曳[illegible]借使刀前向綽麥乃覆籠内籠滿則[illegible]之[illegible]穀往返不已一籠日可收麥數畝又謂之[illegible]輪端芒滿稜一何煩不須更[illegible]舍穡穀已[illegible]

麥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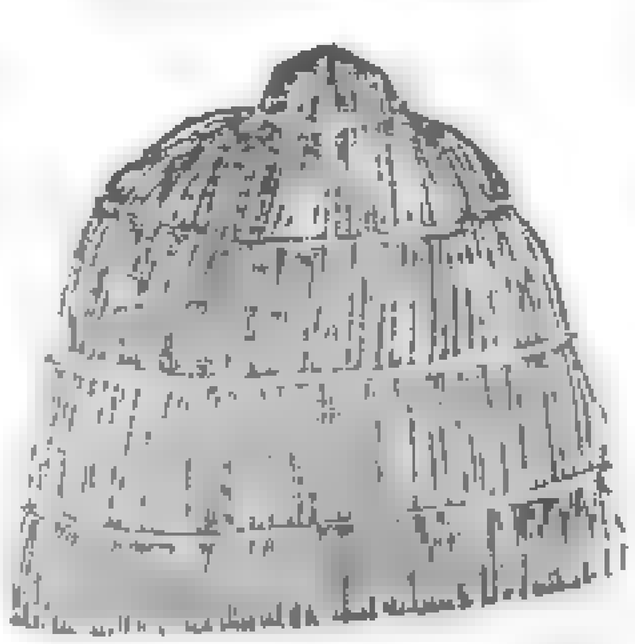
麥彭[illegible]芟麥刃也集韻曰釤長鎌也然如鎌長而頗直比鏺薄而稍輕所用斫而劖之故曰彭用如鏺也亦曰鏺其刃務在剛利上下嵌繫綽柄之首以芟麥也比之刈穫功過累倍詩云利刃由來與鏺同豈知芟麥特殊功回看腐頃黄雲地不用銍鎌捲已空

麥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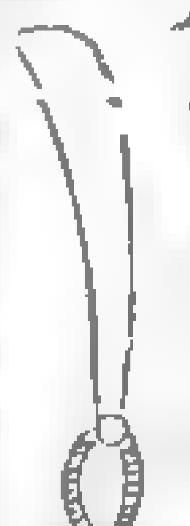
麥綽（綽昌約切）抄麥器也篾竹編之一如箕形稍深且大旁有木柄長可三尺上置釤刃下橫短拐以右手執之復於釤旁以繩牽短軸（纏近刃處[illegible]）以左手握而掣之以兩手齊運芟麥入綽覆之籠也嘗見北地芟取蕎麥亦用此具但中加密耳夫籠釤綽三物而一事係於人之一身而各周於用信乎人爲物本物因人而用也麥綽詩云芟麥雖憑利刃功所頭還用竹爲籠勿云編量容多少都覆黃雲入籠中

積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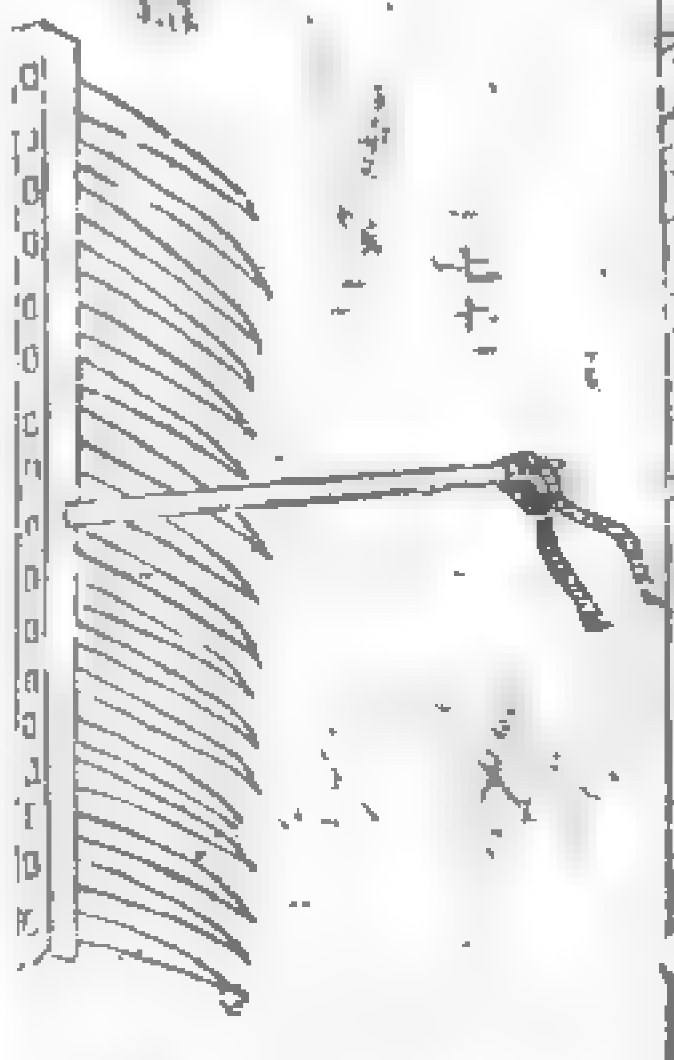
積苫（積音背 苫失廉切）芟麥既積備草覆之也農桑輯要云苫須於農隙時備下以防雨作農桑直說云作苫用淺黃野草皆可但經作腰緊苫去一頭留梢者爲苫（兩頭齊者爲蓑）凡露積須苫緻蓋不爲雨所敗也嘗見農家亦以麻經或草索織之久可速就詩云紉成擔緊去芊如銷禾積苫不苫苫當應是農家有先備算前風雨欲何如

捃刀



捃刀（捃居運切）集韻云捃拾也俗謂拾麥刃刃長可五寸闊近二寸上下竅鎖穿之繫於指隨手芟穫取其便也麥禾既熟或收刈不時莖穗狼藉不能淨盡單貧之人得以取其遺滯詩所謂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蓋捃拾之間用此器也詩云錘刈中來有別名掌邊霜刃覺風生禾田伊利知多少俱入錚然截穎聲

拖杷



拖杷（拖吐[illegible]切 杷蒲巴切）摟麥長杷也首列二十餘齒短也木柄以[illegible]刈經腰曳之嘗見麥野爲風雨所損[illegible]交亂不能淨斂故制此具[illegible]縱橫拔之[illegible]其遺餘所得[illegible]穗[illegible]積之有一[illegible]麥十餘[illegible]

抄竿（抄之□□取也）竿扶麥竹也長可及丈麥已熟時忽爲風雨所倒不能芟取乃別用一人執竿抄起卧穗竿舉則釤隨鏺之殊無損失必兩習熟者能用不然則有分有之差失或曰今麥事有鋸刀拖杷抄竿等器名色冗細似不足紀錄而皆取之何也曰物有濟於人而遺之不可然世之豪後輩固不屑知而貧窶者欲得爲利極既壤於無遺取棄餘爲有用是可尚也故綴於麥事之末抄竿詩云風雨摧殘二麥秋一竿料理得全收欲知自我扶顛力都在芟夫釤鏺頭

芟麥歌

田家食力不食智趁麥年年勤種蒔老農八十諳地利暑乏呼兒先膜地再耕再耨土華肥手把耰鉏知已試上沃不妨救種穉今年已報春澤被霆疑苗滋知擲比薰風長養見大康纔獺青旗催稃穗繞結稃胞花雷隆赫赫儀輪熾鑽燧儀若猜筆喻至味粒飽苦□粱如蟄頃失前時浪翻翠豈知真宰調元氣化作黃雲表嘉瑞老農咒飽雖白鬚且夕却憂風雨至子歸□□事芟器鈔鏵鎌翻轉雙臂曳箔□覆問名便繁□□□箔後無孫□有登場簇高積□風翻日□半猶未已向公門奉新鋤翅村知□八錢次作餉巡門仍語許夏稅有程今灰芟自餘宿負如取寄指此有秋爭蟻萃一待豈能償百費終歲勤勞一飯欲昨日公堂宴賓官盤飧横陳溟着截檀板珠繩按歌吹萬錢不值供一醉庖人搓挼出精粹尚喜食新誇餅餌物不天來皆力致飽食何人知所自春祈夏禱禮洲記報本從來追古義但願斯民不畏吏吏不擾民民自遂凡任牧民遵此治坐見兩岐歌政異日富囷倉均被賜不使老農□憂歲事

農器圖譜集之十五

農器圖譜集之十六

東魯王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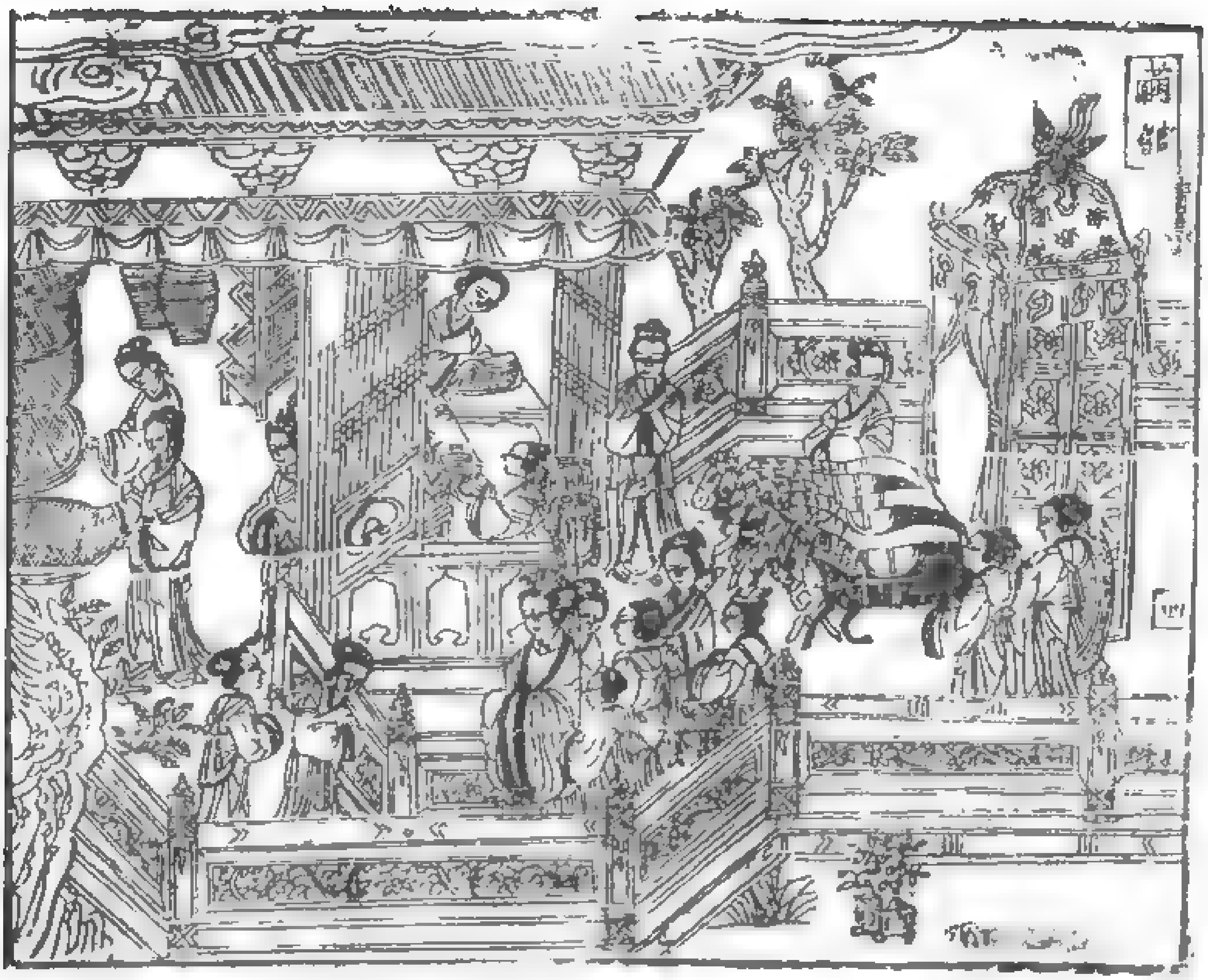
蠶繅門

蠶繅之事，自天子后妃至於庶人之婦，皆有所執，以共衣服。以蠶館為首，示率天下之蠶者。其作用之具，如曲植鉤筐之類，與夫桑斧繭絲之法，必先精曉習熟，而後可望於獲利。今條列名件，一一備述，又使世之纘繅其身者，皆知所自出也。然農譜有蠶事者，蓋衣食之本，不可偏廢，特以蠶與繅於農器之後，庶無闕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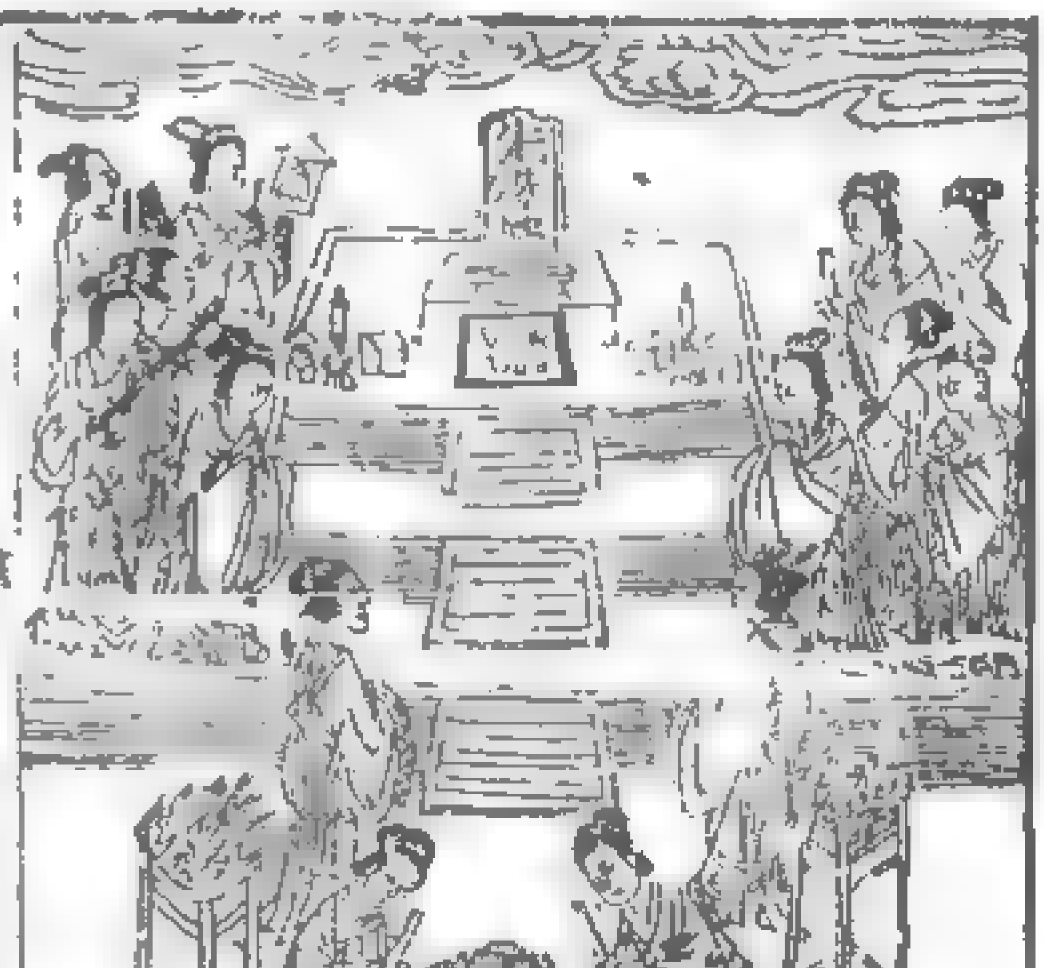
蠶館

蠶館，皇后親蠶之所，古公桑蠶室也。按禮月令：季春之月，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周制，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女尚書跪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以桑適金室。前漢文帝詔曰：皇后親桑，以奉祭祀服。景帝詔后親桑，為天下先。皇后為太后，率蠶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

后、諸侯夫人蠶。魏文帝黃初中，皇后蠶于北郊，遵周典也。晉武帝太康中，皇后躬桑，依漢魏故事。宋孝武大明，皇后躬桑于西郊。北齊置蠶宮，皇后親桑於。唐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蠶。顯慶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並見親蠶禮。玄宗開元中，命皇后親蠶。宋開寶通禮、郊祀錄雖有親蠶祀，歷代后妃親蠶之事，未之史編，昭然可見。茲特冠於籍首，庶有國家者按圖考譜，知蠶館之不徒名也。昔梅聖俞有蠶共蠶館詩，今不揆續為之賦云：惟蠶有功於世，產之兆，作人生之衣被。中春之月，天子詔后以躬桑，大昕之朝，內宰告期，而命祀。於是降，乎道周風，翔于旬。順春氣於東方，朝先蠶於西，具大青縹之服，禮成，侑以芳之薦，九宮以成陪班，三獻禮成。迎於回，其寵命適，對韶光，擇世婦於下，受繭於所以崇開禁。館始入公桑，三聽女尚書之勸，止執筐不再受。宮大人之是將，以坤儀之柔順，視之以母道之慈良，以來至於千簿之後，化被於多方。以命繅以成絲，就趣工而使織女，朱綠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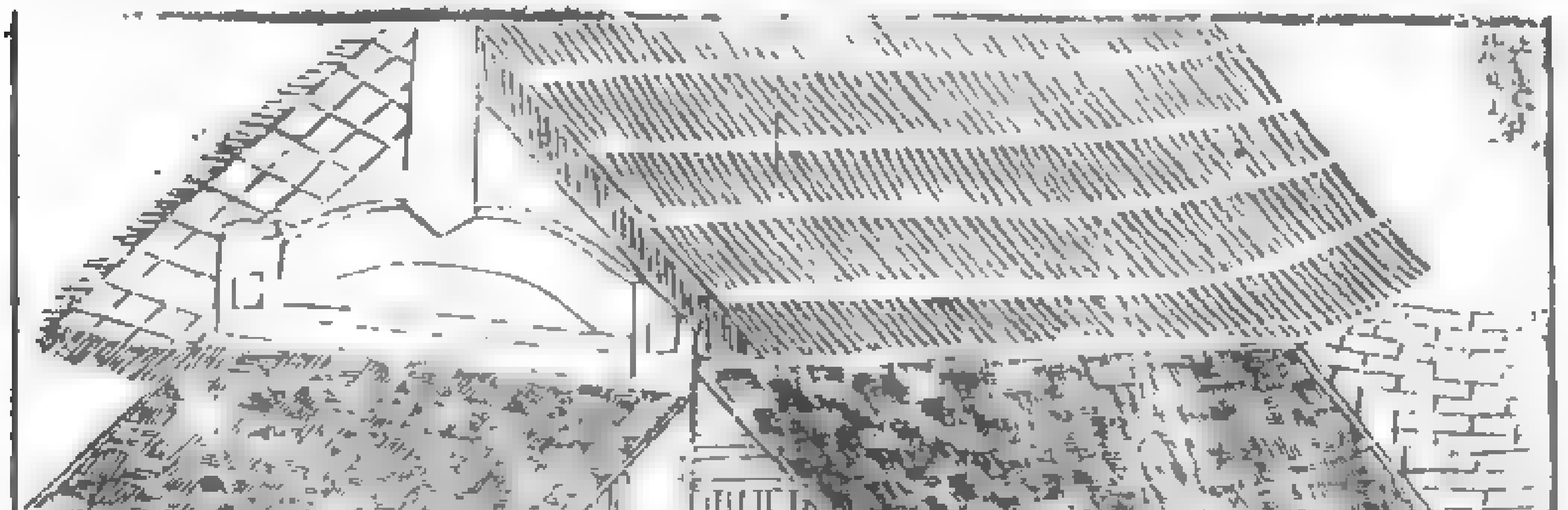


先蠶壇先蠶猶先酒先飯祀其始造者壇築土爲祭所
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即先蠶也按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始勸蠶稼乃獻繭絲要覽云伏羲化蠶
稼月大火而浴種之功因之廣織以西陵氏養蠶雖南西陵氏勸蠶稼得夫人副褘而躬桑之能婦人廟之道蠶之經此云
禮月令季春是月也后妃
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内宰中春詔
后帥外内命婦始蠶於北郊以北郊純陰也漢禮儀志皇
后祠先蠶禮以中牢魏黄初中置壇于北郊依周典也
晉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皇后至
西郊親祭躬桑北齊先蠶壇五尺方二丈四面陛陛各
五尺外兆四十步面開一門皇后以太牢祭畢而桑後周
皇后至先蠶壇親祭隋制宫北三里爲壇高四尺皇后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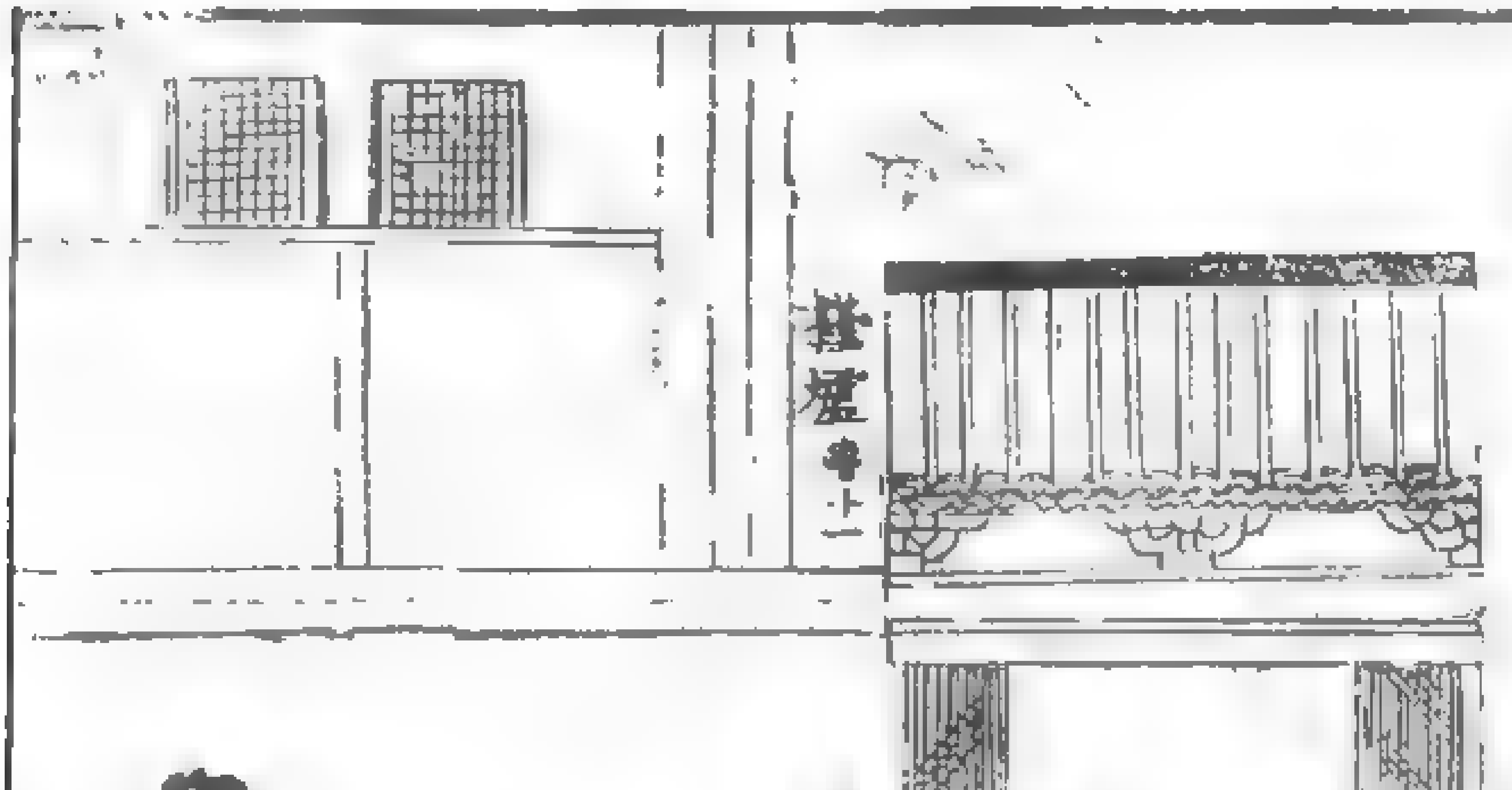


太牢制幣而祭唐置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步皇后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宋用北齊之制築壇如中祠禮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亞獻昭儀終獻夫蠶祭有壇措之歷代雖儀制少異然皆遞相沿襲餼羊不絕知禮之不可獨廢有天下國家者尚鑒茲哉贊曰有星天駟象分乎龍惟蠶辰生精氣相通孕卵而出寓食桑中取育於室繭絲內充衣盐被於人奕世有功粤載祀典同答恩隆壇遺制度歷代所崇惟君立后儷德中宮既正母儀胥帥妣工營建繭館桑必以躬奉制祭服郊廟是共公侯夫人莫不執從為天下勸繼古人風約漢故事築祭于東亭以中牢相以禮容登降有節拜獻惟恭眷此區域萬方混同樂被繒纊神福於家國有定式報德無窮

蠶神天駟也天文辰爲龍蠶辰生又與馬同氣謂天駟即蠶神也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至漢祀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此歷代所祭不同然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爲先蠶實爲要典若夫漢祭宛窳寓氏公主婦人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娘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然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併附之稽之古制后妃祭先蠶壇壝牲幣如中祠此后妃親蠶祭神禮也蠶書云卧種之日詰旦升香割雞設醴以禱先蠶此庶人之祭也自天子后妃至于庶人之婦事神之禮雖有不同而敬奉之心一是諒爲知所本矣乃作祈報之辭曰祈惟蠶之精天駟有星惟蠶之神伊昔著名氣鍾於此厥卵而生既桑而育既眠而興神之福汝有箔皆盈尚冀終惠用彰厥靈蔟老獻瑞繭盆効成敬獲吉卜願契心盟神宜饗之祈祀惟蠶龍精一氣功被多方繼當是歲神降于桑載生載育來福來祥錫我繭絲製此衣裳突家之慶閭里之光敬卹長幼結旦升香設殽於俎奠醴於觴工祝致告神德彌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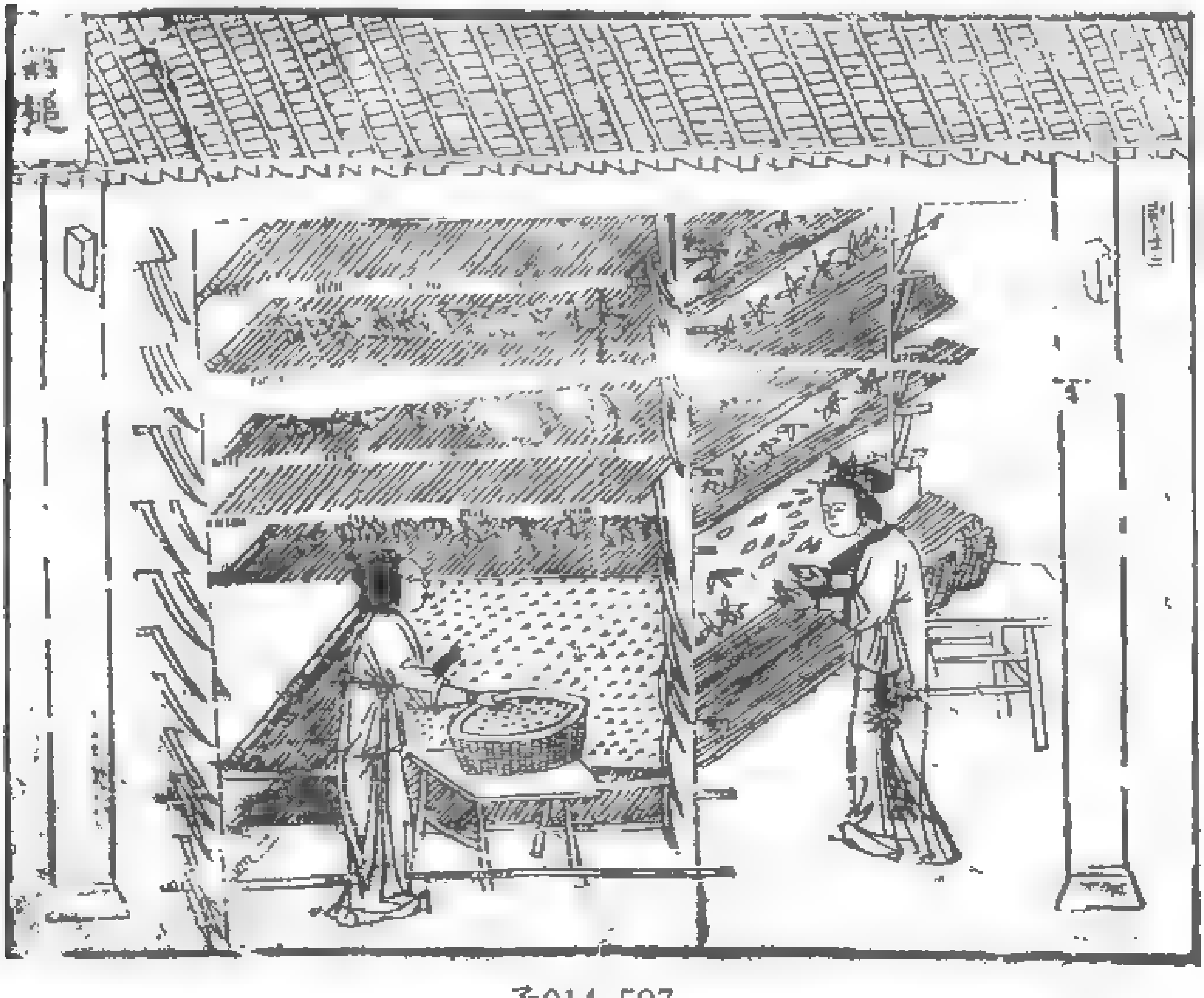
蠶室記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此公桑蠶室也今
民間蠶室必選置蠶宅負陰抱陽地位平爽正室爲上
西屋爲次東又次之若室舊則當淨掃塵埃預期泥補
若逼近臨時塗壁濕潤非所利也夫締構之制或草或
瓦須內外泥飾材木以防火患復要間架寬敞可容[illegible]
箔[illegible]窗虛明易辨眠起仍上行椽[illegible]各置照窗每
[illegible]本以防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啓閉以除
[illegible]之諸蠶書云蠶時先辟東間[illegible]行眠前後擬
去西照宇遮西曬尤忌西南風起大傷蠶氣可斜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四五步以[illegible]所有蠶神室蠶師像[illegible]
[illegible]收置月一切[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之氣碎[illegible]
[illegible]
諸依上法自然蠶不必泥於陰陽水刑忌[illegible]
[illegible]等[illegible]至使[illegible]門戶[illegible]神祇屋貫財用皆無
[illegible]放於所[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之戒錄曰世業農桑所
與我室北論蠶月[illegible]掃神上斷之曲植
既具[illegible]乃集[illegible]方生若不獻繭以毋名首有慈
德及表[illegible]入此[illegible]食寒暖身先是蠶體測上無疎薄
下無濕泥箔[illegible]門[illegible]火在壁夜[illegible]或遮風竇時窒煩
[illegible]此[illegible]章[illegible]莫與外人勿入旋[illegible]敎安漸至



蠶成[illegible]祈祀以時顯獲[illegible]
秋之簇如雪積分繭[illegible]餘來告功畢
又倉[illegible]

火倉蠶室火龕也凡蠶生室內四壁挫壘空龕狀如
星務要玲瓏頓藏熟火以通煖氣四向勻停蠶家或
旋燒柴薪煙氣熏籠蠶多成黑蔫今制為撞爐
先白外燒過薪蔸斟酌入室內各龕約量頓火隨寒
添減若寒熱不均後必眠起不齊蠶書云蠶火
類也宜用火以養之用火之法須別作一爐令可擡舁
出入火須在外燒熟以穀灰蓋之即不暴烈生焰大抵
爐之制一如矮床內嵌燒爐兩旁出柄二人舁之以送
熱火火倉詩云　朝陽一室虛總明今朝喜見蛛蠶生
四壁勻停今得熱火龕狀如三星
何毋體測衣絹單添減火候隨寒暄

撞爐詩云　誰識貴家勸飲處紅爐畫閣簇嬋媛
誰創撞爐由智者出入涼溫截下
搏以水土貫以木不假昆吾鼓爐冶
出生入熟覆穀灰擔舁其新
功成四海袴襦完又餉春醪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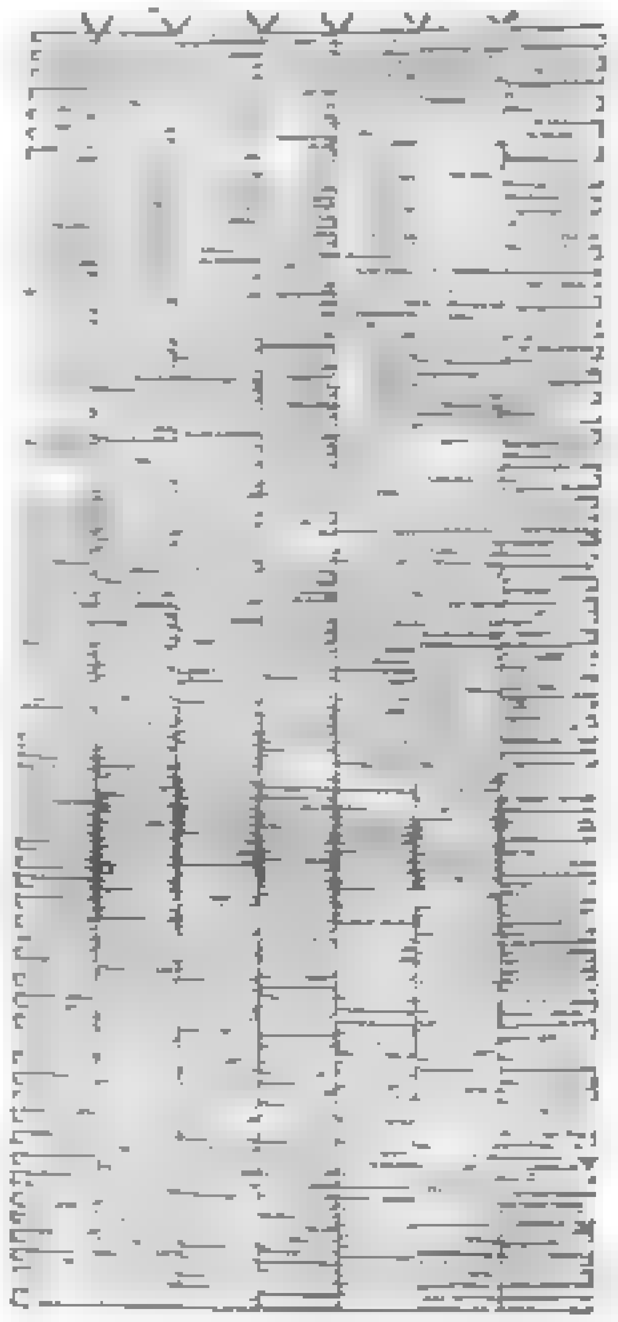


蠶槌 月令季春之月具曲植植即槌也務本直言云穀
雨日竪槌立木四莖各過梁柱之高槌隨屋每間竪
之比蠶大時旁刻如鋸齒而深各每莖柱以皮圜繩繫
直 四角按二長椽椽上平鋪葦箔稍下縋 之凡槌
十懸中離九寸以居擡飼之間皆可移之上下農桑直
說云每槌上中下閒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中備
分擡梅聖俞詩云三月將掃蠶蠶妾具其器立槌先著
簡 括室內亦塗塈衆材疎以成多箔所倚寄拾蓋歸蠶
時應無斷葉置

蠶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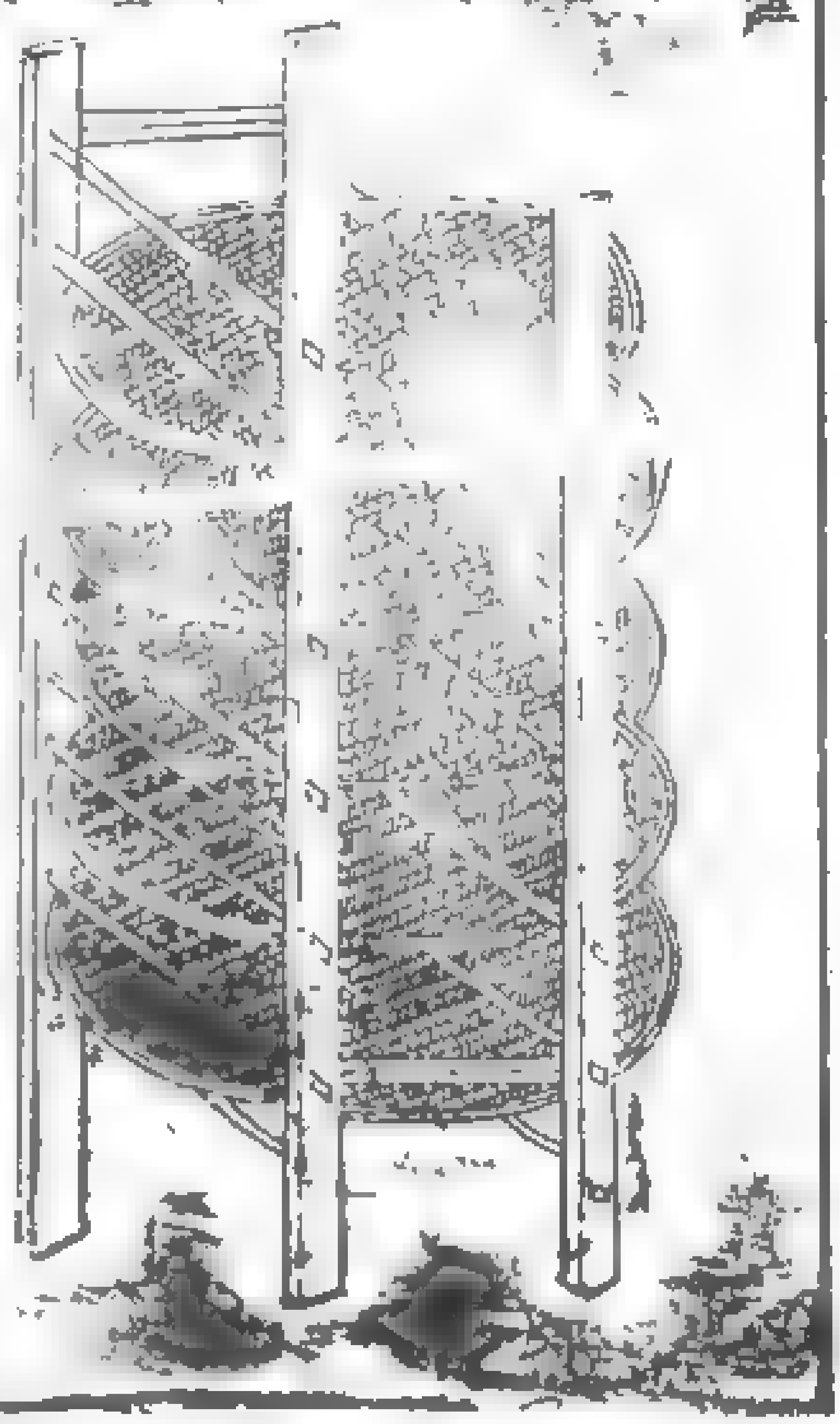
蠶椽 架蠶箔木也或用竹長一丈二尺皆以二莖爲偶
控於槌上以架蠶箔須直而輕者爲上久不蠹者次
上 不爲 能 蠶 遠 食葉上 事 見 農桑 要 詩云椽欲直而控不
而重輕則與人宜蠶以兩蠶故鉤繩可移懸解脫
亦爲係料新絲功誰推此具

蠶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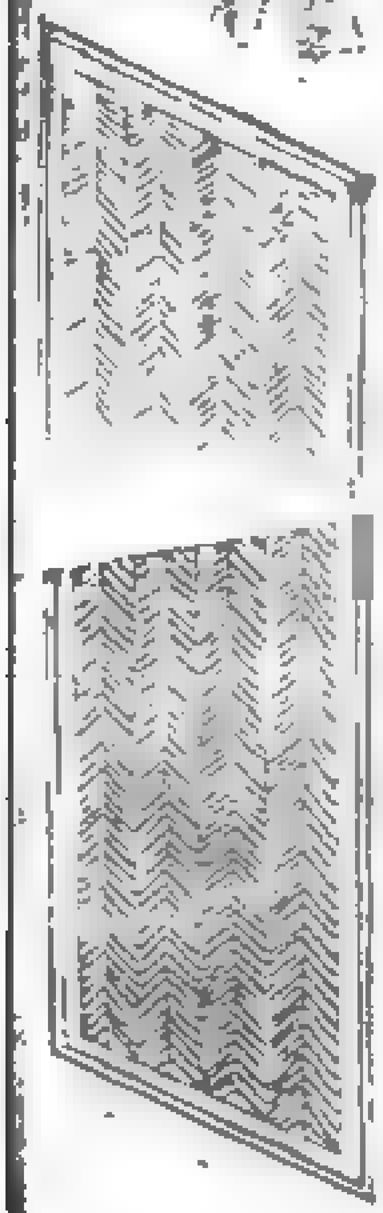
蠶箔曲簿承蠶具也禮具曲植曲即箔也周勃以織薄
曲爲生顏師古注云葦簿爲曲北方養蠶者多農家宅
院後或園圃間多種萑 葦以爲箔材秋後芟取皆
能自織方可四丈以二椽棧之懸於槌上
蔡時取其卷舒易用南方萑葦甚多農家尤宜用之以
廣蠶事梅聖俞詩云河上緯蕭人女歸又小市相與爲
蠶曲還殊竹筠筐入用此何多往 天下
衣不歡貧服卉

蠶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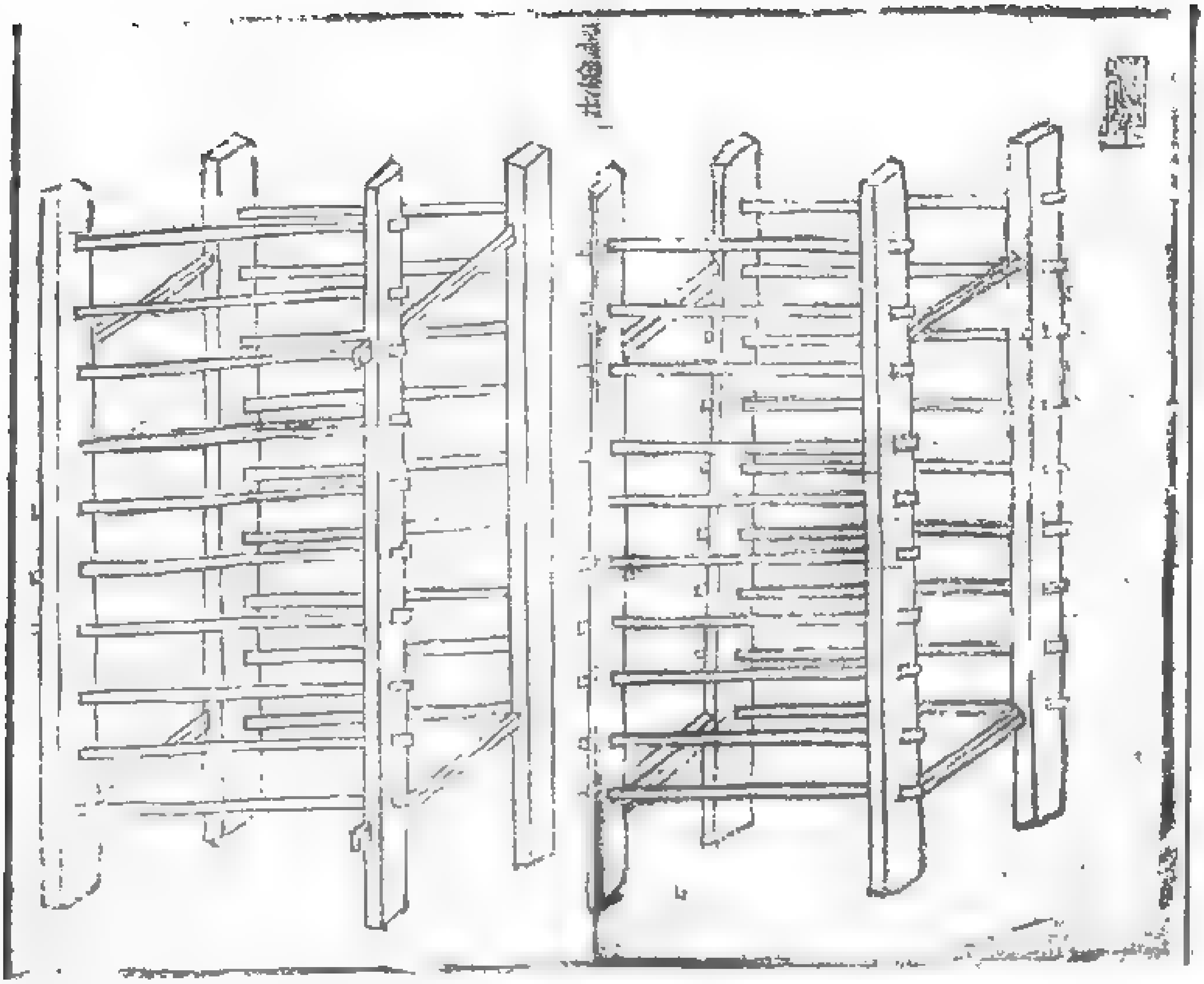


蠶筐古盛幣帛竹器今用育蠶其名亦同蓋形制相類圓而稍長淺而有緣適可居蠶蠶蟻及分居時用之閣以竹架易於擡飼聖俞有蠶筐詩云相與為蠶曲是將竹為筐北箔南筐有以為蠶具然彼此論之北箔南筐大時用箔此蠶小時用筐各有所宜兩不偏也詩云古筐嘗奉幣愛惡禮意將今猶同制度還取飼蠶春衣視勝居箔分擡欲擬筐分俱可備仍得庇玄黃

蠶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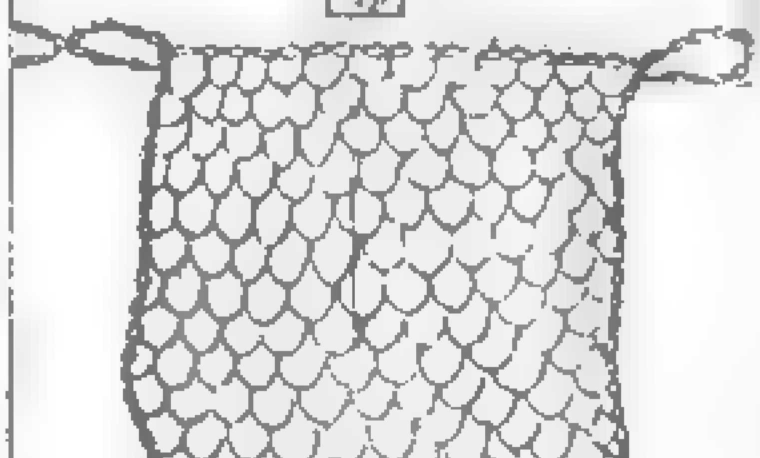


蠶槃盛蠶器也秦觀蠶書云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尺四織萑葦範以蒼茛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為筐懸筐中間九寸凡槌十懸以居食蠶又有以木為框以疏簟為底舉以木槌用與上同詩云莞竹作槃槃既起用當備寬平一席多於正四維在槌持不妨熱餘閑知有補拾老或未多蘇蠶那無傷



蠶架比蠶槌則大也以細枋四莖豎之高可八九尺上下以竹通作横桄十層層每皆閣養蠶槃箔隨其大小蓋槌用小架槃用大架此南方槃箔有架猶北方椽箔之有槌也詩云育蠶必有槃置槃須用架竹木互維持層級限高下規模箔等齊皆用足承務那知富貴家羅綺簇朱榭

蠶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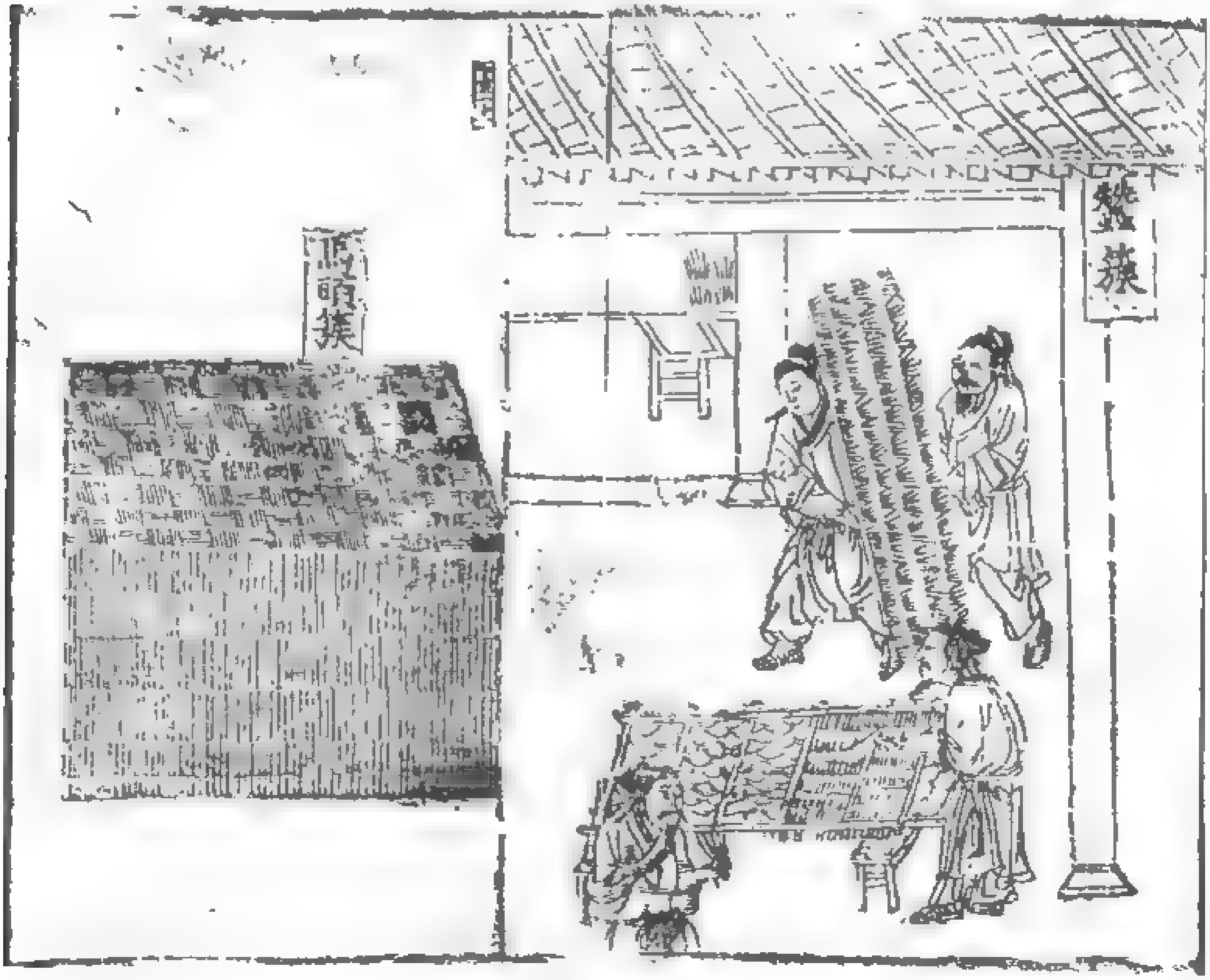
蠶網擡蠶具也結繩為之如魚網之制其長短廣狹視蠶槃大小制之沃以漆油則光緊難壞貫以網索則維持多便不蠶可替時先布網於上然後灑桑蠶聞桑香皆穿網眼上食候蠶上葉齊手共提網移置別槃遺除拾去比之手替省力過倍南蠶多用此法北方蠶小時亦宜用之詩云聖人制網罟因彼川澤漁誰知取魚具解使移蠶居紀綱用非一水陸功有餘兩端誠可結往

殺意何如

蠶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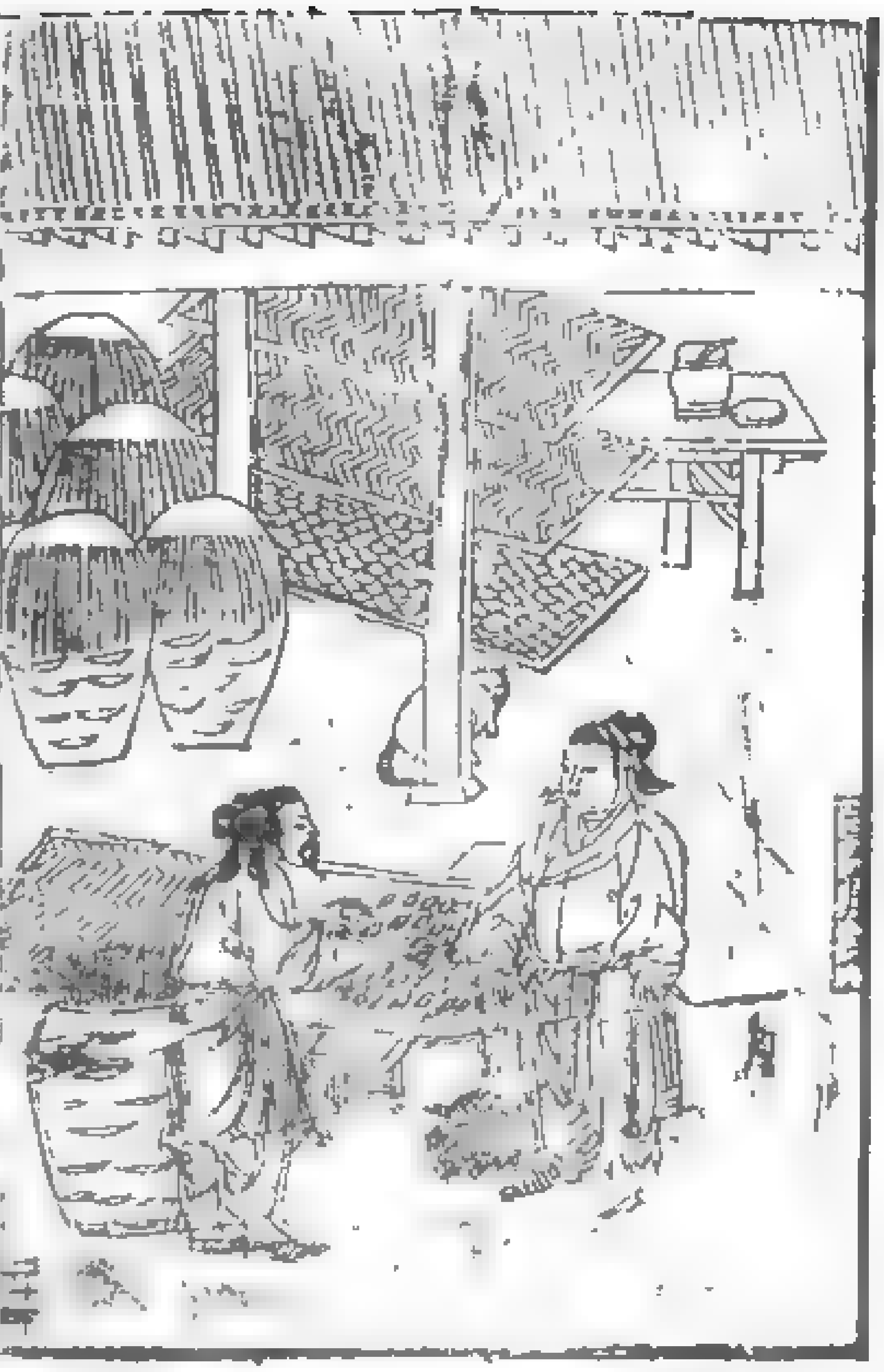
蠶杓集韻杓竹勺量也周禮勺容一升所以斟酒也酌酒說文曰杓音標今云酌物爲杓以勺從木蓋今同此作蠶杓斷木如之首大如棒柄長三尺許如擎蠶空去隙或飼蠶偏稀則以持此送之以補其處至蠶老歸簇或稀密不倫亦用均布儻有不及復以竹接其柄此南俗蠶夫均勻之具頗類大官檀間去有不能周徧亦宜假此以便其事也毋忽諸詩云不將頭斟酌布蠶時杓尾長標手屢持會向太平村落見田家嫁女作合

蠶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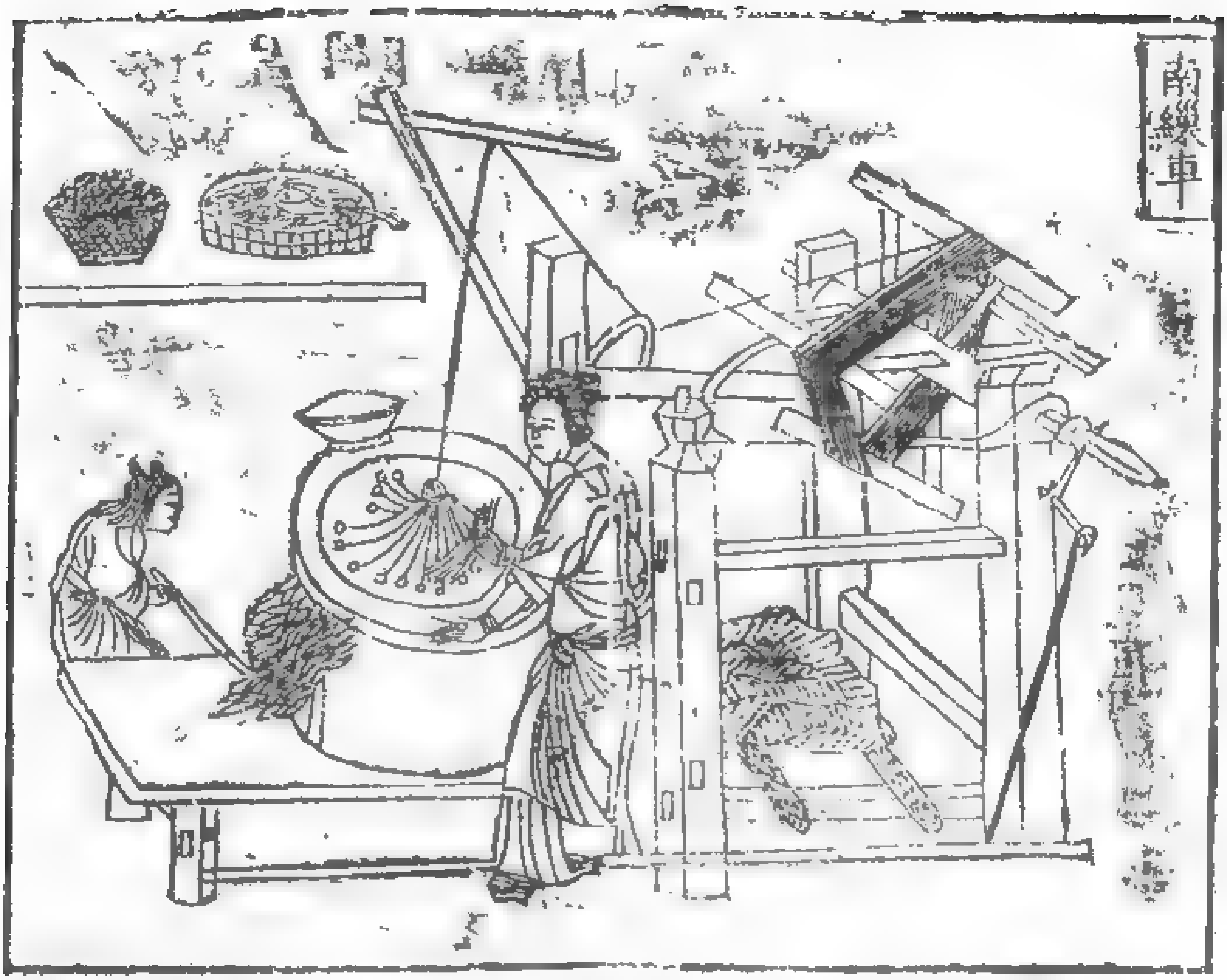
蠶簇農桑直說云簇用蒿梢薥黍苫席等也凡作簇先
立簇心用長椽五莖上撮一處繫定外以蠶箔繳合其
繳簇心仍周圍勻豎蒿梢布蠶上簇訖復用箔圍及苫繳
簇頂如圓亭者此團簇也又有馬頭長簇兩頭植柱中
架橫梁兩傍以細椽相搭為簇心餘如常法此橫簇皆
北方蠶簇法也嘗見南方蠶簇止就屋內蠶盤上布短
草簇之人既省力蠶亦無損又按南方農書云簇箔以
杉木解枋長六尺闊三尺以箭竹作馬眼槅插茅疎密
得中復以無葉竹篠從橫搭之簇背鋪以蘆箔而竹篾
透背面縛之即蠶可駐足無跌墜之患此皆南簇較之
上文北簇則蠶有多少故簇有大小難易之不同也然
竊以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何哉夫南簇苦少規制狹
小外蔽枝故護利亦薄北簇雖大其弊頗多蒿薪積
疊不無覆壓之害風雨侵危[illegible]亦有翻倒之虞[illegible]
[illegible]復外內
藁燠之不勻或高下稀密之易所以致蠶病內生繭少
皆由此故習俗既久未能遽革今酌彼若一法約量
本家育蠶多少選於院內空地就添椽木蒿草等物
作連脊厦屋常別用至蠶老時置簇于內隨其長短
先構簇心空直如洞就地纔淺作槽隨宜開穿可人
行以備火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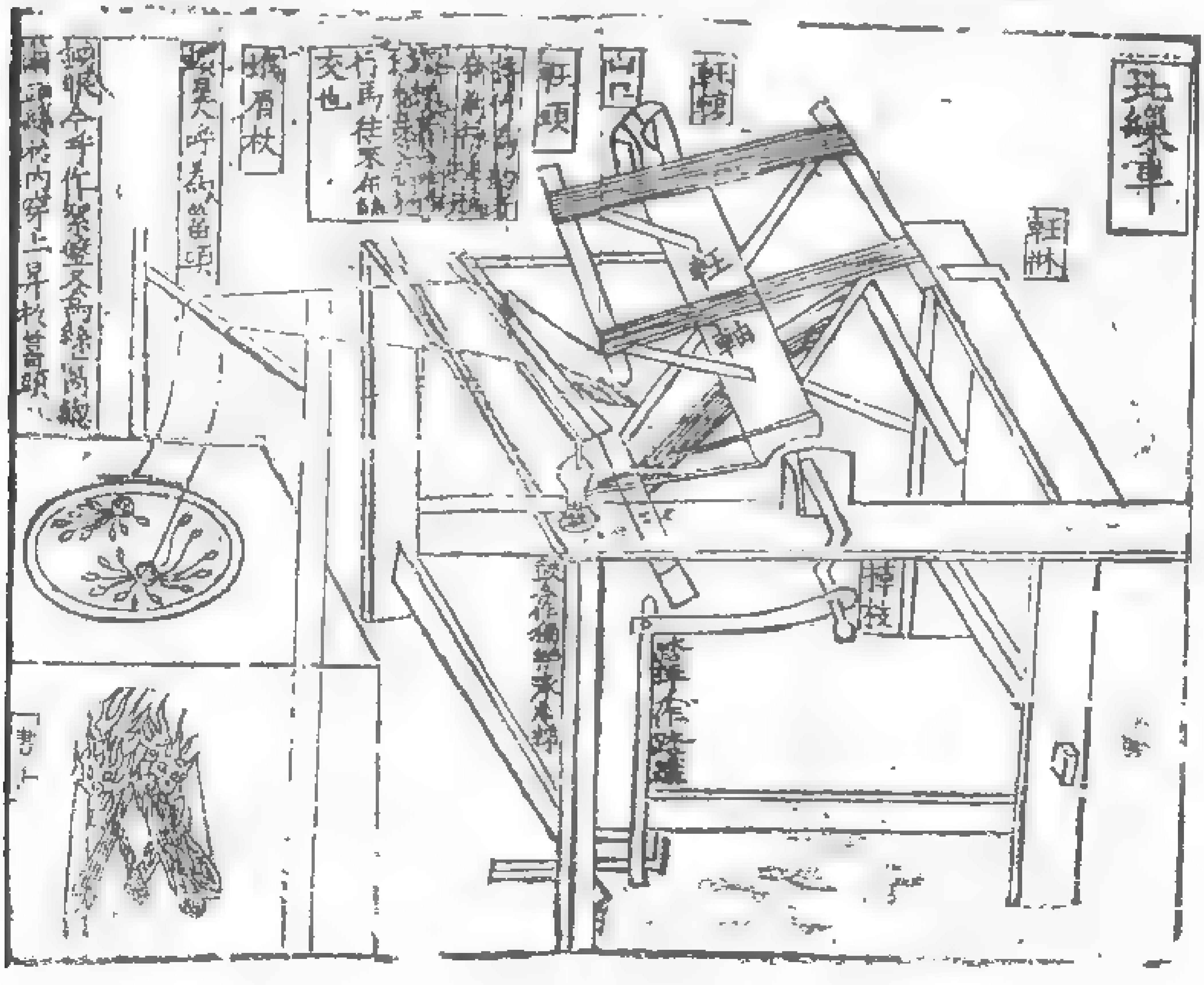
[illegible]以[illegible]周連箔圍之若蠶少屋多既開牕戶
就內簇之亦可如此則上有苫覆下無濕潤架既寬平
蠶乃自若又總簇用火便於照料南北之間去短就長
制此良法宜皆用之則始終無慊矣故梅聖俞簇蠶詩
云簇畏風雨寒露置不如屋正謂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歌云捲去綠雲[illegible]
已少箔頭有綠蠶欲老月餘辛苦見成功作簇不應從
草草南北習俗久不同彼此更須論拙巧北簇多露置
積疊仍愁風雨至南簇俱在屋施之蠶比良未足南北
簇法當約中別構長厦分能容外周層架蒿草中內備
大患通人行飼却神桑綠已了女蠶[illegible]男打鼓作繭
直須三月許開簇團圓不勝數我家多繭方自慶得法
于今還可證免似向來多簇病



繭甕盛繭器農書云凡泥繭於立繭列埋大甕地上甕中先鋪竹
簣次以大桐葉覆之乃鋪繭一重以十斤爲率摻鹽二
兩上又以桐葉平鋪又此重重隔之以至滿甕然後密
蓋以泥封之七日之後出而繅之頻頻換水即絲明快
蓋爲繭多不及繅故即以鹽藏之蛾乃不出其絲柔韌
如之潤澤不得勻細此南方淹繭法用之頗多可不預
備嘗讀北方農桑直說云生繭即繅爲上如人手不及
殺繭慢慢繅者殺繭法有三一曰日曬二曰鹽浥三曰
籠蒸籠蒸最好人多不解日曬損繭鹽浥者穩前
人織圖詩云盤中水晶鹽井上梧桐葉陶器固封閉窖
旁近勿[illegible]門前春水[illegible]

繭籠蒸繭器也農桑直說云用籠三扇以軟草扎圈加
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籠內勻鋪繭厚三四指許
於繭上以手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却續添一
扇在上如此登倒上下故必用籠也不要蒸得過了過
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蠶必鑽了如手
不禁熱[illegible]
蓋旅詩云蠶家有繭如山積日恐蛾穿繅不得遲誠
作能幾何只有籠蒸人未識釜湯少沸積繭乾熱不能
禁千爲則旋抽底扇加上層炎曬中庭趁風日人往輕
生氣少舒緒續均停堪繅織作計何人知者少濟物不
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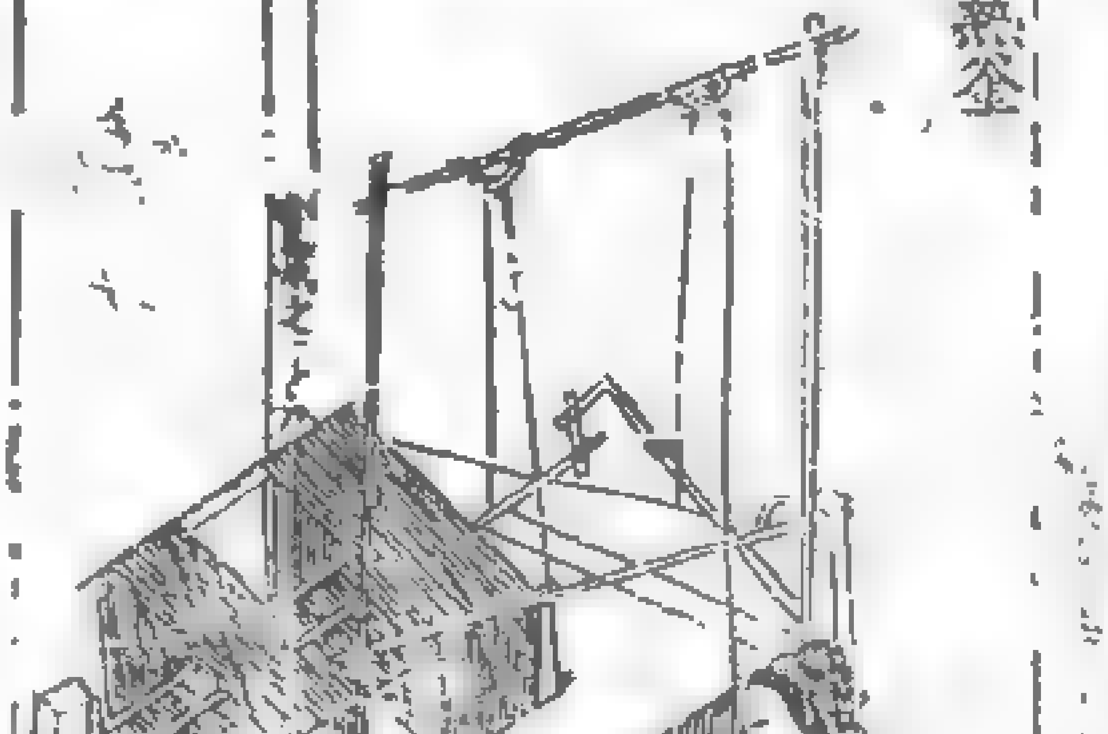

南繅車


北繅車
蛾眉杖
軠
軸
軠牀

繅車繅絲自鼎面引絲以貫錢眼升於鎖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軖[illegible]方成絲秦觀蠶書繅車之制○錢眼為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繅星為三蘆管[illegible]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illegible]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繅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illegible]車[illegible]添梯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匼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之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鉤以防絲竅左端以應柄對

鼓為耳方其穿以閒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絲不過偏制車如轆轤必活兩輻以利脫絲籰謂上文云車者今呼為軖軖必以床[illegible]以承軖軸[illegible]作活軸右足踏動輭即隨軸自下引絲上軖總名曰繅車詠曰人家有繅車聲[illegible]不得今歲繅絲收繭[illegible]家家兒女喜欲狂送車[illegible]繅絲[illegible]南州詩冷盆冷盆絲細何輕[illegible]句比俗所熟釜熱釜絲圓[illegible]多緒即今南北均所長熱釜冷盆俱此軖車頭轉機須足踏錢眼添梯[illegible]度滑非[illegible]

[illegible]已知縣吏已催科不時揭去無餘繡追索仍[illegible]多乎乎車乎將奈何



熱釜秦觀蠶書曰云繅絲自鼎面引絲直錢眼此繅絲[illegible]用錐也今農家象其深大以盆甑接釜亦可代鼎故農桑直說云釜要大置於竈上[illegible]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可容二人對繅水須常熱宜旋旋下繭繅之多則煮損凡繭多者宜用此釜以趨速效詩云[illegible]熱釜速繅[illegible]繭不須愁不[illegible]時[illegible]頻見[illegible]

冷盆

冷盆農桑直說云冷盆可繰全緻細絲中等繭可繰下緻比熱釜者有精神又堅韌也郢曰冷盆亦是大盆之一盆要小先泥其外（口徑可二尺之上者預先塗泥其外[illegible]）（[illegible]用時添水八九分滿繰之水宜[illegible]）也詩云凡盆添水火微燃兩緒抽來細緻全不似貴家華屋底空教纖手弄清泉

蠶連

蠶連（蠶種紙也）舊用連二大紙蛾生卵後又用線長通作一連故因曰連匠者別抄以鬻之務本新書云蠶連厚紙為上薄紙不禁浴浴如用小灰紙更妙連須以時浴之浴畢挂持（令蠶面向外）恐有風磨損冬至日及臘月八日浴時無令水深浸浴取出比及月望數連一卷桑皮索繫定（[illegible]）（書[illegible]蠶連不得用[illegible]不[illegible]蛾多乾死下生本草）陳藏[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以又臘天寒氣年節後繼內[illegible]連須從冷[illegible]安數日候[illegible]高時一出每陰雨後即便[illegible]（[illegible]）此蠶連浴養之法直至暖種而生[illegible]詩云[illegible]胡蛹如山今朝卵如粟山今我[illegible]如粟米[illegible]從來一何神生化[illegible]一幅了無[illegible]沐

東魯王禎撰

蠶桑門

夫蠶之用桑必有鉤筐斧斨之器以供其事然遠近之間俗不通故其制度巧拙絶異彼有併力而不及此或一工而兼倍今特采輯去短從長使知所擇夫桑其蠶用也故次於蠶事之後

桑几

桑几狀如高櫈平穿二桄就作登級凡采桑不勝攀附須登几上乃易得葉齊民要術云採桑必須高几士農必用云採桑用几遶樹上下今蠶家採彼女桑率爲便器梅聖俞詩云柔桑不容攀摘葉須高几每於得葉易曾靡憂枝披擭躋陟類給級下上與緣蟻閑置草舍傍[illegible]枝止

桑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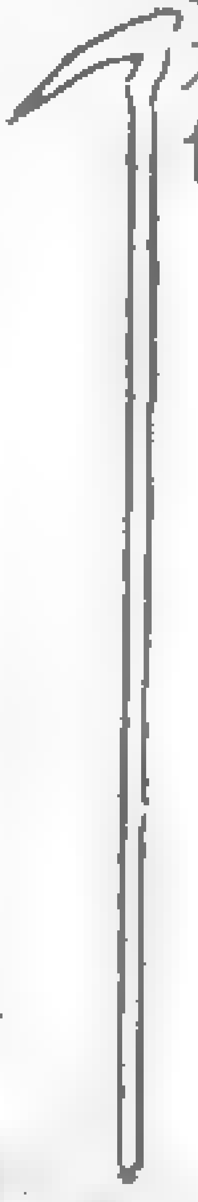
桑梯說文曰梯木階也夫桑之稺者用几採摘其桑之高者須梯剝（剝丑分切去也）斫梯若不長未免攀附勞條不還則鴉脚多亂樛娿秋枝折傷則乳液旁出必欲遊于高下隨意去留須梯長可也齊民要術云採桑必[illegible]梯不長則高枝折正謂此也詩云[illegible]用梯竹彼牆下桑如羅平地[illegible]乃[illegible]長折[illegible]

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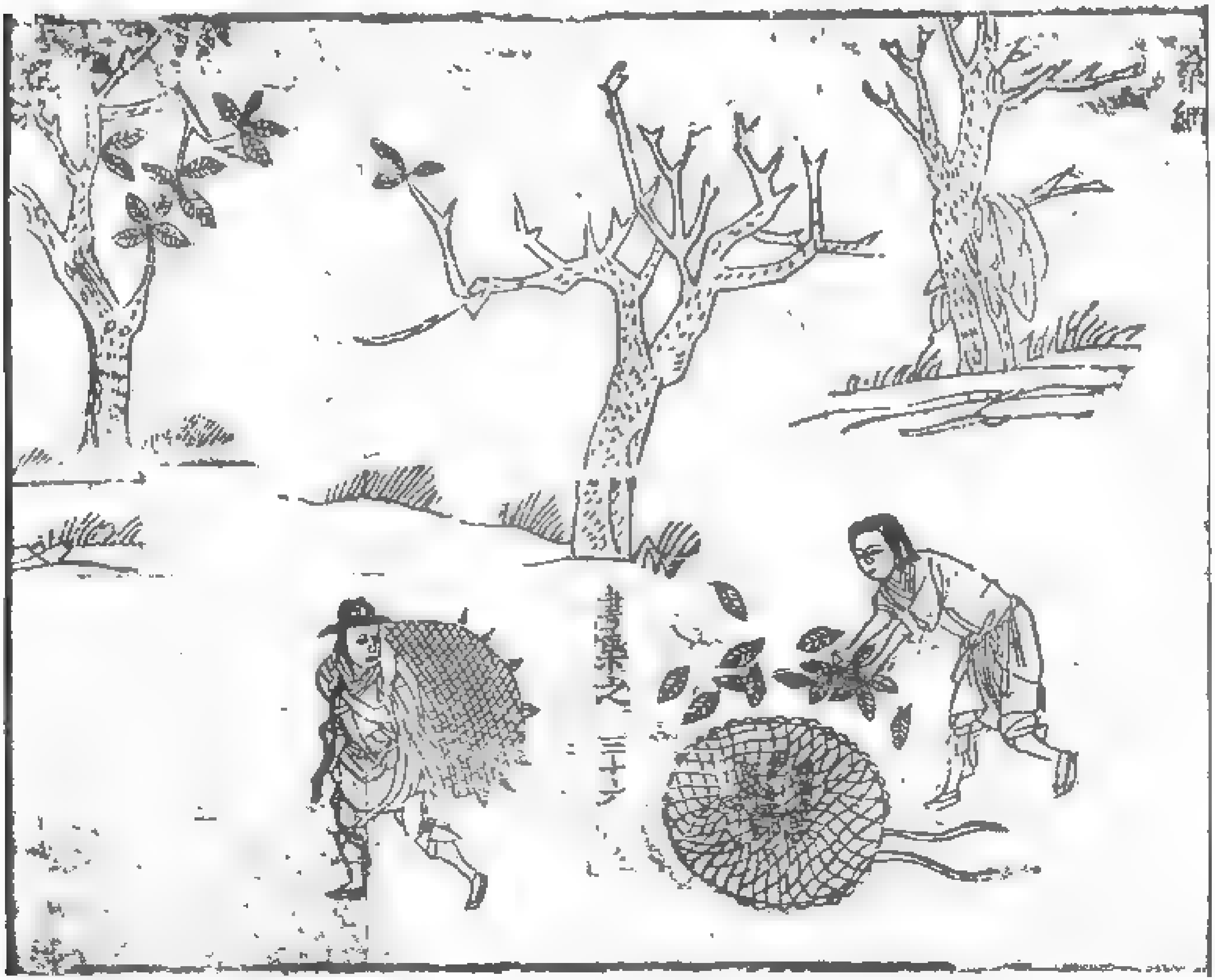
斫斧

斫斧桑斧也其斧銎曲容切匾而刃闊與樵斧不同詩謂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蓋桑之用斧不轉身運斧條葉偃落於外即謂以伐遠揚也凡斧所剥斫不煩再刃者為上至遇枯枝勁節不能拒遏又為上如剛而不闕利而不乏尤爲上也然用斧有法必須轉腕回刃向上斫之枝查既順津脉不出則葉必復茂故農語云斧頭自有一倍葉以此知斫斧之利惟在夫善用斧之効也梅聖俞詩云斫桑持野斧乳濕新磨刃繁枝以除肥條更豐潤冒葉大如掌吳蠶食若駿始時人謂戕利倍今乃信

桑鉤



桑鉤採桑具也凡桑者欲得遠揚枝葉引近就摘故用鉤木以代臂指扳普班切援之勞昔后妃世婦以下親蠶皆用筐鉤採桑唐肅宗上元初獲定國寶十三内有採桑鉤一以此知古之採桑皆用鉤也然北俗伐桑而少採南人採桑而少伐歲歲伐之則樹脉易衰久久枯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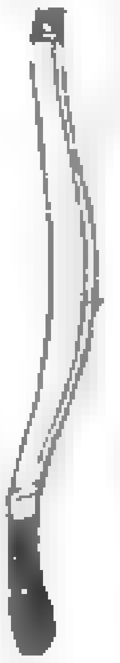


桑網成葉網兜也先作圈木緣圈繩結網眼圍盈三尺有餘下用一繩紀爲網底桑者挈之納葉於內網腹既滿歸則解底繩傾之或人挑負或用畜力馱送比之筐筥甚爲輕便北方蠶家多置之詩云厥初結網功豈知兼水陸制用有無同隨宜可伸縮一網作領圈衆目寬蠶腹蠶飢家急葉時歸來傾萬綠

劖刀

劖刀劖士咸切剝桑刃也刀長尺餘闊約二寸木柄一握南人斫桑剝桑俱用此刃北人斫桑用斧劖桑用鐮鐮刃雖利終非本器然不若劖刀之輕且順也若南人斫桑用斧北人劖桑用刀亦短就長兩爲便也詩云品契一尺鐵鍛以赫連鋼剝斫有餘用功最在蠶桑務附以戕新枝日以長胡爲豳人歌獨取斧與斨

切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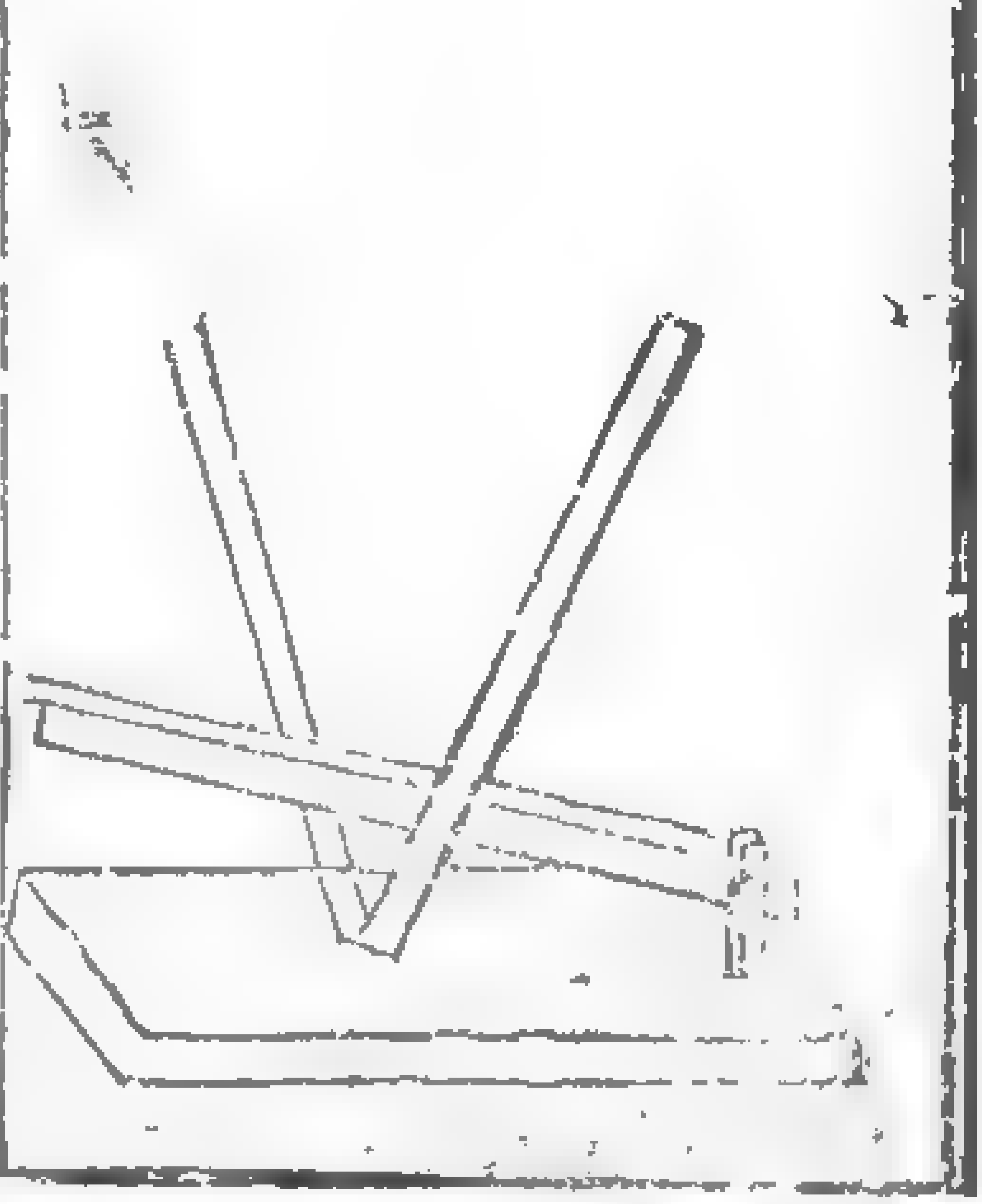
切刀斷桑刃也蠶蟻時用小刀蠶漸大時用大刀或用漫鐁蠶多者又用兩端有柄長刃切之名曰懶刀懶刀如皮匠刻刀長二尺許兩端有木柄以手按刀中截之切斷葉堆積可與人齊先於長凳上堆葉勻厚人於其上俯按此刀左右切之一刃之利可桑

有茲詩云鍛金作懶刀形制半圭璧一食飫千筐雙柄便兩指切之復裁之斷桑如雲積刀作千種絲成三尺補查鑕切桑云以草也又作剪

桑碪

桑碪爾雅曰碪謂之榩音虔郭璞曰碪木碪也碪從石榩從木即木碪也截木爲碪圓形竪理切物乃不拒刃此北方蠶小時用刀切葉碪上或用几或用夾南方蠶無大小切桑俱用碪也詩云團團几上碪尋常閒月缺蠶月切桑桑纖纖雲縷積飼蠶蠶食多收去淨無跡不必在庖廚鼓刃刀聲劃

桑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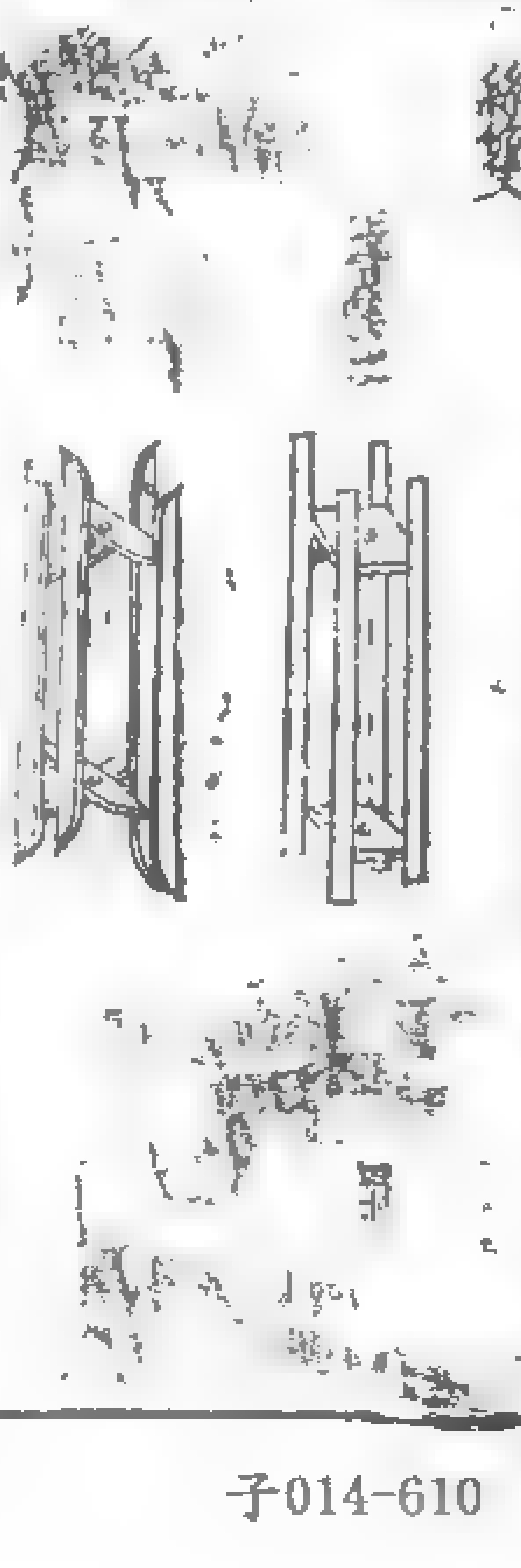
桑夾挾桑具也用木礩上仰置叉股高可二三尺於上順置鍘刃左手茹葉右手按刃切之此夾之小者若蠶多之家乃用長椽二莖駢豎壁前中寬尺許乃實納桑葉高可及丈人則躡梯上之兩足後踏壓椽以胸前向壓俾兩手緊按長刃向下截切此桑夾之大者南方切桑唯用刀碪不識此等桑具故特歷說庶倣用之以廣其利詩云云葉初剝多吐出掌握內刃頭風雨聲飴從終朝桑持良用有餘力少功輒倍春蠶食急時蠶下誠有待

東魯 王禎 撰

織紝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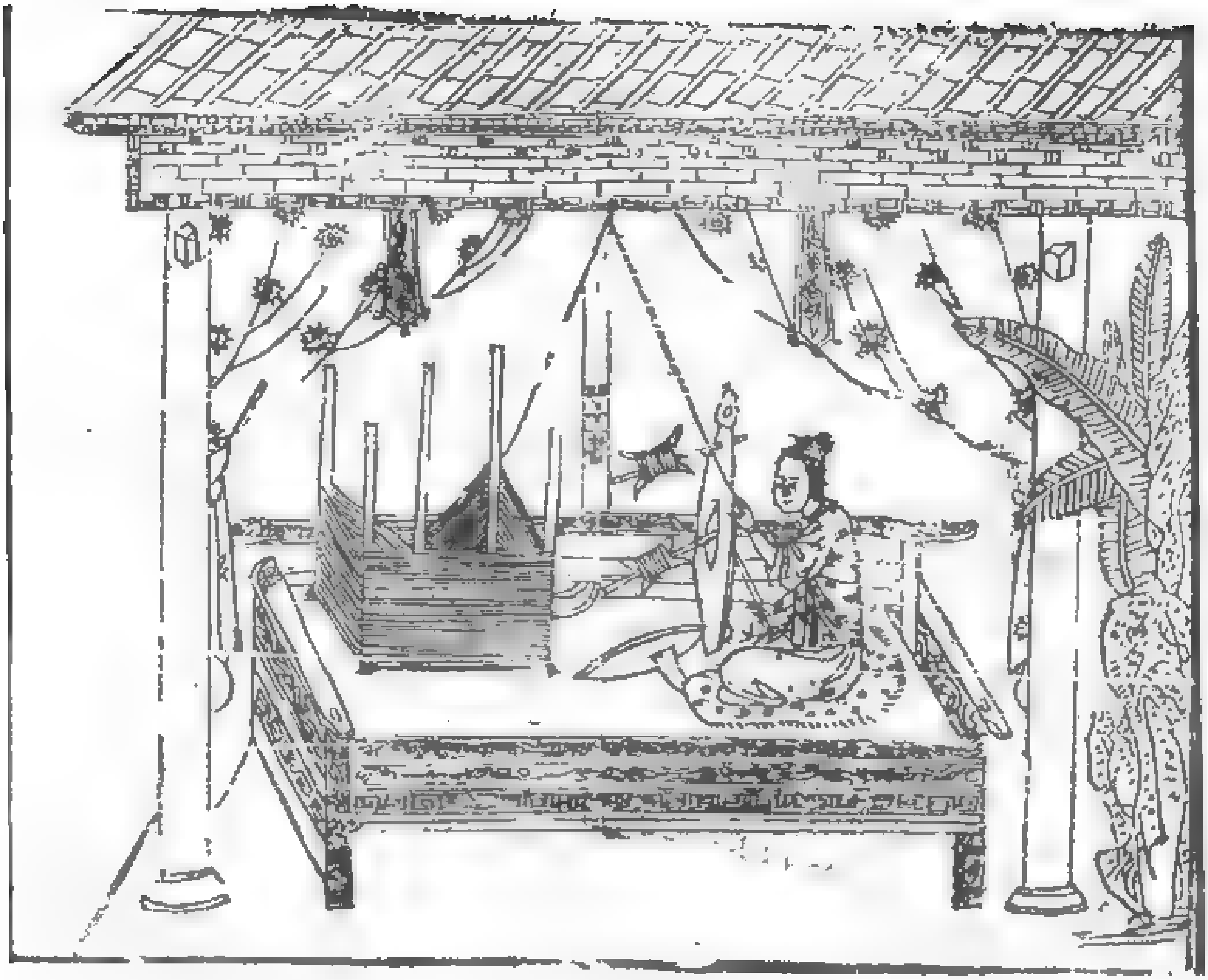
織紝之說[illegible]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古謂蠶以下各[illegible]秋[illegible]然而獻功[illegible]則有辟是也凡紡絡經緯之有數按維機杼之有法雖一絲之緒一綜之交各有倫叙皆須積勤而得累工而成日夜精思不致差互然後乃成幅匹如閭閻之屬猶恐不惜防閑驕逸又使知其服被之所自不敢易也

絲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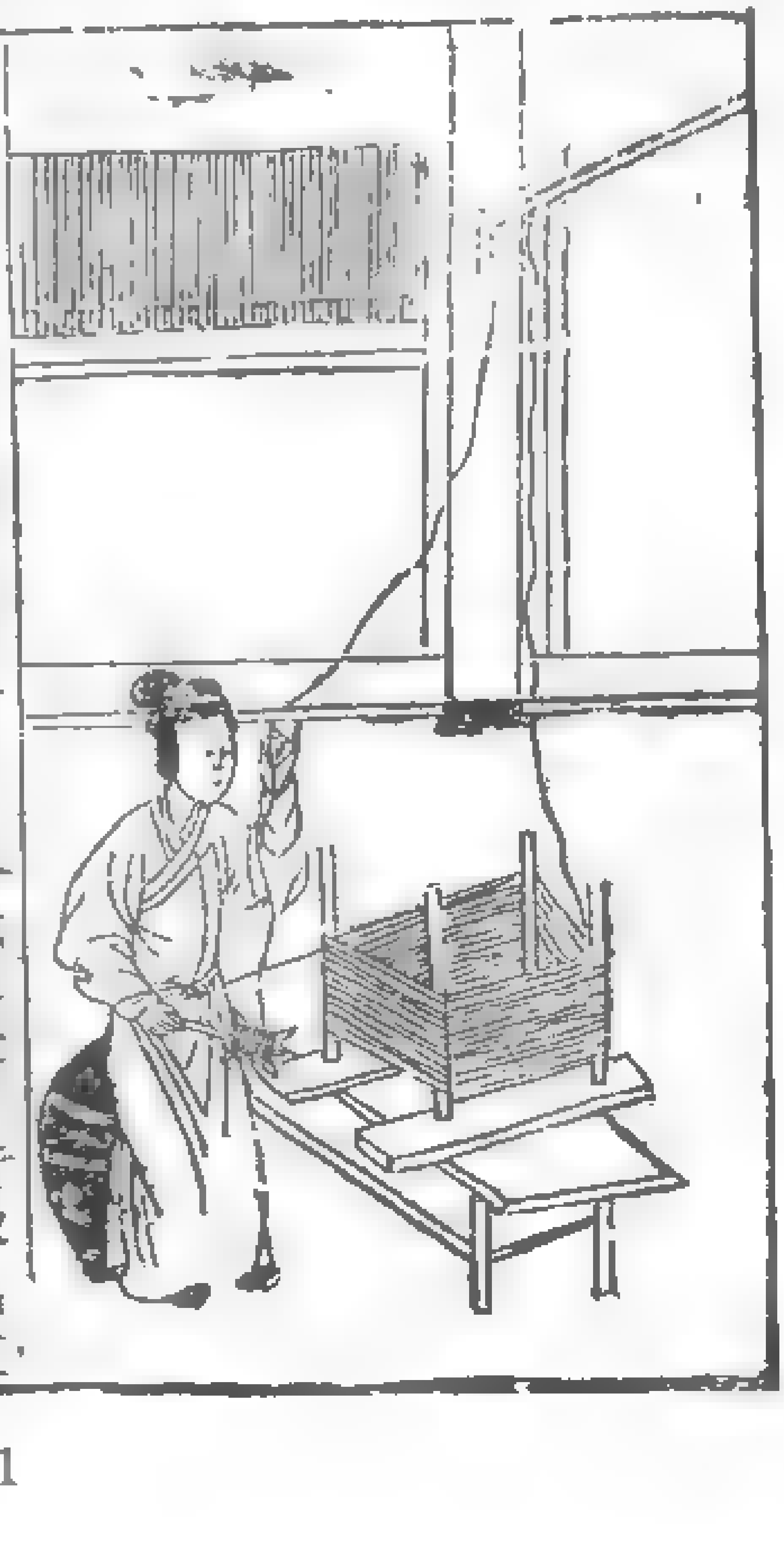
絲籰王縛切絡絲具也方言曰榬音爰兖豫河濟之間謂之榬郭璞注云所以絡絲者也說文曰籰收絲者也或作䉓從角間聲今字從竹又從矍竹器從人持之矍矍然此籰之義也必竅貫以軸乃適於用為理絲之先具也耕織圖詩云

兒夫督機絲輸官趁時節向來催租瘢正爾[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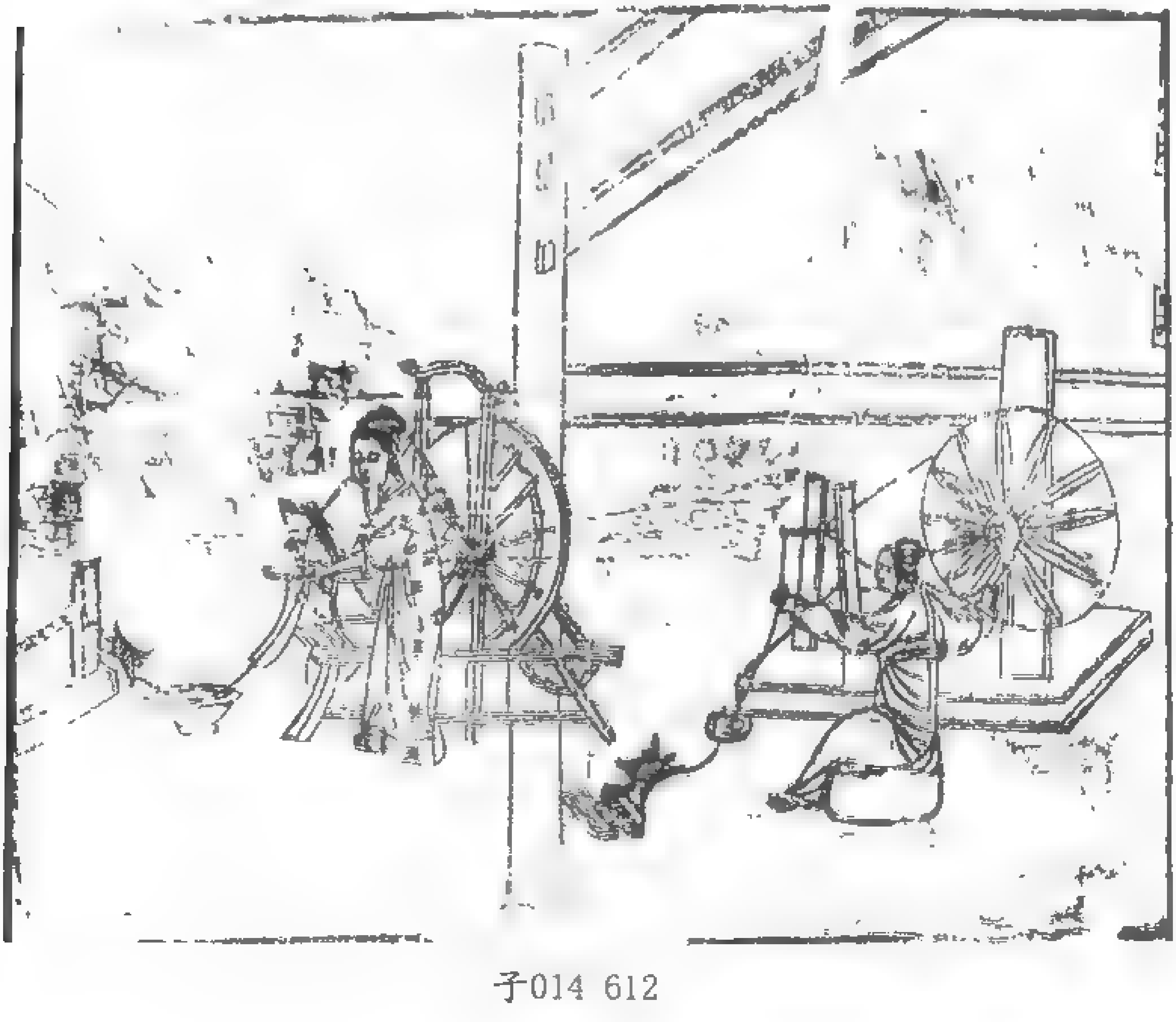


絡車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給（郭璞注曰所以轉篗給車也）說文云車柎𢈌無爲柅易姤曰繫于金柅（柅女履切金者制動之主）通俗文曰張絲曰柅蓋以脫軠之絲張於柅上上作懸鈎引致緒端逆於車上其車之制以以細軸穿篗措於車座兩柱之間（謂一柱獨高中爲通槽以貫其篗軸之首一柱下而管其篗軸之末）人旣繼準軸動則篗隨軸轉絲乃上篗此北方絡絲車也南人但習捭篗取絲終不若絡車安且速也今宜通用

詩云軠絲張柅復相連絡婦車成用具全座上通槽連箕臼軸頭引篗逆紐圈一鉤遙控防偏度獨縷依循以臥綠幾回華旋曾誤認筐篋人坐理冰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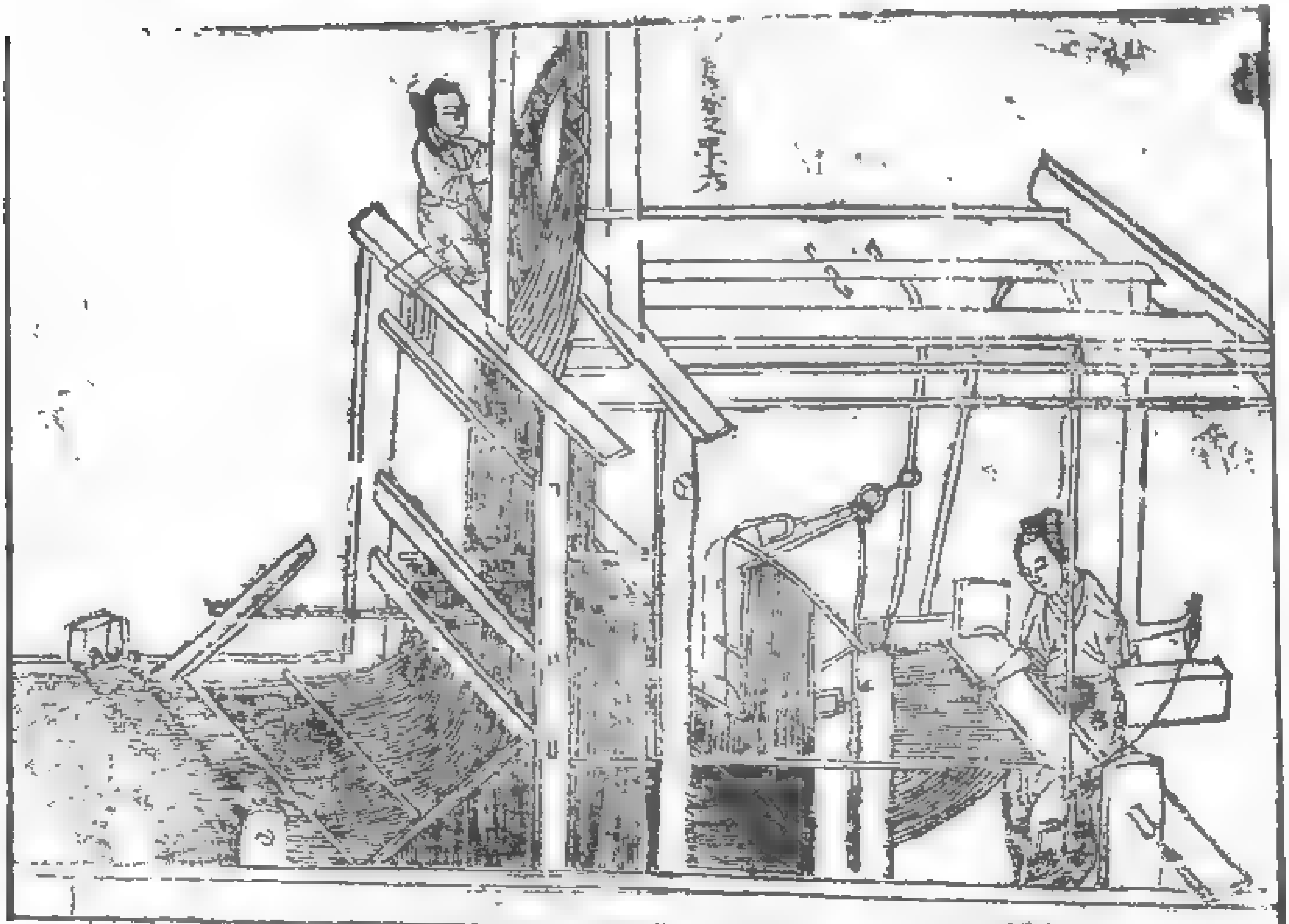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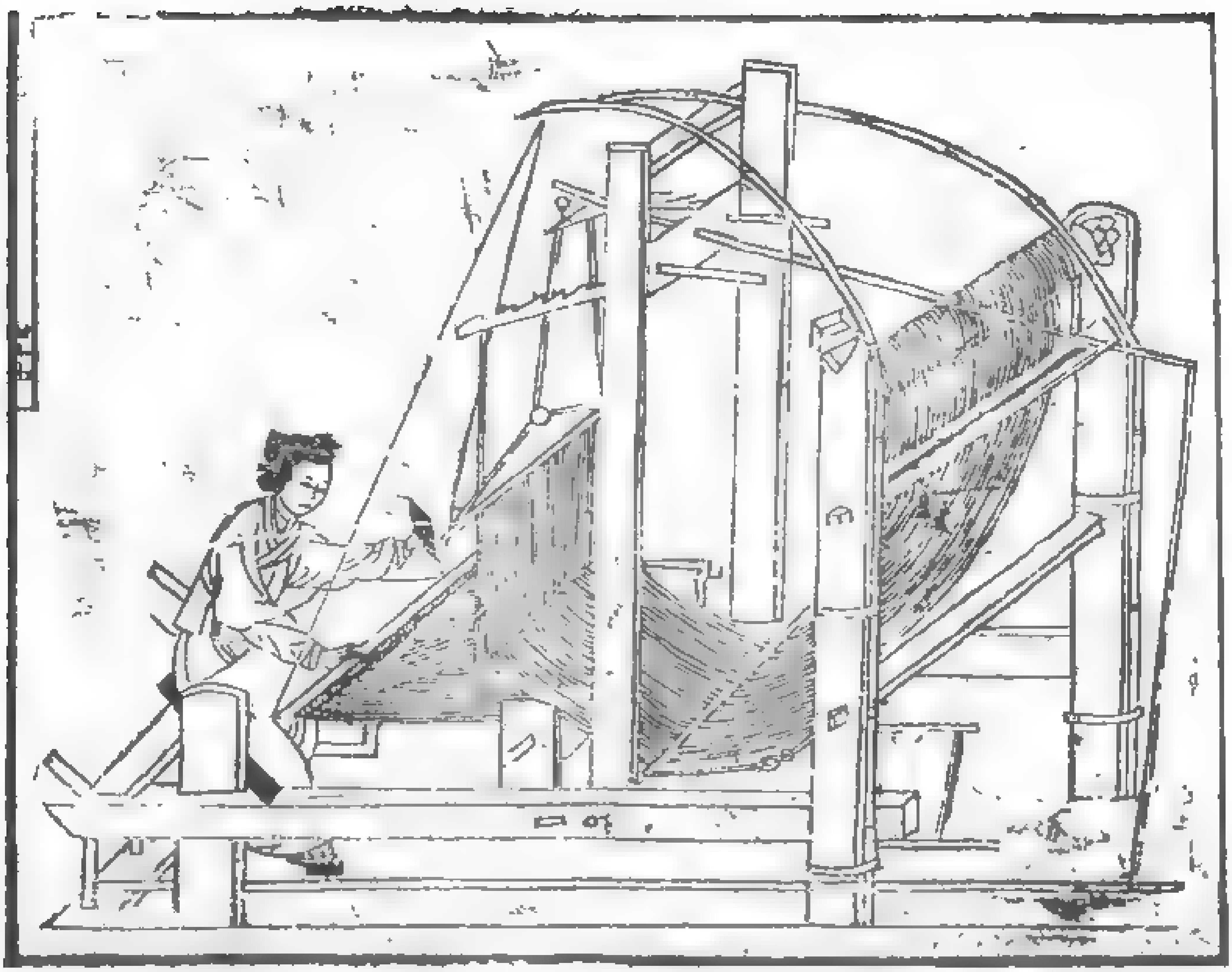
經架牽絲具也先排絲籰於下上架橫竹列環以引衆緒總於架前經牌一人往來挽而歸之制軸然後授之機杼前人織圖詩云素絲頭緒多羨君巧安排青鞵蝴衡不動塵緩步交去來脈脈意欲亂眷眷首重王言可如絲亦付經綸手



緯(蟻切)車方言曰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今又謂緯緯車通俗文曰織纖謂之維(内切)受緯曰筝其柎上立柱置輪輪之上近以鐵條中貫細筒乃周輪與筒纏環繩右手掉輪則筒隨輪轉左手引絲上筒遂成絲維以充織緯孫德旋賦云惟工藝之多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之一轂兮應天運以四行東轉盈以成規兮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巧參天地軒轅垂衣因其以濟衮冕龍旂丹康上帝勳存王室惠我生民觀其徵風與於軸端霧雨散于梭輻制以靈木絡以脩竹危削日以我良兮準暈月以造象若洪輪之在坪兮似蜘蛛之結網爾乃才藝妻妾工巧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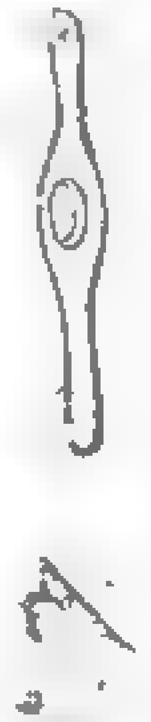
或織錦紅或匠綾羅(紗一作)舒皓腕於輕輪兮換擬景乎鏡華絲成妙於指端號簾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鳴子兮類寒蟬之吟家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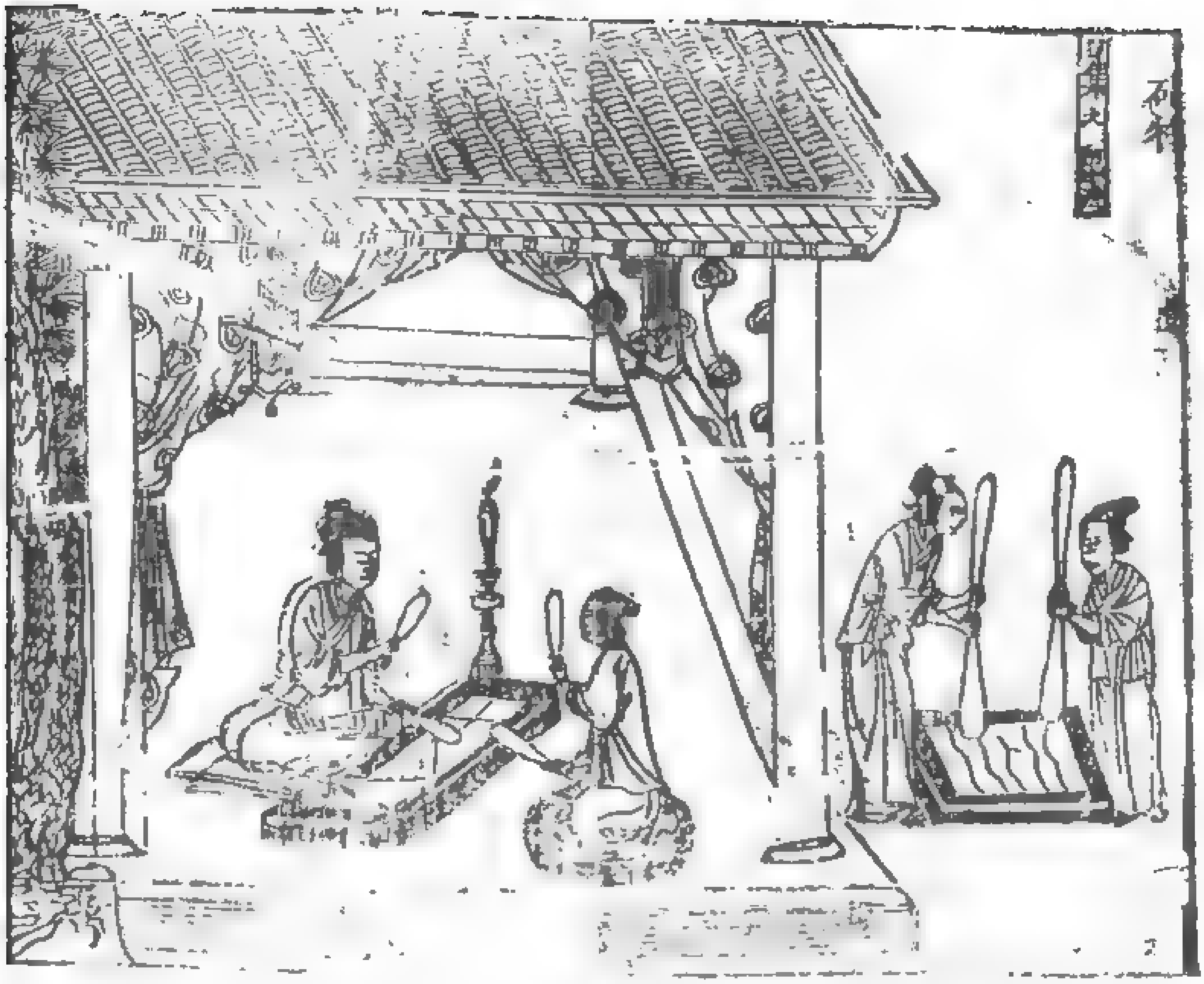


織機織絲具也按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始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見路史傳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巧乃易以十二躡今紅音工女織繒惟用二躡又為簡要凡人之衣軼被於身者皆其所自出也王逸賦曰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訖羲皇帝軒龍躍伯余是創俯絲聖思仰撫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騰復回轉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轉列布上法合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illegible]綺錯極妙窮奇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以臨清池游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趨纖纖俱垂宛若星圖屈膝推移云云

梭



梭通俗文曰織具也所以行緯之莎[illegible]藝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梭還挿著壁有頃雷雨梭變赤龍躍去梭蓋得魚之象有化龍之義焉梅聖俞詩云給給機上梭往返如度日一經復一緯成寸遂成匹虛腹銳兩端[illegible]手投未罕陶家挂壁間雷雨能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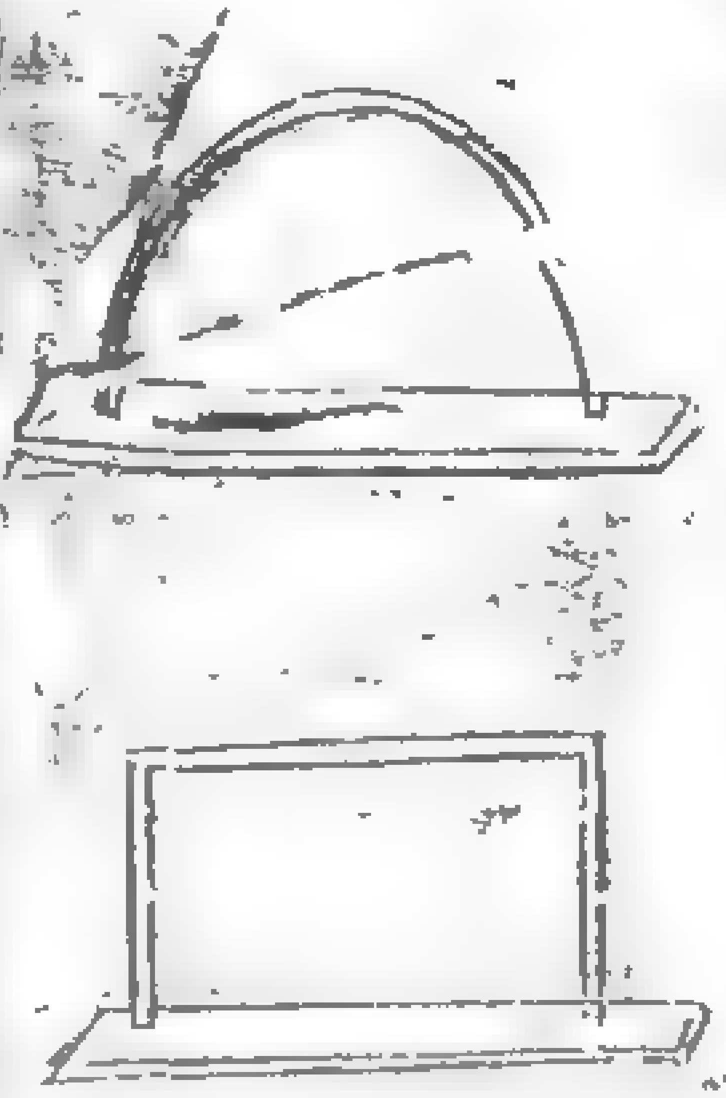
砧杵擣練具也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杵十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女嬃廟擣衣石猶存蓋古之女子對立各執一杵上下擣練於砧其丁東之聲互相應答今易作臥杵對坐擣之又便且速易成帛也釋璀賦云細腰杵兮木一枝女郎砧兮石五彩聞後響而已絕聽前聲而猶在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於是拽魯縞攘皓腕始於搖揚終於淩亂四振五振驚飛鴈之兩行六聲七聲遏彩雲而上斷憑高閣而如動度遙城而女驚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聽兮意何窮牛女遙遙於京景容與於晴空萬叙兮碧雲長白素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辟兮虹而作開淩倒景而特越是時也餘響未畢微影方流遙遙洞房乎入青蒙窈窕開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別分動涼向子期以隣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況手秋願君與拔龍泉魚誰道明珠不可投

纊絮門 綿附

纊絮御小寒　古今所尚然制造之法南北互有所長故特

總輯庶知通　用近世以來復以木綿爲勘今附於後

綿矩



綿矩以木框方可尺餘用張繭綿是名綿矩又有揉竹而彎者南方多用之其綿外圓內空謂之猪肚綿又有用大竹筒謂之筒子綿就可改作大綿裝時未免拖裂北方大小用瓦盆所尚不同各從其便然用木矩者最爲得法酈善長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江津矣今人張綿用藥使之白亦其理也但爲利者因而作偽反害其真不若不用之爲愈因敘之以爲世戒綿矩詩云有繭盈筐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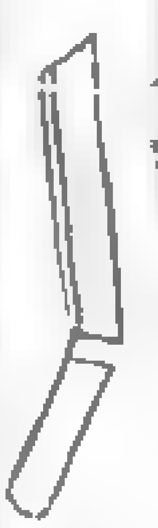
綿如霜雪細難由我張邊幅須弱教用裝身上衣輕煖添晴寬迎避寒誰用木可同筌蹄

夾絮滑車

書集之

絮車構木作架上控鉤繩滑車下置煮繭湯甕絮工繩上轉滑車下徐徐內鉤繭出沒灰湯漸成絮段謂浙滸繞者所古者纊絮綿一也今以精者爲綿粗者爲絮因就繭退繭造絮故有此車煮之法

苧刮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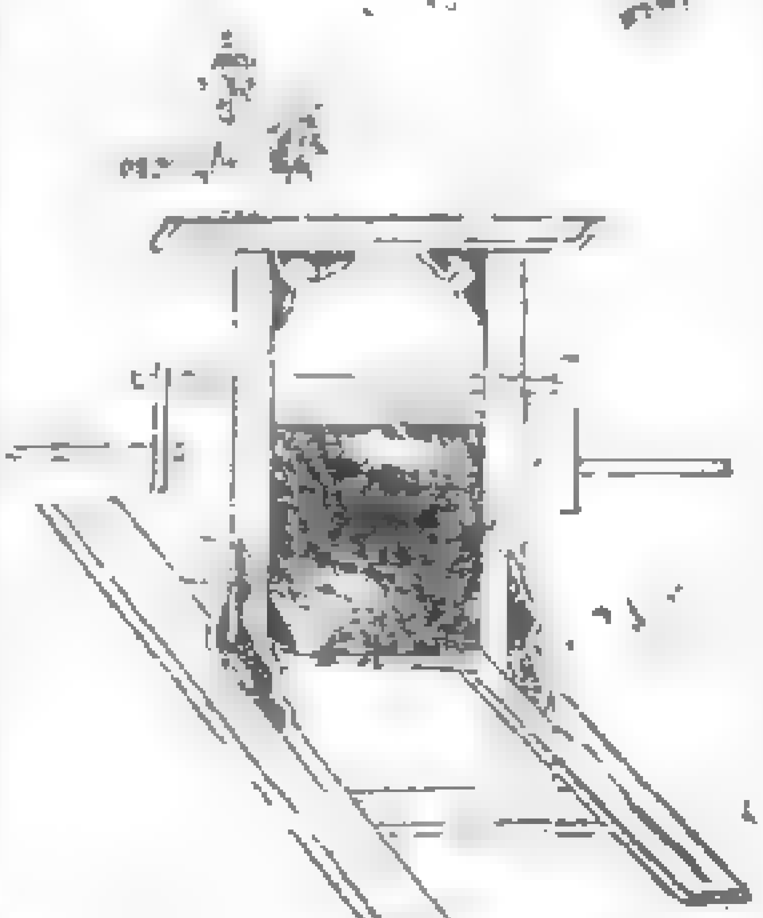
苧刮刀刮苧皮刀也。鍜鐵爲之，長三寸許，捲成小槽，內插短柄，兩刃向上，以鈍爲用，仰置手中，將所剝苧皮橫覆刃上，以大指就按刮之，苧膚即蛻。農桑輯要云：苧刈倒時，用手剝下皮，以刀刮之，其浮皮自去。又曰：剝取其皮，以竹刮其表，厚處自脫，得裏如筋者，煑之用績。今制爲兩刃鐵刃，尤便於用。詩云：刮苧由來要愈工，柄頭雙刃就爲容。形模少若無他伎，掌上□中能効此工。捲去麤膚皴見精，粹退餘梗澁得輕鬆。作□□付剝紋績，更爲珍藏用不窮。

績篚

績篚（去聲切）盛麻績器也。績，集韻云緝也。篚，說文曰籠也。又竹篚也。字從竹，或以條莖編之，用則一也。大小深淺，隨其所宜制之。麻苧蕉葛等爲之絺綌，皆本於此。有自用生財之道也。詩云：績麻如之何，以器爲篚。蠶初認飛敲，沒決若罍雲。功成在良，筌日新等，錙銖詩人有□。刂物物制方原。

木綿□□……雜志云：木綿吉貝木所生，占城、闍婆諸國皆有之，今已爲中國珍貨。但本土所產不能足用，且比之采桑養蠶之勞，有必收之効；埒之績苧之工，得禦寒之益。可謂不麻而布，不繭而絮。雖曰南產，言其通用，則北方多寒，或繭纊不足，而裘褐之費，此最省便。夫種植之法，已載穀譜；製造之具，役列於此。庶遠近流習，農務助桑麻之用，華夏兼蒙慶之利，將自此始矣。

木綿攪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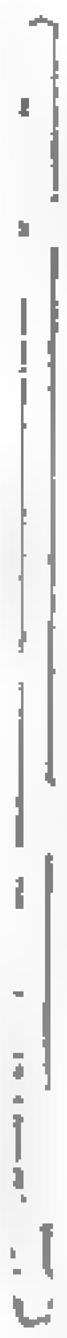
木綿攪車。木綿初采曝之，陰或焙乾。南州異物志曰：班布，其木所生，熟時狀如鵝毳，細過絲綿，中有核如珠珣（公切）。後用之，則治出其核。昔用輾軸，今用攪車尤便。夫攪車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約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軸，軸端俱作掉拐，軸末出□，□不□之二……

掉軸人喂上綿英二軸相軋則子落於內綿出於外
比用輾軸工利數倍今特圖譜使民易效
詩云二木相摩運兩端宛如造物汲機關
綿山積珠論斗只在思樞柄用間

木綿彈弓

木綿彈弓以竹為之長可四尺許上一截頗長而彎下一截稍短而勁控以繩絃用彈綿英如彈氊毛法務使結者開實者虛假其功用非弓不可詩云主射由來發此弓豈知弦法有他功卻將一掬香綿朶彈作晴雲滿庵中

木綿捲筳



木綿捲筳淮民用蜀黍稍莖取其長而滑今他處多用無節竹條代之其法先將綿毳條於几上以此筳捲而扞之遂成綿筒隨手抽筳每筒牽紡易為勻細捲筳之効也詩云析得脩筳捲

作綿匠具雖多巧獨有天然造物功

木綿紡車

木綿紡車其制比麻苧紡車頗小夫輪動弦轉莩繀隨之紡人左手握其綿筒不過二三續於莩繀牽引漸長右手均撚俱成緊縷就繞繀上欲作線織置車在左再將兩繀綿絲合紡可為線絲南州異物志曰古貝木熟時狀如鵝毳但紡不績在意外抽牽引無有斷絕此即紡車之用也詩云莩繀隨共一弦車頭霜縷入周旋只知單緊勻更欲聯作線綿

木綿撥車

木綿撥車其制頗肖麻苧蟠車但以竹為之方圓不等特更輕便按舊說先將紡訖綿維於稀糊盆內度過稍乾然後將綿維頭縷撥於車上遂成綿維詩云造形隨
意作方圓終日悠悠聽撥旋待爾維成足經緯却教機
杼得功全

木綿軠牀

木綿軠牀其制如所坐交椅但下控一軠四股輕疎末置一掉枝上倚豎列八維下引綿絲轉動掉枝分絡軠上絲維既成次第脫卸比之撥車日得八倍始出閩建今次傳之他方同趨省便詩云八維綿絲絡一軠共坐椅作軠牀試將稱類深思索麻苧鄉中用亦良

木綿綫架

木綿綫架以木為之下作方座長闊尺餘卧列四維座上豎置獨柱高可二尺餘柱上橫木長可二尺用竹篾均列四弩內引下座四維紡於車上即成綿線舊法先將此維絲於籰上然後紡合今得此製甚為速妙詩云絲牽卧維上拘聯雙縷俱成合綫絹使向車頭就提空紡人特省勝於先

木綿總具

之綿絲其法自撥車軠床綿紝既成用漿糊煑過仍以木杖兩端擊之日曬不待手搓乾濕得所絡於籰上而後經緯制度一倣紬類織紝機杼並與布同詩云綿絲經絡比紬工織紝機張與布同既可爲衣代紬布便知器用兩相通

農器圖譜目錄

集之二十
麻苧門
刈刀　漚池
苧刮刀　績䉪
小紡車　大紡車
蟠車　纑刷
布機　紝車
繩車　紉車
旋椎　耕索
牛衣　呼鞭
雜録
法製長生屋　造活字印書法

東魯王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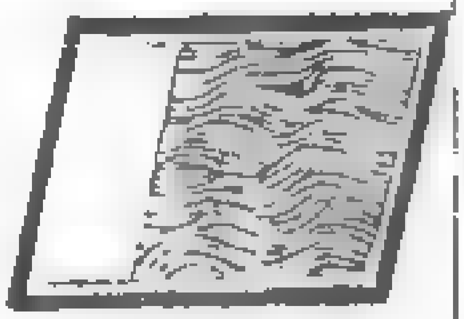
麻苧門

麻苧之有用，其南北不能兼同，民俗豈能通變？如南人不解刈麻，北人不知治苧，及苧漚浸、剝生熟之節，車紡分大小之工，凡績紡纑紝，皆其所出。今并所附類，一歸列，庶使南北互相爲法云。

刈刀

刈刀，穫麻刃也。或作兩刃，但用鎌柄，旋插其刃，俯身控刈，取其平穩便易。北方種麻頗多，或至連頃，另有刀工，各具其器，割刈根莖，劘削梢葉，甚有速効。齊民要術曰：麻勃如灰便刈，束欲小，縛欲薄，鋪欲淨。此刈麻之法也。南方惟用拔取，頗費工力，故錄此篇首，亦其便也。詩云：公林麻幹復陰濃，頃畝人擕一把工，似與機杼……信中亦隨地有刀工。

漚池



漚池，漚，漬也。池，猶泓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凡藝麻之鄉，如無水處，則當掘地成池，或甃以磚石，蓄水於內，用作漚所。齊民要術云：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注云：濁水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剝，大爛則不任。此漚法也。氾勝之書曰：夏至後二十日漚枲，枲和如絲。今人凡治麻，刈倒即束之，臥置池內，水要寒煖得宜，亦生熟有節，須人體測得法，則麻皮潔白柔韌，可績細布。南方但連根拔麻，遇用則旋浸旋剝，其麻片黃皮麤厚，不任細績。雖南北習尚不同，然北方隨刈即漚於池，可爲上法。又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苧。以此知苧亦可漚。問之南方造苧者，謂苧性本難輭，與漚麻不同，必先績苧已，紡成纑，乃用乾石灰拌和，累日（夏天三日，冬天五日，春秋中停），既畢，抖去，別用石灰煮熟，待冷，於清水中濯淨，然後用蘆簾平鋪水面（如水遠，則用大盆盛水，鋪簾或攤，每日換水亦可），攤纑於上，半浸半曬，遇夜收起瀝乾，次日如前，候纑極白，方可起布。此治苧池漚之法，須假水浴日曝而成，北人未之省也。今書之，冀南北通用。竊讀孟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漚苧雖口小技，亦此理。與詩曰解……常麻作雪衣（詩云：麻衣如雪），好將漚法教民知，若憑地利江南易，北處人家近水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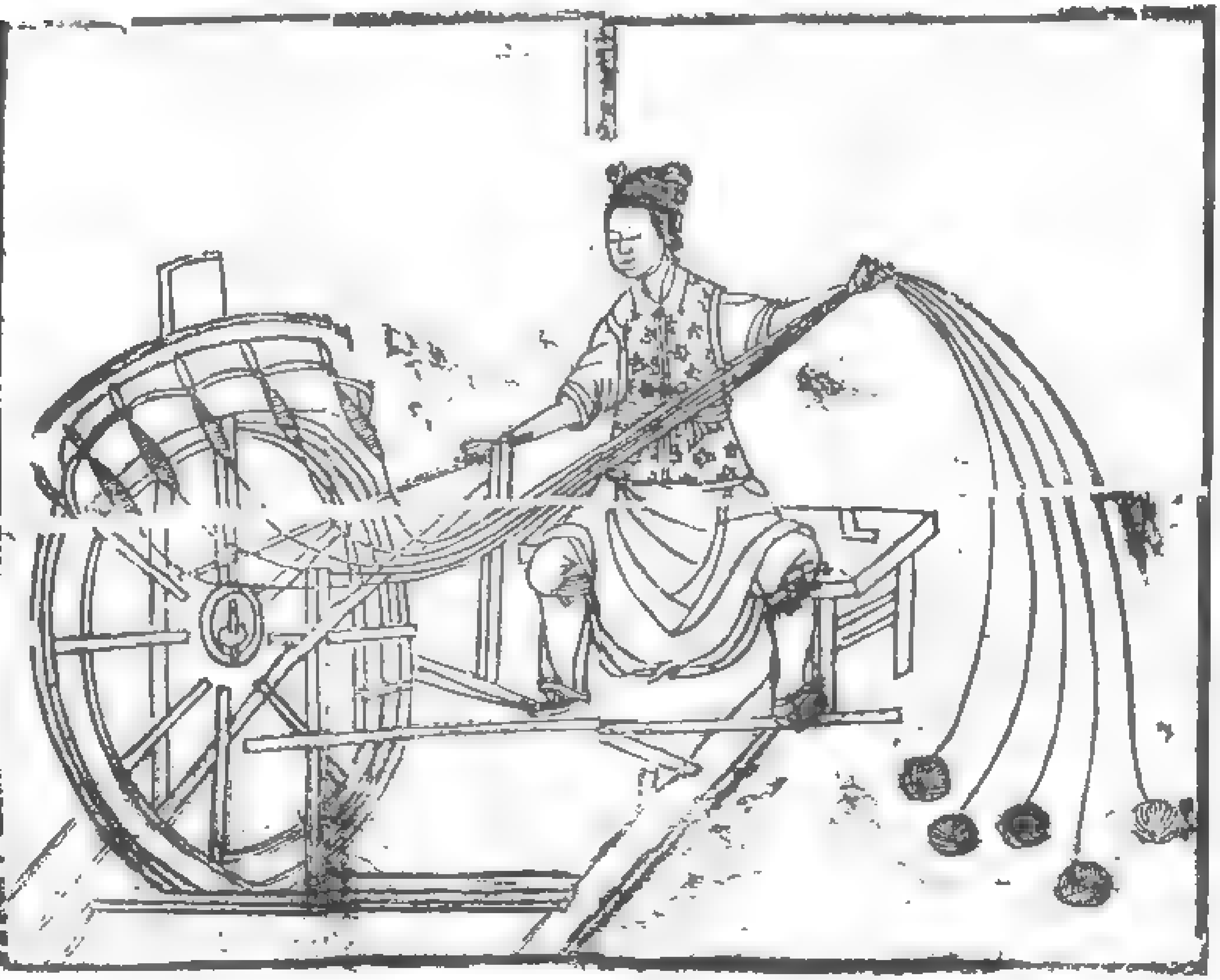
常民藉以御寒次於綿也彼有搏纑爲胎謂之車纑者較之車纑工拙懸絕矣詩云世有洴澼纊架攤以車名下上輪繩消牽聯變纑亨濟貧寒可無售棄價還輕舍遇不龜手方金爲附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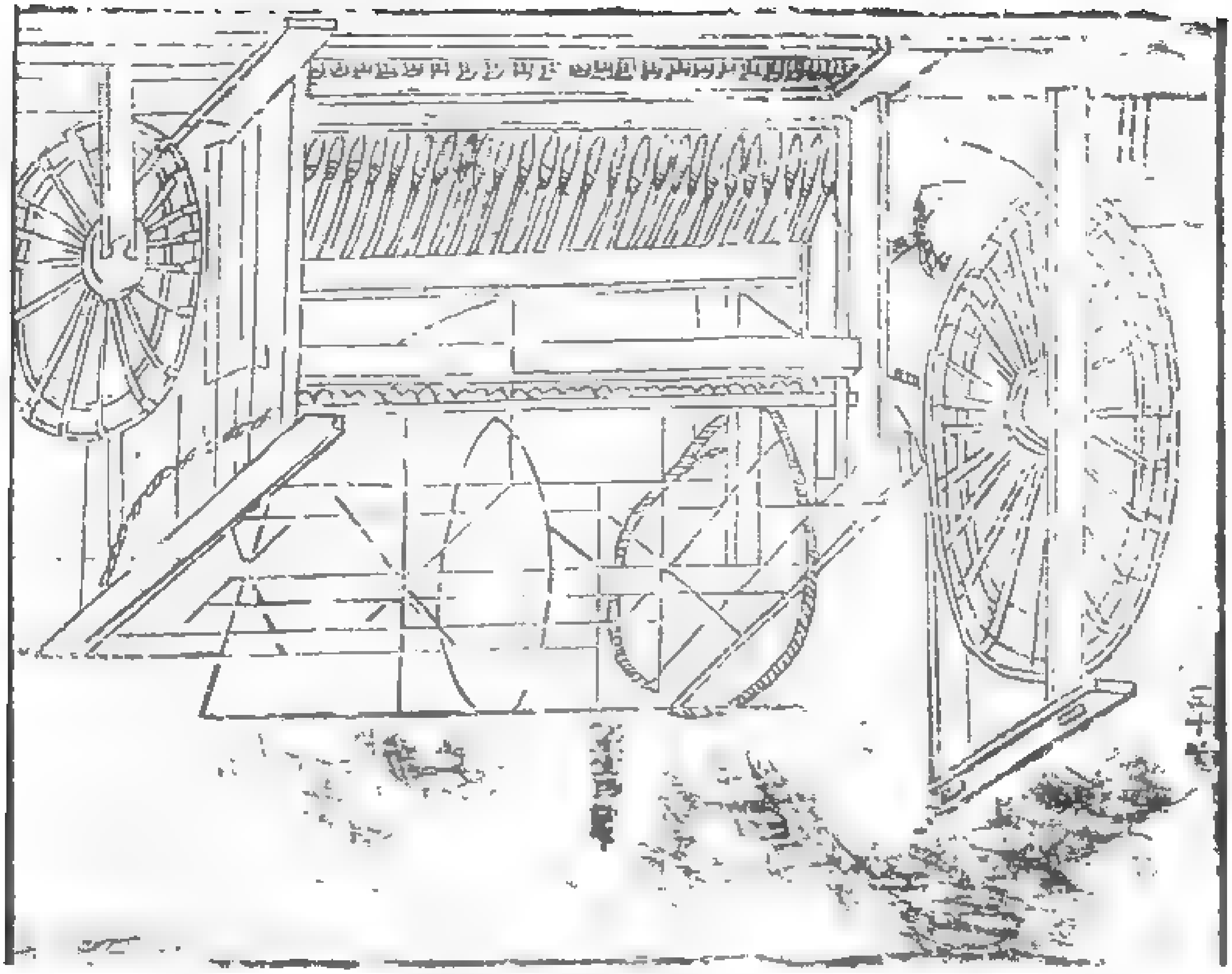
撚綿軸

撚綿軸制作小碢或木或石上插細軸長可尺許先用叉頭挂綿左手執叉右手引綿上軸懸之撚作綿絲就纏軸上即爲紬縷閨婦室女用之可代紡績之工詩云紛綿爲軌工叉頭紉作絲絲撚復收待得功成付機杼不知誰解衣裁新紬

木綿敘

中國自桑土既蠶之後惟以麻纑爲務殊不知木綿之爲用夫木綿產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駸駸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後商販於此服被漸廣名曰吉布又曰綿布（考之異物志云木綿之爲布[illegible]布繁縟多巧[illegible]曰纖次麤者[illegible]曰文繡又次麤者名曰烏驎）其幅尺之制特爲長闊茸密輕煖可抵繒帛又爲鞋服遂使[illegible]按[illegible]云[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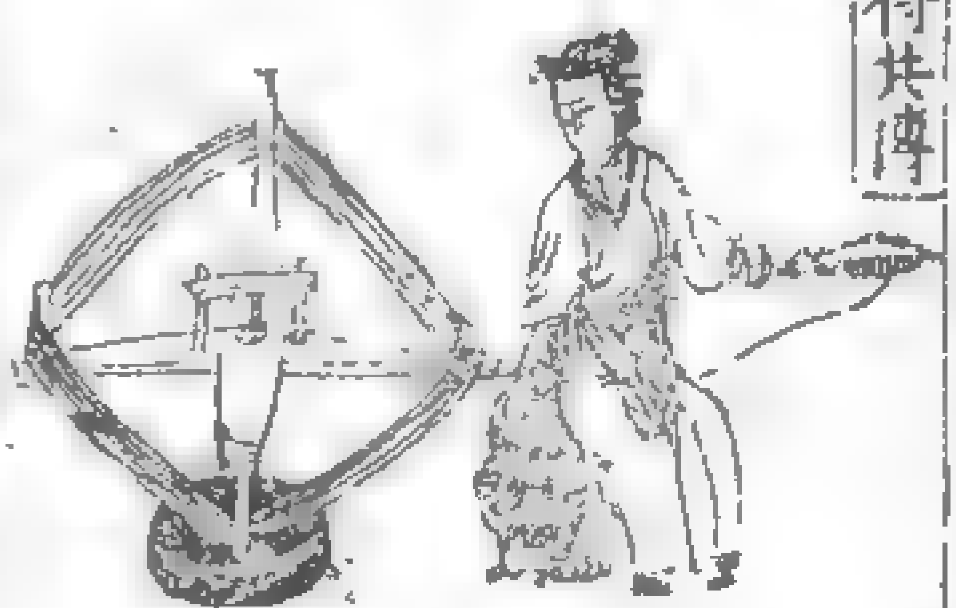
紡車（紡如）此車之制凡麻苧之鄉在在有之前圖具
昨茲不復述隋書鄭善果母清河崔氏恒自紡績善果
曰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
至大夫妻各有所製若惰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
其可自敗名乎今士大夫妻妾衣鞼被纖美曾不知紡
績之事聞此鄭母之言當自悟也詩云
人紡具維持總一身旋引績纏分衆縷
孤輪無窮運用資生業不礙繁喧徹近鄰從此輪功到
機杼年年絺綌為誰新

大紡車

大紡車其制長餘二丈闊約五尺先造地柎木框四角
立柱各高五尺中穿橫桄上架枋木其枋木兩頭山口
卧受捲纑長軖鐵軸次於前地柎上立長木座座上列
臼以承鑑底又於額枋前排置小鐵
叉上俱用鐵環以拘鑑軸又於額枋前排置小鐵
叉分勒績條轉上長軖仍就左右別架車輪兩座通
絡皮弦下經列鑑上拶轉軖旋鼓或人或畜轉動左
邊大輪弦隨輪轉衆機皆動上下相應緩急相宜遂使
績條成紝纏於軖上晝夜紡績百斤或衆家績多乃
集於車下秤績分紝不勞可畢中原麻布之鄉皆用之
今特圖其制度欲使他方之民視此為法普為利益又
造可為普利又新置絲線紡車一如上法但差小耳此

之處地術架合線蟠爲省易因附于此詩云大小車輪共一弦一輪才動各相牽績隨衆指方齊轉紡縷輕勾自纏可代女工兼倍省要供衙□未征前盡圖十土規模在更欲他方得共傳

蟠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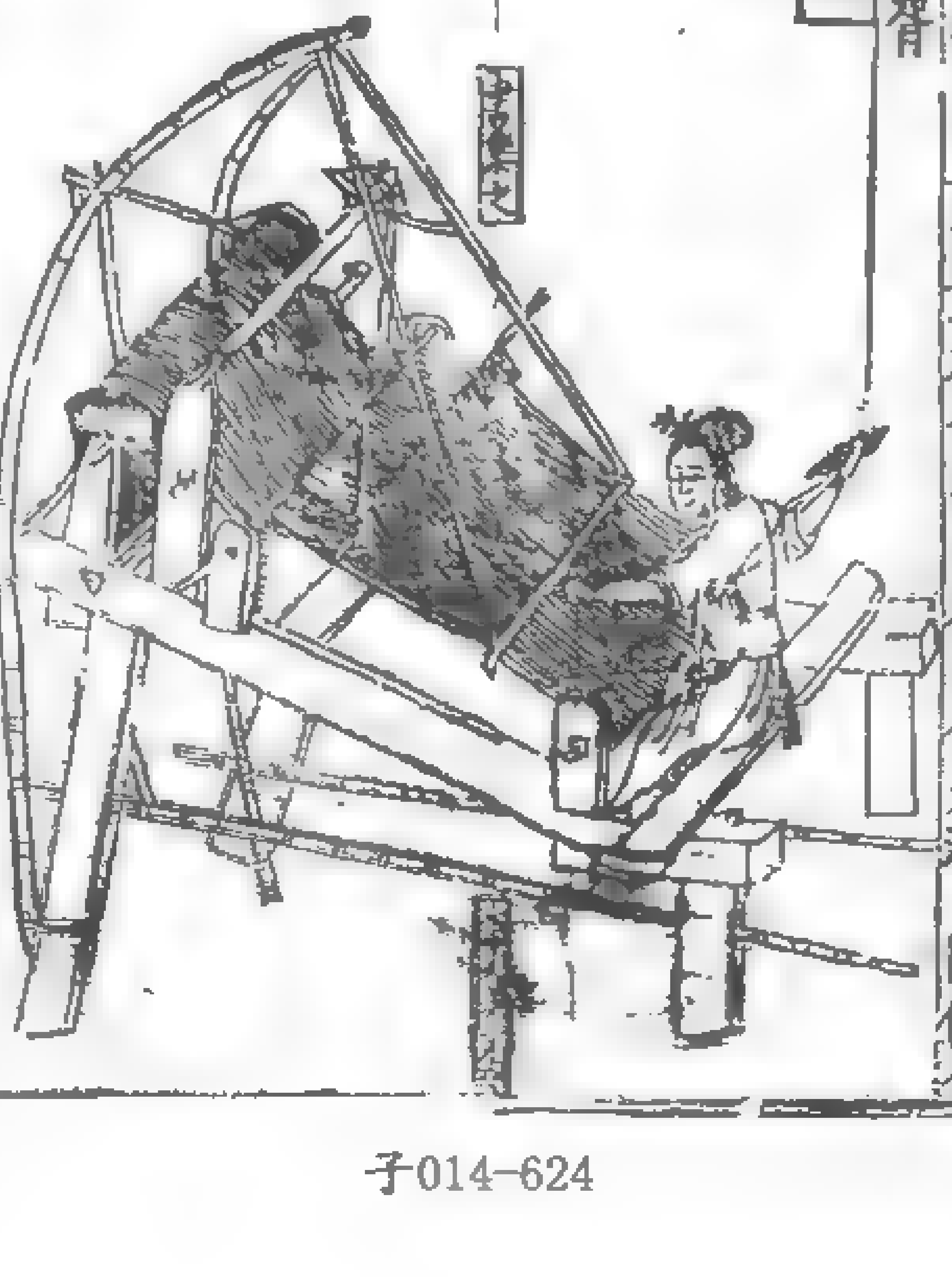


蟠車纏纑具也又謂之撥車南人謂撥柎又云車柎南北人皆慣用習見已圖於前茲不必述詩云績紡功畢蟠纑得此車行桄運樞臬交轅奇撥叉宛轉瀏綴手周旋里布家豈知羅綺輩惟務撥琵琶

經刷

經刷刷布縷器也束草根爲之通柄長可尺許圍可尺餘其纑縷杼軸既畢架以义木下用重物掣之纑縷已均布者以手執此就加漿糊順下刷之即增光澤可授機織此造布之內雖曰細具然不可闕詩云績麻經紡即爲纑功用都歸一刷餘纑與機頭借光潤已聞催布有征胥

布機



布機釋名曰布列諸縷淮南子曰伯餘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幅匹□□之制存焉□□春秋□織□□□具詩云□□

績紡成札札弄機杼大布可以衣總然安用許多彼度梭人辛苦織如此勸坐令鄉落聞長歌二東句

行臺監察御史詹雲卿造布之法印行今抄附于此

毛絁布法

揀一色白苧麻水潤分成縷麄細任意旋緝旋搓本作於腿上搓作纑逗成鋪不必車紡亦勿熟滋只經生纑論帖穿苧如常法以發過稀糊調細豆麫刷過更用油水刷之於天氣濕潤時不透風處或地窨子中洒地令潤經織爲佳若風日高燥則經縷乾脆難織每織必先以油水潤苧及潤纑經織成生布於好灰水中浸熱蒸乾再蒸再曬如此二日不得揉搓再蒸濕了於乾灰內周徧滲浥兩時久納於熱灰水內浸濕於甑中蒸之文武火養二三日頻頻翻覷要識灰性及火候緊慢次用浮水瀞濯天晴再三帶水揉曬如前不計次數惟以潔白爲度灰須上等白者

落黎 柔桑 二豆稭等灰入少許炭灰妙

鐵勒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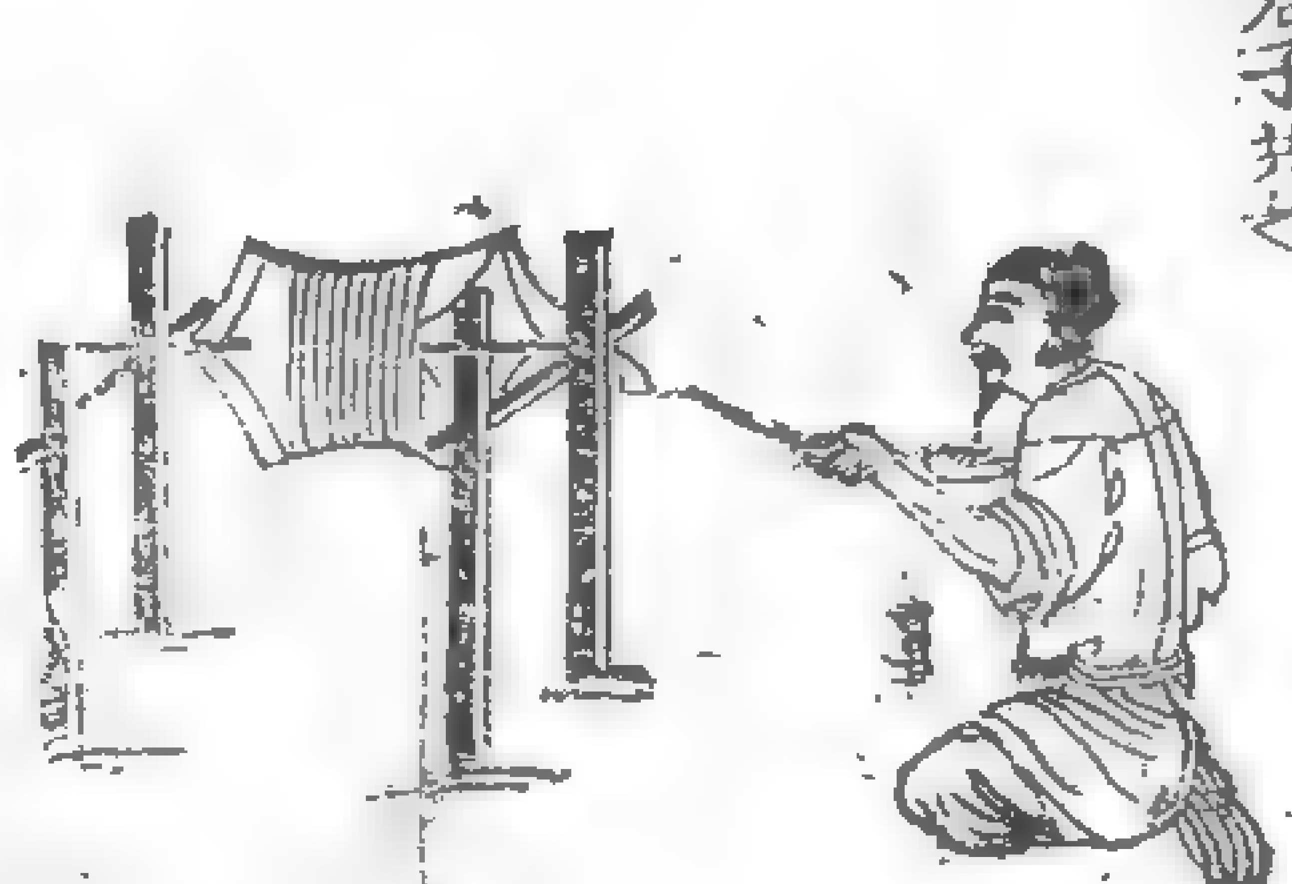
將揀下雜色苧麻水潤分縷隨緝隨搓經織皆如前法水煮過便是先將生苧麻折作二尺五寸長不斷蒸乾蒸過帶濕剝下去麄皮如常法水潤緝搓如前

麻鐵黎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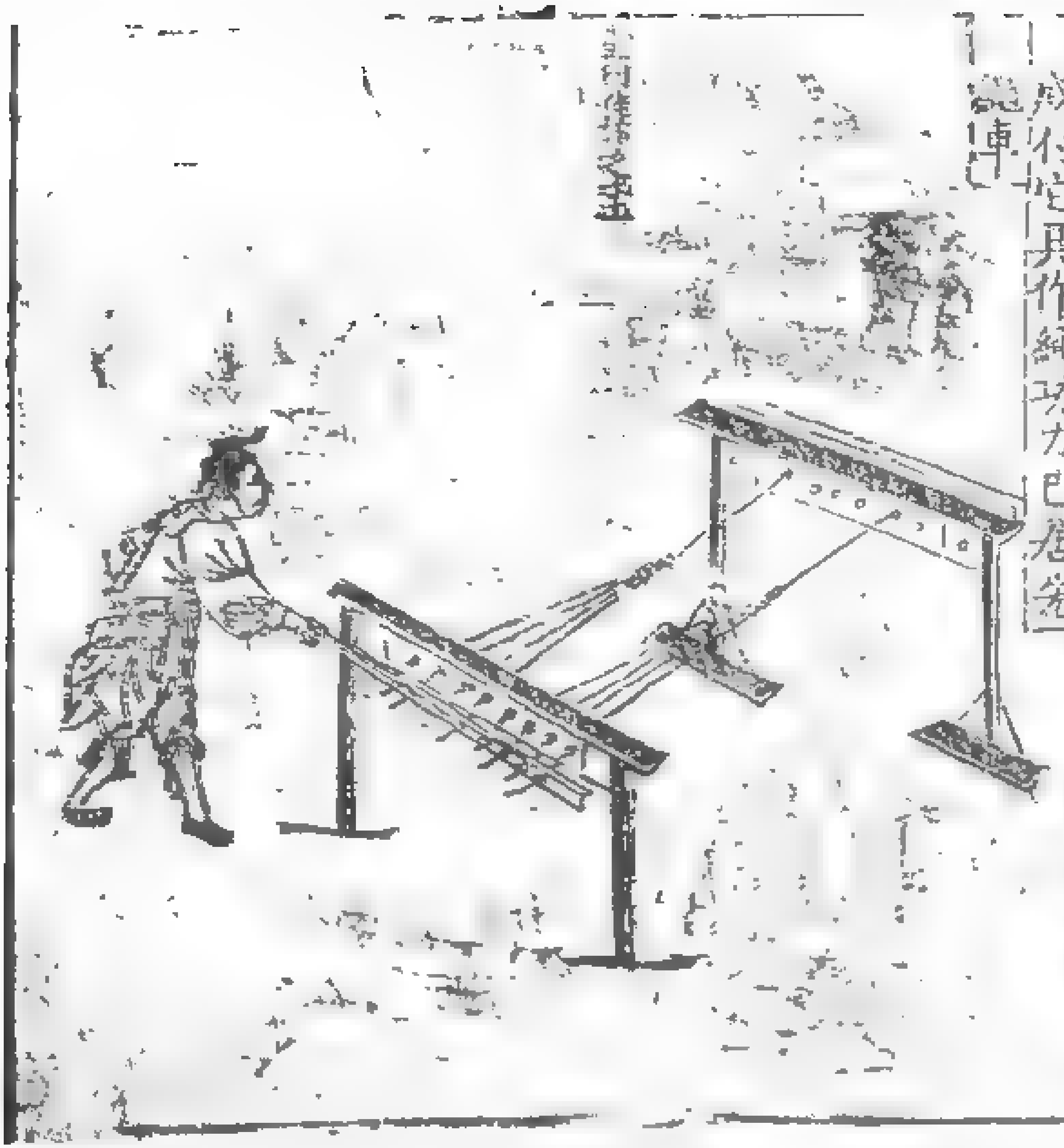
將雜色老火麻帶濕曲折作二尺五寸長蒸熟候冷乙歇用稈灰於木甑中蒸熟乘熱於溪流剝下曬乾以水拌于刮磨夾麻蘇歷蒸以至薄軟不斷然後緝於下度水潤經纑紡作纑生織成布水煮候乾

此布妙處惟在不搓只下了麻之骨力好灰水蒸曬只子潔白而已雖同麻然纑須留省纑紮纏等工亦多比之南布或賣價高數倍者真良法也纑板印布與有心治生君子共之

經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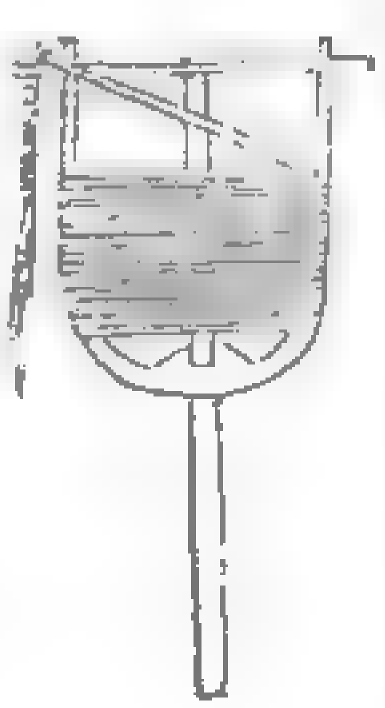
紝車績麻枲（[illegible]）具也。造作簨虡（[illegible]），高二尺，上穿橫軸，長可二尺餘，貫以軖轂。左手引麻牽軖，既轉，右手績接麻皮成縷（[illegible]），縱纏上軖。紝縷既盈，乃脫軖付之繩車，或作別用。詩云：形如（[illegible]）切，卻軖復鈃，麻縷牽來日萬旋，紝得紝成付它具，作繩功力已居先。



繩車

繩車絞合（[illegible]）紝緊作繩也。其車之制，先立簨虡一座，植木止之，簨上加置橫板一片，長可五尺，闊可四寸，橫板中間排鑿八竅，或六竅，各竅內置掉枝，或鐵或木，皆彎如牛角。又作橫木一莖，列竅穿其掉枝，復別作一車，亦如上法。兩車相對，約量遠近，將所成紝緊（[illegible]）各結於兩車掉枝之足，車首各一人，將掉枝所穿橫木，俱各攪轉，候紝股勻緊，卻將三股或四股撮而為一，各結於掉枝一足，計成二繩，然後將另制瓜木置於所合（[illegible]）紝緊之首，復攪其掉枝，使紝緊成繩，瓜木自行，繩盡乃止。凡農事中用繩頗多，故田家習制此具。遂（[illegible]）

詩云：車頭紝縷各牽連，紉索初因匠手傳，一緊（[illegible]）通似脈，兩端相對直如弦，機憑臬掉伏旋轉，緊入行瓜作緊圓，資爾為伸功用畢，莫將良器等已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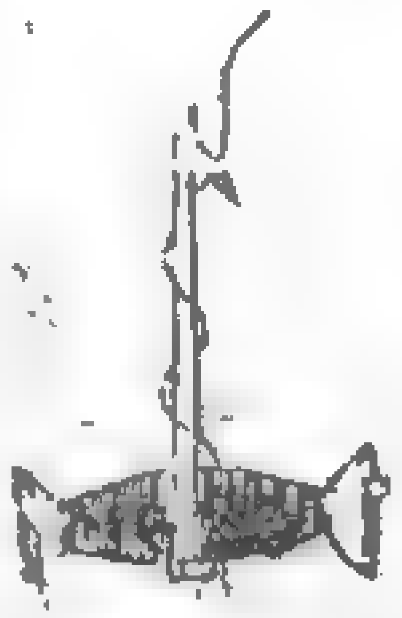
紉車

紉車（[illegible]）紉繩器也。通俗文曰單繩曰紉（[illegible]），作捲中直軸，柄長可尺餘，以捲之上角用縛麻（[illegible]），右手執柄轉之，左手續麻股，既成緊股，（[illegible]）則纏於（[illegible]）續繩車用

紉之以防紕絞紝緊報，農家用作經緯麻復牛衣麻
箔等物此紉車復有大小之分也詩云貝推帆柄行
捲麻縷紉來發白總郊絹織餘仍有用牛衣經緯交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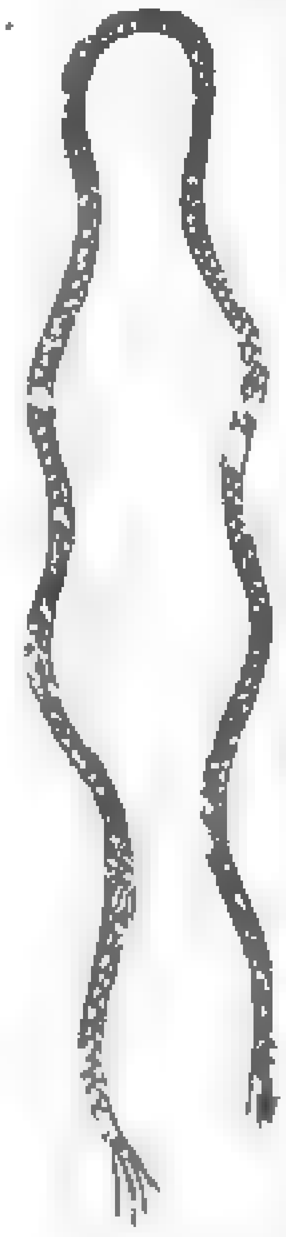
旋椎



旋椎推掉麻皴其也截木長可六寸頭徑三寸許兩門

所細樣如腰鼓中作小竅插一鉤簨長可四寸用繫麻皮於下以左手懸之右手撥旋麻既成股就纏椎上餘麻挽於鉤內復續之如前所成經緯可作麤布亦有織履者隨時老稚皆能作此雖係瑣細然於農家不為無補故繫於此詩云鉤椎高擎旋虛居……家而有繼近喜鄉人更他用卻從毛線造氈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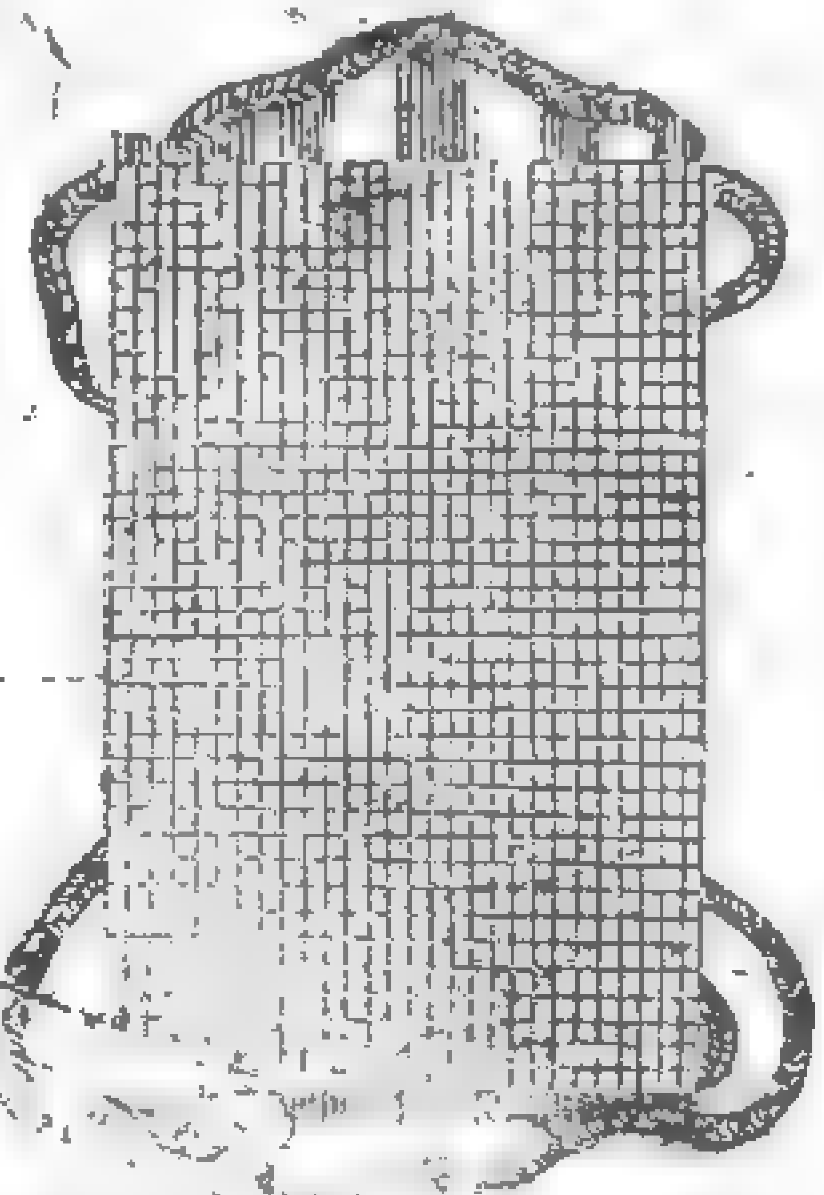
耕索



耕索牛所挽繩也古名綯一名索也爾雅曰綯絞也謂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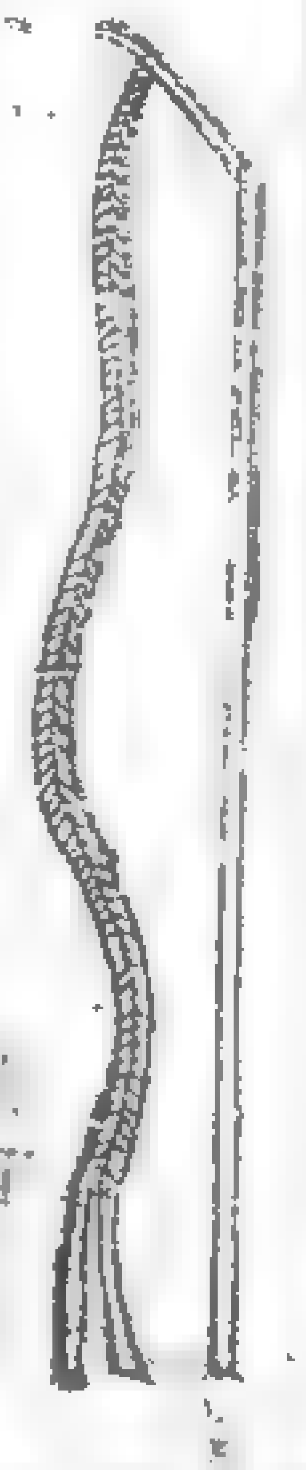
絞繩索也詩云宵爾索綯郭注云綯繩之別名方言曰車紂自關而東謂之緻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農家紉麻合而紹之以輓耕犁按舊說犁東耕犁轅長可四尺田轉相妨今秦晉之也亦用長轅犁其轅端橫木如古車之制以駕二牛然平田則可至於山隈水曲轉折費力如山東及淮漢等處用三四牛大小不等高下不齊既難並駕動作之間終不若用索之便也詩云農家執麻枲耕繩皆自纆盤纏憑後先牛犁利回轉卷去若藏伸來力還展或者駕長轅彊以直殊未善

牛衣



□□□□□曰編亂麻為之門令臥何惟其有益深之
章疾病臥牛衣中□□□□□□涕泣□□□□□□□□
牛衣以自給據牛之有衣尚矣以此見古人重畜至□
農之本故也今牧養中唯牛毛疎薄不耐寒每近冬□
皆宜以□□□□作紅緊□□□□□□□衣之如襁褓□□
禍然以□□□□□不然必有凍慄之患農耕之家不可不
孫為□□傷上荊公詩云百獸冬自煖獨牛無毳毛無衣
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人覆護恩豈惜一縕袍問汝何
以報離離滿東皋

手鞭



呼鞭驅牛具也字從革從便曰策曰鞭曰鞘備則成之
春秋傳云鞭長不及馬腹此御車鞭也今牛鞭□後用
亦如之農家紉麻合股鞭有鳴鞘人則以聲□□□□
警牛行不專於撻也云呼鞭即其義也□云何拊拂
駿並驅長鞭輕裊配歌呼□□□莫作嗔□心聊養昔□
□詩云

代瓦屋中內外材木露者與大門窗壁堵通用法製
灰泥抹墁之務要勻厚固密勿有罅隙可免焚燬之患
名曰法製長生屋是乃禦於未然之前誠為長策又豈
特農家所宜哉今之高堂大廈危樓傑閣所以居珍寶
而奉身體者誠為不貲一旦患生於不測禍起於微眇
轉瞬之間化為煨燼之區瓦礫之場千金之軀亦或不
保良可哀憫以是觀之誠能依此製造不惟歷劫火而
不壞亦可防風雨而不朽至若閭閻之市居民輳集雖
不能盡依此法其屋或有一焉亦可以間隔火道不至
延燒安可惜一時之費而不為永久萬全之計哉贊曰
上抹下宇從古而然衣食之利農家攸先維彼倉
廩食之所寄維彼室家衣之所繫媿茲不□於為
燬焚一有遊燎化為焦土嗟爾農夫審哉不慎製
泥和灰是墁是塗何畏畢方何慚回祿神明恒存
衣食恒足則百世之業是宜凡百居宅可倣作之

法製灰泥

用□骨灰為末白善泥桐油枯如無桐油枯以油代之并炭石灰
糯米膠以前五件等分為末將糯米膠調和得所地
面為磚則用磚模脫出趁濕於良平地面上用泥墁
成一片半年乾硬如石磚然抹墁屋宇則加紙筋和
勻用之不致拆裂塗飾材木上用帶筋石灰如材木
□□則用小竹釘簪麻鬚□□□□不致脫落

造活字印書法

伏羲氏畫卦造契以代結繩之政而文籍生焉注云書契刻其側以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黃帝時蒼頡視鳥跡以為篆文即古文科斗書也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而為大篆秦李斯損益之而為小篆程邈省篆而為隸由隸而楷由楷而草則又漢魏間諸賢變體之作此書法之大槩也或書之竹謂之竹簡或書于縑帛謂之帛書厥後文籍寖廣縑貴而簡重不便於用又為之紙故字從巾案前漢皇后紀已有赫蹏紙至後漢蔡倫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造紙稱為蔡倫紙而文集資之以為卷軸取其易於卷舒目之曰卷然皆寫本學者艱於傳錄故人以藏書為貴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鋟梓之法其本於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然而板木工匠所費甚多至有一書字板功力不及數載難成雖有可傳之書人皆憚其工費不能印造傳播後世有人別生巧技以鐵為印盔界行內用稀瀝青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於行內作活字印板為其不便又有以泥為盔界行內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窯內燒為一段亦可為活字板印之近世又有注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板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榍榍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

寫韻刻字法

先照監韻內可用字數分為上下平上去入五聲各分韻頭校勘字樣抄寫完備擇能書人取活字樣製大小寫出各門字樣糊於板上命工刊刻稍留界路以憑鋸截又有如助辭之乎者也字及數目字并尋常可用字樣各分為一門多刻字數約有三萬餘字寫畢一如前法今載立號監韻活字板式于後其餘五聲韻字俱要倣此

鎪字修字法

將刻訖板木上字樣用細齒小鋸每字四方鎪下盛於筐筥器內每字令人用小裁刀修理齊整先立準則於準則內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另貯別器

作盔嵌字法

於元寫監韻各門字數嵌於木盔內用竹片行行夾住擺滿用木榍輕榍之排於輪上依前分作五聲用大字標記

造輪法

用輕木造爲大輪其輪盤徑可七尺輪軸高可三尺許用大木砧鑿竅上作橫架中貫輪軸下有鑽臼立轉輪盤以圓竹笆鋪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號數上下相次鋪擺凡置輪兩面一輪置監韻板面一輪置雜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轉摘字蓋以人尋字則難以字就人則易此轉輪之法不勞力而坐致字數取訖又可補還韻內兩得便也今圖輪像監韻板面于後

一東 通侗峒同仝童僮曈瞳潼銅桐橦絧

橦穜詷犝籠礱龍瀧曨朧攏瓏巃瀧芃蓬篷髼蠓濛

雺幪朦艨矇憁聰驄騣緵鬷叢藂潨洪洚紅

訌鴻谾烘空悾箜公功工攻叩翁㗢酆風楓渢芃

崧菘充珫忡終螽戎絨駥崇漴中衷忠盅沖种

爞翀隆癃融雄熊弓躬躳宮芎窮藭穹

二冬 彤鼕農儂宗賨悰琮淙攻三鍾鐘橦舂

衝罿幢艟鱅慵茸縱蹤從蓯樅松夆鋒鏠烽逢峯

鑫蜂桻重穠龍醲濃容溶瑢蓉庸墉傭鏞

封逢傭恭共供龔凶匈洶胷詾

邕雍禺蛩邛笻

四江 扛杠矼釭玒腔椌降江舡虹邦龐尨哤

幢窻囪牕摏椿

五支 祇衹祗

厮離吹炊垂隨倕腄兒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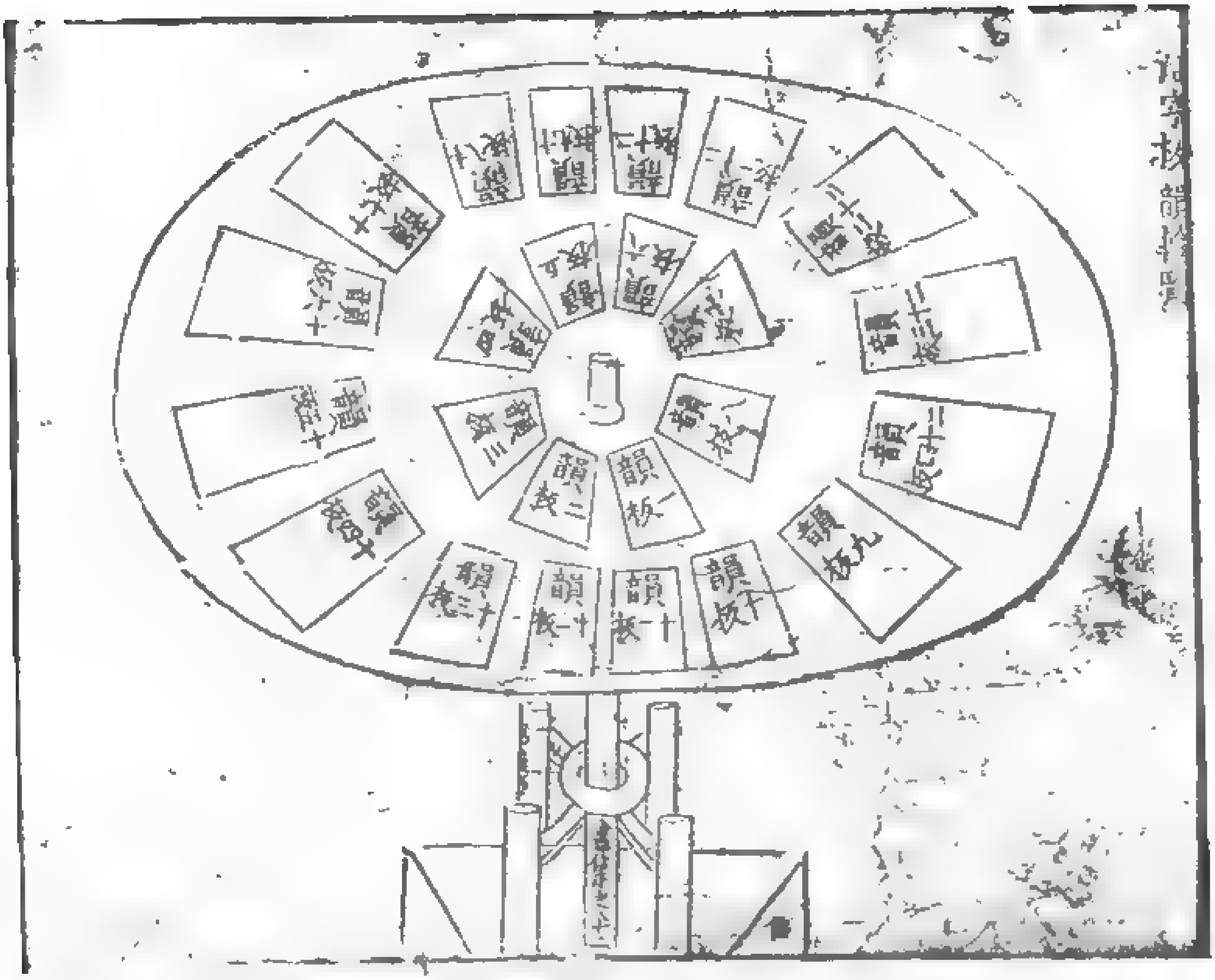
虒雌觜疵訾髭隨遺知蜘

離螭黎

孋犂菜黎

卑痺裨鞞陂羆

活字板韻輪圖



取字法
將元寫監韻另寫一冊編成字號每面各行各字俱計
號數與輪上門類相同一人執韻依號數喝字一人於
輪上元布輪字板內取摘字隻嵌於所印書板盔內如
有字韻內別無隨手令刊匠添補疾得完備
作盔安字刷印法
用平直乾板一片量書面大小四圍作欄右邊空候擺滿
盔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榍榍之界行內字樣須要個
個修理平正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別器盛貯
如有低邪隨字形襯墊榍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刷
印之又以棕刷順界行豎直刷之不可橫刷印紙亦用
棕刷順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定法也
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其字數甚多
難於刊印故尚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工畢試
印本縣志書約計六萬餘字不一月而百部齊成
一如刊板使知其可用後二年予遷任信州永豐
縣挈而之官是農書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
西見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貯以待別用然古今此
法未有所傳故編錄于此以待世之好事者為印
書省便之法傳於永久本為農書而作因附于後

穀譜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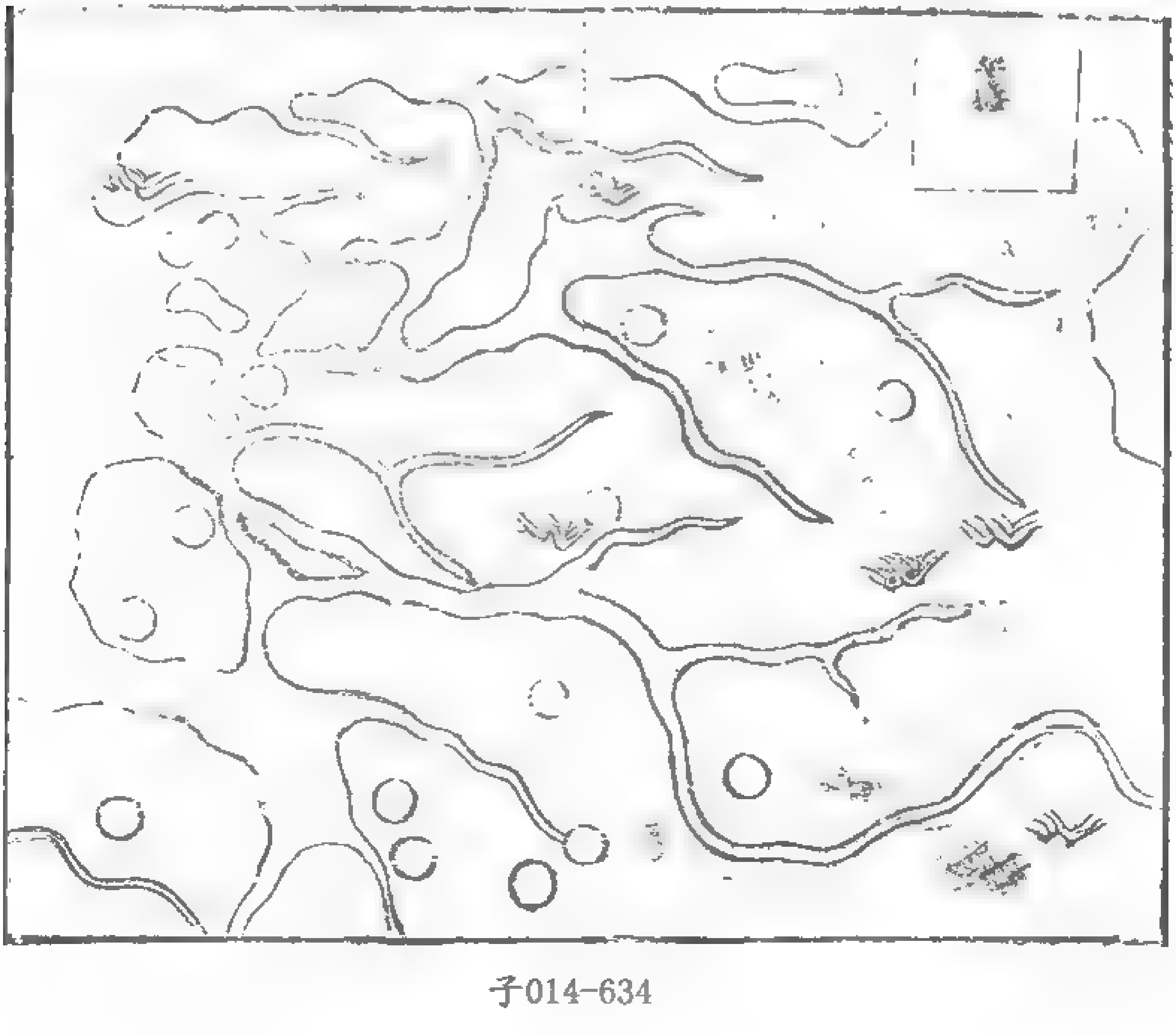
集之一
穀屬
粱　水稻　旱稻
大小麥 青稞附
集之二
黍　稌　粱秫
大豆 豍豆附　小豆　豌豆
蕎麥　蜀黍　胡麻
麻子 蘇子附
集之三
蓏屬
甜瓜 黄瓜附　西瓜　冬瓜
瓠　芋　蔓菁
蘿蔔　茄子　薑
蓮藕　芡
集之四
蔬屬
葵　芥　蕓薹
菌子　蒜
葱
集之五
韭　菠薐　薤
萵苣　同蒿　人莧
藍菜　莙薘　蘭香 香葇
荏蓼　[illegible]　甘露子
集之六
果屬
梨　桃　李
梅杏
集之七
柰 林檎　棗　栗 榛附
桑椹　柿　荔枝
龍眼
集之八
橄欖 餘甘子附　石榴　木瓜
銀杏　橘 柑附　橙
榧子
集之九
竹木
竹 筍附　松　榆
柳　梓 椅附　穀楮
皂莢　苧 荻附　漆
集之十

棉烟
苧麻 木綿 葛
茶 枸杞 紫草
紅花 藍
集之十一
飲食類
豳七月詩說 食時五觀 備荒

[illegible]譜目錄

神農氏以火紀母曰女登感神龍而生人身牛首當時民食鳥獸血肉天雨粟神農遂製耒耜耕而種之以教萬民後世粒食肉之以爲百穀之祖使世之以食爲命者知所自也

神農氏嘗草別穀教民以耕種乃得粒食然而未有饔飧
之法迨黃帝氏作製杵臼以舂其穀物造釜甑以成火
食後世因之以養生命皆自黃帝始也



穀譜集之一

東魯 王禎 撰

百穀序引

嘗謂上古之時人食鳥獸血肉以為食至神農氏作始教民別穀而後生民粒食賴焉物理論曰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菓各二十種共為百穀注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之類所以助穀之不及也夫蔬熟平時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饑其菓實熟則可食乾則可脯豐歉皆可充饑古人所謂木奴千無凶年非虛語也雖同種各有二十殆難枚舉今故總為綱錄其陂澤之産園野之材與夫雜物品類上以助百穀之闕下以補諸物之虛悉列而詳具之亦窮厥兄者擇取而備用焉

穀屬

粟

春秋說題辭曰粟之為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宋均注云粟變五行氣而乃成可食五陽以一立為法故粟積大分穗長一尺文以七列精以五立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愚按粟之名不一或因姓氏或因形似隨義賦名故早則有高居黃百日糧之類晚則有鵝卵鴈頭青之類其餘名等不可偏數今略載於此齊民要術曰夫粟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彊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山澤有異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凡粟田黍豆小豆底為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為下故種粟春種欲深夏種欲淺其種時雨後為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薉生小雨不接濕無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濕輾則令苗瘦薉若盛者先鋤一遍然後納種佳也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壟待雨春耕者不中也夏若仰壟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薉俱出凡田欲早晚相雜防歲道有所宜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早田淨而易治晚者無薉難出其收有多少從歲所宜非關早晚早穀米實而多晚穀皮厚米少而虛也氾勝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彊可種禾稙禾夏至後八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又必待苗生如馬耳則鏃鋤稀豁之處鋤之補之五穀惟小鋤之為良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鋤者非止除草蓋地熟而實多糠薄而米息

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春鋤起地夏為除草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凡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也耘苗之法其凡有四第一次曰撮苗第二次曰布第三次曰擁第四次曰復一功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矣撮苗後用一（劐）……初用一人牽之慣熟不用人止一人輕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過鋤力三倍所辦之田日不啻二十畝今燕趙名用之名曰劐子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獲如盜賊之至故熟速刈乾速積刈早則鐮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蒸爛積晚則損耗連雨則生耳所以收獲不可緩也記曰種而不耨耨而不穫識其不能圖功攸終也是知收穫者農事之終為農者可不趨時致力以成其終而自廢其前功乎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言農功之終也載芟之詩云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夫粟者五穀之長中原土地平曠惟宜種粟古今穀祿皆以是為差等出納之司皆以是為準則周禮地官曰倉人掌粟入之藏漢志云古今盡藏以粟為先故漢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史記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所以凶年饑歲雖諸侯之珠不易一鍾之粟也由此言之粟之於世豈非為國為家之寶乎

水稻

稻之名不一隨人所呼不必繼數稻有粳秫之別粳性疎而可炊飯秫性黏而可釀酒然非水則無以生故稻從之旅從上流出水便其性也春秋說題曰稻之為言藉也稻者水澤其德也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淮南子亦曰江水肥而宜稻南方下土塗泥皆宜水稼治塘堰以蓄之以溝以蕩之置閘以止之故周官制典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齊民要術云三月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種者為中時中旬為下時先放水十日後曳陸軸十遍地既熟淨淘種子漬經三宿漉出內草篅中芽長二分一畝三斗種之苗長陳草復起以鐮侵水芟之草悉膿死稻苗漸長復須薅之薅訖去水曝根令堅量時水旱而溉之又有作為畦埂耕耙既熟放水勻停擲種於內候苗生五六寸拔而秧之今江南皆用此法苗高七八寸則耘之耘畢放水熇之欲秀復用水浸之苗既長茂復事薅拔以去根莠農家收穫尤當及時江南上雨下水收稻必用喬扦架乃不遺失刈早則米青而不堅刈晚則

穧落而損收又恐爲風雨損壞北九月築場十月納稼工大約第不可失也大抵稻穀之美種江淮以南直徹海外皆宜北稌春而爲米潔白可愛炊爲飯食尤爲香美孔子云食夫稻衣夫錦蓋食之於稻衣之於錦無以加也故生民蓄積而禦饑國家饋運而濟乏誠穀中之上品世間之珍藏也

旱稻

稻之名一而水旱之名異蓋水稻宜近上流旱稻宜用下田齊民要術曰凡下田停水處燥則堅垎濕則汚泥難治而易荒墝埆而殺種其春耕者殺種尤甚故宜五六月時暵之以（暵地之）擬大麥時水澇不得納種者九月之服一轉至春種稻萬不失一凡種下田不問秋夏候水盡地白背時速耕杷勞頻翻令熟二月半種稻爲上時三月爲中時四月初及半爲下時漬種如法裛令開口耬耩掩種之即再遍勞苗長三寸杷勞而鋤之鋤惟欲速每經一雨輒欲杷勞苗高尺許則鋒天雨無所作宜冐雨薅之科大如概者五六月中霖雨時拔而栽之餘法悉與下田同今閩中有得占城稻種高仰處皆宜種之謂之旱占其米粒大而且甘爲旱稻種甚佳北方水源頗少惟陸地沾濕處種稻其耕鋤薅拔一如前法一種有小香稻赤芒白粒其米如玉飯之香美凡祭祀延賓以爲上饌蓋貴其罕也

大小麥（青稞附）

麥芒穀也詩謂貽我來牟來牟即大小麥也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月令以仲秋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尚書大傳以秋昏虚星中可以種麥（虚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務本直言云麥種初收時於打碾揚與蠶沙相和辟蟲傷資地力苗又耐旱齊民要術謂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下戊前爲中時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此種麥之法也大麥非良地則不須種小麥非下田則不宜說文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夫八月乃金旺之月麥於是月而生五月乃火旺之月麥於是月而死是知物之生成各有其時種植之日先後則所獲亦有多寡種植之地肥瘠則所收之利有厚薄大抵麥種之先當於五六月暵地若不暵地而種其收倍薄凡種須用耬犁下之又用砘車碾過口種數畝蓋成壟易於鋤治又有漫種一法農人左手挾器盛種右手撮而勻擲於地既遍則用耙勞覆之又頗省力（耬犁砘車見農器譜）此北方種麥之法南方惟用撮種故用種不多然糞而鋤之人工既到所收亦厚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苗乃茂盛既秀不須再鋤直至收穫韓氏直說云四五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候熟收

原缺

一半若過熟則抛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繳覆以防雨作如天晴乘夜載上場則薄攤使之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一遍起稭下場揚子收起直待所收麥都碾盡却將未淨稭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及收盡時分三分中已得其二分古語云收麥如救人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不熟兒遷延過時秋苗亦妨鋤治北方芟麥用釤綽腰籠一人日可收麥數畝南方收麥鐮刈手捲所種麥少故也若力省而工倍當以北方為法[illegible]然貯留之法尤不可不明大凡大小麥須六月拂場地候地毒熱衆手薄攤取蒼耳碎剉拌曬至未時趁熱收可二年不蛀更欲曬亦止在立秋前若立秋後則已有蟲生恐無益矣大小麥北方所種極廣[illegible]丁作粥飯甚為出息小麥磨麪可作餅餌飽而有[illegible]用周工造之尤為珠珠充食所用其多[illegible]不收則書之蓋重其闕也世又有所謂[illegible]稱麥不過名與大小麥頗異皆種畝用子八升與大麥[illegible]同時熟好收畝得二四石每石得麪八斗堪作餅餌[illegible]磨盡無麩但打時稍難惟快日用碌碡碾過亦助宗麥不足之用也

家之稀饌也

粱

粱有赤粱有白粱廣雅曰有具粱解粱有遼東赤粱黃粱禾莖葉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帶毛芒牛馬皆不食與粟同時熟收割之法一同舂石為米圓滑如珠收之香美勝於粟米世謂之膏粱號食飯之上品也

大豆 踠豆附

大豆有白黑黃三種廣雅曰大豆菽也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春大豆次植穀之後二月中旬為上時一畝用子八升三月上旬為中時畝用子一斗四月上旬為下時畝用子一斗五升歲宜植者五六月亦得然時晚則種子當稍加也不求熟欲也[illegible]當及時鋤治上上使之[illegible]較於根底不畏旱[illegible]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種踠豆二月可種大豆又曰三月桑椹赤可種大豆又曰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大祭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也種豆之法貴[illegible]早則豆落而損[illegible]其大豆之黑者食而充饑可備凶年豐年可供牛馬料食黃豆可作豆腐可作醬料白豆粥飯皆可拌食[illegible]世之穀也

小豆

廣雅曰小豆荅也本草經[illegible]張騫使外國得胡豆今世有小豆有菉豆赤豆白豆豇豆豌豆皆小豆類也種豆於夏至後十日者為上時 畝用子八升初伏斷手為中

時畝用子一斗中伏斷手爲下時畝用子一斗二升中伏以後則晚矣熟耕耬下以爲良啓多者耬耩漫擲而勞之如種麻法氾勝之書云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古所以不盡治者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不成而其收耗折也夫收刈之法待其可收則刈豆角三青兩黃拔而倒豎籠叢之則生熟均不畏嚴霜從本至末全無秕減此方惟用菉豆最多農家種之亦廣人俱作豆粥豆飯或作餌爲炙或磨而爲粉或作麪材其味甘而不熱頗解藥毒乃濟世之良穀也南方亦間種之

豌豆

豌豆種與大麥同時來歲三四月則熟又謂之蠶豆則以其蠶時熟也百穀之中實爲先登蒸煮皆可便食是用接新代飯充飽務本直言云如近城郭種之可摘豆角賣而變物莊農餽送以爲嘗新貴其早也今山西人用豆多麥少磨麪可作餅餌而食此豆五穀中最宜耐陳不問凶豐皆可食用實濟饑之寶也

蕎麥

蕎麥亦莖烏粒種之則易爲工力收之則不妨農時晚熟故也農桑輯要云凡蕎麥五月耕地經二十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遍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待霜降收刈恐其子粒焦落乃用推鐮穫之（推鐮見農器圖譜）北方山後諸郡多種治去皮殼磨而爲麪焦作煎餅配蒜而食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滑細如粉亞於麥麪風俗所尚供爲常食然中土南方農家亦種但晚收磨食溲作餅餌以補麪食飽而有力實農家居冬之日饌也

蜀黍

蜀黍春月種宜用下地莖高丈餘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熟時收刈成束攢而立之其子作米可食餘及牛馬又可濟荒其稭莛可作洗帚稭稈可以織箔夾籬供爨無有棄者亦濟世之一穀農家不可闕也

胡麻

胡麻即今之脂麻是也漢時張騫得其種於胡地故因之曰胡麻本草註云此麻以角作八稜者爲巨勝四稜者爲胡麻皆以烏者良白者劣衍義曰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紋鵲其色紫黑取油亦多齊民要術曰胡麻以白地種二三月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月半前種者實多而成月半後種者少子而多秕也）種欲截雨腳（若不緣濕融而不生）一畝用子二升漫種者先以耬耩然後撒子空曳勞（勞上加人則土厚不生）耬耩者炒沙令燥中半和之（不和沙下不均[illegible]）鋤不過三遍刈束欲小（束大則難燥打手復不勝）以五六束爲一叢斜倚之（不爾則風吹倒損收）候口開乘車詣田抖擻（倒豎以小杖微打之）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若乘濕橫積蒸熱速乾雖曰鬱浥無風吹虧損之慮浥者不中爲種子然於油無損也）按古詩言麻麥言禾菽則麻

之尚生矣乃今之白脂麻也胡麻出於胡地大而少異
取其油可以煎烹可以然點其麻又可以爲飯緝齊諸
志所謂天台胡麻飯是也

麻子 葉子淵

爾雅所謂黂枲實儀禮註所謂苴麻之有黂者皆
謂雌麻爲子也本草圖經曰麻黂麻子生太山川谷今處
處有之皆園圃所蒔績其皮以爲布者麻黂一名麻勃
麻上花勃勃者皆如是言則子與黂爲二物矣齊民要
術曰止取實者種斑黑麻子（[illegible]）耕須再遍一畝用子三升二月種者爲上時四月
初爲中時五月初爲下時大率二尺留一根（[illegible]）鋤常
令淨（[illegible]）既放勃拔去雄（[illegible]）五穀地畔
近道者多爲六畜所犯宜種胡麻麻子以遮之（[illegible]）
麻子（[illegible]）六月中可於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
其根雜陰陽書曰麻生於楊或荊七十日後花六十日
後熟種忌四季辰未戌丑戊己忌勝之書曰樹高一尺
以蠶矢糞之（[illegible]）以溷中熟糞糞亦善樹一升天旱以
流水澆之樹五升水殺其寒氣以澆之無流水雨澤時適
勿澆澆不欲數鋤下實成速斫之其樹大者以鋸鋸之
務本新書曰凡種五穀如地畔近道者亦可另種蘇子
以遮六畜傷踐收子打油燃燈甚明或炊湯以油諸物

爾雅曰蘇桂荏釋曰蘇荏類草按麻子蘇子六畜所不
犯類能全身遠害者於五穀有外護之功於人有燈油
之用皆不可闕也

農桑輯要卷之二

東魯王楨撰

蓏屬

甜瓜 黃瓜附

廣雅曰土芝瓜也其子謂之㼉力點切爾雅曰瓞瓝以其綿綿而生也為種不一而其用有二供果為果瓜供菜為菜瓜菜瓜則胡瓜越瓜是也胡瓜即黃瓜果瓜品類甚多不可枚舉以狀得名者則有龍肝虎掌兔頭貍頭䀎筩之稱以色得名者則有烏瓜黃瓤白瓜小青大斑之別然其味不出乎甘香故不復具錄廣志以瓜之所出惟遼東廬江敦煌者為勝然瓜州之大瓜陽城之御瓜蜀之溫食永嘉之寒瓜第未可以優劣論是又不必拘以土地所宜顧種藝之法何如耳愚嘗聞甘肅等處其甜瓜大如頭枕割去其皮其肉與穰甘勝糖蜜所割膚皮暴之稍乾朵刻貫之中土以為贈送甘而有味蓋風土所宜其實大而味甘非他種可比又嘗見浙間一種謂之陰瓜宜於陰地種之秋熟色黃如金膚皮稍厚藏之可歷冬春食之如新凡種常瓜以二月上旬為上時三月上旬為中時四月上旬為下時至五六月止可種藏瓜子小實中種萬藏實種宜陽地暖則易長杜詩所謂陽坡可種瓜者是也法先以水淨淘瓜子以鹽拌之鹽和則不籠死坑深而五寸口大如斗納瓜子四箇大豆三箇以糞糞於[illegible]之瓜

宜數[illegible]將大[illegible]月豆壟兩行微相近兩行[illegible]中通步道[illegible]瓜生比至初花三四次鋤勿令生草草生瓜不結子蔓長宜用乾柴枝籠地引[illegible]則子多摘時引手摘取之勿令蹈瓜蔓之[illegible]則又[illegible]法兩步為一區區大如盆以土[illegible]中[illegible]令平內瓜子大豆各十枚如前法[illegible]正月種者大雪時[illegible]春草生瓜亦生矣又法加[illegible]埋於科中央以土平常令水滿四畔種瓜則不[illegible]下[illegible]法也凡收子宜用本母子截去兩頭者取中央[illegible]蓋之熟也一枚可以濟人之飢瀰五畝可以足家之本食有種之而或閱其故俟熟隨者未有苦之而奉賓以供附見作者矣母亦以瓜為之[illegible]而惡之也一種胡瓜色青即黃瓜也亦有青白者又越瓜色白即白瓜皆菜瓜也種同甜瓜法[illegible]瓜則以樹枝引蔓延緣而生白瓜則就地延蔓生子[illegible]畏旱宜常灌溉之生熟皆可食烹飪腌藏實夏秋之嘉蔬也或以醬藏或鹽漬為蔬瓜則又兼蔬之用矣

西瓜

種出西域故名西瓜一說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歸以牛糞覆棚而種之其瓜[illegible]方種者甚多以供歲計其南方[illegible]

祇關前開亦菊種比北方者差小味頗減前種同前瓜
法區行差稀多種者坐頭上漫擲勞平苗出之後根下
雜作土盆欲瓜大者步留一科科止留二瓜餘蔓花皆
掐去則實大如三斗瓶[illegible]來寒解消毒其餘[illegible]熱取
仁瀹之[illegible]作[illegible]青人有二作冷灰辟[illegible]
小六[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消暑解熱[illegible]
而食世俗所謂獻瓢[illegible]實露[illegible]正謂此也

冬瓜

冬瓜以其冬熟也廣志謂之驩[illegible]神仙本草曰一名水
芝一名白瓜本高尚平厚今種處圃皆種之其實生苗
蔓下大者如斗而更大皮厚而有毛初生正青綠經霜
則白如塗粉其中肉及子亦白故謂之白瓜齊民要術
曰種冬瓜法傍牆陰地作區圓二尺深五寸以熟糞及
土相和正月晦日種[illegible]既生以柴木倚牆令其緣
上旱則澆之八月斷其梢減其實一本但留五六枚[illegible]
[illegible]也十月霜足收之[illegible]冬瓜越瓜十月區種如種瓜法
冬則[illegible]為作[illegible]澤[illegible]乃勝春種又曰削去
皮子於[illegible]或[illegible]中藏之[illegible]
七月[illegible]瓜[illegible]苗[illegible]本草[illegible]亦[illegible]作
淨豆豉[illegible]瓜之[illegible]至[illegible]以瓜[illegible]霜[illegible]
熟又可藏之[illegible]不壞[illegible]人亦用[illegible]用為[illegible]
果[illegible]瓜果之[illegible]矣

瓠

說文曰瓠匏也[illegible]師曰頭短大腹曰
瓠細而合上曰匏以匏而肥圓者[illegible]有甘苦二種
甘者供食苦惟[illegible]有[illegible]者苦瓠也
[illegible]又曰[illegible]瓠葉采之烹之[illegible]
也故[illegible]瓠葉之[illegible]物也蔓生而[illegible]熟而秋[illegible]
[illegible]瓠[illegible]日九月斷[illegible]亦其義也本草云味
甘冷無毒利水道止消渴惟苦者有毒不宜食凡種瓠
瓜法要長則作架引之氾勝之書云先掘地作坑方圓
深各三尺圓蠶沙和土令勻[illegible]著坑中足踐令
堅平以水沃之水盡下子十顆復以前糞覆之既生長
二尺餘便總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之五寸許以泥封纏
俱纏處合為一莖擇大者留之餘悉掐去引蔓結子子
外之條亦掐去之此留子初生二三子不佳取第四五
六區留三子即足用[illegible]又[illegible]要云坑深四
五尺坑底填油麻[illegible]各一重上著糞上
以子十顆種之[illegible]者四莖每兩莖相貼纏之待
其[illegible]各吟一頭刀取所留而莖如前法相貼活後惟
留一頭着子則擇留兩子如此則一斗寶為盆一石矣
按子魏惠王大瓠之種種之實五石其亦以此法歟夫
瓠之為物也[illegible]熟而生食之無窮最為佳蔬烹飪無不
宜者種如其法則其實斗石大之為雍盎小之為瓢杓

備飢可以度飢歲可以救荒以無飢餓濟世之功大
矣可不知所種哉

芋

芋一名土芝許慎曰齊人呼為蹲鴟在在有之蜀漢為
最（蹲鴟即芋也）葉如荷長而不圓莖微紫乾之亦中食根
白亦有紫者其大如斗食之味甘旁生子甚夥拔之則
連茹而起宜蒸食亦中為羹臛東坡所謂玉糝羹者此
也煮法宜先用鹽微滲之則不棘喉廣志所載凡十四
種其大如斗魁如杵簇者名君子芋子少而魁大者為
談善芋子多而魁亦大者為百果芋畝收百斛又有車轂
鋸子青邊旁巨四種惟多子他如緣枝生而色黃
者則有雞子芋葉生而根如鵝鴨卵者則有旱芋野芋
芋下品不復具錄凡此諸芋皆可乾腊亦可藏至夏食
之種芋法宜沙白地近水為善區深可三尺許
區行欲寬寬則過風芋本欲深深則根大
之法宜輕秋宜壅秋霜降捲其葉使收
液以美其實則芋愈大而愈肥氾勝之書云區方深各
三尺下實豆萁尺有五寸以糞著萁上厚如其萁一區
種五本復以糞土上覆之芋成萁則苗長
三尺此亦良法今之農不然但於淺土秧子傍苗成稀
疏區種故其利亦薄其可不知此法按列仙傳云酒客
為梁使蚤民益種芋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而梁民獨

不飢由此觀之芋之救荒有勝於他物可以度死不飢且夫五
穀之種必豐或歉天時使然芋則藉之人力苟種藝有
法培壅及時無不獲利以之度凶年備饑饉助穀食之
不及救饑於凍餒也

[illegible]

蔓菁一名葑爾雅曰須葑蓯說文云葑蘴也即詩采葑采菲
之河朔尤大所出者根極大他處皆不及又出吐谷
中此地多種此菜能耐旱而根不同四時仍有春食苗
夏食心亦謂之薹子秋食莖冬食根宜蒸食菜中之最有
益者常食之通中益氣令人肥健諸葛亮所止令兵士
獨種之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
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
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故川蜀人呼為諸葛菜其子九
蒸九曝可搗為粉餘者賣之亦可為油陝西唯食此
油燃燈甚明能變蒜髮齊民要術云種不求多唯須良
地新糞壤故墟乃佳若無故墟以灰為糞灰多則燥不生也耕地欲熟宜如
葵法七月初種之畝用子三升漫撒而勞種不用
濕既生不鋤九月末收葉六月種者根大而葉蠹
七月末種者葉美而根小惟七月初者根葉俱得仍留
根取子十月中犁麤拾出耕出者不則多而美不
茂實不繁也種九英用此種
如葵法復種取根者用大小麥底六月中種十月

皆須取出之[illegible]。漢桓帝詔曰：橫水為災，五穀不登，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然此可以度凶年，救饑饉，以一種而收數倍為利。昔衛杜工部有云：冬菁飯之半，豈虛語哉。

蘿蔔

爾雅曰：葖，蘆萉。音匐 一名菜菔，又名雹突，今俗呼蘿蔔。在在有之。北方者極脆，食之無粗。中原有光种者，其質白，其味辛甘，宜生啖，解麪毒。子可入藥，下氣消穀。內皆可種。然不如末伏秋初為善。破甲以後，便可供食。老圃云：蘿蔔一種而四名：春曰破地錐，夏曰夏生，秋曰蘿蔔，冬曰土酥。故黃山谷云：金城土酥淨如練，以其潔白[illegible]也。種同蔓菁法。[illegible]子一升可種二十畦。[illegible]擇地宜生耕地，宜熟。[illegible]凡種先須熟糞勻布畦內，仍用火糞和子令勻撒種之。俟苗出，次葉視稀稠去留之。其去之者亦可供食，以蘇為良。[illegible]凡地約可二三寸，厚加培壅，其利自倍。欲收種子，宜用九月十月收者，擇其良，去鬚帶桌，移栽之。澆灌得所，至春二月收子，可備時種。[illegible]按蘇茹之本，惟蔓菁與蘿蔔可廣種，成功速而為利倍。然蔓菁北方多獲其利，而南方罕有之。蘆菔南方所種者生熟皆可食，醃藏臘豉，以助時饌。凶年亦可濟饑，功用甚廣，不可具述。其可不知所種哉。

茄子

茄子一名落蘇，隋煬帝改茄子為崑崙瓜。一種出自暹羅國者，其色微紫，蒂長味甘。今之紫茄，黃山谷所謂紫膨脝者是也。今在在有之。又有青茄、白茄。白者為勝，亦名銀茄。有一種白花者，名之澈海茄。又一種白花青色稍匾，一種白而扁者，皆謂之番茄。其味不甚，生熟可食。又一種水茄，其形稍長，甘而多水，可以止渴。此數種中，土傾多，南方罕得，亦宜種之。凡收種於九月黃熟時摘取擘開，水淘，取沉者，曝乾。至春二月種，如葵法，常澆灌之，旱即乾死。候著四五葉，高可五寸許，帶土移栽之。凡栽根株宜深，實不實則死。[illegible]不宜有浮土，恐雨泥污葉，則萎而難成。栽時得晴為佳。日午晚澆灌之，鋤治培壅勤。云：發茄務本，斷[illegible]云茄開花，斟酌窠數，削去枝葉，再長晚茄。老圃云：種茄二十[illegible]科，澆灌得所，可供一人食。昔張浮材須一云，其家百[illegible]十畝，種之不勸，茹之頗不窮。[illegible]茄視他菜為最耐久。供膳之餘，糟紅豉腊，無不宜者，須廣種之。

芋

芋說文曰：[illegible]之葉[illegible]。史記云：種芋千畦，與千户侯等，言其利溥也。凡種宜用沙地，熟耕或用鐵深掘，宜三月畦種之。畦闊一步，長短任地。橫作[illegible]一尺一科，以土上覆，厚三寸許，[illegible]

茈待芽出生草勤鋤之壅土中漸漸加土培築一法用蘆
葦覆之勿令他草生使薑芽白[illegible]出覆[illegible]六月用扶
蘖作棚以防日曬薑性不耐寒熱故須用蘆棚遮[illegible] 四月竹箄爬
開根上取薑母貨之不虧元本秋社前新芽頓長分採
之即紫薑芽色微紫故名最宜糟食亦可代蔬劉屏山
詩云恰似匀粧指柔尖帶淺紅似之矣白露後則帶絲
漸老為老薑味極辛可以和烹飪蓋愈老而愈辣者也
曝乾則為乾薑醫師資之今北方用之頗廣齊民要術
云中國多寒土不宜薑所種僅可擬藥物耳九月中掘
出置屋中宜作窖穀稈合埋之今南方地暖不用窖至
小雪前以不經霜為上候去日就乜曬過用箭箬盛貯
架起下用火薰三日夜令濕氣出盡卻掩箬口仍高架
起下用火薰令常暖勿令凍損至春擇其芽之深者如
前法種之為効速而利益倍[illegible]薑辛而
不葷去邪辟惡蔬茹中之佳士也日用不可闕然本草
云能辯嚴溫中多食則少志傷心氣其方夫子不撤薑食
不多食之意云爾

蓮藕

蓮荷實也藕荷根也爾雅云其實蓮其根藕蓮子八月
九月中收蓮子堅黑者於瓦上磨蓮子頭令薄取墐土
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長二寸使蒂頭平重磨處尖銳
泥乾時擲於泥中重頭沉下自然周正磨處易生不時
即出其不磨者皮既堅厚倉卒不能生也種藕法春初
掘藕根節頭著魚池泥中種之當年即有蓮花蓮子可
蒸為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藕止渴散血常食之不可

芡

芡一名雞頭一名雁頭山谷詩云剖蚌煮雞頭是也葉
大如荷皺而有刺花開向日花下結實故菱寒而芡暖
其實秋之熟者名[illegible]芡人採以為菜茹八月採實破取
子搗為粉中自上[illegible]可作粉食之甚妙河北沿溏濼居
人採之去皮搗[illegible]蒸煮作餅可以代糧龔遂守渤
海勸民秋冬益蓄菱芡蓋謂其能充饑也

菱

芰一名菱菱陵也西俗謂之菱角葉浮水上花開背日
實有二種一種四角一種兩角又有青紫之殊秋上子
黑熟特收取散浮池中自生生食性冷蒸熟食益[illegible]
粉浴和食之尤[illegible]江淮及山東暴其食以為米可
糗糧以儲為資也

穀譜集之三

東魯王禎撰

蓏屬

葵

葵說文曰菜也有紫莖白莖二種葉之小者爲鴨脚葵種出少室山中今南北皆有之又一種花有五色者名曰蜀葵不可食爾雅所謂菺戎葵是也（菺音肩）按葵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供食之餘可爲菹腊枯枿之遺可爲榜簇子若根則能療疾咸無棄材誠蔬茹之上品民生之資助也春宜畦種種宜散種然夏秋皆可種也詩曰七月烹葵此種之早者俗呼爲秋葵遲者爲冬葵崔寔曰正月可種葵芥又曰六月六日種葵中伏以後可種冬葵時有先後爲之在人齊民要術云凡種葵必燥曝葵子（葵子雖經歲不浥然濕種則疥而不肥）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數早則澆之（春多風旱非畦不得畦種爲上）畦長兩步廣半之（大則水難均）深掘以熟糞對土勻覆其上厚一寸許鐵齒杷耬之令熟足蹋使堅平用水澆潤水盡下子又以糞土上覆厚如此下葵出三葉然後澆之（必以晨夕日中則不可）凡畦種之物（穀亦如之）不復條列畢種者必欲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之一畝三升）須人足蹋之乃佳（羊踐亦佳）正月末種者亦鋤之五月初更種（春者既老秋者尚嫩以此留取春者種子）於此時附地剪去春葵令根上枿生者柔軟亦可食乾之即中爲榜簇彼欲葉必留五六葉（不留葉則科大）凡掐葵必待露解（諺云觸露不掐葵）八月半翦去（地一二寸留其歧多者則去之）其生肥嫩至收時莿可過膝莖葉皆美科雖不高菜實倍多不翦反是此種蔬之法也宿根在地春生嫩葉亦可採實前令人以葱炊汁並肉和食謂之冷美最爲上饌古詩腰鐮刈葵藿冬之用鐮其來尚矣然莖葉叢茂時方可刈嫩惟採擷之耳杜詩云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蓋傷根則不生矣物之精尤不可不審昔魯相公儀休食葵而美拔而棄之蓋不與民爭利雖然仁矣而未得也苟上之人能以種藝之法勿奪其時使之家種百畦其利自[illegible]之尚何爭利之有哉

芥

芥字從介取其氣之辛辣而有剛介之性故曰芥古人所謂菜重芥薑者其以是與爲種不一葉似菘而有毛味極辣者青芥也莖葉俱紫爲紫芥作虀食之美又有白芥子粗大於他芥色白如梁米味極辛美宜入藥利九竅明耳目通中芥極多心芥之嫩者爲芥藍極脆東坡云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芸薹芥不甚香經冬根不死患痿脚疾者不宜食此他芥不爲甚佳齊民要術云七月半種之地欲糞熟與蕪菁同畝用子一升既生亦不鋤之十月收蕪菁訖收蜀芥又云種芥子及蜀芥取子者皆二月好雨澤時種二物性不耐寒經冬則死

故須春種之五月熟而收子今江南農家所種如種菘
法候成苗必移栽之（種早者七月種遲者八月）後厚加倍壅草即鋤
之令十即籬之冬芥經春長心中為薹 楊誠齋詩
云……微熟了……新酒未醒初此……齋芥之美
也如收子者即不摘心蓋南北寒暖異宜故種略不
同而其用則一夫芥之為物心多而耐久味辣而性
可搗取汁以供庖饌尤烈然可發……是以解沉酣消煩
亦蘇苑中之芥然者是宜受辛發……而見娟於饌殽
也可不種哉

芸薹芥子

種同蜀芥每畝用子四升足霜後收子不甚香經之冬
以草覆之不死至春復可供食性京破血先患腰腳之
不宜多食然其子入藥功用頗多亦不可闕也

菌子

菌子說文曰蕈也爾雅曰中馗菌卒皆朽株濕氣蒸泥
今江中原呼菌為蒻菰又為蕈又一種謂之天花蕈出
上生者呼為天花施之素食最佳雖南北異名而其用
則一今江湖山中松下生者名為松滑誠齋云傘不如
笠釘勝笠蓋愈嫩愈美風味過於他蕈又有紫蕈白蕈
二種尤佳朱文公詩云誰將紫芝苗種此枯上土便覺
商山翁風餐謝肥羜言紫蕈之美也又詩云聞說閩風
死變田產玉芝不收雲腴……詛相宜此言白蕈之
美也深山中多有之菌之種不一名亦如之野蕈如赤
菰黃耳皆可食然辨之不精多殺毒人雖茸無益也不
復具載種菌法四時類要云三月種菌子取爛楮木及
葉於地埋之常以泔澆灌之三兩日即生又法畦中下
爛糞取楮可長六七寸截斷槌碎如種菜法勻布土蓋
月澆泔之令長濕既生隨食可供常饌今山中種香蕈
亦如此法但取向陰地擇其所宜木（楓櫧栲等樹）伐倒用斧
碎斫成坎以土覆壓之經年樹朽以蕈碎剉勻布坎內
謂之驚蕈雨雪之餘天氣蒸暖則蕈生矣雖逾年而獲
以鋒取及土覆之時用泔澆灌越數時則以槌棒擊樹
利利則甚倍……遺種在內來歲仍發復相地之宜易
歲代種新採趁生煮食香美曝乾則為乾香蕈今深山
窮谷之民以此代耕殆天茁此品以遺其利也

蒜

蒜說文曰葷菜也又曰菜之美者張騫使西域得大蒜
種歸種之今京口有蒜山多出蒜蒜有大小之異大者
曰葫即今大蒜每頭六七瓣收條中子種者一年為獨
蒜再種之則皆六七瓣矣小曰蒜葉似細葱而莖頭小
如蒜即今山蒜爾雅曰萵山蒜也二物氣味相似能……
物伐性故道家者流多忌食之性熱而有小毒氣……
然以入臭肉掩臭氣夏月食之解暑辟瘴氣北方食餅
肉不可無此家有其種多者收一二頃以供歲計今……

原缺

一種野原中自生者俗呼爲天薤即野薤也葉比家薤而小味益辛即爾雅所謂葝山薤也亦可供食但不多有耳夫薤韭屬也支本益茂而功用過之生則氣辛熟則甘美種之不蠹食之有益故學道者之所資而老人之所宜食此醫家目以爲菜芝不亦宜乎

葱

葱說文曰葷菜也其色葱（葱淺綠色也）然名凡四種山葱胡葱凍葱漢葱爾雅曰茖即山葱宜入藥胡葱亦然食惟用漢葱凍葱耳（漢葱木葱也）漢葱葉大而香薄冬即葉枯宜供蔬食凍葱葉細而益香又宜過冬比漢爲勝或名大官葱陸放翁詩羌煑借用太官葱凡種法收葱子必薄布陰乾勿令浥鬱（浥鬱則不生）擬種之地必須春種菉豆五月掩殺之比至七月耕數遍一畝用子四升炒穀拌（和）種之（葱子性澀不以穀和下則不均）兩耬重耩竅瓠下之以批契（批契）繫腰曳之七月納種至四月始鋤鋤遍乃翦翦與地平（高留則無葉深翦則傷根）翦欲旦起避熱時良地三翦薄地再翦八月止（翦不止則過則不滋）八月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十二月盡掃去枯葉枯袍（不去枯袍春葉不茂）二月三月出移種之收子者別留之又法先以子畦種移栽却作溝壟糞而壅之俱成大葱皆高尺許白亦如之宿根在地來春削得作種移栽之昔龔遂渤海勸民種葱一畦非惟以供烹飪種多亦可貨當界呂□□販易爲資其兄子弟業求售所不許門汝等自有常分不可妄求可速歸葱之辭備可謂知所本矣故葱之爲物中通外直本茂而葉香雖八珍之奇五味之異非此莫能達其美是猶尚梅之調鼎吳橙之芼鮮也其可以他菜而例視之哉

穀譜集之四

穀譜集之五

韭

東魯　王禎　撰

韭叢生豐本葉青細而長近根處白韭久也剪之復生一
種而久故謂之韭[illegible]人種韭一歲而[illegible]四剪之其根不
傷至冬[illegible]壅之先春而復生信乎一種而久者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人菜以[illegible]詩七月[illegible]羔祭韭周[illegible]人實韭菹[illegible]
王制庶人春薦韭以卵夏御一食二十七種韭杜詩夜雨
剪春韭杜子美詩秋韭花初白皆是物也齊民要術云收韭
收韭子如蔥子法[illegible]
[illegible]然畦欲極深[illegible]
二月七月種種法以升盞合地為處布子於圍內
[illegible]蒔令常淨至正月上辛日掃去畦
中陳葉以鐵杷耬起下水加熟糞韭高三寸便剪之一
歲之中不過五剪[illegible]收子者一剪即留之若旱
種者但無畦與水耳杷糞則同四時類要云九月收韭
子種韭第一糞剪棄之上人勿食事類書云韭畦用雞
糞尤佳故本草以韭為菜鍾乳凡近城郭園圃之家可
種三十餘畦一月可割兩次所易之物足供家費積而
計之一歲可割十次秋後又可採韭花以供蔬饌之用
又之長生韭至冬移根藏於地屋蔭中培以馬糞暖而
即長高可尺許不見風日其葉黃嫩謂之韭黃比常韭

易利數倍北方甚珎之又有就舊畦內冬月以馬糞覆
之於迎陽處隨畦以薥黍籬障之用遮北風至春其
芽早出長可二三寸則割而易之以為嘗新韭城府士
庶之家造為餅食互相邀請以為嘉味剪而復生久而
不乏故謂之長生實蔬菜中易而多利食而溫補者貧
之家不可闕也

蒔荽

蒔荽漢張騫自西域得其種莖葉皆細可同邪蒿食其
實亦良并入藥為香藥此也本草云味辛溫微毒去毒
事類全書云蒔荽必用[illegible]月晦日夜下種齊民要術云胡
荽宜黑軟青沙良地三徧熟耕春種者用秋耕地開春
凍解地起有潤澤時急接澤種之凍寒正好六七月種
先驅除砍種時布子於堅地一升子與一掬濕土和之
以腳蹉子破作兩段[illegible]於旦暮潤時以
耬耩作壟以手撒子即勞令平春生二三寸鋤去穊者
供食十月足霜乃收之取子者仍留根間拔令稀[illegible]
以草覆上[illegible]此菜早種非連雨不生所以下
同春月要求濕麥底地亦得種止須急耕調熟雖名秋
種會在六月連雨生則根強[illegible]大七月種者雨多亦得
雨少則生不盡但根細科小不同耳六月種者若留冬
食則以草覆之得竟冬食[illegible]既食者自可畦
種一如葵法接子沃水上[illegible]

撥之凡種菜子難生者皆水沃令芽生無不即生者
又有種名石胡荽亦名鵝不食草載在本草止堪入
藥卻非此種胡荽其子擣碎而微辛食饌中多作香
料以助其味於蔬菜子葉皆可用生熟皆可食甚有益
於世也

菠薐

菠薐莖微紫葉圓而長下多花劉禹錫嘉話錄云菠
薐本西國中種自頗陵國將其子來今呼其名語頗訛
耳農桑輯要云菠薐作畦下種如蘿蔔法春正月二月
皆可種逐旋食用秋社後二十日種於畦下以乾馬糞
培之以備霜雪十月內以水沃之以備冬食又宜以香
油炒食尤美春月出薹嫩而又佳至春暮莖葉老時用
沸湯掠過曬乾以備園枯時食用甚佳實四時可用之
菜也

萵苣

苣數種有苦苣有白苣有紫苣皆可食葉有白毛為白
苣紫色為紫苣苦味為苦苣卽野苣也又名褊苣今人
家常食者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但種野苣以供
廚饌生食之所謂萵苣也農桑輯要云萵苣作畦下種
如菠薐法但得生芽先用水浸一日於濕地上布襯
置子於上以盆椀合之候芽微出則種春正月二月種
之可為常食秋社前一二日種者霜降後可為淹菜如
欲出種正月二月種之九十日收其莖嫩如指大高可
逾尺去皮蔬食又可糟藏謂之萵筍生食又謂之生菜
四時不可闕者

同蒿

同蒿者葉綠而細莖稍白味甘脆春二月種可為常食
秋社前十日種可為秋菜如欲出種春菜食不盡者可
為子但是畦種其葉又可湯泡以配茶茗實菜中之有
異味者

人莧

莧亦多種有馬齒莧鼠齒莧及棘莧此皆莧也若夫赤
莧白莧紫莧紅莧人莧又有五色莧莖皆可茹人白二
莧亦可供藥易言莧陸夬夬謂其柔脆也列子言羊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馬者馬莧馬齒莧之類人者人參人
莧之類也農桑輯要云人莧但五月種之園枯則食今
惟二四月如欲出種留食不盡者八月收子本草云不可
以莧菜與鱉同食則生鱉癥武以鱉甲如豆片大者以
莧菜封裹之置於土坑以土蓋之一宿盡變成鱉也然
病者頗少常人食之作蔬作食皆可用也

菾菜

務本新書云二月畦種苗高剝葉食之剝而復生刀割
則不長加火炙之以水淘浸或炒鹽或拌食或包饅餡
饅餅生食頗有辛味五月園枯此菜獨茂又可

園葵至冬月以後[illegible]六月終結子可收作末[illegible]
根又生葉可食[illegible]多食此菜

莙薘

莙薘作畦下種如蘿蔔法春二月種之至四月移栽園
枯則食如欲出子留食不盡者地凍時出於暖處收藏
來年春透可栽收種或作蔬或作羹或作菜乾無不可
也

蘭香 香菜附

齊民要術云蘭香羅勒也或名蘭香[illegible]石勒[illegible]今名二月中候棗葉
始生乃種蘭香早種者天寒不生費子耳治畦下水一同葵法及水
散子訖水盡簁熟糞僅得蓋子便止厚則不生[illegible]晝日箔
覆之夜即去之晝日不用見日夜須受露氣[illegible]生即去箔常令足水六月
連雨拔栽之掐心著泥中亦活作菹及乾者九月收作乾者天
晴時薄地刈取布地曝之乾乃挼取末甕中盛[illegible]
人有嫌其[illegible]及取子者十月取[illegible]博物志[illegible]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散著濕地羅勒乃生 事類全書云
香菜常以洗魚水澆之則香而茂溝泥水米泔亦佳
秋採葉可作菜食或切葉以卷諸菜或於素食麪粉之
類皆可覆食以助香味也

荏蓼

爾雅云蘇桂荏蘇荏類故[illegible]薔虞蓼虞蓼澤蓼本草云荏狀如
蘇白色其子研之雜米作糜甚肥美下氣補益東人呼
為蘇以其似蘇字但除禾邊故也齊民要術云三月可
種荏蓼[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可種[illegible]宜水畦種
荏則隨宜園畔漫擲[illegible]生矣荏子[illegible]取油可以煮
餅[illegible]荏油色綠可愛[illegible]
以為燭又可為帛煎油彌佳[illegible]蓼作菹者長二
寸則剪絹袋盛沉於醬甕中又長更剪常得嫩者[illegible]
[illegible]取子者候實成速收之[illegible]五月
六月中蓼可為菹以食二菜實菜中之用廣而多益者

芹菜

芹爾雅曰楚葵本草曰水靳一名水英又曰芹有
兩種荻芹取根白芹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
芹杜子美詩所謂香芹碧澗羹是也又有一種馬芹爾
雅曰茭牛蘄[illegible]曰似芹可食菜也而葉細銳一名馬芹
與水芹同類而異出耳[illegible]詩義疏曰[illegible]也
青州謂之芑[illegible]晨[illegible]要曰江東呼為[illegible]陸士衡
釋芑菜曰[illegible]其[illegible]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
為茹則是今人所謂[illegible]似苦[illegible]耳味不[illegible]亦有野
生者謂之苦菜者非[illegible]齊民要術云芹蘧並收根畦種之
常令足水尤忌潘泔[illegible]及鹹水澆之即死性並易
繁茂而甜脆勝野生者白蘧[illegible]可常收陶隱居
曰二三月芹作英時可作菹[illegible]食之爾雅
謂芹午入藥用齊民要術云馬芹子可以調[illegible]

古詩中泮水采芹新田采芑即今之芹蒙是矣昔有野
人食芹而美欲獻之君今以蒙配之其味供甜脆生熟
可食此二蔬之美誠不乏者其野生者無種蒔之勞而
供啜食之用於爲可嘉不然何以見詠於詩人哉

甘露子

甘露子蔬屬也苗長四五寸許根如累珠味甘而脆故
名甘露也亦有野生甘露凡種宜於園圃近陰地春時種
之用麥糠爲糞地宜沾潤爲佳至秋乃收生熟皆可食
可用蜜或醬醋漬之作豉亦得今詳其切用固蔬中之不
可遺者務本新書曰匀地內區種者以麥糠蓋之承
露滋潤甘露之名豈非由是而得歟然其味之美亦哉
足稱其名矣

穀譜集之五

穀譜集之六

東魯　王禎　撰

果屬

梨

梨諺云以梨本草圖經曰乳梨又名利梨出宣州皮厚而肉
實鵝梨出近京州郡及北都皮薄而漿多味差短於乳
梨香則過之其餘有水梨消梨紫煤梨赤梨甘棠梨御
兒梨之類又注云消梨可療痢有青梨芳梨並不任用桑
梨惟堪蒸食廣志曰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惟有一
樹恒山真定山陽鉅野梁國睢陽齊國臨菑鉅鹿並出
梨上黨楟梨小而味甘廣都梨鉅野豪梨重六斤
新豐箭谷梨弘農京兆右扶風郡界諸谷中梨率多供
御陽城秋梨夏梨今畿內河南府多產鵝梨北地有香水
梨最爲上品梨樹可種亦可插齊民要術曰種法梨熟
時全埋之經年至春地釋分栽之多著熟糞及水至冬
葉落附地刈殺之以炭火燒頭二年即結子若穭生及種而不栽者則著子遲每梨有十許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
插者彌疾插法用棠杜棠梨大而細理杜次之桑梨大惡棗石榴插者爲上梨雖治十收得一二也
杜如臂以上皆任插當先種杜經年後插之
杜樹大者插五枝小者
或三或二梨葉微動爲上時將欲開莩爲下時先作麻
紉以纏十數匝以鋸截杜令去地五六寸不纏恐插時皮披留
[illegible]

斜攕竹爲籤剌皮木之際令深一寸許折取其美
梨枝陽中者（陰中枝則實少）長五六寸亦斜攕之令過心大小
長短與籤等以刀微劉梨枝斜攕之際剝去黑皮（勿
令傷青皮青皮傷即死）拔去竹籤即插梨至劉處木邊向木皮還
近皮插訖以綿幕杜頭封熟泥於上以土培覆令梨枝
僅得出頭以土壅四畔當梨上沃水水盡以土覆之勿
令堅涸百不失一（梨枝甚脆培土時宜慎之勿令掌撥掌撥則折）其十字破杜
者十不收一（所以然者木裂皮開虛燥故也）梨既生杜旁有葉輒去之
又曰凡插梨園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旁枝樹下易收中心上聳
不妨）用根蒂小枝樹形可喜五年方結子鳩腳老枝三年
即結子而樹醜 又曰凡遠道取梨枝者下根即燒三四

寸亦可行數百里猶生 藏梨法初霜後即收（霜多即不得經夏也）
於屋下掘作深廕坑底無令潤濕收梨置中不須覆蓋
便得經夏（摘時必令好接勿令損傷）又曰凡醋梨易水熟煮則甜美
而不損人也 按魏文帝詔曰真定郡梨大如拳甘若蜜
脆若菱可以解煩熱參之神農經中 病之功亦爲不
少西路產梨處用刀去皮切作瓣子以火焙乾謂之梨
花嘗充貢獻實爲佳果上可貢於歲貢下可奉於盤饌
張敷稱爲百果之宗豈不信乎

桃

桃 典術曰五木之精也厭伏邪氣制百鬼 爾雅曰旄冬
桃榹桃山桃（郭璞註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廣志曰桃有

冬桃夏白桃秋白桃（襄桃其桃美也）有秋赤桃 本草曰
桃梟在樹不落殺百鬼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句鼻桃
重二斤 西京雜記曰繚桃榹桃緗核桃霜桃言霜下可食 金
城桃胡桃出西域甚美可食 綺葉桃含桃紫文桃 本草
衍義曰桃品亦多 小截有油桃小於衆桃有赤斑點而
光如塗油 山中一種 正是月令中桃始華者但花多子
少不堪啖惟堪取仁 文選謂山桃發紅萼者是也 太原
有金桃色深黃 西京有崑崙桃肉深紫紅色此二種尤
甚又餅子桃如今之香餅子 齊民要術曰種桃法熟
時合肉全埋糞地中（直置凡地則不生生亦不茂桃性早實三歲便結子故不求栽也）
至春既生移栽實地（若仍處糞地中則實小而味苦矣）栽法以锹合土掘移

之（桃性易種難栽若離本土率多死矣）又法 桃熟時於牆南陽中暖處深
寬爲坑選取好桃數十枚擘取核即內牛糞中頭向上
取好爛糞和土厚覆之令厚尺餘至春桃始動時徐徐
撥去糞土皆應生芽合取核種之萬不失一 其餘以熟
糞糞之則益桃味 桃性皮急四年以上宜以刀豎劚其
皮（不劚者皮急則死）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十年即死（是以宜歲歲常種之）又
法候其子細便附土斫去枿上生者復爲少桃 桃酢
（切）法桃爛自零者收之內之瓮中以物蓋口七日後既
爛漉去皮核密封閉之三七日酢成香美可食 夫蟠桃
仙果固世所罕見而天台之山武陵之洞往往有窺其
境者所種皆曼衍說耳凡世安可以此果哉世花可觀

其實可食而[illegible]且易成也[illegible]其爲種十數者謂之終
綠白晚熟者謂之過臘紅[illegible]其秋成有食之不過越仙凡
之佳果也

李

李有駁[illegible]爾雅曰休無實李[illegible]駁赤
李註曰休無實李一名趙李[illegible]按廣李即今之麥李細
實有溝道與夕同熟故名駁赤李其實赤者是也廣志
曰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赤陵李有紅李肥粘似糕
有無核李雖[illegible]李[illegible]劈李熟必劈破有經李一名老
李數年則枯有春李味小酸似杏有黃扁李有夏李冬
李十一月熟有[illegible]李[illegible]花春實[illegible]見在方一種謂
之御黃李其實形圓厚核小食之甘香而美李中之
最種也江南建寧有一種名均亭李紫色極大味甘
如蜜南方之李此最爲佳[illegible]齊民要術曰李性[illegible]
一千年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嫁李法正月一日或十五
日以磚石著李樹[illegible]
閒[illegible]
樹[illegible]
[illegible]
李法用夏[illegible]取於鹽入[illegible]
人鹽[illegible]令[illegible]之令[illegible]
[illegible]

也傳記外傳有云春則翫其花夏則取其陰秋則敢其
實以桃李並言此有益於人多矣昔王安豐家有好李
鑽核而賣貴其種也和嶠家有好李計核而責錢夏其
利也當其避暑山亭納涼池閣沉之清泉飣之冰盤其
風味又豈減於桃杏哉

梅杏

梅與杏二果也爾雅曰梅柟也柟奴含反俗作楠西京雜記曰
侯梅朱梅同心梅紫蔕梅燕脂梅麗枝梅本草圖經曰
梅實生漢川山谷今襄漢川蜀江湖淮嶺皆有之杏類
梅者味酢且故反類桃者味甘廣志曰榮陽有白杏鄴中
有赤杏有黃杏有柰杏西京雜記曰文杏材有文彩蓬
萊杏東海都尉于台獻一株花雜五色云是仙人所食
杏也本草曰黃而圓者名金杏相傳云種出濟南郡之
分流山彼人謂之漢帝杏今近都多傳之熟最早其扁
而青黃者名木杏味酢不及金杏愚嘗見北方有一種
杏甚佳赤色大而稍扁肉厚謂之肉杏又謂之金剛拳
言其大也齊民要術曰栽種法與桃李同作白梅法梅
子酸核初成時摘取夜以鹽汁漬之晝則日曝凡作十
宿十浸十曝便成矣調鼎和齏所在多入也又作烏梅
法亦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上熏之既成矣
烏梅入藥不任調食食經曰蜀中藏梅法取梅極大者
剝皮陰乾勿令得風經一宿去鹽汁內蜜中月許更易

密經年如新作烏梅令不蠹法濃燒穰以湯淋之取汁以梅投中使澤乃出蒸之作杏李麨法杏李熟時多收爛者盆中研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中日曝乾以手摩刮取之可和水爲漿及和麨所入在意也按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梅之貴也尚矣杏又其次也昔孟德一指梅林而解三軍之渴詎言猶若此況即其境者乎嵩高山記亦云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餓皆資此爲命人人充飽由是而觀梅杏之功於伯仲耳

穀譜集之六終

穀譜集之七

東魯王禎撰

果屬

柰 林檎

柰與林檎二果而相類也廣志曰柰有白青赤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爲脯數十百斛以爲蓄積如收藏棗栗西京雜記曰紫柰綠柰別有素柰朱柰閩隱居云江東有之而北國最豐皆作脯有林檎相似而小林檎一名來禽洪玉父曰以味甘來衆禽也本草圖經曰木似柰實皆柰差圓亦有甘酢二種甘者早熟而味脆美酢者差晚須熱爛堪噉齊民要術曰柰林檎不種但栽之種之雖生而味不佳取栽如壓桑法此果根不浮薉是以須壓也又法於樹旁數尺許掘坑洩其根頭則生栽矣凡樹栽者皆然栽如桃李法林檎樹以正月二月中翻斧斑駁椎之則饒子作柰脯法柰熟時中破曝乾即成矣作柰麨法拾爛柰內甕中盆合口勿令蠅入六七日許當大爛以酒醅痛拌之令如粥狀下水更拌以羅漉之去皮子良久澄清瀉去汁置布於上以灰飲汁如作米粉法汁盡刀劚大如梳掌於日中曝乾研作末便成甘酸得所芳香非常作林檎麨法林檎赤熟時擘破去心子蔕日曬令乾或磨或擣下細絹篩麤者更磨擣以細盡爲限以方寸匕投於椀中即成美漿不去蔕則苦

[illegible]以排杏也一名和杏梨二

柰步正副適核木乾啗味良云大長者為柰圓者為林

檎是熟小者木瓜為楙[illegible]秋熟者是則柰之與林

檎形相似也氣味相亦一也然而柰性溫林檎性溫川有

不同者至若二果可以薦祈可以作脯食而不乏亦[illegible]

嘗不同焉誦潘安仁二柰丹白之賦觀王羲之不與來

禽青李之帖豈非古人之所重哉

棗

棗類最多爾雅曰壺棗邊要棗櫅子兮切白棗樲酸棗[illegible]

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填棗蹶泄苦棗皙無實棗還

味稔棗[illegible]說文棗[illegible]

[illegible]廣志曰河東安邑棗東郡穀城紫棗[illegible]

西王母棗大如李核三月熟河東汲郡棗一名[illegible]東海蒸棗[illegible]

夏白棗安平信都大棗梁國夫人棗大白棗[illegible]

三星棗駢白棗灌棗又有狗牙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

腰之名又有氏棗木棗崎廉棗桂棗夕棗西京雜記曰

有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花棗赤心棗[illegible]賦有

周文弱枝之棗丹棗青州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

美世傳樂毅從燕齊帶來所種也齊民要術曰旱勞之地

不任耕稼者歷落種棗則任矣棗性[illegible]故也又曰常選

好味者留栽之候棗葉始生而移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斛打取[illegible]不歡令牛馬踐履令淨[illegible]

[illegible]淨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駮椎

之名曰嫁棗[illegible]候大蠶入簇以杖擊其

枝間振去狂花[illegible]全赤即收收法日日撼而落

之為上[illegible]

曬棗法先治地令淨[illegible]布椽於箔上以扒

聚而復散之一日中二十度乃佳夜仍不聚[illegible]

[illegible]乃聚而蓋之[illegible]五六日別擇取紅軟者上高廚而暴之[illegible]

[illegible]去聲[illegible]爛者[illegible]其未乾者曬曝

以法食經曰作乾棗法新菰蔣露於庭以棗著上厚三

寸復以新蔣覆之凡三夜三日撤覆露之畢日曝取乾

納瓮中密泥之經數年不

敗也[illegible]青州棗去皮核焙乾為棗脯尤為奇果

棗油法鄭玄曰擣棗實和以塗繒上燥而形似油也棗

脯法切棗曝之乾如脯也作酸棗麨法多收紅軟者箔

上日曝令乾大釜中煮之水僅自淹一沸即漉出盆研

之生布絞取濃汁塗盤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乾漸以

手摩挲取為末以方寸匕投一椀水中酸甜味足即成美

漿遠行用和米麨饑渴俱當也大棗詠棗詩記於禮不

特為[illegible]之果用以入藥調和胃氣其功不少今南北

皆有之然南棗堅燥不如北棗肥美生於青晉絳州者

[illegible]太史公稱安邑千樹棗其人與千戶侯等則棗之

爲利顧不博哉

栗榛附

栗陸璣疏曰五方皆有之周秦吳揚特饒惟濮陽及范陽生者味美他方不及本草圖經曰兖州宣州者最勝栗中栗最有益治腰脚之疾恩賓見燕山栗小而味最甘蜀本圖經曰板栗佳栗二木皆大又有茅栗似栗而細衍義曰湖北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榛亦栗屬實最小詩曰樹之榛栗是也本草曰生遼東山谷樹高丈許子如小栗中亦有鄭玄云關中鄜坊尤切其多齊民要術曰栗種而不栽（栽者雖生亦死）栗初熟出殼即於屋裏埋著濕土中（埋必須深勿令凍徹若路遠者以韋囊盛之停二日以上及見風日則不復生）至春二月芽生出而種之既生數年不用掌近（則死）[illegible]三年內每到十月常須草裹至二月乃解（不裹則凍死）種榛法與栗同本草圖經曰栗欲乾莫若曝欲生莫若潤食經曰藏乾栗法取穰灰淋汁漬栗取出日中曬令栗肉焦燥可至後年春夏藏生栗法著器中曬細沙可燥以盆覆之至後年五月芽而不生蟲按史記秦饑應侯請發五苑之棗栗由是觀之本草所謂栗厚腸胃補腎氣令人耐飢殆非虛語史記又言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栗之利誠不減於棗矣本草言遼東榛子軍行食之當粮榛之功亦可亞於栗也

桑椹

普孙丁文傳三國魏武祖軍乏食乃得乾椹以濟飢魏志武祖軍無糧新鄭長楊沛進乾椹後遷沛爲鄴令後漢王莽時天下大荒有蔡順拾椹赤黑別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蓋桑椹乾濕皆可食可以救儉昔聞之故老云前金之末饑歉民多餓莩至夏初青黃未接其桑椹已熟民皆食椹獲活者不可勝計凡植桑多者甚黑時悉宜振落箔上曝乾平時可當糧食歉歲可禦饑餓雖世之珍異果實未可比之適用之要故錄之

柿

柿多種本草云黃柿出近京州郡紅柿南北通有之朱柿出華山似紅柿而皮薄更甘珍諸柿食之皆善而益人衍義曰柿有著蓋柿於蒂下別生一重有牛心柿蒸餅柿皆以形得名華州有一等朱柿比諸品中最小深紅色有一種塔柿亦大於諸柿又有椑柿生江淮南似柿而青黑潘岳閑居賦云梁侯烏椑之柿是也齊民要術曰柿有小者栽之無小者取枝於㮕棗根（[illegible]）上插之如插梨法食經曰以灰汁澡柿再三度乾令汁絕著器中經十日可食本草衍義云生則澁以溫水養之需澁去可食又有紅柿器內成盛之待其紅軟其澁自去味甘如蜜圖經曰乾柿火乾者謂之烏柿出宣州越州恩按作柿乾法生柿撕其厚皮少捻扁向日曝乾內於

然乃得柿霜俱出可含咽甚凉其霜收之再凉如蜜可
口瘡又咽喉熱積若柿柿之性日乾者温火乾者熱生
者猶冷一果而不同如此本草稱其甘而益人又柄以
異哉

荔枝

荔枝一名丹荔枝南記曰此木以荔枝爲名者以其結實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去其枝故以爲名生嶺南巴中泉福漳興化瀘渝涪及二廣州郡皆有之其品閩爲最蜀川次之嶺南爲下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肉白如肪花於二三月實於五六月其根浮必須加糞土以培之性不耐寒最難培植纔經繁霜枝葉枯死過春二三月再發新葉初種五六年冬月覆蓋之以護霜雪種之四五十年始開花結實其木堅固有經四百餘年猶能結實者曬荔法採下即用竹籬曬經數日色變核乾用火焙之以核十分乾硬爲度收藏用竹籠箬葉裹之可以致遠成朶曬乾者名爲荔錦取其肉生以蜜煎作煎蜜之如糖霜然名爲荔煎北方無此種自漢南粵以備方物於是荔枝始通中國漢唐特命驛馳貢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解餧傳置之速然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無幾蓋此果若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并非惟此乃不啻生荔之嘗江浙之間亦罕焉今閩中歲貢亦惟乾者宋蔡君謨作荔枝譜載其名色詳矣茲不復錄昔李直方第果實以爲荔枝曰當舉之首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荔枝龍眼焉今閩中荔枝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水浮陸轉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羅日本琉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濱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四夷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故附之穀譜是亦卓然爲南北果品之奇者也

龍眼

龍眼花與荔枝同時放亦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如彈丸核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熟於八月白露後方可採摘一朶五六十顆作一穗荔枝過即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福州興化泉州有之比荔枝特耐木性畏寒北方亦無此種今亦成貢焉曬龍眼法採下用梅鹵浸一宿取出曬乾用火焙之以核乾硬爲度如荔枝法收藏之成朶乾者名龍眼錦東坡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甘與橘未易相可否夫龍眼與荔枝齊名味亦甚入登盤俎而究未得稱於馴文之品謂於左思之賦又豈凡果之可比哉故附穀譜荔枝之後

穀譜集之十

穀譜集之八

東魯王禎撰

果屬

橄欖 附餘甘

橄欖生嶺南及閩廣州郡性畏寒江浙難種樹大數圍實長寸許形如訶子而無稜瓣其子先生者向下後生者漸高有野生者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方寸許內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蜜藏極甜生啖及煮食之並消酒解諸毒人誤食鯸鮧魚肝迷悶欲死者飲其汁立解以其木作楫撥著魚皆浮出物之相畏有如此者此果南人尤重之可作茶果其味苦酸而澀食久味方回甘故昔人名為諫果然消酒解毒亦果中之有益於人者

餘甘惟泉州有之乃深山窮谷自生之物非人家所種其樹稍高其子核形又如梅實兩頭銳始嚼味酸澀飲水乃甘九月採比之橄欖醋相似以蜜藏之亦佳劉彥沖詩云炎方橄欖佳餘甘豈苗裔風姿雖小殊氣韻乃酷似駢頭溢吻餘髣髴猶耳至侯門收寸長粉骨成砆斵誠哉言也

石榴

石榴一名若榴一名丹若博物志云張騫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種今人稱為海榴以其從海外來也中州河陰者最佳榴實有二種其子一紅如硃一白如水晶莊布詩云鸚鵡啄殘紅豆顆此言紅榴也皮日休詩云蟬破水晶千萬粒此言白榴也然花不出於紅黃味不出乎甘酸甜者可愛多食亦損肺道家謂之三尸酒云三尸得此果則醉嘗者與堪入藥果亦良壹則花實秋後則摘以充盤果多則可蜜藏榴之法取其實者有稜角者用熱湯微泡過之新瓮中久而不損者園圃中不可無之亦果中榴房比它果最為多子北齊高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李氏為石榴蓋取其房中多子故以人以榴子作中和節飲果以代茶其酸之味亦可取焉

木瓜

木瓜爾雅曰楙註曰實如小瓜酢可食詩曰投我以木瓜毛公曰楙也疏義曰楙葉似柰實如小瓜瓜上黃似著粉山陰蘭亭尤多西京亦有之而宣城者為佳宣城人種蒔最謹始實則鏃紙花薄其上夜露日烘漸而變紅花又如生本州以充土貢故有天下宣城花木瓜之稱木瓜種子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桃李同法秋社前後移栽至次年率多結實勝春栽者凡食木瓜勿誤取和圓子其色殊外形真似木瓜但木瓜皮薄微赤黃香甘酸而不澁向裏子頭尖一面方若和圓子則微黃蒂麄子小圓味澁微酸傷人氣不可不知此物入肝益

筋與包入藥絶有功病腰腎脚膝者服食不宜蜀以蜜
漬食亦甚益人[illegible]人宜
去子儞蒸播作泥入蜜與姜作煎飲用冬月尤美入未
以得木之正故入筋試以鉛霜塗之則失酸味受金之
制也五行相尅之義於此蓋亦可驗此菓既然愈勞又
宜飲啖兼用有益誠可貴焉

銀杏

銀杏之得名以其實之白一名鴨脚取其葉之似其木
多歷歲年其大或至連抱可作棟梁大樹有雌雄雄者
結果其實亦有雌雄之異種時雖合種之臨池而得照
影成實春分前後移栽先掘深坑水攪成稀泥然後下
栽子掘取時連土封用草要或麻繩纏束則不致碎破
土封其子至秋而熟初收時小兒不宜食食則昏霍惜
炮煮作粿食為美以滸油甚良頗如綠李積而腐之惟
取其核即銀杏也梅聖俞詩云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
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韓正謂是耳今人以其多而
易得往往賤之然絳囊入貢玉椀薦酒其初名價亦豈
賤於湔蜀安石榴哉

橘 柑附

橘生南山川谷及江浙荊襄皆有之木高可丈許刺出
於莖間夏初生白花至冬實黃禹貢曰厥包橘柚錫貢
注云大曰柚小曰橘然自是兩種郭璞云柚似橙而大
於橘北地與此種故橘踰淮而成枳地氣使然也橘有
數種有綠橘有紅橘有蜜橘有金橘而洞庭橘為勝今
充土貢種植之法種子及栽皆可以枳樹截接或掇栽
尤易成但惟宜於肥地種之冬收實後須以火糞培壅
則明年花實俱茂乾旱時以米泔灌溉則實不損落惟
皮與核堪入藥用皮之陳者最良又宜作食料甘肉味
甘酸食之多痰不益人以蜜煎之為煎則佳食貨志云
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夫橘南方之珍菓
味則可口文採可玩近升盤俎遠備方物而種植之獲
利又倍焉其利世益人故非可與它菓同日語也
柑亦橘也橘之生者也其葉無異於橘但無刺為異耳種
植與橘同法生江漢唐鄧間而泥山者名乳柑地不獨
一里所出柑大倍常皮薄味珍脉不粘瓣食不留滓一
顆之核纔一二間有全無者然又有生枝柑有朱柑有
海紅柑有衢柑雖品不同而溫台之柑最良歲充土貢
馬江浙之間種之甚廣利亦殊博昔李衡於武陵龍陽
洲上種柑千樹謂其子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
衣食歲止一疋亦足用矣及柑成歲輸絹數千疋故史
游急就篇註云木奴千無凶年蓋言可以市易穀帛也
柑之大者擘破氣如霜霧故老杜云破柑霜落瓜是也
東宮舊事云王逸爲賦取剖荔枝張衡作辭用塗石蜜足
[illegible]貴如此

橙似橘而有刺葉大而形圓大於橘皮甚香厚而皺其瓤味酸不堪食[illegible]間多有之江南尤盛此地則無此種今人取橙皮合湯香味殊長說橘雖異於橘而其香則橘又不得比焉劉孝綽詩云橙摘甘橙各有榜南包橘柚不同升菓中亦稱遺才歎有客歎條氣拂層昔人橙詩云吳姬三日手猶香數橙之爲果可以薰袖可以芼鮮可以漬蜜眞佳實也

● 樝子 ●

似梨之小者爾雅云樝似梨而酢陶隱居注本草木瓜條乃云又瓜利筋脉又有樝樝大而黃可進酒去痰樝子澀斷痢禮記云柤梨曰攢之鄭公不識樝乃云是梨之不臧者然淮南子曰樹柤梨橘食之則美嗅之則香在于口柤梨橘柚皆可於口者蓋古人以樝列於谷果今人罕食之耳西川唐鄧多種此亦足濟用然樝比之梨與木瓜雖爲稍劣而以之入蜜作湯煎則香過之亦可珍也

穀譜集之八

竹木

東魯王禎撰

竹 筍附

種竹宜高平之地（近山阜尤是所宜下田得水即死）黃白軟土爲良（[illegible]）月二月中斷取西南引根并莖芟去葉於園內東北角種之令坑深二尺許覆土厚五寸（竹性愛向西南引故於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爲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生亦不滋茂故須取其西南引少根也）稻麥糠糞之（二糠各自堪糞不令和雜）不用水澆（澆則淹死）勿令六畜入園二月食淡竹筍四月五月食苦竹筍其欲作器者經年乃堪殺（未經年者軟未成也）移竹多用辰日又用臘月非此時移栽則不活惟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栽竹則茂盛種竹宜去梢葉作稀泥於坑中下竹栽以土覆之杵築定勿令脚踏水厚五寸竹稍忌手把及洗手面脂水澆著即枯死月庵種竹法深闊掘溝以乾馬糞和細泥填高一尺無馬糞礱糠亦得夏月稀冬月稠然後種竹須三四莖作一叢亦須土鬆淺種不可增土於株上泥若用钁打實則筍不生蓋溪云種竹但林外取向陽者向北而栽蓋根無不向南必用雨下遇火日及有西風則不可花木亦然諺云栽竹莫時雨下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志枝云竹有雌雄雌[illegible]

欲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乃爲雌竹
獨枝者爲雄竹若竹有花輒槁死花結實如稗謂之竹
米一竿如此久之則舉林皆然其治之之法於初米時
擇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許通其節以糞實之則
止[illegible]雖成樹於篁下明年筍自
迸出竹以一伏內及臘月中斫者不蛀一云用血忌日
○筍陸佃云字從竹從旬從日包之日筍解之日爲竹又
司字從竹從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也採筍之法視其
叢中稠密者必取之竹欲方行處不宜蹂踐則竹不繁
採時可避露日出後掘深土取之半折取鞭根旋得投
密器中以油單覆之勿令見風風吹則堅[illegible]有

毒惟香油與薑能殺其毒煮以熟生則損人然食品
之中最爲珍貴故禮云加豆之實筍菹魚醢詩云其蔌
伊何維筍及蒲[illegible]之也

松 檜杉柏附

事類全書云栽松春社前帶土栽培百株百活舍此時
決無生理也斫松木須五更初便削去皮則無白蟻血
忌日尤好山人斫老松根取松明然之以代油燭亦貴
家之利插杉用驚蟄前後五日斬新枝斷之入枝下泥
杵緊相視天陰即插遇雨十分生無雨即有分數種松
柏法八九月中擇成熟松子柏子同去仁至收頓至來春春
分時用水浸十日[illegible]

種栽法或單排點種上覆土厚二指許上搭矮棚蓋
日曝則頻澆常須濕潤至秋後去棚長高四五寸十月
中以蒲簫或亂草以禦北風畦內亂撒麥糠覆樹令稍上厚
二三寸止[illegible]宜至穀雨前後手爬去麥糠澆之次冬
封蓋亦如此二年之後三月中帶土移栽先掘區用糞
土相合內區中水調成稀泥植栽於內擁土令區滿下
水塌實[illegible]次日有裂縫處以脚躡實常澆令濕至
十月祛倒以土覆藏毋使露樹至春去土次年不須覆
栽大樹者於二月中移盾留根土[illegible]者二尺方
[illegible]掐用草繩纏束根土樹大者從下斬
去枝三二層樹[illegible]泥南北運至區處栽如前法檜種如松

法插枝者二三月檜芽蘖動時先熟斸黃土地成畦下
水飲畦一遍滲定再下水候成泥漿斫下細如小指檜
枝長一尺五寸許下削成馬耳狀先以杖刺泥成孔插
檜枝於孔中深五七寸以上栽宜稠密常澆令潤澤上
搭矮棚蔽日至冬換作暖蔭次年二三月去後候樹高
移栽如松柏法

榆

榆白枌也榆有樞莢[illegible]之詩所謂山有樞是也[illegible]
地其陰下五穀不植[illegible]種者宜於
園地北畔秋耕令熟至春榆莢落時收取漫散犁細
[illegible]

根彌壯也一歲之中長八九尺矣不燒則長遲也後
年正月二月移栽之初生即移者喜曲故須丁寧三年乃移不用剝沐
不用採葉尤忌捉心捉心則科茹不長更須依前茂之不用剝沐於
剝者長而細又多瘢痕不剝雖短粗而無病諺曰不剝不沐十年成轂
墼坑中種者以陳屋草布坑中散榆莢於草上以土覆
之燒亦如法陳草速朽肥良
也又種榆法其於地畔種者致雀損穀既非叢林率多
曲戾不如割地一方種之其白土薄地不宜五穀者唯
宜榆及白榆地須近市賣柴莢葉省功也梜榆刺榆凡榆三種
色別種之勿令和雜梜榆莢葉味苦凡榆莢味甘甘者春時將煮賣是以須別也耕
地收莢一如前法先耕地作壟然後散榆莢
散訖勞之榆生共草俱長未須料理明年正
月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亦任生長勿使棠近又至
明年正月斸去惡者其一株上有七八根生者悉皆斫
去唯留一根麤直好者三年春可將莢葉賣之五年之
後便堪作椽不梜者即可斫賣梜者鏇作獨樂及盞十
年之後魁椀瓶榼器皿無所不任十五年後中為車轂
及蒲萄缸崔寔曰二月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為旨蓄
旨美也蓄積也色變白將落
可作醬醯即榆醬也隨節
早晏勿失其適榆葉曝乾擣羅為末鹽水調勻日中炙
曝天寒於火上熬過拌菜食之味頗辛美榆皮去上皴

澀乾枯者中間嫩處剉乾磑為粉當歉歲亦可代食
昔并州歲飢民以榆皮作屑煮食之人賴以濟焉

柳

說文曰柳小楊也種柳以正月二月中取弱
柳枝大如臂長一尺半燒下頭二三寸埋之令沒常足
水以澆之必數條俱生留一根茂者餘悉掐去別豎一柱以
為依主以繩欄之若不欄必為風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餘
其旁生枝葉即掐去令直聳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
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愛若不掐心則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六
七月中取春生少枝種則長倍疾少枝葉青氣壯故長疾也種綿柳
下田停水不得五穀之處及山澗河旁至春凍釋於山
陂河坎之旁刺柳一寸截之漫散即勞勞訖引水
停之至秋收任為箕筐之類山柳赤而脆河柳白而肕柳可以
為楯車輞雜材及枕陶朱公曰種柳千樹則足柴又堪
屋材十年以後髡一樹得一載歲髡二百樹五年一
周其林用柴薪不可勝用

柞 槲附

柞爾雅曰栩杼也注云柞樹案俗人呼杼為橡子以橡
殼為杼斗以剜剜似斗故也橡子儉歲可以食以為飯
豐年放豬食之可以致肥也宜於山阜之曲三遍熟耕
漫散橡子即再勞之生則薅治常令淨潔一定不移十
于之中逆順各一到墒中寬狹正似葱壟從五月初盡

皂莢有二種生雍州川谷及魯鄒縣今處處有之如豬牙者良其角亦有長尺二寸者種者三月種不結角者南北二面去地一尺鑽孔用木釘釘之泥封竅即結或用樹不結者鑿一大孔入生鐵三五斤以泥封之便開花結子既實以篾束其本數匝木楔之一夕自落用以洗垢滌膩最良角與刺俱堪入藥亦物之利益於世者

葦荻附

爾雅云蒹葭蘆葦也荻一名蘆說文曰蘆荻也葦四月苗高尺許選好家葦連根栽成土墩如碗口大於下濕地內掘區栽之縱橫相去一二尺壅土至冬放大燒之來年春苗出使成對苗十月後刈之一法二月熟耕地作壟取根卧栽以土覆之次年成葦又壓栽法以葦初作者於地成渠將葦祛倒以土壓之露其稍凡葉間生者並植令出土下便生根上便成筍與壓桑無異五年之後根交當隔一尺許斷一鏁即滋旺矣荻栽與葦同呂氏春秋云季秋之月命虞人材葦供國郭璞傳云不宜焚荻地理云名川大山不封蓋欲與民同利也以是觀之葦荻雖微物亦可以供國利民如此

椿

椿木皮白葉似椿花似杞子花實處處有之而梁蜀者為

……則成漆用漆在燥熱及霜冷時則難乾得陰濕雖寒月亦易乾物之性也若為漬汁以油洽之凡驗性緩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斷而急收起及塗於乾竹上除之速乾者乃佳漆木大者欲作器物先種之漆時人喚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貫至鉅萬蓋漆易成而利博故也

農譜集之九

穀譜集之十

東魯 王禎 撰

雜類

苧麻

苧麻有二種一種紫麻一種白苧其根歲不枯所出州土本南方之物近河南亦多藝之不可以風土所宜例論也皮可以績布苗高七八尺葉如楮葉面或青或紫背則皆白有短毛夏秋間着細穗青花其根黃白而輕虛又有一種山苧亦頗相似農桑輯要云栽種苧麻法三四月種子者初用沙薄地為上兩和地為次園圃內種之如無園者瀕河處亦得先倒斸地一二遍然後作畦闊半步長四步再斸一遍用濕潤畦土平撒子粒一合相和匀撒子一合可種六七畦撒畢不用土覆土覆則不出於畦內用極細梢杖三四根撥刺令平可畦搭三尺高棚上用細箔覆之五六月炎熱時箔上用苫細箔厚苫不致曬損箔乾以帚細細灑水於棚上常令其下濕潤遇天陰及早夜撤去覆箔苗出有草即拔苗高三指不須用棚如地稍乾用微水輕澆約長三寸卻擇比前稍壯地別作畦移栽臨移時隔宿先將有苗畦澆過明早亦將做下空畦澆過將苧麻苗用刃器帶土掘出轉移在內相離四寸一栽務要頻鋤三五日一澆如此澆灌二十日後十日或半月一澆至十月後用牛馬糞蓋厚一尺撥除一撥草木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須栽種荊揚間歲三刈每刈時須根旁小芽出土高五分其大麻即可割大麻既割小麻榮長即是下長再割麻也大麻不割不惟小芽不旺又害已成之麻大約五月初一鐮六月半一鐮八月一鐮鐮畢剝取其皮用竹刀或鐵刀用稍分批關用手剝下皮即以刀刮其白瓤其浮上皺皮自去其漚暴之法刮製之具亦畫其沃觀若值陰雨即於屋底風道內晾乾恐經雨黑潰故也又謂孕婦胎損方所須又主白丹漬煮水浴之日四三瘥常富療癰疽發背初覺未成膿者以苧根葉熟擣付上日夜數易之腫消則瘥矣夫苧初動若成宿根自任土培之糞壤之又加以鋤治之工有三刈之可收實一勞而永利按之本草根葉亦足療人績為布衣寒暑俱可被體其利博哉

木綿

木綿一名吉貝諺雨前後種之立秋時隨獲所收其花黃如葵其根獨而直其樹不貴乎高長其枝榦貴乎繁衍不由宿根而出以子撒種而生所種之子初收者未實近霜者又不可用惟中間時月收者為上須經日曬燥帶綿收貯臨種時再曬旋碾即下其種本南海諸國所產後福建諸縣皆有近江東陝右亦多種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種之則深荷其利然然之論率以風土不

原缺

野耐水鋼可緘爲以似及作被紙年蒙或作牛衣雨衣
草履子此農家歲歲不可無者
茶
茶經云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早採曰茶次曰檟又其次曰蔎、茗、荈則茗至荈則老矣
蓋以早爲貴也爾雅曰檟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六經中無茶字荼即茶也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以其苦而甘味也閩浙蜀江湖淮南皆有之惟建溪
北苑所產爲勝四時類要云茶熟時收取子和濕土拌
勻筐籠盛之穰草蓋覆不爾凍死不生至二月中出種
之樹下或北陰之地開坎圓三尺深一尺熟斸著糞上
每坑中種六七十顆子蓋土厚一寸強任生草不得芸相
去二尺種一方旱時以米泔澆之此物畏日宜桑下竹
陰地種之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糞蠶沙澆壅之多則傷
根性喜坡地宜平地則兩畔開溝以洩水水浸即死種之
三年即收其利以上種藝之法採茶之爲法釋帶去拓破腯
除煩功則若夫採造藏貯之無法碾焙煎試之失
宜則雖建芽浙茗祇爲常品故採之宜早率以清明穀
雨前者爲佳過此不及然茶之美者質良而植茂新芽
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斯爲上品如雀舌麥顆特次
材耳採乾以甑微蒸生熟得所生則味硬熟則味減蒸已用筐箔
薄攤乘濕略揉之入焙勻布火烘令乾勿使焦編竹爲

焙裹箬覆之以收火氣茶性畏濕故宜箬收藏者必以
箬籠剪箬雜貯之則久而不浥宜置頓高處令常近火
爲佳凡煎試須用活水活火烹之故東坡云活水仍須
活火烹者是也活水謂山泉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
下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始則蟹眼中
則魚目纍然如珠終則泉湧鼓浪此候湯之法非活火
不能通東坡云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
之矣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蠟茶凡茗煎者擇
嫩芽先以湯泡去熏氣以湯煎飲之今南方多效此然
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以供點試凡點湯
多茶少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匕先
注湯調極勻又添注入迴環擊拂視其色鮮白著盞無
水痕爲度其茶既甘而滑南方雖產茶而識此法者甚
少蠟茶最貴而製作亦不凡擇上等嫩芽細碾入羅雜
腦子諸香膏油調齊如法印作餅子製樣任巧候乾仍
以香膏油潤飾之其製有大小龍團帶胯之異此品惟
充貢獻民間罕見之始于宋丁晉公成於蔡端明間有
他造者色香味俱不及蠟茶今藏既久點時先用溫水
微漬去膏油以紙裹捶碎用茶鈴微炙旋入碾羅
貯碾則用銀次用熟鐵茶鈴屬金銀爲之碾用石次用木碾
研皆可茶之用果則桃杏栗榛松之類雖失正味
亦其所好然茶性冷多飲

飲其汁以是嫩因併及之夫茶雖草也種之則利博飲之則神清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闕誠民生日用之所資國家課利之一助也

枸杞

枸杞爾雅云杞枸檵注云枸杞也詩云集于苞杞疏云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枸杞千歲其形如犬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汲于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食之忽覺身輕種枸杞法秋冬間收子盡洗日乾春耕熟地作畦闊五寸紉草稕如臂大置畦中以泥塗草稕上然後種子以細土及牛糞蓋令偏苗出頻水澆之又可插種葉作菜食子根入藥輕身益氣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言其補精氣也

種紫草

紫草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莫苗似蘭香節青種紫草宜黃白輭良之地青沙地亦善開荒黍穄下大佳性不耐水必須高田秋耕地至春又轉耕之三月種之耬耩地逐壠手下子（良田一畝用子二升半薄田用子三升）下訖勞之鋤之必須潔淨為佳其壠底草則拔之（壠底用鋤則傷紫根）九月中子熟刈之候稃燥載聚打取子（濕載子則鬱浥）即深細耕（不深則[illegible]）[illegible]一把隨以茅結之（[illegible]）四把為一頭當日則斬齊顛倒十重許為長行置堅平之地以板石鎮之令褊（[illegible]）兩三宿豎頭著日中曝之令浥浥然（不曝則黑大燥則碎）五十頭作一洪（洪十字大頭向外以葛纏）著敝屋下陰涼處棚棧上其棚下勿使驢馬糞及人溺又忌煙皆令草失色其利勝藍若欲久停者入五月內著屋中閉門塞向密泥勿使風入漏氣過立秋然後開出草色不異若經夏在棚棧上草便變黑不復任用種訖施耙耮之或以輕鈍碾過秋深子熟傍去其土連根取出就地鋪積頗乾輕振其土以芽箂束切去虛梢以之染紫其色殊美

紅花

紅花一名黃藍葉頗似藍故有藍名生於西域張騫所得今處處有之（花地欲得良熟二月末三月初種也）種法欲雨後速下或漫散種或耬下一如種麻法亦有鋤掊而掩種者子科大而易料理花出日日乘涼摘取（不摘則乾）摘必須盡（留餘即合）五月子熟拔曝令乾打取之（子亦不用鬱浥）五月種晚花（春初即留子入五月便種若待新花熟後取子則太晚也）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紆物反續也）勝春種者收子與麻子同價既任車脂亦堪為燭一頃花日須百人摘以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駕車地頭每旦當有小女僮女十百為群自來分摘正須平量中半分取是以單夫隻婦亦得多種（殺花）紅花法摘取即碓擣使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更擣以粟飯漿清

[illegible]之又以布袋絞去汁即收取染紅勿棄也絞訖著瓮器中以布蓋上雞鳴更擣令均於席上攤而曝乾勝作餅作餅者不得乾令浥鬱也以染真紅及作燕脂其利殊博也

藍

藍染草也爾雅云葴馬藍藍有數種有木藍有松藍可以爲澱者有蓼藍但可染碧不堪作澱藍一本而有數色刮行青綠雲碧青藍黄豈非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乎種藍之法藍地欲良三徧細耕三月中浸子令芽生乃畦種之治畦下水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晨夜再澆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接濕耬耩拔栽之三莖作一科相去八寸栽時宜併功急手無令地燥也白背即急鋤栽時既濕白背不急鋤則堅確也五徧爲良七月中作藍澱崔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藍冬藍大藍也大藍非獨可染青散其汁飲之最能解虫虫多諸藥等毒不可闕也

備荒論 附

蓋聞天災流行國有代有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雖二聖人亦不能逃其適至之數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僅二而水旱螽螟屢書不絕然則年穀之豐蓋亦罕見爲民父母者當爲思患豫防之計故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皆[illegible]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其蓄積之法北方高亢多粟宜用窖窖可以久藏南方墊濕多稻宜用倉廩亦可歷遠年倉廩詳見農器譜其備旱荒之法則莫如區田區田者起於湯旱時伊尹所制斸地爲區布種而灌溉之救水荒之法莫如櫃田櫃田者於下澤沮洳之地四圍築土形高如櫃種藝其中水多浸溢則用水車出之可種黄綠稻地形高處亦可陸種諸物區田櫃田詳見農器譜此皆救水旱永遠之計也備蟲荒之法惟捕之乃不爲災然蝗之所至凡草木葉靡有遺者獨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宜廣種此其餘則果食之脯米豆之麫樸於山者有粉葛[illegible]蕨萁取蕨根搗碎以水淘[illegible]蒟蒻橡栗之利類於水者有魚鱉蝦蟹螺蚌芹藻之饒皆可以濟饑救儉其或[illegible]易子炊骸荒饑之極則辟穀之法亦可用之辟穀方者出於晉惠帝時黄門侍郎劉景先遇太白山隱士所傳曾見石本後人用之多驗今録于此昔晉惠帝時永寧二年黄門侍郎劉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濟饑辟穀仙方上進言臣家大小七十餘口更不食別物惟水一色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今將真方鏤板廣傳見下大豆五斗淨淘洗蒸三遍去皮又用大麻子三斗浸一宿漉出蒸三遍令口開去皮二味豆黄搗爲末麻仁亦細擣漸下豆黄同搗令勻作團子如拳大入甑[illegible]

午時曬乾擣爲末乾服之以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得七日不饑第二頓得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饑第四頓得二千四百日不饑更不服永不饑也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強壯容貌紅白永不憔悴渴即研大麻子湯飲之轉更滋潤臟腑若要重喫物用葵子三合許末煎冷服取下其藥如金色任喫諸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朱頌教民用之有驗序其首尾勒石于漢陽軍大別山太平興國寺又傳寫方用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曬乾去皮細末秋麻子三升溫浸一宿去皮曬乾爲細末糯米三斗做粥熟和擣前二味爲劑右件三味合擣爲如拳大入甑中蒸一宿從一更發火蒸至寅時日出方纔取出甑曬至日午令乾再擣爲末用小棗五斗煮去皮核同前三味爲劑如拳頭大再入甑中蒸一夜服之一飽爲度如渴者淘麻子水飲之便更滋潤臟腑芝蔴汁無白湯亦得少飲不得別食一切之物又許真君方武當山李道人傳累試有驗避難歇食方用白麪六兩黃蠟三兩白膠香五兩右件將前麪冷水和冷熟如打麪一同然後爲圓如黑豆大日曬乾再將蠟溶成汁了將圓子投入內打令勻候冷單子裹安在淨處如服時每日早晨空心可服三五十丸冷水送下不得熱食如要喫時任意不妨又服食水方[illegible]一斤[illegible]白芝蔴[illegible]半斤右件[illegible]不用白[illegible]

一宿取出切成片子煎香油炒令熟用瓶盛收每日空心服一撮用冷水湯嚥下大能壯氣駐顏色辟邪又能行履飢即服之詳此數方其間所用品味不尚乎數民間亦難卒得若官中預蓄品味飢歲荒年給賜飢民無食粮賑濟之勞而可延餓莩時月之命實益世之大安可秘而不流傳哉

救荒策之十